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7/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古直先生文集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劉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年劉銳刻本

一

王端毅公文集九卷

〔明〕王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喬世寧刻本

一六五

鳴秋集一卷

〔明〕趙迪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陳作楫鈔本

二七四

王文肅公集十二卷

〔明〕王禕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三〇一

黎陽王太傅詩文集二卷

〔明〕王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刻本

四四五

黎陽王襄敏公疏議詩文輯略二卷

〔明〕王越撰 王紹思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中山徐氏刻本

五一九

張方洲奉使錄二卷

〔明〕張寧撰
涵芬樓影印明天啓三年樊維城刻鹽邑志林本

六四四

彭文思公文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彭華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彭志楨刻本

古直先生文集十六卷附錄
一卷

〔明〕劉珣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年劉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古直集
十六卷》提要

明史本傳

劉珣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



士改

庶吉士授編修天順中歷右中允侍講東

宮憲宗即位以舊宮僚屢遷太常卿兼侍

讀學士直經筵日講成化十年進吏部左

侍郎充講官如故珣每進講反覆開導詞

氣侃侃聞者為悚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

第一憲宗亦愛重之明年詔以本官兼翰

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帝每呼東劉先生賜

印章一文曰嘉猷贊珣尋進吏部尚書再

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大學士珣性疎直

自以宮寮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員外郎林

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珣於帝前解之李

致者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瑯密疏諫
謀少阻素薄萬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積
忿日夜思中瑯初商輅之劾汪直也瑯與
萬安劉吉助之爭得罷西廠他日瑯又折
王越於朝越慚而退已而西廠復設瑯不
能有所諍至十八年安見直寵衰揣知西
廠當罷邀瑯同奏瑯辭不與安遂獨奏疏
上帝頗訝無瑯名安陰使人訐瑯與直有
連會瑯子鎡邀妓狎飲里人趙賓戲為劉
公子曲或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
大怒決意去瑯遣中官覃昌召安吉赴西
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示之安等佯驚救
次日瑯具疏乞休令馳驛賜月廩歲隸白
金楮幣甚厚其實排瑯使去者安吉兩人

謀也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瑯稍優
顧喜譚論人目為狂躁瑯既倉卒引退而
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黨乃益固
瑯初遭母憂廬墓三年比歸侍父歿復廬
於墓弘治三年卒諡文和嘉靖初以言官
請賜祠額曰昭賢仍遣官祭之子欽字汝
中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聰敏且拜起如
禮即命為中書舍人宮殿門閤高同官楊
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易以
銀厯官五十餘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
經博士仍供事內閣誥敕房博學有行誼
與長洲劉榮竝淹貫故實時稱二劉

古直先生文集序



人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聲
文者聲之成章者也氣昌而
大則其文雄偉明也惟所欲
言而無所底滯一餒于中則
萎蕭絛弱不舐自振強而文
之不失之蹇澀必陷于怪僻
剗鉢刻斲矻矻若不給其役
心愈勞而氣之傷益甚矣且
人之聲少而弱長而壯老而
衰其少而不弱老而不衰者
蓋鮮惟文亦焚一視其氣而
已矣孔子之論辭尚達其所
謂達固未易言歷代之文亦

未暇悉論朱子深慨夫文之
弊謂今之爲文徒得減字與
換字法耳夫爲文而法止于
是又惡知有所謂氣者哉劉
文和公自在太學隱焚有公
輔望固已氣蓋一時文名大
著舉進士入翰林直講

序二

經幄辭義剗切奇節鉅聳
天子每歛容聽之論者稱爲講
官第一編纂史局考校藝苑
奉

勅應

制皆秉直傳正飾以葩藻蔚爲
國華及登秘閣預樞務極口

論天下事侃侃無所避凡

典冊制誥章疏之作大闡厥蘊

又以其暇爲銘誌傳狀序記

箴贊歌吟賦詠諸作勇退之

後自放山水間揮灑吟詠未

嘗少倦當其意得興發援筆

伸紙頃刻數十百言鐫石繕

梓碑板卷軸遍于中外家傳

而人誦辭旨暢達文字識職

有不暇減而自健不屑換而

自新蓋其氣完焚而無所傷

而其文粹焚以成生以著其

名沒以定其謚誠可謂一代

之偉作也抑聞公之考封太

子太保松溪先生以學行爲

鄉老成家訓嚴整有古人風

範公之氣雖稟于天而得于

義方者亦安可誣哉公平生

著作殆不下數十卷其伯子

漢陽知府鈞藏于家會鄉弗

戒盜逸于兵燹中子尚寶丞

鈞旁搜累輯僅得若干篇彙

次成帙將就梓以傳鈞守習

慎官故典尤精文事間以請

序東陽少時在翰林從公後

公于文章極重許可謬加獎

進比得其文觀之雖蠡勺之

見不能測其津涯然未嘗不

知爲文之難而嘆前輩之不
可復作也敢以糠粃爲嘉穀
先公諱珣字叔溫號古直青
之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累
官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致仕贈太保文和其

賜謚云

正德乙亥五月望日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

序

古直先生文集目錄卷一

賦

百師賦

四言古詩

萬氏繼善堂

七言古詩

山水圖

丁玉川畫

題畫

古柏寒泉

劉集目錄

李御史畫

黃梅圖

山水圖

山水圖

畫鶴

卷二

大魚圖

王舜耕松雪爲衍聖公題

彭道純山水圖

鶴鳴圖



休宗壽東魯先生

赤壁圖

芍藥下佑

侶大理畫

三老圖

紅梅圖

騎牛圖

四皓圖

夏景圖

山水畫

山水畫

文會軒

栢

竹

春曉牧牛圖為李文明題

大韶山水圖

鶴鵝

王舜耕山水送任章南遊

枯木梅石

睡猫茉莉圖

卷三

大祀慶成

夏日即事

瑞陽

御堤

高柳

金井

農事西成

梅漏春光

東風解凍

卷四

五七言律詩

樂神軒為黃石揚行賦

太常簿劉明遠山水

山水秋景

山水畫

趙司副孔雀牡丹

上林春色

松亭避暑

海子觀魚

月夜聞砧

中秋當桂

松徑秋聲

雪兆豐年

元夕觀燈

東郊省耕

送劉子丞候至先生父

挽孫廷蘭父

王維瞻塔山歸隱圖

送張至和太監為陳壽熙賦

贈謝顯虎尹張君仲倫瑣故友太僕丞極譽之

送張春雲為楊維新賦

挽國子丞候至先生父

送武陟尹王先復所治

挽孫廷蘭父

王維瞻塔山歸隱圖

送張至和太監為陳壽熙賦

贈謝顯虎尹張君仲倫瑣故友太僕丞極譽之

挽成國公沐勇

送關西王廷用

送戶曹正郎馬元德源之宣府管理軍儲兼東

送都憲

送劉世英南京太僕

送工部郎中郎瞻宸出守衡州

送南京刑部金侍郎

送南京侍讀學士徐時庸之任

贈景昭總政江西

送張隆之武清

送張美玉尹清源

送三原王君宗貴

送李至德憲副山東

柯谷耕雲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挽孫廷蘭母

送鄭進士廷貴之壽光 送江東之

送彥常致仕還鄉 送沈孝仁廣東韶州

畫猫 畫犬

畫馬 畫牛

孔陳伯司訓宿州

慶致仕括蒼太守素菴馬先生

送董太守懷瑛

送潘同年之南京戶部 送李吉甫之任

送周靖之 送郭子聲巡撫大同

送馬德全內兄 送黃院判致仕

今劉集并錄 四一

送李時升獻績還南京 送趙克正進上

卷五

思補軒

賦得杏莊送錢先生致仕

慶致仕閩老商先生壽七十

送許節之致仕還鄉 送林二守之天台

送光祿寺卿李君之南京兼簡王宗貴

送閩生省親 送李應禎下第南回

送河南侯布政 送趙大尹之廣東

送秦兗恭布政浙江 翁

芝山六友詩集 淮揚攬轡為驛孔昭賦

太常少卿陳維成致仕 挽侯訓導

贈葉劉先生致仕還吉水

安溪僑父為張檢討賦 舜耕畫

送秦觀郎中叅政雲南 清素軒

泰送掌教大凡先生之濬縣

贈吳遠侍御巡按山東 王宗貫西園清隱

送楊維禎歸省 送學士王廷貴

謝劉監士 寄王太守

林下書懷 送李大理守正

七言絕句 五一

翁送梁廷賓之湖廣嘉善

太公釣魚圖 濯足圖

松圖 陰山破虜二首

扇面 蝦蟆

鷺圖 白雞

錢以宗竹 山水圖

四季圖 扇送王僉事之江西

劉時用枯木竹石 喬松

扇 青山白雲圖

小景

書扇

東坡竹送許節之

為揚通政題古木寒禽

寒岩晴旭

牟都御史丹鳳朝陽圖

白頭鳥

白頭翁

寄楊元齋大尹

卷六

劉集月節

表箋

進續資治通鑑表

奏疏

乞誥命疏

慎服食疏

遵舊制以安人心疏

贊

東魯許公四像贊

王宗貫翁進士圖贊

毘陵王藍六公服贊

竹畫送時翁

紅梅綠竹

扇送周金事

內閣雲林小景

扇送節之

山禽

鶴竹圖

六一

賀立東宮上皇后箋

乞休致疏

免立五岳廟碑疏

開言路疏

銘

太古清音

秋籟

太和

寒泉

策問

卷七

講章

卷八

講章

劉集月節

卷九

記

進士題名記

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

衛輝府修建廟學記

遂平縣重修廟學記

榮壽堂記

濟寧州重修東嶽廟記

大同重修興隆橋記

重脩大小清河記

滄海龍吟

太古

寒玉

濟寧中新開記

鎮戎千戶所記

歸胸縣重修東鎮廟記

甲戌同年會記

鄒都憲祠堂記

重脩涇州學記

山東貢士院記

榆林修建廟學記

卷十

序

賀唐秉原左給事中序 送青陽王尹序

致仕孫方伯壽八十詩序

賀新安汪翁永奇壽九卷序

贈梁參政序 都門別意詩圖序

慶賀蒼先生壽七十詩序

贈翰林侍講陳先生之南康序

贈翰林侍講羅先生序

贈通判學正柯邦紀序

贈大興尹湯君序

孟太守挽詩序

書吳竹先生詩序

慶賀蒼先生壽七十序

卷十一

序說題

會試錄序

贈暨山黃先生序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贈王都憲序

贈李溫州序

贈楊知縣序

河南總志序

贈李德馨江西副使序 都門別意圖序

贈太守劉時勉序 壽朱孫錢先生序

江西一覽詩序 馬先生文集序

贈王太保序 贈萬梅坡詩序

贈何威州序 楊氏五子字說

朱氏三子字說 蔣驥字說

跋王義之真跡後 跋講章後

書彭氏參洪所藏盧溪先生十簡後

跋荊州知州徐士亨鮮于墨跡

跋崆峒問道圖

方孔目所藏趙文敏父子兄弟書

賜扇後 高岡遺稿

卷十二

碑表

中憲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神

道碑

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王公配周氏夫人神道碑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董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神道碑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蔡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神道碑

卷十三

大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蔡祿大夫少保諡
莊敏林公神道碑

贈監察御史佖公墓表

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戶部浙江司郎中官汝清

墓表

大明淳源韓景遂先生墓表

大明致仕戶部郎中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公合葬墓表

卷十四

墓誌

明故大僕寺丞王公墓誌銘

贈兵部車駕員外郎曾公墓誌銘

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倪公

墓誌銘

大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諡襄毅程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李漢章墓誌銘

資政大夫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

莊敏崔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墓誌銘

卷十五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少

保諡恭襄馬公墓誌銘

贈衍聖公孔公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贈太子少保諡莊懿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周公

墓誌銘

大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馬公墓誌銘

卷十六

行狀祭文

先妣行實

祭程母太夫人文

祭封翰林檢討邢先生文

馬德源祭文

附錄

祭文

誌表

祭文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百獅賦

繁大造之無私兮普生成於動植惟皇仁之遐播
兮運一視於萬國國際金天名稱西域窮荒汗漫岩
谷深密四無人烟杳絕禽跡羌神獸之育乎其間
然爲毛群之特麟翼其姿虎背其質鈎爪鉅牙銅
鐵額柔毛茸如勁毫雖立覺鎮兮方順脩尾兮闊
發聲兮雷震頃目兮電赫登萬仞兮坦途越千里兮
咫尺猛氣揚兮層漢失其高雄心騁兮九牛失其力

劉集卷一

方其朝出哺也搏獍獠以橫殄及其夕歸寐也藉林
麓以爲席古有取其筋以爲絃兮鼓之則衆絃絕得
其尾以爲璧兮揮之則蚊蠅息名將擬其容以制敵
高士貌其像以真宅譚人諳其性以達物情伶官制
爲樂以諧金石顧尋常隻影之難尋今乃覩成數之
滿百或偃仰於長松之陰或容與於平沙之磧或
或眠或奔或食或後而騰或前而折或捲舌以奮
或吮耳以屏息或口口之相啣或隊隊之相龍降
其形蒼蒼其色各生各適其適儼哉獅之爲獸
益金精降靈有非他物之所能匹昔黃帝得於南海

溪順時貢自麟勒唐貞觀間來於康居宋宗慤克夫
林邑皆歷代之所珍而於我朝永樂宣德中屢同方
物以充庭實休風布於九域神威震乎蠻貊匪來一
國之掃船實聚萬方之玉帛四時調千祥集五穀登
蒸民粒文德脩干戈戢人無遠而不歸物無猛而不
格爰茲西方難制之獸首馴堦墀而匍匐重瞳載瞻
百辟忻懽縹緲上苑暴心從革旅四靈以爲朋任百
獸之辟易乃聖世之奇觀兮孰謂一時之衆獲肆圖
畫其傑異兮恐其久而真失麟有詠兮同傳焚有訓
兮是式豈徒資以展玩兮固將以昭我

劉集卷一

祖宗懷遠服強之盛德

四言古詩

萬氏繼善堂凡十六章章四句

有堂幽幽萬家之洲幽幽有堂黃山之旁斯堂何有
有仁有義積之累之累由先世斯堂何有有道有德
繼之承之承傳罔或益積益深深深必誕發益繼益延
延必上達維茲古嗣食厥祖祐豐祿宵衡陽
帝左右萬子萬孫祥慶萃只職此堂只其高思只

岱宗等東魯先生凡四章章四句

瞻彼岱宗峻極於天厥氣異靈於人鍾焉瞻彼岱宗

式降申甫惟

帝汝嘉龍前古瞻彼岱宗作鎮東方於赫我公於
茲有光瞻彼岱宗寔仰

帝社公其同哉慰我小子

七言古詩

山水圖

老龍夜泛東溟側洶湧西來成步崩巖壘嶂嶂蒼
烟浩蕩江湖凝黛色垂流飛瀑交瑤瑤山光水影含
姿容漁艇縱橫遠復近飛鳥滅沒江天空方恨無綠
結鷗鷺畫中忽聞滄洲趣頗覺良工獨苦心天機盤

不刻集卷一

三

礪精毫髮憶自渾沌初開時乾清坤濁分兩儀其中
消息香難見至今渣滓稱神奇畫工那知此吾儒應
自識滾滾浮雲變古今濛濛碧霧生朝夕嘗聞人世
有天台又聞仙境有蓬萊赤城霞嶺空佳處賣藥老
生安在哉百年蹤跡嬰塵埃軒車却畏清溪倚青山
綠水應無嫌日暮懷望雲裏回安得長風九萬里明
月五湖啼去來

赤壁圖

東坡先生天下士赤壁之遊聊適意當時舉酒歌流
光豈料千秋圖畫事老瞞氣安在哉三國周郎今

作灰坡老文章猶在自光燄萬文連台體同舟客子
非寄傲蕭聲吹斷華胥調幾時重挾羽衣仙四顧江
山一長嘯

丁玉卅畫

吾聞青溪仙人家住東海中蓬萊方丈瑤為宮宮闕
樓臺千萬重碧窓朱戶春融融蒼虬玄鹿不知數瑤
芝玉樹含香風仙人炯炯明雙瞳衣青綺帶冠芙蓉
存時跨鶴上帝所有時跨鶴下鳴濤俯視滄溟一杯
小彷彿六合難為容偶來欽挾長松下細推今古財
始終盈虛消長有定數六十四卦演繁同聲牙詰曲

不刻集卷一

四

人不解呼童滴露研硃紅仙人手持白玉管一句一
談成疏通頓令大道明如指坐開塵世之迷朦彼美
玉川子素慕青溪翁遠瀛近淡不停手神機所到天
然工丹青崖瀑布懸晴雪蒼頭採藥來橋東龍翔鳳翥
多勝槩秀拔不數香爐峯乃知山海所紀皆浪說奇
奇怪怪徒遺蹤彭學士人中龍星辰日月蟠心胸一
昨輟筆下黃幘高堂閑宴何情濃素我長篇兼大字
醉來斗酒心豪雄學士學士而我世味今已厭不如
乘軒直指遊崆峒

芍藥下猫

名家院落饒花石風景融和春晝寂白猶如雪健如
鯉飽食紅鮮此遊適巧藥花前芳草遠似向東風矜
氣力時見蜻蜓款款飛安尾凝眸思奮擊可憐窺伺
誤乃心得此微虫竟何益大厦高垣立戰功須教鼠
重絕行跡

題畫

四面芙蓉捧天表千歲喬松青正好落花流水景中
人石徑迂徐車馬少茅堂八柱盤其間瑤窓大敞門
不關蠟燭宵然騰絳燄珠簾暮捲對南山南山有月
明於鏡主人心事澄波淨回頭看月看不休古月今

劉集卷一

五

人那有定月兮遠看如朦朧近看豈異水晶宮我願
我心同此月絕無纖翳存胸中

偈大理畫二首

泰山高兮衆山小萬古乾坤青不了天門門上一飛
步東望滄溟一杯渺長林深處陰重重蒼崖翠壁縣
空濛雲端水落三千丈靈源直與銀河通茅屋高入
何似者衣冠脫塵絕瀟灑孤標直與君同金蘭誼
氣宜傾瀉秋高棘寺無纖埃開觀此畫目張回有言
欲問恐未答何當招我同啣杯

六出花飛大於掌噉雀無聲瑤屑響起看前山接彼

虛倒掛玉龍三萬丈南村北村白作林茅屋大蹤何
處尋高堂公子當此際正把玉羔瀲灩斟此畫只知
厭梁肉豈解天公真雨露山陰王子空乘舟東郭
先生徒跣足大理主人司評判不求立異不求名
圖畫堪娛目但切三農望雪情

古栢寒泉

祖徕山中有古栢枝柯千尺連雲碧鱗皴偃蹇龍蛇
姿孤直深為人愛惜廬山山頭有鳴泉鳴珠賤玉白
漫漫青天一望在水下浪花湧玻璃寒栢分泉兮
何清潔嚴花潤草難同列眼前此景非人世雅稱中

劉集卷一

六

宵對明月主人自是三山公生平清節誰能同如泉
如栢終不改芳聲美譽垂無窮

三老圖

此石有古意此泉無新聲此松生來已千歲歲寒三
老同爲盟我昔西上崑崙頂纔足滄浪十萬頃東看
秦嶺五大夫枯枝亂走蒼龍影歸來貌作三老圖生
絹一幅雲模糊有時擲向畫壁上胸中一點塵氣無
此圖三物古稱好高節清風非草草人間兒女胡爲
事堪比前朝之三老

李御史畫

有山岩堯天際來峯頭萬朵金蓮開飛流瀑布三千
尺渾如白練懸蒼崖蒼髯髯大夫世居此春不榮華秋
不死淇園君子更孤高傲雪欺霜號知已知已豈但
此二君羅浮仙子同清真冬來古往誰不慕年年偏
向隆寒親鐵肝御史西臺彦命工貌入圖中看尋常
公退揭高堂颯颯清風生滿面

紅梅圖

天生本是冰霜姿縞衣不受纖塵細何事東君厭清
素宵幻出珊瑚枝園林陡覺春意別千株萬株飛
紅雪莫憐醉骨已如泥要使丹心常似鐵

黃梅圖

來從真蠟國故作真蠟色人言嚼蠟太無情我喜咀
華真有盃夜來橫斜溪水邊正當皓月清風前儼然
黃姑現塵世亭亭玉玉堪人憐驚風散雲霧嬌媚盡
裳裳細剪黃金片但將蜂窠作蜂窠不須烟火飯
君不見傳說岩前結子稠澁牙酸味和珍羞商王下
箸羹未了剝殼殘膏偏九州

騎牛圖

三月山城雨初霽林木陰森足人意萋萋芳草草
溶溶流水落蒼苔際而遊者屬何人蒲山公子龍

蛇身漢朝四百年間事黃牛背上書聲頻聞來一鞭
擊牛角漢抱經綸當作惡東都有策萬言多大事難
成終我觀自古大丈夫遺臭流芳真兩途乃若元遂
深可嘆千秋徒把青編汙

山水圖

金井梧桐一葉飄碧天萬里秋蕭蕭
溪危峯削出三山高江水河流自東注
向處淋漓元氣蒸難消涼曉又堪長松樹頭頭
足烟霞翠屋門人九家人去來歲後歲
艇作生涯唯他俗輩耽榮利醒時屈指時寐雪

南頭顧未肯休那知塵世身如寄

四時圖

層巒萬仞高如巖雙玉冷冷瀟瀟寒瀑長松不改四時
青瑞草琪花競芳艷情從解家避祖龍巖前巖月隨
其鴻山實已報花成實仙錦未啓雲爲封枯棋三百
勢難測一著全贏端羽翼喚醒當天老亦坐令四
海嘖炎德

山水圖

東華東望山嶺岫山頭霞彩明朝曉曉驚鷺數箇白如
雲點破空青萬頃雲重重綠樹波光東波光浩渺過

彭蠡中流一棹者何人蒼茫似畏西風起點檢舟中
舊所藏莫教墮落風濤鄉風濤初不在平地斯人回
首何處遑我 皇聖德齊天壤太平治化元無象
往登山航水人萬里安行如席上

夏景圖

盛夏時臨天氣好萬里乾坤青了山頭怪石起重
重山下清流來渺渺扁舟小憩斷崖間紫閣大關何
曾開橋上携琴者誰子料應訪道離塵寰茅堂主人
那肅客正讀黃庭深自得四面炎埃半點無垂楊綠
送神仙宅君看勝地真仙鄉只今賴暑獨清涼人間

夏景圖

安得借此景徧覆黎民打麥

畫鵲

畫漏沉沉下萬明黃當半敲香雲合太湖石畔水澄
滿貯金盆浴鵲鵲性由來最易馴羽毛鮮好堪
怡人雪翎烏尾錦作背盡工畫此何太真記得當時
玉相會一教一祝三千歲繫足能傳子壽書入懷那
解司徒貴一朝賈客便生涯盤旋隨上滄溟槎任教
年來復年去萬里還歸舊主家

山水畫

層巒疊嶂高嶺峭青溪碧淵波瀾堂亭寺觀不知

數市廬隔斷無纖塵迢迢有客從孤舫一葉凌空
雙槳懷知仙子御風行烟霧中間互相訪依稀疑是
終南山坐者揖者咸衣冠珠璣每將巾帛濕對談
解天壤寬是誰好事留斯跡安得其間一棲白鷺
彼春空一片雲為霖有意人難識

夏景圖

右直先生文集卷之一

大魚圖

長風捲海崢嶸立百川如沸天吳泣赤鯉橫霜怒浪
掀三十六鱗當水擊揚鬐鼓鬣闢鴻濛凡介常鱗應
伏匿乾坤浩蕩古今浮烟雲咫尺風雷多葛陂竹化
事無憑豐壤沉人己昔琴高跨背亦渺茫子英騎
角空騰鄭何如錦鱗三月春桃花浪暖迷雲津天下
蒼生望霖雨一朝變化蘇呻吟

王舜耕雪梅爲衍聖公題

素王遠孫好清古直祝千金如寸土購得齊州大幅

劉集卷二

綽急開東閣招南畝南畝先生酷愛梅頃刻幻出橫
斜枝一天風雪忽四合鋪瑤幌真相宜由來石幹
冰爲骨元氣淋漓常滿腹山城此際當嚴冬落盡群
芳惟爾獨知心更有滕六公遠近高低色一同連
解作羅浮夢謝女能吟柳絮風暗香那與瑤華比鶴
鵲行行疎影裏梁園先看百花魁西湖剩有三白喜
梅兮雪兮白且貞寸汗不染見平生若非造化神明
力安得生來有此名主人高懷曠與侶謂茲貞白良
可取不羨松林高揖天不論階木多如許却來淨掃
杏花壇將此圖畫懸中間梅神潛遁雪神避曲肱小

謹何足言

彭道純山水圖

吳興唐子華山水師郭熙生綃不盈丈寫盡烟雲姿
層巒疊嶂排空起萬朵芙蓉差可擬中峰峻拔儼獨
尊小山羅列兒孫比山頭日日泉聲幽一碧萬頃乾
坤浮蓬萊方丈諒非遠長林缺處開瑤樓舍南舍北
總瀟灑酷似桃源種桃者漁舟一箇覓鮮來茆屋高
人酒頻把迂徐石徑盤谷通草樹迷茫淡復濃騎驢
客子定何處蓬頭小僕携琴從想厭繁華尋靜處
光不厭長楊賦水流花落自春秋閑中一任流年度

劉集卷二

王堂學士彭龜年常將此畫堂中懸朝回清坐試一
覽萬里江山來目前

文會軒

三槐後裔皇家客瀟灑襟懷夷風格生平雅好殊尋
常不尚繁華尚清白禁城東面都衢西高居大厦連
雲低就中一軒號文會子史經書羅四圍明窓淨几
絕塵俗奇花異卉堪娛目五侯七貴追逐來學士先
生常覓宿酒肴羅列開綺筵閑論高談無後先不知
方來千載下不知盤古義皇前歌詩翰墨成淵藪篆
籀鳥跡雜科斗鍾王筆法鬼神驚晉唐繪事無不有

東君坐卧不此移朝回退食無閒時歌罷鳥鳴歌罷
澤芝蘭誼重芳名馳我居黃扉密勿處可憐此會未
得預張良范蠡笑人痴行應參透黃泉趣

鵲鵲圖

梅花舊友青青竹瑞香不妬蘭香馥高原一望鏡面
平奇石巉岩如削玉鵲鵲兩箇相和鳴雪花亂點猶
同行等閑未肯輕離別飛鳥中間最有情高堂懸此
豈無意正比人閒好兄弟我願而今萬姓家家都
解鵲鵲原誼

石

劉集卷二

三一

徂徠山前舊是家欺霜傲雪多年華只今移在金盆
裏根蟠屈曲枝撐牙月明陡覺蛟龍出雲深不見鸞
凰宿昨宵天際輕風生彷彿清聲來我屋畫圖高揭
屋當中再三搬玩心融融忽憶巴東雙柏樹令人千
載仰萊公

竹

自古高人偏愛竹常向軒窗看未足眉山蘇子筆如
神洋州老可曾相熟東魯蕭垣有外君等閒濡染生
烟雲儼然如到嶰谷上金刀截斷蒼蒼綠其說洪園
春雨霽此君在在增佳致亭子啼痕色尚斑丹陽徑

造留深意三更月正照寒陰孤檣化出虬龍吟世間
草木敢相抗直節清風照古今

春晚牧牛圖爲李文明題

三月郊原如掌平萋萋芳草和烟生無楊堤上八九
樹樹裏時聞鶯語鳴于時滿目足春色動植飛潛皆
自得牧童兩兩騎牛行出門直指林臯側或秣或嚙
或衣塵立者却顧行者馴太平縱牧忘羈絆點染丹
青最逼真牧童不解寒與暑狗苟蠅營有如許雀雛
弄罷留聲啼牛背熟眠如寢所君不見寧大夫早年
曾是飯牛徒短布單衣歌扣角時來際會登雲衢

大韶山水圖

劉集卷二

四

江南之山倚南斗根據蜿蜒幾千畝懸崖峭壁重復
重若坐若立還若走江南之水環南都洶湧周旋爲
巨區包天括地深無極雲帆雪浪相縈紆水流山峙
多清氣鍾出高入自發翠平生愛住山水間養高不
爲形影累岩前空翠飛淩淩小橋不與周遭通房櫺
半出長林外人聲多在雲烟中好景靜觀皆自得著
書忘却龍鱗栢昨夜虹光射斗牛山靈放出文章伯
獻策御前誇第一詞林更轉春坊秩莫將山水匿胸
中普施霖雨蒼生筆

太常簿劉明遠山水

奉常司幕君宗尚。愛水愛山兼愛字。手持一幅鵲溪
山。或濃或淡烟雲氣。遠看淡淡近看濃。暮山紫若晚
山紅。一水揚柳依稀好。無數人家杳霭中。中橋過去
波清惡。何處舟來無怪者。空青萬里烟雙瞳。汀花岸
草今猶昨。林樹深處蘭茅堂。四時佳景非尋常。吾宗
依此有新構。左圖右史羅中央。八窓四面皆嘉景。歌
罷滄浪動深省。阿前車馬任紛譁。還我胸中常耿耿。

鶴鷄

有鳥有鳥百結裳。七月八月謀食忙。草實狼籍偏地

劉集卷三

五

是穀種。粟金粒香。尔啄尔啄容易足。任君撐腸遠
拄腹。莫須轉背太慢防。田間那有王孫逐。我皇御世
德明明。時和歲稔長昇平。不獨無先帝化育鳥獸草
木俱生成。

山水秋景

銀河倒掛青山頂。蒼虬偃卧寒雲冷。烟樹深處起樓
臺。雙雙人在蓬萊境。我觀斯人非避秦。飄飄伏耀全
天真。盡替愛話無生事。恐教名利繫其身。霜葉林邊
秋色映。桂花香裏行厨淨。彈琴怕取古為音。漉酒還
將清比聖。逍遙此樂人間稀。潔已由來世所譏。只今

四海九州皆樂土。不羨羊裘釣石磯。

王舜耕山水送任章南遊

世傳南畝丹青好。筆底天機不草草。墨嶂層巒點染
間。咫尺芙蓉插晴昊。白雲張雪落溪中。溪流宛與仙
源通。波光水色互掩映。烟霏霧靄紛濛濛。雞不鳴兮
犬不吠。山人不識王侯貴。茅簷旭日上三竿。借問此
時曾起未。一聲啼鳥春晝長。門前綠樹森成行。竹籬
苔徑輪蹄絕。臨風坐落松花香。蒲東任君有高致。此
景分明在胸次。人間山水已熟看。只今又欲浮淮泗。
淮南山水天下奇。我生時時夢見之。少年失脚紅塵
裏。縱有高懷何所施。幾時得共任君約。西上崑崙東
岱岳。滄溟滌滌徧遨遊。半世塵纒須淨濯。

枯木梅石

有石峻峭幾千尺。苔色嵐光助新碧。生來不受羸秦
鞭。卧處曾經渠子射。為雲根兮為水骨。歷風霜兮飽
寒煥。躋攀附麗孰為鄰。礙日干天千歲木。古木槎枒
蛟蚪形。宛然玉柱擎蒼冥。雖無枝葉有虬質。往往大
用扶明庭。羅浮仙子常相伴。昨宵醉卧紅綃幔。芳艷
清香真可人。丹砂強把冰肌換。那計旁人擬杏花。精
神點染秋天霞。夜來醉喘西湖路。想應赴會通仙家。

南詔先生今已矣
試看遺墨猶如此
奇形古意各有情
直節清操總相似

山水畫

江上好山開畫屏
上古木參空青
飛流直下幾千尺
征鴻南去秋冥冥
津口誰人呼遠渡
桂楫搖搖那肯顧
飄然謝却利名場
海闊天高隨所慕
君不見輪蹄聚
衣紅塵中五侯七貴
何其雄何如此客
滄江上一曲高歌萬古風

睡猫茉莉圖

花底烏圓如墨黑
夜前蒙貴如雪白
暖風吹散茉莉香
草色苔痕藉茵席
捷爪捷舌急箭利
牙利舌金刀堅
捕捉一同坑虎勢
偏身柔毳軟如綿
羞殺唐朝李義甫
號稱與爾真同伍
祇知眼下復纖怨
那解毒名嚙千古通
來鼠輩走如麻
縱心害物猶張誇
窺甕翻盆更破壁
爾乃安眠不顧家

趙司副孔雀牡丹

君不見延州紅羅襪
春風中風前綽約嬌欲語
回首九花真兒女
又不見越州烏滿身金翠
顏色好傍人但識孔家禽
豈解閑情雲漢深
昨來投入五侯宅
百寶欄干護明璧
不論高價十千錢
爭排仙娥專

上席席 舞罷引聲鳴
美人聞此夢不成
都綠偏尾足可惜
築萬里空懸情
莫羨姚黃并魏紫
名播西京今未已
紅芳染盡赤城霞
檀心飲慣沉香冰
水水閣風來香滿身
背後屏風畫最真
真妃醉倚春無力
生平只與鸞鳳親
玉樓珠箔千重爛
東窗獨倚青輝不
變繁華風景眼
前稀唯向元輿賦
中見有時誇入大夫衣
錦文碎羽生光輝
有時製作君王扇
天光雲影相依依
異品駢羅看未足
錦幃雕籠薦金屋
金谷園池說往年
豈能駕鶯殊碌碌
何如此花
花中王人言此鳥多文章
上林玄圃見
天長開花野鳥空
傍徨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三

大祀慶成以後省應制

聖朝禮重圓奎制吉日南郊奉明祭珪幣親承上
帝歆精誠共識 君王意翠華龍馭回晴空鸞翔
仗隨春風鴻臚奉引百官拜衣未受賀明光宮朝來
有詔開華宴九重日照僊桃面酒出宮壺次第斟
坐聞天語傳宣勸堯年舜日同升平聖德上與天
心并小臣侍從愧無補歲歲作歌歌慶成

上林春色

矢近蓬萊得春早暖風吹綠瀟洲草祥烟曠日晝遲

金剛集卷三

遲紫殿紅樓春正好韶光不待羯鼓催桃花杏花參
差開雲屏捲畫有生色天機瑞錦無纖埃柳樹旗
來羽駕時向花前樂閑暇東風似識 聖皇心花
笑鶯歌逐相逐 內廷春色如酒濃萬芳浩蕩仁
風中春臺玉燭樂堯日共識 皇恩天地同

夏日即事

紫禁沉沉清晝永天上蓬瀛隔塵境春風披拂翠
枝玉砌落花傾日影 九重勤政念群臣親見恩波
出內頻綵綵五文頒煥爛朱櫻萬顆賜圓荷開太
液香迥輕幾點閑鷗行聖顏詞林擬獻清暑歌

又進金莖露小臣飽食何恩光正憶鋤耒農父忙因
問趨看望霖雨頭借天瓢灑萬方

松亭避暑

燭龍南來正亭午赫赫炎威偏海宇洞門仕是絳綰
輕揮扇難勝汗如雨維時 鳳輦出彤闈一亭暫憩
光霏微陰森五鬣搖朱戶滿前忽訝蒼龍飛清風時
從天外起清氣重添綠陰裏憑軒頓覺炎焰消襟抱
倏然涼似水玉壺澄澈瀉冰漿沉李浮瓜興味長願
裁巨軸成大厦盡庇四海俱清涼

端陽賜扇

金剛集卷三

蓬萊宮殿參差起金碧煌煌五雲重裏鑪烟不動袞衣
垂百官曉拜 明天子鴻臚傳旨下彤墀一握頒來
荷寵私寵光浩蕩不于物太平特重端陽時退朝紫
出長安道道上人誇來鳳沼題句休嗟明月圓披襟
須覺薰風繞昔聞喝者當路傍弱喝相傳周武王小
臣幸識 九重意敢向仁風頻奉揚

海子觀魚

太液春回冰欲泮東風暗卷流漸散赤欄橋外新雨
過巨浸微茫接銀漢晚日晴分頻藻烟落紅蕖漾隨
清連遊魚作隊不可數與波上下情悠然波間藻

鱸與鮑亦有鱖鱣鯉皇心見之良獨怡更命
瑤牀近寒泚太平時節生意多物情應與人心和周
文沼上樂於初千載靈臺同此歌

御堤烟柳

東風二月午門晚紫禁暄妍暖雲繞玉河堤畔赤欄
橋高柳依依得春早柔條裊娜百尺垂蘸水點破青
玻璃晴烟一抹鎖深碧晚色正與春相宜臨風忽聽
黃鸝轉入望濛濛無近遠鮫綃帳薄疑未收翡翠簾
輕不堪捲日高頓覺散清陰無限韶華連上林紛紛
萬卉足生意自是皇家雨露深

劉集卷三

三

夜月聞砧

八月九秋氣高長林落木風蕭蕭白苧秋深不堪
著輕寒欲試新剪刀城頭霜飛露華濕城下寒蛩啼
更急當戶誰家搗練聲風高不礙重城入千杵萬杵
聲未停已知力倦心怛怛天清月冷幾人語塞北江
南今夜情不怨搗衣寒苦早惟願著衣人不老萬里
歸來未有期昨日官家賜鞦韆

高柳蟬鳴

昨夜西風轉南陌御堤楊柳生秋色晚蟬噪破一林
烟匝徑零零露華白綠陰滿地生新涼隔窓忽聽如

笙簧有時徙倚曲闌立嗁嗁幾聲清畫長畫長人靜
不知晚碧霧濛濛暮簾捲清商一曲動冰絃入坐餘
音疑宛轉平生愛聽朝陽鳴有耳不入繁華聲只今
上苑多嘉樹會看綵鳳來虞廷

中秋賞桂

秋風瑟瑟天字清三五良宵秋氣平嫦娥捧出玉臺
鏡山河大地增光明廣寒彷彿開宮殿桂影團圓月
中見霓裳一曲聲珊珊疑是瑤池啟華宴銀蟾散彩
流霞觴金粟萬斛來天香清景邀人不成寐詩成月
落參低昂吁嗟仙種自開闢分付嫦娥好培植莫遣

劉集卷三

四

吳剛得浪侵留取清芬播無極

金井梧飄

銀牀一葉秋聲隨玉樹鳴蟬若相和朝開迎節度驚
旂歸向明堂開右箇遙遙乾坤造化奇功成應許物
先知龍綃夜拂天階月便覺人間暑氣微瓊波小海
生秋色金掌光含露華平白仙韶忽聽調移商太史方
陳金作德漸著農事穡西疇民物欣欣望一遊謫薄
慚叨供奉裏願將詞賦頌千秋

松徑秋聲

紫苔繞徑塵無跡鬱鬱高松挺碧金氣正驕風滿

林潭如萬壑波濤激又如曉日蛟龍吟翠雲湧漢江
中心倏忽風微更堪聽冰絃操出重華宮蓬萊宮
關五雲渺鳴鶴家多動瓊島鸞興時作靈臺應
喜秋光在林抄風傳聲歌天宇清政成刑措當昇平
玉署小臣思詔作詩媲美歐陽生

農事西成

梧桐葉逐西風起一碧瑤天淨如洗 皇恩浩浩徧
寰區民物熙熙滿田里黃雲渺渺連山阿雨露朝朝
潤澤多一莖九穗應奇兆吳畝同穎星嘉禾月鎌
落秋香色倉廩高屯霜稻實烹雞酌酒慶秋成擊壤

卷三

五

謳歌歸帝力太平有象樂時康吏拙催科化日長老
稚忻忻涵聖澤千秋萬歲祝吾皇

雪兆豐年

同雲四起風塵歇萬籟無聲鳥飛絕天孫碎剪玉玲
瓏散落人間滿城闕疎簾寒幕整復斜千樹萬樹瑣
瑤花枯稿盡銀漢渾渾歡聲齊動老農家三百為祥
快心目絕勝黃金與珠玉迺知此雪不尋常兆我
年多黍穀黍穀盈盈樂歲豐人人擊壤謝蒼穹
太平不識伊誰力感兆還因 聖化功

梅漏春光

陰陽迭運無終極大地群生自形色隆冬誰謂少春
光已向寒梅見消息一枝兩枝開正句黃昏淡月何
清真柔條綴飽雪霜味老幹猶含天地仁江南此種
入恒見北苑初看萬人羨長養非關土力均吹噓自
是皇風徧乃知異品非常花群芳未許爭韶華
抵根保固陽和氣歲歲呈春向 帝家

元夕觀燈

禁城午夜春濤湧大樹照入如鏡中六鰲移山向瑤
島紅鸞下就明先帝降風東來送新暖低颺香穗動
黃繖九重金闕倚蒼光四面紅雲簇錦繡宮闈欲

卷三

六

親承歡綵棚十丈空中攢隨山移仗不知曉應制還
催供奉官五朝故事傳來久樂與民同上元酒想像
先皇侍衆心尚有燈詞播人口太平善是百載過
適燠不驚焉天氣和融殊皆有道賞心一非為多

東風解凍

去歲都城三尺雪御水潺潺凍全結半夜春從地底
回一片菱花暖初衣東風著水水不知散紋細細搖
清漪退朝閒步石橋上流澌半入昆明池柳眼初青
照堤岸蕩潏波心影凌亂青陽景景射負沙幾族魚
苗聚還散太乙東皇隨斗行韶華拍塞皆春聲臨流

攬勝心獨喜物色變態如有情天潢自是得春早
想八方春更好航海番人入貢來萬里川光淨於

東郊省耕

春風扇和春草綠滿眼芳菲生意足乘時舉足
農命駕東郊暫迴矚旭日瞳瞳明袞衣喧喧好鳥
龍旂時雨初晴土膏潤晤觀品彙咸熙熙百年四海
興圖一祖考相承重民力駐輦從容咨爾農爾耕惟
勤爾豐食綿綿千畝藝黍禾縣官撫爾真如何春臺
玉燭萬方樂吾心欲共天心和康衢之謠歌作息千
歲周家開后稷亦知大業保惟艱三復幽風與無

劉集卷三

七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樂靜軒為黃君楊衍賦

開軒何處好漢漢水雲鄉蒼雲意落清陰滿地涼
啼杯憐偶醒舉眼笑人忙却愛周夫子濂溪樂自長

芝嶺春雲為楊維新賦

醉把仙芝看商岩採處頻翠筵猶帶露紫蓋不露塵
豈是充飢物端為上壽珍玳筵雲不散共祝百年人

祝國子丞侯至先生父

宛說遺簪老常年以白雲詩吟長短句書閱古今文

劉集卷四

遊村人間重裘車隴上焚橋門有賢嗣師道續河汾

柯谷耕雲

買得柯山百畝雲春風谷口樂耕耘牽牛人向村前
去扣角聲從隴上聞野鳥知惟布穀鄰翁不解詞
移文向來方寸多餘地留與兒孫次第分

送武陟尹王先生復所治

奏最親聞動土台百條垂道不凡村城東人擁旌麾
去部下民迎父母來早見文章成五色終期事業繼
三槐玉堂舊交情何限南望停雲日幾回

批孫廷蘭父

軒軒外樹冥冥爲惜高人夢不醒四尺墳前誰掛
劍九重闕下子傳經清時已荷金花誥仙馭戢騁白
鶴軒莫道幽潛今未發詞林太史有新銘

挽孫廷蘭母

名門冰蘖與同居八十年華坐竹輿孟母手還勤紡
績班姑口不絕詩書晚秋鳩杖雲爲侶夜解珠冠雪
滿梳曾見西川朝士說千秋女範更誰如

王維嶺塔山歸隱圖

白髮催人不肯醺醉官歸去侶魚樵青山如畫會相
識黃鵠高飛未可招東我舊書墨蹟憑君他塵世幾

劉自來

塵囂池頭有子當年少潦翰時時獻帝老

挽吳都盛郎中父母

名園嘉趣已無蹤地下宜人喜再逢鶴髮真憐泉路
隔鷺葦同安滌恩濃不殊方外王司馬何愧人間鮑女
宗欲識君家流澤遠芝蘭玉樹幾重重

送張至和太醫爲陳緝熙賦

張家術業說專門妙手同推六葉孫白首被徵朝輔
座丹砂醫渴到文園近來燕市偏馳譽遠料吳人尚
感恩獨愛上池池水滿尋常澄徹不曾渾

贈謝鉅鹿尹張君仲倫殯故交太僕丞遂譽之

親收遺骨更捐金當世如君古義深闕下舊馳賢案
譽難中今見故人心一朝難泰無虛諾千載陳雷有
好音高士傳中端可續令人景仰豁塵襟

挽成國公朱勇

四十餘年列上公春風細柳見英雄曾將劍戟扶明
主慣擁貔貅任總戎名播斗南層漢上薊歸塞北遠
山中只今史館多才俊解寫凌煙第一功

送焦廷玉

予昔與今江西布政三原王宋貴同在樞門
得會焦君廷玉廷玉宗貴前憲友也交契甚

劉昇卷四

三

深廷玉以宗貴故特連愛予距今幾二十年
矣以上舍生出宰郎陵未二載膏澤大被於
民既而以愛去民遮道出泣不能留今年即
吉郎陵之民計日以伺數千里詣闕下悵請
若必欲得君者上俯從之俾復前任廷玉過
予言別作小詩以贈云

二十年來契誼深而今歸別思難禁能官解種陶潛
柳得趣時鳴子賤琴無處不知賢宰譽有時思盡故
人簪吾民惜冠聞當寧會見飛鳧到上林

送關西王廷用

關西王先生廷用真古君子也姑即其心者
証之于亡友遂太僕舊宅欲貸於人人之素
號為賢士大夫者亦故因其素急而留其價
先生揮百金易之太僕君二子存市夫之心
以白為黑殺其十之三四先生略不一視仍
足其數於乎規規於刀錐之利者舉世皆是
也而乃見先生焉我重則利輕先生其義人
矣我名之為古君子不亦宜乎今茲奉命
南巡詩以為祖拜及前說以告于天下後世
相傳以為故事云

二劉集卷四

四

世上黃金一羽輕浮雲富貴是真情五更朝外來馳
去萬里須南衣繡行路過秦川鄉俗舊地連蠻洞瘴
烟橫不才長在蓬山頂側耳炎荒彩鳳聲

送陳安丘東歸

何曾見面已聞名小邑淹留度此生管氏有才甘自
晦顏郎未遇為誰憐帝窓雲葉三千卷豹略龍輪百
萬兵有若斯人終可負雲霄不久見蟬噪

送戶曹正郎馬元德源之宣府管理軍儲兼東
殷都憲

堪嗟一別隔三春王事馳驅不顧身休訝胡塵飛漢

漢人教遠廩積陳陳皇華北首憐君苦白鴈南來慰
我頻煩語故人殷總制屋梁落月數傷神

送劉世英南京太僕

鴻臚傳罷第三聲從此朝臣識俊英東觀細書前太
史南雍造士舊司成已聞通政名方著正學環餘景
最清當守賜琳應不欠暫將同命命先生

賀程彥實壽六十

越山側畔晴湖上閑却清時將相身不管勲名傳奕
筆獨教松鶴伴長春故人馳望情難盡小阮談經志
已伸雙眼後來如斗大仕看滄海幾揚塵

三劉集卷四

五

送工部郎中邵瞻宸出守衡州

且片心懷不滿憂書生金紫幾人傳朱幡迢遞六千
里粉署聲華二十秋衡嶽北連公宇靜湘江東統郡
威流也知卿相原無種肯屈龍黃到白頭

送南京刑部金侍郎

金匱傳帶共稱宜繞過強年始仕期今日秋臺真有
從從來棘寺本無私憐君又向南圻去老我徒懷比
地思君罷椿庭旁寄語不才深負聖明時

送浙江僉使劉餘慶

黑首承恩白玉階外臺原自內臺來都人向識風

霜面朝士同推梁棟才獨飛時秋氣肅幾旌行處
瘴烟開夢衣猶是朝中賜不帶東南半點埃

送南京侍讀學士徐時庸之任

青錢學士今徐孺禁直從容二十春雨露新恩同海
岳文章舊價煥星辰柳條黃髮初開眼草色青青正
可人想到南曹足高臥夢魂飛繞講筵頻

贈景昭參政江西

朝回共我數飛觥最喜黃門有盛名草到奇時鸞鳳
舞吟於苦處鬼神驚近來猶誦匡時疏遠別難爲倚
玉情後夜相思凝望處文星高照豫章城

送趙總兵

彩鳳卿書出帝廷曉來飛入亞夫營金牌獨領三
邊寄玉帳連封萬戶榮麾下何人談虎豹手中有劍
斬蛟鯨將門不數楊公子合擅明時第一評

送張隆之武清

青年才子領儒紳路指漁陽萬物春穹廟響雲重
見藍衫垂帶望中新誨人有法良爲貴活酒無錢不
是貧密通京畿百餘里早教文舉達楓宸

送岳季方之興化

翰苑同年少一人城東出祖倍傷神高才難不登樞

要清望端能動縉紳西徼歸來緣有命南州謫去果
何因嗟余久負容堂祿擬向林泉老此身

送張炎玉尹清源

脫却青衫沐寵優春風三月聽鳴鵲黃童白叟千
家色墨綬銅章百里侯清潞南來朝露飲太行西去
暮雲收亦知美政須年少莫遣循良異代求

送許季升山東副使

別却西臺向魯東蕭蕭黃葉落霜風九重樓閣屬霄
上十二山河一望中使旆行行非是屈法家事盡
從公等閑直指問閣下爲寫呻吟達帝聰

送三原王君宗貴

宗貴與某同監同年歷陞大司馬兼左副都
御史守撫南畿歷履三十六年其初內交
則四十載轉看如昨日於乎以四十載之故
人南北相隔不獲盡簪一會暮雲春樹之思

曷有已耶每恐後來王氏子孫不知吾二人
交誼乃因時因事作詩貽之

撫守南都荷至尊寸心端只爲元元尋常事我當
行事累次言人不敢言逸衆聲華傳九有盡忠人物
說三原何時樽酒重相會須把平生子細論

送徐仕亨復任荆門

二十年前已識荆荆州今復去專城柳條解館離人恨河水長流故舊情閣下有人推孺子江南到處說徐卿也知驥驥終騰踏高駕雲車天上行

送李至德憲副山東

西臺御史舊相交出副東藩喜氣饒燕市未嘗同我醉萊山先已爲君搔窮崖草木三春曠海濱烟塵一旦消肯使才華成久帶公卿履歷舊書

送鄭進士廷貴之壽元

青年龍虎榜中人喜得新除榜帝恩城外柳條牽

別袂齊東春色迺高軒經綸事業終當就冰玉心期舊所存萬里前程從此始好施膏澤到元元

送江東之

幾陪御宴殿東頭講罷經綸舊歲三十年前同笑傲八千里外獨淹留帆開衡水古交尋人到羊城已暮秋望望文星如斗大夜來高照海濱秋

送彦常致仕還鄉

酌酒與君莫推同年落落曉星稀青霜路行隱隱白髮無雙袖得歸老眼不妨看俗態閑居只是著深衣而今衰後知多少直到年頭始見幾

送沈孝仁廣東韶州

少小相交今白頭外遷內補總淹留胸中賸貯千年策筆下能脩五鳳樓草色萋萋辭帝里梅花點點到蠻州久要莫忘爲霖志淨洗斯民瘴癘憂

畫船

琪花瑤草色重重幾箇狸奴貌不同白玉階前娛化日太湖石畔臥春風一草薰厭魚殮薄四壁能交鼠穴空傳說北平真異事當年相乳性靈通

畫犬

花紅竹綠草離離獨子三三拂地隨雲暗幾曾逢雪

別風和常是

別風和常是領兒嬉一時戀主知人意千里傳書慰客思正值太平無用處生綃妙畫鎮相宜

畫馬

房星夜照渥洼區產此權奇汗血軀千金爲價值雪鵬萬里是程途垂楊裊裊隨陰轉芳草萋萋滿地鋪假使王良真在御等閑下馬敢先驅

畫牛

十里長堤一望平飲泉富草不曾驚高城肯入四圍陣亟谷誰知令尹情綠柳陰中隨牧養綠桃林下恣閑行清朝雨露如天廣鳥獸熙熙盡遂生

孔陳伯司訓宿州

素王後裔 盛時英台 紉生衫照 眼明行色 暫辭

京國路鐸聲遙振 宿州城雲連東嶽 千峯合水滿長河 一櫂輕懷 臨歧折楊柳 春風不管別離情

慶致仕括蒼太守素庵馬先生

先生抗章休致于甘陵二十有二年矣 視世之鼠輩交結而巧進者 穹壤不侔 高風雅節 當今如此 見幾人哉 子刑糾給事中 中錫索詩為慶 茲孝事也不可辭

括蒼曾立去思碑 休致歸來又幾時 老眼儘看天下

不歸集卷四

十

士長春滿飲席前危 人寰甲子難拘我 帝里蒼龜再屬誰 喜得傳家鳴鳳在 朝陽聲譽四方馳

送董太守懷瑛

懷瑛自祖以來 吾壽光人 後徙家內黃 正統十年 尊翁教諭先生 同考會試 懷瑛隨侍 某鄉舉來京 會于旅邸 因納交至今 四十載矣 少小相知 倏尔老大 懷瑛德行 文學倍于某 甚多而數年前 才知隰州 某不佞已久 叨禁密 不知造化之于人 何若是之不同也 是歲夏 懷瑛考滿到部 復齋簪以話風 昔不能不

動于中 瀕行詩以為贈

帝里相逢四十秋 雲龍上下誼偏投 名家教鐸傳三世 雛鳳分符守一州 叙舊旋開光祿酒 還官早發晉陽驕 好將陸賈為兄弟 循吏聲華萬古留

送潘同年之南京戶部

今年年凡九尚書 北京則萬舊 潘吉尹同仁 劉祐之 張尚文 南京則王宗買 陳士美 潘宗用 李立之 其一人某也

同年喜有九尚書 海內派傳說盛譽 世際明良非易得 心懸南北未嘗時 四公稍暇 窺天塹 五季常時補

不歸集卷四

帝裾潘岳其間尤出色 雲臺烟烟日星如

送李吉甫之任

天下名山此地靈 喜君極息傍峻嶒 神仙有路誰能到 聲利無常最可憎 巖岫登來三十六 烟霞路辟幾千層 合當節操同金石 望望清朝作股肱

送周靖之

曾於鄉榜占魁名 又向曠林沐寵榮 出仕已為新令尹 行囊猶似舊書生 一篇春水隨人去 九點齊山入眼明 此是前程初發耳 不愁不到貴公卿

送郭子聲巡撫大同

子聲重鎮高官宜矣在某則有喜憂之說喜則喜朝廷之得人憂則憂子聲所以立乎其位者亦甚艱哉邊館有暇懸此于素壁固不異面談

重托高遷合至公渥恩霑沐幾人同半生清譽融都下一日先聲到虜中北聽盧茹悲夜月南瞻瑞氣滿晴空等閑斬得戎王首露布紛飛報九重

送馬德全內兄

德全今戶部正郎德源之女弟也自從事得丞利國甚喜其一家冠冕之有人也詩以致

不劉集卷四

十二

慶

名門喬木遠流芳一命新承倍有光嚴父舊爲花縣尹難兄今作地官郎我冠博帶人爭覩送往迎來禮自將遙想到官甘淡薄全家享福歲年長

送黃院判致仕

白髮飄蕭七十年九重丹詔許歸田閑身漫作登仙屐老眼宜看濟世編黃菊芬芳三徑外清名傳播五雲邊先生有後何須卜早晚賢郎著祖鞭

送李時升獻績還南京

皇都此日話情真憶得鄰居十二春兩鬢白來猶散

地四筵談處太驚人薰風嫋嫋隨舟去柳色依依照眼新忍見珂聲還遠別天南地北倍傷神

送趙克正進士

杏苑遨遊作隊行還鄉書錦喜光榮十年燈火成高志一旦科場顯舊名要委此身爲世用須弘所學佐時平林泉老我無他事只看翺翔及後生

不劉集卷四

十三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五

題思補軒

湖岸軒成半畝陰幽樓不受市塵侵太平有道年年
夢泰養無遠夜心几上惟存王氏訓壁間常掛宓
生琴此生此外無他事忠孝聲名播古今

賦得杏莊送錢先生致仕

命駕歸來面尚童杏花莊上樂無窮烟含翡翠千枝
綠雨濕胭脂萬顆紅龍到爐前求大藥虎於林下臥
香風也知陰德還陽報眼見錢門大且崇

慶致仕閣老尚先生壽七十

劉佳卷五

當代明經第一人強年高步上星辰錦袍玉帶兼三
秩白石清泉度七旬謝却鈞衡娛暮景歸來桑梓樂
長春慈辰茲會選相憶南望南天祝頌頻

送許節之致仕還家

斯世何人稍解閑君今閑裏解閑官虛名薄利歡呼
外明月清風掌握間塵海是非都不管家庭詩禮最
相關行囊莫道無奇物帶得而翁歸興還

送林二守之天台

曾識天台林二守吾家子弟誼相投一清守處心如
石八韻揮時思若流水上白鷗霜羽淨腰間銀鏤雲

花浮到官想是三秋候丹桂飄香入酒甌

送光祿寺卿李君之南京兼簡王宗貫

而我相交三十霜長年聯珮造鴛行芳鄰舊接金門
石尚寶常擎御座傍取喜還官符衆望更憐奉母過
仙鄉南都恩會主司馬雲樹相思不暫忘

送閔生省親

君家於我最相知折柳都衢嘆別離老鳳文章天下
誦小雛嘉譽日邊馳倚門望子三千里陟岵懷親十
二時到得大梁三月暮德星高照介眉卮

贈李應禎下第南回

劉集卷五

莫向江南睡得牢清時人物屬吾曹南盤自是知音
少荆璞誰知索價高暫去秣陵精舊業來蘭省冠
時髦朱門公子春無限一任雲間種碧桃

送河南侯布政

維岳巍巍聲具瞻旬宣久矣見才堪中州人仰新方
伯西廣名高舊亞參諫疏常留青瑣內甘霖今徧大
河南六曹此日需豪傑飛步岩廊寵渥覃

送趙大尹之廣東

昔爲御史坐烏臺抗疏曾論首惡來莫道賈生終小
邑獨憐趙抃是英才桃花雨歇千山近楊柳風輕一

相贈不久又元起前席此方能得幾裴回

卷五 市 浙江

四表年華二品官一時聲譽滿朝班
龍老大無我屋頽曉日旌旗連郡郭西風蕭鼓動
湖山只今臺省常芳伯不久黃麻又賜環

題扇

班姬新製封侯似玉無瑕雪有稜五夜蟾宮開半
壁三冬皎潔剪輕冰我亦曾舍諸時態人向炎涼有
愛憎為喜清風故人意我回題贈愧無能

芝山六次詩集

卷五

聞道芝山聚德星烟霞處忘形金蘭結後心同
赤竹葉開時眼倍青興至即流水調名局不愧草
堂靈爽他塵世紛紛者為兩手不停

淮陽覽終為程孔昭賦

手持繡斧下堯階肅肅清霜猶帶行色一鞭辭上
國威聲十日徧長淮斯民望喜春先到老吏情知事
不諧了却澄清平日志吳山笑指雨車排

太常少卿陳惟成致仕賦

帝城東下潞河流河上聊停范蠡舟五斗直從今日
醉一官還自老年休白鷗喚醒紅塵夢鐵笛吹殘玉

宇秋白髮仙翁今在望江湖隨處即瀛州

挽侯訓導

可憐三十六春秋何意乘雲汗漫遊
畫珠璣散亂不全收高才恐折生前壽香輿直成世
上留莫把巽菴文稿看文人自古是窮愁

贈授業劉先生致仕還吉水

秋到梧桐暑氣清樞衣隨步出郡城五千里外思鄉
夢二十年前立雪情栗里有人邀社飲海鷗何事傍
舟行從今不上紅塵路坐看諸郎學鳳鳴

安溪詹叟為張檢討賦

卷五

溪上茆茨屋數椽春寒秋社自年年窓含幾葉千峯
雨簾捲波心萬頃烟柳徑有時緣客掃竹牀長日抱
雲眠白頭自分無人識不解詩名到日邊

題耕畫

四面峯巒列古青小橋流水有新聲烟橫林樹分濃
淡雨過岩崖互晦明啼鳥落花開永晝白衣蒼狗護
前塍何當載酒還相賞暢我生平物外情

送秦觀郎中參政雲南

眼底群僚獨數公除書又出大明宮人辭剡北扁曾
近路入滇南萬里通荷葉攤舟秋滴露桂花明旂晚

生風逢時已自落藩省好竭丹心答聖衷

題清素軒

深入東林小作軒分明長晝不扃門風來水面清無跡月上梅梢白有痕只許珮聲來好客肯教山色惱吟魂壁間一寸孤燈影照破人間大地昏

奉送掌教大兄先生之濬縣

三載深懷契闊私一朝京邸序連枝家聲清白應無負宦況貧寒未足辭鴻鴈忍分天上影墳麓聊侑手中包南瞻古濬無多路時報平安慰我思

贈吳遠侍御巡按山東

劉集卷五

五

才搖玉珮辭明主又著欄班別老親滿路秋霜隨馬去一方民瘼待君巡蒼松古柏馳聲舊水齊山人望頻頻報輶車歸觀日皂囊直對鄉前陳

題王宗貫西園清隱

出郭西行二三里園林佳處足投閑軒開紫陌紅塵外人在清風明月間當面好花開簇簇繞牆流水響潺潺名名利場中客到此能無愧頽

送楊維新歸省

早朝鳴珮別君王去整欄珊五色裳白髮慈親千里夢青年遊子九回腸醉攀楊柳離情苦秋到梧桐

夢夢游去去重遊人所羨園林草木總輝光

送學士王廷貴

書稱朝辭虎豹闕金陵行見一人閑雲間鳴鶴渾無累洞裏神仙却有官只恐白頭驚曉夢那知青瑣懸朝班莫言勝地應須樂視草堂中待子還

謝劉醫士

能詩舊說草窓翁雛鳳而今有父風察脉通神三指下回生起死一囊中清名洋溢足人耳妙術分明達帝聰我欲借君醫國手普天瘼一活疲癯

寄王太守

劉集卷五

六

聞說維楊太守清故人天上不勝情畫簪久負中宵夢報國空懷舊日盟山縣群黎歌美政詞林諸老重佳名莫言梁棟全無分德行看到賈生

林下書懷

二旬登仕六旬休休林果又幾秋長笑豈知天地闊大酣那解古今愁此身有幸無勞事百事無干竟勝遊洛社諸公如可起花前笑語定淹留

送李大理守正

少年相守老相親親見腰間帶束金天下無冤走尉力魯東有祝素王林清輟別後鄉邦過近鎮歸來海

願臨此際還京母大為驚村留戀故人心

七言絕句

題扇送梁建賓之胡廣嘉善

莫為斯行即捨顏皇恩有日賜君環
寒盟惟有梅梢月管取清光照往還

太公釣魚圖

一柱周朝八百秋只因直釣不橫釣
磻溪風景今何在千古令人說未休

濯足圖

為問先生濯足因恐教失脚陷迷津
一竿石畔蘆花外原是羲皇以上人

劉集卷五

松圖

小住南山五百秋霜枝雪幹帶烟浮
明堂此日需梁棟管取長材到上頭

陰山破虜詩二十首

直北陰山大地陰單于部落駐深林
林梢一夜秋聲起半是如音半角音

塞北陰山路不多腥風獵霧滿山坡
胡兒常向此中息自謂天驕莫我何

人中之獸獸中人推髻披裘老此身
白草路傍惟飲

黃沙磧裏望春

野雲萬里接陰山胡雁哀鳴自往還
昨夜狼星光已沒此胡猶自擾邊關

邊臣羽疏達明光醜虜而今敢陸梁
於赫我皇端命將佇看驅虜似驅羊

王子聲華天下奇雄才久簡聖明知
殿前特授平胡劍馬首高標靖虜旗

書生也解坐中軍鐵甲瑯弓鴈字分
却笑孫吳抵陳跡管教目下奏奇勳

長身玉立美髯須此是人間大丈夫
都憲却行元帥

劉集卷五

事劉騎死死邪無

魏魏萬隊出雲中掣電雷雷迅若風
鉦鼓淵淵連地動旌旗颭颭映天紅

殺氣飛揚滿大虛千麾萬騎競前驅
羯奴命在須臾耳夷翦端如拉朽枯

何人一箭落旄頭金甲連環血汗流
雲是盟軍王太保萬聲齊道可封侯

從此羣胡無處逃軍前斬首不曾饒
受降城北三十里一點妖氛也盡消

自是當今王彥章氣吞朔漠隘遐荒
等閑肘餘單于

首一任人看陌路傍

濁水岸邊胡婦哭紅鹽池畔虜酋哀這回草薶成奇
績渡水穿雲黑夜來

萬里烟塵一旦清從今西北恃長城防秋更不勞邊
士只聽回鑾奏凱聲

萬馬歸來罷遠征陰山跡碎亂雲橫番將士無多
虞準擬高眠細柳營

洗兵不用挽天河只藉幹難黑水波塞北塞南聊一
望漢番耕種樂陽和

一方露布五千言駐馬揮毫頃刻間報到長安見天
九

子遙應歡動早朝班

九天命下到西曹爵賞須酬將士勞一一從公分等
第征人都荷聖恩褒

太平將相屬王公青史宜書第一功偃武修文始今
日千秋萬載慶時融

對面

酒中如聖復如賢醉抱瑤琴石上眠若使世人皆尔
輩吾民何以得安然

相君舊結楮君知千載相隨不輟離處處炎氛都掃
盡清風贏得播華夷

蝦蟆

黃金爲背亦奇哉常共飛蚊困草萊活計不須歸井
底翻身直向月中來

一鷺圖

芳草萋萋綠滿汀流雲衣公子立芳洲一生清意無人
識獨向斜陽數白頭

白雞

瓊島生來玉雪身朱冠鐵距迥超羣一聲啼向三更
後喚醒無端待漏人

錢以宗竹三首

對面

蕭湘細雨曉模糊春漲連天叫鷓鴣知是道人吹鐵
笛雙龍捲水上雲衢

山水圖

上有長松下有梅釣船鎖日此裏回山靈不許閑人
到只怕紅塵逐事來

四季圖

數椽茅屋避塵氛上青山上雲只爲甘霖施未
普就中愁殺臥龍君

原南水北草萋萋雲影天光暗竹扉莫怪誅茅小爲
屋深山深處避炎威

林木蕭森島嶼青茅堂不用賦秋聲塵氛須藉商風力大地清涼是我情

一夜人間瑞雪飄千岩萬壑盡瓊璫誰知此際孤寒處尚有詩人過灞橋

扇送王僉事之江西

長松鬱鬱草萋萋別鶴離離不住啼入手未曾終一曲清聲已滿大江西

劉時用枯木竹石

蒼龍夜掛千尋影彩鳳朝聞十里音月夜風朝我見太湖石畔蘚痕深

劉集卷五

十一

喬松

長材已望三千尺老去空山誰憶得寄言志士莫咨嗟自古桃花好顏色

扇

日斷浮雲天際飛近山突兀遠山微高人穩睡茅堂雨不解人間有是非

青山白雲圖

數點雲山夢裏青淡烟疎樹晚冥冥自從失脚紅塵路不敢入前說獨醒

小景

羅浮夢斷夜窓虛一曲焦桐樂有餘從此南枝消息到梅花如雪徧庭除

竹畫送時升

濛濛春雨濕新梢舊日於君莫逆交愛殺清風人似玉白頭相倚鳳凰巢

書扇

成化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司禮太

監李榮於中左門賜廷臣扇并玉采壽絲

練時某亦叨與焉拜謝之餘因成一絕

雲門北面海南邊老父家居八十年忽憶黃香扇批

事舉頭東望淚潸然

紅梅綠竹

晚節先生耐歲寒與君相見喜平安昨來共會長生席滿室清風舞翠鸞

東坡竹送薛節之

坡老平生笑人俗故園青青數竿竹良工特地勸良

扇送周僉事

半壁銀蟾掌內開青鸞搖曳幾時回看看齊魯桑榆淨知是仁風掃蕩來

內閣雲林小景

南廊雖近山林遠
近由來只此心
但使此心渾是
赤何妨廊廟與山林

靈岩晴旭

半壁靈岩仙隴東
林樾臺閣入鴻蒙
海鳥啣上扶桑
日金碧輝煌疊畫中

牟都御史丹鳳朝陽圖

海島仙洲翠竹岡
羽毛未露文章不
同雞鶩學鸞
去獨抱丹心拱太陽

霸送節之

臥龍久臥魯東山
烟雨濛濛水竹間
惟有樵夫暫來
往纖塵不放到柴關

白頭鳥

殘夢枯荷八月秋
枝間獨立更遲留
憐渠本是無情
物何事而今也白頭

山禽

滄洲深處獨依依
寒食秋原飽即歸
壁世小兒偏害
物等閑休向五陵飛

白頭翁

何事生來便白頭
白頭不解世人愁
武陵原上花如

錦多少春光許自由

鷺竹園

赤壁秋高月色寒
蕭蕭風動碧琅玕
憑誰喚醒坡仙
夢共向江頭聽鷺鶯

寄楊元霽大尹

家君昨日寄聲來
說道黎民笑眼開
公癖只容明日
到任他門路長青苔

別集卷五

十四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六

表箋

進續資治通鑑表

具官茲者奉勅編纂續資治通鑑書完裝潢進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以載道闡萬世之人文史以輔經昭累朝之勸戒東魯大聖刪述于前考亭大賢祖述于後此尚書春秋爲經中之史而通鑑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衆諸家並作于宋史訖無定論于元書固有所衷或埒于遵金而昧正統之書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善惡惡之

失實或非是是之弗公或子奪牝牾之相違或抑揚取舍之不當俾上下四百年間其事莫能會一蓋必有待于今日者矣欽惟我太宗文皇帝續承丕緒紹述洪猷脩輯易書詩禮春秋之經發明大學論孟中庸之旨雖未逮及于史鑑已煥乎其有文章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哲聰明聖神文武重華協于帝於赫不顯之誠五福錫厥民建用惟皇之極咨詢治道親御講筵調經史乘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嚴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讎之命綴之文梓錫諸廷臣嘉惠

垂乎萬年文教敷於四海茲者載發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先儒之褒貶大開兩局悉紬秘府之書務備一家事慎史官之選存其信而傳其疑討論研摩詳其大而略其細搜羅剔抉惟趙宋自遼隆之創纂積而爲慶曆之昇平追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錄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原民生休戚之原大書特書咸援往牒正例變例悉遵舊規彼契丹出自鮮卑而女直起於渤海皆以繁點之惟割據於鄰壤亦爲采摭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

入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勢况復述七人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天兵之征討實彰帝業之煒煌盡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功邁三年鬼方之伐威加六月獫狁之征此我太祖高皇帝再造乾坤重修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而冠百王者也臣某等才不足以達經綸之宜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

是府竭微勞已見星霜之三易雖文理之未備實綱要之可觀少塵睿覽用廣聖聰伏願法所以興戒

所以亡永保 皇圖之鞏固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並
隆 聖道之光明臣等無任瞻一天仰聖慈切屏營
之至謹奉 表隨進以 聞

賀立 東宮上 皇后箋

皇太子膺受 冊寶正統儲宮誠 宗社國家隆盛
之慶謹奉 箋稱賀者妾某氏等誠歡誠忭頓首頓
首上言伏以 厚德配天啓邦家之福慶 儲皇正
位昭統序之繼承內外同歡臣民均戴敬惟 皇后
殿下 慈莊真一寬裕慈仁柔順允協于坤元雍穆
夙成乎內政重培 國本聿開蒼震之祥不寒威儀
用炳前星之耀明彰大共永係人心 妻某氏等喜洽
于中祇申 慶賀望宮闈而三祝祈 慶壽於千秋
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箋稱賀以 聞
奏疏

乞誥命疏

臣聞孔子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喜一則
以懼釋者謂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而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又謂懼來日之無多惜
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臣親聖賢母
示尊懼之訓憤切于心臣自正統九年叨鄉舉離親

至成化十九年計四十載矣不幸母氏先背幸有父
劉曷垂白在堂相隔千里起居食息不能親奉臣日
居 內閣理辦政務似為易過及暮抵私宅俯首一
思上有八十三歲之老親食不下咽或聞有人自故
鄉來神魂俱失此身如在空中急出問其人曰我父
安否其人答曰安然後此心纔放如石墜地臣遇喜
懼實情如此不敢虛妄去年季冬荷蒙 皇上鴻慶
之恩陞太子太保兼護身殿大學士餘官如故臣惟
此從一品之職平生所望豈敢至此捫心揣已感愧
交并但恨無才識不能上有裨益茲者情不獲已輒

乞休致疏

復冒干仰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兩京群臣歷任
三載皆得援例請給 誥命榮及其親臣念待三載
惡八十三歲之老親朝不保夕倘有不測雖死亦不
瞑目伏望 聖慈矜憫將臣三年該得 誥命及今
頒賜俾臣父得以生霑太平盛典光榮暮景則人子
區區返哺之情遂矣臣生常捐軀死當結草報 國
之恩誓無窮已無任戰兢懇切祈天之至

乞休致疏

臣嘗聞善曰官不及私肥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
能商先哲王用人之道也臣不賢不能叨居重任受

知 皇上垂三千年未有寸長上蓋聖政臣心憂畏
晝夜不寧然尚不能知止久妨賢路况臣年已六十
精神耗散眼目昏花齒髮脫落手足不仁浮生弗求
之消息已傳到矣仰乞 聖慈矜憫愚誠憚休致還
御苟延林下大昭 聖明進退庶官之典保全舊臣
始終之意將臣該得俸職別養有用賢能豈不於天
下國家有益也哉

慎服食疏

臣風聞近日內府有術士造紫霞杯者蓋紫霞杯以
硃黃為主本草云硃黃太熱有毒夫五臟柔脆只宜

不飲集卷六

五

平和不可餌此燥烈之物况金石之藥古人所忌硃
黃硃砂此正確之藥也 皇上春秋鼎盛聖體方強
臣恐術士巧飾虛詞有以此杯進御一或用之倘有
後患追悔莫及臣子之心日夜憂惶伏望 皇上
祖宗付託之重萬萬無一暇清心寡欲靜以頤養則
血氣自然平和可以無疾凡一切熱補之劑悉宜峻
絕弗用醫書云人年五十以前不可服補藥是也乞
將造杯之人斥逐於外無使出入 內府驚惑衆
聽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免立五岳廟碑疏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
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
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為岳鎮
海濱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為神豈國家封號
可加瀆禮不經衷此為其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正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須神功
德正 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况神不享
非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
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岳鎮海瀆各頒賜一
勅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牆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
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為香火之
需載在 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神
之意

不飲集卷六

六

遵舊制以安人心疏

竊惟東廠之設實自 太宗皇帝建立北京之初專
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之
犯下法典仍下所司究治此亦當時審宜之制一向
因而遵行未曾敢易近日京城妖狐夜出人心驚惶
皇上特設西廠官校暫令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
不虞以安人心臣聞自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人心反

至不安其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 聖明洞鑒
事機特將西廠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使舊制不為
變亂而人心自安臣已與同官論奏未荷俞允故不
避震怒再此申瀆臣無任待罪納忠之至

聞言路疏

臣聞宋儒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
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
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
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
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

一 劉集卷六

七

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
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
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
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尤恐人
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應有可言
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
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
周知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
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

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
亦不必夫在古聖人獎人使言人尚不敢況加人以
罪而孰敢言哉即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
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胡虜將來寇
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絀結
於平時哉設若有甚於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
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
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
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 皇上俯垂霽
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
群望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
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贊

東魯許公四像贊

登名甲第致身玉堂牙籤萬卷彤管三長樂人間所
未有見人間所未嘗一字衣鉞參先朝之史錄五經
該博擅當代之文章此其名重儒林而夷夏攸考也

右東閣細書

豐體愉容拖紳秉笏威儀肅肅步履踟躕身寓乎直

廬心拱乎黃屋或講或談乃啓乃沃天心簡在群情
悅服先生之光天下之福

右西清寓直

於穆南郊春初致祭駿奔其間曰嚴曰恭禮服以肅
其體齊明以齊其志凜乎高壇對越上帝悽愴靈蒿
神祇昭賁登天之休祈民之遂噫嘻先生居則未嘗
敢慢於人矧茲屬國家之大事

右南郊代祀

典太常寺爲卿佐宗伯寺爲貳進秘閣寺九臣莊詞
林芳學士每待漏以朝天懷輶馬而坐地榮木五朝

劉集卷六

九

之寵官歷四十餘歲人弗知先生者皆目爲斯世之
文人而其則傑知先生者直書曰當今之古君子

右北闕朝天

王宗實瓊林進士圖贊

我冠帶惟貌之恭出經入史惟學之充早掄秀於
西陲繼得薦於南宮瓊林寵異玉署選公自大理而
出守于外由方伯而都憲于中隨其所至賢譽昭融
人但得之形似余獨知其精忠彼丹青者亦徒能仿
佛半儀容

李黃門父小像贊

儼乎其容肅乎其儀其中介然其外似之不忘義以
徇利肆折訟以無私囊無青蚨而酷好乎賓客菴帷
素飾而篤意乎詩書其生也無一命之錫其歿也有
錦誥之貤斯乃由於天佑寔不繫乎人爲彼美雛鳳
高飛亦墀光前裕後卓聲瓌奇先生爲善之徵也其
在乎茲

毘陵王益夫公服贊

其體之癯其容之肅踈秀須髯清揚眉目出入中秘
而手校遺書食飲天厨而身膺厚祿或編摩于東觀
或兼秩于部屬或奉常于南都或太守于西蜀腰金

劉集卷六

十

衣紫象簡公服忠言落落雄文郁郁憶昔念予曾三
十三載之相交而今美公享七十七年之盛福近即
笑談不異乎壯少遙望步履定登乎仙錄噫斯邦人
也惟公之獨

琴銘

太古清音

指撫萬法聲諧七絃義黃以後文武之前

滄海龍吟

陰陽會意造化一心托情綠綺神物同音

秋籟

當庭秋吹輕清長空皓月光明撫我絲桐數聲天地萬物之情

太古

溫然其人淡然其心何以托興太古之琴

太和

體兼四善聲備五音貴以嘉號太和之琴

寒主

新彼孤桐寄我幽獨靜夜虛堂清如曳玉

寒泉

外規不俗內志不遷君子理之音如鳴泉

劉集卷六

士

策問

問天下之風俗天下之人爲之也天下之人爲之天下之治亂所由繫也然而論興替則曰勢在君臣論流朴則曰係於時代論善惡則曰關乎習尚其說然于唐虞三代以迄于漢唐宋或醇或霸或夷或彷彿三代其君臣乎時代乎習尚乎特焉從乎仰惟我朝列聖相承創業垂統已百餘年仁義之化自京師以達于四方罔不霑溉浹洽藹乎唐虞三代盛時也然而邇年以來不但民風漸有未醇士風亦有未醇厚者固多薄者亦不少安得盡如古之不攻人惡不

入短者年康者固多貪者亦不以安得盡如古之不受遺金不市一物者乎格退者固多奔競者亦不少矣擇畫如古之不愛熱官安貧樂道者乎豈有之而乎未知乎抑薄厚貪廉奔競恬退之相爲循環而勢不能已乎魏徵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友質朴至今廢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邪此言至矣爾諸生修詞待問其決前三者之可從與否其處後三者之及今如古風俗者溺人之心慎勿以爲迂而略之也

劉集卷六

三

漸失不傳先正嘗謂雖以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於姓氏之學况其他乎夫古之人有以國爲氏者有以地爲氏者有以字以名爲氏者有以次以族以官爲氏者何以知其所本有以凶德氏者有以吉德氏者有以技以事氏者又有以族系以諱氏以爵諱氏者何以知其所由日月星辰履歷年天百穀草木麗乎天下之人各歸其宗者當理也爾諸生習務本之學其必有能詳之者無惜費辭

問昔之司國計者其事有三皆經久之謀救時之務不可不知也當天下無事轉山東之賦以輸京都漕

江淮之粟以贍關中此固漢唐之制也然古者生錢
千里漕運未行而自來與服御宗廟百司無不足用
者其道何由及軍旅漸興或負擔餽餉上餘錢致一
石或運糧不繼使其將志不伸此亦兩漢之事也然
古者王師薄伐飛輓未聞而自倉積于幽燕峙于申
莫不有備者其法何在天災流行水旱不時或有發
粟勸貸蠲賦弛禁以紓民患者自漢以下恒見也然
古有九年之禾七年之旱當時不聞措置之擾而民
皆安生者其事何取夫古人經國必有遠圖故其治
不可及也後世如河渠屯田常平義倉之法使行之
無弊果可以復古之治乎其行之而效者亦可詳其
實乎仰惟我國家轉江南之粟以給京師而於式
運之需賑卹之具無日不加之意然有司所深慮者
漕運通於平日設遇河流少梗何以使從軍無脫巾
之憂兵餉督於臨時設遇寇盜猝興何以使征夫無
倚矛之困民食取於措辦設遇饑饉迭臻何以使閭
閻無蒙袂之耻酌古準今體常應變爾諸士必有良
策其陳之毋讓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七

講章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這四句言語是史臣記帝舜即位之初求治天下的
道理如何是詢于四岳詢是訪問商量意思四岳
是那時的官名一箇人總管著四方諸侯的事故名
其官曰四岳這四岳是朝廷的大臣進賢臣通下情
正是他的責任所以帝舜初即天子之位且不整理
別事先與四岳商量這進賢才通下情的道理如何
是闢四門闢是開也四門是四方賢才進來的門路

帝舜的意思說天下人民之衆必得賢才撫安天下

政事之繁必得賢才整理但賢才隱在山林或屈在
下僚若朝廷不開進賢才的門路他如何得來所以
與四岳商量大開那四方賢才進來的門路都不許
阻當使東西南北的賢才一箇箇都出來替朝廷辦
事無有一箇不來的這便是闢四門如何是明四目
明是開明的意思四目是四方衆人的眼目帝舜的
意思說人君一身只有兩箇眼目天下政事得失如
何盡見得所以與四岳商量以四方衆人的眼目為
眼目須曉示那四方之人眼裏但見政事有差失處

便都來告知如此則無蒙蔽之患這便是明四目如
何是達四聰達是通達的意思四聰是四方衆人之
耳帝舜的意思說人君一身只有兩箇耳天下民情
休戚如何盡聞得所以與四岳商量以四方衆人之
耳爲耳須分付那四方之人耳裏但聞民情有憂戚
處便都來報知如此則無壅塞之患這便是達四聰
夫關四門則賢才無不進以見帝舜爲治有以天下
爲一家的氣象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以見
帝舜爲治有以天下爲一身的精神所以當時功效
至於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臣嘗論之人君爲治最怕

劉集卷七

二一

的是賢才不用下情不通者唐玄宗用李林甫爲宰
相他却嫉賢妬能將賢才設計都考退了却稱賀野
無遺才這便是不能關四門其後又用楊國忠爲宰
相那時遣將征伐雲南兵敗死者二十萬人他却奏
稱得勝了這便是不能明四目達四聰假使玄宗能
如帝舜得四岳同謀治道那奸邪小人豈能誤國伏
望皇上以帝舜爲法以玄宗爲鑑關今日之四門
明今日之四目達今日之四聰以來天下之賢才以
通天下之民情以決天下之壅蔽 宗社臣民不勝
慶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
這是虞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考覈衆官的法度與
當時爲治的功效如此是三載考績載是年也考是
如實的意思績是功績史臣說道帝舜於命官之後
即立考課之法而考課必以三載考覈人之常情太
寬則放肆太嚴則拘束必三年一次考其功績以警
策之如爲百揆者則考其果能脩明庶事也不能爲
司徒者則考其果能教民遜讓也不能典禮樂之官
則考其果能序禮和樂也不能掌刑罰之官則考其
果能明刑弼教也不能只是稽考他功績如何不便

劉集卷七

二

行賞罰如此庶不失於太寬故曰三載考績所以作
其怠而勵其勤也如何是三考黜陟幽明三考是三
年一考六年兩考九年三考也黜是黜退陟是升用
幽是做官昏昧不明道理的明是做官行事光明正
大的史臣又說道帝舜於衆官三年一次考過了六
年又再考他再考雖知其勤怠然猶未加以黜陟何
也蓋聖人不忍輕於棄人慮遲鈍者不得以自見故
又至於九年而通考之九年之間做官好的不好的
都見透了功績成的不成的都明白了然後纔行賞
罰將那不明道理不諳政事的都黜退了或降了品

級或削了地土以懲戒之將曉的道理光明正大的便升用他或賜以車服或加以爵位以旌異之如此廢不失於太嚴故曰三考黜陟幽明使玩法者不得以自縱也如何是廢績咸熙廢是衆也咸是皆也熙是廣也史臣又說道帝舜把這考覈衆官的法度依時舉行令黜退的便黜退了不著他微幸存留合升用的便升用了不使他淹滯下僚那時爲官的見法度嚴明如此俱各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奮力於事功不敢怠慢慎脩其職業不敢偷安如做百揆的廢事脩明做司徒的五教順從典禮樂的禮備樂和掌刑

劉集卷七

四

罰的刑清民服其餘衆官所管的政事一件件都舉行了並無廢弛的故曰廢績咸熙言衆功皆廣也如何是分比三苗比猶背去也三苗是國名即今湖廣苗蠻便是史臣又說道向日三苗之民倚恃著山水之險作臣作叛其舊都之中善惡混雜實難分別自從來格之後乃得察其善惡帝舜於苗民之善者都不動他仍舊存留其不善者乃竄徙之使之分背而去故曰分比三苗不使凶惡之徒擾害良善也臣嘗論之人君之治天下最緊要的是這黜陟二字這二字即是賞罰勸懲之義若行此黜陟又要至公無私

方可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以至公無私行之所以當時虞政惟和萬國咸寧至漢唐宋以來非無黜陟之法但不能以至公無私行之所以內外衆官不得其人治道不古亦何足怪我祖宗考績黜陟一遵帝舜之法又能以至公無私行之而得人之效可以比隆唐虞三代伏願皇上恪守成憲而公以行之則天下幸甚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是論語第二篇內孔子說人君治天下有本末功

劉集卷七

五

效不同的意思如何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是率先引導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也齊是整齊歸一的意思刑是墨削削官大辟之刑恥是羞恥孔子說人君治天下只要使人爲善禁人爲惡若先將那法制禁令去開道曉諭那百姓每說爲子不孝的有不孝之罪爲弟不恭的有不恭之罪那百姓每一時懼怕刑罰不得不從中間或有頑猾不從的便把刑罰去整治他務要使他一齊都歸于孝弟如此只是禁治的百姓每不敢爲惡他那爲惡的心還在但苟免刑罰而已却無羞恥的心故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如何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是人心所得於天的道理禮是制度品節也格是至也孔子又說人君以自己心上所得於天的道理先躬行實踐於上然後去化導百姓且如孝親是人心上原有的道理人君先能孝順父母却推之以教百姓那百姓每自然感化也都孝順父母敬長是人心上固有的道理人君先能敬事長上却推之以教百姓那百姓每自興起也都敬事長上這箇道理人人有的民非不足君非有餘但百姓每的資質有高下清濁不同所以從化也有淺深厚薄

卷七

六

之異人君又將那古凶軍實嘉之禮立定制度品節布告天下教民都知道尊卑上下之差界限等級之分務要便之一齊都歸于中道如此將見百姓每都有羞恥不肯為惡不惟不肯為惡又自然造到那為善的地步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臣惟政是為治之具刑是輔治之法德禮是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從古聖人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何曾不用政刑但以德禮為先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孔子見周末為治專用政刑不知為政的根本所以有此言後世若秦始皇廢了先王禮教專用

刑罰故百姓皆陷於罪以致亂亡漢唐宋間有有德之君治號小康終不能如唐虞三代之盛伏惟皇上誦孔子之言率循堯舜之道本之以德禮輔之以政刑化斯民為皇極之民措斯世為雍熙之世則天下國家不勝慶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頌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卷七

七

理如何是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且天下之人若無人君的法度呵弱的便被那強的欺負少的便被那衆的侵害如何得安若有人君立定箇法度使那強的不得欺那弱的衆的也不得害那少的如此天下之人方得安生樂業以此看來人君豈不可愛且為人君者要將那小民愛恤飢者使之有食寒者使之有衣國家根本方固不然民之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飢寒逼切于身必然相聚為亂國家便不安了以此看來小民豈不可畏故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言小民若無人君無以奉戴仰賴以相安

人君若無小民誰與保守邦國而不危君民相須之勢如此人君不可不敬以存心故曰欽哉且人君所居的是天位凡百所行務合天理惟恐一念之或忽一事之或失兢兢業業一毫不敢放縱可也天下之事有善有惡善是人所欲的惡是人所惡的為人君者當心存恭敬脩治那可願欲之善一毫不敢怠忽可也故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若人君心或不善必然有不善的政事或窮兵黷武或暴征橫斂勞民之力傷民之財使海內之民父子兄弟流離凍餓愁嘆嗟怨上天必震怒降災由是人君的天祿永遠

孟子卷七

八

斷絕了再不得享用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且言發於口若合著道理可以利國家可以福生民人心歡悅自然和好若不合道理于以成禍害于以起兵戎人心不服必然召亂帝舜與大禹說這爲君的道理我都盡說與你再無說的了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故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臣惟人君之位崇高如天而今乃與小民並稱何也蓋帝舜聖人知天之立君無非爲民全不知在己之尊惟見民之可畏始終一念常在於民所以邦本固而國祚永也後世人君惟知己尊民卑有輕天下之心所以小民疾

苦多不能知邦本不固而國祚不永也當時大禹聖人以盛德大功天下皆莫能與之爭而舜猶以是戒之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伏惟 聖明留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這是論語裏面孔子的徒弟記孔子教人的大節目四教是文行忠信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是古先聖帝明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與教人爲君臣爲父子爲長幼朋友的道理至若禮所以分別上下樂所以涵養性情與射御書數這幾件皆是君子日用不可闕的學者若不先從這裏用

孟子卷七

九

工講究得事理明白怎麼能知古今達事變所以聖人教人必以學文爲先行是躬行之謂如視聽言動必遵禮法忠君愛親敬長慈幼凡所當行的都用力去行這便是行人從詩書禮樂上講明既知這道理便當遵其所聞行其所知若知得却不能行則所學的都是虛文怎麼得到聖賢地位所以聖人教人必

要脩行如何是忠信忠是盡心信是誠實人於所當行的皆能十分盡心不肯苟且這便是忠於所當行的事一件一件皆著實不肯輕忽這便是信若無這

忠則所行的事於心有未盡處必不能表裏如一若

無這信則所行的事有未實處必不能始終如一所以聖人教人必以忠信爲本當時門弟子親受聖人的教不出乎文行忠信四件所以記之以詔後世臣謹按大學一書具載聖人教人的法度先儒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與孔子門人所記文行忠信文雖異而理實同蓋非學文不能知明德新民的理非脩行不能行明德新民的事非存忠信不能止於至善之地致知格物便是學文的事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脩行的事誠意便是忠信

顏劉集卷七

的事蓋聖人之教只是一理伏惟皇上味聖人之言以求聖人之道則一聖學日新王道以行天下幸甚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度官天工人其代之

這是尚書皋陶謨篇史臣記事陶陳言於帝舜欲其盡統御諸侯任用賢才之道亦知人之事也如何是無教逸欲有邦無是禁止的意思教非必教令但在上人的事以下人做著行便是教一般逸是身之安如怠惰遊宴之類是也欲是心之欲如嗜好聲色

之類是也有邦是指天下諸侯說便是如今府州縣官皋陶說天子是諸侯母的表率爲天子的能每日勤謹不肯怠惰遊宴則諸侯母都相倣效也勤謹了爲天子的能每日節儉不肯貪好聲色則諸侯母都相倣效也節儉了這便是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這兩句是申說無教逸欲有邦的道理兢兢是戒謹業業是恐懼幾是微也皋陶的意思說天下禍患之幾都藏於細微中非閑常人所能知道那顯著時節縱有智識的人也不能整理得所以爲天子的必要兢兢然戒謹業業然恐懼一日二日

顏劉集卷七

之間有萬幾的幾務當那事幾萌動之時便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則禍亂無從而生這是皋陶儆戒帝舜當以勤儉爲先也如何是無曠度官曠是虛廢的意思曠官是掌禮樂軍馬錢糧刑名造作官人這等官人必要有才德有著做若不能仔細審擇使小人進用君子退藏把朝廷的政事都壞了便與無人管的一般這便是無曠度官天工人其代之這一句是申說無曠度官的道理天工是天事如五典曰天勅五禮曰天叙五服曰天命五刑曰天討國家的政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能有爲必付之君君不能獨

治必付之庶官是庶官所治的事雖不同無非代天之所爲若有一箇官人不能稱職則天工便廢了這是皋陶做戒帝舜當以選人材爲要也臣謹考之帝舜聖人紹堯爲治其命禹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夫豈有逸欲教諸侯的事當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其命二十有二人曰欽哉惟時亮天工又豈有曠庶官皋陶復以此爲言者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念稍有不謹則流於逸欲何以表諸侯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知人少有不明則庶官曠廢何以代天工皋陶愛君之心可謂至矣夫臣不以

卷七

十一

君爲己聖而忘規戒君不以天下爲己治而忘善言此唐虞之治所以爲盛也伏望皇上誦皋陶之言法帝舜之事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這是一篇書益稷篇帝舜以君臣一體責望大禹的意見朕是帝舜自稱股肱是人的手足目是人的眼目

帝舜與大禹說道君之於臣體勢論之實壤懸絕以理論之不殊一體君位乎上猶人之元首臣處乎下猶人之手足耳目君非臣則不能以自行人非股肱耳目則不能以自全是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以爲用也故曰臣惟股肱耳目這一句是總說下文汝翼汝爲汝明汝聽四節是申言股肱耳目之義也欲是願發左右是扶持的意思汝是指大禹說翼是助也如鳥之兩翼一般帝舜又說道上天生人他箇箇心上都有天理但後來被私意遮蔽了始有失於其性者我今扶持教導這百姓每使他各親其親

卷一

十三

各長其長各安於人倫以全其固有之善這等所教不能便遂得必資汝禹承流宣化輔助贊襄使民都知道理做良善好人然後我之欲始遂大臣作朕之義始盡矣故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宣是宣布四方是東西南北指天下說帝舜又說道上天生人都有耳目口鼻之欲必須有主若無主他便亂了我今要宣布威力於天下使富足的不得欺負那貧乏的強梁的不得凌辱那軟弱的人多的不得暴虐那人少的號令通行無有阻滯這等所願也不能便遂得必資汝禹奉承朝命設施措置使民都安其生理都謹

守朝廷法度然後我之願始遂大臣作股之義始盡矣故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觀是觀着古人指黃帝說象是相似的意思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是野雉取其有文采也會是繪畫宗彝虎類取其孝也藻是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是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有分辨也絺是縫也繡是刺繡五采是五種華采之物如藍丹砂粉墨等件五色是青黃赤白黑五樣顏色帝舜又說道上古時黃帝聖人創造上衣下裳之制假象於物以顯其義所以寓

公劉集卷七

五

不言之理以治天下哉今要觀看那古創造的衣裳形象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彩畫於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於下裳或畫於衣或繡於裳通計是十二件皆雜施五彩以爲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都是禮節所關係處必須汝禹明其尊卑辨其等級俾尊而天子次而公侯伯子男次而公卿大夫士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一毫不可僭差一制不容紊亂以畫作目之義可也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六律是

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五聲是宮商角徵羽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在是察也治是政事有條理的意思忽是治之反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五言是詩歌之叶於五聲也帝舜又說道樂的聲音起於人心與政事相爲流通如太平之世政治和諧形諸聲音安以樂亂亡之世政事乖違形諸聲音怨以怒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我今要聽聞那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治之得失必須將朝廷詩歌之言播之樂章協於五聲以爲樂乃下而用之於鄉又采民間歌謠之

公劉集卷七

五

言施諸樂章合於五聲以爲樂乃上而用之於邦國或自上而達下或自下而達上彈的那樂聲中間自然有和與不和這都是政治所關係處必須汝禹志慮清明曉聞專一聽其樂聲之和乃政之治聽其樂聲不和乃政之失審其樂聲之和否因以察政治之得失以盡作耳之義可也故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臣嘗論之人君之治天下最緊要的是股肱耳目若玩味這四箇字體之於身心而見之於行事群臣無有不盡職天下無有不平治帝舜聖人知此所以於上文既以臣鄰命禹見

君臣之忘勢至此又以股肱耳目命禹見君臣之忘
形君臣同體上下一心當是之時黎民敏德而四方
有風動之休禮樂明備而萬國致威寧之效夫豈無
自而然哉伏惟 皇上治法舜禹功光 祖宗文武
大臣即股肱之職六科十三道即耳目之官嚴於遴
選不雜以小人專於委任不隔於勢位是以政教大
行而民生以遂聰明不蔽而忠讜畢陳其視有虞之
治蓋異世而同符者矣天下臣民何幸逢其盛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
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劉集卷七

六

這是論語第十二篇孔門弟子子夏因樊遲未達孔
子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語故舉舜湯的故
事發明與他選是選擇衆是指當時群臣說舉是薦
舉皋陶是帝舜時的宰相伊尹是成湯時的宰相子
夏與樊遲說道比先虞舜有天下的時節選於衆人
之中舉出一箇皋陶來安置在士師之位皋陶果能
體帝舜的心將朝廷的典禮命討一一昭布於天下
天下之臣民皆協於中道無有犯著法度的是不仁
的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一似遠去了的一
般後至商湯有天下的時節也選於衆人之中舉出

一箇伊尹來安置在阿衡之位伊尹果能以堯舜之
道事君以堯舜之道教民思量著天下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一似他擁而納之溝中所以天下
之人皆服從湯之教化無有不爲善的是不仁之人
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也似遠去了的一般向
者夫子所說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正是如此
且舉直錯枉是任君子遠小人固爲知人之智能使
枉者直是小人皆化爲君子又即愛人之仁矣可見
智仁相爲用者如此臣按孟軻氏有曰知者無不知
也當先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多親賢之爲務堯

劉集卷七

七

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
親賢也蓋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
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仁不急於親
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澤不下流聰明日
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欲求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思 天命付託之
重修德檢身日惟不及諸凡不急之務不使汨亂聰
明則邪正自不至於易位好惡自不至於徇情仁賢
希列民物康阜堯舜之治復見於 今日矣 宗社
臣民不勝幸甚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這是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篇孔子言觀人的道理君子是有才德的人知是我知之也受是彼所受也這箇小人不是那為惡的是小有才的人孔子說道天下之人有君子小人不同觀那君子小人的方法也不同德量有大小材器有短長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可以知君子夫效寸效於咫尺獲小利於尋常彼君子自以為不能也觀人者遂以為全不能則誣矣殊不知君子識見超

劉集卷七

十八

越志意廣遠不可責以細事而可付以遠圖如使之托六尺之孤必有不可奪的節操使之攝一國之政必有不可移的主張着他做天官必能健賢材退不肖着他做地官必能足民食饒國用着他做宗伯必能正名分定禮儀掌天下的軍馬必能服遠入掌天下的刑名必能去暴亂掌天下的匠役必能時造作不特此也大經大法由之而出大政大事由之而決惟君子材與德俱大故可以當此大者辟如鍾鼎一假其鼎大所受者亦大故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夫底蘊素露終立談之間材能畢見於作為之

際小入自以為可大受也觀人者遂以為真可則誣矣殊不知小人器量褊淺規模卑狹不可付以重任但可用其一長如使之目前應對其言語敏捷為取便之左右服役其奔走効勞為可取著他司醫卜他能術數著他司倉庫他能謹守著他司案牘他能筆算御車馬也知他必能緩急得宜典服食也知他必能揮節有道修器用也知他必能雕斲如法不特此也一政一事儘有可觀一官一職亦有可稱惟小人器與量俱小故可以當此小者辟如斗筭一般其器小所受者亦小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巨嘗

劉集卷七

十九

反覆而論觀君子小人之法矣彼器小之小人固不難知而為惡之小人則不可得而知也心術譎詐險如山川智識陰毒如鬼神許者似直傲者似剛佞者似忠詐者似信執其為君子小人惟上有唐虞之君知足以知之明是以察之則君子得以伸其道而小人不能容天下所以常治也漢唐之君知不足以知之明不足以察之故小人得以伸其志而君子不能容天下所以常亂也以君子而天下常治者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以小人而天下常亂者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故古之善占國家者

不于其盛衰而于其君子小人之進退其以此歟
惟我朝列聖相承法古為治衡時有大小而體統
不紊官職有尊卑而器使隨宜天下一百餘年于茲
矣臣願國家常如唐虞而不願如漢唐之世臣願
國家常用君子而不願有小人之多洪圖之付託者
生之仰望端有待於今日洞察之下伏惟聖明
留意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然後用之

這是孟子告齊宣王說國君進用賢才要謹慎詳察
以合公論的意思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卑是卑下

劉集卷七 二十一

喻是越過的意思等是人君同姓尊屬疏是疏遠戚
是親也指人君同姓親屬說昔者孟子對齊宣王說
道人君是一國之圭賢才是治國之具國君進用賢
才不可輕易造次必如不得已的一般用人如不得
已此可見謹慎到至極處所以謹慎如此其至者將
要使那賢才累下的越過在尊的上而疏遠的越過
在親的上而因此所以致其離也且世臣之中尊者
證固當尊倘或才德不稱難與共理國政必須揀選
在下位的賢才來任用則是卑者過於尊矣親者禮
同當親倘或才德不稱難與共圖治理必須選擇疏

遠的賢才來任用則是疏者過於親矣蓋尊尊親親
禮之常也今而使卑過於尊疏過於親則非禮之常
非禮之常豈可不致其謹哉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左右是近侍之臣
察是審察孟子又對齊宣王說道且如欲進用一箇
人才左右近臣皆稱說這箇人賢而有才德當用然
恐其所知未必得實所以左右之言未可信也至於
朝中諸大夫都說這箇人賢而有才德當用其言豈
可信矣然猶恐其弊於私愛亦不可便進用至於通
國之人衆口一詞都說這箇人有才德當用則其論

劉集卷七 二十二

至公無私矣然後親自察之蓋人有是之似忠信而
實非忠信行之以廉潔而實非廉潔同流合汙衆人
都喜歡他的必親察其行其事其事果見其有才行
某事某事果見其有德見之既真然後後而用之則
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疑矣故曰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臣嘗因是而論之治天下有道
進賢之謂也進賢有道公慎之謂也公則無私慎則
無失無私無失人君之能事畢矣歷觀往古以來三
帝所以帝三王所以王未有不公不慎而能得賢

以為之用也是以惟帝其難著於皐陶之謨其難其慎具於伊尹之訓其與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之一語前後若合符節合觀之公慎之道其萬世人君用人之要法也歟伏惟 皇上隆進賢之典體子孟軻之言其於內文武衙門升用官員無私厚薄戚之家兼用乎寒士無遞信衆人之言務察其賢行檢徵幸之門絕奔競之路俾 國家得實才之用斯天下享太平之福若然則往者聖賢之言不徒空傳於今世而見之於 聖政矣天下臣民何幸躬逢其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劉集卷七

三十一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這是孟子離婁篇說君子之學有自得工夫便有自得效驗的意思這是造到地頭意思深造只管前進不肯住的意思這是進學的方法資是資藉恰似如今人說資助一般左右是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是相遇的意思原是本原孟子說天下的道理是人人人生來元有的完全全無有欠缺但人有賢不肖不同而道有得與不得之異所以君子之學要深造到那妙處必須有一箇方法若無方法何從

下手且以脩身一事論之先要格物次要致知次要誠意次要正心依著這方法次序做將去今日下工夫明日也下工夫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自然得那脩身的道理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如此且這道理未得之時非我所有辟如住別人的房屋終不自安此理既得之後則為我所有辟如住自己的房屋件件皆安所處者既安了則心與理會理與心融千變萬化都從這心與理上出去所以資藉之者深遠而無盡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辟如有源之水滾滾地出來那尋常日用之間取諸本身左右至

劉集卷七

三十一

近所在無有不逢著那原頭的道理蓋理只在心上凡百自然相濬行這件事也撞著那本原的道理行那件事也撞著那本原的道理事事物物觸處便見本原然君子之學到此地位甚不容易若起初不出於自得則居之不安資之不深取之左右不能逢其原其重却在深造自得之一語所以孟子又申言君子之學斷然要自得之也大賢此言其垂世立教之心豈不深切而著明哉嘗因是而推廣之自得二字最緊要不但君子之學為然自古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能自得而為億兆之君師者此伏羲神農

黃帝得繼天立極之理唐堯虞舜夏禹得允執厥中之理成湯得聖敬日躋之理文王得為人君止於仁之理武王得達其有極之理曰極曰中曰敬曰仁萬古同此理也曰立曰執曰躋曰止非數聖人自得之妙乎惟數聖人有自得之妙如此是以當時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無一處非理之所在無一處非理之所寓左右逢原豈外是而別有他道那後來如漢之明帝唐之太宗宋之理宗雖有志於道然造之未精故居不安資不深取之左右不逢其原教化不淳彞倫不叙又何足怪哉伏願 皇上

劉集卷七

三四

誦孟軻之言味深遠之肯目隆 聖德日新 聖學優游於規矩之中沉潛於理義之內即是自得由仁義行不近乎聲色與天者俱不奪於群議即是居安上資 祖宗而天下之大業有所託下資臣僚而天下之大事有以明即是資深于以敬天而天理明于以化民而人紀立于以撫中國而上下之分定于以馭外夷而猖獗之念消無往不宜無行不可即是達乎如此將見陋漢唐宋諸君於不為而與古昔帝王齊驅並駕矣斯文之澤如水行地斯道之明如日麗天正在於 今日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一這是孟子離婁篇說禹湯文武四聖人所行的好事旨酒是美酒善言是人說的好言語孟子說昔大禹聖人一日飲儀狄所造的酒覺其味其美乃自家嘆說後世必有以酒亡國的不但亡國亡身亡家壞事都是酒因此就疎了儀狄再絕口不飲所以下一惡字以見其如惡惡臭有箇痛絕的意思但凡聞人的好言語隨即下拜敬而受之其意以為這好言語雖一時間逆耳難受若肯依着行呵脩身則身脩齊家

劉集卷七

三十五

則家齊治國則國治平天下則天下平所以下一好字以見其如好好色有箇真心愛慕的意這等便是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執如人手裏執着東西不失了的意思中是無過不及正恰好的道理方是類也孟子又說成湯聖人為君之時一日萬幾只守着箇中道為主每事思量審度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也務要恰好才行出去其於有才德的人便立之于位才德大的與他大官做才德次的與他小官做只要人賢不拘其類假如伊尹當時只是箇莘野農夫之類若成湯拘其類不立那宰相則安能使君為堯

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惟咸湯用人不拘其類所以在外無有淹滯下的賢才政事都脩舉了這等便是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又說文王之時海內宴然家給人足民已是都安樂了文王看着那天下的百姓邊恰似傷著的一般文王之德再無以加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爲子止於孝爲父止於慈道理已是都行到那至極處文王心裏恰便似不曾望見的一般聖人愛民之深求道之切如此這等便是文王親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泄是泄狎還是近也孟子又說天下之事與人這兩件有近的有遠的不同且以

卷七

二十六

人言近莫過於左右侍從之人朝夕相處耳目相接在常人容易泄狎惟武王雖待左右侍從之人也不肯泄狎蓋因他持身常敬所以待人的禮無有盛衰遠莫遠乎天下四方之人貌言不接聲聞不及在常人容易忘了惟武王雖待疎遠之人未嘗遺忘蓋因他仁心廣大所以愛物之念無有彼此這等便是武王不泄迹不忘遠蓋論之古聖帝明王自堯舜而下莫盛於三代三代之君莫盛於禹湯文武孟子歷序此四聖各舉一事而言以見聖人常存憂勤惕勵之心毫髮須臾不敢放肆非說武王不能執中立賢

湯却泄迹忘遠也大抵聖人之生有先後聖人之心無先後雖歷千百載無有不同處所以行的事都盡善盡美宋儒朱熹讀孟子這一章書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良有以也恭惟皇上撫有百年盈成之運宜存四聖憂勤之心燕飲有時求言若渴斯爲今日之神禹舜禹中道廣用賢才斯爲今日之成湯覃思黎庶辟道謙冲斯爲今日之文王舉近遠一視同仁斯爲今日之武王惟聖心遠協于禹湯文武之心斯聖政遠同乎禹湯文武之政是以今世之民即夏商周之民大明之朝即夏商周之朝夫

卷七

二十七

何古今之間於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這是孟子離婁篇說君子存心行事有仁有禮的意思異是不同孟子說君子與庸衆人耳目口鼻都同的然論其心却大有不同此無他蓋因君子存心有好處怎麼見他有好處以仁以禮而已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專以慈愛爲主私意盡天理混融會萬善于一源合萬物爲一體在天爲尊

爵在人為安宅若論諸般妙理為頭便是仁禮乃吾
心中之理因情而為之節文者專以恭敬為主尊卑
大小有箇名分多寡降殺有箇等級升降跪拜有箇
虔敬一身有一身的禮一家有一家的禮朝廷有朝
廷的禮祭祀有祭祀的禮君使臣有禮臣事君也有
禮威儀動靜之間那是未事第一先要有本君子人
以仁存心滿腔子都是那慈愛惻隱的意思一毫殘
忍刻薄也無有以禮存心方寸都是那恭敬檢束的
意思一毫怠慢放肆也無有謂之存者言心存於是
念念不忘此一節是將仁禮二字來大槩說未曾

卷之三

三

見諸行事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恒是常久孟子又說仁者之
人既公天下以為心則必均天下以為愛如不忍老
者之無依倚必使他衣食食肉不忍少者之失教養
必為他提撕警覺人雖衆多無一箇不在我所愛之
中有禮的人先謹嚴于不睹不聞之中後推行於待
人接物之際人雖至微我不敢以其微忽視了他人
雖至賤我不敢以其賤忽畧了他舉天下之大無一
箇不在我所敬之中且我能愛人如此人必然常常
愛我所謂已能愛人如赤子人將愛已如父母是也

我能敬人如此人必然也常常敬我所謂已能敬人
如賓客人將敬已如宗主是也謂之恒者以見已之
所施與人之所報非或作或輟之可比也此一節是
將仁禮二字來指出說已見諸行事敬曰存者愛人
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臣
嘗論之得天下之民心曰仁維天下之民心曰禮曩
古以來未有捨是二者而稱美者蓋舜禹周以仁化
民而天下莫不仁秦以不仁虐民而天下莫不仁
周以禮維其國而天下無不敬其上秦以無禮待其
下而天下無不疾視其上周綿八百之國祚者以仁

卷之三

三

以禮秦以二世而亡者以不仁不禮生乎周之時者
民多壽生乎秦之時者民多夭是以仁禮之功效由
一身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而萬古順則周逆則秦
昭明白可舉而行豈彼無用之空談哉恭惟 皇上
撫太平之運操可致之權必天下之廣居是居惟天
下之正位是立使民物悉囿於春風和氣之中斯可
以表 聖心之存乎仁俾威儀不失於宗廟朝廷之
上斯可以表 聖心之存乎禮取法于周致戒于秦
斷之以果行之不疑則夫國祚之靈長豈但十倍於
八百而斯世臣民所以圖報于 陛下者豈但恒愛

恒敬而已哉臣等草茅蠅蟻之類不勝拳拳

劉集卷七

三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八

講章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這是孟子書中告子篇說人心都有仁義禮知之理但人自不思的意思凡人心傷的切便叫做惻痛的深便叫做隱羞是自家有不是處害羞惡是別人有不是處嫌惡他外貌不敢怠慢便是恭中心不敢怠慢便是敬是知其善以為是非惡其惡以為非由是

劉集卷八

從也鑠是將火來銷金從外面化到裏面的意思固是實也弗是不也孟子說當初天地生人只是箇一字人雖有千萬同一箇心千萬人的心同一箇理此理即是仁義禮智當其存心中未發的時節渾然全具無形象可見及至外邊遇著事來耳聞目見隨感隨應如乍見一箇赤子偶然落在井裏心上便自然惻隱憐憫的意思這是仁之理發見了又如那行路的人乞丐的人飢渴之際死生所係若呵斥之蹴路之與他飲食喫他也不肯用雖貧賤呵心上自然有箇羞惡的意思這是義之理發見了又如凡人

過宗廟之時心上便知此乃尊嚴之地惕然加敬過
朝廷之時心上便知此乃君位所在勃然變色非是
矯揉也自然恭敬這便體之理發見了又如見人有
善處使說他是見人有不善處便說他非是是非非
皆出於自然非有恩讎於其間這便是知之理發見
了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性也側隱羞惡恭敬是非情
也因其情之發纔可以知其性之存正如那水之出
源自內而達外非如火之鑠金從外以至內此豈可
以聲音笑貌而得之豈可以勉強造作而為之皆天
之所以與我者實有的我之所以得於天原來有的

劉集卷八

但後來人生既長了資質有昏有愚氣質有清有濁
私意遮蔽於前心中糊塗了始離的遠了故墨翟能
賊吾仁楊朱能塞吾義夷之能廢吾禮白圭能墮吾
知皆由其不思而求之之故今有人於此一旦之間
交身而求專心致志孜孜不已念念不忘自慊隱之
心推而至於博施濟眾舉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
仁不可勝用矣自羞惡之心推而至於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而義不可勝用矣自恭敬之心
推而至於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等級天地以合
鬼神以順萬物以理而禮不可勝用矣自是非之心

劉集卷八

推而至於好惡趨避賢去佞如鑑之照物美惡莫
逃而知不可勝用矣凡此皆自與愚中來善置之度
外與已不相干則何以能擴充許多道理則思之功
效豈不大哉臣嘗論之孟子此章書緊關在仁義禮
智四字上這四件在天為四時春為仁夏為禮秋為
義冬為知在地為五行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
知在人為四德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
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知不特此也宇宙
之廣政事之繁人物之夥莫非此理之所寓唐虞
舜以此理而帝天下商湯周武以此理而生天下卑
堯稷契以此理而相天下臣伯也此理而伯天下周
公以此理而師天下臣漢唐朱元之君霸此理以君天
下其餘周程張朱數輩皆由明此理以維持天下然
則自古以來豈有舍此理而能為治者耶雖然此理
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古今而或少第一却要尋思
堯舜周孔四聖人不特乎思湯武而下不能不藉乎
思思到那至極處不覺通乎微能通乎神明故曰思
者作聖之本豈求信繁惟皇上心天地陰陽之
化身爰倫綱常之道輔邦之所觀瞻四方之所取法
世已平矣臣願陛下視之猶若未平或退朝之暇

或燕寢之餘 一念之仁足以養萬民 一念之義足以正萬民 一念之禮足以節萬民 一念之知足以燭萬民 懋德感應之功致太平無象之治海宇臣民端有望於茲辰愚何幸身親見之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萬物之理皆具於吾身而行之有自然勉然的意思萬物不是指形跡是指萬物之理而言備是全備孟子認萬物之生本同一氣所以生一物即有一物之理那萬物之生又各有其

劉集卷八

理總而言之天的道理不過是陰與陽地的道理不過是柔與剛人的道理不過是仁與義分而言之日東月西星辰羅列雨露霜雪在天之物各有其理水流山峙禽魚飛躍草木生息在地之物也各有其理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友弟恭夫和妻柔近而一身遠而家國天下小而動靜云為大而禮樂刑政在人之物又莫不各有箇理此理充塞乎宇宙之間千條萬緒不同然究其所以都具於吾生性裏面無一不具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直實不虛假的意思孟子又說萬物之理皆備於吾身人

能反求諸己見得此理徹頭徹尾都是實有的體認得既真了然後動作之間不待勉強自然在義理中行所以步步有樂處且以君父言之譬如點檢自家身上我事奉人君真箇能盡了忠事奉父母真箇能盡了孝果然這等呵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不孤負了一生天下的樂事豈有大於此者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是勉強恕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孟子又說反身而誠則心中無私便是仁了倘或未曾到那真實無妄的地位則是猶有私意間隔道理未曾純全故當凡事勉強而行將自己的心比別人的心譬如

劉集卷八

五

我愛的別人也愛我却推己及人使人均有此愛我嫌的別人也嫌我却不可以我所嫌的加之於人設使愛惡少有偏處非恕也又欲不顧上面人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不以無禮使之不願下面人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不以不忠事之設願欲少有不同非恕也以至一應事務都依這恕的道理把捉推行將去將見心中自然公平道理自然純熟仁道也不遠了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載考孟軻氏此章之首俱可為法至論誠之一字尤為緊要實自古君臣制治保邦之本也誠則治偽則亂誠

則久偽則不能久理也亦其勢也黃虞盛時以聖舜
聖君以誠御下臣以誠事上是故都俞吁咈皆實訓
交相責難皆實德發號施令皆實政覆被于天下萬
世皆實惠在上者樂天之樂在下者樂人之樂世有
風動之休民蒙至治之澤皆由君臣務實所以能至
此極也下迄炎漢李唐以來上之待下未必盡誠下
之事上未必盡忠且如多欲如漢武而齊人遂得以
詐售假仁如太宗而死囚遂得以偽全水旱不聞而
稱大有年移囚外舍而稱囹圄空諫諍路絕則曰無
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賢徒切虛名務基實

六 劉氏卷八

六

禍是以當時治則謂之小康否則謂之大亂皆由君
臣作偽之所致也以此看來誠偽若亂久近之分緊
可見矣恭惟 皇上躬履執中之道懋隆待下之誠
心與理一治與遷俱誠以奉 天則風雨以時而應
誠以法 祖則憲章於是乎遵誠以事神則鬼神由
是而享誠以仁民則億兆由是而安天下之道可以
一言而盡化育之妙可以此理而知紹黃虞至治於
千載壽 祖宗洪業於萬年彼漢唐者何足齒也天
下臣民不勝忻戴之至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有天民者 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世間人品大槩有四樣不同的
意思客是寬容孟子說自古以來有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臣那歷代為臣的中間好的固多不好的也
不少有一等叫做佞臣他存心不端不以直道事奉
人君專一阿諛諂佞順從上意不管事之可否也不
管下人過的適不的只要姑容了他的身便能或者
人君於聲色財貨樂等事還未曾說出來他便先意

七 劉氏卷八

七

逢迎開解其端雖使其事只要取人君一時的喜懽
此乃鄙夫之事妾婦之道所以說有事君人者事是
君則為容悅者也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穀之神人
非土不生非穀不食所以自古人君有天下國家先
立社稷之神以為主大段是指天下而言孟子說又
有一等叫做安社稷的臣他身居大臣之位止知有
朝廷不知有其家止知有人君不知有其身心念
念只要保安社稷如一時聞天有災異他便真心懇
切勸人君脩德務要使天變都消滅了又如國有禍
難他便不顧死生批肝露膽務要將禍難都平定

這大臣惟以安社稷為心也如那小人務悅其君
拳拳於此而不忘所以說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
為悅者也民是不做官的人以其全盡天理故謂之
天民孟子又說有一等渾全天理的人他不肯輕易
出來仕宦必思量上得君心下得民心忖度自家所
學的道理真箇可以行於天下然後出來做官若不
如此縱然人不知道終身白衣在山林之下他也不
悔所以說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大人是有大德的人物是指君民而言孟子說又有
一等大人他平素道全德備自然而然而不須勉強舉

劉集卷八

八

天下人都高不過他雖不屑倚然規正其君為君的
見了他那盛德容貌自然恭敬收斂後正道上行不
敢有邪心他雖不諄諄然化導其民為民的想望其
教化風采自然興起善心後道理上行不敢去為惡
所以說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臣管論之這四
等人為頭是說使臣其次說安社稷的臣又其次說
有道德的臣又其次說聖臣使臣是小人代代有之
社稷之臣是好人自漢而下一代不過數箇至於天
民大人則求之于三代之上三代而下少見其人如
周公達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窮而在下能使萬

世文明二人可以當的大人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遇
成湯得以行其道太公釣於渭水之濱遇文王得以
行其道此二人可以當的天民又如漢之周勃能安
劉氏之社稷唐之狄仁傑能撥亂而反之正此二人
可以當的社稷之臣又如孔光之阿諛許敬宗之奸
邪此二人乃是容悅之臣夫天民大人世固不可多
得得社稷之臣而用之斯可矣雖然用人是天下第
一件難事朝廷若得幾箇安社稷的好人用了治天
下還有不足處若只用一箇奸佞小人壞天下而有
餘如何一箇小人便能壞得天下蓋小人既當道凡

劉集卷八

九

所引用的都是朋黨日久了徧滿了各衙門欲天下
之不壞不可得也如何用數箇好人治天下還不足
蓋好人難進而易退人君用他不專他也便退了疑
他有私他也便退了中間又參之以小人掣肘他訕
謗他他也便退了若一箇好人退了其餘的正人君
子都見幾望風而退如此要治道隆盛天下太平也
不可得君子小人是如此至於用舍之際又在乎人
君轉移之間如何耳假如知道某人是君子便并用
他不要致疑知道某人是小人便黜退他也不要致
疑這等呵朝廷的事務自然辦了可以高枕而無虞

是以宋朝有一箇賢宰相富弼曾上章與英宗說道
臣觀自古帝王都無職事所勞惟別君子小人乃帝
王之職也此乃萬世之名言伏惟 聖明留意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也
君子不謂命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人的氣稟不齊君子要當盡心
的意思賢者的者字當作否字是指不賢的人說命
是人稟的氣質性是天賦予人的道理君子是通指
聖賢而言孟子說仁主於愛愛之理莫先於父子為

劉集卷八

十

父的慈為子的孝這便是仁之於父子義主於敬敬
之理莫先於君臣君位乎上臣位乎下其分截然而
不可犯這便是義之於君臣禮主於恭賓主相見進
退升降自有節文這便是禮之於賓主智主於明人
有賢的有愚的自有箇分別這便是智之於賢否聖
人之心無些私意其於天道渾然為一這便是聖人
之於天道以上這五者蓋因人稟的氣厚而清所以
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件件都能盡其理所謂
命也假如瞽瞍為父日以殺舜為事父子之間也有
不仁的商紂為君桀因文王於羑里君臣之間也有

不義的陽貨瞞聖孔子先使人看了孔子不在家然
後纔往拜之賓主也有無禮的要娶平日最是有知
的人而不知酬賢否也有不分的成湯武王雖號稱
聖人未免由有意至於無意由勉強至於自然天道
也有不合的以上這五者蓋因人稟的氣薄而濁所
以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件件都未能盡其理
這箇也叫做命雖然人所稟之命固有厚薄清濁不
同至於上天賦於人而為性的道理人人都一般無
一箇不同君子於此仁義禮智天道若有一件不到
處務要盡心窮究到那是處然後貼在身上躬行

劉集卷八

十一

實踐必使父子要仁君臣要義賓主要禮賢否要恭
天道要合者未嘗說這是命稟所拘便不去用力故
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臣嘗論之這一章書緊要
在天道二字上天道即是仁義禮智非仁義禮智之
外別有所謂天道非必拘拘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
之間如有容為仁有執為義有敬為禮有別為知此
亦天道也除殘為仁制事為義接下為禮好察為知
此亦天道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此亦天道也天下
之理無往而非天道古之明王曰欽崇天道曰奉若
天道曰顧諟明命曰恭行天罰何莫非此天道之

所推和朱儒真德秀謂天道昭明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曠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非必待變異失常而後知警戒以順乎天順乎天道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太平逆乎天道災害存至禍亂荐興生民不寧一順一逆只在乎人君一念轉移之間耳此理斷斷不爽伏惟 聖明留意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是中庸第十三章子思論忠恕的道理大凡人着實盡心無有虧欠便是忠若十分中九分着實一分不實便是不忠凡人知道自己要如此人必然要如

劉集卷八

十二

此人我之間願欲要均平便是恕若自操便利不管別人便不是恕這箇違字非違背的違字解做去字道是當然的道理如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弟恭之類是也子思說當初上天生人就將道理來賦在人身上謂之性後來人能率循其性之自然謂之道這道理本只在日用常行之間但人多忽略了反去務那高遠難行的事所以去道一發遠了且道中間仁之理為首以己之心自然及物便是仁下此一等若能盡了自家的心又去勉強推以及人使人也如我一般無彼此尔汝分別這等雖到不得仁去那

仁的地步也不遠了所以說忠恕違道不遠勿是禁止的意思子思又說為人常將自己的心忖度他人的心未嘗有不同處以在官言之如上不禮於我下民不信於我都是不願的我却推此心不敢以無禮待其民也不敢以不忠事其上這便是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又以在家言之如親不慈於我子不孝於我也都是不願的我却推此心不敢以不慈待其子也不敢以不孝事其親也是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不但此二事子思以此忠恕之事為言則道之不遠於人可見矣臣嘗論之忠恕二字可

劉集卷八

十三

以通行乎上下有一人之忠恕有一家之忠恕有一國之忠恕有天下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有賢人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等而上之天地也有箇忠恕且如天地以陰陽二氣循環無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破晝今而古而今皆是實理流行無一息停止此天地之忠也又如萬物稟陰陽以生人人都有箇耳目口鼻都有箇人的道理鳥獸草木都有箇模樣各有箇物的道理人與物非是天上件件刻而雕之大槩普徧生來自然是如此此天地之恕也在昔聖帝明王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乃躰天地之忠恕而為自己之忠恕法乾之高明得坤之博厚極天下之至誠而無偽本天下之至公而無私竭其心思惟仁義是行端其主宰為中和是建凡有關於治體有切於民生者無不盡心此帝王之忠也是故以天下為一家視萬民猶一體百姓每所欲的與之聚百姓每所惡的不肯施長長幼幼天下之民皆得其所生生不息天下之物瘼遂其生此帝王之恕也帝王之恕如此原其所以皆自心中惟將出來若先無忠恕何由行是以聖人賢人有自然勉然之分惟在乎推與不推之間善乎朱儒程子嘗說道若人君將恕心推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盛若推不去時則天地閉賢人隱此雖先賢一時的言語實萬世人君治天下之要道也伏惟聖明留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泥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道有本原學有次序的意思術是方法瀾是波瀾容是容受孟子說我觀那聖人的道理有體有用體無不同用各不同明顯處有此理

劉集卷八

十四

劉集卷八

十五

細微處也有此理事至物來隨感隨應其出無窮聖人之道何以能此由其有本故也譬如水一般善觀水的人他有箇方法不去那平垣常流處看只去水流湍急周迴旋轉波瀾湧處觀看便見得源頭深長所以水勢來的猛利不然按續不得朝滿夕已除了水源之有本如此又如日月一般善觀日月的人他也有箇方法不去那大地照臨處看只去那牆縫一線之微芥子一孔之小但容的下光明處這日日必然照的到於這等去處觀看便見日為至陽之精月為至陰之精所以無幽不燭不遠近處照得遠處照不得了日月明之有本如此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盈是滿也科是坎坑若子指學者而言章是文章著見於外的意思成章是做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直箇做的孝成忠直箇做的忠成不是半上落下的所以教做成章達是達孟子又說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如此學者必求循序漸進乃可譬如地上水流先盈滿了這一箇坎坑然後進到那一箇坑坎裏面一節一節向前無阻纔可以通行流將去決無箇驚空越過的理以此喻君子之人有志於聖人之道也要有序如近者小者做

得成了纔以次及於遠者大者意既誠了心既正了
身既脩了然後達之於齊家達之於治國達之於平
天下決無箇一蹴就到極處的理故曰流水之爲物
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且嘗
通是章而論之前一段是說道後一段是說學入必
學纔知道道必待學而後明先儒說天地惟有那道
理最大未曾有天地時先有此理既有天地天地
有天地有理萬民有萬民的理萬物有萬物的理若
無此理孰知其爲天孰知其爲地孰知其爲人與物
如人君一身至尊無對至富無倫四方萬國之所奉

對集卷八

十六

承全是這道理張子著其餘天下之人父子兄弟
弟相生相養各安其分也是賴有此理世間若無這道
理都亂做一片成不得了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其
然汲汲於明道如商之成湯日新又新新此道也高
宗學于井觀學此道也周之武王既得了天下就訪
洪範於箕子訪此道也武王緝熙光明緝熙此道也
漢之武帝表章六經表章此道也光武通尚書大義
通此道也唐之太宗與十八學士討論古今討論此
道也憲帝留意典墳留意此道也宋之太宗退朝之
暇以觀書爲樂樂此道也理宗信任儒臣信此道也

至於元朝胡人入主中國人倫不明道學幾乎息矣
幸而天生我太祖高皇帝主宰天下盡掃胡元之
汙俗復還華夏之淳風大道昭明乾坤再造列聖
相承善繼善述文明之世追配隆古洪惟皇上尊
臨宸極身斯道而心斯道御講經筵始此學而終
此學俾近接祖宗正道之傳遠邁帝王好學之盛
三綱五常之理如日月之麗天仁義教化之澤如江河
之潤地皇極臣民相與保守斯道維持斯世太平萬萬
年常如今日臣祝望之心無任拳拳

對集卷八

十七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

者有達財者有存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聖人教人各因其材的意思君
子是指聖人說時雨是及時的好雨私是私竊善真
善淑艾是治也孟子說我觀聖人教人的心無親疎
彼此只是人生的有賢愚不齊所以教法須做五等
爲頭一等人品是平日造理的工夫已到好處了但
未知箇箇一字聖人於他那將得未得的時候却把
至當第一的道理點破他便豁然貫通盡盡盡力
遂達到妙處譬如草木之生栽培種植人力已至矣

且遇著及時的甘雨那生意澤然向上發旺其秋
神速如孔門弟子顏淵學力已至聖人告以克己
私復還天理爲仁他便直以爲己任而不辭曾參
積力久聖人告以吾道只是一理貫通萬事他就能
默契其旨這是有如時雨化之者第二樣人品是天
資純全有德有行的如孔門弟子冉伯牛子禽聖
人因他有德一發開啓成就他所以此二人列在德
行科裏面這是有成德者第三樣人品是天資明敏
有治事之才或管得軍或管得民如孔門弟子仲由
端木賜聖人因他有材一發疏通充實他所以此二

劉集卷八

十八

人列在政事科裏面這是有達材者第四樣人品既
無德可稱又無材可取但因其間某事某事應着
引誘他使之向前進入於道如孔門弟子樊遲粗鄙
近利他問老農老圃聖人初始拒絕之及至問仁聖
人告以能愛人便是仁問知聖人告以能知人便是
知樊遲遂自家感發造到七十二賢之數這是有啓
問者第五樣人品不減似前四樣但人或遠方或
生不同時不能及門受業譬如孔子生於周末孟子
生於春秋戰國之時相去百有餘年不得面傳口授
但聞得嘉言善行私自竊取將來以脩治其身此亦

聖人餘澤之所及嘗說我不得爲孔子徒弟我但竊
其言以善治其身這是有私淑受者以上這五等有
大小淺近深遠先後之不同大抵皆是聖人因其才
而施教所以又申言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臣嘗
論之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帝王無棄才天地之
間萬物之生美者惡者萬有不同然而同此日月之
照臨同此風雷之鼓動同此雨露之霑濡無一物不
遂其生養所謂天地無棄物也聖人教人之法上等
人以上等事理告他中等人以中等的事理告他下
等人以淺近的事理告他雖鄙夫有問無不盡心教

劉集卷八

十九

詔亦如天地曲成萬物一般所謂聖人無棄人也聖
帝明王之御世最緊要的是用人才德大的著他做
大官才德次的著他做次等官至於才優於德德優
於才的也量授以官不求備於一夫不拘拘於一途但
有一能一藝的皆在錄用所謂帝王無棄才也夫惟
聖帝明王無有遺棄了的賢才是以世升大猷民躋
熙皞能參天地之化育者職此之故恭惟 皇上居
君師之位任治教之責 聖政日隆 聖化日廣以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而閭閻必須梗之輩以天下無
不可爲之事而政務必曠廢之虞以天下無不可用

之賢而滄海少道珠之嘆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大道並行而不相悖則聖明之所以大實天地之所以大而君子之所教固在其中矣斯世臣民何幸觀達其盛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一本書是中庸孔夫子的孫子思做的為顯發此性道教三言所以明道理的本原出於上天不可改易的意思命是命令恰似分付一般性即理也子思說上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就付予了聖人有此理愚人也此理賢的具此理不

二

二

肖的也具此理不但衆人有此理凡天地間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也都各有箇理此理不待外求皆從上天命令將來與生俱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是循也即隨順的意思道如大路一般子思又說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人物各有其性則其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如循其人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是這道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義以至於敬上尊賢也是這道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有箇節文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有箇分別都是這當行的道理不但人至於禽獸草木之生氣

稟雖偏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也都各循其性如禽獸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如循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凡此類莫不各有箇自然的道理故曰率性之謂道修是品節的意思教是聖人治天下的法則子思又說性道雖同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不同故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幸而聖人者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防範之以主教於天下如為父當慈為子當孝這是父子之道然慈或過於溺愛孝或陷於不義多有不中節處聖人則為之裁制使父慈子孝務要中節又如為君當

二

二

仁為臣當敬這是君臣之道然仁或過於姑息敬或至於阿順多有不適中處聖人則為之品節使君仁臣敬務要適中以至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聖人不但於人如此於凡物皆有箇品節如驅虎豹惡獸不許在平地昆蟲未蟄不許用火田畝網不許入池塘恐絕了物之生草木未零落不許伐木恐傷了物之性裁成輔相攝節變養使萬物都各得其所故曰修道之謂教子思以此三言為一書之綱領其發明斯道可謂至矣臣嘗通古今而論之只一箇道字說盡了夫自天地以至於萬物只是此道自盤古以

至於今日也只是此道舉六合之大此道無乎不有
雖一芥之小此道無乎不在虞夏商周之聖君漢唐
宋之賢君休著這道理所以天下治桀紂幽厲之虐
主漢唐宋之庸主不依著這道理行所以天下亂此
一定之理無可疑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兩
句是自然的理不待說了惟修道之謂教這一句言
語從古聖人所行都從這裏流將出來且以禮言之
如虞舜修五禮伯夷典三禮成周三百經禮三千曲
禮漢唐宋因時損益以及我朝設禮部衙門專一管
禮使尊卑貴賤名分等級截然而不紊這都是修道

刑部集卷八

二十一

又以刑言之唐虞之時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成周五
刑之屬三千之多漢唐宋因時損益以及我朝設
刑部衙門專一掌刑使傷人害人為惡之徒都不能
逃其罪這也是修道不特此也凡朝廷敬天法
祖求賢圖治傳世後一切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等
項都是修道之謂教子思這一句言看大槩來學
遠於事情其實只在眼前最切最近易知易行朝
廷今日治天下的道理都在此皇上接前代帝王
道統之傳亦在此伏惟萬機之暇留意此書天下
臣民不勝幸甚

凡為天下國家者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柔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孔子家公問政的言語凡
是總也為字解做治字經是常也孔子說道大凡人
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道理這道理亘古今
歷萬世改易不得又有次序不紊亂不得故曰九經第
一件是修身蓋人君一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必先
要絕其念慮清其心源盛其衣服端其容貌非禮之
事一舉不行這便是修身既能修身則道成於己方

刑部集卷八

二十三

可為天下的表率第二件是尊賢賢是有德行的人
人君要尊禮賢人必先專心一意屏去了說邪小人
述女色賤實貨惟將有德的人來貴重這便是尊賢
既能尊賢則人才都願效用相與講明治道於理上
無所疑惑第三件是親親上一箇親字是親厚的意
思下一箇親字是朝廷的親屬人君於這本宗親
屬封他高爵使之貴與他厚祿使之富既富貴了其
餘婚姻等項又與之同其好惡這便是親親既能盡
親親之道則諸王伯叔兄弟都不怨了第四件是敬
大臣大臣是左右輔導的人以道事君不親細事人

君要優待他使官屬衆多足勾使令這便是敬大臣
既能敬大臣則信任專政務舉凡事都不糊塗了第
五件是體群臣群臣是各衙門小官人君於群臣相
去疎遠休戚都不相知必要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
先以忠信待之使他肯盡心報效又以重祿養之使
他無顧家之累這便是體群臣既能體群臣則百官
補報朝廷自不輕矣第六件是子庶民庶民是百姓
人君於天下百姓相去一發遠了休戚愈不可知必
要愛養他如父母之愛其子一般凡有差造役使他
要有箇時候地畝錢糧賦稅要薄些不要重使貧

國朝典章

二十四

民無飢寒凍餒之憂這便是子庶民既能子庶民則
百姓都有飯喫有衣服穿自然相勸於善矣第七
件是采百工百工是百樣的匠作技藝之人人君於
這百工必要招徠他凡有物件器用等件每日去省
驗按月去考試以觀其能否又給與飲食有箇上下
等級必稱其事使那勤的上前勉力懶的不得過叨
了這便是采百工既能采百工則彼此有無得以相
通士農工商得以相資而財用足矣第八件是柔遠
人柔是寬柔的意思遠人是離了家鄉遠方來的使客
人等人君於這遠人必要寬恤他回去時送他懷以

符節即如今印信路引到所在為照便是初來時迎
他多與些米糧柴草其中為善的與他官做不能的
不強他這便是柔遠人既能柔遠人則天下的商旅
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四方之人風聞來歸矣第九件
是諸侯懷是恩德及他諸侯是公侯伯子男五等
諸侯人君於這諸侯必要懷之以恩其各國諸侯中
間有絕了的與他續其後有滅了的與他封其國有
作亂的與他整治使上下相安有危殆的替他扶持
使大小相恤或諸侯自來朝見或使人來獻物定與他
箇年限他進貢的東西雖必其進宴賞賜都要

國朝典章

二十五

從厚這便是懷諸侯既能懷諸侯則人君之德所及
者博人君之威所制者廣而天下畏懼矣治天下國
家九件經常之道如此臣嘗考之中庸這一章書緊
要只在修身二字上總而論之條目有九其大綱有
三又將那三者合上來只是修身一件蓋敬大臣體
群臣其本從尊賢采子庶民采百工柔遠人懷諸侯
其本從親親來而尊賢親親之本則又從修身來由
身以及於家由家以及于國由國以及于天下其序
不可亂其功不可缺與大學八條目之言實相表裏
人君為治之要道莫切於此宜乎孔子舉之以為家

公告子思引之以為萬世帝王告也仰惟 皇上天生睿知道備中肅自春宮育德以及于 踐祚歷年 涵久 聖學充積無非精研九經之理自昧爽臨朝 以至于日吳萬幾之繁 乾剛獨斷無非施行九經 之事教化大行威德廣被孔子之言雖未得大用於 當時而實有驗於 今日斯世斯民不勝幸甚

吉直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進士題名記

惟成化戊戌春三月望 大廷策試天下貢士三百有五十既畢讀卷官進讀卷 御筆親定其高下賜曾彥等進士及第出身 皇恩至渥也諸士至榮也有司欽若彙典次第行之命臣某文其石于太學題諸士姓名于下方竊以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先民之論也三代士乃後模範而謂無文人何蓋當時有若皋陶伯益伊尹傳說周公召

公輩非無文也不以文論人其積於己者道大德宏見於事者仁至義盡發於言者氣正理直如風行水上曷嘗知文自然成文爾兩漢以下之士孳孳求肖急急立名惟躬之不逮終莫能企及與經言乃後程式而謂無文法何蓋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咏歌書禮別其偽非無法也不以文為法其希于冊者大訓張于世者大經律乎人者大法昭然如星辰森列曷嘗有意於法而法自在其中兩漢以下之文或淺近或偶儷惟理有未醇終莫能彷彿也楊雄漢文之尤庸夫取美新之作韓愈

唐文之尤時儒有不精之識矧其他可望乎天運
循環迄我皇明若士若文重復乎古洪武初求賢
詔曰賢士大夫幼學壯行克舜君民即三代之士
也開科詔曰經皆通暢不尚文藻即六經之言也
明詔頒示四方教育涵養深矣百士餘年幾四十
科所取士皆本躬行而不徒文所錄文皆本於理
而不雕刻越在內服卿士越在外服牧守率簡自
進士焉間有否者人弗歸重已亦形諸嘆恨也嗚
呼進士其重矣哉茲者諸士占名高選思所以
自重乎蓋思皇朝所以榮之之盛意乎飭躬究
理進進不已期必登三代人物之堂不顧以文人
名期必探六經淵微之奧不顧以文法拘夫人文既
盛恢弘政化阜成海宇致今日皇極之世以接三
代之隆郁郁乎億萬年之光臣某之心也又以幸
諸士之嘉遇也於是乎記

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

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窮困之心尤懇懇
然故明詔之下首及之且令所司無俾乞食于市
大哉聖心即古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
臣某因憶去歲侍讀春官至書之無逸篇言文王

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遂及時數條
顏豫悅雖不形諸言寔深有契於心臣某於斯有以
知皇上直大有為之君可以登三邁五而漢唐宋
英君諒辟不足較也斯人之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政
卻真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無非為民而以窮民
尤民之微者故特加之意焉皇上愛民之仁若此
其任事之臣體皇上之心固有之矣然有行之而
不竟者有視為故常者深可惡也至以忠義自許
以蒼生為念惓惓焉不阿不待啓之而仁以行不
伺激之而仁以著陝右王君公度一入而已君昔為
給事以誅奸臣功超擢都臺督理漕運大得江淮之
心及其既去人心若失慈母及今起人心若得慈母
君何以得此於人哉亦惟以仁而已君於可為之事
知無不為自淮以南南北數千里吏之墨者黜之事
之壅者通之民之離者合之法令大行輜車所至民
必焚香望科天順癸未君巡至揚首以養濟院詢于
有司仍躬造其所會守歲久寢用地壞且狹隘弗可
容衆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醵石陶甃鳩材僦工木
斷而不加雕牆塼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今悉
撤其舊而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

郡之鰥寡獨疾癘殘疾不能自全者皆兼收而並納之復於大門外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之日歡聲四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餓殍君之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傳諸永因訓導孫敏以公來京寓書具始末屬識其事夫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則必均平天下以為愛壁之萬物育於覆載不容萌蘖之或傷血氣周流于體不容指之或滯况以天下猶一家豈容一民之或失其所哉 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皇上愛民之仁且斯舉也舉於 明詔未下之前可

卷九

謂能分君之憂者矣可謂不待啓之激之而仁政自行者矣夫養濟者仁政也仁政既行則其仁聞必達于上將置諸左右而仁澤被于四海此諸公及蒼生之所望也噫安得今內而任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皆以仁民為心如君者邪此其區區之望又無窮已其院興工於天順七年五月二日訖工於九月十八日

濟寧中新閘記

濟寧郡南河曰會通元人開以漕運者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臨清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 國朝永樂初年詔大臣率民夫往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洸及沮

徠諸山谷水注焉以後通行不易然而官舸商舶鱗集麻擁于漕城之下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於二閘南穿越河可四里許更益以閘曰上新下新數十年來人雖為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水橋鐸石以岸中僅三文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萬工檝師至此皆駢臂束肩瞪目不敢前則此司運者不知其幾漠然以為秦越乃成化甲午秋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都憲李公自得議曰斯橋斯堆弗美斯弗良予行乃檄東臬憲副陳公景

五

五

卜吉倡屬具各揭列硬鐸撤其橋去其石堆披材輦壤撥腐曝淤培高即卑疊石為趾琢石為柱覆石為梁直上下新之中增一閘焉首事於乙未二月奏功於四月既成名曰中新中新之上為拖橋一易濟安為渡舟二於是水陸無滯往來之人咸稱曰快凡糜錢十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百邑之需以百計財因素畜民不告勞爰命工曹主事儲公明謂斯傑跡雖由衆力造端托始則實志堅不可不刻文于河許以昭示永久因以言見徵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自唐則天用李傑

為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於江淮宋漕仰於汴元漕仰於會通衛路以其通於都時然而然也我國家遷都于北蓋漕元人之漕者自永樂初年以迄于今日此漕不易志堅大父恭襄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肅餉運卒之上裕國用下福生人至今江浦臨清人為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志堅心二公之心爵二公之爵事二公之事繼疏續鑒以成此拊功天恩錫賚百世永譽則夫所以祠之碑之將有甚於前矣傳曰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志堅有為又口能守則固能因則大砥能無望於

嗣漕之後人於是乎記

衛輝府修建廟學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成命奄有萬方既戢武功誕敷文教自京師以迄天下郡邑固不建學立師蓋致治之本在是也四宗相承有加無替今天子在位十六載明詔屢下責成學校是故師生有常員教有常法又特設憲臣以督之士生今日何其幸歟衛輝府學舊在城內東南隅建於元至元間逮我朝洪武初實有繕治之者無非因舊已垂

日就墜壞成化丙戌代郡趙公文傳來守是邦謁此廟學大以摧壓生為懼慨然思一新之設法市材卜吉鳩工首建大成殿從祀廡櫺星戟門明倫之堂後之室休退有所膳食有廡及蓬豆琴瑟之器二具舉戊子文安邢公表嗣文傳為守乃即其所未成者成之肖聖賢相凡百又四斷木為龕貯鐵為鑪鼎章施如制辛卯東魯徐君昌來莅教授事以諸生愚陋之舍弊且少又取古尊經閣為兵燹所燬預節節公用得銀若干兩狀白于巡撫都御史張公壇提學副使陳公選請修復之瑄俾同知張君謙董其事遷俾

表修諸生舍分遺以前銀表以所費當不止此又令

屬邑勸募富者出貲相助工乃成闔闔凡四丈周十四丈八尺選更之曰敷教號舍舊年開茲則倍之昌又以學之東北隅築生為臺建后土祠又以殿東隙地建文昌祠先是學宮未有門至是建立巍巍然計其工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記于某年某月自是而後諸生相從登科不乏或謂由於改作得風水之妙此吾儒不道也昌具始末微言紀其感夫入君之致治本於道而道具於聖賢載於書學校者師生讀書造道之地也書之所載如太公望丹書

之戒甯武子亂耶之愚公叔之文史魚之直蘧伯玉之知端本賜之言語高柴之孝行八大賢者皆衛人也或自見於當時或親炙於聖人具於已形於言皆弗畔乎道若師生所素究者而其流風勝跡固素有以歆動乎鄉之後人苟能即鄉先賢以求夫聖人之所謂道即四書以求未六籍百子之所謂書循循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有弗至於道也吾弗信也聖時出用必能副我國家以道治天下之意而於建學立師之舉為有尤焉衛之良守貳郡博士不惜累歲締造之勞其亦有望于茲乎二三

太劉集卷九

子昂之我爰以茲言俾鏡諸石以告學者者

鎮戎千戶所記

陝西於天下為雄藩臨戎控虜而中國之警自秦以來無虛歲其間制禦之術攘却之功隨時代為弱強可考見矣開城在平涼為屬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地衍沃肥厚而居人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以為范文正公禦李元昊諸營堡之一紀志雖無徵要亦云然南有黑水口海刺都魏王城常州花馬池寧夏中衛其地則接西安州乾鹽池打刺赤靖虜衛周圍險曠數百里醜虜竊發往往至此亦實要害處

成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白欲設置千戶所守禦於其地事未舉以兵部大司馬召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勤為巡撫時整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前事聞上以為然未幾繼陞山西憲使去而繼兵備者副使翟廷憲寬相與共圖之方伯魯能憲使左鈺相與始終之於是因遺址循定制築壘為甃瓦陶諸野木石採諸山民若千並力備作晨夜周僦工未就緒庭蕙丁內艱去而副使孫逢吉乃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圍僅三里門止設其一易防守也千戶所置于街之中而又置

太劉集卷九

九

憲司行臺于所之東南隅公館倉場營舍皆以次而成之又設墩臺若干隨山就險以便瞭望以開城在宋屬鎮戎軍故仍擬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既修而邊有備不可不書乃乞文於某某嘗考宋史矣昔夏人為患茲土往往有可除之勢然機每至而宋不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繼遷不臣勢猶未橫固宜一奮而搗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繼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於宋取乃屬其子德明以歸宋為請豈得已哉當是時宜復合番漢之

衆而歷其境復其人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元吳執
燭紛紛橫不可遏而實元康定之間極矣其後元
死諒祚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閭設捐數千金
誘其親密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肉自分亂乃
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失之卒至於
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於夏者以有契
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項故於夏有怨者累年
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恩背約叛
服不常不惟威夏而契丹亦有警言不知出此而乃
復加冊封苟安目前嗚呼惜哉大抵宋之為國武不

原劉集卷九

勝其仁疑不知其斷而志不足以振其氣是以隱忍
養寇不耻蓋宜矣君臣之間相與內修外防孜孜
求治而仁示得以賢君稱亦可嘉哉若夫我國家
以武功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其涼而戎虜不敢以
犯天討固非區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為為文正公經
略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朝廷之所以盛也

遂平縣重修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萬世一日也萬人一心
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在人身不能離
也人心具此五者之理不可以離也曩古聖帝明王

以治以教無非因人之身心固有者復其初而已矣
五君子賢於堯舜禹湯文武卓然為師於世帝王
者亦豈外於是哉是以時有升降道無升降鄭人
毀鄉校秦人燒詩書殆如日月之薄蝕初何損於道
也但藉之以傳遠者在乎人而防範人之身者在學校
從而作興振舉之者在長民者何如耳我太祖高
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既戡武功聿修文治神陶
金鑄周闡大猷乃洪武初首建太學于京師詔天下
府州縣皆立學置官弟子員蓋謂致治之本在道
必待人而後行今河南汝寧之遂平故春秋房子國

原劉集卷九

漢為吳房縣後魏改為遂寧元和中改遂平此邑
名之權輿也舊有學在縣治之東元季毀于兵國
初因舊一新歲久滋圯成化癸巳宜興王賓賜來知是
邑下車即謁先聖廟退而周覽學舍慨然嘆曰廟不
飭何以崇聖道學不修何以育賢才守令六事先
於此遂自于提學憲副陳公遣人市大材於湖山覓
良工于都會麗石丹碧必致尤良者諸董率之吏必
擇尤賢者賓賜往來程其功而勸相之先作大成殿
及兩廡肖賢聖像貌於中樞星戟門神庫神廚特高
敞弘壯為鄰邑最其明倫之堂授業之室師生燕息

之舍學門射圃饌便各有所以外尊經有閣企德有
堂適興有樓困學有館以間計幾二百締構堅潔規
制弘偉俾百年靡敝之餘一旦易而為盛觀其功豈小
也哉不文之石後人孰知其所以肆具本末走書托
先馬陸某微言記之夫聖道之在天下豈以宮室之
美深繪之華而加損哉將以學者不如是則無以
糊觀感之間而發其慕道之善心云耳儒先君子
豈必學焉而後學而今之學者必學子而學者蓋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身于斯心于斯朝經暮史耳聞目
自洒掃應對之節以培其初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以

臨朐縣重修東鎮廟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則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矣而
五岳次而五鎮皆祭法之所當祭者東鎮沂山在青
州府臨朐縣南百十又五里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山
鎮曰沂山即此又名東泰山漢郊祀志武帝設祠其

寧間出巡于列郡遂及茲縣晉謁祠下惟謹既退咨

嗟嘆息曰廟之弗節何以妥神靈是司後事傑奉命

撫臨一方既期民不告飢歲仍大稔非神默祐之所

致乎又况事神治民吾徒之所當盡者乎肆檄太守

李公大尹卜公胥管度胥訓告力假于民財出于公
因其故而侈大之母憐母緩二公合謀肇石于山伐
木于林師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其壞腐易
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好既堅自正殿以及東西序凡
若干楹神厨神庫宰牲房凡若干楹外至公館便客
之位靡不畢具飾以丹粉繚以周垣輪奐輝耀傑立

至東泰山卑不稱其聲但今禮官祠之不對焉歷代
致崇極於神咸加以徽號若人鬼洪武三年我大
祖高皇帝謂嶽鎮海瀆之神必皆受命于上帝非國
家封號之所可加於是俱以山水本名稱之如東鎮
則曰東鎮沂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即遣廷臣
祭告名正理直聖謨睿斷超越前古明足以服人之
心幽足以慰神之心一洗歷代瀆神亂經之弊而求可
以爲萬世之攸法也乃東鎮廟舊在沂山之麓朝貌
廢置不一皆不足以恆觀瞻成化二年冬巡撫山東
右副都御史晉陽原公來鎮是邦祗循德意務底輯

於駢邑之間觀瞻者莫不起敬卜尹圖不泯其事本
末而假予記夫 聖天子在上窮神知化名山之靈
能興雲致雨澤及萬物以作鎮一方神之職也大臣
憂國愛民興廢舉廢而圖惟輯寧者大臣之職也有
民人社稷之寄而能協志畢力不勞于下者守令之
職也茲惟神人俱舉厥職弗容弗書書其事于三年
之十一月落成于是年之六月起工于是年之正月

榮壽堂記

堂作于成化丙申之三月成於戊戌之一月徵記于
是歲之八月高下廣狹咸有定規弗僭弗華寔堅寔

劉集卷九

十四

好所以奉親之起居非以輪奐美觀而已親爲誰太
傳會昌孫侯是已作之者誰侯之子錦衣揮使璣輩
是已侯於歲時令節或休沐之辰危坐于堂中璣暨
弟姪孫數十人繡衣綵服環列序立席備水陸饗擊
絲竹長者舉觴少者挈壺上百千萬壽歡忻和樂之
意藹然充溢於一堂如是者率以爲常一時達官貴
人學士大夫往往登其堂燕會吟咏莫不嘆曰茲非
太平之人瑞乎古人謂見德德久盛之美因以知時
和歲豐其斯之謂歟肆呼中書君額其堂曰榮壽夫
榮者得於君也壽者得於天也今夫人老於山林者

有耄期之壽矣而未得平榮僭於朝列者有軒冕之
榮矣而未得平壽斯二美不可并侯自宣德初親運
帝室位列公侯總統六師兼司樞府諸子如璣者或
都閫或萬夫千夫百夫長金緋滿室袍笏盈牀四
朝皇親如侯者京師第一家不謂之榮可乎夫人百
歲爲上八十次之六十又次之間有躋斯年者或疾
病嬰於中憂患擾於外未足爲壽侯今八秩又四耳
聰目明步履強健飲食如壯時不謂之壽可乎榮且
壽侯具于躬前所謂人瑞豈誣也已噫某嘗訝其所
以壽之自矣蓋侯之祖宗世積仁至安國公而發

劉集卷九

十五

至 聖烈慈壽皇太后誕育 先帝陰佑今上仁被
邦家而大發其祥降及于侯復以仁承之夫循天理
而無私謂之仁使侯貴而驕非仁也勢而虐非仁也
富而奢非仁也與夫齊家睦族惠鄉黨上爲 國家
下爲軍民無一而不循乎理無一而或私所以享今
日之榮壽者豈無所自而然哉一本乎仁也夫自今
日以卜侯之後日則其榮壽殆如山下出泉愈出而
愈不窮豈他姓轟赫一再世而遂已哉或曰子論榮
壽之自固也子之言其亦有自乎某曰榮本於軒云
仁則榮壽本於孔云仁者壽原自孔孟非鑿空之談

乃誌於堂壁

甲戌同年會記

進士偕升者謂之同年始於隋盛於唐宋奎我朝尤盛焉同年之會曲江勝游在唐然也聞喜有燕在宋然也國朝錫燕恩榮主以元臣公卿執事與焉進士以次列而同年之大會從茲始繼是面則相親心則相契自然之氣味合也久而契闊則相率設燕群聚于一堂坐以齒不以爵燕以情不以文藹然相得之意洽嗚呼盛哉景泰甲戌科同年者三百五十人以今歲合內外職會于普恩寺登堂也少長有序

劉集卷九

十六

禮節不紊樽俎具陳獻酬交錯舉得以盡款曲綢繆之歡酒半潞州守金澤起告于衆曰人生百年良會幾何今日萃斯文之雅偕同年之好共舉一觴豈易得哉吾輩幸際文明之世獲題黃甲之選自恩榮燕後距今二十餘年矣以今揆昔在宦途者幾何人哉消沉已過半矣與斯會者三十三人不與者尚二百十七人存亡會合皆天數也言之不無感慨雖然盛會難再所以暢達雅情而形容盛時者不可無作也是以咏歌相屬忘形爾汝竟畫而散越翼日金君以語予予觀先正謂以人合而賴以正者朋友是也朋

友彝倫之一若同年者非朋友之謂乎心志自合繼以相就豈杯酒邪言大有千里而命駕者有夢寐而相通者此情也理也今豈可謂無人耶然襟期之好亦未足尚也所貴乎義焉耳善以相益過以相規同襟期于文明之世道德風流有以鼓舞後人而歆仰之不暇於斯會也予深有望於諸公

濟寧州重修東嶽廟記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我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濱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其出於漢

劉集卷九

十七

唐而下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聖心之尊於神也至矣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生物之所用威嚴之所臨神之功被于生人者甚大然而天下郡縣或缺其廟貌則為長史者憊然不足矧有年穀之祈水旱癘瘡之禱者乎有民社者之致禮於神未為過也乃濟寧州城內東北隅有廟以祀嶽神歲久而弊天順改元春靜海于君克明來知州事有事于神慨然興嘆曰廟不飭何以安威靈致殊敬奠生人走也奉命宜于茲土事顧有重于此者乎於是鳩工市材務欲恢舊規有加中作殿五間高三丈三尺有奇梁三丈

一尺廣六丈一尺以奉岳神東西廡各十間延袤各一十又二丈八尺以居神之曹吏前爲儀門三間廣二丈五有奇深二丈四尺廣三丈九尺以列神之騎從又前疏通衢爲朝門三間不施寸木悉用陶甍成可經久不壞廟門爲牌樓三間以揭廟榜殿左爲子孫祠右爲滄珍祠廟後又爲道士院凡若干楹以奉侍香火咸備以固不勞於民不費於公高敞弘麗足稱觀瞻邦人大悅于君之知所當務可於此卜矣夫東嶽魯之具瞻也廟稱稱天下祀之固以其鎮鎮一方而況濟寧家適其間矣爲缺其祀哉興雲致雨利

劉集卷九

十八

人生物福善禍淫神之爲也事神治民對越有嚴秉誠有禱君之職也神有靈而弗屆誠無感而不通神人合而福祿降矣將見濟寧人和歲豐而敬信益篤也是不惟稱朝廷尊岳神之意亦將以啓後來之君子登斯廟而庇斯民於無敵焉廟之所係豈細故哉廟之作也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記於某年某月

鄒都憲祠堂記

夫君子出而際世於有道孰不欲立功於當時垂名於不朽然而造物者常若有所禁焉不可必得也此

嘗觀志於功名者視生人之艱急若切於一體憂勤而愛深朝警而夕念悉心所事然不知人情勞於下怨譴叢於身功不立名不修矣又有人扶樹善良而寬不爲縱摧折奸暴而猛不爲苛令行而人愛之政下而人頌之然感不移時忘不旋踵愛於目前而不必於既去頌於一時而不必於既久功不傳名不求矣若乃以國家生民爲己責捍患禦備爲所當爲史書其業人仰其德而功名烜赫乎一世再世而無疑蓋百不一見焉於此見造物者之於人豈苟然而已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時敏嘗巡撫荊州永平

劉集卷九

十九

山海諸處去今三十載而公之即世又已久都閭劉君輔爲作祠堂以祀之而徵言于余嗚呼公以三十載之前而尚能感入於三十載既沒之後亦難矣公何以得此於人哉往者北虜犯順騷動編民智者謀強者縮勇時或難之而公獨以忠義自許騰擲鵬之力振揚山岳之氣出奇策竄窟庫舉將才守要害固城垣精器械以捍禦倭氛安集群生而勸延儲重之如左右臂當是時公之德望殆不愧所謂社稷臣人安得而忘諸况將善嫉惡進賢退不肖足以勉人而勵俗實又有不可泯者傳以有功於民則祀之

公在當時其功于人如此然則作堂而祀之以報公之功夫誰曰不可而公之芳聲令聞燁燁在人耳目者茲亦百世不朽哉如前所云造物者其殆獨厚乎公者乎是固不可不書也公諱來學時敏其字麻城人以春秋登宣德癸丑進士第其入官操履之詳則有翰林學士蕭公錄誌茲不著

大同重脩興雲橋記

直亘于大同城東加渾水之上者興雲橋也舊云御河或以爲御橋歷代以來興而廢廢而興不知其幾至金則有記可徵焉元泰定元年甲子河東總帥圖

劉集卷九

二十

紹公始益加脩焉興雲得名自圖綿始前此未有也時則虞集有記甚悉後四十五年乃我國朝洪武十三年庚申又嘗脩之然當時主之者亦不過因循其舊爲之補葺耳規模窄隘君子不能無病焉又九十七年爲成化十三年丁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兵部侍郎襄城李公勉奉命撫巡大同關武郊外見軍士之涉茲橋擠拶乎弗容而心不釋然者久之越明年戊戌歲頗熟乃謀諸同事者曰撤而廣之不亦大有利乎謀之協者僉謂之可或以改作勞民費財不知且已公勉不爲然而斷然志公勉負通

才慷慨有遠畧撫鎮北邊帖然無少警而人之悅之者甚衆於是捐貲於公孫石於山而工之願樂以趨事者踵相接始於秋七月庚申訖於十月乙卯其規模壯麗視昔實陋矣嗚呼凡物之興適有時數茲橋之大作豈偶然而已哉橋東西亘十有一丈南北闊三丈爲空者五中高一丈二尺次丈一尺其又次一丈闊各如之而又翼以欄石柱桁支撐如入立信偉觀也又明年己亥走使京師徵言夫興大利者事不嫌於暫費負遠圖者動必超於近功橋梁之作君子所以惠人之不可以已者也公勉總制一方當撫巡

劉集卷九

二十一

之任而能奮特然之見興遠大之功於軍民之所利固可謂惠人之君子然非有諸事之知決事之勇措事之能則當是時於是事吾恐其遷而不謀謀而不舉舉而無大利益於人者必矣其如惠人何兵民商賈便利無窮公勉之用心蓋手祀不磨矣總兵都督范公瑾副總兵孫公鈺遊擊將軍都督指揮使李公鎬皆協謀於公勉且贊畫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乎記

重脩涿州學記

鴻惟我明治法前古自天子之國都以至於府於州於縣皆有學凡在宇內英妙之士無間貴介寒

微各以其地而群歸之日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先王仁義詩書之化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生逢斯世一何幸哉涿州去京都西南百二十里土地衍沃山川奇秀而人物稱焉畿內之郡涿寔第一州有學肇於金元有石可徵已國朝正統丙辰間姑蘇朱公異守是州嘗重脩焉復四十年爲成化丙申商河張公咨亦守是州越月人寬訟簡政用和平乃以學校化本人才政先廟庶弊於歲月堂舍凋於風雨緩其所急迷而不知政不崇教人謂予何衆皆曰然厥謀以定然而大家無小作重器不輕舉欲爲刻

劉集卷九

二十二

刷更新之制不免區畫積稔之勞於是又三年己亥而工始興暨辛丑秋八月始克成復踰甲子者二嗚呼自計材至畢工凡爲日若干而廟貌崇嚴丹碧炫彩齋堂號舍庖庫門垣規模宏敞咸就奠壇回視前日殊可陋焉大司徒殷君文撫謂曰吾涿名郡茲學既成願子有言以紀其事予不獲辭竊惟學校之設舊矣呻吟帖畢綴緝文辭爲利祿之資豈其意哉蓋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性其性鑿其氣昏仁或虧於父子義或缺於君臣秉彝不樹聖人憂焉是用設學校以教之而俾復其初然開以詩書成以禮樂而

聯以師儒意亦至矣爲之學者不有所警於教則虛是故朝吟暮誦吾何爲而讀此書索隱鉤玄吾何爲而窮此理俯仰天地之間吾何爲而不愧乎此身力到功深體著完爲者徹仁與生孰重於是乎殺身以成仁義與身孰輕於是乎舍生以取義廟堂乎致澤吾君民畎畝乎孝弟吾親長而生順死安綽有餘地斯不負學之所以教教而有造於大成其教博哉涿郡首善之地賢豪通士多產於此因記以及之使益知所趨而不吝乎名郡也

重脩大小清河記

劉集卷九

二十三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於歷城之趵突泉中匯清源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於海往年舟楫浮於二河商鹽徧於齊諸道水利鮮與爲儷自永樂初堙塞不通水失其徑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癸巳冬參政唐源潔分巡海右言於巡撫都憲牟公曰今二河爲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爲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與利者役民之中有可以濟民者惠而不知爲政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疏

河之責其諸當之政者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患
豈直二河凡東藩六郡備水患之處即率屬理之無
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兩得者知若必能辦此其
行無惑源潔遂躬任其責負勞靡寧權節而征相視
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濤至堤頭又至樂安小
清通矣自張秋濤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
既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
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備濤又置濤水閘防深置減水
閘閘旁各鑿月河總閘間二十濤通水略五百二里
所役即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賞錢

劉劉集卷九

二十四

若干文民凡百萬七千四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五百
千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
戶口益五萬引俾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益之義利爲一切傭工造閘之
資是役也財不出於官不取於民而濟青之善利以
完青船入於濤濤船入於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
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既成都憲公
爲眺源濤備河之勝於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其東
人也尤善之自夫洪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
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

川古聖賢第一功也移天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
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
方之入纔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國
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
害歛動而勞則難免辱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
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窘於堙塞迫於歲饑若
終不能爲者賴都憲公獨知遠覽得於形氣之上源
繫手足沮洳出乎拘俗之表預定事機多方設法既
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斯
民歷年荼毒盤剝之苦一旦告除譬之陰霾積月入

劉劉集卷九

二十五

方幽鬱豁然爲青天白日而其歡忻鼓舞之情自不
能已况於救荒之中充除百年之患以經畫之餘開
無窮之利非所謂萬世之計而何哉於乎史曰未事
先圖未試先知都憲公有焉語曰可勞而勞因利而
利源潔以之彼規規於一時者不足言也爰是濟青
父老走書於某曰子職史事茲都憲大參二公深恩
偉績有利於吾濤如此子曷辭文某庸記其凡俾歸
刻諸石非徒求二公之盛美亦將以啓夫後之官於
斯土者匪曰佞

山東貢士院記

山東重脩貢士院經始於成化癸卯春正月某日以是歲夏五月某日畢功其爲日凡百有二十至公堂明遠擇則因其舊而稍新之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分列堂之左右其視舊廣三之一監臨提調監試凡三所咸有序次而供給所則置於堂之東南隅此簾外也簾內考試官校藝有房而增置者又六間東對五間至於舉子場屋舊嘗以席爲之乃易以板凡千二百有餘間嗚呼至矣先是巡按監察御史古蔚宋君經以歲將大比詣院視之顧其地隘不易於容衆更欲開廣以事弗獲既而左方伯泥池戴君珙

劉集卷九

二十六

到不旬日即與謀之戴嘗以老成練事有聲稱聞甚喜焉而按察使當塗張君玄章又和之乃召其居鄰者平其地直價予再倍得民人馬良等十四家廣八丈五尺袤四丈餘遂成茲舉開隘而廣易舊而新煥然爲一方人才之壯觀作人之功不其偉哉贊其爭者濟南通府徐君璫而工匠力役之衆不書既閱月太經走書京師乞東齊壽光劉君爲之記嘗聞人才之產蓋鍾乎山川之秀而成也則又恒由於君子風聲氣習之所養通天下古今亦然也竊以山東爲古齊魯地山則泰岳川則東海而孔曾孟之遺風餘

習萬千載爲不泯漢唐而下名士烈夫產乎其間概此可考則夫善觀人者宜以爲何如燕之角刺之幹粉胡之筍吳越之金錫惟產得其地而爲材爲美入何爲獨不然今朝廷設科目以網天下士而士之抱奇負異以人才自命者罔不由科目進况山東雄藩密邇京畿尤非他方比者乎余以重脩貢士院爲諸君作人之盛事既紀其實而因以及齊魯人才之所以盛蓋不爲無本非誇也

榆林衛新建廟學記

成化壬辰春巡撫右副都御史青神余君士英言延

劉集卷九

二十七

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居自秦漢至於胡元無所建置入國朝永樂初守臣言此虜賊間出沒焉奏築營塞集軍望守積三二十年來城郭漸多宜於茲建衛置學以宿重兵以訓武胄與戍卒之子弟俊秀者俾讀儒書知夫尊君親上之義攘外安內豈非經理邊陲萬世之策哉疏入制可士英乃即城之西隅衛之右面相地爲學宮心畫指授已有定規未幾升秩總制關陝而去丙申春浙右于君大用以右僉都御史繼鎮是土詢謀於衆首舉茲事乃訓百工乃飭五材陶人效勞梓人獻工並手偕作次第告完爰

自大成殿庶靈星戟門文昌之祠脩敬之廳而神之
庖庫備矣自明倫堂東西四齋生徒講肄之所燕寢
之舍而人之庖庾備矣又於學之西爲射圃爲內外
舍以處生徒及有家者周垣若干堵皆黝堊堦墀若
千丈皆文石殿若干楹皆金碧聖賢有像祠祭有器
凡百制度煥然一新猗歟盛哉抑是役也非少監張
公之捐金網戎許公之協力余右都之成始丁僉都
向英以分董其事何以能二月始九月終即訖工哉
一時子弟環觀盛事莫不忻然願學衆至數百人

卷九

三十八

遂禮鄉進士紀溫司教事意窮邊絕徼學校鄰郡乎
可觀固不可無言切惟自昔武衛之教讀孫吳韜略
之書講坐作進退之法挽強引重越騎運策乃其職
也而乃興文教於武衛者諸君子意豈不曰吾儒之
書文武並寓若易之師出以律否臧凶書之不愆於
五伐天伐七伐乃止齊焉詩之是附是肆春秋孔子
夾谷之會禮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執有罪釋奠於學
其書所載則仁義之言見之於用兵則仁義之師至
其所以爲教則孝弟忠信之行也今使武勇之子弟
皆讀儒書明仁義之道脩孝弟忠信之行熟之於手

日用之於緩急知義利之辨得逆順之決識定志堅
見危授命於以親上死長安內攘外雖制挺以撻戎
虜於指顧之間無不可者又豈孫吳武藝之足云哉
功存社稷名震邊陲此建學立師之大驗諸君子合
文武而一之之盛心也諸子弟勉乎哉

卷九

二十九

吉直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賀唐君東原陞吏科左給事中序

西蜀唐君東原以明經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既而轉吏科歷職有年矣操持行業爲時所嘉頃者科之左職缺人吏部疏東原履歷請補之制可同官諸君子翕然稱宜相率舉薦以賀而屬文於予予喜東原之爲人可與談道義者固不以予言爲迂昔孟子曰有言責者蓋其忠忠事君之大本也有言責者今之給事中是也國政之失得生民之利病官師之賢否悉

小引集卷十

當言也然言有體惟求其當而已若泛泛然以應職是欺心也翹翹然以登臺是近名也拘拘然以瑣屑是識卑也究其用心動爲身謀於忠乎何有惟知體者不然一有所論求切時世之急務而心不欺求盡職分之當爲而名不揚求關天下之大計而識甚遠斯爲之忠者與進是以往或與邦政總臺憲任台輔而庶績以熙綱紀以振化原以敦者率由是推也崇勳邁烈超然爲世俊偉光明之大夫夫焉何莫非忠之所發邪東原文學若成而忠厚之德又信於人人其必知體者乎雖然君子終日乾乾進而不已是以

天下第一等事讓於人乎故予不須清告也矧方今聖天子在上虛心求賢宵旰圖治正大君子不世之遇東原日近清光之下盡謀其遠者大者以事焉子以菲陋忝任輔臣時侍講席執經勸學每以古之明主納諫之盛日惓惓告焉是知今日必能容直言矣東原勉哉

送青陽王尹序

夫君子出而爲世用也爲天子理庶政安庶民莫先乎公亦莫先乎仁公則明明則通是故宅公心私意不萌也協公論規聽不偏也治公事私家不營也

小引集卷十

在公門貨利不言也當公法親戚不阿也奉公舉讎嫌不避也天下之事一於公則何事不可理哉仁則民安安則化行是故不暴賦不橫斂不濫刑不苦役不任情不撓閭里不奪民時臨蒞之際一於仁則何民之不可安哉公以理事仁以安民其見古之入載在史冊者不是過也青陽本漢涇陽地至唐置今名南接九華北遶大江人物稠夥而有訟不罷租賦浩穰而聞令必集蓋南圻之鉅邑是歲夏六月古易王若布德自國子生得斯邑尹夫以七品之貴千室之半排衣銀魚銅印墨綬一介之士一旦釋褐而遷至

是亦榮哉布德家器德為國之寶矣是威曉都督錢
公輩內交外應者為之而屬言于其以為行賄
禁門宋楊元東知青陽時議政公明無入敢干以私
者吏縮手不敢舞文又聞唐常仲理亦知是邑慈祥
懷憐困民以仁不尚威嚴民用眷悅夫揚以公而事
理革以仁而民悅于載之下昭昭若斷布德榮德乎
遠求哉荷公以理事則青陽之士莫不曰今日後
元乘也仁以安民則青陽之民又莫不曰今日後
仲堪也然則布德其非布其入乎其亦古人垂
何必嗷嗷然曰古之太古之人傳曰伐柯伐柯其
不遠其請布德以之

致仕孫方伯壽八十詩序

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此儒者出處之節以為正而
哲人君子之所同願也自利祿之途開而入於是或
反其所為幼焉不學或不知面牆之蓋壯不及仕乃
歸隱焉思以微俸進而其老也枯龍驕奢卒以貽貪
戀之嘲而不顧此後世之士所以鮮純德而尼壽也
邪正互攻愚民定利紛紛無所底定有以哉福山
公際時始而學中而仕終而老歸其殆不悅於世
者出處之正與公少類敏持重不與群衆伍長和

學自六經語子監庸學史漢以下之書無不讀而尤篤
于踐履其發而為文浸尋乎簡古脫略乎凡近一時
長老咸高重之以為不可及不數載乃以禮經冠鄉
薦越明年連捷進士第如拾芥時公年甫弱冠是不
可謂幼而學者與公既以名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於
是以其所素學而施之政舉以能官勳當道而少保
石首楊先生薦公守徽郡公在任前後幾二十載寬
和遇良善咸信折奸是聲之所及風俗靡靡而人無
不化時甚稱之既而遷江右方伯河南左方伯咸
有惠澤霜及燕人甘棠之愛信可徵已嘗是時公之

劉集卷七

四

功名事業流布四方朝廷嘉之士民頌之是不可謂
壯而仕者與公嘗以取者不如辭者之為待而為佳
知還又不可獨負于先達之高論自以為老矣乃請
退再三浩然迴駕既而歸鄉間以桑梓收宗族子孫
而教育之于以頌 聖朝之德音歌太平之治化而
暇則杖屨逍遙致情聯志鹽清水濯涼風奄辟壑
衆而有之此則其老而歸而樂樂而忘天趣之自
然固衆人所不知而公所有不能以語人者然則
公之所為其足以勸後學乎進德修德而大有功
於世教者與明年公壽八十正月念一日其初度

其子珪以黃門出使使道東還稱觴獻壽且有日而
視願之辭乃徧索於朝之大夫士或美其德或及其
後大抵皆南山之意錄既成叙而引之余則以公之
平生始末超絕于衆人者以書其端公泉嗣大理丞
與余爲舊知而珪之次曰璿中貢士曰璿中書舍
人三人者皆進士而璿則聽試儒官科可立待登
堂之日雖兄弟有離合之異而公之心則樂已嗚呼
孫氏之盛如此哉

賀新安汪翁壽詩

國家承平日久天地之氣和蒼生席于仁壽

公劉集卷十

五

之域而黃髮兒齒者多矣山水不踐塵途者凡
十之八古謂山人多壽迹南山而須眉皓白歎
水菊潭而壽至百齡亦以雙山水之秀然也况萃時
和之氣而棲遲勝處無樂南山菊潭之比者與
新安山水名天下風氣清勝又新安勝絕地而
汪翁永奇居之翁生于洪武乙丑當天下一統文運
大亨貞元之氣已合蒼生有壽其在是乎翁早歲過
江湖經陝晉游齊魯歷越足跡殆徧天下家產倍
于疇昔而暇跡故鄉天下第一不離懷山顛水涯無
日不往往輒醉歸陶陶然醺然和之氣所以開

胸襟而助精神者不可爲數是以眉壽九袞鶴髮
人人見之者訝爲神仙明年七月望後一日寔其初
度辰也禮部司務方君良弼預謀南山之祝以爲翁
壽屬予言之予高翁壽而未面者乃叩良弼曰公果
何爲者邪曰善人也義人也年高而益謙財豐而能
散邦人無不敬愛者乎矍然曰翁之壽其在茲邪抑
未可澄溪也庶幾予猶見之禮九十者天子欲有問
焉則就其室今天子養老尊賢惟恐不及期願之
老往往親接于闕廷翁雖遐方安知他日不應蒲輪
之召邪予謹書此庶相見之有期也

公劉集卷十

六

贈梁然政序

領百十有四之郡邑巨藩也衆一面之政大事也身
躋三品之職大官也大事也巨藩也大官也一旦而
萃厥躬非實有以過人者焉能至是哉乃成化癸巳
冬陝藩參佐適缺其員上謂吏部若曰邇年關陝災
害荐臻加以師旅民不勝弊若其慎選才賢往參司
事毋忽爰是尚書尹公承命唯謹乃博詢於公卿
大夫得一人焉其科都給事中梁君廷美是已廷美
嶠人自進士給事是科以晉今職遠衆之才離俗之
行聲聞于人也久矣其於時政得失屢有建明予

謂其有古言官之風然其衆是藩也良非幸致六科諸君子咸宜之肆要言以贈夫 國朝之設布政司即古所謂方伯連帥之任以統領群牧之政者也其長爲使其次爲參政參議一方之休戚攸係故其擇賢而用之皆吾君相所自選任且至重而不輕也彼陝藩爲郡八爲州十又六爲邑九十自古百二山河誠非他處可擬四三年來稼穡不秋水旱並作胡虜侵犯元元之荼毒萬狀有不忍言達美之往宜不緩而速推其素所以過人者而施之某利所當與也某害所當除也某賢所當進也某不肖所當退也某衆

卷十

可以禦侮某政可以蘇困舉其功於時者而然之於長同寅叶恭而行之吾未見其有不咸者仲由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達美之賢才不玷於聖門而其所值真有如由之所論茲豈可舍由之賢而不希之也哉吾今試以達美之行卜之也達美果能爾將官不止於衆政之大而又有大乎此者事不止於一面而被于天下矣六科諸君子之所望顧不在此乎

都門別意圖詩序

有一言而可以盡天天之道乎曰始終而已有一言

而可以盡入之道乎亦曰始終而已不始其始終其終不終其終徒始其始終終始斯謂之全春生矣夏長矣天之道始也秋斂矣冬藏矣亦天之道終也使天而不始則不春不夏萬物曷由而生長使天而不終則不秋不冬萬物曷由而收藏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序以成歲功所以天之道始終而已矣人與天未嘗不相似弱齡之際修于家育于學以立其辭以廣其業由是而效用于時始也服職於內內之職以修服職于外外之職克舉功成矣名遂矣歲月云邁老之將至則退休于家終也使壯而

卷十

不仕則無始夫孰與乎治斯世使老而不休則無終國祿位而留害至矣必始終進退而不苟庶幾爲合所以入之道始終而已矣孰天之道以盡入之道蓋如此徂歲冬少司寇泰和曾公時昇以年踰下壽功切爲縣車之圖六曹九寺卿佐咸勉留之不可肆抗章以聞 上憫其誠特俞所請史館劉子聞之曰於乎高哉今夫天下之士居則願大厦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官則願極品勢則願烜赫富貴則願長久於是面順而心逆言似而行違意得患失就利避害肯棄三品之榮一旦而去之哉公之高不可及矣公

始以進士主刑部事即不阿不撓蓋有初也自正郎出參大藩歷左右布政復入佐秋臺未幾而退蓋有終也矧賢能之舉清白之操歷官四十餘年終始如一曰非執天道以盡人道能如是乎傳曰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公其以之敦恬退而勵貪濁公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千載之下增光簡冊其有功於吾皇明也遠矣春和永泮命舟南首大司寇王先生不忍一朝之別俾能繪者爲圖能鳴者爲詩蓋韓子侈大二疏之心也公之合美於是乎其果不可及也

慶賀翁先生壽七十詩序

劉集卷十

九

或謂劉子曰世率謂人不可必得者壽而致壽有道乎劉子曰有君子質而已矣質而壽者何厚重不遷于物是也彼巧言以飾躬非質也令色以悅人非質也汨汨於繁文非質也躬手文繡非質也目乎綵色非質也耳乎淫聲非質也口乎甘脆非質也心手貨利非質也雖手輿馬非質也悅乎便安非質也凡從事于外者皆非質惟處已厚重不遷乃爲質厚重則一出入一動一止罔不本於德不遷於物則所以盡其心志耗其精神戰戰兢兢之壽者皆不爲矣惡乎質而弗壽者乎質者徐姓名系出越郡蕭山之衣

冠族由上世以來代有顯者大父仁富嘗與伯溫劉先生遊父原善嘗與南京魏先生游流風餘韻嘉言善行錚錚後人之耳目間傳至鼎寧則惟事手耕讀不尚表襮一以古人自處故時人目之曰質翁先生隱蕭山之閒情與物接弗求聞達有勸之仕者不應有招之遊者則曰唯唯有援之輸粟補官者則曰吾自有樂地胡爲乎是每出則鄉後生輩指而後從曰此質翁先生也所居有勤樂堂堂中惟貯圖史有城南書屋屋中惟貯琴棋有水東別業業中農具而已跡其所爲舉不外乎質是歲癸巳壽躋七袞六月晦日其初度之辰其子洪遠連膝下不勝戲綵之思謂都下之名公才大夫求言仲後天之祝俾劉子文諸首詩不云乎如日之方升如川之方至如南山之盛如松柏之茂諸詩之形容盡之矣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則斯文所以頌壽之者庸有既乎人所不能必得於天先生獨得之者有由然邪自是踰七十而百而千而萬誠不可以數計之矣洪端重不克克肖質翁播顯揚之令聞遐邇寵于方來蓋將有日矣肅書以俟

贈翰林侍講陳先生之南京序

祝融持衡炎令四赫燦石流金顧我無所一雨驟至
則塗潦如河而時息陰大厦苦尚不勝先生何欲南
之果也曰吾意固不辭苦也意者金陵自昔佳麗有
鍾阜長江之山水開江涵虛之樓閣鳳凰之臺白鷺
之洲叢芳勝跡不一而足可以登眺可以采汲可以
倒壺觴可以追逐雲月盡人間之樂固莫高於斯先
生之欲南也其意寧在是乎曰吾意固不耽樂也今
夫聖天子在上六經畢會於心萬理俱窮其極大
啓經帷無間寒暑先生入講數析三帝三王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皇帝王伯之分與夫治亂得失天心悅

卷十一

十一

懌錫齊駢繁士而際此亦云榮矣彼或宵人附勢欲
進而弗能者尚夥胡爲乎先生欲舍此而之南也曰
吾意固不圖榮也天順丁丑先生以第一甲第三名
入翰林爲編修纂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人皆曰
先生以修正之士逸衆之才又加之以學問飾之以
詞章且當朝廷求賢若渴之時靖之少頃則六曹
九卿必據在矣夫何欲南之速也曰吾意固不求貴
也誓不辭也樂不耽也榮不圖也貴不求也然則先
生之斯行其意與在曰吾家有老母八十又二定省
曠而音問疎亦已久矣吾與興至北京四千餘里吾

舟聞吾欲迎養于北京則語人曰聞之燕趙如登天
數感顧不悅今吾攝職于南京道里甚遙如此具車
迎養吾母庶幾其一來乎吾報國之日長而報親之
日短所以斷斷乎南行弗疑者此也某聞其言而壯
之曰孝哉其人乎今人得利而忘親得祿而忘親
豈是也安有心乎親而不以苦樂榮貴易其志者邪
孝哉其人乎孝者弟之本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
苟能以先生之道聞于上則自南而轉之北以據六
曹九寺之左席其如視諸掌於是館閣先生咸作詩
以美之俾某序之

卷十二

十二

贈翰林修撰羅先生序

或問曰今世衆人之命儒宜莫先翰林然儒於翰林
者率多迂而罔克集事何也某曰不然子呿聲者也
呿其凡而失其真且方今甲科旣稱得人士之躋甲
科者皆自鄉薦而來與南宮之選進對天子之庭
又第三人獲入翰林其次則精選諸進士十餘人入
翰林讀書爲庶吉士士之得官翰林唯此二途士之
歷粹選之至精者也孰謂其入迂而弗克集事而不
迂集事者又何如人哉某以祿翰林今二十年前後
同某相處何嘗有輩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尚法士人

平視當世膏澤吾民毫舜吾君其植志之高有如此者爵祿不可誘也貨利不可餌也權要不可屈也富貴不可淫也炎涼不可移也臨難不可變也其守身之嚴有如此者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天下之理無所不究焉詩若文必韓柳必李杜東史筆必春秋必綱目上以藻飾太平之盛下以模寫一時之事一言一字無不可觀其立言之妙有如此者內則文淵閣外則六部九寺或藩臬多翰林之人正佐其官程功積事鉅者舉其速者大者卑者舉其近者小者其修政之勤有如此者某未見其迂而弗克集事也問出一

初集卷十

二則物之不齊從昔皆然豈可槩而迂之哉夫嘉禾千頃必有稂莠喬木千林必有曲榦豈以曲榦而曲榦其為木稂莠而稂莠其為木迂其迂不迂其迂吹聲之人可謂厚誣也已泰和羅仲明先生以天順己卯領鄉薦而來至甲申遂據南宮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為編修以纂修國史之勞進修撰植志之高守身之嚴立言之妙俱如某前所云使其畀之以鉅位則修政之勤不可遏已某恐吹聲者又將曰儒於翰林者迂而弗克集事肆於友人蕭黃門之索言乃為書此

贈通州學正柯邦紀序

甫田柯君邦紀自胄子出興揚之通州學詞林諸君子咸作詩以侑祖而以卜氏之任屬於予夫邦紀者今學士孟時之弟其也始其來京時予造拜之見其侍孟時左右坦夷和平仰弗營于受顧弗偕于禮粹然其質之良也溫然其義之恭也確然其言之精也與之道古今山川地里人物如鑑之照物水之赴壑尤之走坡臺壘而不滯也予心識之以為孟時固今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而邦紀亦遠且大之器也居無何天下以學官關告于吏部邦紀言于孟時曰愚

初集卷十

十四

聞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夫君子不以名位為先寵小人或以窮達為忻戚今夫大名大位固人之所願也然有命存焉不可以非義致學官今之所厭惡之所重也得儒衣儒冠坐於黉堂之上以成其賢才以為治天下之本官雖卑於鎮亦足於造物者亦不見強請往試之乃請天曹之器群諸生而角之文居優等肆得今官嗟夫今之士大夫之憑藉兄弟之聲勢黃緣以獲通顯富貴者有矣其去邦紀豈遠越哉宜乎詞林諸君子長篇短章以美之而矣假予言之諄諄也夫學正一郡之師師之所教者其書易

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也其用則舉而措之陶治生人歸諸其極而已彼弟子之質美者善誘之使之自立在愚不肖則砭訂之使之自反而人才其有不成乎師之道如此而已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此也孟時以狀元學士見重於今世士大夫者此也邦紀奚候手他求哉雖然予聞求諸古不若求諸今求諸遠不若求諸近孟時閱書之精明道之篤致用之周邦紀自少成長自朝至暮皆及見之皆所素講而體之於身者此行予知其必有合矣將

劉集卷十

十五

見通郡士子沐時雨之化坐春風之和有成有造彬彬然出爲國用則近不愧於孟時遠不讓於古之爲人師者矣兄弟立朝花萼聯輝之嘆必於今見之邦紀哉翰林諸君子曰先生命邦紀近法其兄孟時之言其亦有所本乎余曰有之本於詩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贈大興尹湯君宗遠序

今內外諸司之難理者無踰于京邑何也彼版圖生齒之繁租庸貢篋之夥有剽煩之才者可理也人情變幻之累獄奸不平之辭有折獄之才者可理也權

宦勢要之脅小人詐譖之撓有應變之才者可理也風氣習俗之偏僻飢號寒之苦有裕民之才者可理也環天下邑而有此則列于上號于下曰難治矧京邑而爲難者皆萃乎余官京師二十年見尹于京邑者非不才也然安於始者必危於終出于此者必入于彼支持彌縫竟日不暇笑談之間戈矛存焉堂奧之中虎豹在焉出入之頃陷阱厯焉瞻是而不能綏歛仁者十常八九余未嘗不登心靜慮以爲尹京邑者雖有剽煩折獄之才應變裕民之能而始終以懼心爲之其殆庶幾乎今年古吳湯君宗遠自太學生

劉集卷十一

一

來蒞是邑余聞之甚喜且懼喜其官居幕府之下得以施其才懼其有前數者之難恐以沮其治余固不能不爾也或曰子之所喜懼固厚矣譬於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隄塘莫不仁於溪澗今夫大興天下之羊腸隄塘也居羊腸隄塘之險者豈敢心輕躁以自必乎而尹大興者固亦如之天下之邑天下之康衢溪澗也居康衢溪澗之易者豈能不玩愒而自肆乎而天下之邑者或亦如之居羊腸隄塘之險則能全居康衢溪澗之易則必覆生於憂患死於宴安或人之言嚴理明甚宗

遠思京邑之所以難鑒前人之所以失而始終以懼
心爲之則職舉矣斯職既舉彼內外諸司不足爲也
雖守一郡一藩佐一郡一寺不啻旋移而舟行輪運
而轉轉勢而理矣余知宗遠之居斯邑蓋將王成
於遠且九也宗遠子友翰林陳先生姻戚家也先生
子所厚者游先生之厚而及宗遠焉乎不叩其兩端
而竭焉宗遠其無憾乎言之過乎規

孟太守挽詩序

君歿後十五年其子晟萃諸公所爲哀什謂予曰先
君之平生於是乎見也於乎某猶憶十二三時君實

孟太守挽詩序

七

知吾郡撫其背而訓之曰是子可教乃遣晟與某從
今古水覺蒼蒼先生學是故既聞君之實行感念時
昔人事變遷又二十六年歲雖不索尚欲有言況晟
索之速乎而某又誰辭乎君諱迪字公輔代爲太原
峯姓其先實鄒國亞聖公之後自曾大父以來皆不
仕君生質幹修偉器識弘遠博學能文弱冠即有聲
縉紳間永樂戊子舉於鄉業於貢監筮仕初同知縣
州府展采錯事大有過人時逋逃之民所負八稅甚
多破產業鬻妻子償之猶未足君抗章言其故詔
止之小民賴以全者甚衆異民若小若大皆大畏服

未幾以丁內艱歸服闋轉嘉興君至初適有水患民
用流離就食他境君親巡行境內多方招徠卒致後
業土豪平康者聚衆山林間擾害良善大肆兇殘鄰
邑有司罔知所措君即抗章以聞上命御史金康
等往勸捕之元惡獲首民用康濟正統改元吏部奏
九載滿擢知青州府令行禁止布德施惠先是有擾
化而豪治者皆爲之屏迹先是青有貧困而不能自存
者皆爲之植立每早蓋一出吏民遮道再拜舉手加
額曰我仁父母也某猶及見之其秩滿當代民無老
稚數千人伏闕惜冠而君歸志已浩然矣白於執政

孟太守挽詩序

十八

者懇乞休致遂得歸其鄉里日與故老相娛樂無復
他慮又數年始修故鳴呼惜哉今諸公哀挽之什或
道其人或諫其行儼然如親見之可謂難得矣彼世
之才大夫抱有爲之志抑焉窮焉不得一施其所蓄
是故可恨若君者隨其所寓蠲民徭濟水患除黨惡
惠窮民有膏澤以及其人可謂無遺憾矣況諸公哀
挽之什亦足壽君於不朽哉其故序其所親聞見者
如此

壽慕竹先生八十序

歲之小春前二日慕竹先生辰興驛宴于錦里三族

者戚四方勝友俱未至不結綵不吹竹不繫絲豆閑
惟植一修竹而已先生烏帽錦衣雪鬢童顏據中而
坐曰茲晨吾八十始慰孤之思也吾處世八十載又
寓壽鄉乃若珠玉錦綺珍禽異卉可喜可玩可憐者
見而厭之惟於此君焉是宜是故環吾居四旁有竹
萬竿視其節凜然不屈則慕夫剛視其形癯然以修
則慕夫清視其心洞然無隱則慕夫忠視其處相依
以林則慕夫義其他比德者尚多吾心慕之惓惓因
自號曰慕竹昔富偉者嘗賦竹以壽人吾今取吾所
目擊者以自壽庶乎無忘久要遂繫節歌曰勁吾節

劉集卷一

十一

分虛吾心搥夷齊兮清吾襟霜不蠹兮雪不侵招鳳
雖兮長龍棲時塔下有儒兩生拱而立一曰綠野公
一曰進賢令前後捧壽觴而晉既三行後老萊子例
被五彩斑斕之衣舞于庭上且舞且祝曰願吾親兮
壽南山願吾祖兮摩銅狄膺多福兮等陶陵身康強
兮如盤石爰是祖孫父子高歌拜舞於庭之上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也忽聞門外輪蹄之
聲雜還出而迎之乃向所謂三族有戚四方勝友者
偕至入而長揖先生見其祖孫父子俱酒酣相與
嘆曰若錦里之人其醉鄉之徒歟壽鄉之徒歟樂哉

袖中各出所有且致後天之頌曰松江之濱生此偉
人積善能聞貴子賢孫白首八旬荷天之恩鳳勅龍
文衣錦腰銀老壽精神百福來臻百福來臻百歲千
春頌未既有笑於列者吾徒胡為乎諄諄也請立言
以求之庶見先生延齡之自二子孝終之誼僉曰宜
肆具顛末以聞於太史氏劉子劉子曰是舉也不徒
三槐善慶有足徵者至於我國家百年仁化旁洽
於九有亦足徵焉不可不序于縑以傳慕竹先生姓
某名璠字克溫封大理寺副其父也綠野公名祐字
宗吉廣東提刑僉事致仕其子也進賢令名屏字維

劉集卷一

十一

屏由進士令進賢其孫也

度直菴先生壽七十詩序

南陽有某先生者以直名于泌水之上居豕理居鄉
黨信且義讀書務通其大指督僮奴力穡事有薦之
者辭不應人有宴者難者不俟其求急濟而拯之如
已事人有爭訟弗直于郡邑之庭者必之直菴直焉
先生開誠論道凡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一為剖析
之不少假貸而人得其論曲者亦愧服而去或曰春
秋謂武子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免於難然
直言人之曲直直者得矣曲者能無為賈禍之階乎

先生曰不然人之生理本直吾性然也顧欲問而生乎吾弗能已不為變爰是才士大夫皆以直名之先生亦自為號今歲重陽值先生七袞初度之辰一時朝紳咸詩以慶祝先生之子某嘗為余言初先生受翰林之封 命下則此日其高曾大父之生亦此日諸福具二喜拜是豈偶然之故哉司造化者固將有以報其直也夫直之為義大矣哉昔宣父謂史魚如矢直臣也父子相隱直子也弗友便倭直友也直道而行直氏也一微生之乞醯即有執謂之譏然則先生之直符吾夫子之訓於千載之上乎宜乎醜類鶴髮烏帽銀腰便游於平康之世號稱為正直之民況其侍講 經帷編述史館無忝古直筆茲方用未已而顯揚可遠且大者 朝廷酬先生之直征是矣先生時古希而中壽而上壽而千萬壽吾安知天不有以酬先生直於方來乎傳曰以德報德余敢綴其言曰以直報直庸以此言肯于珠玉俾天下後世知我明之有直躬者

劉集卷十

二十一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會試錄序

皇上嗣太平之曆于茲五載乃春二月禮部尚書臣夔詩郎臣安以是歲開科天下之士畢會于京師負挾其藝文以伺考試預疏以聞於是 上命臣某臣古往柄取舍而分考則臣朝宗臣永通臣健臣東陽臣岳臣鐸臣敏政臣經臣序臣瞻臣順臣演監試則臣某臣雙諸凡預事者咸束其人以充臣某等既受命即詣至公堂肅然生肅戒飭以為 國家之盛事在茲億萬載太平之基在茲茲而弗謹非夫也乃從事手披目視靡頃刻或違文卷凡三千三百有奇慎選其優者二百五十人臣某非敢專運 宸斷也臣某竊惟天下之生才不一有小才焉有大才焉才須學斯充故有小學有大學焉學須試斯知故有小試有大試焉試其可斯用故有小用有大用焉夫論才者豈不曰一善一藝一事一言而人未必無可取此其小也大其道宏其德深其謀猷周其知能廣其施設此其大也才有小大不一本乎天也古者士於幼穉之時先入小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劉集卷十一

數數者莫不習而行之及其既長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端治大學之道以藝文為末技學有大小不一存乎人也藝文雖末乃其外見者是故歷代選舉據此以別士之優劣定取舍焉且士自里選升于邑若郡一邑一郡士也邑若郡選其優者升于藩一方士也藩自聘儒官選其優者升于禮部禮部言詞臣選其優者貢于大廷策其三等賜名曰進士天下士也夫小而與一方之士借試大而與天下之士借試試有小大不一選士之法也試其可而後官之始而官諸下執事之列限以職務以觀其能稱與否稱而後大

劉良卷十一

二

之大其用以輔理承化康保生民用有大小不一官人之法也夫方今官人之法雖非一途而特重進士之科今爾二百五十人既捷于會試矣廷策以賜進士不日有也尚自小用以馴致乎大用以推其大學以展其大才以無負於所謂天下士以基我國家億萬載太平之盛是科之先也豈我小固不如是也

李溫州序

天下無不可治之民無不可化之俗無不可為之事

顧人自不為耳乃若古之郡守以循吏稱者厥績布在方冊自後世視之如祥瑞自以為為不可企及敬之如神明自以為為不可儕輩然覽其政跡歷歷皆目前事人人皆可為之處處皆可施之非離倫出世者所為亦非挾山超海者之異嗟乎此今人所以不如古入而祥瑞而神明之也時望承累葉道德之傳貞恒久彌固之行浸潤以龍經動搖以文采自進士主地官事晉員外郎清慎公恕既三載朝廷賜勅旌其賢今大司徒揚公嘗謂予曰吾屬官雖累感知宗達豈多得邪茲其出守溫州使勉而進之於古循吏不難

劉良卷十一

三

到也夫溫郡為東南巨都會控山帶海利兼水陸寔晉王羲之謝靈運遊宦之所宋王忠文公所產之鄉前哲雖往流風尚存其民易治其俗易化又增之以時望之高此予所以有循吏之期也循吏者秦法循理不尚威嚴而民自化戰國五入西漢六人東漢十二人唐十人宋不下二十人我明大誥所載十三人然此皆人也所為皆人事也以人而行人事人自不肯耳公以行之勤以副之吾何古今後先之間焉時望最我俾天下後世目之為祥瑞為神明而形管循吏之書不乏其為吾道之光也大矣乃若晉秋增祿

非吾徒所豫計者茲不及也

贈醫士黃先生序

壬午秋內翰邢先生奉命與考應天府鄉闈既勤既恤事用沈緒比還遂得疾先生進一二醫流治之其曰用某藥某曰用某藥皆未獲效予時一再見之雖不知醫亦謂治之之法未善也適遣祀山陵道過先生所言別見其目下黑氣可掬呻吟之聲不絕幾至墮淚往還凡二旬如負重負于背者曰雖不言心實危之祀事既畢急往問之入其門臧獲忻忻如也造其室和氣煦煦如也及與先生言問問如也貌

裕裕如也食飲起居不異平時及慰予不仕跋涉之苦予叩其始末先生曰微維楊黃君楚祥予其殆哉始楚祥來治疾遠來醫言曰是勞苦之役于心冷氣之襲于外肆致此疾况今脉絃且緊急宜散之樂一進而病勢不復增再進而病勢漸疎又進而沉痾去體矣微楚祥予其殆哉予自今日以迄于沒齒皆楚祥之賜翌日謀所以酬之者皆修撰陳緝熙編修江東之既予四人者謝先生再拜奉金為壽楚祥笑而置之曰是惡不相知也五言當時醫道病者家引病者手輕而重之緩而急之以嗜利者之倫也予賴以

文自將焉用此為得片言以惠足矣先生曰諾居無何以憂上不得文乃俾予代言以予數口之蒙客京師者幾二十年侍楚祥而疾不能為患言其可辭夫古今之稱醫師者辨脉用藥二者而已矣矣帝博物明理而有本草之經黃帝為民立命而有靈素之論元聖論湯液以齊量五氣五味之配合周公叙官職以參酌九藏九竅之動變武王之養疾嘗審其力之所能勝素王之慎疾不啻其心之所未達此六聖人者知脉之不可辨也藥之不可苟用也汲汲焉為焉言論以啓迪乎世之人今世之人所傳者雖或有

劉集卷十一

五

後賢之附會要之其原皆出於前古生知之聖人楚祥多讀前聖之書而深究其義其於脉也毫分縷析祭之極其精其用樂也隨事權衡之極其當藥稍不良輒走車馬不惜重價之斷以愈人之疾人之疾或末愈即憂難測如已之疾必底于瘳而後已是以流聲於天朝馳譽於大儒君子之門其無所自邪楚祥視利輕於鴻毛在衆人尚不取而况於先生先生無德不酬而况能延已之命者矣其肯已足則先生之酬德楚祥之却金皆義也皆可書也予樂道而大書特書之也孰云弗可

贈楊知縣序

癸未春吏部簡瑞安楊君元霽知壽光疏入制可
爰是壽光劉子急往拜之退而欣欣然若有喜色既
而戚戚焉若有憂色一欣一戚非得已也素有所感
也劉子客京師二十年前此邑有令丞未嘗不進拜
之亦未嘗不退而戚戚之目其貌耳其言若可有為
者固欣矣然其抵任未久總于貨盡于政以療廢官
則戚亦隨之欣非私欣欣有以福乎民也戚非私戚
戚有以毒乎民也然則欣戚者宜劉子之得已哉既
而會諸吳淞之士某某素知元霽者舉目謂曰若邑

癸未集卷上

六

得嘉士蓋嘗福乎吾父歟之邦者今茲東矣施實德
于黎庶適豐澤於海陬信不誤也劉子聞之失喜欲
狂而前之所謂戚者釋然矣其戚之極者陽所復
否之極者泰必至往往官於壽光者率以罪黜上司
者曰是邑素難治殊不知有斯士者不能自振而吾
民何辜箕子東而三韓化常衮南而閩俗更彼地非
善地也而民之從化也尚捷韓子驅鯉魚於潮柳子
省蟻蛇於永彼民非蛇魚也而誠之所感也尤易吾
知壽光之民其自時而有瘳乎人才其興乎風俗其
淳乎獄犴其簡乎逋逃其復乎田野其闢乎盜賊其

癸未集卷一

七

息乎龍黃車馬之政其復見於今日乎不能不於元
霽之行望之也元霽於貴門為府六曹九寺之職無
所不可而僅得百里之地夫屈于此者必伸于彼也
小於今者必侈於後也乃若世之達官貴人勢位赫
赫條云沒焉而糞土之不若彼為循吏者生而民父
母之役而民蒸嘗之雖千載猶一日由是較之其果
孰優而孰劣邪元霽灼此也審矣和氣徐來韶華似
繪稽勲劉其主科黃鵠騰騰張其暨劉子四人者皆
出崇文門外設祖於大通橋之側酒半稽勲君從劉
子效騷人之辭以侑其行辭曰日吉兮辰良車馬
陰陰左右兮琴鶴携持兮錦懷疾出兮東郭折柳兮
橋梁步市巾兮容與寒子懷兮修德冀美人兮暫止
陳時事兮太賦夫不屑於愚府顧乃枉於壽光試牛
刀兮餘地屈逸足兮羊腸一下車兮分茅蓋歷其月
兮布紀綱必周年兮蘇衆庶信三載兮稱循良孰云
前賢之不可企兮允齊驅而同步參攷彼管形兮昭我
美流斯聲實兮達吾皇促麻制兮東下愛卿節兮
徜徉或揖遜兮粉署或密勿兮嚴廊美人兮美人其
慎之擬聯冠而倚玉奚美乎子之所望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矣所以不苟者聖賢之心賴之以傳也事為之變賴之以制也性情之正賴之以發也然則君子之於言豈苟焉者哉自非實有所得於內惡乎言其自弱齡即聞家君道先生且曰聖明宅天下百許年以古文鳴者四方之儒知未能悉至於五藩維先生一人而已維時恒以不得見為恨及取科第來京師始得拜於館下然自視後生小子不敢出寸見以請益退而雖喜於中尚未悉也繼是而聞京師之人無不仰高於先生者凡宮觀府署達官巨族之家屏障之間揭先生之言殆徧焉一時名

劉集卷二

能文者總總焉自伏所有以避其鋒而人之求之者函金東帛路謁門趨得其言者不啻南金趙璧某於是得有以得先生之大略矣既入翰林自念菲才不足以官論思之地不復自慚累累跡其門以求其所未見先生顧其誠出其文一帙視之曰誦此當自知也某得而誦之有原其理者疏時故者記其實者說其意者序其事者銘人之先德者表人之大功者題於前者跋於後者諸體俱備然誦不能句句不能字浩瀚弘博汪洋廣闊如水之行地匯而為湖海流而為江河澗溪潄而為池沼隨其小大而出之不可窮先

生何以能若是哉蓋其見道篤而擇理精本之以五經四書之學充之以諸子百家之言不言則已言則悉歸於正一無所苟皆可以傳聖賢之心明萬物之理著典章之懿制事為之變發性情之正是豈俗儒剽陳襲故草草者可比也夫所以為聖明輔翼斯文者獨不在茲乎作東魯先生文集序

河南總志序

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天下事皆吾分內事胸中無四海九州與夫古今上下千萬載事而欲俯仰於天地間以男子稱非夫也是故古之達人太觀所以未

劉集卷十一

九

嘗不汲汲圖志要矣哉九丘散矣夏禹貢周職方漢以下史皆有志其間所載地理郡國貢賦學校天文律曆禮樂兵刑藝文選舉山川風土景物名數沿革之制以至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屬畢備焉人得而覽之不必聚米窮轍步極荒遐而億萬里覆載之間了然於胸中無遺圖志之不可無也如此夫今河南為古豫州地豫在九州以中天下間其為地可知已郡七州九縣百一而都布按三司是總治焉舊有志以紀之然漫而無統散而未合不可以考閱而況三司暨諸王府所在沿革封置之類又不可

偏係之一郡好古之人能無病乎於時左方伯孫公伯大以其事白諸巡撫副都憲李公某乃屬提學憲副劉君昌會群書挈體要縷析條貫較異同損之益之纂而一之以成全書以便觀閱會昌以滿素未克就乃復以所纂初藁授之憲副胡君謚俾續完之未幾伯大亦遷副都憲撫巡大同而李公又以地官少司徒召赴京時會都憲秦公魯適代之然亦雅稱茲整務底于成錄未終秦又移宣府而伯大以西址遑功世今右都憲復至河南嗚呼一舉之間尚未就而人事之變有如此於是復以其所未終者授之提

卷十一

十

學僉事吳君伯通彙錄成編且校正焉總七郡之志合而為一十有年卷名曰河南總志其事詳其例精傳而不繁約而不疎舉中州之地而措之乎指掌之間信乎其為佳製作書成或者曰大明一統志囊括括九有羅絡萬方亦既廣博於世矣河南總志雖不修可也是不然夫里有志總于邑邑有志總于郡郡有志而藩司又總焉然後可以統宗會元而為天下之總志况一統志修于天順中今又餘二十年志于昔者不能舉諸今而志乎大者或以略諸細然則茲志之有威豈特專事乎紀載而充益乎見聞又將以

後夫中秘之擇為也日史纂計而史臣無憾焉夫誰曰不可伯大通于博學錯綜今古三代以下之世無不讀而乃脫略平泰續探究乎圖志而開啓于後來非有道之君子而胸中貯有方城者曷克爾邪

贈王都憲序

夏五月太保王公言今天下事御中需之者十八九計其數不下百員間有憤歎事者禍其出諸某官達達而是德之通嚴美百人中如某者幾西人可寄以重任厥今未嘗其缺是勸之興未行焉夫人居治天下勸懲二者攸係非細末後天之曰惟茲四人之

卷十一

十一

舉協于羣公臣敢率髮私甘就重辟上賢妻若曰越之言其愛是廣平王克深四人之一也遂得南臺會都御史無何甘肅守志言撫巡之人上下迂臣議其可者吏部尹公兵部余公胥曰可寄西陲重任者無逾克深乃舉以後上即勒克深往蒞其地且有才堪委托之褒噫未幾月間克深自北而南南而西惟所用之于茲可以灼用人之公也其始謂太保某今之公叔文子舉其屬為察既而尹余二公不謀而同不謀而同者言也言之同者心也眾心既同非公而何故為紳無異議夫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雖歷千百

人皆取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雖歷千百世
皆取以爲直衡繩物也人皆取則者以其公耳其
深能以公譽而來公薦此所以當重任無疑也昔漢
李武賢嘗守酒泉陳破菴之策獲重賞之拜晉司馬
望持節督涼州威化明肅唐李太亮安撫西北行處
惠實利之謀克深於是三公其貴同其地同能以三
公所行者行之是亦三公而已矣夫能追躅於古三
公則於今三公之公舉庶幾無愧龍圖長城之誼將
不曰復西而東也肆廷其至

贈李德馨西副使序

卷十一

十二

法原于一而散於萬殊一者仁義是也萬殊人情是
也法而不本於仁義則朱墨庸憚恤之心而流於慘
刻必濫及無辜人將何所措手足乎古之聖王謀三
公詢九寺容羣吏訊萬人蓋欲盡此心必不得已
焉而致于法彼自絕于仁義故也人生多欲而趨爾
使人情而不齊之以法則習者操足者馳勇者併怯
者之食智者兼愚者之役以復其性其極必相
率而爲禽獸之歸是故不得不齊之以法而法必原
于仁義傳曰法者天下之平也其是之謂乎我祖
宗設官定制斟酌唐虞三代之法之意者爲律令內

設刑部都察院外設按察司以司天下之法百餘年
來朝廷恃此法以爲治天下恃此法以安教化行風
俗美紀綱正人倫明際天極地靡敢爲亂者以有法
爲之維持也法立于上固一定而不移法行於下者
久而不能無弊也德馨居是官且以察爲名夫豈無
謂彼有司之貪墨當察也吏胥之毒弊當察也吾民
之飢寒當察也奸猾之豪橫當察也盜賊之充斥當
察也案牘之永清當察也流逋之未復當察也暴斂
之未息當察也凡此人情萬變不一德馨察之審而
舉行之不以喜而寬不以忿而猛不以勢而屈不以
貨而弛不以故而出不以讎而入不以苛爲德不以
刻爲能一以大公至正存心而寓夫忠厚惻怛之意
此非所謂仁義而何哉古聖王暨我祖宗立法之
意盡在是矣若曰江西之民俗未健訟而容心於其
間則非吾所謂仁義之說者又豈得爲祥刑乎德馨
佩仁服義吾之鄉人也素明于刑於其往也故與之
論法

都門別意詩序

始終進退而無愧君子處身之道盡矣具斯德也負
斯才也博斯學也獨善其身而不仕不可也位既崇

矣道既行矣年既邁矣固雖而不退亦不可也
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庶幾善始保終之道而無
愧焉我國家優老尊賢之制越前代凡中外百司小
大之臣齒及七秩者皆許計年而去即禮大夫七十
而致仕遵古制也及成化癸巳秋八月刑部尚書陸
公疏于朝曰臣以寒微進自主事刑曹以歷
今官四十餘年展采之勤澤桑榆之景已迫乞賜
縣章旋于故里國家莫大之恩微臣莫大之幸既入
上特閔之俾吏部議以示勸申之意公請之蓋力遂
得如志朝自公孤以下罔不惜其去而嘆其高曰陸

不列集卷二

十四

公可謂始終進退而無愧矣公以寬仁之德標異之
士博通之學歷事四聖老成謀達為法家龜鑑休聲
偉烈布揚中外厥今未滿七秩拳拳于歸傳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公其有焉昔唐白居易以刑部尚書
致仕而歸香山與著舊結九老之會天下後世圖之
誦之傳誦于今赫赫石前日事矧四明山水之勝與
詩書之獻之士甲于越公公其間揮金結社盛集
耆老倒壺釀于村泉之下歌歌于桑梓之間衣冠
儼雅風節凜然鄉後進之士其亦有聞風而感慕者
乎安知不圖而誄之曰此吾明之居易也又安知國

史不書之曰此其始終進退而無愧者也於乎盛哉
少司寇董公惜其別設祖帳于都門之外諸大夫皆
張大以詩而俾予序諸首

贈大守劉時勉序

或問某曰仁者愛民乎曰然又問曰民亦愛之乎曰
然然必上有以仁之斯下有以愛之上下相愛守之
事畢矣成化丙申五月戶部員外劉君時勉出守于
青某青產也知青之深者何為而不為時勉告夫青
統州邑十有四壤地千里人民衆多集凡列弗計
其數自庚寅歲以後數載元陽水陸之草木俱盡賊

不列集卷二

十五

殍之民在在而是歲或一稔又復重斂民之膏脂亦
盡故青之民豈但手足麻痺不仁之人也肢體靡於
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脉未憊耳苟不得良
醫而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溫何能自全
于世哉肆執政者知其然東於衆人之中而得時勉
時勉其亦知所自勉乎不越前所云三者而已一言
以蔽三者不越仁而已矣是故以十四州邑為一家
貧富壯弱斟酌而賦役之不傷其心不損其力非輔
其氣血之謂乎百姓之居處服用婚姻喪葬悉從儉
約道之務本勿忘前日之窘非調其飲食之謂乎可

與之謂乎天醫而能施此三者之仁於父疾之入醫之良者也守而能施此三者之仁于父困之民守之良者也父疾之人一旦而獲全鮮不以醫為更生之父母笑又困之民一旦而獲安鮮不以守為親生之父母笑上仁之下愛之而前代召父杜母之稱顧豈邪邪至若漢之守入為水衡都尉唐之守入為少府正格耳其不以是事為時勉慶也其交時勉幾二十年其仁恕才識足以辦此故瀕行不以頌而以規

壽未齋錢先生序

海虞錢先生作未齋于昆湖之濱時偃息其中好讀書六籍百子手之不釋華馬務尋繹其指歸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得其肯綮也好詠詩若景象看遊樂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輒形於詩苦吟至忘飲食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得驚人句也好作字一點一畫必適必勁積年臨摹古帖池水盡黑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升我獻之堂也好固棋守過防危運策機心殆盡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未也高世之著也好延賓鄉郡拜以方才士大夫

至必倒屣以迎酒肴既潔談笑無虛日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盡禮賢之誠也好濟貧年歲不登三族之人告飢寒或婚姻喪不舉施與無少吝色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盡仁民之心也好教子子質如王能書而文可以拾青紫達事業也而尚立階下訓之不已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彼未能儕古賢入也好攝生寡言笑動動履雖燕居無惰容黃庭道之妙體之不失毫髮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平生特欲全此也爰築壽莊于形勝之壤道邇來往晚未齋為歸菴先生如此者七十春秋矣明年三月之

壽未齋

十七

望乃其初度之辰子繡衣馳馬過予徵言寓歸以備壽觴予詢知所以不悅嘆曰賢哉父孝哉子父乃先言未齋其號也子乃承德御其職也江南冠冕文獻大家莫踰於爾錢氏云

江山一覽詩序

凡有形者有可相也無形者無可相也萬物莫不有形最大且遠者莫江山若山之高者常衡泰華嵩陰陽地脉迤邐衆山而不斷者非一江之大者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東陵會于淮為中江自嶠冢導流過三澨大別為北江而衆水之

聯屬者亦非一山迴水抱之虞謂之吉壤蓋必原其
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
風以散之然後能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骨俾
常溫煖而不速朽死者安則生者安矣此理之自然
也今夫人率惑于是曰某可公也某可侯也某可將
也某可相也某可賤也某可貧也某可大也某可求
也倡是說以愚斯世而重賂豈可信哉懷慶楊君
興業是術有年矣天下之佳山勝水足跡殆徧其青
囊小卷九竅龍經靡不究其蘊與眼力之高有非儕
輩所及雖三五十里之遙望而知其爲吉一時達官

卷十一

十一

貴人咸要致之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白公兩喪皆
君所擇則其名之播於人人有所自矣荷藏一卷題
曰江山一覽諸公皆有詩詠間徵予言冠諸端予
非知地理者何言嘗觀密義俯察地里周公卜鴻卜
謂無地理之術不可也謂可公侯將相貧賤大壽
於人亦不可也君其知有形之形者至於無形之形
又豈有目者可能相也哉

馬先生文集序

君子所以有譽於今後者亦曰言之是託言之精者
爲文文豈易言哉弗遭其時弗文也弗養其氣弗文

也弗究其學弗文也魯自造書契以來世有升降而
文與之俱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
不三代唐虞如著者不可少勢不得然也況文以
氣爲主所養者正則英華之發見者亦正苟失所養
不易則艱不隱則怪不晦則誕不俚則誇其弊至於
不可言者乃若好學之君子者出遭世隆平養氣正
大通貫乎群經覽機乎百子漫淫乎諸史蘊於其心
發於其言沛然爲一代之文其所以有譽於今後者
職斯而已齊魯之壤東有大海西有岱山士生於茲
若聖若賢若君子昭然可數百年以前不可尚已百

卷十一

十一

年已後黃前三者而一之若臨胸馬先生性如其
人焉先生生于海岱之間上無師傅獨能奮志于學
日取群經百子諸史屹屹然窮之不釋且其素正
無間識不識皆稱曰君子焉文甫其爲人無所謂艱
易怪隱晦誕誇俚之習積益潔而發亦宏不數載間
大魁天下方時爲軍廟紹統之初詔禮部科舉
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合南北士試之先生
獨占魁焉此其盛時文明之化人材之出駁駁
唐虞三代不廢執轡圖不壞不庸不末也嗣是長史
局長翰苑繁內閣聲位崇伯象環密潤

道與修 宣廟實錄五倫君鑒諸書斜然館閣鴻儒
平居爲詩賦爲記序爲志說爲雜著用字著語皆有
程度典雅新邃一歸於正惜乎中道謝世稿之散落
人間不獲觀其全焉吾藩大叅邢公某按巡臨朐即
其家索其稿僅得是乃屬青州太守劉時勉校讎錄
梓以廣其傳噫先生之文雖未全其所遇之時所養
之氣所學之富皆可即此而遡知也彼千江之波其
水同源千枝之秀其本同本即一波一葉亦可以求
水木之本原然則先生之文豈不可即此而逆其全
邪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人欲景

劉集卷十一 二十一

範先生者宜有徵於斯

贈王太保序

今夫人皆曰世昌儒而文固也儒而武其難矣乎劉
子曰不然所見者小所言者固小也夫所謂儒者豈
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遠也可近也可重
也可輕也舉斯世皆可運於掌上是故天下古今之
書無不讀三才精微之蘊無不通萬物榮悴之理無
不燭歷代興衰之故無不究安危常變之情無不歷
華夷離合之由無不貫其中所存自有大過人者昔
楊子謂魯用儒而削何也君子曰魯不用儒也姬公

用周四海皇皇孔子用魯齊人章章不用儒也如用
儒則無敵於天下安得削夫前所云儒者此儒也非
今夫人所謂記誦辭章之儒也天地位萬物育執天
之德以牖帝明以登三五大用儒之效也小而一官
一職不足稱也以四海爲一家以華夷爲一視照以
深仁裁以正義遠用儒之效也近而一藩一郡不足
治也以托孤爲已任以扶傾爲吾分雖泰岳不爲重
河海不爲深重用儒之效也輕而一技一藝不足爲
也儒之用千轉萬變不窮如此顧遇不遇之間爾世
昌於六籍百氏之書無所不讀於小道亦必求其故

劉集卷十一 二十一

於辭章不假雕琢而自工事至物來若有先見凡三
才萬物興衰常變離合之故亦歷歷于胸中初繇進
士監察西臺時三法司刑名甚劇咸經其手既而巡
臨一道所過凜然無鎮撫者有九郡邑官吏畏威
小民懷惠爲都憲提兵大同延安綏德各邊號西北
長城與強胡對敵大戰以百小戰以千擒斬名王酋
長暨首虜動千百計嘗自云百苦備嘗九死不悔於
戲太保尚書之陟玉帶蟒服之賜蓋宜也非倖也粵
我 皇朝宅天下百許年儒而文武者纔靖遠伯王
公一人而已王公督師南徵掃蕩蠻烟武矣視摧陷

強胡之武何如也名登甲第職列司馬交矣視不假
雕琢之文何如也劉子交世昌有年矣不獨知世昌
可文可武其於遠近大小輕重之任亦無弗可者靖
遠之後宜相繼而伯而侯俾天下後世稱之曰此大
明一代人物也其增光儒道也又孰云弗宜昔子謂
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名一也而復有
彼此之殊世昌擇哉勿使劉子有愧詞也

贈萬梅坡詩序

我眉之間有隱君子焉生平性特愛梅手植數百株
于山之坡當夫冰雪凌厲之後陽和乍舒之時千葩

卷十一

二十二

萬萼奪玉欺瓊疎影在地暗香襲人隱君乃宣坐其
間左鑑薰若圖史上窺姬孔下刺諸子擷其芳腴咀
其英華以效天文地理醫卜老釋曆數等書靡不涉
獵用是里後進媚學之徒皆往而質疑問奇州大夫
及使客東西過者皆禮於其所因而訪政取決異人
高士皆聞風而來相與談長生久視之訣茗一杯琴
一曲黃庭數章而已此外如管絃之音弗好也采色
之華弗好也輪奐之居弗好也珠玉之珍弗好也簪
組之貴弗好也盡天下之物不足動吾之中識者曰
隱君其太古之清者歟何其接俗出塵之若是隱君

一日見山巔白雲孤飛泣數行下曰吾親何在吾不
能為一日養不能人矣恨茲無及又一日見賓鴻南
征裴回久之喟然曰吾弟何在吾手足之情薄矣遂
呼僮趣裝自蜀達滇貴道荆楚入吳越歷徐淮竟冀
而抵京師與弟連牀語舊者十餘載坐相依行相隨
食焉而必偕服焉而必同伯仲之樂嬉然怡然
諠然天倫之樂聞之者莫不噴噴稱羨夫隱君於耳
目口體居處利祿諸凡弗好者全於京師勝地以
次躬歷之既久且厭焉乃曰吾兄弟手足之情足矣
盍歸吾梅坡之清境以全吾未與之本清而不汨於

卷十一

二十五

市器儀幾天地間全人矣乎戊戌之秋西風其涼晨
出崇文門外朝日其都尚書學士而下皆不能留時
各賦詩贈之而辭其為序隱君字循禮梅坡其別號
也今大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循吉先
生之兄云

贈何威州序

天順癸未春貴溪何君自太學生出守威州威州三
面臨江據高岡山之險俗樸民純民性勁悍吐蕃部
落往往此處要衝今之諸生進仕而得茲土率懾且
惡焉劉子聞而釋之曰天之生斯民也地雖有夷夏

險易之殊其性同其支體顏面固同豈以邊徼之民
四耳目而二心也邪苟持無不可施之具而化無不
可化之人夫孰能梗焉惟所患者待之不誠耳我以
誠感則彼以誠應誠可以達天地可以格鬼神可以
穿金石豈有難爾哉民生人之生性人之性而不可
動邪乃因其理可見者作原民以昇之曰皇矣上帝
降衷于民生有異行則同倫心焉而愛民之仁也
事焉而宜民之義也行焉而讓民之禮也迪焉而哲
民之知也陽春始煦民之利也頌聲繹繹民之樂也
遇敵必果民之剛也遇尊必下民之柔也如水之無

原列集卷十一

五

澤者民之清也如水之入垢者民之濁也如玉無瑕
者民之純也如玉有疵者民之駁也天下之理無一
而不具于民天下之民無一而不叶于治夫自極近
以放于極遠皆民也自極品以底于極賤皆民也自極
聖以至于極愚皆民也普天率土均名其民均有其
理胡為乎不可化哉今其地而告之曰若等懋敬
爾性莫不忝爾所生或戕爾性斯有厥刑誨言以先
之鞭扑以侑之德禮以一之良民以待之則民如草
偃於風有不靡然者邪苟以為惡地為苗民而待之
不以其道則民豈有不為惡者邪原民之心而無不

善無不可入於善顧典牧者克綏何如耳有本其疾
而思之思而行之要始終而一於誠將見教化勃興
於西川矣皆文翁之興學校文彥博之教禮讓張詠
之化賊盜趙抃之變琴鶴至今蜀人尚能道諸君子
之賢今時豈異於昔邪斯民豈異於古邪有本其誠
變夷俗而華夏脫革卉而衣冠化強梗而和順自一
州而一方而天下不能不以有本茲行望之也

說

揚氏五子字說

原列集卷十一

五

以其靜觀萬物消長之理一自然之勢也天地物也
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而不能不有始不能不歸於
終今天天其時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其氣為暑為寒
為明為晦其運為泰為否今天地其變為山固有時
而崩也其流為水亦有時而竭也其生物為草為木
為禽為獸亦有時而生死榮悴也今天夫人其資為明
為闇其行為善為惡其事為吉為凶其身為少為壯
為老自始至終自彼至此循環無端各而言之萬物
一消長之理分而言之各具一消長之理斯理
也惟聖人安之而不疑在衆人則惟知其利弗究其
理故有不然者焉今關西少司徒楊先生深明易理

而見之於行比謂某曰楊姓易從木物之類也古人命名爲本於姓而字又生於名今吾有五子名曰時暢字知休次時數字知微次時達字知止次時舒字知收次時新字知舊吾嘗名矣賓堂字之矣未有傳其文者仲其文者敢以托子某念辱交先生幾二十載五子自孩提之日無不相識端重英爽皆偉器也其可以不文辭按暢之言茂也休之言息也暢茂既極其勢漸息焉故字時暢曰知休敷之當布也微之言衰也凡物生既敷布矣敷布既盛其勢乃微衰焉故字時數字曰知微止者已也言物生條達而不已必

劉集卷二

二十六

至於虛花故以知止而字時達收者斂也言物生既已開舒而不斂必至於無實故以知收而字時舒若夫時新而字曰知舊何也新者舊之對凡物有新必有舊而舊必原於新子見世之物有長新而不舊者乎時新而字曰知舊意蓋欲知其理而弗昧也嗟乎某知之矣物之有形者有長必有消故消長於一歲者草木也消長於數歲者禽獸也消長於百歲者人也消長於十一萬九千六百歲之後者天地也始而長終而消蓋時也人顧不可知邪今夫爲五子者審物理而省躬顧名字以思義時乎安也當知其危時

乎富也當知其貧時乎貴也當知其賤時乎寵也當知其辱也當知其時而能知某知五子危殆之機必不復矣最之哉最之哉

朱氏三子字說

江陰朱君維吉以通政知事致其事將歸介今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憲廷貴告于某曰維吉有子二人曰世寧世昌有孫三人曰昇曰旦曰景比嘗字其子矣而孫則未也維伯孫仲孫世寧出也季孫世昌出也三孫者今皆居家顧先生幸不以不肖爲我字之辭而祝之而最之于成按說文曰日光之謂昇

劉集卷三

二十七

日初之謂旦日出之謂景均之爲日也夫天下之至光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光明者亦無過乎日日者陽德也是以古之君子體之于身不以陰和自累其灼理也一無不明於焉爲聖爲賢爲剛爲高明未必無所自也祝爾昇曰人徒知日之光輝物莫能過而不知畜至陽之精乃爾昇今明明其德昭昭其行德輝攸著榮名隨之于以增輝曰大其先榮固不忝爾所生矣嗟小子昇字爾景輝尚最之哉其無昧夫昭明祝爾旦曰人徒知日出之爲旦而不知平旦之氣清明之氣也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

光矧人乎人不能以無欲及乎晝而接於物客氣生焉於是貴乎敬寅敬之謂也朝日曰寅寅亦在乎敬旦今體之念念擊擊以敬為主則夫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亦不外是而近者小者之足道乎嗟小子旦字爾景寅尚形之哉其辨涉於急忽視爾景字爾景宣爾能喻夫此義乎今天天地日月皆積氣也萬物之所以荷其發生賴其照臨積氣之昭宣于外也人何以異於是吾之體何異於天地之大吾之心何異於日月之明故吾道昭宣將彌六合而無間最爾景宣其勿務乎規規既祝已又告之曰昇也旦也景也

卷二十一

二十八

皆修于家而慎諸身者一旦歌鹿鳴而升於禮部各進厥職將以罄捧日之誠或俾帝光天下或以實畏存心或宣上之德無弗可者又在乎顧名字以思義如何耳廷貴曰子說是也遂書以貽之

蔣驥字說

驥不稱力稱德之訓具于魯論說者以千里馬謂之驥驥以千里稱人始神奇之今聖人不曰能千里而必曰德者直以德者天下古今第一義也物且然況人乎維揚蔣侯宗器各其家子曰驥壽光劉子從而字之曰尚德一遵聖人之訓而不敢違也今夫人之

生萬有不齊其好尚亦萬有不齊金珠玉帛富也人之所尚也然朝而得慕而失者有矣君子之不尚也三公九卿貴也人之所尚也然進而虎退而鼠者有矣君子之不尚也富貴皆君子之所不尚而其所尚亦必曰德者得於己之理也理莫大乎仁惻隱于心仁也慈愛於衆仁也入孝出弟仁也切問近思仁也會萬善於一原仁也包四海於一視仁也推而至草木蒼生之發生也山川峙逝仁之融結也天地覆載仁之周流也尚仁至此則其德其盛矣乎理莫大乎義羞惡於心義也裁制乎命義也泛應而各得其當義也曲酬而各適其權義也推而至於勢利如浮雲義之重也浩氣塞窮壤義之充也布令廣四夷義之達也尚義至此則其德其大矣乎仁義之德盛大如此尚德其尚乎德而視世之規規于富且貴蓋不足觀也已故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求乎已而不求乎人也况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功垂邊徼誓山河琢金石洪伐之勳照耀天下古今而富貴則諸囊中者所望於子孫者在德以承之庶乎未休聞于無窮而不墮乎前烈然則尚德其抱仁而處服義而行尚乎德而不已哉抑斯言也非劉子之

言也聖人之訓也君子之道也宗器命名之本意也
大司馬余公數以驥辛之說見速愛書于縑以示儆
跋

跋王羲之真跡後

唐去晉未遠也太宗購右軍墨跡于天下已云艱得
矧後寥寥千載抑此縑凡四十一字前後有前代人
私印及米南宮官印與之言似矣似矣諦觀所以尚伺
後之博洽君子辨焉

跋講章後

某侍講于秘殿者三十年事今上于春宮自天順初

劉集卷上

三十一

迄今每日講會講表嘗不與尚書并四書皆通講大
學衍義貞觀政要亦過半凡有關於聖躬有切於
臣民及一切大經大法必中宵而起默禱于天誓竭
愚誠以感動聖心知無不言言亦無後忌避乃若
樂紂始皇梁武亂亡之世亦必備陳大哉吾皇其
仁如天之量略不以示謹今悠悠老將至矣回視舊
作積案盈箱徒紛紜耳著令經進御史給事中侍於
殿門內之東西廷步以名御史數預其事親見某於
上前陳說間不啻索觀爰以六章奏獻意太陽出於
暘谷入于虞淵輝光所燭萬里同晷而或不及覆盆

夫有一線之光是以燭覆盆而燭其若若夫
之謂與

書彭氏恭洪所藏盧溪先生下簡後

某觀宋元逮我朝諸公論盧溪王氏與彭彭勝仕
父子十東皆一時通音問之言字畫似不經意而處
夷險厲後人逆觀利害信乎中有定見其所評獎也
悉矣某何言哉昔呂太史謂感山詩卷敗楮瘴墨矣
與頓有生氣某於盧溪此卷亦云至若恭洪能因此
卷之翰墨而味其語意因語意而究其所以造語意
者以裕諸已其所得不既多乎

劉集卷上

三十一

跋荆門知州徐士亨鮮于墨跡

或謂田學面帶河朔偉氣酒酣作字奇態橫發今觀
所作良是也但未知酒酣與否其謂數年曾作吏不
免間有俗氣謬矣若然得文敏公推事之至不敢與
齒其自序惡札汗凡案不可以示人前輩君子藝愈
妙而心愈下如此哉士亨能寶此其趣向可知矣

跋空峒問道圖

世說廣成子黃帝時降空同山石室之中帝遙而問
道不答退築室居三月再往見之乃告以至道反覆
百餘言授陰符經一卷帝既得道乘龍上昇及考史

記帝年有十二歲崩葬橋山夫既云上昇又云葬橋山何也嗟夫今之人棄吾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尚彼之所謂知道忽吾明白簡易之言而信彼之秘說何其惑之甚也安得孟軻復生為吾闢斯說于千載之上

題

題方孔目所藏趙文敏父子兄弟書

觀松雪公此書隨意揮洒而自臻其妙蓋平日功深力到然也前輩評者已衆予無容喙但以當時有得片紙隻字者亦皆以為榮况數百載之後哉又况并

劉集卷十一

三十二

得一家父子兄弟之墨跡哉寶之寶之

題賜扇後

成化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上命太監等即文淵閣賜臣其象骨銀鍍扇一金箱銀匙香鼓墜一盛以絳帛匣御筆親題其上曰戶部尚書劉堯生臣其頓首拜受訖捧觀垂西不勝感荷 天地之恩內扇面繪徵聘伊尹圖後有 上制 聖訓 天章煥爛雲漢昭回 皇上誠一代文明之主三帝三王何異哉顧臣草木雖少年曾懷伊尹之所志而今老居一品之貴不能措伊尹一言于行素食之謂不

能追矣因識年月併此意于下布

題高岡遺稿

文章之作不貴于豔麗而雅淡之為貴不難于彫鍊而自然之為難知言者其有素論矣廣平太守秦君民悅持其祖別駕公子儀所作曰高岡遺稿一帙乞予為題之稿載洪熙輔政策二十有五條永樂太平歌一首暨諸詩文凡若干予讀之句句言言根據事理不假彫鏤率出自然如朴士端人衣冠言動淳有古風而浮靡之氣少不作嗚呼其可尚也夫若夫綴文之士噴發翰墨風雨爭飛視公之作或未有不以為簡易者然不知筆太過則實不及文陋而有形西施之影何益故曰文章之作不貴乎豔麗而雅淡之為貴公之文其所謂雅淡者與公平生所作甚多而所僅存者此耳而其孫太守公秘藏之若拱璧然嗚呼公之有後也如此夫公諱鳳號高岡子儀其字登洪武庚辰進士第知興山縣滿九載簡留禮科署應天府事尋陞秋官郎中以言調今官此又公之出處因及之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碑表

中憲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

嗚呼大振 朝朝宦衡餘二十年矣在內臺人擬曰老包在外臺人稱曰一路青天為都憲人稱曰得體年未及而亡名卿才大夫莫不曰惜哉大振俾此老成人物大得志以行道而極其所至則建炳之績以澤當時垂後世不難也顧乃止於此而已傳謂天之生材固難盡其材為尤難不其然歟夫大振自布衣

公劉集卷十二

躋位都憲不為不顯名卿才大夫猶惜之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大振張姓綱名上世本順天府密雲巨姓國朝洪武初徙山東濟南之長清肆全為長清人振儀觀端厚性行純雅平居未嘗疾言遽色待人接物平易近情君子曰張公古君子也凡大經百子古今故實靡不精覽形為製作以理是主弗事雕刻尤深於易於陰陽消長之理洞究其微景泰庚子高舉東藩主考錄其文於梓以為學者式甲戌登科授監察御史奉法不撓人不敢干以私簡字寡辭宵人敬畏時有爭鬪指揮者曰羅琪羅理理結權貴欲強得

之大振不可卒歸於琪寧府支屬有賄殺曰此重事非其人恐弗濟大振奉命而往一聽審之間是非昭然寧府固稱屈具疏以聞載遣太監覈之一依大振所擬巡按湖廣有死罪六人詎刑大振疑其冤及廉其跡果冤辨之得免湖湘風俗甚漓以葬為末務婚姻必論財大振出榜曉諭既用丕變率遵古禮再巡直隸罪人王恕等數輩有司置之死大振曰某犯律該某罪某犯律該某罪據法得不死咸釋之民家有犬傷人有司以犬家償命大振曰大物也而何知今以人償命是視人與犬同卒辨出之至今民家為

公劉集卷十二

立生祠以祀用是人擬曰老包蓋擬之為包拯也成化丙戌陞江西按察副使浮梁盜熾積弊深痼為痛革之民心稱快又吉安諸郡訟投狀無虛日狀必連數百人大振一一剖析不數日囹圄空虛索屬散服用是人稱曰一路青天蓋以公明擬諸天也庚寅陞湖廣按察使下車之初見三司設鋪戶倍買市物剝下益上即革之莫敢言大植風紀震肅一方搏奸盜獲巨盜有司望風膽落吾民得以安堵風繁氣節炳耀湖南未幾陞左僉都御史奉勅整飭邊備自山海關直抵居庸紫荆等關凡城堡隘口低減者脩之

劉集卷十二

五

命劉集卷十二

四

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王公酈氏夫人神道碑

命劉集卷十二

四

集 36—114

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妣張氏贈淑人公諱知字仲和別號西園翁爲人孝友恭儉凝重簡實不妄言笑且儀觀瓌偉古貌儲鬚入皆以善人長者稱之讀書務實踐躬行不爲章句舉子之習禮賢士喜聞善言凡鄉人有一切窘急之事拯之如不及伯兄不祿孤嫂任守節不二公供養之畢其志性雖好施然有節弗濫最善教子以宗貫穎異不凡遣爲邑庠生督之誦書每夜興寢必俱卒之宗貫至於有成既任又以忠良爲期會縱爲戒無愧古之善教子者天順己酉始封文林郎大理寺評事周封孺人時宗貫布政

本朝集卷十二

五

河南迎養在任三司拜朝貴出使者載酒以賀既而遷都憲巡撫荆襄等處公不得留去之日撫按諸司咸送於都門外夾道萬人觀者嗟嗟下咸以爲祭公亦悅曰吾昔督汝讀書不意者今月其盡盡心所事以報主恩遂別是年夏周孺人卒宗貫援例守制詔許奔喪戊子公亦卒宗貫時佐刑部誥贈三代如制且賜葬祭庚子誥又加贈前宣成化丙午宗貫致仕丁未遂復有命玉帶緋袍榮耀無倫大獲正人之效而公不可見矣公生洪武丁卯六月丙申卒於成化戊子十有二月壬子得壽八十有二周夫人

涇陽處士士榮之女純懿端莊精于女工既歸益備婦道治家相夫事上撫下咸有儀式王門安之生亦洪武丁卯八月壬戌卒于成化己酉五月庚午壽七十有九生沐恩封者二葬在西園之阡朝廷兩遣官諭祭子丈夫二長忠字宗一不仕次即恕字宗賈宗貫在太學時宗一自陝西來子與邢遜之置酒同樂終夕不倦蓋儼然婢古君子惜今亦不可見矣女一適申璽孫男七承祚承祜承祺承祿承祥承祿承裕女五俱有家曾孫三詔曰西安西望西園公長歸古貌神仙同積德積善積不窮天齊爾子惟爾功

本朝集卷十二

六

爾子名滿乾坤中威服南粵來朝宗黔黎萬萬齊幘幘首効權官顯孤忠扶持社稷今豐亨新君嗣位需賢能悉除舊日之奸雄爾子明明居上公天恩昭報於爾躬正人效驗大且崇有碑我我倚蒼穹後百千載揚高風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董公神道碑

惟董氏其先太原忻州人永樂中公叔祖郁以應召募遷鄒陰之甯子里公之父母因偕來遂爲鄒邑人公幼英爽甫長授經工科給事中陳君宜正統甲子領順天鄉薦建德己丑進士第授大理左寺副未幾

以都憲蕭公薦陞奉寺理公法律精明而濟以仁恕以設滯獄沉寃多所伸辨時有巨室被盜方捕時東阿縣將僑通盜僧行因併執紳傑納不能辨以考掠遂誣服公廉察之乃緩刑訊焉是夕同宿某家盜賊實不知其姓名明遠出僱神策衛軍某詐稱錦衣校奉 書詢事誰取人財事覺有司以詐傳詔旨論應死公以彼冒名誑財耳憐 有無實跡因得減論金吾衛卒某領銅內局中道竊銅板尺許還者得之有司以盜內府物律斬公以物既領出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監臨自盜論遂減從徒其諸平反

劉集卷十二

七

咸若此寺丞劉約之嘗爲公述獄錄今行於世景泰乙亥屢災異 朝廷以濫刑爲憂乃簡廷臣往議諸處獄公得山西時太原民白政與邑人王選構怨殺之投尸於河事覺政復誣選妻與已通同謀殺既成獄公疑彼爲夫婦三十年生子十餘人安得有此乃盡拘鄉鄰質之且以事跡語言反覆驗始得其情政遂服選妻得免論衆以包待制稱之既而歸途過忻展祭先隲時甚榮焉天順丁丑陞本寺右寺丞時武人忠國公石亨用事熏灼中外或謂公一往見焉揚可立侍公抑之曰士貴氣節原千金軀忍耻以

要權責吾弗爲未幾出其門者果皆敗聞者服之庚辰曹欽謀逆舉兵焚闕公及同官卿李公其急趣軍士汲汲救護曹竟不能害賊平李遷左都憲公遷本寺右少卿公執法持正衆論皆平成化己酉遷刑部院事甲午 上以大同西北重鎮撫巡非人爲憂詢於衆遂推公往許節制諸軍事公籌客多方士卒用命甫數月風聞於虜戒勿南向以刑部尚書召還京公建言十五條皆邊務 上嘉納之既而以疾辭 上以公老成練事爲國所倚不允已未 上策士殿

劉集卷十二

八

前以公爲讀卷官丁酉復陳泉老 上不欲重違其意從之陞辭 賜寶鉞酒饌進階資政大夫公既歸杜門謝客人罕有見其面者城南百溪泉之左構綠野堂春日池塘秋風黍稷徜徉肆志其間者數年忽一夕無疾而卒時成化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也計聞上悼惜甚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贈太子少保其生則永樂丙申八月七日得壽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惟公偉有威儀好文學博書史富才思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所交多天下士門下生仕有至卿尹繡衣暨府佐縣正者皆嘗親被其指

教鄉人之貧者賙濟之未嘗有德色而尤篤於親親族戚家有張貴劉清老無子公俱爲娶妻使不絕其後公有妹二其子曰孟謙馬聰俱未晬而喪母弟之子寬甫三歲而孤公均教養之如己子謙聰皆成立而寬補邑庠生嗚呼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鄉而鄉黨宗族不厭焉此固人情所同顧然考諸其人則往往或不然而卒貽誚於人間世者蓋多矣若公可謂偉然豪傑哉公諱方字仲矩高祖諱禮曾祖諱某皆不仕祖與父政以公貴俱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侯妣張俱夫人娶張氏亦封夫人先公十年卒

公劉集卷十二

九

子男一曰寧舉壬辰進士第授兵部武選主事女一曰安適騰驤衛指揮某孫男二女四皆幼吏部侍郎華容黎太朴狀公之行授寧析某爲言樹於神道銘曰董氏之先世居太原繼遷於潞而族益蕃公甫二代策名進士奮庸於時歷官理寺晚持國法出入憲曹以佐而長既久且勞邊事靡息西北方殷皇帝曰俞往蕩煙塵旋召公還寵眷益厚建言於朝多所匡救尋以老請欲休致之皇帝曰吁弗允所辭復屢抗章始如婦計恬退風高克表於世優游鄉土壽考令終我銘玄室垂耀弗窮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神道碑

成化辛丑秋八月十三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卒于淮陰行臺公諱瓚字宗器湖廣孝感縣人正統戊辰偕予舉進士迄今久要三十餘年情誼最篤公巡撫鳳陽諸郡兼督漕運歲一朝京輒與予款叙語依依不能釋然亦無他大率民情也茲歲引領其來而凶訃忽聞噫公何遽舍予而長往邪痛哉公仲子錦衣冠帶官憲持編脩揚守壯狀極請予言按狀公高祖諱仲魯從太宗皇帝征伐累勲官至滁州衛指揮僉事曾祖德琳者封如其官祖諱十二考諱思

公劉集卷十二

十

賢俱以公貴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妣王氏贈淑人公生而穎敏少長游郡庠即出倫輩弱冠中正統丁卯鄉試明年第進士已巳拜工部虞衡主事甚有聲稱從石尚書璵督餉山西河南又從趙侍郎仁塞決河于山東少灣裨益甚多二公才之湖廣白糧稅非圭產爲惠甚公奏移手蘇松鄉民至今賴之遷郎中會京畿民饑公奏賑之而民大悅天順庚辰出守太原僅期月以憂去服闋改浙之寧波首定從役法每十年而一變第其等有差於民甚便監市舶中官福住恃勢驕貨民罔堪命公疏其罪而福住

爲之奪氣反中以計章下監司幸以白而福佳亦幸
免其黨俱伏法成化丙戌遷廣東布政司參政專總
糧儲積弊久不能除公請勅命軍衛有司悉聽裁
處由是不律者始得繩之以法詔天下總糧省以
此爲例彌六載遷浙江布政使凡百利病悉興革之
士民胥服甲午遷都察院右副御史撫臨四川首
條禁約數十事務於通衢切中民隱播州大壩灣溪
等所自正統中征之未服公分遣宣慰使楊輝進攻
斬首先後計四百九十六級破十六寨餘諸苗素居
化外者亦望風納款降其衆一萬三千八百餘人相

公劉集卷十二

十一

其要會置官司以控制之凱旋乞歸省母得告即行
行至長壽聞喪時丁酉四月也會潘茂西番寇遷
西鄙繹詔特起公征之公即薨衰而往偕副總兵
某相機征剿無何黃草壩蠻龍州諸寨以次報平其
任昌等四十五族不煩兵而下惟西坡等處負固寇
擾如故進兵撲之破其七寨於是潘茂悉定奏功計
破虜寨二十二斬首一千七十級俘獲入畜器械無
算隨處脩葺橋樑築墩堡皆堅久之制又移築茂
城於舊城南漢武場廣袤加倍於舊居兵民若千家
己亥夏四月告成於上仍終制於鄉五月召拜戶

部左侍郎懇辭服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巡撫
鳳陽軍人安焉不意公遽歿也生於宣德三年九月
二十七日壽僅五十有五有司以訃聞上遣官祭
葬以甲辰冬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之三山村先娶
俞氏封安人進封淑人繼娶王氏俱有賢行有三男
子長定鄉舉進士次即憲又次家女一人喬香孫男
三人長楚英郡庠生次西平次重光嗚呼公今已矣
而粹德表於鄉偉績著於朝重望施於天下雖年不
副而歿無憾矣公好學不倦所著詩文有土音內外
集奏議東征紀行錄征夷雜記又嘗刊程氏遺書伊

公劉集卷十二

十二

洛淵源錄今盛行於世銘曰 猗與我友南紀之英
荆山楚水鍾奇毓靈年僅弱冠才壓老成賢科連登
奮跡虞衡黃鐘大呂鏗然厥聲 帝憫西郵虜酋弗
寧蹂我亭障戕我邊氓 詔下藩省汧流西行總臺
於外憲度是貞桓桓師旅受賊專征觀彼大豕敢嬰
吾兵金鼓一振巢穴俱平移司漕運動輒輿情天何
遽奪朝野霑纓 恩濡恤典終始哀榮三山山下永
閉幽扃後千萬祀視我斯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神道碑

公諱綱字廷張上世山西靈石人元季兵亂曾大父

徙居山東濟南之長清因家焉考諱宗領宣德丙午鄉薦授山西朔州判官以公貴封監察御史妣房氏封孺人公幼自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爲文不竊陳腐視世之侈靡者若將浼已嘗侍州判君來京家僮驅車行狹道中公失脚墜轍下車從身橫過衆以爲必無全理已而不傷若有神護持之者識者曰大難無危後當遠到此其兆也既歸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詩經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得失無所迴

劉集卷十二

十三

避其出巡南直隸浙江等處所至舉廉能黜奸貪風聲大振淮人有宦族女婦私通武弁子弟逾年情衰以強訴之時王巡撫威望嚴重訊問未畢子弟自誣服後公按其事疑之詰其所自乃得實蓋前此嘗分艾灸指爲盟索廩視之宛然相對遂得咸律不死在浙江時去賊吏四百餘人至有望風解綬至今士大夫猶能道其事自爲鐵御史嘗舉勅於陝西延綏編集土夷人性悍激之則變公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回京陞太僕寺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革除殆盡時有幕職某入者素嗜煙酒進累托中使能吹噓

禍福者迫公薦爲本寺丞公毅然拒之終不從出視馬政于真保定諸郡有司不敢飲一錢于民自府憲以下事不集者皆之行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公從容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丞某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襲回若有退謝之狀噫兒童走卒知其名古以爲難今雖盜賊不道不但知其名亦有愧其心也未幾聞母喪守制于家上遣官諭祭州判君相繼物故前後居六載喪事一依古禮足跡未嘗出門即吉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素諳憲事凡疏奏

劉集卷十三

十四

悉取省闕十三道御史稱不容口會總督漕運都憲員缺僉議曰克舉斯任者無如廷張吏部會官上其名制可陞公左僉都御史賜勅俾行公至淮未及二載運事畢舉人用大知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必遠南北往過使者皆稱曰賢夫何壽不少延一疾不起實成化己亥六月三日也平江侯陳公即淮安公館具棺歛如禮啓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而已他無一物陳公曰真君子人也爲上素乞葬祭諡之距生則洪熙乙巳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壽五十有五配張氏歷封恭人子男三長某次某色某生女四

長適醫學訓科劉濂次適邑庠生史應雄餘未行某
扶柩歸長清卜其年某月某日葬城南金里莊之原
噫廷張平生正直清儉之操始終一轍居官處事剛
而能節孝於親友於兄弟待同寮必約於義使天假
之以年其施設當不止此茲其已已惡可以不銘銘
曰 甲科之秀烏臺之英維剛與直粵廉而明爰進
僕曹載佐憲度沐開蓋隆僉言允穆督理漕艘百政
一新撫綏濠甸孔惠吾民曷不少延天奪碩彥卹典
斯褒 當宁興嘆我我者吁 恩命 臺督山秀土幽
百代其寧

劉集卷十五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祭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 上悼惜之遣
中使賜楮銀萬緡于其家追贈祭祿大夫太子太保
命禮官諭祭繕部營葬域其子郎中守宰墨衰執簡
謁子謂曰此吏部侍郎黎公之狀也先公慈良溫厚
而不尚刻削端方直諒而不喜阿匱與人論辨未嘗
護短平易有恒而斬絕難繼之行少不作此先生所
素知而亦嘗見愛者不幸云亡不有碑銘以彰墓道
如此心何予聞而是之遂弗卻惟朱氏自廣州節度

使世爲名家其後以難徙郴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
嗜學喜談易資志曠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
同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閩浙亂上簡才
御史十三員分守州縣公傳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
金華公欲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選留不聽竟冒
險抵其所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衆曉以禍福即時
被虜老小皆出附擒賊首周明松等若干人賊平召
還京公條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都督汪全侵
民產中官等增姚廣恃寵暴橫特林莊敏公爲給事
中公諷莊敏等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即歸民而

劉集卷十二

善姚竟下獄景泰壬申秋召多官議內廷易儲公偕

莊敏力論不可既而泣下附時者頗忌之然終亦不
能有加于公也冬以公叅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
暴寬和綏良善凡有便於民公輒舉行之中官採珠
南海督責甚時公掌司事甚愛之以爲兵乏民貧
爲之奈何乃會巡撫葉文莊公密奏召還民無擾一夕
宿雷州分司夢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爲汝易之忽
取出果白色乃點以藥即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
乎異哉甲戌昇峒賊首劉三仔等恃險屢作亂公厚
撫諭之未幾擁衆復劫掠公奮不顧身揮揚士氣徑

趙巢穴剪除無遺類開勝影假寶凡若干公雖
以有功獲賞然每遇誣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面折
不少貸而一時獲脫血刃者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朱
公邪天順辛巳潮賊羅寧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公
乃檄諸路兵大會賊所即時剿滅之其生俘脅從者
或欲以為功公曰此良寇也奈何為功遂縱之是時
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別置一營以處婦女
人莫敢犯各使掌家使歸復有彩服寶飾之賜以功
陞右叅政丁內艱起復陞陝西土夷滿四叛寇固原
官軍往討之以公總饋餉賊平陞福建右布政使尋
遷左復陞陝西兩司戰陞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
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率練兵繕器械屯
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寨十事如從唐料以消後患
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歲歲入事如製
衣裘以給墩軍之類 上皆嘉納之以才能改兩廣
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一以機重為務如
昔參議時而重輕加密一時喜功事者咸歛退而
賊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群盜之衝首惡獲擒李公
主顧嚮順公審之為請於朝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
目餘黨悉為編氓由是諸郡獲獲婦後民業者踵相

繼數年開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一十有五萬他
如策謀誠清萬變潘公添等皆乞降附務浦潘融間
劇盜竟未服公以次艾除其渠魁餘匪悉從治
上以優詔勞陞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品俸命受人
欲侵老嫗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讓者謂將內寇朝廷
詔諸鎮設備且詢公以處之之宜公奏云安南最爾
小國不過與老嫗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哉姑
諭之彼當悔悟如不自量聲罪致討未晚也上用公
言交入果感畏脩貢不弛既而公以衰老 上不
言 遂遷事軍民悅服褒之大司馬缺廷臣有薦
公 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都察院
長中丞 乃召公入尋加太子少保中丞咸稱極
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 上皆允行文
見奏稿至是以疾竟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
二也距其生永樂丁酉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壽六十
八高曾祖皆不仕祖攀麟主簿廣西陽朔縣父思諫
以公貴暨其祖主簿公贈皆資政大夫右都御史加
母鄧母胡皆夫人配胡氏亦累封夫人子男五長
守子乙丑進士任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
大皆胡出次守貴生員側室出也女四皆適名門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公諱英字時傑
號澹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真子有澹菴紀年誠菴奏
稿任真子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王以溫見稱木
以直爲貴直以云材而可以榮明堂溫以云德而可
以充朝珮溫與直人或缺德而材公獨備歷試諸
功固或陞出而爲萬里長城入而爲三朝良辟於公
云然庶幾不愧勳之貞石永昭墓隧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大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

莊敏林公神道碑

成化十八年壬寅秋八月二十有四日太子少保刑
部尚書謚德林公卒訃聞 上悼惜賜輓萬紵遣禮
部尚書諭祭着四詔兵部給驛舟工部營葬事追贈
榮祿大夫少保謚曰莊敏嗚呼公一代偉人也天何
靳其壽而奄逝邪公卿大夫相吊而往祭之越旬日
其孤泉踵予門泣血稽顙請碑其墓道予知公深者
能已於言邪公諱聰字季聰號見菴閩人也門閥冠

於寧德高祖諱五七曾祖諱德揚祖諱考昭官真定
平山縣丞考諱觀官教諭左遷訓導自祖考而下俱
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俱贈夫人
公髫髻時即穎異邁群弱冠領正統戊午鄉薦已未
舉進士癸亥拜刑科給事中慨然有志於天下敢言
當世事 英廟北狩未還時事艱窘公即劾奸黨不
法如石亨張伯通劾將帥不和如楊洪孫鑑輩皆當
時有勞之臣也景泰改元庚午遷都給事中會太監
金英家人會慶殺人臺憲有欲爲英地者公併論之
卒未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公獨奮言

必用鹵簿大駕欲疏上會有接置名帖者吏部尚書
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胡公欲以聞主公
亦從之自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有齟
齬者不果聞公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
私言以壞政詔按之為云得之小隸隸云得之道路
方逮繫間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
言迎鑾之禮當從其厚上即從之去申奸人建議
易儲公欲極論而言先泄衆為公危公泰然自若事
雖未濟天下多之癸酉虜酋也先遣使來貢自稱曰
汗公也先弒逆縱中國不治夷狄而可納其稱謂

卷十三

二

我詔從其議而却也先之貢公敢言類如此一時
聲勢赫然忌之者如讎敵上圖保全之乃遷春坊
司直大學士高公輅薦其材可用尋授吏科都給事
中奸人思中以法屬鄉人校官乞使地以養親公於
銓曹白之遂以此羅織為舉擅廷議大辟禮部胡公
為之愕然一駭而仆昇至家上遣中使問之胡公
以實應上悟遂從其議遷國子學正丁丑
廟復辟首起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東總督公
賑之民賴以蘇遷遷右副都御史江淮盜徒縱橫
命公往捕公以便其輕其輕餘罪有塞寇立止天順

已卯秋遭內艱去康辰詔起之公固辭不遂七月
曹欽叛於京隨就擒幸功者率安取首級至使都人
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安之必生獲始論幸功者乃
意餘辨明悉無冤濫如賀三者雖欽之妻父亦以素
與欽斷往還而得免成化丙戌江淮旱人相食公承
命綏撫活民甚多丁亥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辛卯
又有大同之行至則邊庭寧肅尋詔公還公性剛簡
不附權貴間有短之者公即移病去述二載詔復
南京掌院事又三載刑部尚書缺會舉公補之繼加
太子少保獻獄甚明清聲益振己亥被旨偕定西侯

卷十三

三

蔣琬按事遼東復奏稱旨失機者遂得以功贖庚子
初公屢乞身弗允至是又舉上諭曰卿歷官年久
公勤著稱朕方倚任不允休致公仰感上知遇之
隆不敢徑情自遂第懷鄉之念弗忘又敝精神於政
務寢成疾疹壬寅又為瘡困上遣醫問遣接踵於
門竟至於大故焉公生永樂丁酉九月二十二日年
六十有六矣公立朝餘四十年侃侃風節天下想慕
而且和氣如春厚重如山見者敬愛之無已豈古所
謂大臣者與其學問之懿存乎見悉集若干卷奏議
若干卷覽者當自得公初娶楊氏贈夫人生女曰德

龔適壬辰進士李瀛繼娶潘氏趙氏封夫人家嗣旬
以國子生援例授州判家居次嗣泉國子生女曰德
順適翰林檢討劉機曰德貞適浙江憲副吳君次子
正皆潘出也又次嗣景又次晏女曰德賢適戶部郎
中龔君次子道曰德清適戶部尚書翁公第六子濟
曰德溫尚幼皆適出也孫男一曰新孫女三公卒之
五月趙夫人以悲傷亦卒時十二月二日也甚有賢
行最扶樞南行下葬於寧德祖阡之次蓋言張云銘
曰吁嗟莊敏天胡忍情不壽其身獨壽其名德乎士
論心昭汗青凜然風節近服遠驚從容復為降帝

贈監察御史佖公墓表

吾鄉有佖處士者魯之聞君子也為人質而不華平
居寡言於諸子百史咸涉獵大義其於勢力統緒之
事泊如也其里閭及內外疏戚之屬輒以處士稱者
稱親歿哀毀骨立襄事一依文公禮君子曰處士孝
矣兄遺孤甫六歲處士撫育不異已出既長復為娶
妻家口甚衆率同居衣食無取有異處皆諭諸弟正

張公墓表

曰張公執九世同居不過一忍字願諸取以為法
無遺父祖辱由是長幼無不樂從君子曰處士友矣
平居勤於治生產業日盛然自奉甚儉未嘗妄費
蓬鄉鄰之貧不能葬者則賻之棺槨人有假貸無不
應或不能償不責也且為焚其券君子曰處士仁矣
當時才士大夫有過者處士必相與款洽傾倒而後
已於居第東南構一軒設圖書几席復植以青花巵
卉之類稍暇則倚其巾尾夫世之事一不稍平以
率子雖天質異秉亦為地師肄業以期于遠夫惜
乎竣後十載而始獲御史之贈焉春秋五十又九世
於永樂己酉九月二十五日卒于天順癸未春正月
二十三日葬鳳凰嶺之原處士諱良善上世大邑清
豐巨族至元末曾大父遭兵徙魯之鄆城隸今為鄆
人大父得甫父伯樞俱業儒不仕配范氏有賢行
孺人丈夫子三長齡娶吳氏次即鍾由邑庠生領山
東壬午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浙江道御史剛方
正大向用未已次轉娶劉氏女一適士族子貴敏孫
男六女三子聞古入有一德一善足以稱於當時君
子錄之使不泯焉若張公齡之表毀骨立張公懿之
九世同居盧鈞之營櫬末清之焚券之數人者

皆有此一善而處士實兼有之則其延聞於世顧不
宜哉予特為次第表章之使饒諸石俾氏子孫尚景
範之勿忘也

墓表
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戶部浙江司郎中官汝清

戶部郎中官君諱庶字汝清春秋四十有一咸化二
十年五月二日以疾卒官郎明年某月某日葬某處
配宜人竇附焉其弟鄉進士賢暨子熙載用翰林編
脩教靜之狀乞為銘以表諸墓子以汝清平生傳才
雅美為時所重詎可辭官氏世為東萊平慶人曾祖

本朝集卷十三

六

明德祖父才咸有儒行父爵讀書好古輕財愛施予
以君貴封主事再贈郎中君生而骨相不凡甫七歲
父遣入州庠書一目輒成誦十歲能屬文每有驚人
語號奇童年十九以壁經領山東壬午鄉薦第六連
登甲申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儒科浙江重輕
有度公私稱平比還改戶部福建司監視京倉鉅削
奸惡宿弊因遷會浙江應天巡撫諸處歲輸逋負君
往督焉隨至而集丁外艱起復改廣東司靜海民田
百餘頃為其所侵居按察尉實田卒歸民而君之
聲譽益振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汎上命慎簡

郎署之才者七人往賑君得畿內之河間時軍民
哺者八萬餘公廩所儲纔六萬上下壓竭君多方籌
畫晨夜罔倦活者甚眾乃以六事奏於上皆報可一
曰廣賑糶二曰公地利三曰除民患四曰裁冗官五
曰寬馬政六曰脩武備事竣北還城郭村落無少長
咸設几焚香拜之曰活我屬者公邪因涕泣相別於
道若子弟之於父兄然者尚書關中楊公於人少許
可君一見即獎之曰若子可謂稱職矣他日大用公
論於子有歸遂遷浙江司員外郎較閱十三司奏牘
跡密重經咸中程度尚書陳公雅愛之延譽於眾尤

本朝集卷十三

七

甚於楊景賢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近侍欲冒占
且子粒十倍公家以甚寬之將戮劾陳公推君往未
行也待要之入密遣人誘曰田如我賜請讀官可得
也君憮然謂曰以萬人命易一官吾弗為也遂偕內
侍錦衣官御史公行往按之編集居人指陳故跡卒
以所占田盡歸於民獲創起科畝率二分同事者懼
有所忤以為言君毅然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
公何憂既而命下果如所擬布令中外聞者驚服是
時北畿又飢方遣使君適有勘地之行河間民以君
為復來歌謠載道太僕丞姚顯過而續之以詩曰分

明曉得兒童語又遣官家賑濟來君聞而答曰重來
不是當時事寄與兒童莫浪傳於此可以知君前日
活人之功不虛矣東邊儲例以正郎總理之簡任
之間謂君宜往遂陞浙江司郎中君開誠布公秉正
守法初糧餉歲供僅三十萬石不三載所積百餘萬
石又以山海求平官軍給餉於前往返動旬日所得
不償所費病實而惠虛非朝廷養兵之本意萬一
有警後其就食挽運餉餉均於不便宜起自豐潤縣
潞鴨鴻橋水以通薊之運河計淮揚歲運二十萬以
十萬分豐潤用贍山海求平識者快之然薊人欲專
利自腹乃為浮言以撼沮之尚書余公稽其由謂邊
方至計莫加於此力為舉行甲辰春厥功告成人有
賴焉君在薊年久例更代監帥諸公累其成績乞留
添秩總理命未下君已告逝嗚呼惜哉子男三長即
熙載次熙志熙業女二宜春宜家皆實出狀云君剛
方坦亮穎敏夙成贍才思有儀狀識鑑絕人至於蒞
官廉明臨事果敢有膽畧獨立不懼殆不愧古國士
風乎聞信然又謂其孜孜問學六經史漢以下之書
無不讀詩必以李杜為法而聲律清婉蓋有出乎其
自得者方在病猶臨晉帖楷行草書頗得二王心法

示計謂實錄矣有軍 覽稿皇華清興集賢苑集藏
州集前門集凡者千卷藏家銘曰脩翮翔雲中道
以折長劍倚空南試而賦可為者人難憑者天鳴呼
君亡抑孰使然

大明溥源韓景璉先生墓表

夫孰知當今之世而有所謂先生其人者乎先生服
忠服孝知止知足以達死生平視斯人於功名富貴
之事泊如也壽登八十有二紅顏白髮逍遙平繁時
溥水之間時人被其容接者莫不函稱之曰人瑞溥
數里許有藏風聚水之壤一區先生命坎其下七尺

劉集卷十三

九

崇其上四尺鐫其兩傍虛其中大書其美門曰溥源
耕叟壽藏時酌其處曰吾其息是矣乎諸子若孫曰
大人老福無涯預為此不祥計誠左矣先生曰子何
知大塊者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死者人可得而忌之乎造化又將汝赦乎子惟乎命
之從也今夫人疾而忌醫而諱者皆黃口矣其益翰
林周侍讀經其半子也先生伴語之曰吾壽藏苟完
子宜為我狀之以千夫名能文者表之爰是其辭其
託噫豈意其得以文字藉斯人以傳不朽乎安得坐
斯人於左右而與之共論古今天下之事乎世嘗謂

今人不逮古若先生者其何愧古明哲之士乎先生
諱某字某風度偉碩不妄言笑少孤事母極孝性不
喜浮屠法其於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文以理為主
不尚浮靡永樂庚子以詩經領山右鄉薦初會試
二場畢聞母病即棄歸或謂試先生曰人之所以
能人者以忠與孝茲忘親進取孝乎尚望其忠邪不
聽抵家母卒正統丙辰入太學癸亥拜刑部廣西司
主事奉勅錄畿內囚犯多所平反比還陞署江
司郎中事三載朝廷賜勅褒其賢勞未幾陞
按察僉事先生素著執法名至是關輔咸屬望焉

劉公傳

申監收三邊糧餉盡革奸弊民不告難以好水川近
邊軍民雜處無城池可守虜每入寇如蹈無人之境
先生亟疏于朝設立城堡置守禦千戶所於
今賴以保全甲戌巡撫都御史耿公九疇廉知先生
為人連章薦之陞副使天順丁丑出巡漢中山川險
阻四方通亡之淵數寇有號定山者聚無賴狡奸
南據洋固二縣製兵器圖宮殿號建元四出侵掠
漢中數百里皆被荼毒且遣僞使發書求戰先生
卿其使焚其書督同守備具部指揮率師往剿之吳
憐不敢出先生怒曰此正臣子死忠報國之日也

不能吾當獨往吳復曰漢中精銳悉以成邊語以老
弱何克禦敵先生曰若能効力於戰陣兵少在找即
日出榜募敢死士得千人馬五百匹親援梓敵督戰
入各奮勇遂殄賊衆生擒定山械送京師其餘脅從
之徒盡從寬釋全活人命殆不可紀耿公聞捷特錄
其功於朝先生力辭止焉旋即抗章求退同僚百
方譬留之先生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知足常足走以
布衣萍蹤四品風憲之職為碩足矣更何望焉於未
入觀京師首白於執政者始得致其事而歸甲申
聖天子即位詔天下文職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先

劉公傳

生自中議大夫陞太中大夫資治少尹亦榮矣哉祖
諱仲彬元進士官樞密同僉堅州知州考仲隱德不
仕妣劉蔚州衛鎮撫善之女配王安人子男一長
自鄉進士知深州女二孫男二女一曾孫男一女一
史官劉子曰嘗聞天下有貴而非勢位也有富而非
金玉也有壽而非千歲也服忠服孝則貴矣知正知
足則富矣達生達死則壽矣夫非勢位非金玉非千
歲猶曰貴曰富曰壽矧先生兼全忠孝預知止足有
如此者世豈多見邪昔之人預卜壽藏若漢趙太僕
唐司空圖皆紙上跡耳豈有目覩盛美哉是用表其

彭彭者刻石於壽藏之前俾天下後世知吾明之有斯人云

大明致仕戶部郎中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公合葬墓表

成化甲辰三月二十日公卒於正寢其生則永樂甲申八月二十一日得壽八十有一先五年則成化乙亥配恭人鄭氏卒實四月十四也生則永樂乙酉三月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五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啓鄭寢合葬於巴山祖塋之次 朝廷以公子鏞遠閩軍功命有司營葬域遺官諭祭朝紳識者咸曰宜

一劉集卷十三

十二

鏞以某素知公微言據司馬狀公諱永字仕遠河間仕丘大姓先世有仕至司馬者迄李塚墓衆衆相望但譜牒經於兵燹莫稽其詳曾大父從與大父交成皆不仕考復初妣李氏復初當 太宗皇帝靖難時率鄉人歸附屢樹戰功授世襲百戶嘗語公曰吾家上世代有聞人詩禮相傳今吾遭際以武功顯若曹宜業儒以圖遠大毋從事武公感激思奮大肆力於學朝經暮史矻矻不休投師會友切磋琢磨文辭燦然可觀正統辛酉中順天府鄉試乙丑第進士拜行人景泰庚午奉 詔使安南其國君臣謁次迎謁

欲得階上公正色責之曰安南名禮義之國今何得如此傲慢衆皆矍然退拜階下主申僕告城其國人素狡詐公誠以待之禮以節之以禍福初嘗曉之國人信服甲戌西域喀密使臣入貢而還例遣官送至甘肅衆或畏難至獨毅然以行凡百供應具給且嚴其約束無侵擾下人喀密使臣言於甘肅守臣曰我輩責凡十三以館伴使未見如邊公者天順戊寅請楚府行祀禮先是每祀一壇用白金百兩公聞實減浮費什八乙卯詣代府行喪禮一如使楚時他若雲南陝西河南山東皆奉使所歷足跡半天下終始一

一劉集卷十三

十三

節人無間言考滿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丁父憂葬祭一依文公禮不用浮屠服闋轉貴州司督儲臨清時中貴同事者四人勢極難處公以直道遇之不矯亢以激禍而出納惟公積弊頓除民多受惠未幾陞郎中公晚年厭士風鄙薄奔競上疏乞休致於家越十六年得今封封之日適孫憲登進士第捷至至公喜甚具冠服望 闕拜拜謝後旬日遂不起而恭人萊州府同知邑人亨之女性資貞淑自歸公得婦道所以公在外而無內顧之憂者恭人歸之也為母得母道教諸子以嚴御童僕以慈待外內族戚以禮弗

原缺

白真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誌銘

明故太僕寺丞王公墓誌銘

嗚呼予與子與天順初同事今上皇帝子睿嘗計
今二十餘年矣何忍執筆而銘子與邪子與諱幅朴
籍其號自上市以來為東阿縣姓曾大父諱亨大父
諱克讓考諱禮贈太僕寺主簿妣某氏贈孺人維孔
氏封孺人正統丁卯子與以邑庠生升上舍不數月
選陞鴻臚序班既三載得勅進階登仕佐郎景泰庚
午以憂去比復任齋 詔于北畿諸郡凡有饒者悉

劉岳卷十四

卻不受天順改元 燕廟復辟 皇儲復建有 旨

東人物丰偉端慎小心者伴為宮僚與齊伯楊公善
首篇子與轉通事舍人賜綵段表裏嗣是遇千秋冬
至元旦三節於 文華殿舉案行禮尺寸不棄未幾
陞鴻臚主簿仍兼前職今上即位覃恩陞太僕寺簿
三載賜 勅褒嘉子與彈心職務能聲大流先是太
僕卿張公鑑今楊公穩皆有篇狀在天曹成化丁酉
九載績成肆有奇丞之擢滿 遠報屢至需調良馬奉
命星馳于河朔山東諸邑城督甚急雖馬數充初而
子與疾作矣卒於臨清而訖之行司實是歲七月也

其生則永樂庚寅五月得壽七十有八配趙氏封
孺人先卒子四長幹翰栗得七品散官次幹增廣生
次供次某尚幼孫文二卜明年二月薨舊縣驛之原
落趙孺人之窆而合焉惟子與質幹魁桐器量有容
通經書累科不偶家素饒貲賙人之貧療人之疾成
人之婚姻有德於鄉人者多矣數十年兄承同處凡
有借倚者必以讓口勿多取息教諸子以仁厚忠孝
為勉以饒幸悖戾為戒居官歷鴻臚太僕詹事三署
所至得上下心事無留滯而今已矣惜哉為之銘曰
生也逢時未竟厥施我銘子與名其在茲

劉集卷十四

贈兵部車駕員外郎曾公墓誌銘

贈兵部車駕員外郎曾公卒餘二十載其配孫氏沒
將合塋子職方郎中誠乃乞銘以掩諸壙蓋先是以
事失而今始成之也某為太史因其請安得而辭公
諱某字某世為東萊高密人唐宋以來代有顯者諱
牒以兵燹失無徵曾祖諱慶祖仁美皆不仕然積行
累仁遠近咸知之公生而坦直朴素有古風不喜綺
華輕財好施捨嘗采嬰喪未舉者助濟之未嘗有德
色事其親以孝聞宗族鄉黨交口稱譽無間言永樂
間白賊作亂時有宿怨者聞乘隙報復之真偽固所

別公毅然不平遂偕同輩數十即以國法利害往論之聞者懾伏而安全者亦甚衆至今藉藉人口嘗曰吾族子孫無所遺但遺利在人後世必有昌者初娶姜氏而孫氏者其繼同邑處士孫堃女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姓莊重聰慧善女工少爲父母鍾愛之不許凡子既適公勤恪節儉紡織無虛日浣濯補綴之末每服之不少厭侍奴僕未嘗有厲聲或微過必爲掩覆之不使無措其寬厚如此以其夫既沒而惟恐其墮厥家乃奉養教其子以明經取高科大甘氏之族世孫佳助不於宜人安歸子男三長即誠已互進

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駐車駕員外郎今職方郎中次官實義官皆太宜人出女一前姜氏出孫男五曰可繼曰某曰某皆幼女五皆在室銘曰惟公挺生于彼東萊宛有古風秉德不回厥配惟良克昌後來是宜其生之也榮沒之也哀寵揚宸翰恩被泉臺嗚呼若公幾何人哉

致政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倪先生墓誌銘

成化己亥三月十八日先生卒于金陵之正寢適以嗣侍讀岳歸省侍側既奉含歛如禮訖亟走京師以

計聞且言臣先尚書遭際勞效乞如例贈謚以慰泉下詔贈之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復遣官諭祭命有司營墓事是歲我文之士有嗟曰先生一代文人可惜可惜率賦詞致真岳奉南京少宗伯李立之狀徵銘于墓中序曰先生諱謙字允讓靜存其號也正統戊午以應天府學生中鄉試明年中會試殿試中第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脩時甲子歲旱奉命西香檣于地岳墓畢雨大降刻記于祠已九載若滿晉侍讀僕奉命使朝鮮與王國館下詩付甚富景泰壬申入侍經筵未幾改奉

允兼侍講又召入直文華

講學士仍兼甲子甲戌充廷議讀本官而通志成晉左春坊太學士兼侍讀天順改元復辟改通政司左叅議仍兼侍讀遷祭禮司王回晉學士成寅今上復東宮位出閣進學先講讀于左春坊有大學諸直解已卯先生爲順天府鄉試主考時熱家子弟不獲侍進誣以他事請成開平甲申今上皇帝即位覃恩宥回值外郎守制于家成化改元上念先生春坊舊人復學士職尋入史館修纂朝實錄是年上疏乞改南京頒行

晉禮部右侍郎復乞休致不已上憫其誠允之
丑岳以秩滿詣晉先生階止議大夫資治尹起為
京禮部右侍郎丙申聖節表陞見上春注有
加賜緋衣金帶既歸晉本部尚書先是先生以體豐
得風疾至是增劇復言臣疾殆不起不敢妨太臣位
許之厥既得請卧病于家幾一年醫藥弗效一日呼
婦曰啓予手予足視之予金歸無愧矣若等勉解母
孫予地下之望言畢瞑目距真生則永樂乙未十一
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五葬江寧縣新亭之原先生先
世本汴人有仕宋者隨高宗南渡家浙之錢唐高祖
諱胤聲啓慶源曾祖諱啓畜德弗施國朝洪武初
徙實京師遂占籍應天府上元縣祖諱德潤考諱子
安皆稱善人長者以先生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禮
部尚書祖妣孫妣屠繼孫俱贈夫人配姚繼郭亦俱
贈夫人側室崔黃子男四長即岳姚出登進士累今
官父子同仕翰林自先生始體豐如先生而脩長過
之為詩若文無忝家法次阜郭出已中京闈鄉試次
出黃出次澤崔出女一適舉人楊時敷孫男二嗚呼
某從先生後幾三十年每得雄文大作未嘗不再四
嘆美以為不可及蓋其平日於書無所不讀而造詣

劉集卷十四

五

劉集卷十四

六

精深故形於制作自然成章四方有求者揮筆立就
人莫能攖其鋒一時文名先生為重且天性孝友襟
度坦夷自筮仕以至至顯庸庸不一中罹誣毀卒無
怨言君子曰犯而不校先生有之然其初生也即異
雙目如電體有四乳八九歲時日記千萬言手所鈔
錄終身不忘時稱奇童故其終之所就如此惜其久
處翰林未獲柄用晚陞宗伯司者不過禮文天下
之人徒知先生之文而不知其有經濟之才也所著
有遼海編上谷稿玉堂前後稿歸山稿南宮稿各若
千卷藏于家銘曰天生異世號奇童置之英
兮佩孝服友稽古驗今咀理之深兮揔攝其村江河
其思其壽若類分珠玉其什而漢其章其作之良兮
一策逸眾首甲探花瑞邦家兮玉堂彤管褒褒餞誅
直筆不渝兮青錢之選青高之輔男扶之信步兮
經緯說書京闈主文維正之筆運兮截截護夫造誣
造衍命則然兮如鑑之垢如日之蝕終則白兮
音載徵儀曹載履吾何怯于彼兮著述孔富名譽孔
播時何多子我兮階已峻而澤未敷而惜用之遲兮
亦既辭祿亦既不祿嗟去之速兮錫誥及勅賚緋
與金生疊沐恩兮加贈及誥御葬與祭沒實無愧

今於惟先生神也上征昭爲文星兮於惟先生鬼也
下藏百葉不忘兮

大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恭諱銘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林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聞詔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祭葬朝紳咸曰公一

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于其生加以等秩

于其休養以璽書于其沒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

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

劉集卷十四

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父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

聆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爲托乃誌曰公

諱信字彥實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至諱社

者仕宋爲徽之休寧尉子孫因家焉高祖諱社仕元

爲承奉班都知曾祖諱長吉妣吳氏祖諱杜壽國

朝洪武間謫居河間考諱鼎供以公貴贈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祖妣汪氏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

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己巳癸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

潰土木虜寇南侵京師嚴戒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

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戢以備急用召勤王以遏

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

慶會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標之失

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

鎗礮石鼓譟爲鏗聲援遂剿去景泰元年命公充副

使持節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遺遺悉却之歸陞

左給事中辛未九月英廟還自進北居南宮公後

上中興固本十事言皆剴切其敬天一事則當時天

象屢變諸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

者壯之士中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

劉集卷十四

御史寇深奏倉官更卒盜糧一石以上者死乃造新

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碑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

不足卹今故爲此斛置入於死地宜情也哉遂卒至

今傳述其事會以臺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

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三捷

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奏表入賀時方錄景

泰間上言之入遂留公爲太僕卿遼東巡撫缺景陞

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勅以行守將海寧伯董

興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

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

結朝鮮公使土官修成授以成筭性廉之得朝鮮授
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
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
衣譯者往連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
愕然入貢謝罪虜酋索來聚眾欲入寇公自率師巡
邊營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
夏霖事多不法與董相結納公事胡鼎按其罪四十
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都指揮逮霖而籍之不
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因併劾公聽
胡會事言要奏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

卷十四

九

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復以憂還河間成化紀
元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子兵部又轉左丁亥四
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等之險叛服不常陞公
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
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
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
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獲
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
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除蔡九姓土僚之附于賊
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劉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

卷十四

十

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
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荐興舊恙復作至
是公四上疏請老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
公復上言兵事可更張者五兵弊可伸理者五詔
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
京缺於替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上允所
請公至南京適擊出軒轅乃與六卿會議復上言興
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拾遺舉可
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
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于家之語明
年公還休寧重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
閏五月十六得壽六十有三葬南京南山之原配
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
第授翰林編修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
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二許聘忠義衛
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璵璵璵女三俱幼嗚呼公儀
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
經意而樵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分耕以養居憂廬
墓側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
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以恩不及凡百玩物一

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參贊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入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若敏政輩進進不已餘昌大其業

劉集卷十四

十一

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耶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馴致兵刑事司留鑰是寄果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皇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李漢章墓誌銘

成化丁酉夏漢章詣某曰走奉命南首將以促漕之未至者願先生有以教我某曰責在隨其可而

決耳漢章曰諾乃別嗚呼詎意其別永畢之別也漢章集公事便道省墓于家適陽徐淮生災命戶部臣偵察各屬郎中之庶者五人往賑民饑漢章乃得鳳陽初既至即日一道凡鳳陽被災之所靡不徧歷驗民丁數若干盡發倉廩濟之倉廩不足又假于鄰邑之有餘者鄰邑不足又假于巨室之有蓄者與凡一切公私責負悉與蠲除其寒無衣出官價易布衣之官吏有毒疾者自五品而下問之如律城隍民居圯塞者命工濬用是民生小康地方以寧漢章素清癯無此憂勞成疾巡行至宿州委

劉集卷十四

十一

聖成霖雨殺之嘆曰於乎天上何苦斯民至此極也疾愈重時已得請許五人者節吏部國泰戶部公琰兵部張謹偕漢章北至沛之沽頭聞卒于舟中乃病革時泰輩問以家事不答曰諸公盡心所事而死不足惜恨不獲殫忠以報國耳為之捐欵如閱其行囊書數卷而已卧茵下遺一詩曰強顏人世已多年一事無成館選猶仕路那知終粉署信只青氈死生有命吾何恨俯仰無慚世謾憐故園諸子弟好將消白纓家傳盡絕筆云計其日戊戌五月二十二日也子某以同鄉同部主事

汝清狀徵懿閱狀漢章諱炯然別號慈菴系出隴西
之裔八世祖讓元金牌千戶徙青之蒙陰洞仙鄉遂
世爲蒙陰人曾大考諱燁元沂水縣簿大考諱昇
贈監察御史晉陝藩參議歷官有水廉聲姚徐贈恭
人慶陽經歷選之婦漢章正統丁卯以春秋經領鄉
薦天順丁丑第進士授戶部主事于平準出納之際
公明果斷更不敢欺時有權要家侵保定民田僉謂
非漢章不能直權要預以賂屬且以危言駭之漢章
一不以介意至則正其疆界卒歸于民又有真定奸
民詐以民田爲閑地投獻親藩牧馬以奸利民疏

劉集卷十四

十三

許于朝命漢章偕御史往按之果民田乃逮奸民
于法淮安倉例有中官協理同事者往往被其掣肘
漢章往監督之辨其不可者數事彼乃服焉時以兩
江南民運糧艘皆至漕兵候支運者亦集彼此留滯
漢章曰吾雖不便宜行事苟利兵民何辭罪焉即令
漕兵就于民艘免之兵民大利事竟以聞從之虜酋
紀加思蘭寇逆綏朝廷命將出師討之侍郎陳公
俊督軍餉復選部屬才幹者四人分董陝西河南山
西三省糧餉漢章獨董山陝二省多方設法不事權
朴民爭先輸納侍郎德戒諸公咸稱曰能一應軍前

出納文移皆以屬漢章雖甚紛紜而泛應皆當虜既
退陳侍郎洎余都御史連章薦之陞郎中仍專督軍
榆林遠在絕塞轉運甚艱漢章相其便宜鑿山刊木
開路百餘里車行無滯公私兩便前此芻秣甚貴求
銀參錢漢章疏乞令軍民採取野芻運屯要害報下
行之省費無算會王都御史于紅鹽池搗破賊巢賊
悉北遁凱旋論功晉四品祿湖廣陝西缺參政吏部
疏其名入俱不報嗣是朝每大用缺人縉紳未嘗
不屬意惜其用之弗究也距其生宣德戊申七月十
又七日得年五十一配郭蕪湖縣丞榮之女先卒贈

本集卷十四

十四

宜人繼安新鄭知縣恒之女封宜人子男四長即
夢龍鄉貢進士次夢麟夢麟皆邑庠生次夢熊女二
長適鄉貢進士官賢次適儒士王尚魯三子二女郭
出惟夢熊安出孫男三女一是歲某月某日啓郭宜
人之室合葬于富家山西麓之原惟漢章生而穎敏
八歲能屬文少長習春秋經日記千言爲文以理爲
主而詞次之居家孝敬初參議公得疾醫弗効漢章
憂形于色取所吐痰啖之焚香籲天願減己年以益
親壽既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哀毀踰禮凡有一依家
禮而行先是母喪亦如是撫育諸弟曲盡友愛孳底

于成就小子由科第者多其門人視諸不義財輕不
鴻毛常祿之外無餘資故資榮之頃時假示人始自
淮而歸持二籠人以為遠方奇貨發之乃當歸黃連
蓋舊疾所須藥也銘曰古人心今人身豐材偉行超
群倫休聲芳躅流三秦宜公宜卿宜來鈞柰何玉品
官四品祿于此送銘玄宅垂千春

資政大夫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
莊敏崔公墓誌銘

皇明成化己亥冬十二月四日致仕南京吏部尚書
崔公卒于家既聞 詔遣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少保

陳劉集卷十

十一

謚莊敏同朝舊臣無不交相嘆惜惟其與公相知三
十五年誼宜誌而銘狀謂公諱恭字克讓其先博陵
人漢侍御史朝之齊朝十一世孫曰伯讓者徙柏鄉
至曾祖諱至剛仕元為鎮撫再徙順德廣宗因家焉
妣某氏祖諱文秀考諱斌俱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
尚書祖妣張氏繼妣王氏俱贈夫人公年二十七中順
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第進士授戶部主事即有能舉
是督巡綏遠儲出公有法居無何用楊文定公薦知
東寧之務既難治公至舉行六事尤加意學校先是
府庫虛耗爛過海布若干萬守庫之民苦之公命工

別構三十間復疏于朝量布及楮幣之過海者餘悉
折軍士月糧不踰年用盡歸守庫之民八百餘戊辰
萊大旱蝗公躬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又奏
免膠州即墨諸處逋民糧草民賴以全活者無慮千
餘昌邑童子史奇李春坐流言繫獄僉事古鑄必欲
置之死地公曰童子何知力辨其枉又遣為邑庠弟
子員高密商人寓于掖縣盜竊其貨以去捕者疑其
家孫消息所為同知吳松執孫考訊証服公以未獲
賊疑之禱于城隍祠陽令機兵于軍營搜檢陰使人
于四門城樓偵之已而盜果委其貨于外偵者擒其

陳劉集卷十

十一

人來孫獲免又如辨即墨寡婦之執翁姦維縣民婦
之誣人為盜其跡尤奇已已虜酋也先率醜類犯京
師公聞之泣曰此臣子効力之秋也乃多方集民兵
若干各給器械委官統領先期勤王虜既退公卿大
臣皆以為忠六載之間威惠大行美政播在人口不
可枚舉百姓愛之如父母軍士畏之如神明萊人有
古之楊今之崔之謚蓋楊震為萊州刺史父云景泰
士申陞湖廣布政使初湖藩自布政以下魚米油
燭茶果之類咸取辦于下公一切盡去之萊民感
岡公督餉餉訓飭民兵性勤之賊聞其來相率服

岳州報公安劔利泝民擅相殺害公曰爲今之計惟
鎮之以靜而已顧附籍者收之不顧者秋成遺歸事
行上下稱便未幾調江西左布政將行悉以解舍中
器物歸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大明律書數
卷衣數襲而已奸民有冒關廣濟庫官物餘五十萬
者公廉得實言于都憲韓公讞之連坐布政使失職
列郡官吏爲之肅然理問所獄囚動二三百計多死
于臭腐蒸濕之氣公乃市膏地而廓其制復蘇活人
命無筭又作量地之要法討役之輕重而爲之任一
歲之勞者有九年之逸至今行之不改天順戊寅陞

劉集卷五

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所至進者老俾
言其利害及所行當否人以爲得體崑山生熊茲以
不賂御史毆某黜爲民訴于公公試其文喜曰科目
中人也檄復學後皆中科第得顯官無賴民王凱利
別籍王氏田廬自受爲軍清軍御史郭觀信之連坐
隱蔽者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衆訴于公公委所司
覈之事遂自竟坐凱以罪而釋其二十四人者都督
徐恭奏凌儀真漕河命公兼理其事役軍夫六萬有
奇公設法勸衆若干石給軍未久工畢尚餘二十石
發濟揚州飢民鎮江以南河久淤塞舟行屢罹大江

讀書而已疾急謂諸子曰吾平生無恙於國勿憂
煩讀竟不及家事距其生永樂己丑四月二十四日
得壽七十有配易氏繼李氏亦俱贈夫人子三子
璠珂本從子璠生之明年公以爲後漢國子生君子
又謂公不私其子云嗟夫公爲人寬平坦易中無芥
蒂好善惡惡出天性遇後生必談政事剛而能斷
然仁愛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愛惜人才煥發後進
惟恐不及初歷宗地僻士不見金書公多出計市書
及五經四書時義之工者貽之後廣宗之士科不乏
人居官四十餘年德澤在人聲譽在上夫公論以爲
老成人物如公者一代豈可多得哉墓在邑東北蘇
村之原銘曰有偉哉旌時之隆克廣克慎維平維
公發自地曹恭于大府藩省旬宣邦畿巡撫帝曰汝
賢汝佐銓司自監太宰汝往攸宜恭贊南都古留後
任政通人和名遠振歸業大化士類同嗟天恩終
始存沒之華茲村有門龜卜其食勒德玄堂過者必
式

劉集卷十四

十九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墓誌銘

大明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
疾卒于家有司以訃聞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
如制其家嗣太學生文以南京司寇張公狀徵銘于
玄室按狀公諱雍字永熙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諱考
傑積累添厚貴富弗食大父諱舉一父諱貴俱以公
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妣趙俱贈夫人貞
初以閭右起實北京宛平縣故公之發身乃順天府
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明年第進士拜湖
廣道監察御史時礪山縣李教諭純答膳夫竹磨
兒其父令其遠適而以死誣告純他御史勘伏純坐
償獄未決家人累奏冤都察院撤公覆勘公四散遣
人蹤跡之得磨兒於河南純得釋且復其官其聲遂
大振時三法司刑獄并劾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巡
按江西解冤獄奸貪所至望風解綬廬陵泰和等
縣大寇卒至乘時劫掠鄉村居民苦之有司不能制
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之得其首惡并餘黨
悉置重典地遂寧代回坐廣東按察副使巡二親就

蔡興保陳公補職公廉能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則首推行均徭法次行
歲辦法其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飢
大發倉廩賑之獲減價糶費人得足食天順改元
英簡復辟改山西按察司副使尋陞大理寺少卿仍
復僉都御史與左都御史莊公深同理臺事嘗有強
盜十八人當斬內二人請為同盜盜俠僻詎指寇公
曰會問已明何難之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寇不
允固請乃并皆留之後四人皆得白翰林院學士
倪謙主考鄉試得罪于當路經事校尉發其結交邊
府儀賓軍下獄崇重典公復力諍得戍宣府錦衣指
揮劉敬以石亨連累下獄寇欲坐朋黨籍其家公曰
衆漢時朋黨三字蓋賢人君子公宜審之寇悟改擬
敬得千戶調山東其衛時大同守臣奏巡撫之人上
即以命公至則刻刻無餘將貪財弛備皆逮于法修
防界牆搜括隱占軍士設法耕鑿收米易銀是以邊
備之用有餘而無私歛也搜米額三衛與人因虜酋
李來誘犯獨石公令軍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七年
議政至京陞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素卿之陷以罪
謫浙江布政司參政成化改元兩廣寇猖獗累征

陞任卷十五

二

陞任卷十五

三

不利上命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
軍惟總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改左
僉都御史以行時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
宜困之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藤峽賊巢也奪
此而不圖吾未見其能濟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
遣都指揮趙倫都指揮鄒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振
各授以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
進至金州謀報賊在湯洞公五發偏師連戰皆捷生
擒渠魁數人皆磔剔以示軍威大振又以脩仁荔浦
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為二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
中堅進攻彌月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勅獎
勵陞公弟睦為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增器械備
餼糧令五哨由峽後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
哨援於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擊妻孥輜重
于橫崖等崖極險處預於山南立排柵滾木礮石標
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急遂奮甲先登士魚貫
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曠賊不能支乃遁
去公益進衆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不緩
督進益急直抵橫崖等崖又進至九層樓等山望之
萬仞勢控霄漢公復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聚

至絕頂舉砲為應衆復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
大小寨峒九百餘處改大藤峽為斷藤刻石山頂以
紀厥功初公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堅守之故賊無
可反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
之慘又謂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為患宜設七官編管
仍徙周冲靖寧二巡司于峽之上下增土人為副巡
檢役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撞人凡可以固峽之
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勦廉雷等
處流賊猶未成績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間生
擒斬首及奪回俘獲共四萬一千七十有奇凱旋至

劉集卷十五

四

廣東捷聞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奏兩廣
地方相去五千餘里臣一身不克周悉宜用都御史
二員巡撫從之會以父喪守制還吳既而兵部各衙
門大臣言梧州宜設總府總督等官居中調度殺賊
良便從之即其家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重書
聽便宜行事公至築城屯軍以鎮禦地方鑄鐵索柱
繫浮橋而絕賊船置木牌以覺察奸細出官柩以瘞
亡卒培松檟以葺先賢之祠皆大服人心九年少監
黃心以公務與公不叶訐奏數事公不與較即具疏
乞休致家居又六七年以山水為樂君子曰明哲保

身公其有之距其生則永樂壬寅十一月九日春
五十又七娶王贈夫人繼金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文
王出女數金出次敵側室王出女一適蘇州衛指揮
使王英孫男二女二壘某山之原於平公之為人爽
邁洞達才識高遠居家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下筆為
詩文思如湧泉無少凝滯居官處事動以古之豪傑
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為法以曹翰安殺
為戒故所至全活甚重累謫累起未嘗置欣戚於其
間天下士大夫無間識不識咸仰其名云銘曰有偉
其人有碩其才發身賢科肅政蘭臺舊節初終執法

劉集卷十五

五

外內或貳兵曹或貳廷尉載微而起督師導江巨寇
以平吾民用康天書新頒揚休播美穹袂是望儒紳
罕比令聞彌著成績孔昭不進之求惟退之高我
吳山悠悠思玄室勒石是銘千載無斁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少
保謚恭襄馬公墓誌銘

公諱昂字景高姓馬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後移籍河
南之滄州大父諱才與考諱欽俱以公貴累贈曾
大父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楊氏累贈夫人妣秦氏
封太淑人贈夫人公初為郡丞第子自公榮於鄉

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以儀容俊偉聲名素著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奉命巡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及巡按陝西淮陽徽州等處所至有聲於行在刑部獄禁失職因因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公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兼贊甘肅軍務時參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公至勅其罪誦成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至強劫綿兵進貢馬鹿公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僞初王鎖南奔拜妻子械送京師自

劉集卷十五

六

是番人不取近邊已已北虜寇甘州公令人畜悉入城匿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北山隘以伺宵閑遁去西邊方倚公而以乞疾待旨乃命致仕景泰庚午也甲戌丙廣義寇擾攘朝廷召王忠肅公還為吏部尚書起公代忠肅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便益行事公乃大布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升土官兵民勦六為暴害者生致其偽將軍周鐵威盤馬蹄等獻關下上遣行人勞以絲幣寶鈔陞右都御史丙子征斗洞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不足公者造謗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留命之山西巡按邊境比還

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虜寇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公仍總督劾日出師是夕曹欽反公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自是上寵待特厚嘗資以金玉束帶繡金麒麟服其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賜歲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黻戚亦不可得者公與賜馬屢召遊西苑南宮及扈從較獵南海予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公咨訪甲申今上嗣位信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尋奉勅同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按察點軍士既畢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籍軍帥之賢

劉集卷十五

七

否而黜陟之慮後事之遠變而禁約之賢出公之議云戊子公年七十時有災異謫見力求退避從之且賜勅以榮之陞於復賜謙饒帑寶鈔若干既歸八年精力猶健暇則教子讀書或跨馬詣村莊課僮僕耕種耆德晚福士林忻羨偶微恙後三日而逝實丙申五月五日也距共生洪武己卯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訃聞上遣使贈少保謚恭襄遣官諭祭營塋事配趙氏累贈夫人繼王氏累封夫人側室蔡氏趙氏秦氏子男三長忠以蔭補國子生次恕錦衣百戶次惠忠趙出詔惠泰出也公生而岐嶷威重天性

孝友事母極孝敬有疾憂形於色視諸猶子愛之愈已出祖產悉推讓與之其在官時部屬持堂稿咨稟公略竄數語而事理明允雖積思者不能過也以其年某月薨某山之原銘曰繁恭襄公事我宣皇出參我務用靖邊疆北虜南蠻咸知名姓爰抗爰禦出奇制勝惟公重望正位兵曹秩登保傅龍文載獲四方告饑疇思國計天子曰嘻公其可恃腰玉衣紫垂五十年殊錫異賜今尚在焉公鑒前指即知止足乞歸求令耆德晚福家居既久澹然上征卹典之厚生死之榮焉覺有封玄堂有石勒德振華昭示無極

太史公記魯哀公十四年四月孔子卒葬魯城北泗

上至六十代孫承慶暨配王氏卒附葬于側子弘泰

馳書京師問銘于大學士劉某曰古者列國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子孫必為器以銘禮也禮國人為之茲魯無君子乎而千里外而問銘焉無非所以欲彰其觀之善慎之至也豈敢悞不腆之文乎爰誌曰公字承祚曾祖訥祖公鑑父彥縉皆衍聖公曾祖妣祖妣皆夫人夫人姓王氏父賢致仕順天府尹妣某氏封淑人公生於永樂庚子三月七日夫人生於永

樂也三月二十二日公出於大聖人之後長於大

聖人處聖耳之所聞者聖訓目之所觀者聖善十一歲遭母喪自知秉禮旦夕哭泣本族人尊卑無慮數百皆曰此兒遠大器也稍長奉諸母諸弟行皆得其歡心其於六經百史涉獵殆盡尤嗜詩有禮庭吟稿者千卷歲于家視世之富貴侈靡若將浼已鄉族有衣食不足婚喪不舉者周之為常故賢譽駸駸孔宗之右公之實如此夫人少讀文教諸書善於禮且性孝慈女工家務如素習然井井有法孔王二家相云二舍許同契有素一言而姻締矣既歸以事京兆之

太史公記魯哀公十四年四月孔子卒葬魯城北泗

上至六十代孫承慶暨配王氏卒附葬于側子弘泰

馳書京師問銘于大學士劉某曰古者列國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子孫必為器以銘禮也禮國人為之茲魯無君子乎而千里外而問銘焉無非所以欲彰其觀之善慎之至也豈敢悞不腆之文乎爰誌曰公字承祚曾祖訥祖公鑑父彥縉皆衍聖公曾祖妣祖妣皆夫人夫人姓王氏父賢致仕順天府尹妣某氏封淑人公生於永樂庚子三月七日夫人生於永

即賜誥贈公如例妻封夫人次弘泰亦襲封焉而作
字作詩不下于兄處已待人中乎矩度二子者其皆
及識見稱其孔聖家兒也銘曰凡父傳來六十世孫
字振振引無替禮庭頭角逸凡庸有淑者媛其伉儷
家藏詩句鬼神驚人說才華瑚璉器本家族行禮
周近魯貧窮同一視彰彰聲譽四方聞座右看鵬
鳥至夫人傷盡未亡身三十餘年堅節義懿規真是
女中師二即並作雲間瑞高堂盛福老逾安泉下鄉
卿成父運清朝卹典已均覃幽顯榮榮良有自聖澤
綿延天地長萬古虹光照清泗

劉集卷十五

十

贈太子少保謚懿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周公

墓誌銘

大明成化二十年甲辰五月六日南京刑部尚書致
仕周公卒于正寢春秋七十有八訃聞上遣官諭祭
命工部營葬域贈太子少保謚懿懿至渥也子經
將奔歸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以其舊知
徵銘于墓乃誌曰公諱宣字廷玉別號葵軒世為山
西陽曲人祖考諱溫甫考諱傑皆以公貴贈資政大
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任氏妣張氏贈夫人公幼
異凡兒考資政公甚鍾愛之時有譚曾二先生者皆

國初名賢選從學洪熙乙巳選入郡學為生員宣
德乙卯登鄉試會試中乙榜不就束書入太學以友
天下士學益進正統甲子用吏部銓授刑部江西司
主事精究法意讞獄明審尚書金公於群屬中獨愛
重公凡大獄必以委之有死罪囚累訴其枉公乃微
服訪之累月一日至城南聞村姥言其事果冤因得
釋給事中程讓御史劉訓給燕山左衛鈔誣官盜取
下法司公辨其誣由是賢聲大著丁卯奉命錄南北
畿重囚所至多平反者已巳北征部屬當扈從者率
多託疾公毅然請行被重劾而還景泰初陞署河南

劉集卷十五

十一

司郎中事有校尉受贓縱真盜而以宿憾寘其罪欲
陷之死公力辨之校尉反坐公視獄有囚八百人時
天暑懼有病死者三日盡發遣之衆以為有片言打
獄之才庚午賜勅封贈考如其官母憂晉安人時刑
部關右侍郎吏部撫公代之公益盡心以洗冤澤物
為已任辛未陪幸太學有緣幣之議以甲戌勅誥封
贈祖考考如其官祖妣妣妻皆淑人順天河間二府
民饑勅公往賑之二府素無畜積又連遭大水公條
奏八事一裁省各處冗官二停徵當歲糧草三添減
軍士糧草如舊四免近久負馬贏牛羊五暫罷供廩

崇祿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恣民米取七招商中納
鹽糧損其斗數八借水次官食之粟濟民事下戶部
不能留從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為難上聞詔特從
公議公又為之具耕牛種子以便于民時宜旱苗稿
公行部至武清懇告于上下神祇是夕大雨明日至
會州致仕尚書馬公家居謂公曰昔有御史兩今為
侍郎兩矣秋大熟戌寅陞左侍郎有二品襲衣之賜
癸未命掌工部事又命掌都察院事成化乙丑今上
改元命公祭告中鎮霍山及晉代藩三府先生因得
過家省墓會族鄉人以為榮未還陞右都御史總督

劉集卷十五

十二

南京糧儲至則嚴告戒社宿弊有侵盜為奸數輩悉
懲以法謫戍遠邊舍場為之肅然南京守備大臣輒
欲校斛以侵公公上疏劾其非六科十三道復交章
論之由是守備者被切責乃已未畿上南京城守事
宜八條又每歲朝京多所建明戌戌南畿糧貴詔公
發京吏之粟賤鬻之以平其價民食不艱畿輔乃安
又得二品 誥封贈祖考考如其官祖妣妣妻皆夫
人是歲陞南京刑部尚書公告戒諸司事非會勘者
不得出五日以是無冤滯之囚常值獄廬輕罪悉縱
遣之曰有事則召對歡聲載道南部起自洪武間至

是頃地公得請重脩而益以私享之費輪奐一新甲
午以孝滿乞休致上免留不允繼又上章皆不允至
冬復以三載滿入見始得遂所欲馬公先世業醫無
田產迨公益畢力于公家不及私且父住金陵樂其
風土遂仍歸江南寄籍江寧蓋公之婦也日與故人
親戚飲燕登眺甚樂父之失明經聞之急請歸自見
公飲食談論如舊意其福壽方殷未艾也經還朝後
三年而公不可作矣實甲辰五月六日享年七十六
公元配喻氏鎮撫某之女贈夫人繼顧氏封夫人男
八人長即經天順庚辰進士歷翰林檢討累陞左春

劉集卷十五

十三

坊左中允次綸太學生先卒次絃成化戊戌進士南
京吏科給事中次統次縉次紳次從早卒次維女一
入適馬尚書子太學生某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惟
公德性寬宏氣度詳雅脩其身議論英發平生所
歷官皆循序而得不枉道以千人在國子時同堂生
居相鄰妻妻無所得權公因家人送貨費至傾囊與
之為主事時有罪人貧不能輸官納將鬻幼子訣別
不忍聞公以折糧絹償其直還其子事親最孝遇時
節老年猶悲泣出入兩京法司幾四十年無毫髮傷
人害物之舉至于領賑貸督京吏活民利國之功尤

多故位登八座壽幾八袞子孫二十餘人策名甲科
聯官清要以並承于公後則公之榮名始終慶澤宏
遠求一時豈多見哉乃銘曰鳴玉天朝緋體犀腰入
者或驕且暮三尺獄園冤抑入者或失出濟兩圻子
惠黔黎入者或遺矧撫示行平和莊重入者或病雍
雍周公四策在躬四失無蹤踰七望八童顏鶴髮奄
違貴閭疎戚嗟傷卹典汪洋生死異常蘭孫桂子可
敬可喜孰與倫比埋玉金陵勒石鐫銘垂千萬齡

大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馬公墓誌銘

於戲君自今歲春夏以來無日不欲見某或迫于政

李劉集卷十五

古

弗往則命僕逆諸達必面見斯已見則絕口不談聲
利仕進援閱古今方劑期以療疾至秋八月間見某
嘆曰吾祖宗積德百餘年發于予不能昌太前烈可
愧也諸子幼無知敢託又曰予疾必不治玄堂之銘
子其無辭某曰止毋規規紫此將有瘳二十有七日
晨起衣冠策馬詣部中別諸寮友繼抵某家既出及
中門復回揖其妻曰永訣矣婦坐正寢時至亥而終
於戲不知古之哲人則何若也君諱孝祖字德源生
於陝西隆德縣長昂昌平入學為增廣生員通書易
二經正統己巳庚子京師君怒髮上指伏闕上十三

事內養聖心禮大臣抑遊食整肅備恤故舊率食弊
旌節義士事行焉大有裨益喜嘉劉黃策捐貲構劉
黃祠過伏梁公廟見門額壞即命整之扁金大字揭
其上曰彼劉梁吾徒人也可不敬禮景泰丙子科中
鄉試天順庚辰第進士授江西司主事凡事來惟以
忠厚為主三四載督納江西北直隸各府若糧稅錢
帛各二百餘萬升尺不爽他司難決者大司徒從
于君君據法處理必公必當眾服之曰能武清民地
二千餘畝為豪右侵據上命君往勘君至率有司設
法丈量疆界以清卒歸于民蒙右雖怨以君公正無

李劉集卷十五

十五

如之何成化乙未陞郎中奉勅總理宣府糧儲時萬
億等庫場軍斗韓榮等有餘人陂誣發役窮邊君上
疏為直其冤榮等得回至今各家圖君之像祀焉其
他收放以時措置得宜兵士感戴比受代計羨餘糧
七十萬草九千萬銀二千兩布花六千疋斤謂某曰
勢要投書者至四百紙皆欲規利吾牧之不行君視
之啟篋果然大司徒年公馬公楊公撫等曰馬郎中
好官好官已亥虜寇大同及榆林諸執事以糧運艱
難為憂上仍命君往陛辭有寶鈔之錫後往遼東亦
然京堂及外藩員缺縉紳皆曰必馬公可吏部兩上

君名卒未及用君

成化辛丑春秋五

北也高祖諱進

元提領妣王氏

國朝隆德尹賦性

博之蝗忽飛入黃

其官妣張氏繼張

贈宜人陳氏封宜人

差次騷次錫次銳次

竊妙與所著有渾天

近大小等論君於持

人所著有自家錄言行

諸書有足徵者君王

之妻君之妹也可

巨施而弗獲巨宜修

抑未獲者之可尤口

於宣德丙午四月十七日卒于

六葬城西杜積栗山之原

鎮衛千戶妣邢氏曾祖諱

從善讀書不仕妣李氏父諱

慈應政撫長祈雨即雨蝗灾則

又有神異之感以君貴誥贈如

俱贈宜人配郝氏先卒繼賀氏

差次騷次錫次銳次

竊妙與所著有渾天

近大小等論君於持

人所著有自家錄言行

諸書有足徵者君王

之妻君之妹也可

巨施而弗獲巨宜修

抑未獲者之可尤口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先妣行實

嗚呼天乎某今日乃哭吾母天胡降割于我家爾昔

某年十三時吾母即割愛遣游鄰邑學越二載歸復

遊游本邑學暨忝竊科名官翰林者二十有七年中

雖兩告觀省然皆未足以殫人子之心今年春正月

訃音偶至某聞而昏仆于地經宿方悟號天叩地無

以自容亟奔歸大事既襄切念吾母生也某不克一

日養致也不獲一言永訣天地之間罪大惡極莫某

為甚矧蒙勅初厝一墳爰慮吾母恐懼結數操手基

左夜棲于中庶幾魂夢下接吾母之靈以相娛樂既

而內外族屬迄邇來慰因談吾母之德善無不舉手

加額曰非可以言也吾母生平質實無偽未嘗出一

誑人語廩粟出入斗稱不知計較或有故違婦稱量

婦有因私與者心雖知之亦置之不問曰彼各親其

親也吾家視此為常事待斯養雖嚴撫育之仁未嘗

不寓義女之子名敦兒五歲而孤嘗患脾積歲餘頗

色枯稿氣息奄奄人不可近吾母親為易膳供飲食

延醫調治不憚勞苦半年病愈君子曰仁母也敦兒

今已強壯永樂中先伯父宦游南京伯母楊氏遠行
穿著不足吾母時亦不自給乃脫金荔枝首飾易疋
絹潛置伯母行裝內無復知者伯母沒齒不言吾母
亦不與人言惟家君知之東鄰趙氏家甚貧或乞
粟帛若布或乞線絲簪小器等吾母隨乞即與之
如此者十餘年君子曰好施予者固有之至於久而
頻數不厭者惟劉賢母然嫗將殂吾母知其無贖本
急取細布二疋遺之復持瓜果藥物往視嫗頻首曰
不能報恩皇天有知願延母千歲壽且使子孫常顯
宦言既而殂正統辛酉大水洋河堤決時鄰叔居叔

劉集卷十六

二

先穴房後垣水遂浸吾家垣悉圯男女行水中至沉
寃沒牀舉家尤之抵曉吾母即土牀造餅謂子璉曰
吾見汝叔未飯可召與而父共叔來歡然若不知者
識者曰於此可以觀賢母睦族之仁三沐 恩封處
貴富不驕不奢年踰古稀猶朝夕自理庖厨不怠盡
範內則母儀婦道沒後愈彰徹大行今內閣大學士
彭先生雖曾表于墓於吾母德善有未盡者某茲
守墓下又得族屬傳此數事特勒之碑陰嗚呼吾
不可得而見矣天地山川有時而盡某之恨蓋無
而盡痛苦之際言不較文亦不收一字妄也

祭文

祭彭文憲公文

曰於寧天何降割于斯文邪先生其永畢于茲邪吾
君將誰爲共啓沃邪吾民將誰爲共康濟邪吾道將
誰爲共輔翼邪此于輩於先生之亡大慟而不覺其
失聲也於寧恬淡寡欲表裏一敬不力而勇似柔而
勁居則於物靡不令容遇所不可則如砥柱之有定
聆其笑言而不苟舉其平生而無諱此先生之爲人
有足重者校讎群經探討百子益我身心曰惟性理
窮朝竟夕擷芳茹美闢程之戶得朱之髓奮其雄詞

劉集卷十六

三

浩乎無涯理趣極其縝密機杼自成一家是以二十
年來司帝之制高文大冊播諸邇遐此先生之文學
有足嘉者乃若出仕而廷魁俊彥遷秩而黃輅傳經
東觀東朝清卿亞卿大家宰無大學士保儲副復保
聖躬緋袍玉帶茂實芳名主典文衡時稱精鑒總裁
史館丕昭管彤入告于內則嘉謨嘉猷宣政于外則
爲軍爲氓夫所謂人之著龜邦之典刑此先生之歷
官行事有足徵者 當寧興嗟儒紳於邑有贈有謚
有葬有祭通都大邑匪姻匪戚亦皆心痛而首疾先
生之亡百年一日公論如前俯仰無慙得今人所未

得全古人所未全先生之存一日百年於虛在耳之言在目之儀一履手問魂其何之此予輩之慟直以為天下而不以私九泉之靈有知無知生死之訣盡此一危尚享

祭程母太夫人文

於乎文中之宗壺內之則傲舉於昭斯夫人之德作配君子維室之華外雍內穆斯夫人之家直節正言風動遐邇國之巨公斯夫人之子幼名神童長為國珍能詩能文斯夫人之孫自天錫誥貴于華屋霞帔珠冠斯夫人之福鵲發日新朱顏如舊歲迫期順斯夫人之壽夫何天不延夫人以範世而遽於此乎永畢此所以京師名門大族為之悲慟而區區內交於令子者為之傷盡我心惟誠我酒惟馨跪奠棺前以達于冥冥

祭封翰林檢討邢先生文

先生環偉之資介特之操肆力群書兼通小道其視義若泰山之高其視財輕一羽之杪其邱貧也傾素束而未足其拯難也原天性之攸好奉先睦族却金止盜化鄉人而匪靡于罰瘞遺骨而奚貴其報當代史臣咸稱其有古儒者之高風顧予小子亦云醇乎

其非矯嗚呼善非不集也惠非不施也譽非不彰也允宜百千萬歲而奈何乎天者尚冬其期耄而不以昇斯老意者其有在於仲子以食其效邪前此五年親覲語笑訃音倏來西瞻悄悄望數千里之遠不得躬一觴之祭告使予含長慟之淚緘此辭以寄夫杳杳尚享

馬德源祭文

曰嗟嗟德源而遽死邪何幽燕正氣而遽止此邪窮理之妙立言之固今世之六復誰公邪心厚而仁才敏而通方期以拯濟斯民顧乃四殯于地曹郎邪嗟

祭劉集卷十六

五德源某有以知其所有矣嘗為某言時之大官求必得之吾安能仁仁伏首于入門邪彼執轡者顧忌不暇豈解公子用賢邪是以德源卒老于下位雖死而不憾也半載之前預知其死日速某過訪其所以我家惟難我兒咸幼我孫已長若其是依我負我祖我名弗彰佳城之厝君某死方死也旦謁某永訣懷抱未悉而命已歸惟某甚思君孤所託其時某臺相見無怍臨棺三奠復淚長流嗟嗟德源一別千秋尚享

掌教兄祭文

於戲頻年以來教習數數欲一聚首而今竟不獲邪
痛哉棄弟提孩與兄同受學于吾父膝下暨將弱冠
又同肄業于儒庠後弟叨官內苑兄亦振鐸古饒歷
倭三任不願顯秩當道者或欲薦爲御史兄則固辭
或欲薦升冑監兄不之諾恬退之志清白之心介持
之操斯世之士幾人能同邪分外之事靡整不干非
義之財視如塵土口雖不言人之是非於中自有定
見斯世之士幾人能知邪倦切之念手足之恩或弟
有過則蹙然以悲或弟改過則躍然以喜本宗之人
幾人如是邪於戲豈意一朝遽成千古既爲位以世

劉集卷十六

六

哀復緘詞而致奠話言有盡哀無窮尚享

先生文集附錄

祭文 誌表

祭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某月某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等謹以香楮之儀寄奠于

太保古直先生劉公之靈曰維嶽降神生甫又申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青齊爲邦去嶽甚邇乃篤生公起于鄉里高登科甲早入翰林聲望炳然有美南金工于編摩存乎國史唐之吳兢直與之似長于勸誨父在經筵宋之祖禹美莫能專受知先朝眷遇殊渥暫試吏曹竟居綸閣謫言正論多所建明上裨聖主下福蒼生豪邁之資剛直之氣自信不疑寧取顛蹶雖解機務如公論何爲公身計所得則多朝野頌頌望公終起局不少延而止于是公雖云沒恩與不衰究公終始何失何虧維公平生篤于行孝侍養既終沒也含笑交游之際道義是敦溥等從公情重斯文別公數年無復相見馳此薄誠有淚如霰尚

劉集附錄

一

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某月某日吏部尚書年生至謹以香楮之儀寄奠于

大保古直先生劉公之靈曰惟公學自妙齡已負案
邁之氣聰明絕人二十餘而登科第入翰苑與諸名
公游不逾月而上下文譽文章高古有韓柳之家風
善法道勁得義獻之筆意器量洪深而有容接物以
誠不以偽言不藏機心地平易經筵進講句讀分
明而義理昭著聖心悅懌而聖德為之日新不
替進無樞機大展經濟臨大事決大疑亦惟主手仁
義羽翼 嗣皇有死無二直道不容於時功成翻然
而退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惟公於斯為無愧子與公相交四十

劉集附錄

二

餘年中間契闊之時多會晤之時少不意予赴 召
於公既歸之後不得與公一會欲俟退休相期於衛
河之濱以話疇昔今公已矣竟莫能遂聞訃悲傷涕
斯如澍千里緘辭聊陳薄祭魂其來歆莫我見墓尚
亭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某月某日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尚書耿裕等謹以香楮之儀

太保古直先生劉公之靈曰惟公學自妙齡已負案
邁之才金馬華蓋燦然華國之賢其得君而專致也

鳳閣鸞臺慨然行道濟時之心其急流而勇退也為
杖芒鞋超然箕山頽水之志故其入相也 朝廷為
之清明士林為之增氣然庶幾以之康寧四夷於是仰
治其罷相也 朝廷如失股肱士林如失左執善系
不得安生強梁不知所畏及其不幸而薨也當守為
之震悼士林為之憔悴彼善柔不勝其驚惶雖強梁
亦各為之辛鼻是則公之一出一處治否所繫一始
一終俯仰無愧一生一死哀榮兼備可謂道不負
明時而德稱其高位者矣嗚呼風雨未幾聆高議
骨肉情懷金蘭氣味方仰威鳳之來儀遽聞凶訃之

劉集附錄

三

遠至嘆執紼之無由徒臨風而隕涕夫豈但斯文凋
喪之傷抑深為 國失老成之喟嗚呼哀哉伏惟尚
亭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門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介詹事府少詹事費閻右春坊右庶子董越等謹具
香帛東向再拜昭告于

尊師古直先生劉公之靈曰嗚呼先生生于世可謂
奇偉不常者矣始以妙齡高舉於鄉其駿驥遠大已
如瓊之連水頽之脫囊繼以見屈禮闈卒業上庠雖
曰鵬鵬偶折翼於霄漢驪駒暫蹶足於康莊然猶探

必期闕仁義之與博取至直涉道德之洋遂使時稱
老師如李古應者亦曰吾當進之忘年之列安敢真
之諸生之行賜第甲科年纔弱冠遂膺妙選登進王
堂遭際既多於一時而才譽尤擅乎三長無選學士
爵乎人望其輔導東宮也翼翼小心敬恭不忘朝
夕啓沃曰周以詳迨乎進講經筵也所陳周孔所
期虞唐論及肯綮直言以匡雖一二之素仇亦首俯
而心降主考春闈藻鑑既允賴乎衡鑑遷官少宰人
物又曷逃乎否藏清風黃閣在帝之傍忠鯁直諒
日唯贊襄其功業之上任社稷下在生民者較古

劉集附錄

四

名相又執軒輊而低昂亢極思退髮猶未霜旬之
內乃歷數十年皇上特俞其請錫資浩乎其量尚
有優命有曰肅將刻金可散於太傅之疏祿不絕於
少尹之楊一飯不忘乎思報於君恩而三公豈情
乎養志於高堂放懷物外陶情醉鄉何善人之弗壽
竟一疾而云亡上始聞訃盡然悼傷卹典駢蕃玉音
輝煌夫既極於始終之哀榮復何憾於委順而徜徉
嗚呼先生明白洞達毅直剛方一言之出洞見肝腸
事苟關於利害雖寵辱變華而視之若毫芒以是見
直于士大夫然騰謔啓謗豈但止一臧倉先生蓋德

於自信節愈堅而名愈彰如先生者謂之大丈夫又
豈阿私所好而過揚哉其聲昔執業於門下蒙不棄
乎謬荒追感恩義矢服心喪絃詞薄奠聊此一觴謹
東向而再拜淚注下而淋浪尚享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門生程敏政謹具
香帛緘詞東向再拜昭告于

尊師古直先生劉公之靈曰惟公鍾海岳之靈經
濟之學才氣振千古之豪文章擅一代之宗

聖德于青宮贊廟謨于黃閣有力扶正論之辭
父于釣後有陰翊宗社之功卒困于柄鑒六司初居

劉集附錄

五

即返丘園百年為期迺家廓何君子金公之深而
造物者遇公之薄也惟先君號金石之交故賤子有
門牆之託雖學難行迂兼志強而才弱寧以道為
屈伸敢因時而前却嘆我生之不辰而教言之如昨
也訃音歆聞驚涕兩落日月推遷林野蕭索謝傳不
起于東山司馬竟終于西洛此心曠日亦何損于衆
休世能浮雲會直公之一嘆顧生何知負恩懷怵身
卑免于竄投病未離于砭藥遙瞻几筵一酌清酌公
神如生鑒此哀悵嗚呼哀哉尚享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門生左春坊左諭

德張昇謹具香帛東向再拜昭告于

尊師古直先生劉公之靈曰惟公挺生東海之濱還際文明之世鍾淑氣而英豪積正學而淵邃早奮與賢之利存應清華之地滄溟培其大風盤桓別其利器筆掃千軍之雄詞領三峽之勢導青宮而啓沃勤入黃閣而論思獎鑒九秋之鶚立陋群邪之狐媚彼皆險巇我獨易彼皆譏隨我獨毅毅我亦何心彼乃謫謫勇賦歸去之詞何泰始終之義侍嚴君高年合天倫於麟萃觀公之氣象也如金之剛如玉之粹計公之壽考也宜山之高宜川之至至亦何彼奪國瑞嗟斯人之云萎落士林之感嗟其淵學門下禮義沾漬二十餘年如一日視其本數寄寓虛名累觸奸細之機寒包荒之智跼代江湖五稔又四限南北之途途無門牆之可伺膏肓之疾誰能塞之誰治萬里神交空夢難憶蓋棺之日阻執紼之使遠負恩私祇增深懼歎何存宋臺永闕勝東園而哀號倚西風而灑淚式介便鴻緘詞以寄惟其鑒之尊醪遙致尚享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某月某日山東巡撫都御史王霽謹具牲醴之儀致祭于

柱國太保劉古直老先生之靈曰惟靈負梁棟之奇材稟剛大之正氣早飛騰於甲科已簡閱於先帝遂登庸於黃閣慶風雲之遭際運經綸於一心實政本之攸繫致聖君於堯舜博聲教於斯世兒輩識其姓名朝野稱其謙讓况發越於文章擅一代之佳製肆國史之謹嚴賴三長之修記顧寵任之方殷俄失理於榮衛遽上章而乞歸拜金門而謝事結綠野之高堂樂林泉之清致咸願公之復相胡一疾而云逝予來撫於茲邦每傷悼之無替聊陳辭以侑觴展微敬於斯祭尚享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某月某日都布按三司布政

吳珉等謹具牲醴之儀致祭于

柱國太保劉古直先生之靈曰惟靈英傑之才經濟之學早步瀛洲遂登黃閣累朝內相致君澤民坐令六合圍於同春冠世文章班馬並轡出納絲綸作帝喉舌調和玉燭泰誓以平兒童走卒咸識公名大義孤忠始終一節正言讜論凜不可奪封章屢上謝政東歸民懷柱石士失箴規中外傾心期公再用奈何一疾摧此梁棟某等同官藩司景仰公德倏聞訃訃痛傷不自鼓奠醴醢載具頻繁神其不昧鑒此

合尚事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某月某日青州府知府張本等謹具牲醴之儀致祭于

柱國太保劉古直老先生之靈曰惟靈通敏之資剛方之氣蔚然經濟之文允矣廟堂之器一誠而感君心片言而決大議澤被生民功施社稷朝廷方倚任之隆而先生遂歸田之計正當享乎餘年又何遽然長逝嗚呼其可哀也夫其可哀也夫某等後生小子景仰德誼聊陳薄奠用表微意伏惟尚享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門生提學副使馮

劉集附錄

蘭馬中錫等謹具香帛絨詞東向再拜昭告于

尊師古直老先生劉公之靈曰於乎翔于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者鳳凰時歟而秘時顯而彰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為不依棲於塵軋之陋不爭食於鷄鶩之場鳴諧律呂道合陰陽維食何食瓊枝琳琅維止何止梧桐高岡視飢為之嚇彼腐鼠若將免而遠舉高揚斯其天精地靈實為之孕毓又何凡品群羽足與之較量燭照數計孰匹孰當我儀圖之其惟壽尤膏腴探六經之蘊奧量度萬頃之汪洋榮祿則鑒坡而玉署際遇則君明而臣良經懋德沃首肯

劉集附錄

九

憲皇陰福自膏澤其露駁桂居重謀謨廟堂永遠能爾治道筌簞蓋天下方將注目快觀於朝陽之表而先生乃倦飛知速於積石之鄉人或謂知止其庶乎不辱而先生則自以為弱臂其可以挽強空天一舉六翮輕颺雖難其聲笑世態區區之易與翺翺其羽念天恩蕩蕩之難忘既而舞斥鷃而叫鸛鳴鸛鳴而嬉鸞鸞有雀穿屋維鷄在梁於乎鳳兮埋光而鏗彩彼何為者既頡而且頽天下之學子晉者不知其幾何又將登臺吹笙日引領而惟夫子之是望其質質而不知所之者顧不能一援手而與我同一延舒乎樹隅但迂踈痴想而尤拳拳我聖天子每為之日夜而皇皇胡為鄧綢甲蟬蛻而遽謝乎丹穴乃乘風排雲而騰羽奮翼乎洪荒山川慘淡草木淒涼三合奪彩大厦摧末者成動九重之念藩垣懷萬之防木屐碎登山之齒駝峯倒邀月之觴海岳英靈千年一覽文章光焰萬丈空長於乎天乎吾輩昔也破客摧驕借夫子之椎鑿而今則沾襟揮涕哭夫子於門墻情關終古人各一方於乎人孰不死死貴名香如先生者生有益於時沒可傳於後蓋將起遊彼遺臭者於萬萬又何遺恨之相妨於乎白綿漣

酒茅以是將託辭悵風情切裏腸是蓋哭吾道之行也之止也一命也而非若兒女子輩眉目手灑淚於尋常於手哀哉尚享

經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六月二十七日知壽光晚生孫峻等敢告于

文和公劉老先生之靈曰嗚呼天賦真才以康國脈於昭文和降神昂宿惟公當繼天付地之學抱忠亮明允之德受知 先皇而論道師席歲年二十年之久大行所學而保合太和斯數百年之極都俞吁咈真古人格心之事業彌綸衆贊創于今錫時之五

劉集附錄

福其渾厚與類其文章華國勲名乎是光之進退事業乎煌煌之竹帛誠天民之先覺近古之道伯也其殊功食報作善降祥大慶所鍾異材出銀黃交映朱紫滿門葩翹穎脫鍾光前之才俊高文大冊掌再世之絲綸此在今日榮相中比論福德倒指而不易得者也先生皆有之矣泮水之濱東山之岑拱秀千里擴慶無垠其先生萬歲千秋魂魄來游之地乎峻自草野而入國門已知先生之德業矣矣豈必令先生之邦入先生之里而後知先生哉采采水藻雖鮮當堂斯文未喪真魂泮泮先生其有知乎尚享

刑部尚書林俊祭文

嘉靖癸未六月癸卯後學見素子林俊謹托吾友都憲陳公文鳴代致薄奠遣祭于

太保文和公古直劉先生之靈惟公嶽氣星精金象天挺奮志命詞辭黃輩等人文翊贊弘開大猷總方開德滋至天休內脩外防默主選中 帝曰師臣改容目送妖僧孽寺傳術邪肆興土木道路咨嗟不揆躁狂虎口饑肉 宸怒上干萬類俱縮 詔獄斯下公取獨爭且讀且賀 天皇聖明魁錄惟伍已乃薄謫嗚呼信信我公為敵星象示變獨開直言謹詞

劉集附錄

十一

正論威煥為吞維時渠奸魄膽喪失黨附橫從誠公益力碧山不負造物胡尤夫空鳥倦某水某丘孝皇出震有虛前席安車來迎逝焉以息之孤寡和知已為難春明門外海闊天寬白馬素車疇情縹緲宿草一觴愁腸割裂尚享

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丁酉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眷晚生趙鑑謹以剛鬚柔毛庶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先祿大夫柱國太保尚書兼大學士謚文和姻伯劉公神位前曰倚先生之孕秀芳實泰岳之精靈

鄒之家世兮協後先而彬彬心休休而自裕兮量恢
恢其含弘志蹇蹇而弗渝兮氣浩浩而內充德純粹
而光大兮才超拔而偉雄乘清時以騰躍兮旋陟位
于三公荷宸心之簡在今日左右乎帝躬歷四
朝以執政兮位特加而存崇臨大事以裁決兮若山
立而刃解斥奸權以被忌兮節挺然而弗改國祚賴
以不挫兮天下仰其風采矧功成而名著兮以盛滿
而自戒屢抗疏而請老兮勇乎其不可留降溫詔以
褒慰兮溥恩禮而特優遂雅志而忻然兮指故鄉以
歸休意逍遙乎宮壤兮啓華堂兮別墅效菽水以承

劉集附錄

歡兮攬烟霞而作主厭塵世而觀化兮騎箕尾以登
仙肆詠音其上聞兮軫聖意之惕然爰錫謚而錫
祀兮見終始之克全維繼繼之輯其兮歲既久而猶
傳有簪纓其奕奕兮衍書有於後賢奇動可述兮光
示簡編昭賢有祀兮想且永延愚也生晚兮世姻亦
叨荷公素誨兮官今幸曹便道拜祀兮實維其遺我
心孔傷兮公神式昭尚專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
太保謚文和劉公墓誌銘

弘治三年春三月六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劉公卒于家禮部以聞上深嗟悼
遣官祭於贈太保謚文和以是年十一月六日銘于
先塋之陽其子鈞衰經詣濟南泣血奉狀請曰先人
有遺言誌吾墓者必托吾同仁兄鳴呼公知我者以
是命我我雖不文何忍辭按狀公諱珣字叔溫別號
古直世居青之壽光洋河往高曾以來世系之詳已
載歟考校漢先生墓碑公生而穎悟氣識豪邁甫五

劉集附錄

十三

歲時有一老人相曰是兒面有紋類丞字後必為相
八歲能文過目輒成誦正統甲子科公年十九以璧
經赴省闈道經臨淄適河水泛溢僕馬俱溺公水行
半里餘神色自若人大以為異既而果高第乙丑會
試弗利卒業成均大司成李公時勉喜其才思敏捷
每試居優等登戊辰時榜進士選入翰林進學改
庶吉士鄉先達許道中先生嘗謂人曰此子文有氣
焰異時必為社稷臣已授翰林編脩景泰丙子陞
脩撰天順丁丑陞春坊中允日侍青宮分番進講
上而天命精微下而閭閻疾苦與夫前代治忽之由

貴戚專擅之漸懇懇詳言無少忌諱甲申 憲宗嗣位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丁亥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本寺卿仍兼舊職明年陞兼侍讀學士一日問母遘疾上章乞歸省 詔許馳驛以往 賜白金幣幣抵家母喜其歸疾愈越辛卯竟以宿疾卒 上賜葬祭公哀毀踰禮廬於墓側鄉人爲之感化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職甲午陞吏部左侍郎猶與 經筵公在部事無鉅細必揆諸所學以公不以情亦不爲苛細矯激之行士論偉之乙未陞兼翰林學士擢入內閣公既受 命益勉修輔凡軍國大事獨 果斷無首鼠退後之疑謀有批鱗直前之勇氣入 告其 君出則不使人知天下陰受其惠者多矣 於大制作多付於公公援筆立就略不構思而盡其情屢稱上意由是 寵命愈加賜賚稠疊丁酉陞戶部尚書兼職如故戊戌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壬寅纂脩文華大訓成陞今職進階光祿大夫柱國會祖考三代贈封如其官祖妣及妣并妻俱贈封一品夫人乙巳妖人李孜省輩以左道亂政動撻國本公獨毅然抗言邪謀遂沮 宗社賴以奠安是年九月公以疾兼念親老乞歸 上允其

請賜璽書金幣金織龍衣給驛以還仍 命有司月給食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優禮之隆實出異數公既歸奉養松溪先生備至優游林泉父子兄弟天倫之樂世無與儔松溪先生一年卒予往弔之無幾公酬往弔之禮來濟南逮執手言別方將以後會爲期孰謂天不憖遺而遂永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公嘗一典春闈試三讀進士卷人咸服其精鑒平生爲文理完而氣正善行草尤善吟咏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生於宣德丙午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配張氏繼配馬氏子男六長鈞授禮部司務銓卒繼登唐千鄉薦與公同月卒張出也 恩授中書舍人錦銓尚幼女一潔貞馬出也孫男三人澄甫源甫凍甫嗚呼天地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照海岳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爲忠臣爲孝子人雖歿其氣則千載猶生公之爲子則顯親揚名克盡其孝爲臣則引君當道克盡其忠是以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誼鬼神錄其陰功史冊炳其偉績身雖歿而名永存焉是宜銘銘曰公之文章王振金聲如咸英韶濩公之相業孤忠大節如姚宋房杜履道德之坦途關仁義之正路天下望其風采縉紳遵其矩矱於前星於

顛危殄氛授於陰沍中流之祗柱障往瀾於東海
惟正直之是持雖損棄而不顧時雖晦丙吉之功天
必啓聖明之悟感故人之見知託于文以誌墓忍
泣而詩詞繫千載之哀慕

致仕吏部尚書濟南尹曼撰文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長沙李東陽篆蓋
太僕寺少卿直內閣永嘉姜孟綱書丹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致仕贈太保諡文和劉公神道碑

銘

劉集附錄

十六

成化乙巳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壽光劉公上章乞致仕 憲宗皇帝以公為舊學
之臣重違其志乃 賜璽書令馳驛歸命有司月
米給給僕夫贍用 恩禮甚厚也公既歸六年為
治庚戌三月六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其孤銳幼而
知禮來告乎 朝詔贈太保諡文和仍命有司
如制就復泰其父門生董少卿尚矩狀來求于文樹
石墓道予幸嘗從公同在詞林又同侍 憲宗皇帝
于青宮相知既久義有不可辭者公諱珣字叔溫自
號古直姓劉氏其先下邳人也元有為總管

著雖亂徙青州壽光之洋河里故今為壽光人曾祖
讓祖良佐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父昂封如之曾祖妣彭氏祖妣郝氏妣李氏並贈一
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穎敏絕倫幼從政禮部侍郎
陽許公學為文多奇氣入皆稱之年十九中山東鄉
試明年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大學與今吏部尚書三
原王公及前禮部侍郎襄陵邢公同舍學業刻苦志
操卓然大為祭酒李先主所器重正統戊辰竟登進
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初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陞左
春坊右中允 命侍青宮講讀 憲宗皇帝登極擢

劉集附錄

十七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修 英廟皇帝實錄成進本寺
卿仍兼侍讀已而再兼侍讀學士 命修玉牒成丁
李夫人憂服除還任尋改吏部左侍郎明年特 詔
以本職兼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遂拜戶部尚書仍
兼學士未幾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修續資
治通鑑綱目成始進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尚
書如故蓋又三年得致仕之請矣公美姿容善談論
而天性剛直過人無矯飾出語洞見肺腑典機務者
十年一惟公道自持或事在所可否辯論必當其事
上忠誠懇切多所忤沃謀猷入告外入莫能知有所

論列亦不存稿于嘗親聞公諫正數事如景恭問議
迎鑾成化初議孝莊太后喪禮末年定儲位斥權倖
尤為人所傳播平生事親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
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飢引諸孫嬉戲於前必
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緘奏得書即跪而讀
之李夫人之沒廬于墓側三載哀敬篤至鄉人化之
號其里曰仁孝至處昆弟宗族咸有恩意與朋友交
雖和而正率以道義相親為詩文清新流麗自成一
家書法飄逸尤長於行草得晉人筆意其在講筵者
甚久音吐抑揚義理條暢號為數陳尤為上所眷

劉集附錄

十八

注故雖羣小讒譏竟獲保全云公初娶張氏繼馬氏
俱有賢德贈封並一品夫人子男六勳禮部司務銓
銓俱卒銓鄉貢進士銓中書舍人銓銓尚幼女一孫
男三澄甫淵甫凍甫女二以卒之明年葬于洋河先
塋合張夫人兆惟公言論風度為天下所想慕真一
世之人豪也今既不可復見姑即事狀之所述者表
而銘之銘曰偉矣劉公起于青齊詞林儲才公起其
時超軼絕塵看美容儀春坊泰常運步而躋公在史
局直筆無疑褒貶何心馬遷可師公在講筵惟古
稽朗然陳說祖禹可追公在內閣忠誠不欺係持

心以結主知澤沃明多治所禱曰吾誠斷房祿
幾端諒之必勿直之資謂公為儒者實謂公為
才職不為宦為文章其光陸筆翰所及人獲珍
而屹然立一朝其名四馳進者不遲

聖在上奉身東歸高堂一老無違苟樂其志
尚何慕為四海望公再登極執請灌焉天不怒違
有計斯聞天子曰嘻是惟舊臣卿典用馳美述平
生表于碑嗟爾來世有微於茲

陽進士及第榮授太僕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武英
殿大學士知制誥國文總裁同知經筵事東海徐清

撰文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長沙

東陽篆額

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直內閣承嘉慶立綱書丹

古直先生文集序

此先達太保大學士古直先生劉公之遺文也公之仲子尚寶卿鉉謹編成集嘗請李文正公爲序藏于家近刻梓傳世復俾小子承裕序之承裕何所知安

序一

敢序先達之文因感夫先太師端毅公與公同心同德同筆硯同科第同操尚同忠讜當時海內人皆知而重之則承裕執役斯集抑亦其分爾世之作者論文以立意高古叙事平實

造語圓融者爲成家外是則迂僻則虛謬則險恠不足尚也惟公得于天者聰直正直脩于己者嚴密精明故其爲文立意也叙事造語也不異乎作者之論與之所到筆不鉅闕而

序二

無毫髮點綴呻吟之病學者仰其雄渾博悉可謂卓然成家者矣蓋與漢董仲舒唐韓退之宋司馬君實之文思理有深契焉用之家庭則益乎人倫用之邦國則補乎風化用之郊

則感格乎神明災則成化
二十餘年世享安恬豐熙
之治豈偶災哉視彼體裁
雖備而不切乎日用華藻
雖瞻而不關于世教者風
斯下矣刻而傳之宜也承

幼齡

公考松谿先生

先公

讀先公披誦數

進歎伏不能已已且以示
承裕曰此牘如風行水上
自焚成文殊不似山林之
作小子識之及拜觀斯集
追憶往日信公之學厥有
淵源所以其文之可尚若

是也集凡十有六卷其次
則詩賦表箋奏疏贊銘策
問講章記序說題跋碑誌
行狀祭文正德初青齊寇
盜橫潰全稿殄盡今銳所
編獲諸搜訪僅千百之什
一爾銳于是有餘憾矣先

序四

公又嘗言吾同榜固多英
異節惠易名有文憲亦有
文穆若喜正嫉邪培植
國本則古直劉公其諡曰文
和承裕慮夫尚論公爲古
之人古之人而由是以惑
也迺著先公之言以見公

于文爲能事且俟君子昌
言于

朝求如文憲文穆之謚焉著
夫公議論之高力量之大
毘佐之久建立之偉載在
國史茲不敢列親警俊自飭
以文爲職士林咸謂能

序五

世其家學云

嘉靖三年歲在甲申端陽

日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通
家小子三原王承裕謹

古直先生文集序

春芳守順德之明年歲庚

寅四月維夏

枉史小濟蔣公出按于邢典
學與禮佑賢惇德治底于
道于暇廼進春芳而諭之
曰是惟我鄉先哲太保古

序六

直劉先生之遺文其尚率
辭味旨昌言以昭今德春
芳再拜稽首奉以披閱數
日不能釋手廼颺言曰夫
文言之法也行之成也道
之徵也德之符也是故締
繪綺麗則言不法雕鏤環

瑋則行不成軒輊品式則
道不徵鈎致隱贖則德不
符三者文之敝也不可以
作則而示訓故不憊是故
極隱贖者存乎德愛品式
者存乎道實環瑋者存乎
行富綺麗者存乎言君子
德符道徵而行成故其言
可法也古直先生文集凡
十有六卷其詩歌賦頌所
以宣物之情也贊誌序記
所以盡人之緼也章奏表
啓所以據臣之忠也
典冊制誥所以敷君之德也故

序七

言非優婉則物之情不宣
非嚴核則人之緼不盡非
憊惻則臣之忠不據
非渾含惻怛則君之德不
敷古直劉公其用世之文
矣哉是以能優婉嚴核憊
惻惻切渾含惻怛也古直
劉公其用世之文矣哉故
可法可傳也亦惟我
柱史蔣公以文章行業丕顯
于時又懼夫鄉閭先哲之
懿德之弗彰廼屬屬吏春
芳而爲之序其憲章佐啓
之心至矣哉古直先生

序八

集舊有西涯平川二公爲
之序既詳適賜謚文和名
義未彰則亦惟我

柱史公揚于

王庭稽于有衆以光我古直先
生幽潛之懿範云

嘉靖庚寅八月朔日并野

序九

生李春芳實夫謹識



附錄古夫于亭雜錄三則

余極喜山泉翁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
源有子孫之句池北偶談載之矣然不詳
為何許人閱壽光縣志乃知山泉名澄甫
姓劉氏字子靜文和公珊之孫正德戊辰
進士官御史有直聲與弟淵甫范泉皆工
詩歸田後與馮閭山裕黃海亭仰諸老為
海岱吟社其叔銳號西橋八歲通五經成
化中以神童召見文華殿以蔭累官太常
少卿與何李康邊諸公相唱和有西橋集
古同官同姓者率以所居之地別之如西
楊東楊南楊東王西王直皆君子也劉文
和珊劉文穆吉同居內閣稱東劉北劉而
邪正判然

吾鄉六郡青州冠蓋最盛明嘉靖萬歷間
 官至尚書者八九人而世宗時林下諸老
 為海岱詩社倡和尤盛其人則馮閭山黃
 海亭石來山劉山泉范泉楊澠谷陳東渚
 而即墨藍北山亦以僑居與焉倡和詩凡
 十二卷無刊本余近訪得鈔本詩各體皆
 入格非浪作者閭山名裕即四馮之父惟健
惟敏惟重惟訥文敏琦之曾祖山泉范泉則文和
 珮之孫也此集惜不行於世乃鈔而藏之
 其後大司空龍淵鍾公晚年里居復舉真
 率之會多至三十人而詩歌倡和不及前
 矣海岱社詩即文敏公所選

劉古直集十六卷浙江汪汝璣家藏本
 明劉翊撰翊字叔溫號古直壽光人正統戊辰進
 士官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和事迹具
 明史本傳是集乃其子太常寺卿銳所編凡詩五
 卷文十一卷志表祭文附於末翊當萬安劉吉等
 朋比亂政之時頗能持正故本傳稱安貪狡吉陰
 刻翊為稍優顧喜談論人目為狂躁又萬安傳稱
 在內閣者劉吉劉翊安為首輔與南人相黨附翊
 與尚書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然翊
 疏淺而安深鷙故翊卒不能勝則翊亦一客氣用
 事輕率不檢者耳朱彞尊明詩綜謂其詩率意塗
 寫不事翦裁蓋肖其為人也彞尊又引李東陽語
 謂公於詩興之所到筆不能閣而無毫髮點綴呻
 吟之病云云考東陽序中無此語其語乃在王承
 裕序中考此本二序皆五頁板心號數相同裝綴
 者互易其末頁彞尊以仁裕語為東陽語知所見
 之本二序亦互易末頁矣

王端毅公文集九卷

〔明〕王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喬世

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端毅文

集九卷》提要

王端毅公文集序

竊聞元宰大臣之文與墨卿竊聞元宰大臣之文與墨卿何為其不同也志不同也蓋元宰大臣志在天下國家曾弗有意於工文而斬人之悅且譽也墨卿藻士志惟在於工文規規然摹擬於古而必斬人之悅且譽也夫志既不同故其文自有不可得而同者稽諸隆古若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說之命周召之誥以至無逸君奭立政諸篇上毗君德下潤生民泯泯乎皆天下之至文也哉不可尚已抑近代鉅公亦有以文集傳世者若韓魏公之安陽集司馬溫公之傳家集文潞公富鄭公范文正公諸君子並有著述皆未嘗有意於為文而因事屬辭簡明平實如米粟之可以療饑木絲之可以禦寒藥石之可以伐病適於用而靡疎要諸久而弗繆非徒為無益之空言而期以一藝自名者也於戲休哉嘉靖乙巳巡撫河南都御史三原維公仲俛以其鄉先達王端毅公文彙屬濶刪擇編次將鐫梓以傳以去位不果越五年庚戌耀州喬公景叔以左叅政至始刻之河南而并以公所著石渠

意見玩易意見附焉瀛披誦淡句乃再拜賜言
曰天之生是人也有意獨成一代昌明之治
乎公舉正統戊辰進士敷歷中外幾五十稷累
官

太子太保註國吏部尚書丕著風節於

憲宗之朝其望常度足以懾四夷沉畧遠識足以
熙庶績仁心惠政足以福黔黎謫論嘉謨足以
裨治化毀譽不動其心進退必以其正海內之
士無不仰其風采其諸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邪

王端毅公集

一序

二

孝宗御極之初首

召公還

朝秉鈞政府于時泰運方亨君子道長公引拔群
賢布列當路如盧氏耿公好問襄城李公公勉
莆田彭公鳳儀盱江何公廷秀太原周公伯常
金陵倪公舜咨華亭張公時敏皆一時縉紳冠
冕同寅協恭共輔太平之業非公之休休有容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而無毫髮媚嫉之意其何
以致彙征之效而措天下於至治哉公去今四
十餘稷矣而其高風令聞猶使人嚮慕詠歌不

能自己是以撫其遺文與三歎焉公平生所作
多不刻意雖或出於信筆為之而其要歸必本
諸仁義忠孝有補於天下國家大豈若世之墨
卿藻士雕琢其詞銀溢其句苦心於一字一句
之間動以之自夸謂曰是擬某代也是擬某篇
也而竭一生之精力以為無益之空言者哉公
諱恕字宗貫別號介菴晚年號石渠老人陝西
之三原人所著有介菴奏議經籍格言潛河通
志歷代名臣論諫錄終若干卷不在集中
嘉靖三十一年太歲在壬子夏六月既望大梁

王端毅公集

一序

三

後學李瀛頓首撰



刻王端毅公文集叙

亞中大夫河南左叅政鄉後學喬世寧譔

王端毅公仕于成化弘治間會

主上明聖時時上書言便事其計畫皆長久治安者而爲太宰時風烈尤著云當是時海內治業之盛寔太宰爲之而身所推轂者盡當世賢人君子也又各以其功能過時報主而聲烈至數十年不衰斯非社稷臣邪其事在奏議稿中蓋學術盡施于政事而當時所爲序記雜文亦數百餘篇顧公豈藉此以自見哉晚年復自著意

王端毅公文集

序

四

見數卷則又研究經學與訓詁異同者以竣後世公沒之後奏議與意見盛傳海內獨文集未傳也余于是刻傳公文集而以意見附焉喬生曰端毅公世安可以文辭論也公志在弼亮自任以伊傅之徒何嘗篤意藝文如學士家爲也而晰理陳事當實可據足以信世而傳遠要自爲有德者言也世多言公之文無假英藻而質厚有餘不務爲閎辨而歸準于躬行後因以議政決策均有取焉是猶未睹其大也余覽公答劉太保書引責大義先國家之急而罔忌諱之

禁斯古大臣之風與是非徒士氣昌也其繫乎

國紀治體者豈其微哉是安可以文辭論也故

讀公集者宜以此知公矣公奏議世多施用蓋

人人頌說矣而意見一書則羅整菴蔡虛

齊二公又亟稱焉余不復論論其文之闢氣

運大者若此今後世不以文辭矚公也

嘉靖三十一年秋七月望日叙

王端毅公文集

一序

五

王端毅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

修巡撫廳事記

願治堂記

南直隸巡撫題名記

汪文節公墳祠記

重修江海潮神祠記

刑部尚書彭公祠堂記

致經堂記

後樂亭記

復學古書院記

玩易軒記

麟遊縣改建廟學記

王端毅公文集

目錄

乙

增修龍晉通濟二渠記

卷之二

序

餘慶集序

送兵部左侍郎尹公正言赴召序

石渠意見拾遺補缺序

辟廱稿序

永思堂序

贈陝西提學憲副楊公陞太常少卿序

潛河通志序

玩易堂序

卷之三

書

石渠意見請問可不書

答劉叔溫閣老贈詩書

說

介庵說

三愛圃說

題跋

族譜題辭

恭題騰黃誥勅後

跋范文正公忠烈廟手卷

跋劉宗敏太古軒手卷

跋新安程氏米元暉雲山圖

王端毅公文集

目錄

二

跋耿氏公牘誌表手卷

書夏忠靖公文集後

贊

最拙翁贊

退庵陳公贊

銘

几銘

箴

弘道書院箴

吾心箴

祭文

祭大元約齋先生文

吏部修造告台土司工二神文

祭襄陽知府致仕整厯王公璽文

弘治五年復修吏部祭告司工文

誄

山東濟南府通判趙君誄

卷之四

墓表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陳君

墓表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劉君墓表

五穀公案

目錄

三

儒林郎合州同知高君墓表

明故封中憲大夫直隸廬州府知府李公墓表

元故江制行中書省左右司郎前監察御史

嶺北湖南道肅政廳訪司副使張公墓表

純齋處士李君墓表

明故山西平陽府隰州同知屈公安人李氏

合葬墓表

故昌樂縣主簿贈文林郎常州府無錫縣知

縣榮君墓表

卷之五

墓表

明故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王君

墓表

明故致仕陰陽訓術楊公及其配墓表

明故奉直大夫知濟寧州事致仕劉公合葬

墓表

書曾祖考妣 誥命碑下方

張夫人墓表

書承祐 誥命碑下方

五穀公案

目錄

四

故奉直大夫四川茂州守韓公太夫人趙氏

墓表

卷之六

墓誌銘

中憲大夫湖廣襄陽府知府致仕封通政使

司右通政王公墓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

使張光曙墓誌銘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張公墓誌銘

故兄約齋處士合葬墓誌銘

平陽府通判張君墓誌銘

石渠老人獲麟畧

卷之七

玩易意見

卷之八

石渠意見

卷之九

石渠意見拾遺補闕

王端毅公文集 目錄

五

王端毅公文集 目錄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

記

修巡撫廳事記

先是巡撫之在南畿者或尚書或侍郎或都御史不一其官治事之所之在都城者或會同館或朝房或貢院亦不一其居成化十五年歲在己亥恕以南京兵部尚書奉天子命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南畿治事於會同館之北屯循舊規也越明年唐子恕以畿內詞訟繁夥缺官獄具疏上聞於是命南京刑部選差官一員隨恕問刑特旨

王端毅公文集 卷一

乙

也官既有無地以處之爰詢爰度得故署基于茲館之後厥基弘敞而葵堦衆以為可作巡撫廳事而以故所與問刑官居之恕然其言乃取廢便民倉之料應天府經歷楊淳董工為之始事於辛丑之冬訖工于壬寅之秋為正堂穿堂後堂各四楹正堂則治事穿堂則延賓後堂則退食焉外門屋亦四楹視正堂則小焉中門一視外門又小焉角門二視中門又小焉前左右廂房各三間後左右廂房亦各三間諸書房三間居左會計房三間居右俱在二廂之上而面正焉家廟三間處于後堂之左厠屋三間處于後堂

之右吏胥之舍在右廂之後與隸舍在左廂之後而稍前焉又鑿井二一當廚屋之前一置中門之外昔之未作斯也則寢處於朝房吏則舍館於旁近而各異其門匪朝伊夕或出或入皆不知今之既作斯也俱在一門之中而各異其居內有區別而外有防閑焉雖然怨之居是室也未嘗不念民之露宿野處食天祿也未嘗不念民之飯糗茹草服章服也未嘗不念民之無衣無褐非徒念之將欲為之所也欲為之所而才不逮是以日夜惶汗不能不有望於有道有德之君子也故因記歲月而併書此以俟

王陽明全集 卷一

二

願治堂記

余以願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 聖天子授公以保釐之任而有使臣從事之重書凡撫內善良者公得而扶持之強禦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有益於國家者公得而薦引之奸貪有害於政事者公得而斥逐之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得而興之賦役有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之以至周窮卹困伸冤理枉皆公分內事也今皆舉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而猶以願治名其堂何歟余曰善良者固多矣余豈能盡扶持之強禦者亦衆矣余

豈能盡禁遏之賢才當舉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逐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其勢然也余以非才受厥命食厥祿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願治焉而未之能也願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願治二字揭諸堂欲其常日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客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記

王陽明全集

卷一

三

南直隸巡撫題名記

國朝之設巡撫官在他處者不可考其在南直隸所可知者永樂辛丑則有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公宣德初則有大理寺卿胡公繼胡則有周自周而後相繼不絕其職雖有尚書侍郎都御史大理卿之不一其受 聖明之簡命未嘗不一惟其歷年有久近才性有不同故其功烈不能無少異也怨承乏于茲四年有餘才識施為最出諸公之下而其擇善固執為國為民之心亦未始不出入諸公之間也憶昔

之巡撫于塞公之前後者今已不得其詳失今不題其名竊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有不得其詳也故即其所知題名于石并系以鄉貫職銜以示未來者云

汪文節公墳祠記

生不遠道死能全節此人之所難世之所重是人也雖死猶生今名無窮焉貪生畏死不顧名節此小人之所為君子之所耻是人也未聞終不死不善之名無窮焉食焉而不避難者固可尚已歸休而不避難者豈不尤可尚乎此文節公所以獲贈諡於當時垂

王端毅公集

卷一

四

聲名於後世至今使人聞其風而敬之慕之喜為之治墳而建祠也公姓汪氏諱澤民字叔志宣城人登元延祐戊午進士第官至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公既歸築室死水之濱讀書自娛當紅巾餘黨寇宣州之日公為江東部使者畫守城禦寇之策十餘事寇再至擊退已而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或勸公去之公曰昔江萬里審番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去父老之邦乎厥後城陷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公逼降

王端毅公集

卷一

五

不忠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公名為具衣冠以葬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墓在寧國郡東南嶧山之麓歷年滋久鞠為茂草土人平治之樹麥其上成化丙申厥孫養能訟于官同知寧國府事鷄澤劉誠覈實之為封其域未幾誠遷湖廣祭議通判天台陳紀得公神道碑銘於宋太史景濂先生文集中於是謀諸知府涂觀欲為之治墳建祠勒銘于石慰蒼忠魂以為天下萬世臣子勸遂具願末以請余嘉其義而許之紀乃經之營之琢石陶甃甃堊域壘墳墓勒宋太史所為碑銘于石豎之神道造石門石橋各一于其前復於郡城南三里許公故居之左旁買地數弓建祠一所為正堂前亭左右序各三間又前為門樓一間功九仞而虧一簣巡按監察御史江右孫升聞之介公帑白金五十兩以成之首事於癸卯之春訖工於是年之冬馳書請余為記夫人臣之居其位食其祿任其事一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以苟一時之生而忘厥大義者往往有之求其見道分明視死如歸者幾何人哉公當謝事歸田之日聞寇至而不去以為民望復焉

部吏者蓄策以禦寇及其被執逼降至死不屈此其所以為難能也宜其贈美謚流芳百世使人敬之慕之至於如此使公當寇至之日奉身以竄被執之時屈節以降不過數年亦歸於盡人將唾罵之不暇又何贈謚敬慕之有哉紀為此舉固可謂知所重弁復助成其事亦可謂與人為善者矣噫有是心則有是事觀此則知弁與紀之心殆非尋常人可企及其所以為國家為天下旌忠節勵風俗者孰謂不在於斯乎因其請姑據此以與之俾刻諸石以示夫來者若夫公文章事業與夫家世歷履之詳則有

王黼公全集

卷一

六

宋太史所為碑銘在茲不贅

重修江海潮神祠記

江海潮神祠在瓜洲鎮中馬頭鎮南臨大江北距揚州府治四十五里隸江都縣其鎮有五里正烟火幾二千家士篤於行女安其室淳厚之風藹然舊有上中下三馬頭皆可濟渡又有十坦車往來之舟小者由京口大者由孟瀆而悉達于閩浙諸處實乃江淮之要津也中馬頭隄岸頗損下馬頭久入于江惟上馬頭今濟渡焉按江都志瓜洲大唐以前在江之中其形如瓜故名至唐之時洲北之江亦漲而為塗遂

與江岸接是為今之鎮也神祠之建蓋肇於作鎮之日我聖朝載諸祀典每年八月十八日大潮汐至而楊之守率其僚屬而祭焉景泰乙亥予以大理左寺副來守是邦值歲凶而飢民不聊生初政且轆轤為之甚難六月上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公就祇奉香幣牲醴告祀大江之神以是祠湫隘弗堪為禮遂於祠之東北之壇以祭禮成鑄告文于祠中明年丙子郡事就緒廼俾本鎮耆民趙理等拓其祠地大其殿宇葺其隄岸其於祀典之禮頗稱鎮民於是乎改觀而益加敬焉復俾道士楊以安住持于中

王黼公全集

卷一

七

以奉香火成化壬辰予以刑部左侍郎奉勅巡視河防至于鎮謁神畢行視祠前江岸之下有蘆葦然可數十畝前此所未有也恠而問之道士對曰此近年以來新生之洲若天賜本祠者是以本祠買蘆葦之將為修祠之資且佐香火之費而豪強者屢欲侵之遂下有司給符與之俾為之主今計修祠之日幾三十稔而謁祠之日亦十有三稔矣嗚呼光陰何速哉一日趙理之子惠謁予于四友之齋曰今之部守古閩楊君成治邨有成績而民化於德矣去年謀諸貳守李君綬鄭君廉通府金君騰何君騫歐君祥

推府陳君善復新江海潮神之祠俾殿宇門廉輪焉
美焉而神路如砥如矢又經理其廬洲俾本祠永以
爲業也願記之夫 朝廷之崇祀典蓋爲民也若江
海之朝夕以時而起以時而落若甘神之所爲也使
其一起一落平善順適則操舟楫者得其利濟治田
者資其灌溉如或風作浪湧往來衝激舟遭之鮮
不獲溺陸觸之鮮不崩挫然則潮汐之爲民利害也
如此是以 朝廷必有司祀其祀事無非欲民獲其
利而不受其害此 聖天子事神之意仁民之心也
焉有司者能體 朝廷之心崇重祀事則其利澤永

七編卷之八

卷一

八

有不及乎民而其身亦未有不逢其吉者否則上負
德意非惟利澤不及乎民而身且不免矣然欲神之
佑之非獨事神亦須自治也爲官者能修其職仁乎
民爲民者能安其分不欺其心雖不求於神而神自
佑之不然雖諂瀆於神而欲神之佑之亦不可得也
何則聰明正直者爲神福善禍淫神之職也使神而
有私其何以爲神乎若揚君成等可謂能體 朝廷
崇祀爲民之心而克盡其職者矣非不務民義而諂
竇鬼神者之可比也亦非放而不祀慢神虐民者之
敢望也趙惠軍欲記其事亦可謂深知揚君等爲民

之心矣予喜揚君之政有成而崇祀之道尤有光於
前也於是乎書以告夫來者使有所考焉

刑部尚書彭公祠堂記

夫有道君子出而能輔養君德惠綏四方處而能淑
人心正風俗歿則祀之於其鄉豈徒然哉所以崇功
德而爲世道勸也若刑部尚書彭公其卓然爲有道
之君子歟公歿有司既請祀于郡之鄉賢祠又特爲
公立專祠於其里以祀之其鄉京宦吳世騰等十有
八人不遠數千里寓書請余爲之記嗚呼公余畏友
也嘗與余同事志又相同知最深余初聞公訃痛悼

七編卷之八

卷一

九

不合食不知味者累日記烏可辭惟公爲學有本議
論醇正其操心公而恕其制行方正而不詭隨其居
家孝友其處衆和而不同樂善不倦見義必爲已造
大賢亞聖之域家食時一時學者多宗之初居刑曹
執法不回而直名已著繼登外臺毀淫祠述政訓激
揚惟公爲方伯敷德宣化澤及列郡爲都憲巡撫兩
畿之地奸雄懼而良善安國儲足而邊徼修爲秋官
之亞巡視兩浙督捕盜賊殲厥渠魁効能守臣整理
塩法弊革而法行爲少宰明於知人請託不行進退
無私爲司寇平反庶獄不刻不讞乃協于中公自爲

郎署至上卿三十六七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孤忠
大節炳若日星其所以格上心而裨益於治道也
多矣余去位未久公亦連疏乞休遂蒙恩還鄉不
踰年而遽謝世計聞上為之惻然卹典有加賜祭與
葬贈某官謚某甫之士夫悲公之不招既請祀于郡
之鄉賢祠復立專祠於其里以祀之非私於公也蓋
公功在朝廷惠及黎庶其學其行又為後進法此
其所以敬慕之無已而有此作也噫老成彫喪典刑
尚在良可慨夫余老耄不能發揚公之盛美然甫之
士大夫尚次第為樂章歌以祀公公之英靈與氣流

王端毅公文集

卷一

十

通以享以祀延及無窮公諱韶字鳳儀彭其姓也號
從吾生世居莆之涵口登天順丁丑進士第初授刑
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成化庚寅陞四川按察司
副使尋陞按察使戊戌陞廣東左布政使言事忤旨
調貴州甲辰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
總理糧儲乙巳召為大理卿未上以論守臣進貢復
改右副都御史整飭荊州等處邊務兼巡撫順天等
府弘治戊申召為刑部右侍郎未幾巡視浙江已酉
以本職兼左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鹽法既還陞吏部
左侍郎壬子陞刑部尚書癸丑致仕乙卯正月十有

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墓在某處大父諱某父
諱某俱贈某官祖母某氏母某氏元配黃氏俱贈淑
人繼配黃氏封淑人子男二長濟癸卯貢士次翰用
蔭補國子生以疾授嘉興縣丞俱先卒孫男一曰輔
生某年某月某日人為公立專祠若干楹於某里因
以見甫多尚德之君子請書其名於碑陰

攷經堂記

昔之所謂九經者易詩書儀禮春秋三傳論語孝經
是也今之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是也而以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四書然五經四書皆至理之

王端毅公文集

卷一

十一

所寓人能讀之可以開廣其聰明起發其志慮以之
修齊治平則獲實效而垂令名然而編簡浩瀚中人
之資未易遍讀故令為士各治一經兼讀四書學校
以此而設教場屋以此而取士吾兒承裕以詩經登
弘治癸丑進士是歲吾年七十有八乞休得請承裕
侍吾歸既抵家定省之暇與從游之士始則講學於
釋氏之刹近則即前普照院之故址建為弘道書院
以居自名其後堂曰攷經其意以為從游之士有治
易經者焉有治書經詩經者焉亦有治春秋禮記者
焉詩固為決科之本經其餘四經雖嘗涉獵未之深

造若非時加考究何以應酬諸士此考經之堂所由
篇也問安之餘請吾記之切惟五經皆古先聖哲之
書而孔子之所刪述者也四書乃孔孟諸弟子之所
記述也漢魏以來諸儒皆有傳註有同有異訖無
論至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講明斯道復爲之傳註
及理宗朝始頒行天下學校至于今以爲不刊之典
無敢異議者雖然吾老矣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汝欲
攷經以教人固當考儒先之傳註以求聖賢立言之
意亦不可不以心考之其經如此其傳如此以心考
之亦如此然後信之斯可以語諸人其經如此其傳

王陽明全集

卷一

十二

如此以心考之不如是則當闕之不可以訛傳訛以
誤後學且如易之文言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程傳以爲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
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以
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朱子本義以爲始
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貞也
今之學者多不讀程傳而宗本義如此章者以吾心
考之當以程傳爲是又如書之金作贖刑蔡傳以爲
贖鞭朴之刑以吾心考之鞭朴乃官府學校常用之
輕刑如何一一以金贖之豈非贖老幼篤廢之不能

受刑者乎又如詩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思註以爲上
登無枝曰喬以吾心考之釋喬木之喬固可如此選
就釋喬木亦可上登無枝曰喬乎喬字只可以高字
訓不可以上登無枝釋之也明矣又如春秋公羊穀
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
男子一以爲婦人學者將誰信乎若禮記若四書傳
註之中亦多有可疑者苟不以心考之非惟難於踐
履不可措諸事業抑且有誤後進此攷經者固不可
不用傳註亦不可盡信傳註要當以心攷之也觀者
無謂考之妄議先儒之傳註且孟軻氏學孔子者也

王陽明全集

卷一

十三

當尊信孔子之言書乃孔子之所刪述也孟子曰盡
信書不如無書未聞有譏孟子者然則君子之立言
求其是而已矣豈可阿其所不是以爲是哉

後樂亭記

余自蚤歲將邑庠則憂學業之未成及登進士爲庶
吉士則憂詞翰之不足爲評事爲寺副則憂獻議之
未明而冤抑有未伸者爲郡守則憂屬吏不守法而
民有受其害者爲布政則憂旬宣之未至而膏澤不
下究爲都御史爲侍郎爲尚書或撫治流民或總理
漕河或巡撫地方或然贊機務或掌管部院事莫不

隨寓而憂廢績之未熙有負九五之重託及其再
起而典選也則憂知人之未明銓選之未當官保是
加又憂病亮之無能是以五十六年之間未嘗一日
侈然自肆怡然自樂而欲退之心惟日孜孜章凡二
十餘上俱蒙優詔勉留迨至晚年忌之者與夫不
遂其私者合謀排擠中以奇禍尤不能不為之憂賴
主上聖明理官公正推按明白不為所誣反坐彼
罪已而懇乞至再始蒙俞旨特加渥恩而有月
給廩米歲撥輿夫乘傳而歸之賜及其陞辭復賜
以內饌資以寶璽朝之公卿大夫士皆出餞于都城

王端毅公集

卷一

十四

之外斯時也年已七十有八矣此心始放如釋重負
抵家有司欽承聖諭供應無違於是作亭於西園
東園之內以為游樂之所其內有果木花卉松栢竹
梅芭蕉桃李梨棗杏柿菴桃葡萄楹梓朱櫻石榴木
瓜芍藥牡丹薔薇茶蘼海棠山茶扶棠玉簪及各種
菊花又有溝渠以通灌溉池沼養魚栽蓮復有仙鶴
錦鷄往來於樹林花徑之間飲啄自如馴擾不驚視
仲長統樂志論司馬公獨樂園記所載之樂事亦不
為少故以後樂名其亭朝夕游焉縱目而觀樂品物
各得其所潛心以思樂群籍有補於世客至則折筭

烹茶歌詩談笑以樂聖明優老之恩仁民之政
不知其手舞足蹈也至暮以歸而憂世之心猶未釋
然

復學古書院記

三原故有學古書院在城西北隅元延祐間義民李
子敬暨其弟子懋創為之延師儒以教鄉人之子弟
者其事見於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蕭顥所為記至正
十八年廢移其內所奉宣聖及顏曾思孟像于大
成殿學古書院碑于儒學本朝永樂中居民張秉
等即其地建三官廟然李子敬義行碑尚在其中正

王端毅公集

卷一

十五

統初街口坊牌猶大書書院街三字于其上余為諸
生時嘗竊嘆曰書院乃儒者講學明倫之所所以化
民善俗而成才者也李君兄弟為之可謂知所重其
賢於鄉人遠矣使其後有良有司或賢士大夫嗣而
葺之書院為得而遂廢哉奈何鄉之人不徒視其廢
而不能復顧乃以為祠廟其意豈不以為祈福禳災
保安一方非祠廟不可殊不知父子不親兄弟不義
隣里不睦乖爭凌犯無所不至者教化不明人不知
道故也欲免禍而獲福胡可得乎況福善禍淫乃鬼
神之職苟享非禮之祭祀不善之人亦豈得為鬼神

平誠使吾鄉復此書院為有司者延有道之儒以為師選民間之俊秀以為弟子員俾之講學歛業於其中于以明綱常之道知修齊之理動遵矩矱化洽閭里興仁興讓自無乖凌犯之非則福無不至禍無不弭矣奚必謫瀆鬼神以祈禳之乎雖然民之惑於禍福也久矣安得見道分明知所當務之君子以復之然余畜此志而不遇其人亦已久矣成化二十三年余致事歸適提學憲副廣信婁君謙來臨吾邑課試之餘訪予於西園精舍因論四書院故事以及此書院興廢之由婁君遂令諸生具願末下之縣以議

復之知縣葛璋力不能為具感於浮議不果復是年冬余被召至京師明年是為弘治元年婁君擢憲長復下其事于西安府太守廣平徐君政慨然以興復為任乃遣使至縣撤去三官神像即其殿宇奉安宣聖及四配像如故移學古書院碑于內仍以舊額榜其門於戲百十年已廢之書院一旦復之非婁君復君見道分明知所當務曷爾哉今濟南馬君龍以名進士來宰吾邑蓋有為有守之士必能體二君之心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擇師選士加意教養俾吾鄉為詩書禮樂之區指吾民於平康仁壽之域成

其卓異之方以為邦家他日之用然後知吾道之有功洛祠之無益廢不負二君興復之盛意亦不遺後人徒復之譏謂斯為善矣馬君勉哉後之繼今者亦不可不勉是為記

玩易軒記

余致仕之九年是為弘治十五年正月三日余偶得寒疾一臥三日方起始進飲食猶未能出戶庭觀書于室中日力不足視細字為難吾兒承種知之少謀構軒于寢室之前欲吾嚮明觀書暑月又可乘涼軒成適兒承裕公差自河南來省余兒承祚兒承祿

及諸姪諸孫并合族長少見余疾已愈又見軒成而承裕來相聚于一堂之上無不喜悅余亦為之解頤已而推乃易坐于軒中觀之雖細字無不見於是名其軒為玩易軒余初以易經取科第由庶吉數歷內外十九任而至一品荷聖明莫大之恩休老于家今春秋八十有七未嘗一日忘乎易蓋易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吾居官時亦嘗竭為鈍之力於顛危之際陳逆耳之言於負蒙之前未嘗有一事之失獲多言之罪蓋竊取乎易之道而保全之以至於斯也今老矣他無所為惟易是玩易由伏羲之

畫而窮天地變易之理由文王周公之辭而究伏羲
畫卦之旨由孔子十翼而明義文周三聖之易十翼
之文或深奧未易明復看程朱傳義及諸儒之說或
不一則以吾心裁之雖未能盡得四聖之心亦頗得
其一二之悅我心以延未盡之歲月耳

麟遊縣政建廟學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大德受命而有天下法古
為治首建太學于京師宣聖廟於太學之左詔天
下府州縣各建儒學於治內宣聖廟於學之前或
於其左太學育天下科貢待用之英才及公侯伯

玉蜀黍全集

卷一

十八

之適子府州縣儒學名儲民間俊秀之子弟設師儒
以教之教之有成而賓興之學必有廟者誠以師之
所教弟子之所學者皆宣聖之道故祀之以報本
也列聖相承率由此道是以賢才輩出任用得人
而百三十餘年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天下生民悉歸
皇極之中安享太平之福者無他道也昔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其道至周大脩所以
治隆俗美及周之衰禮壞樂崩下陵下僭其道漸離
天下貿貿焉莫知所從天生宣聖生知安行與高
厚合德與化育同功設教洙泗之間刪詩書定禮樂

贊周易修春秋使斯道也晦而復明斯文將喪而復
興開示來學垂憲萬世其功賢於堯舜遠矣所以廟
祀遍天下曠千載如一日也麟遊之為縣屬鳳翔乃
古岐周地山明水秀士生其間多聰明俊秀好學尚
義若甄公亞卿田公太守亞卿之孫希賢綉衣太守
之子孔昭廷評此其出自學校傑然者也其餘躋
仕作美官者亦有其人其學宣聖大成殿建於永
樂初在學宮明倫堂之前歲久傾圮又且陞陞不足
以妥神棲展祀事南溪胡君巽由舉人作宰是邑履
任之初謁廟禮畢迴視徧觀惕然有動於中曰此吾

玉蜀黍全集

卷一

十九

事也即欲改作第以政化未施號令未行恐民不信
以為厲已逾年政通人和於是徵工僦功相地改作
建大成殿五間于舊殿之東兩廡十有四間于殿
之左右樓星門戟門各三間以舊殿改作明倫堂舊
廡改作書號又增書號三十餘間兩齋仍舊俱修飾
綵畫輪奐一新宏敞壯麗視前大有徑庭若禮器若
庖廩之類凡廟學之所宜有者無一不具又環植柏
樹千餘株蔚然成材將有千霄之勢首事於弘治十
三年冬畢工於十五年春民不告勞士喜其成其學
司訓王本學康河具禮幣寓書遣生員高廷瑞甄乾

求文以記其成績余惟農桑學校乃有司之首務而能勸課作興者鮮矣今胡君之爲政使數十年弗稱弗治之廟學一旦開拓改作而更新之實有光於宣聖之門墻可謂能舉其職而不負所任用矣非有力量有才調能如是耶比聞其學師生感其作興之意益勤於教益勉於學將見麟遊賢才從此而愈盛必有光於前修矣胡君之功誠不可誣也是宜記之鑲于石以示來者

增修龍首通濟二渠記

陝西城中水苦鹹不可用故昔人鑿龍首通濟二渠

王翬教公文集

卷一

二十

引城外河水入城由是城中王侯官寮以及軍民百萬餘家皆得甜水以造飲食厥功懋哉龍首渠始鑿於隋初引漣河水經倪家村龍王廟滴水崖老虎窠九龍池至長樂門入城分作三渠一從玄真觀南流轉羊市過咸寧縣總府西流轉北過馬巷口一從真武庵北流一從羊市分流過書院坊西入秦府始作之人無考自隋唐至本朝咸化間雖嘗有人修濬惟總府前二十丈有磚甃砌餘皆土渠用板木棚蓋以土覆之常有損壞通濟渠乃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青神余公子俊爲西安知府時於戊戌初因龍首渠

水不足軍民用訪得義峪等河水經杜曲御宿川等處至丈八頭入皂河乃於丈八頭造一石閘穿渠引水西流至郭村轉東築堤爲渠至安定門入城分作三渠一從祠堂經長安縣東流過大菜市真武庵流出城注于池一從廣濟街北流過鐘樓轉西過永豐倉流入貢院一從永豐倉東街口北流其渠自西關廟入城俱用磚甃砌一千四百五十丈甃砌未周處亦有損壞咸長二縣小民王恭等以告欽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江右周公季麟以爲此利濟軍民之渠既有損壞不可不修慨然以增修爲己任乃檄西

王翬教公文集

卷一

廿一

安知府西蜀馬公炳然相度議處知府公奉命惟謹書詢夜思以圖堅久區畫停當以白巡撫公乃會同鎮守太監劉公雲武安侯鄭公英巡按御史石公珩王公紹議允委右布政使陳公攸提督學政知府公總理知府公於是差人陶甃礮石市材燒灰度量工程起倩夫匠卜日興工西安左右前後四衛及儀衛司咸長二縣各照地方委官監工左布政使文公貴按察使張公泰右叅政才公寬右叅議李公思明公事任公鑑協贊其事修理龍首渠東關廟及城中三渠俱用磚甃砌其城外申家溝等處渠道原係舊年

隨溝穿鑿每遇山水泛漲被其衝激輒壞水不入城
今於兩涯直處造橋架槽引水入渠遂免衝激之患
又將城外土渠六十里亦疏濬深闊築岸高厚以防
走泄又於通濟渠余公覺砌未周處以磚甃砌七百
二十大城外土渠亦疏濬修築二十五里視昔尤加
深厚昔二渠每十家作一井口汲水因無遮欄未免
爲塵垢所污今則以磚爲井欄以磁爲井口以板爲
蓋啓閉以時則塵垢不潔之物無隙而入湛然通流
無阻昔之未開通濟渠也汲之不足城池惟西北一
隅有水自有通濟渠之後汲之不乏城池四面舉皆

王端毅公集

卷一

廿二

允溢周流是役也經始於弘治十五年七月落成於
是年之九月凡用磚以塊計者九十七萬三千有零
石以片計者一千有零大小松木以根計者三百有
零板以片計者三千有零用銀二千九百十五兩於乎
巡撫公主張是役也詢謀僉同委任得人民不欠勞
財不妄費成功甚速實賢實好增前人之未有免後
人之煩勞不惟可以濟人之饑渴亦可以保障乎城
池可謂經畫周密有益久遠者矣是宜記之以告來
者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一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二

序

餘慶集序

餘慶集者恕自集其歷官以來所得朝廷誥勅及
交游士大夫詩文也恕十一歲時先祖親遣恕從鄉
先生朱公懷德學居數日先祖父母父母泊諸長老
見恕字讀書舉欣欣然有喜色將謂恕可教也又
數月朱先生以恕頗異於群童遂命恕爲學長明年
先祖命先父遣恕入縣學從教諭接霞解老先生學
蓋將冀其有成而光顯門戶也于時同學諸生將百

王端毅公集

卷二

乙

人又明年是爲宣德三年戊申有詔天下府學廩增
生員各止存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恕以
額外退舉家遂不樂後五閏月復選入縣祖父母父
母教之益勤而望之益切壬子秋先祖卒恕舉乙卯
鄉試不第戊午鄉試又不第辛酉鄉試始在選列而
先祖已不及見壬戌會試不偶乙丑會試中副榜辭
弗就時祖母尚無恙戊辰中正榜祖母先一年卒亦
不及見之矣時京職滿九載者方得推恩及父母恕
被選爲庶吉士讀書秘閣未授以職父母且六十有
二推恩之典欲望猶不敢望也已已後事又過三

年推恩之例以爲指日可得恩典榮及二親不意謬事未三載而陞寺副寺訓導逾年而陞知府推恩之典又以例拘是以懇請至再至三而不容自己甲申以江西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使始克迎先父母于官所越明年乙酉父母俱年七十有九始獲給評事初命未幾恕又轉右副都御史而有撫治南陽襄陽荊州三府流民之命先兄遂奉父母還抵家甫月餘先母卒乃蒙 諭祭之恩戊子先父卒始得左副都御史 誥命贈及祖父母父母而先父又蒙塋祭之典鄉邦榮之辛丑復蒙 聖恩賜兵部尚書兼都

王端毅公文集

卷二

二

察院左副都御史 誥命贈祖父父皆如恕官祖母母并二妻皆夫人嗚呼恕以布衣遭際 聖明而拜如此受 恩寵如此豈無所自而然耶憶昔中舉之年前期夢通衢中有危樓數楹上逼霄漢盡棟雕甍金碧輝煌上懸金書陰陽二字比場曉私竊以爲斯舉之中豈非先世之有陰陽乎然則今日之慶實自中舉始非祖先積善之徵而何此餘慶之所以名其集也噫先世積德累行數百年至我而始發此我之所以兢兢業業盡心所事而不敢忽者恐負先世之積累負 聖明之知遇而爲子孫立繼述之基本也

允我子孫有志於繼述者可不珍藏是集而益加勉

送兵部左侍郎尹公正言赴 召序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三月吏部奉 天子命召南京禮部左侍郎尹公正言爲兵部左侍郎蓋以阮君調南京刑部故也夏四月 召命至南都士大夫咸爲正言喜或曰北京侍郎之視南京侍郎祿秩異乎予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何自北而南者若貶謫而人爲之慰自南而北者若陞遷而人爲之喜曰南京乃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舊都實爲根本重地永

王端毅公文集

卷二

三

樂中 太宗文皇帝始遷都于北京自是以來 列聖相承皆都于北今已七十餘年矣若 郊廟之祀享四夷之朝貢百官之除拜皆在茲焉九 朝廷一政一令之施與夫四方奏報災傷聲急之類皆在廷大臣謀議參酌敷奏明允然後施行是以在廷大臣得以展布才猷成其功業南京雖舊都諸司臣僚不過恪守 舊章奉行 成命而已既不與 廷議可否大政雖有長才遠猷將安施乎故士大夫有志於匡輔 聖明建立勳業者皆願北京而不願在南京而人亦以此爲炎涼也正言座于江右文獻之邦

發身才進士之科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歷陞
侍讀學士修國史與經筵並制序次之功居多進
位卿佐贊襄朕宗已嘗得委矣既而以內艱去位遷
南京右少宰又遷南京左少宰伯鬱鬱不得志者累
年今被召北上比復得志之秋也相知者胡不為
之喜吾知正言斯往也必大展所蘊與在廷諸公同
寅協恭上佐天子理萬機平邦國薦用良將乘之
邊陲以為藩翰俾方內帖然自生自育室家相慶人
無異志而四夷將聞風慕義稽首稱臣無敢窺邊肆
侮矣如不得已而奉行天討實必當功罰必當罪而

主編校公文集

卷二

四

其賞祿妄冒布與陞賞者必愧報縮頸而不敢恣肆
矣此正言之志 聖天子用正言之意也夫如是非
惟社或人之惑而南都士大夫亦有光矣予雅辱正
言知其任南都又屢辱又會今正言與予同其職業
正言則居其本源於其行也焉可無言故摭告或人
者序之以為贈不知正言以為何如正言名直乃泰
和儒族云

石渠意見拾遺補缺序

恕昔食祿于 朝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遑他及
以致舊學荒疎及其致仕而歸年已暮暮目力不及

幸爾天假以年修 聖先龍之暇就於黽次小室之中
搜閱典籍繕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藏
之私家復涉獵經書傳註夫傳註乃釋經之辭其依
文尋義不背經旨明白通暢可言可行者恕固尊信
之以探聖賢之道而施於政事之間矣間有與經文
稍異而體認不通者乃敢以管見妄議一二名曰石
渠意見謂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非真知灼見也
蓋嘗與弘道書院諸生商議可否不意西安太守華
容嚴君永濬得之命工刊行雖欲收藏不可得已反
其已行之後再閱傳註復得一二名曰拾遺其後又

王振設公文集

卷二

五

有所得名曰補缺或曰先生之於傳註何不俟其通
看了畢而總為一帙何為先為意見四卷而行之又
為拾遺二卷而行之今又為補缺一卷乎然余之初
為意見也年已八十有四矣惟恐無來日是以汲汲
手欲速成之後為拾遺也年已八十有六矣又恐無
來日亦欲速成之今為補缺也年已八十有八矣不
知來日又如何是以不得不為之速成也學如不及
幼學且然况耄年乎噫恕之迷此意見也奚敢與先
儒辨論是非而望後學之我從乎不過盡一己之責
以塞五鼎食終日無所川心之責耳

辟靡稿序

辟靡稿者吾友國子登酒邢公之所作也公諱讓字遜之河東襄陵人甲子秋試于鄉以易經中前列時年十有八也乙丑辭教職與余同遊胃監者三載戊辰同登進士為庶吉士余拜大理評事公則為翰林檢討滿九載遷修撰於酒終於禮部侍郎公在翰林十有八載所作詩文甚富皆不留稿自以為年未至不惑所造未深其言未可傳後及為祭酒道明德立始存其稿于以見公於詩文不苟作公存心制行當官處事皆不苟非獨詩文然也迎復 英廟一疏詞

玉編公集

卷二

六

婉而理直忠孝之大義藹然溢於言外可以格天地質鬼神 英廟回鑾復辟公之功焉可誣也其在經筵講經論道諄諄切切足以啓沃 聖心聳動群聽在胃監表率六館訓迪諸生規模宏遠有足稱者館下之士千餘人一唱名轉班之後悉識其名氏且知其為某堂某班生也公之目力自張中丞而下蓋不多見為侍郎未幾於 朝廷大典禮無不用心究極行之無失時方望公入 閣左右 聖主扶植國是而霖雨天下不意繼公於胃監者失善處之術於崇厚餘積公用無券以致計利者構詞以逮公當道

有力者又素忌之於是讎讐以成其獄遂不可解而至於落職抵家歎恨而卒時年四十有五嗚呼冤哉

嗚呼惜哉余昔在監嘗見前輩老先生修葺漏損印造書籍相待賓客周恤貧乏之需皆用此而無吝略不防人之制已一惟以無心處之當時之人亦不屑屑以此介意所以得不至於累及其後公與繼者亦如前輩老先生以無心處之豈意為有心者窺瞰以至於此固人之幸與不幸亦足以驗風俗之厚薄也使公至今尚在猶未及引年吾知功業文章將不止此必有大過人者矣其子中書舍人霖持是稿屬

玉編公集

卷二

七

余叙之嗟夫公之詩文豈待余言而傳哉觀者自珍重而傳誦之姑錄此書于編端使天下後世知公為公之大槩如此云

永思堂序

南都處士俞智氏善寫真余頗識之成化間余以尚書參贊留務合臺者諸老作畫後會倣昔人遺意將圖形難其人僉舉智智乃圖諸九與會者之形孔肖并各所述詩錄梓以傳一時見者多指而笑謂此某公此某公其平昔未識者則不也因託其為父祖遺容藏于家智問持末思堂卷進而言曰生且老父母

養其心恒思而不能忘因以求思扁堂薦紳太夫及士林之能言者題詩滿堂之壁以哀矜之懼其久而漫滅錄于卷以示子孫願賜一言之教予嘗怪智之空惛惛然智之言恒惛然不知其故及讀卷中詩作而曰智恒思親所以其容不舒而其言不樂歟是孝子也心切重之求暇答其請迄今十餘載矣茲予歸老西園智爰以書促之老耄之人倦於執筆適一日忽思親潸然出涕因嘆智之恒思其親乃人子之至情非偽也諸君子題詩以寫其情乃與人為善之美意非諛也遂書數語于卷首云

王鑑公文集

卷二

八

贈陝西提學憲副楊公陞太常少卿序

憲副遠菴楊公始以神童薦于天子之廷而進于館閣以儲養之斯時也年甫十二博通群籍下筆驚人翰苑諸公皆奇之願與之游越二載成化戊子中順天府鄉試登士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暇則授徒於京邸從遊之士得其指授登進士為京職者甚眾由是舉望益隆前大官卿以為公授徒既有成績使之提督學校必能大成就賢才而為國家用乃舉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公在山西不數年學之修士風日振丁內難服除余適典選素聞公名

知其行檢於是舉授本省提學入至開示教條三十餘款行令郡邑及邊衛學校師生遵行肄業又刊行古喪射冠禮使士習之且禁止有喪之家作佛事復親臨考較視其勤怠從違而賞之由是士皆孜孜進學厲行而遊惰苟且之徒不得雜於其間衣冠之族咸執古禮而問問之間反道悖德者鮮此皆公教化之所及也去年鄉試除中式舉人外尚有可中者百餘卷非公提督造就能如是乎公在陝西由僉憲陞憲副又將四年矣始終一節略不少渝於西安在城修復正學書院武功修復橫渠書院商州秦嶺改佛

王鑑公文集

卷二

九

手為韓文公祠斯皆崇儒重道之盛事亦可見公拳拳用心於斯文以盡斯職也今公有太常之陞蓋由功績顯著之所致非苟焉而得也是以聞之者皆喜受其教者皆不舍其去也余已賦詩贈公矣而西安教授閭珪長安教授蕭鑾咸寧訓導郭璵皆教授於公而不舍其去者也踵余門求言以贈余嘗稽之於史宋韓范二公自始仕即能盡職其後隨所任而建立功是以馴致乎八位成勲業垂名於無窮非徒有學識為之本而其心操節亦不可誣也今竊慮文學才識固不讓韓范二公而其操履施為亦無愧

馬甫踰始仕之年官已四轉將來名位勲業又何二
公之不可及哉亦任為之已矣顏回曰舜何人也子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余敢以是為憲庶贈

漕河通志序

成化七年冬十月 朝廷以漕河舊規廢弛輸運愆
期特命官分治其事通州至德州郎中陸鏞王之德
州至沙河山東按察司副使陳善主之沛縣至儀真
瓜洲郎中郭昇主之復命恕捧 聖書總理之以責
其成恕奉命惟謹罔敢怠逸由是自北而南復自南
而北如是者至再至三嚴督各職并沿河所司凡河

王瑞發公文集 卷二

十

洪閘壩湖泊泉源鋪夫樹井及一切河道事宜根充
本末埋淤者疏濬之坵決者築塞之損者葺之缺者
補之暇則稽諸典籍公牘圖志碑刻復詢之識者若
漕渠漕數之類有所見聞則錄之積之日久彙集成
篇名曰漕河通志志謂之通以其合今昔兼巨細而
併記之也志之何如志漕渠以見歷代建都之地不
同而鑿渠佐漕之功不一也志漕法以見水陸日行
之程有數而漕輓者不可逗遛也志漕數以見國用
之豐約志漕費以見轉輸之難易志漕津渡以見
往來者之不病涉志鎮市祠廟以見習易祭禱之有

所非官廨驛站無以禁豪強而使公使非泉源湖塘
無以資灌溉而備旱暵以至閘壩淺鋪之屬凡有關
於漕河者皆志之其他溝渠湖塘之不通漕河橋梁
鎮市祠廟之不在漕河之側與夫國儲之不由漕河
進者則不錄蓋是志為漕河設非為他也夫是志也
雖曰稽諸典籍公牘圖志碑刻詢之識者而為之然
無籍公牘圖志碑刻之在天下固浩瀚矣豈恕能盡
得而盡稽考乎有識者豈能得盡見所見者豈能包
周知古今事乎事之不如意有如此孰謂是志能包
括古今漕河事蹟而無遺精切而無謬乎不過盡吾

王瑞發公文集

卷二

十一

之所見所聞而已如其精與詳以俟夫後之博雅君
子云

玩易忘見

玩易意見者老夫玩易於中所得之意見也弘治壬
戌春老夫偶得寒疾少愈就枕卧內牖間觀書不甚
明白乃於屋前構一小軒軒成移於其中取易玩之
雖細字亦無不見遂以玩易名其軒作記以識之大
易本四聖之書義理深微未易通曉自漢魏以來諸
儒訓釋不一至宋伊川程先生既為之傳晦菴朱先
生又為之本義自是來至於今先生傳義

準的師儒之講學科目之取士皆不外此而他求然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二先生固已講貫訓
釋明白老夫依文尋義間有不愜於心者乃敢以已
意言之言之非敢自以爲是願與四方學者商榷之
或有可取不爲無補苟或不然必因此以發高明真
知灼見之至論於久蘊深藏之餘使四聖之道煥然
大明於世以淑諸人亦老夫之志願也毋徒諉曰二
先生傳義已明白何必多言

王端毅公集

卷二

十二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二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二

書

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

夫五經四書皆載道之器聖賢微言義理深遠不有
儒先傳註初學之士未易通曉然而諸儒傳註議論
紛紛有同有異學者莫知適從至南宋後議論始定
四書則以朱子之章句集註爲主易以程傳朱子本
義爲主書以蔡傳爲主詩以朱傳爲主春秋以胡傳
爲主禮記以陳皓集說爲主我 太宗文皇帝崇
儒重道以人文化成天下特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
大全仍以前五子傳註爲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
書之以備參考甚盛典也恕自蚤歲讀書竊取傳註
之糟粕爲文辭取科第及入仕亦嘗執此措諸行事
今老矣致仕回家復理於學其於傳註發揮明白人
所易知易行者不敢重複演繹徒爲無益之虛文至
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乃敢以已意推之
與諸生言之評論其可否諸生皆明理士也以爲可
吾則筆之于書藏諸私家以示子孫以爲不可即當
焚之無惑後學

卷劉收溫閣老贈詩書

題頭首奉書大學士叔溫劉先生閣下辦事官回承
詩詩郵獎與太過感愧無已然區區豈好爲此哉蓋
責任在已不得已也且公孤任天下之責巡撫官任
一方之責任天下之責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
任一方之責者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
天子之左右於其事之初也皆得可否之可者行之
否者止之於其已行也然後知之可者獎成之否者
救正之是以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其功也巡撫官
處千里之遠有所言非紙筆則不能達言非切直則
不能盡其情是以犯顏逆耳而難入無益於成敗得
王編校全集 卷三 二

罪於左右者多矣當今天下一統四海一家如金
甌無缺非有唐藩鎮之叛亂宋南北之分裂也誠能
以仁義道德爲城池以居之以紀綱法度爲甲兵以
守之使人不得而窺瞰之物不得而搏擊之則斯器
可以千萬世而爲國家之所有若乃置之於通衢
之中無城池以居之無甲兵以守之使人得而窺瞰
之物得而搏擊之萬一有損失不無費大匠陶冶之
力近觀左右之所爲有若置斯器於通衢而不之顧
也此區區所以日夜爲國家憂所以言之至再至
三既不見聽又不得去而徒爲是聲華之有

無豈暇計哉今執事爲國家元老若論道經邦之
地苟以嘉謀嘉猷入而告之於內出而順之於外使
國家置斯器於安地保斯器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
保之道無他惟在乎節用愛人進賢退不肖而已
噫非知已不敢爲此言非執事不能容此言惟萬萬
調燮而情恕之幸甚

說

介菴說

人之名所居有引而自高者有抑而自卑者愚不自
者則引而自高知且賢者則抑而自卑其用心雖不
王編校全集 卷三 三

一無非欲自警以求合乎中而成其德也若愚不肖
者不引而自高則日趨於卑下終不及乎中知且賢
者不抑而自卑則日馳於高遠將過乎中不及乎中
非也過乎中亦非也二者皆不能成其德如此而名
所居有何益哉請援近古儒者而言之若朱文公之
在宋許文正公之在元而當時諸名儒其知其賢未
有能過之者也一則號之曰晦菴一則號之曰魯齋
者蓋文公恐其明之過而欲晦之以歸乎中也文正
公恐其敏之過而欲魯之以就乎中也余之生也至
愚極不肖言訥而行不果如易所謂介于石孟子所

謂標下惠不以三公易介者皆非所能也亦以晦以魯名其居是本晦也魯也而又曰居乎晦與魯之中則終於晦魯而已矣將何所警策感發以成其德豈不負所生而與草木何異焉使余有是介也而以介名其居則是自矜自衛適足以爲身累豈能成其德哉惟其無是介也故以介名其居將以朝夕自警強勉斯介之一二庶幾追君子之譏而可以爲人矣余故曰其用心渾不一無非欲自警以求合乎中而成其德者此也

三愛圖說

王陽明全集卷三

四

吾家西園內書屋前有一隙地始則植牡丹四株繼而植菊數本近又栽紅黃千葉蓮藕四缸嘗竊取濂溪先生所謂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子獨愛蓮之義因號爲三愛園又曰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濂溪之道學淵明之貞節皆非吾之所及也然則吾之所得於天者初未嘗與二公有異也故吾於二公所愛之花亦愛之何嫌焉牡丹之愛世人之所同吾亦世人之所同耳吾亦愛之何厚焉且吾昔之進居廟堂也叨一時之富貴豈不有似於花之牡丹乎今之退

處山林也將終身以隱逸豈不有似於花之菊乎一進一退未嘗不聽命於天而枉道以事人又豈不如花之蓮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乎由此言之吾之愛此三花也豈不宜故植此三花於目前而隨時玩賞焉春則賞牡丹夏則賞蓮秋則賞菊其賞也則陳尊俎列管絃召延賓客相與遊覽豈樂因以歎化工生物之巧時序變遷之易耳

題跋

族譜題辭

余之所以作族譜之意略見於王司成史大參二先生序文及凡例之中今譜圖自祖而上至於高祖宗支已定固無容增損自祖而下至于玄孫宗支之多寡莫能逆計是以九族之圖雖有猶未定也譜之紀事自吾親而上似不可易也若幸而有亢宗之子孫奮勵于後得推恩於先世則又不可以不續之是又可易也况自吾親而下乎是故譜必每世而紀之五世而一修斯無差謬遺忘之患然而修之非有讀書之子孫亦未之能此族譜所以不易修而世之士大夫之家間有而家無讀書子者多無也噫後之子孫可不奮勵讀書體吾之心繼吾之志詳記其宗支而

王陽明全集

卷三

五

敬緒之乎

恭頌騰黃 誥勅後

勅命

誥命皆

皇上賜我及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并二妻耆布衣人讀書而得此可謂難矣可謂榮且幸矣原軸俱付長男承枯收咸令通騰為數軸此軸付男承祿爾本房子孫宜世世珍咸念 皇家之恩寵祖先之積累言必忠信行必篤敬以緝以熙於無窮功不可易而忽之以墜先志也勉之勉之

王瑞葵奏 卷三

六

跋范文正公忠烈廟手卷

余巡撫姑蘇五年于茲文正公之祠之在城中者已嘗三謁而忠烈廟之在天平山者則未之造焉其始也有司祀公于廟厥後以其遠而弗便遂侈祀于祠自是士大夫往來于蘇者皆拜公於祠而不之廟焉成化甲辰春二月朔旦公之十二世孫掌教肅時持忠烈廟記手卷俾余觀焉嗚呼公之忠烈昭于時聲華播諸後者何其巍然煥烈也余亦居其位而食其祿者安能企而及之哉雖然未嘗不願學也今觀是卷而吾願學之心得不油然而益興邪

跋劉宗敏太古軒手卷

有好古之心斯好太古之器夫器雖古何足好也而古之人則不可不好耳古之人今不可見矣得見古之器即見古之人也觀物而思人尚友以成德此劉宗敏氏所以聚古器於讀書之所而頽之曰太古者此也

跋新安程氏米元暉雲山圖

米元暉此圖作於宋崇寧間至慶元庚申已八十餘年而默然得之迨元至元庚寅又九十年而鮮于伯機跋之不知程氏藏之幾葉矣自成化乙酉魏冢宰

王瑞葵奏 卷三

七

跋之至今又二十稔而余得觀之墨跡猶宛然不渝噫斯圖也蓋將與程氏慶澤同流而未已也歟

跋耿氏公牘誌表手卷

右戶由乃廬氏縣學掌教耿汝明先生初受廬時所給公牘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大司寇為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家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為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送弱息西歸時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

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爲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得此卷觀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怨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爲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着勲賢俱至上卿封贈二代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爲大司寇孫爲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

書夏忠靖公文集後

余爲童子時聞公與蹇忠定公齊名宣廟龍遇甚隆信任甚專二公亦竭誠殫慮以酬知己一時公卿無出其右者心竊慕之而未知其山處及領鄉薦舉進士至京師與士大夫游始知二公出處之大略猶未聞其詳也忠定公之子瑛余及目而未與之交公之子瑄爲南京尚寶卿遷太常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今

亦承乏留部常與之往還見其壁間畫乃宣德初曾翰林蔡爲公題詠極其稱頌褒美尚寶公又爲余道公之歷履聽其言論誠恪博雅而有文是以知公有子矣而猶未見公之文也尚寶公歿亦有年矣而其子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崇文以公之文集序見託因有以見公之文誠臺閣之文所以散黼皇猷珪璋王度者或在非特贈遺故事吟風詠月而已楊文定公已叙之於前矣余復何言哉崇文有學有行有父祖風他日勲業文章必能光前煥後豈他氏子孫所能彷彿哉可敬可敬因其請姑書此於簡末以復

贊

最拙翁贊

公本耆英自號最拙其言雖論其行則潔抑抑威儀稷稷氣節見惡必憎見善斯悅兩造質成片言而決治世逸民吳中豪傑輩輩孫曾既貴且哲積善有徵誰謂公拙

退菴陳公贊

學師聖賢志存經濟遇事敢言生死不計二黜其官忠誠愈厲斯人流芳百世

銘

几銘

視汝之正吾之身不敢不正視汝之平吾之心不敢不平惟正惟平吾倚之以裁決庶務否則人將議之如之何其可行也

箴

弘道書院箴

維茲書院實萃群英隆師親友講道窮經工夫既到義理自明匪徒知之尤貴力行鄉舉里選薦其賢能進于宗伯達于大廷牧民守宰輔政公卿皆由此出千載垂名

孟嘉教全集

卷三

十一

心箴

吾心具天命之性為神明之舍合動靜之機知古今之事作五官之主為應酬之本持變通之權蓄治安之計契聖賢立言之意遵當仁不讓之訓辨諸儒傳註之非釋後學積年之惑帥浩然剛大之氣存扶世立教之志斯往也吾當操之益堅終其身而不貳

祭文

祭大兄約齋先生文

維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七月辛卯朔初四日甲午欽差巡撫南直隸兵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翁王恕謹遣男承祐致祭于大兄約齋先生之墓曰嗚呼吾兄乃吾父母之長子與恕同氣而長恕十歲恕髫髻時多賴吾兄之提携比為諸生惟吾父母吾兄教養之供給之三赴鄉試三赴會試皆吾兄之導行正統己巳冬恕觀政于禮部時北虜入寇民冗道梗商旅不行者幾兩月而吾兄奉父母命不避艱險視恕於京師成化乙酉荆襄盜起奉命征討吾兄又來視恕于軍前其在揚州在江西在河南在南京吾兄之視恕者非一次其友愛之情非言語所可形容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使吾親怡愉愉享

孟嘉教全集

卷三

十一

壽考俾得盡心於所事而無內顧之憂以至于今日者皆吾兄之力也丁酉歲春恕自雲南回吾兄言近日雲南事設有不明我當與弟訴于朝戊戌春初恕來南京斯時吾兄年七旬有三尚康強無恙送恕于党家橋泣別而回吾兄之於恕無所不用其情此恕之所以感吾兄之德不能忘也今吾兄於庚子秋卒于家恕聞之所以痛且傷也今吾兄去世已三年恕之不聞不聞吾兄之音容已五年半矣每念及之其心如割今當第三忌日敬用祭真豈勝哀感吾兄其享之

吏部修造告后土司工二神文

維茲吏曹建造久矣風雨飄凌日就傾圯奏聞朝廷命工修理勞人費財夫豈得已神其相之善終善始

祭襄陽知府致仕盤屋王公重文

余之先與公之先異派而同宗余之若與公之居異邑而同郡余與公之中舉也異經而同榜余與公之爲官也異地而同志余又與公同庚而生方期歸休與公同遊於豐鎬之間登山臨水一觴一詠暢叙幽懷而同其樂也今公已矣不復可得公有令器爲

孟憲教金集

卷三

十二

國蓋臣公雖云逝無後遺憾但不知將來余之子得如公之子余之後事得如公之後事否也可勝嘆哉余不能撫柩而哭公聊綴辭以表意尚享

弘治五年復修吏部祭告司工文

曰向因本部舍宇墻垣損壞奏奉朝命修理工作已興遇例中止今復舉動用畢前工未免祭高竈下于冒威靈惟神矜有少賜維持俾作者吉利居者獲安邦家萬年君子道長功烈昭著下情難忘謹告

誄

山東濟南府通判趙君誄

維弘治九年七月十有八日山東濟南府通判趙君卒于易州山厥其子殷扶視歸卜宅兆于三原城南將以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君諱步字景新三原歸仁里人父祖皆有德善君生而俊秀純謹蚤遊邑庠克勤于業累舉于鄉不偶天順間應例卒業于太學歷試于有司成化中授中兵馬指揮司副兵馬指揮初考稱荷 賜恩之典贈其父讓如已官母程氏爲孺人繼母楊氏封孺人凡九載陞今職管崇炭于易州厥以供內爨于時總理大臣稱其能所屬官民頌其德可謂能官矣君與余爲同學而後進余典選時

孟憲教金集

卷三

十三

君爲兵馬每朝謁常相見非時節君未嘗至余門至則叙鄉情不問不對未嘗以不當言之事啓齒吾甚重之計今別吾餘六載而君已矣嗚呼君終六十有三正好展布才猷爲 國宣力天何奪之之早也惜哉茲因發引爲之誄曰生有美質蚤遊鄉校雖未登科學已深造初官于 朝竭誠圖報繼陞外任愈勵節操推 恩及親旌忠顯孝信非偶然時乃天道一旦不祿計聞傷悼歸葬故鄉極其光耀盛哉喪儀美哉宅兆誰其爲之有子克肖

主端毅公文集卷之三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四

墓表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陳君墓

表

成化戊戌夏四月余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重書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紹務時錢塘陳君孟

孚之子謙主武選清吏司事冬十月奉天子命本

部會同南京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等考選旗

手等五十衛所軍政官與選指揮千百戶鎮撫二千

餘員謙掌簿書惟謹四年己亥余又奉重書改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相見之際

謙仍執屬官禮不少衰甲辰夏五月余復職任如戊

戌歲謙以員外郎署職方清吏司郎中事已久矣奉

職如初而於事體尤加熟焉乙巳春正月望後一日

謙聞父計不出越旬日衰經直杖持南京工部郎中

吳君程所為事狀踵門泣且拜曰生不幸父逝矣願

賜一言以垂不朽余於孟孚嘗觀其風采而謙也又

為吾屬義不可辭按狀君諱信陳其姓而孟孚其字

也別號琴樂其先汴梁人居陳宋思陵南渡僑于紹

興之餘姚元季避地適錢塘遂為錢塘人大父諱德

父諱禮皆隱德弗耀為鄉善人祖母童氏母王氏皆

有淑行君每於奉親之餘優游泉石樂琴書以自適

然於進取亦有志焉正統甲子連遭父母及妻憂而

家日不逮君益自奮敏率謙理家務家用以饒開拓

舊居而一新之景泰庚午遣季子訥補邑庠弟子員

期將以成其志也年十七已通科試文藝而卒君慟

哭曰吾半生讀書未就乃以教吾兒期底于成天竟

奪之吾何所望泣不已謙時已踰弱冠泣謂君曰父

請無過傷兒當極力以學務成吾父志遂帥弟子員

肆力文學日有進益而君意稍釋成化丁未舉進士

拜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三載考最勅封君

如其官配朱氏繼沈氏皆贈安人君性剛直尚義氣

鄉人稱貸未嘗急其利舍衣食以周凍餒人有過不

少貸改之即不與計不惑於異端不徇於流俗每戒

謙以忠孝節介曰吾平生無罪過身後慎勿事浮

屠及與人談道古今賢否人物鑿鑿有定見且精方

脉活人多矣至如陰陽諸家亦旁通之年已耄耄聰

明矍鑠不減於昔每道及二親則潸然泣下去歲甲

辰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正寢其生則未樂甲申夏

四月十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男五人曰善聚周

氏曰謙即郎中也娶嚴氏封安人曰昇曰訥皆早世
日榮娶錢氏女三人長適張和次適四川按察司副
使邵琮又次適蔣錡皆邑人惟榮乃沈所出餘皆朱
所出而善則朱所育也孫男一曰宗仁娶楊氏廣西
布政司參議愷之女也孫女一長適陝西布政司參
議王廷瑞之子國子生愈次未笄謙以是歲 月
日塋君于邑之南山尉司之原嗚呼人之處世無才
無行貧賤終身泯然不聞於後者固衆矣亦宜矣苟
有善於其身獲榮於其時而不表章之使之泯然無
聞於後豈宜也哉今君之爲人也如此理家務也如

手編校金集 卷四

三

此孝於其親終其身而不忘也如此善教其子底於
有成而受 皇家之褒封享有祿養也如此康寧眉
壽耳目聰明而令終也如此親黨之貴顯也又如此
是宜表於墓道以告夫來者云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劉君墓表

戶部山西司主事劉璣聞其父彥昭之訃請于朝
匍匐以歸撫棺而哭已而哀絰杖屨待其父之行狀
走西園請予表其墓初璣宰曲沃善爲政得上下心
巡撫巡按舉其公正廉能堪任風憲時余典銓選行
取到京試之果如所舉將送理刑御史之職指日可

得璣以親老懇辭不就及爲主事恪勤職業聲譽日
起其子若此則其父之賢可想見已况在鄉里之間
表惡可辭按狀彥昭諱鑑姓劉氏彥昭其字也其先
居平陽譜逸無考不知其幾世後徙咸寧爲邑之著
姓今已六世矣高祖清甫曾祖克明祖敏中父懋皆
蓄德弗耀世以清白良家子充 泰藩奉祀所齋郎
彥昭幼穎敏嗜學讀論語大學諸書通大義善作字
且能吟咏亦嘗爲齋郎母任目青彥昭茹素終其身
弗變治家儉勤嘗書教不可長慈不可縱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諸古語於座右以自警奉先克孝祭器祭

手編校金集 卷四

四

品必備必潔約鄉人尚義者三五輩每月朔望各出
白金聚之一所以助人之喪塋不妄殺生有失金者
彥昭得之酒肆頃之其人至張皇甚彥昭曰金在無
憂還之後又得所遺金候其人不至市膏油送諸祠
廟有一府吏同州人歿於公廨貧不能殮止有一子
其妻將鬻之以襄事彥昭見而憐之曰鬻之不終後
乎遂倡鄉人資助之且寓書其家喪與兒得完歸尤
善教子璣登進士爲邑宰至今官屢貽書戒之大受
皆修德進學居官臨民之法言謂是璣德業益進爲
士林所推重壬子春璣因公差過家省時彥昭臥

疾見之喜曰吾思汝得茲一見亦可已汝不可久曠厥職促還 朝別復送之郊外癸丑夏璣滿三載朝廷馳恩封彥昭承德郎如其官不意遽於是夏六月十有七日而卒其生則永樂庚子九月十有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四卒之明年 月 日葬於祖塋之次配李氏運司同知朝邑真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即璣次瑞充齋郎孫男六女一俱幼嗚呼彥昭其賢矣哉行義不怠陰德及人雖史傳所稱何以過之焉得人人與之同忠厚之風可作也嗚呼彥昭其賢矣哉今璣方進未艾他日所就 恩典之來必不一必

王鑑校金集

卷四

五

有大筆為君書者矣止於此表耶

文林郎合州同知高君墓表

余自致事而歸謝絕人事日在西園修治先塋種樹栽竹不近筆硯久矣一日行人司行人高胤先持四川道監察御史合親韓福所述其父行狀求為墓表頃在京師聞胤先事親克孝且有文學為關中朝貴所稱道心竊重之今不以余老耄不文而以墓表是託蓋欲著其實以取信於後而不在乎文之工也烏可辭按狀君姓高氏諱隆字彥昌其先江右人徙居湖廣郴州宜章縣曾大父遠觀大父發壽父良傑皆

晦迹丘園不求仕進母李氏內行修整君幼穎敏喜讀書日記千言補色座生二十有六以書經中正統戊午鄉試會試不偶卒業太學為諸中書初授陝西蒲城知縣在職餘八年丁內艱服除補揚州寶應縣續數月九載考績遷雲南羅雄州同知幾二年丁外艱服除補四川合州亦敘一年君以州同視縣令秩雖加不得行其志甫五十有一以疾懇求休致既謝事日以讀書教子為事無怨尤悔吝之態以胤先占籍陝之長安遂居焉君治蒲城抑強扶弱矜憫孤寒嘗議中縣事利弊如行移徑達司府停罷協助華

王鑑校金集

卷四

六

州馬騷人夫之類民受其惠處奸吏橫民過嚴未免召謗時鎮守都憲東原王公最難許可適張繻衣來陝西有刁民迎至潼關構詞誣告君受其狀抵陝白王都憲王公曰此官乃治內縣令之最者若何以致此勸示良吏可就彼處分張至縣按驗果誣罪其告人君獲免焉忠國公勢甚張大家人以人命事來囑君不聽以法治之家人得徒罪國公頗咍之人皆為君恐君處之泰然竟無他虞會應號繁華君以簡准之門庭嚴肅羅維夷方民頗化之合州清軍宿頓革君歸政籌畫周詳防範嚴密中胥里書莫能售

其奸以故政舉民安事親盡孝如烹飪飲食澣濯衣服之類皆自為之敬兄友弟俸祿之入悉其所取宗黨士人有志行者極力助益故居喪致仕或至缺乏田園第宅無以遺子孫不作詩詞不尚宴遊不置姬妾不近聲樂暮年頗好釋老書配王氏西安慶士實之女婦道卓然子二長如崑國子生次即胤先登成化丁未進士拜今官孫男三皆崑所出女四弘治元年胤先迎養至更更五寒暑樂志無違弘治癸丑五月十一日以微恙而卒君生于永樂癸巳四月二十日至卒之日享年八十有一胤先扶柩西歸以弘治

甲寅夏四月二十六日塋于長安社城原嗚呼君良有司也休致有年貧不能歸故鄉則其平日之操持可知已壽踰八旬有子克肖拜官于朝孰謂異日莫大之恩典不光竟泉壤以報君乎余故表之以示人且為世之良有司勸

明故封中憲大夫直隸廬州府知府李公墓表

公之子河南布政司大叅李崑聞公計匍匐以歸哭盡哀治喪具塋且有日以余忝在鄉曲為先進謝事西園無官守言責累其心平素不安致舉人求余表公之墓以取信於後余雅重崑有善政雖老耄不文

為可辭按狀公諱海字伯容別號遜齋世居西安錦潼曾祖諱德林祖諱昇父諱思忠皆潛德弗耀不慕仕進思忠公始徙居西安城中公自幼天性孝友氣質精粹動作凝重如老成人早失父日侍母側克盡孝道無少懈公有三兄曰文彬曰諒曰弘皆賢達守禮公事之極其恭順三兄亦友愛公伯仲之間填鳴篴應怡怡忽忽為里社稱道公喜讀書作字博奕之屬亦精尤善於教子居鄉謙抑言不妄發事不苟為心地明白足以別人之是非鄉間敬之信之嘗以齒德官封為郡城達尊居鄉飲之尊席與太守為賓主者數年崑登進士之初公曰讀書而登進士可謂榮矣他日授職須要盡心於所事斯可保其榮而有終也及授屯留大尹迎公於仁所養以三聘公曰爾為民之父母當以古循吏為師愛民如子無使失所可也及崑入為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公數寓書戒之大約謂司錢穀者當慎出納無事掊剋及出守廬州又訓之曰爾今為郡守位雖尊於縣令均為親民之職若以治屯留者治之則政無不便民無不悅功業無不自此而益大矣崑為崑佩服明訓居官有成績公以崑貴初封為承德郎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今中憲

大夫知府之封是崙在廬州治行超卓荷旌異之恩也公生于永樂乙未二月十有八日卒于弘治七年八月十有八日得年八十元配張系出名族婦道母儀為閨門楷範初贈安人加贈恭人生于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于天順三年十月初一日得年四十有八繼室彭氏初封加封恭與張同子男三孟曰岩娶周氏再娶智氏王氏仲曰襄娶孔氏季即大德府紀善咸寧田銘次適咸寧士人杜紀孫男八孫英璋珪琬琰琰琰琰與周賀孔氏皆先卒琰未娶璋娶王氏習舉子業珪娶趙氏琬聘張氏琰琰琰暨孫女二女皆幼太恭卜於弘治八年某月某日舉公之喪與元配張氏合葬于城東之祖塋嗚呼公為人孝友謙抑教子恪勤職業有德澤及民所以受四品之榮封享八泰之高年豈非天之報公也耶是宜表諸墓道以示李氏之來裔且以為世道勸觀者當即此以考其為人無以文之不工而遂忽其事行之實也

元故江淞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前監察御史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副使張公墓表

公諱倣字克禮姓張氏世為陝之三原龍橋人高祖順有隱德曾祖貴當金承安之末能脫其親於離亂中以致其養孝義之節鄉黨稱之祖德明以仲子世榮貴封奉議大夫信州路鉛山州知州驍騎尉涇陽縣子妣李氏贈涇陽縣君父世昌克孝克弟見稱於時用大臣薦授教武校尉脫恩麻路新附軍上千戶佩金符母楊氏有淑行公天資高明篤學好義忠孝之心出於天性始由憲史起家初授御史臺照磨母楊氏先卒迎父世昌就養京師繼陞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將之官以不得歸省其親因念狄梁公望太行之雲而思夫親舍之在其下之意作瞻雲亭以寓所思廬陵歐陽玄為之記以遠到之器期之弁系以詩以彰其孝及至臺城泣政方踰年遂棄官歸省既而擢雲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因回家省其父欲上疏乞終養父曰君命也勿以我老為意公乃受命以行時父年已八十一日有微疾其兄儼從容請曰盍召倣乎父曰勿亟倣其歸矣公在雲南道一日忽心動輒促裝以歸抵家父欣然以起曰我說吾兒歸矣果然其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日與父老賓客舉酒為樂數日乃終公居喪哀毀踰禮終喪之日起

為四川道廉訪司會事陞奉政大夫嶺北湖南道廉訪司副使遷江漸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公歷官凡六轉前後三推恩父初封文林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追贈奉議大夫奉元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長安縣子加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母初贈宜人加贈長安縣君復加贈清河郡君公終于元奉基前之石未立而生卒年月與夫歷履之詳無考其見於元參政蘇君天爵所為奉議君墓碑進士吳誥所為中順君墓碑與夫歐陽公瞻雲亭記者如此而已公配趙氏王氏劉氏趙封恭

重刊全集

卷四

十一

人子男二長曰恒 國朝初國子監典簿陞廣東參議次曰升未仕卒女二長適仇中次適李著孫男五曰煥曰欽曰鑄曰秉曰銘鑄以子貴封戶部主事曾孫男九鵠鵬鴻鵬煥之子也鵠鑄之子累官順德府知府鵠鵬秉之子鳳鵬錦之子鳳以子貴封驍騎衛經歷玄孫男十四人尚信鵠之子尚禮義官尚恭監生尚仁鶴之二尚節鴻之子尚文尚質尚彬尚學鳳之子尚文初授京衛經歷陞山東武定州同知尚彬邑庠生尚學國子生尚慶鵬之子尚志尚賢尚謙鵬之子尚求鵬之子尚文等因墓其父意謂吾族衣冠

累世不衰豈非吾御史祖積累深厚之所致乎為子孫者雖千萬世當識其墓而拜之今吾輩僅能識之若不為之立石以表之將恐後之子孫失其墓之所在何以致其如存之敬乎共持知縣張訓所為之狀求余為墓表余嘉尚文等知所重於是按其狀而書之使之刻石

純齋處士李君墓表

處上姓李氏諱清字元潔別號太平閑叟鄉人以純齋稱之世家長安曾大父諱從善字恒勉大父諱斌字文質父諱春字逢春皆有德善不求仕進處士自

重刊全集

卷四

士

幼端重孝友出乎天性讀書學禮惟日孜孜不少懈極為父母所鍾愛甫十九父歿處士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哀毀踰禮棺殮皆自為之葬祭以禮不食肉不肉處者累年上事其母下撫弟妹雖貧窶皆得其歡心母不如董思食膳菰處士求之不得一旦家之後園忽生薜荔徧地取以供母甚甘人以為孝誠所感母病湯藥必親嘗之日夜奉養不離左右及卒哀毀尤甚幾至滅性復以禮殯葬歲時祭掃必誠必敬哭必盡哀弟妹皆為之擇配而嫁娶之俾各遂室家之願弟源嘗求分異處士痛哭止之數月後復召親隣

懇求處士不得已而號泣從之索賁任其所取其復
源邀遊江湖不回戶後皆處士應之而無怨言兩世
外家皆乏後九遇寒食處士必躬率子弟為之拜掃
自父喪後一向不飲酒親戚苦勸之亦不從及至六
旬血氣既衰始飲亦不至醉厭聞淫娃之音有所樂
則歌古詩以自暢凡百玩物皆不好處鄉里則謙卑
和易惟恐失意於人人亦無不敬愛之里正堂薦為
耆老固辭不就而憂世之心未嘗忘也每旦凌晨必
焚香拜祝 聖壽且曰願天下人安樂尤篤于教子
其子盛性資穎悟六七歲時以手學畫八卦於地處

王端毅公集

卷四

主

士見之喜曰此兒將來可學易遂口授千文孝經等
書稍長使之從古若李君在中學易業既進為提學
憲副選充郡庠生弘治乙卯中鄉試處士常戒之曰
吾家祖宗種德積善百餘年將來必有顯者汝其勉
之一日忽中風久之遂不起生于宣德庚戌二月初
十日卒于弘治丙辰十一月十五日得壽六十有七
卜於卒之明年 月 日葬于常曲之原從先兆也
配魏氏繼閭氏皆有賢行子男二長即盛娶王氏次
曰茂娶路氏女二長曰貞庶聘咸寧薛氏之子洪次
曰淑庶未字孫女一美玉盛所出也盛狀其行舍親

舉人張原求余文表其墓今素不識君且老耄倦於
執筆辭之再三求之益懇按狀處士德善甚夥姑摘
其一二而書之使之刻石鄉人必有能識其詳者他
年盛大顯達當求詞林大筆書之穹碑垂示永久
明故山西平陽府隰州同知屈公安人李氏合

墓表

公諱韶字九成姓屈氏別號誠齋其先楚武王之子
瑕食采於屈因氏焉漢高帝時徙楚昭屈景三姓於
關中屈遂為華陰人其邑之郭下定城之屈皆其族
也族屬蕃衍亦有徙於邵陽閩鄉者祖諱唐佑字公

王端毅公集

卷四

十四

弼隱德不仕父諱亨字文通號東庄喜讀書善談論
不樂仕進母楊氏戶部主事某之姪女也有德慧精
于文紅年九十有三猶刺繡公自幼英敏好學弱冠
補邑庠生從銅梁葉先生學春秋發憤講讀至忘寢
食不踰年遂得其肯時提學者觀其所作極口稱許
本庠暨鄰封之士從遊者多中鄉試公獨不偶豈非
命乎有星士相諸生面論貴賤葉先生詢及公星士
曰面部無足取蓋以面有少時誤傷疤痕也葉曰汝
於面部無取吾於心術則有取焉汝之相面易若吾
之相心也其後應貢卒業成均時司馬蔡酒重其學

行且以所作示人由是馳名六館從學者多成化改
元當謁選銓曹丁內艱哀毀踰禮服除授山西隰州
同知識者以為位不稱才公曰利澤可以及人足矣
何必高位先是州長吏被人枉奏下法司勘問連及
三百餘人皆逃匿他所不出累年不得結絕公至再
三開諭不踰旬皆出審其無干者省令生理緊關者
起解問理僅越月事完長吏復職凡有未通者公則
盡心資理以成之長吏性躁公作戒暴怒箴以勸之
彼亦感悟民有因事餽送禮物者公輒答之由是門
無私謁七年春僚吏督運安邊營秋糧失於約束解

通鑑全書

卷四

十五

戶以其價展轉營運不納是年秋公督運榆林夏稅
廉知前弊預與之約曰敢有似前違者必重罰不少
貸民果約完納比歸前督運者尚未完上司復委公
督併公即馳去幾兩月而完州有土阜百餘頃潦水
衝成溝澗不堪種藝良猶輸稅屢訴于州未理八年
春公署州事為之奏蠲其稅民免徵督之苦其年夏
旱無收民多缺食公乃開倉賑貸復勸諭富家出粟
以繼之全活者甚眾仍齋沐潔牲祭禱五日乃雨又
七日大雨三日方止九年府檄公署石樓縣事公至
均其賦理其訟除其鉅蠹革其宿弊復擒獲聚眾行

通鑑全書

卷四

十六

劫強賊一十八人散其餘黨民用寧謐其縣人不
學公暇則請邑庠課試諸生第其高下而激勸之諸
生父兄中高年有德者給與深衣幅巾令其朔望集
于學官觀禮聽講由是人皆向慕願遣子弟入學凡
化民成俗之政無不脩舉而石樓非復前日之石樓
矣十年以年老致仕比歸行李蕭然觀者莫不泣下
無計攀留有越境而送之者抵家手不釋卷日惟教
訓子孫足跡不及城府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卒于正
寢距其生永樂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
一公仁孝本乎天性言必忠信行必篤敬雖春秋而
於各經子史性理諸書靡不竟究為文一本於理平
易淳正不尚奇怪配李氏內行純謹善理家務婦道
母儀秩然脩整足為閨門楷範以公之歿哀毀成疾
後十日亦卒距其生永樂十四年十月初八日享年
七十弘治元年十一月十有三日夫婦合塋于臨渭
之原從先兆也子五曰弘仁以子貴累封刑部山西
清吏司置郎中事員外郎娶李氏繼劉氏俱係贈宜
人再繼蘇氏曰弘義早卒曰弘禮娶姚氏曰弘智邑
庠生娶李氏曰弘信娶張氏繼嚴氏女一先卒餘男
十長曰直任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陞四川重慶府

知府娶石氏累封宜人曰泰聰選官娶張氏曰達娶
辛氏曰鈍娶張氏曰介曰中曰謹曰暢曰訥曰進俱
未娶孫女十一皆適名家子曾孫男四女五直因之
官便道省恐公之德政與夫安人之懿行久而湮
沒訪余於西園求為墓表余素重直又同鄉義不可
辭按狀公之德政安人之懿行其夥不能備述姑擷
拾一二以為之表使之刻石亦可以考見其人之大

故昌樂縣主簿贈文林郎常州府無錫縣知縣

榮君墓表

王德榮

卷四

十七

君常清字元潔西安藍田人益周大夫榮公之裔春
秋有榮旂駕鵠者世出太原宋季選兵藍田山中子
孫因家焉今祖塋中石晉題諸逸俱不可攷有諸善
年者君之祖大父也諱德者君之大父也諱和者君
之父也世有令德俱隱而弗耀母康氏君生而雅重
敏恪不為兒戲蚤失怙恃哀毀如成人稍長從鄉先
生劉致學勤勵不怠歷三寒暑通書大旨而日用頗
審焉耕新自給暇則玩心史鑑明法律由邑掾起家
天順初授內庫大使之職典司金幣會計當而出
納維謹中貴阮至靈者適監止事內通苞苴外作威

三編卷五

卷四

十八

福君曰吾與公同事而印則至掌之奈何公獨專其
柄予乃疏其弊故事欲上之阮謝服乃止阮由是不
敢復肆秩滿陞山東昌樂縣簿階登仕郎昌樂縣立
塋丘土瘠民貧芻粟負欠者多前此比較緊急多誘
賣人妻子以輸官君至遂嚴誘賣之禁寬催徵之限
俾徐為之營約不暮月負欠者告完弊亦從此少矣
監生張徵者素號兇傲縣官常忌之一日以事至縣
言仍不遜君痛治之欲置于法既而服罪遂釋之不
深責也大凡縣之政務曾經君裁處者吏民無不心
服青州太守李公昂委君署益都壽光縣事而二邑
亦治李公稱之君歷任七年修廢舉墜吏隸懷終
始如一成化辛卯致仕年五十三也民不忍其去遮
道泣送有至一二百里外者百餘人僕從輩直抵家
君居家惟以教子為事其子華為邑庠生中庚子鄉
試明年登賜王華榜進士君欲赴京撫視或以年
老止之君曰吾邑進士自宋呂微仲後四五百年之
人今吾兒得之吾家之大慶也我幸不死可憚道路
之遠不一走京師以快觀朝廷之寵光乎遂戒裝
冒暑以往華除河南鞏縣知縣回家拜省君曰縣令
為民父母汝宜慎之凡事上接下臨政用刑皆不可

苟處事又當察時勢所宜順民情所向而後可癸卯冬華迎君于鞏甲辰秋吏部調華于嵩縣無何君遂西歸過靈寶見鄉人郝玘病于彼狼狽欲僵君憐之欲載之同歸從者恐相染難之君曰向使不見則已既見復棄吾何忍耶遂載之以歸玘得不死君抵家七日而疾作又七日而終正寢是年九月十七日也生于永樂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七是年大荒祖塋在三十里外力莫能舉權晉城南近郊君天性孝友惇尚信義歲時祭祀必躬必親及家稍裕常恨二親不在每念及之涕泣不已賦歸後劉琰先生尚在遇之仍執弟子禮見者嘆服育翁孤賢如已子為娶妻賢死復收其二遺孫育之使得成立夫人之女弟二子司全司成貧甚亦為命配舍於別弟族姊老且貧千里來依亦養于家欲終其身君自奉甚約至於延接賓客為子尋師教饌束脩皆從厚焉嘗買里人田直已償券已立定復被人竊買君取所償還所買田更不與之競一地畔古有積石不可耕君命僕除治成田隣人葉端者以彼亦地鄰強占之君曰在彼猶在此亦不較故鄉人服其常德及其沒也皆悼嘆而痛惜之弘治辛丑以華貴贈文林郎直

諱常州府無錫縣知縣配王氏封太孺人商山處士益之女二子長即華今任監察御史次富冠帶義官二女長適華同榜鄉進士封琪後先君五年卒次適國子生李榮孫男六曰察曰宇曰寰曰憲曰京牛曰寧家京牛大孫女五長適國子生李紳男次許知縣程智男餘俱幼曾孫男一印也徑乃狀其君之行實過西園求余表君之墓華余典選時所除御史藍田去吾三原一百七十八里又有鄉曲之雅表為可辭按狀君之德善甚夥不能備述姑舉其一二為之表使刻諸石樹之墓前庶後之人亦有考焉今華巡按

四川道徑其家茲卜於邑東南十里之七盤山足翠微崗之原候林木長成以圖遷焉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五

墓表

明政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王君墓

表

山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致仕王君卒其子玲創匱泣血丐子表其墓君視子爲先選昔子以典銓選亦嘗品題其賢矧又有鄉曲之雅乃不辭君諱臣字尚忠蒲城人其始祖居太原徙居于蒲今七世矣曾祖其祖仲肅父威母李氏君生而穎異稍長遊鄉校歷銓經史嘗遇狂生相角君辭之反觸君之巾于地君拾

王端毅公文集

卷五

以戴之畧無忤色人咸服其雅量天順壬午以禮經中鄉試甲申登進士第成化改元除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克勤職務階承直郎丁亥居父喪盡禮起復除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奉部檄適無湖廠抽分竹木不刻不縱公私稱便癸巳滿三載代回書稱勅進承德郎贈其父如已官贈母封妻皆安人調戶部山美清吏司主事丙申陞河南清吏司員外郎階奉訓大夫戊戌直隸大名順德廣平三府大惟水惠民至相食君奉勅徃賑之多方區畫民沾實惠全活者不啻數十萬人及還陞本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

事員外郎庚子 誥進奉政大夫贈其父如已官母

妻皆宜人閏四月陞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督辦得法分派均平弊革課足商竈無怨咸服其公癸卯秋至甲辰夏齊魯旱甚方岳重臣以君爲人誠篤乃屬禱于泰山遂徒行既至虔恭行事歸憇巖巖亭雷雨大作遠近霑足枯涸以蘇遇有餓殍就令掩之弘治改元任滿赴京人思之爲之立碑頌德由是擢左叅政于山西階亞中大夫到官之初清理戎務兼掌司事已而分守雲中總督糧儲邊用以足癸丑致政自以俸金助族人貧不能嫁娶者數十輩且推及鄉

王端毅公文集

卷五

二

人戊午三月二十一日沐浴冠帶而逝其生宣德庚戌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九配同邑孫氏無嗣繼党氏亦無嗣繼三原段氏子男二長曰玲邑庠弟子貢娶都御史白水侯君之女次曰瓏方五歲女一曰貞姬 潞城王長子妃孫男一曰三童某年某月某日塋某處嗟夫士方窮時俯仰今古欲求一日之用或不可得既得矣泥於古者傲世詠於利者蠹政要名取譽者鮮德業之實無益於世有負於國者十居八九若君者學能爲己任登三品方面脩職建業慎終如始人雖間散猶切切以濟人爲事真純誠

君子也予故以平日所知及采教諭王鈺氏所述狀
爲作墓表碑刻之以告來者

明故致仕陰陽訓術楊公及其配墓表

公之子行人儀自狀公之行求余爲墓表觀其狀則
知儀之學原其用心則急於顯揚故不待 貶恩之
至而先表於墓昔歐陽公之父崇公卜吉于龍岡六
十年公始爲之阡表且曰非敢緩也盖有待也然則
儀與歐公其用心雖不同其爲孝一也按狀公諱振
字金聲其先河南固始雙塚里人曾祖惟興在勝國
時避兵至陝西乾州永壽因家焉至今五世矣惟興

王陽明集

卷五

三

精陰陽術洪武初舉授本邑陰陽學訓術子孫與門
生告人以吉凶使之趨避也祖庸繼其職亦然父名
行其術而未仕公生而儀觀環備聲響如鍾讀父祖
之書爲陰陽生不徒精其業具博覽傳記多記典故
言動異常正統間恭定年公爲大叅至邑見而奇之
遂令舉授訓術其後有司知公有膽畧善騎射檄委
不妨本職兼管巡捕成化初石門山群盜嘯聚肆行
劫掠大爲民患公奉巡撫都堂馬公檄督捕前盜於
是設策用奇不期月賊衆悉平馬公嘉其能而厚勞
之且曰賊雖擒豈無窩家如何不捕一人得非受賕

耶對曰賊徒恃衆憑陵窩家豈能拒而不容馬公然
其言窩家得免者衆一日巡邏至麟遊縣有醉徒橫
山中公使卒撻之去俄頃遙見群衆持挺追來公知
爲被撻者所糾使一卒縛爲執囚狀約至則竄匿林
中追者至縛者如約竄公連呼曰賊走矣衆皆驚散
西安府檄公署司獄事公廉知囚中有屈姓者盜夜
過其鄉聞犬吠兄弟六人齊起追之盜棄所盜之布
數百疋走持歸其家失主聞之以爲伊兄弟爲盜連
布執送于官不能自明誣服其罪械繫于獄公密言
于知府孫公緩其獄後得真盜屈姓者得免公平主

王陽明集

卷五

四

好施與賙人之急濟人之困無德色尤能解紛止爭
歷任四十九年請老謝事耽田園山水之樂恣情放
適自幸生太平時號太平老叟居父母伯九五喪殯
殮如禮祭必盡誠弟森早卒撫其遺孤舉仲子鐸代
已爲訓術尤善於教子禮延名士就其舍而訓迪之
暇則問難以啓發其志意諸子皆不負教養各成其
德器元配邑人姚氏之女有叔行早卒繼曹氏淫陽
名家女有德容克正其家綜理內政周悉無遺衣必
補綴不敝不易男女亦不敢侈靡本族兄商遊不返
奉養其母以終身公卒于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享

年八十有二曹先公卒于成化甲辰四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私謚公為惠翁子男四曰慶曰壽義官曰威太學生其四即儀也女一適義官吳佑孫男五女十先是儀奉使 泰藩得侍公半載歸別公誨之曰汝為臣當以忠盡是勉無以我老為念尋儀復使荆南過家問安居無何哭別若永訣然去歲季冬儀賁捧 詔書往陝蜀開讀次于邯鄲聞公計矣已未年五月十三日公薨于城東之新阡嗚呼公有官有德有壽又有賢子亦已足矣而儀猶為未足者蓋以身登進士任京職而 貤恩之典不及於親

王顯教公集

卷五

五

故也然行人美官也非進士不除非大夫不陞非王命不差吾知儀將來高官重任可曲指而待榮封美謚必及於公而雄文穹碑如龍岡阡表者必可得也然則儀不待 貤恩與歐陽公盖有待也其事必並傳於世而無疑矣余姑書之於石以俟後之觀者必不以余言為妄

表

明故奉直大夫知濟寧州事致仕劉公公

公暨其配任宜人合塋於邑之辛市里于茲七年矣其子工部主事汝靖因公差過其鄉持遽庵楊提學

王顯教公集

卷五

六

所著墓誌銘至吾廬求為文表諸墓吾未識公嘗聞其名觀其子及其墓誌銘則其賢從可知而昔之所聞者亦不為誣矣表為可辭按誌公諱隆字文盛別號居易其先出同之澄城有為萬戶者始遷華之渭南因家焉今為渭南人已六七世矣曾大父敬祖隱而弗顯大父儀 國朝初舉賢良官至閬中簿為清白吏父錫母王氏南氏公幼慧而篤閬中公愛之授以詩書即成誦嘗附其背曰是兒必能大吾家弱冠遺為邑庠弟子員克自淬礪非有故不出門惟學是習同儕有邀之市飲者拒之不往景泰庚午以書經領鄉薦累舉進士不第卒業成均時同邑權貴人用事于 朝炙手可熱人多附之公獨不往召之亦不去天順甲申謁選試居優等授知濟寧州事濟寧路當南北之衝使者舟車往來殆無虛日事煩民擾公下車裁省冗費民困稍蘇為政公平凡事有便於民者必舉而行之否則釐而正之請託不至於門苞苴不入於室濟俗以樂娛尸公則禁之鞠獄克明案下無冤民時有捕獲盜賊妄指平人以自脫巡捕者亦因以為利公知其奸痛加懲治民始獲安豪橫強梁之徒亦莫敢犯其於士大夫之賢者則禮貌之頗連

無告者則矜恤之是以民皆感化境內無怨言成化
庚寅以足疾自陳於部使者許其致仕民乃不食聚
訴懇留不可環行臺以泣至擁使者馬不能行公再
四慰遣之始去公性至孝其於親也生事塋祭舉無
違禮事繼母如所生處兄弟篤友愛既引謝家居日
與伯氏瑤璣季琬處怡怡如也自奉儉約而周人之
急者不及遇戚獲僕隸有恩尤善教子汝靖自始學
至釋褐悉遵嚴訓無少怠用是德器成就第進士後
引疾歸省公見其來喜動顏色一日體不適第號俟
之呼酒與飲汝靖驚問其故曰汝克紹吾志吾願畢

王陽明全集

卷五

七

矣 國恩當報稱第勉之翼日卒于正寢宜人同邑
著姓處士秉彝女善事舅姑處卑尊無不順適績紡
織紉中饋之事貴且老猶身親之子婦請代之曰我
自安之不為勞子孫嗜學則喜見其嬉遊則呵責之
改而止家庭肅然無嬉聲先公十有三年卒公生
于永樂己亥十月十有六日卒于弘治癸丑九月二
十有七日享年七十有五宜人生于永樂丁酉七月
二日卒于成化辛丑四月十有三日享年六十有五
子男二長汝寧先卒次即汝靖女二長適靳守約次
適田成孫男二時勤汝寧出時勉汝靖出孫女一適

辭齡亦汝寧出宜人薨於卒之年某月日公則與宜
人合塋於卒之年十有二月初十日嗚呼公之歷履
政績與宜人婦道母儀遂席揚公著於墓誌者如此
矧令汝靖為京職聲績日著將來殊擢顯秩可期也
此實公夫婦積善之徵教養所致皆不可泯也是宜
為之表俾之列石樹于墓前以垂示于後云

書曾祖考妣 誥命碑下方

此我曾大父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安止府君曾祖母贈一品夫人張氏侯氏之墓七世
祖諱永清號渭川妣雷氏六世祖諱可大號拙齊妣

王陽明全集 一卷

八

張氏五世祖諱文煥號樂耕妣殷氏乃我曾大父曾
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吾幼時嘗聞諸先祖曰五世
祖以上世居櫟陽司馬村當大金時族屬最盛號為
大家元至正間曾大父始徙三原龍橋北創立產業
有屋可居有田可耕而食有邸舍收租可給日用遂
占籍三原光遠里曾大父諱彥成安止其號也為人
耿介特立不妄交與勤儉恭謹樂善不倦人有緩急
赴之惟恐後鄉人稱為長者 曾祖母張氏櫟陽人侯
氏本縣三家里人俱有賢德助我曾大父起家行宦
歿後後人子男一諱真字惟真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加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加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即我祖考恒齋府君也祖妣張氏贈淑人加贈夫人再加贈一品夫人女四適楊從政宋義者張夫人所出也適趙平朱祿聯我祖考者侯夫人所出而我祖考為之長孫男四曰仲禮曰仲智曰仲德曰仲和仲智封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加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即我先考西園府君也先妣周氏初封孺人三贈

王端毅集

卷五

九

俱與祖妣同曾孫男五曰忠曰敬曰道曰學其一即恕也玄孫男十有五為都督府經歷一為舉人一為進士三為義官雲孫男十有六仍孫男二曾大父曾祖母俱末樂十九年人薨于茲右一穴是我族伯仲實其出未詳左下一穴是吾伯父伯禮初十葬時非擇風水也特以其地土厚水深去外家侯氏不遠又近朱肖二家易為看守爾說者以為吾官至一品誥贈三代皆此墳風水所致是大不然吾生於永樂十四年墳墓於永樂十九年豈因風水生吾身而得此官乎昔吾中舉之前期夢通衢中有危樓一

座高六七十尺金碧輝煌斗科間懸金書陰陽二字吾之至此者豈非先世之有陰陽也歟不然何以有是夢乎今鑑 聖上贈我曾祖父母 誥命于上敢稽首拜手贊言于下方一以修 聖朝寵錫大臣之隆恩一以發我曾祖父母之潛德一以祛眾人風水之惑云

張夫人墓表

夫人吾柱國街長者仲遠女母王氏其父樂施與母善正家封監察御史孝莊景是其兄河南按察使曉是其姪夫人生而端靜不煩姆教景泰癸酉吾為大

王端毅集

卷五

十

理寺副喪其妻蓋夫人歸葬畢堅石于墓右時夫人為處子甫十九吾父母以禮聘夫人與吾為繼室夫人事吾父母四閱月隨吾至京師主中饋撫幼子甫半載吾陞直隸楊州知府與吾理家事五年餘陞江西右布政使回至任所又與吾理家事三年有餘以疾卒視歸權厝于先塋之側成化己丑十月遷葬于塋內與蓋夫人同丘而異壙夫人生于宣德乙卯正月初三日卒于天順甲申三月初八日享年三十所生子男四承祿我官承祥舉人承禧先卒承理義官女一適品庫生允爵舉人守節不渝于茲十年人莫

敢奪其志吾為南京刑部左侍郎時夫人與蓋夫人俱贈淑人庶子吾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夫人與蓋夫人俱贈夫人弘治辛亥吾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時夫人與蓋夫人俱加贈一品夫人誥命俱刻石豎于塋前嗚呼夫人歸于吾生不親薪水坐享天祿歿後三受 錦誥之封至于一品之貴名登 天府藏之秘閣刻于金石垂示永久亦可謂榮且幸矣惜乎享年之不永也悲夫吾恐久而湮焉故為之表使承祿等堅石于墓左乃夫人之壙以詔後之子孫云

玉璽藏金集

卷五

十二

書承祿 誥命碑下方

此承祿為官荷 聖明褒嘉勉恩之誥命也承祿乃吾嗣子蓋夫人之所出其友字之曰天錫性頗穎悟三歲時見壁間墨刻鸛鵲棲于風竹指之曰這便是風搖動鸛鵲枝蓋曾記得不是風搖動便是鸛鵲枝之句一見此圖盡輒發此語可見胸中能運動而無凝滯也教之對二三字句對之雖不切亦不失門類人嘗戲問之你做甚麼官即以手指畫桌上其長筵尺許曰做尚書雖未然亦可見其志也五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成童遊邑庠習書經未幾遇例以五歲

入國子監讀書與六館之士遊頗得多聞直諒之益既而盛事南京前軍都督府成化二十一年授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階從仕郎三載考績書稱上嘉之錫之勅命進階從仕郎例該封贈父母及妻以吾位高於已故不封止封其妻為孺人越二載餘陞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司署經歷事仍食都事俸通歷六載實授經歷階奉訓大夫又三載考稱上復嘉其勞勩 錫此誥命感恩孜孜圖報未已而數窮命盡矣嗚呼哀哉痛哉承祿為學雖未宏博而趨向得其正為官頗著聲績吾今老矣望其送終不

玉璽藏金集

卷五

十二

意先我而逝使我撫棺而哭非獨吾為之痛場凡相知者亦莫不為之悼歎也吾兒配中氏乃宦族處士琚之女子男二曰基家鎮南州知州同邑張威遠女曰瑩聘大名府知府長安韓福文女五一適東原縣驛丞同邑李璇一通臨縣知縣同邑李汝舟男邦本三未笄孫男一曰馨承祿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生于北京官舍弘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卒于南京官舍得年五十有一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先塋之次今刻其所受 誥命於上方以修 朝廷之寵賜述其為人居官之梗槩與夫生年卒葬之

月日於下方以詔後之子孫云

故奉直大夫四川茂州守韓公太宜人趙氏墓表

此茂州守韓公及其配太宜人之墓也其子四川道監察御史福過言廬載拜而言曰先父之卒也秦府紀善湯先生潛為之銘先母之卒也右春坊右諭德王君華為之銘皆納諸壙而墓前之石未有也敢煩大人先生賜一言以垂不朽吾與公為兒女親家頗知其家世及歷履之槩又素重福表為可辭惟公諱鐸字文振諱其姓也世為鳳陽天長人曾祖父賢

王鑑公集

卷五

十一

號梅坡祖孟毅皆讀書有懿行鄉邦重之梅坡與當時諸名賢龔和贈遺詩卷尚在洪武初孟毅謫戍西陵前衛遂家焉父彥輝讀儒書通法律三世皆隱而弗耀母時氏有賢行公生而端重聰慧夙成自幼知愛敬好讀書弱冠以俊秀選為長安邑庠弟子員愈勵勵進修業既成以能經領天順己卯陝西鄉薦連試春闈不偶卒業成均成化丙戌擢南京光祿環差署署正在職公勤初考書稱勅進儒林郎贈其父如已官母妻皆安人九載秩滿遷今職實丁酉歲也人皆為公祭亦有言茂州僻在西南番夷雜處素號

難治前守不得其職而去者比比子其勉之公曰有是哉然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茂其吾之盤根乎遂束裝上道畧無難色既至首宣王化推誠布

公諭以禍福濟以恩威所欲與聚所惡不施尤能以清白自持九職分所當為者無不修舉遇水凶荒輒膏沐以禱之禱無不應民以神明稱之不再期而境內倉然稱治時藩臬重臣有以為茂州小不足為公治欲易公於綿州者乃白巡撫都憲孫公公曰守固可易綿則幸矣如茂州何吾聞君子一視同仁彼此何擇焉事遂寢庚子公以疾求休致當道者不許逾

王鑑公集

卷五

十四

年疾復作竟不起矣茂民哭之如喪考妣太宜人姓趙氏父禮西安右護衛總旗母郝氏早卒育於繼母孫氏太宜人性資純謹精于女紅諸母之有識者以為宜配君子既歸能執婦道善事舅姑又能綜理家務使公一意學業登科出仕功名顯達光前裕後者皆其內助也公卒太宜人居喪如制內政尤謹諸子不敢違命鄰里重之稱登進士初宰滑縣繼宰章丘頗尚威嚴太宜人曰民既服矣不可不濟之以寬福謹受教遂以政最召為御史其稱太宜人者是福為御史初考書最推恩之封號也福每早朝太宜人

必親起視之俟其出復就寢福以為有勞毒體每請
止之太宜人曰吾以而父子故兩受恩封今而父
歿爾早朝我睡之何安爾能承順吾意進思盡忠
則善矣孝不在此也鄉人之為京宦者聞其賢亦有
遺其室往師之焉公永樂辛丑正月二十六日生子
長安成化辛丑十一月十有一日卒于茂得年六十
有一明年閏八月十六日葬于陝城西木塔里太宜
人宣德戊申正月十八日亦卒于長安弘治乙卯四
月初三日卒于京得年六十有八是年九月初十日
啓公之封而合葬焉子男三長祺次即福又次祐女

王端毅公集

卷五

十五

四長淑清適城中士人丁釗次淑潔乃吾兒承祥婦
也次淑慶適長安朱朝聘承祥朝聘皆舉人次淑賢
適秦府儀正應襲襲孫男三脩俱平得孫女五
芳適西安左衛舉人任吳江縣學訓導曹紀餘俱幼
嗚呼公君子人也自幼志學勵行又得賢內助故能
取科第登仕途敷歷內外建立功業為時名守上焉
推恩及其親下焉教育成其子今福為御史絕數
年而聲望已震然出眾他日必大登庸而其所以顯
揚于公夫婦者又豈止於此哉吾故書其所可知者
以為之表使之刻於石堅諸墓前庶幾後之人有所

考焉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五

王端毅公集

卷五

十六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六

墓誌銘

中憲大夫湖廣襄陽府知府致事封通政使司

右通政王公墓誌銘

弘治五年四月九日湖廣襄陽府知府致事封通政使司右通政王公卒于家計至京師其子左通政傳設位而哭朝之公卿大夫士皆往弔焉事聞聖天子特賜祭一壇遣本布政司諭祭于家傳以余為公同年粗知公持戶部侍郎咸寧張君鼎所為公行狀价光祿寺卿扶風胡君恭屬余為墓銘按狀公

墓誌銘

卷六

乙

諱璽字廷用號貞齋世為西安人曾祖諱均禮自咸寧徙居于盤屋之祖諱祖諱克中有士行父諱崇贈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贈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母何氏贈孺人加贈恭人公自少英敏異常選為邑庠弟子員奮勵進修日異而月不同正統辛酉以禮經中鄉試第五名乙丑中乙榜授河南武陟縣儒學訓導先是其學科目乏人公至進諸生而教之限以書程俾之讀誦講解體認明白以為致用之本拮畫作文之法發揮所得之理趣復季考月試次第其名以激勵之由是門下之士爭自刮磨期底于

成六年之間以所授禮經中式者六人丁內艱居喪

如禮服除除湖廣荊門州儒學教法如前時亦有成績秩滿遷武陟知縣武陟士庶聞之舉欣欣然而相告曰今來治我者即昔之善教我者也公至任教所厥職勸課勞來聽斷惟公至若布粟力役之征雖不能免其於催科之際必斟酌緩急而為之先後是以民受其惠服其化而境內治焉後值歲荒則設法賑貧民免流亡建社學於各鄉以溥教化造橋梁於沁水以濟往來以至城垣廟學壇壝傳舍之類靡不脩整一新然公之興作如此未嘗不用民財民力而民

王端毅公文集

卷六

三

無怨言者特以處置得宜民知其不為私故爾鄰封之政未有能及之者於是巡撫巡按與夫藩臬諸公交章薦其廉能公正堪為風憲上可之乃擢公為湖廣道監察御史立朝不阿持憲嚴明行事務存大體而略細故先是神機營牧馬草場被豪右占據者久之定襄伯等請簡命廉正剛方御史往勘之眾謂非公不可公往廉得其實事聞罪歸豪右地還該營巡按雲南湖廣憲節所至多貪飲跡善良獲安如都御史王銳參將王信鎮撫吳綬章之不法公劾之輿論歸焉三載秩滿勉恩贈其父母尋陞直

練永平府知府其地在畿內素號難治公至以治縣之心擴而克之舉其宏綱示以教禁屬吏素知公名奉行惟謹固敢違與不再期庶績咸熙軍民安焉年例發民壯三千增荒于塞外以防胡邊帥非人民用醫接公奏罷之重建夷齊廟宇請于 朝賜其額曰清節又以府學舊基秋隘易地廣之起號房百餘楹以居生徒廟庭堂廡煥然一新城中舊無井取汲于外公為掘十數井于其內並則寒泉可食軍民便之時畿內荒獨公治內倉廩克實民賴全活巡撫巡按交章上公之政績 天子賜誥褒嘉并贈及父母邊

王陽明全集

卷六

三

帥失防守致虜寇潛越邊境剽掠人畜匿不以聞公舉奏之因而註誤改知胡廣襄陽府永平百姓累草詣 關保留不報其在襄陽政令一如在永平者時值流民不靖 上命都御史陽城原公傑經理其事原公知公才足以立事乃委任之公盡心為之不避利害地方以寧公以為傳已登進士為禮部主事於是益益滿為戒請于 上而致政焉時成化十四年冬 月也公脩翰美頤煦次洒落器宇宏深居家孝友常下公謹教子有方事不苟為讀書善記作文有法度音字得體非其義一介不取進退用舍惟命

是驥致功業之而名譽四馳至今所過之地人皆思之致政之日囊無餘貲拉家日惟課子孫讀書學禮督僕耕稼以自給焉暇則拉一二知己若布政閭君鐸知府田君濟吉君慶輩深衣幅巾登山臨水一觴一詠以樂其樂白于大叅錢君鉞道景峪甘峪泉水歲溉民田千餘頃鄉人賴焉弘治三年以子貴移封通政使司右通政散官如故所著有貞齋集藏于家公生于永樂丙申七月二十五日至卒之日得年七十有七公素無疾木卒之先數日飭其子伊等治後事且曰我於是月九日午時當去人初不信及至是

王陽明全集

卷六

四

晨輿召鄉族人求訣戒諸子不得早哭為擾及期沐浴且衣冠言訖而逝人以爲異配鞏氏初封孺人兩封恭人子男三長伊次即傳次役伊俱俱國子生女四長適國子生本縣李瓚次適監察御史隴州閻介次適 秦藩輔國將軍次適國子生咸寧趙邦憲孫男九人九成爲邑庠生九德早卒九功九疇九官九韶九經餘尚幼孫女二人長適承差同邑張選次適侍郎則之子子汾曾孫一人上以 年 月 日葬于終南山祖隴之原銘曰蚤將庠序講學飭躬既登科第博覽旁通職司教鐸斯文止崇良金美器悉賴

陶鎔為邑大夫茂著厥功化行百里民安物豐再遷御史執法竭忠激揚得體不畏奸雄兩郡政績小異大同古之循吏何以過公急流勇退高節清風山水之間詩酒之中一觴一詠其樂無窮有子克肖名位顯融天顏咫尺奏對從容 轡語載頌是日貽封壽近八表無疾而終埋玉終南樹以揪松示厥來裔有碑宮隆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張光曙墓誌銘

光曙姓張氏諱曉光曙其字也別號靜菴余室兄之

王嘉慶公集

卷六

五

子也世家關中今居三原與余同街坊已百五十餘年矣曾祖諱覺賢祖諱求字仲遠父諱景字世宏皆畜而弗耀曾祖以勤儉起家多積藥施祖慷慨尚義求樂初以富戶起取填實京師厥後得代而回施藥以救貧病人咸德之晚年患風疾其父事之克盡孝道親造甘旨代舉匙箸以飼之又為之櫛髮著衣朝夕不離左右者數年旦夕籲天求代至有感鳩之異君子稱為孝莊有司上其事 慈命未下而卒母竹氏婦道母儀見稱於隣里光曙自幼端重簡默若老成人孝莊知其異曰必光大門戶遣入邑庠為弟子

王嘉慶公集

卷六

六

貢天順壬午以易經中陝西鄉試登成化己丑張昇榜進士明年授山西襄垣縣知縣盡心所事視民如子派賦役有等則里胥無所售其奸而民安焉聽詞訟民得輸其情而獄無冤滯歲凶則發倉廩以賑之又措置以益之歲終則出邑裁金帛糴粟六萬石以備荒民賴以全活者衆開拓學宮士風由是不變虎為民患化行為之自斃不數年境內帖然風淳俗美聲譽赫然巡撫巡按交章薦其廉能公正堪居風憲去之日邑民不合避道挽留號泣隨之既去為之立石頌德建祠祀之至京理刑未幾丁外艱哀毀踰禮服除除江西道監察御史丁酉冬奉 勅督辦直隸長蘆等處鹽課兼理河道庚子夏巡按四川所至風聲凜然奸貪斂跡事集而民不擾允稱激揚之職滿三載 賜恩贈其父孝莊如其官母太孺人壬寅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邊方夷民跳梁例憲司官一員當往戢皆推辭不行光曙慨然就道或言當以兵服之光曙曰此乃迫之為亂耳當先撫之如其不從然後移師臨之未晚至彼宣布 朝廷威德陳其利害夷人果皆俛首聽命而地方以平弘治戊申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時大河泛溢為河南山東患上命大

臣往治之舉光曙董其事眾恐水趨汴城光曙乃築
長堤數十里以捍之水為北徙而汴城無虞焉辛亥
拜按察使之命視篆甫三閱月丁太孺人憂初光
曙迎太孺人至湖廣奉養後回家光曙至河南因公
出直抵漳關迎太孺人就養光曙遷按察使太孺人
喜動顏色未幾而卒光曙扶柩西歸甫襄大事而疾
作竟不起矣嗚呼哀哉光曙事親孝處姻黨和而有
禮讀書善記誦為文有筆力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涉
獵尤精於日者之術論人貴賤壽夭多奇中居官清
謹門無私謁自奉甚儉薄食不再肉衣服無異常人

王司馬集

卷六

七

教歷中外二十三年有時譽無過舉人皆以在京
堂上官期之今已矣哀哉昔余在京聞光曙以內艱
回以為不久得致仕必與光曙相處一二載余之後
事必託光曙為之不意光曙先余卒余銘光曙墓大
乎老者存少者亡余不知其何為也光曙生於正統
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弘治六年四月二十日得
年五十有五配程氏子男三曰介曰元曰俞孫男一
曰秉德十以弘治七年八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清湖
鄉西園祖塋之次求余銘者元也銘曰嗚呼光曙
東嶺異有學有行多才多藝發跡色庠登名進士出

宰襄垣勞心撫字靡介有為真誠無偽化俗政成猛
虎自斃今之能官古之良吏擢為繡衣風聲愈厲憲
節所臨奸貪知懼貪憲湖湘不易初志變夷跳梁悉
聽撫諭副使中州益殫智慮大河泛溢築堤捍禦陞
居憲長紀綱攸寄譽望日隆京堂可冀夫何不久母
喪去位襄事甫畢修爾而逝官高三品名垂萬世埋
王玄堂風裁氣聚爾後必昌繼承不替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張公墓誌銘

弘治五年冬十月 太皇太后聖壽其日早朝罷賜
百官宴于午門前畢掖退至 端明公忽中風仆地

王司馬集

卷六

八

扶歸居弟調理數月不愈遂上疏乞歸蒙 聖恩許
其馳驛回家待疾痊起用抵家調理餘二載其疾小
愈復作竟不起八年十二月三日也計聞 上悼惜
久之賜祭塋遣左布政使汪進諭祭進士許謐造墳
墳在長安塔坡之原將以卒之又明年八月十五日
安厝其子子汾以公同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史君
琳所為行狀求余銘其墓余與公為同鄉公之為都
憲為亞卿皆余典選時推薦也銘可辭乎公姓張氏
諱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世為西安咸寧人高大
父德用元承事曾大父諱大父秉文皆隱居有善行

父廉由鄉貢進士任刑部照磨遷山西蒲州知州以
廉能著名母王氏有淑行公少穎敏過人早承家庭
之訓既而從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知州君不召
之不敢歸且使之衣朴食淡苦其心志蓋將望其大
成就也公用是日夜勤勵於古聖賢之學諸子百家
之說靡不畢究不一二年遂得文清公性理之傳歸
補郡庠弟子員以易經中景泰癸酉鄉試登成化丙
戌進士第初授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承直郎滿考
書最賜勅進承德郎贈其父奉直大夫協正庶尹
母封太宜人蓋用知州君勲階也癸巳轉本部福建

王瑞我全集

卷六

九

清吏司署員外郎事公在刑部冰蘖自持推誠詳明
筆下無冤人甲午陞山西太原府知府其屬民頑訟
健素號難治公至持廉秉公法正令嚴吏民警畏奸
頑者縮首然後布其政教施其德化俾爲官者各修
其職而貪惰之風息爲民者各安其業而舊染之俗
轉凡郡守所當爲者若學校若農桑若諸積若傳舍
水利之類莫不修舉而各有成績雖遇大利害處之
泰然不少動隣邦之政未有能過之者於是巡撫巡
按與夫藩臬諸君屢爲之旌異封章交薦堪任方面
九載秩滿未上甲辰秋遂陞山西布政司右叅政仍

王瑞我全集

卷六

十

署府事吏民間之莫不忻喜皆曰我父母又來撫我
也尋轉左叅政政令持守始終不渝民之感之也愈
久愈深先是太原屬邑群盜聚于山林守土者莫能
捕巡撫御史安公督捕遂擒首惡散其餘黨寧謐丁
未陞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飲跡弘治改元畿
內多事朝議以爲保定等六府宜照先年事例遣
大臣一員巡撫遂擢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巡撫兼提督荆紫等關軍務許其便宜從事公以
不詳之才又得便益從事號令一出六府諸衛官吏
軍民舉皆畏服無敢有犯先是勢要之家窩隱強徒
走馬禦人於當路公至發奸擿伏亦皆震懾改悔又
於賊馬禦人之處築牆以遏其歸路由是道路肅然
行旅無阻以至邊關城垣墩臺之類悉皆修築剷削
完固其地連年水旱相仍公爲之給糧賑濟民免流
亡之患時中貴有言公築牆勞民者事聞朝廷知
其爲地方置之不聞辛亥陞戶部右侍郎時襄城李
恭靖爲尚書聞公至爲之喜曰又得一賢僚部事濟
矣是年冬奉命持節冊封慶府洛交王勞賜金
帛鞍馬悉辭之非操持廉介能如是乎初公以疾告
歸也上下咸望其復起不意竟止於斯惜哉公爲人

仁厚敬慎讀書善記誦作詩文喜簡淡平實事不苟
為非其義不取進退惟命是聽其所經歷之處人皆
思慕不忘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靈齋博稿若
千卷藏于家配許氏累封恭人有賢行先卒側室并
氏子男一即子汾修儒業并所出也娶王氏即陽知
府前通政司左通政傳之女繼娶湯氏秦府紀善潛
之女孫男勤壽重寧重慶繼以疾歿銘曰公家世世
居關中公性聰明量寬洪從父宦遊至河東理學傳
自文清公發身科第即登庸明刑仁恕似有功治郡
有古循吏風持憲奸貪自潛踪巡撫尤能卹困窮佐

王肅毅公集

卷六

十一

理司徒功更崇六十有五正顯融柰何一疾遂壽終
高名可並太華峯

故兄約齋處士合德墓誌銘

吾世家關中自櫟陽徙居三原能橋已數世矣兄
諱忠字宗一約齋其號也與恕為同氣長於恕十歲
樂耕府君諱文渙配殷氏是其高祖考妣也安上府
君諱彥成元配張氏繼配侯氏是其曾祖考妣也恒
齋府君諱惟真配張氏是其祖考妣也西園府君諱
智字仲智配周氏是其考妣也曾祖考祖考考俱贈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

俱贈一品夫人吾兄體貌雄偉言行篤實蚤歲從學
讀孝經論語諸書知孝親友弟之道不嬉戲不妄交
不嗜飲不作無益事惟安分守已經紀家務吾蚤遊
邑庠三赴鄉試三赴會試皆吾兄攜之以行正統己
巳秋北虜寇邊大駕親征未回京師戒嚴時恕為
廣吉士在翰林吾兄奉吾父母命來視中途聞虜
人犯京畿同行者皆不敢進吾兄曰我可進父母
命而不一往乎且訪且行虜退至京與恕泣言之恕
為之痛心成化乙酉荆襄盜起恕時為都御史奉
天子命督軍征討吾兄以吾當大任乘危履險恐不

王肅毅公集

卷六

十二

安又來視吾於軍前其在揚州在江西在河南吾兄
視吾非一次其友愛之情非言語所可形容入厨具
其旨上堂問起居使吾父母怡愉愉享有餘年
俾恕得盡心於所事而無內顧之憂以至今日者
吾兄之力也丁酉歲暮恕有雲南巡撫回吾兄曰近
日雲南事設有不明我當與弟訴於朝及恕之南都
參贊機務吾兄送至堯家橋泣別而回吾兄之於恕
無所不用其情此恕感吾兄之德不能忘也吾自為
評事寺副以至都御史侍郎尚書吾兄未嘗恃勢欺
人亦未嘗輕至公門為人嚮事是以鄉里之人無老

無以見則加敬退無後言元配劉氏崇賢街人內行
脩潔精于女紅婦道母儀有足稱者側室張氏棲底
人亦能理家吾兄生于永樂丙戌正月十二日卒於
成化庚子七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五辛丑二月初
十日塋於先塋之次劉氏生於永樂戊子十月初
五日卒于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有
九張氏生于宣德乙卯五月十一日卒于成化乙巳
閏四月初八日得年五十有一吾兄子男三長承祺
劉所出也次承禕承禕張所出也女四俱劉所出任
繼郝臣揚政邊成其婿也孫男四曰桓聘張氏曰賀
王顯金集 卷六 十三

曰暉曰賜曰昕俱未聘孫女二一適來時用一許泰
氏之子茲將舉劉張之喪於弘治丁巳三月十八日
與吾兄合塋焉於是為之銘曰嗚呼吾兄有德有壽
有子有孫孝奉父母不廢晨昏供給弱弟晏沐天
恩官封三代奉 勅造墳高家窰碑為我先君經營
布置兄多勞神今亦塋此少慰英魂一丘三壙千載
長存

平陽府通判張君墓誌銘

君卒塋且有日其子二舉人哀服持致仕知州王政
所述行狀乞銘于老夫按狀君諱經字宗常號拙軒

其先弘農人也修岐黃之業宋季避地徙涇陽高祖
允曾祖原企祖貴俱不仕父信由承差仕至臨城縣
主簿為能官仕歸壽至九十有七耳聰目明猶書細
字以君貴 封文林郎衛氏縣知縣母陳氏 封太
君性養其敏自幼隨父任孺人所讀書有青雲志景
泰初克邑庠生與修通誌邑有唐汾陽王祠在東門
內為居民侵其地其祠載在通誌其家恐君言于官
以白金饋君俾勿言君叱之去遂言于官復其地而
公直已見於此丙子鄉試以春秋中式會試不偶卒
業成均成化某年 欽授山西平陽府衛氏縣知縣

王顯金集

卷六

十四

履任之初政令一新風行草偃均賦役而民不擾理
詞訟而獄無冤完納拖欠錢糧矜恤無告革獨野無
不耕之田民免流移之苦君赴京 朝覲有邑人孔
春牛者自墜崖身死為仇家所誣告是吉昇殺死其
獄久不決君歸自京訪得孔春牛委係自墜崖身死
非吉昇殺言于恤刑主事顧公佐而吉昇得不死者
老荆誌等為之立洗冤碑土豪荆姓者兄弟五人岳
少監家人峪俱強橫害人事發俱以法繩之峪姪於
獄合境乃安民人孔海等鑄碑以紀其事縣素不繁
商旅君於唐北平王廟立會招商貿易由是百貨咸

集而民用足凡學校壇廟驛傳鋪舍公廨之類無不修理嘗迎雙親於官邸日夕侍養伯茂之嗣亦迎之而養焉及卒為棺歛以葬之成化甲辰大侵分俸資以濟族人全活者不一二任滿民不舍挽留至不得行奏績銓書最 欽給勅命階文林郎推恩封父母妻弘治戊申陞山西平陽府通判管糧到任愈勵初心徵收有法勤慎不怠申巡撫都憲照江南事例奏准拋荒田土減半徵糧民困頗蘇凡利所當興害所當除者與長貳計議無不舉行乙卯以外艱憂等制服闋遂不起癸亥八月十六日以疾卒遺言肫肫

孟嘉

卷六

主

不忘忠孝其生則未樂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一配李氏安州人臨昉教諭遜之孫女封孺人繼娶呂氏山西都指揮愷之從妹子男二曰官已酉鄉試舉人曰守乙卯鄉試經魁養子一曰育女二蕙蘭適趙太守之族姪繼秀蘭未笄官守惠蘭李所出也秀蘭呂所出也育呂養以為子孫女三官等下於是年十一月初七日葬君於寶峯原下銘曰惟君之德直寶無偽惟君之才通達不滯宰邑判郡恭寬敏惠攝奸以威制事以義 勅命褒封顯揚光實二子登科偉哉令器年逾八旬得正而逝生順死安

流芳百世

附錄

石渠老人履歷畧

予姓王氏字宗實號介菴石渠老人乃晚年號也西安三原縣光遠里人曾大父彥成號安止大父惟真號恒齋父仲智號西園翁皆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大母張氏侯氏大母張氏母周氏妻蓋氏繼室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繼室文氏封一品夫人予十有三歲遊邑庠二十有六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鄉試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授大理

孟嘉

卷六

十六

寺左寺左評事景泰壬申陞左寺副甲戌陞直隸揚州府知府天順庚辰陞江西右布政使楊民為之立石甲申陞河南左布政使成化乙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從二品俸奉 勅諭撫治南陽襄陽荊州三府流民以任評事寺副俱未滿三年至是始給勅命封父為左評事母為孺人尋聞母喪乞守制上以地方有事止許奔喪復賜以祭會襄陽房縣盜起授 勅調兵征勦賊平再乞終制不許丁吏授勅巡撫河南進左副都御史賞平賊功也戊子轉南京刑部左侍郎己丑聞父喪給 誥命進通議大夫

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母并二妻皆淑人又賜父墓祭辛卯服闋改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癸巳再改南京戶部左侍郎丙申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勅巡撫雲南不帶家人隻身自去丁酉陞右都御史仍前巡撫未幾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機務戊戌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前參贊已亥上特命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勅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十一府州地方總理糧儲兼管浙江杭嘉湖三府糧儲庚子給誥命進資政大夫大父父皆加贈資政大夫兵部

王鑑政公集

卷六

十七

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母母并二妻皆加贈夫人甲辰復轉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乙巳加太子少保丙午以尚書致仕丁未復起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子乃中人之資無大知識其在大理也惟盡心審錄期得其平而後已否則參駁之嘗條陳刑罰之不中者六事誤蒙嘉納在楊州五年半頗修政刑革奸弊連年凶荒民饑且疫發倉賑濟遣醫治療盡此心耳復作資政書院訓迪諸生頗有成效在江西河南雖無卓異聲績亦未嘗逸豫尸素撫治流民擒金斗山等曠殺人強賊汪四等二十餘徒餘黨

解散撫安流民二萬二千戶編成里甲撥給田地牛具種子給與戶帖令其住種安業願復業者聽其回還同總兵官都督李震等進兵討賊至大木廠搗其巢穴賊皆奔潰遣裨將追擊之失利具疏請兵兵至分路進勦元惡千斤劉就擒捷奏奉勅獎勵繼獲石和尚等千餘人解京賊平條陳防患安民六策同提督尚書白圭等上之皆准行焉巡撫河南歲旱且蝗禱于濟濟大雨三日既命有司捕蝗復上疏自劾且援宋真宗故事勸上崇儉去奢以回天意頃之蝗皆附禾而死不為災赴京議事條陳六事悉蒙采

王鑑政公集

卷六

十八

納而行此至南京刑部缺尚書獨理其事率屬聽獄務令速俾無冤滯總理河道督率分管郎中等官徧歷審視防遏疏濬不失其宜凡洪開塘填鋪舍并樹之類無不修整壬申維揚迤北久旱河水消耗上疏乞禁馬快船附載私貨及轉輸通州倉糧數事又上疏言雨澤愆期河水淺澁五谷不登沿河一帶軍民艱食山東尤甚三月初四日德州迤南書晦民心驚悸非休徵也乞命廷臣講究救災恤患之策而力行之必有明驗疏入上曰既是山東百姓艱難須行實惠便降詔將今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順天

等府有災處也量宜減免詔至之處軍民如獲更生
在南京戶部獨理部事三年半期革吏弊凡文移往
來錢穀出入必親看驗亦嘗建明十餘事在雲南九
閱月不知酒味平昔作威作福害軍民者皆自收
欽上疏言交趾邊情及備禦方畧等十餘事又拏解
私通交趾擾害夷方犯人及所取寶石等物赴京又
言鎮守內臣違例進黃鸚鵡不宜受仍乞通行禁止
又言齋來駕帖與勘事郎中而無印信設有賜死重
事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二疏俱留中巡撫南直隸
庚子常鎮等府二麥告災上疏言災傷及言各府州

王端毅公奏

卷六

十九

奉勘合派買物料及織造紵絲絨等項數多又各
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行之處亦頗騷擾無將
差來織造匠師取回禽鳥花木玩好之物俱不必進
貢俾民息肩感戴聖德不報疏內所請災傷亦不
得旨以羨餘米補償戶口食鹽錢鈔六百餘萬貫辛
丑夏旱秋澇田禾災傷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太平六
府秋糧六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餘石馬草二十七
萬餘包又免蘇州府停徵銀九萬兩布九萬疋秋糧
九千餘石湖州府秋糧二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餘
石馬草一十九萬餘包又包補嘉興府秀水嘉善二

縣水災糧一萬二千餘石又行令蘇松常鎮等府減
價糶糧以平米價又令開倉賑濟饑民煮粥給食乞
丐行間又奉勅令其賑濟復備榜曉諭措置賑濟
共賑濟過缺食人戶以戶計者一百九十九萬三千
五百四十一以口計者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
共放過糧八十八萬五千三十五石銀五萬二千五
百四十兩銅錢二百一十四萬五千三百三十九文
煮粥食過乞食男婦二十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六口
用米四百五十二石六斗有奇勸給過無牛具種子
人戶九萬四千一百三十八戶每戶牛一具稻五斗

王端毅公奏

卷六

二十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府州官糧減半徵
收民糧全免以致富家多民糧下戶多官糧富者愈
富貧者愈貧乃以便宜處置為之哀多益寡量減是
歲官糧加耗米一十萬九千九百七十九石有奇勸
令民糧人戶代輸所減之糧有司設監太監杜福友
傅差監生湯姿來常州取贓江網并刺絲羅漢等件
乃上疏言帝王之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若佛老
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妖怪妄誕俱不宜留意進
退人材用刑賞罰當如孟子孔明之言而後可留中
又言太監王敬載掠來江南買玩好之物聲勢張皇

警是千戶王臣等撥置主使括索金銀無有紀極地方爲之騷然非民之福亦非國之福也所以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災沴者皆在於此備述所得金銀寶玩之數凡三上疏乞將王敬王臣等明正典刑由是王敬貸死發充淨軍王臣斬首發江南島令隨行同惡人張麒等一十八名俱發充軍又上疏言太監段英來造藥梅水梅不過用銀一千兩已取去銀六千兩復有蘇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篋綵綾諸物之求因請去位亦留中而段英遂被斥絕不得近前先是王敬誣奉常州知府孫仁被逮上疏申救言孫仁

王敬誣奉常州知府孫仁被逮上疏申救言孫仁

卷六

廿一

治郡以廉守已以仁得民若加之罪雖快言者之意將失小民之心然快一人之意其事小失千萬人之心其事大由是孫仁竟免重譴得復任焉又上疏言脩邊方畧曰臣聞邇者醜虜入寇內外戒嚴京營不足於調遣邊儲不足於饋餉內帑不足於犒賞今醜虜既退乞一勅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冗食之火無輕冒功之罰則不加賦而糧自足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珍異之物則不厚歛而財而足免畚土輦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則不招集而兵自足三者既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能侵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不報又聞主事林俊因言建永昌寺勞費鉅萬下獄經歷張黻申救林俊亦下獄皆降謫遠方乃上疏言佛法不足信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彷彿萬一然京師止設一壇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大廟祀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區茲又建寺於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十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人皆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

王敬誣奉常州知府孫仁被逮上疏申救言孫仁

卷六

廿二

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家也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而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欲陛下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於法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諛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以知之乞暫罷建寺之役復林俊等之官疏入遂罷建寺之役復俊黻之官九年秩滿加太子少保任兵部巡撫參贊除日行政務外考選南京各衛軍政官二次同成國公奉勅書十餘道俱欽遵奉行無違又同各衙門應詔陳言二十一事

又議事條陳三十九件 孝陵功完賞賜大紅紵絲
衣一襲鈔一千貫乞休之疏凡四五上俱蒙 優詔
免留丙午八月間內府有 聖旨告示禁約內官奏
討陞官引塩庄田蠡衣等項數事以為若禁得住天
下國家無有不治但恐不能持久乃上疏言伏望
陛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
禁約事意傳與各衙門并科道官知道今後敢有故
違奏計者俱照 勅旨參奏其奉特旨而與者亦要
執奏不可有失大信留中却於侍郎馬顯乞致仕本
上批云馬顯准致仕尚書王恕革了太子少保也著
致仕去盖忤左右意也工部主事王純上疏留之反
覆數千言純亦謫官遠方樂然就道人皆高之予聞
命即啓行時九月十三日也抵家杜門却掃丁未
憲宗皇帝宴駕遺詔至衰服哭臨如制今上皇帝即
位遣使齎 勅來召十一月二十五日啓行至西安
府遣疾上疏辭避奉 聖旨卿老成重望特茲起用
所辭不允偶有微疾還著所在有司撥醫調治痊疴
即便前來中途聞陞吏部尚書之 命到京朝見賜
酒飯上疏辭職奉 聖旨卿年德老成久為人望特
茲簡任不允所辭隨即加太子少保復上疏辭奉

王陽穀全集

卷六

廿三

聖旨吏部重任朕特起卿用典銓衡以圖治理加陞
職事卿不必辭然後就職十二月三十日也弘治改
元戊申正月聽宣諭賜大紅織金紵絲衣一襲南京
監察御史吳泰等奏保入閣奉 聖旨吏部重任近
因尚書更換不一朕循 祖宗朝用寒義王直王翱
故事特起王恕任用以服衆心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納不必動罷典選六年大選主事評事府同知知州
知縣等官一萬九千八百餘員推陞侍郎都御史布
政使按察使參政副使等官千餘員急選遠方州縣
官并教職等官九千餘員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黜
退降調寺丞等官一百二十三員大朝二次考退老
疾罷軟不謹參政副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五千三
百三十餘員覆奏數百事論諫數十事悉蒙 皇上
嘉納若釋奠分獻官准拜及先師前加弊用太牢暑
月暫止經筵寢無干之奏已陞府之請罷幸進之官
停已陞之俸活比律之死宥因公之誅陞致仕都御
史為尚書之類此皆 聖明從諫如流之明驗也請
老之章凡二十餘上悉蒙 優詔勉留此又 聖明
不遺耄考之大德也從 駕大祀 天地六次皆分
獻內壇與慶成宴三次從耕籍田與九推之列從幸

王陽穀全集

卷六

十四

大學為分獻之官初開經筵賜文綺衣四襲銀一錠

重五十兩鈔五千貫又賜宴司禮太監侍持節封

親王賞賜與開經筵賞賜同殿試讀卷一與恩榮宴

二待宴修實錄官宴二又賜大紅織金麒麟衣一襲

雲鶴衣二襲患病三次每次遣太醫院判御醫來視

又遣中官存問賜猪羊各一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

茄一罈考滿又遣中官以羊二隻酒十瓶鈔二千貫

賞勞又賜誥命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三代皆贈一

品官每年賜鮮梅揚梅枇杷鮑魚鮮筍鮮藕雪梨又

賜象牙邊骨畫扇紅羅織金扇袋全虎頭繡百索艾

玉端毅公集

卷六

五

虎每 壽誕時節又小宴經筵又賜酒飯引選官員

亦有酒飯癸丑年七十有八請老之章再上始允致

仕許乘傳歸又命有司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二

名應用及其陞辭又賜酒飯一卓鈔三千貫予以菲

薄荷蒙 列聖知遇得行其志歷官一十九轉食祿

四十五年 寵錫如此始終保全如此感激莫既補

報無由敬述履歷受 恩之畧以寓不忘之意云

弘治十五年壬戌秋九月六日石渠老人恕自著

玉端毅公文集卷之六終

玉端毅公文集卷之

玩易意見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本義謂天

文王所繫之辭卦下示亨利貞是也意見以為此彖

曰者是彖傳乃孔子釋彖之辭非彖之本文也餘卦

校此

乾六爻文言皆是孔子自設為問答之辭不應稱子

曰意見以為子字乃後人之所加非孔子自述也

坤彖曰牝馬地類行地元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傳

謂柔順利貞乃坤之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

玉端毅公集

卷七

合坤德也本義謂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

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意見以為牝馬地類行地元彊

柔順利貞當作一節解是釋利牝馬之貞之義也君

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作一節解是釋君子

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也不知傳義如何如此分截

如此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意見以為東北陽方以陰往陽

方雖喪其陰之朋然以陰從陽則能成生育之功乃

終有慶也本義謂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

慶矣不知如何反之西南也不可旋

初六象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魏志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為是其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乃傳寫之誤耳經中似此差誤者多傳義依文解之多不通暢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本義謂正謂本體敬則本體之守也意見以為直其正也疑是直其敬也之誤正謂本體敬則本體之守也之說不無牽強直方大三疑脫易曰字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先成有終傳或從上之事

王補說全覽

卷七

二

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本義謂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意見以為或出而從上之事始則內含才美而不露以為不能成功而後能終其事者實本乎才美之在內也故象申之曰知光大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意見以為屯難之時豈有元亨之理既元亨如何又勿用有攸往而元亨二字決是衍文蓋傳寫之誤耳彖又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且動乎險中焉得大亨貞而大子貞亦疑是利貞之誤耳

王補說全覽

卷七

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意見以為六四與初九為正應初九陽也六四陰也乘馬班如求婚媾是初九求六四為婚媾也往吉无不利是六四往從初九吉无不利也如此與象曰求而往明也之意合本義謂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却與求婚媾之意不貫通又謂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似言六四求初九為婚媾與象求而往明也之意又不合况女求男又非婚媾之正也其說未敢以為然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本義謂以虞小事則守

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亦不免於凶意見以為當屯難之世紀綱彖龍名分不正久矣小改正之猶可獲言大改正之則必激成大變其凶不可言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意見以為利用刑人而人字疑衍刑即書所謂朴作教刑學記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只是用刑條之類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謂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姪桎梏為是本義謂發蒙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蓋以痛懲釋利用刑人以暫舍之釋用說桎梏如此說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囚非發蒙之道也

需象曰雲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意見以為德成業就之君子不奔競以求進但飲食宴樂俟時而後動耳无德業之君子若不務進修只管醉飽終日時至將何為也

上六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本義謂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意見以為蓋言有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雖不當位亦未為大失况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是乃發明爻外之義也

訟六三食舊德貞終吉或從王事先成象曰食舊

王舊德象見

四

德從上古也意以象釋爻也爻曰或從王事先成象曰從上古也无不相反疑從上吉也恐是從正吉也之誤本義謂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似有乖謬不通

師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本義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意見以為以訓作用亦通言能用衆而得其正則為王者師矣尤明暢

彖又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傳義皆謂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

害天下意見以為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乃王者伐罪救民之師雖曰勞民傷財不為害天下以此毒天下恐是以此毒天下之誤蓋言賊寇毒害天下故出師以征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傳謂衆三也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意見以為為行師權不歸一而衆主之所以凶也以此言之傳為是

六四師左次无咎本義謂左次退舍也意見以為左次言不遇敵而歸所以无咎也若遇敵而退舍或知敵在前而退舍豈得无咎昔李陵答蘇武書曰出征

王舊德象見

卷七

五

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所謂五將失道者蓋即左次也所以得无咎也

泰大象以左右民意見以為民欲左則左之民欲右則右之使民宜之无不得其宜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意見以大人否亨否字當音缶不也六二當否塞之時上應九五能包容承順小人則吉大人則不亨如此與不利君子貞君子道消之意合若依本義以為君子守否則亨則與不利君子貞君子道消之意相反未敢以為然

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本義謂剛不中正亦欲

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意以
為墉也乘墉豈能相攻而乘墉以攻之說未盡
因在三之上為乘墉之象然以剛居柔故不能攻而
獲吉似乎明白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本義謂六二
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
也似乎說六二欲同於九五而柔弱不能克必用大
師以勝之而後相遇未安意見以為九五欲同於二
而為三四所隔三四雖剛強而不中九五陽剛中正
乃大師之象故能勝三四而能與六二相遇故曰大

孟喜金見
卷七

六

師克相遇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意見以為匪咎言
匪无咎也蓋大有之初雖無交結之大害豈无過失
之小咎必艱以處之則无咎也為順若以為匪咎艱
則无咎則說不通矣
豫象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意見以為剛應而志
行疑是柔應而志行之謬蓋卦以一陽統五陰是柔
皆應乎剛而剛之志得以行是以利建侯行師也似
乎順若以為剛應柔而志行利以立君用師則說不
通矣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善見以為豫之諸爻皆
不得其正而溺於豫惟六二一爻居中得正而不溺
於豫其節介如石之堅其處豫也不終日言不久也
久則反憂所以不終日貞吉也

六三吁豫悔遲有悔本義謂吁上視也陰不中正而
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
有悔者也意見以為上視於四與下溺於豫不貫穿
蓋吁謂喜好貌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好逸豫
則為逸豫所溺而有悔矣似乎順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意見以為本義謂以陰柔居

孟喜金見

卷七

七

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
而能有渝之象則是矣其言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
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竊疑事雖成而有渝變
則不成矣如何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此乃遷就之說與象曰何可長也不相照應矣以爻
言冥豫成有渝乃象言何可長也而並觀之則无咎
二字疑是凶字之誤

隨象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傳謂天下所隨者
時也故云天下隨時本義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
之意見以為當從本文傳為是或曰何以言之曰大

象言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非隨時而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皆隨時之義也隨時之說良是隨時之義大矣哉亦當從本文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意見以為官有主守之義謂初九為震之主也渝乃變動之義謂隨也言初九隨人而變動得正則吉也以陽居陽為得其貞是以吉也出門交有功言初九在下隨人而動為出門而與人交之象以其得正故有功也爻无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之義本義謂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不可曉又以不私其隨釋出門交未敢

王弼集注

卷七

八

以為然

臨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傳引孟子史記之言解未字牽強不通本義謂未詳意見以為未字疑是大大之誤蓋言吉无不利大順命也易中言大字者多如大得民也大有慶也大有功也之類皆是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謂顒瞻望也本義謂顒然尊敬之貌意見以為顒顯見貌顒若者言其乎誠在中似乎顯見於外而為人所瞻仰也

觀六四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傳謂尚謂尚志其志

意願慕賓於王朝也意見以為尚與上同利用賓于王者為國家之上賓言其職位近君也

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本義謂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肉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意見以為繫辭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然噬嗑遇毒非无咎也既小吝如何又无咎而无咎二字疑衍於義為无咎也之說恐未安

賁象曰柔來而文剛故亨今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傳謂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本義

王弼集注

卷七

九

謂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意見以為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言之日月星辰乃天文也或曰何以言之曰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殷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此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之可徵也若剛柔交錯无形迹可見何以觀之以察時變也

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本義謂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

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意見以為賣文也初與四為正應而為九三所隔不得相賞睹如指四言白馬指初言蓋言雖為三所隔而初來求四之心如飛翰之疾非為寇也乃求為婚媾耳如此說似為得之而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之說不知以為何如也

无妄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意見以為无妄之往何之矣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之誤若是无妄何往而不可如何又不利有攸往其為匪正之誤也无疑矣

玉函經公案

卷一

十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本義謂童者未角之犗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橫衡者也意見以為童牛既无角如何又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且今之童牛未見施橫木於牛角者止有用八九寸長寸半橫二片板繫於頸上垂於額下以繩繫之而牽者或以此為牯也橫衡恐亦只是如此
天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意見以為既滅頂凶如何又无咎且无咎者善補過也若筮得此爻者不知以凶斷之乎以无咎善補過斷之乎以此推之无咎二字疑衍而不可咎也之

說亦恐有誤而非象傳之本意矣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意見以為錯然故貌所謂足蹢如也敬之如此所以免其咎也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意見以為居不動也言腓動則凶不動則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本義謂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事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意見以為三在下卦之上其象為股股大腿也在足腓之上當執持之便足腓隨之而動是執其隨也若不能執持往隨足腓

玉函經公案

卷一

十一

而動可羞吝也

九四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本義謂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意見以為為守正而无思慮則吉而悔亡未有所感之害也

遯大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謂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意見以為為小人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怨故易又曰見惡人无咎遠小人之道未來則避之既來則莊以接之而彼自敬畏而不怨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傳謂莫之勝說謂其爻之固不可勝言也意見以為遯以初二二陰長而三四五六四陽遯為義執之用黃牛之革言二與五交結之固而不遯也本義謂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不可曉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意見以為小人以勇猛角力為壯君子以蔑視禮法為罔雖正亦危如羝羊觸藩必傷其角也此君子非有德之君子乃有位无德之君子實與小人无異也若有德之君子必不如此也

王陽明全集

卷七

十二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意見以為詳其文勢蓋言賢者出而上進於大明之朝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一接以待賢者非康侯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傳謂摧如抑退也本義謂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意見以為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无咎退及見摧之義摧如疑是催如之誤蓋言初之進也如人之催促進之不已初六與九四剛柔相應所以其進如人之催

促而不已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意見以為裕无咎是言无官守之人進之以正設不為人所信虞之裕如則无咎若有官守之人不為上所信任不得盡其職而虞之裕如未免有素餐之耻寧无咎乎

家人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意見以為雖非作威而反身自治亦不可无威嚴

王陽明全集

卷七

十三

今言見惡人以辟咎也何歟意見曰惡人來見就與之相見則惡人不怨怒是辟咎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見以為人臣當國家蹇難之時鞠躬盡瘁以拯濟之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是匪躬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本義謂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九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而得黃矢无訓辭意見以為初三六皆陰而不得正是為三狐言邪媚也而六五一爻以陰居上卦之中又當君位是為黃矢黃言其中矢言其直九

三虞下卦之中與六五訟陽相應是君臣相遇而能濟時之解是為得黃矢之象是以得正而吉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本義謂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意見以為卦辭无剥民奉君之義傳謂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為是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謂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本義謂時謂當損之時意見以為傳發明與時偕行之義无餘蘊矣本義止言當損之時而

王通義公意見

卷七

十四

大偕行之義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意見以為九二與六五剛柔相應征亦不凶况初至上諸爻俱无凶占又弗損益之亦是吉占而征凶二字疑衍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亦无釋征凶之義亦可以見矣

益彖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意見以為巽雖為木而益之利豈止於木道之行允益之道无不行也傳謂木字疑益字之誤為是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傳謂居民上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

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本義謂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二說不同而傳為優意見以為為方面守令去朝廷遠遇地方凶荒發府庫之財以拯濟下人是益之用凶事也雖不待報而行之亦无咎也若非凶事而擅為則有罪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本義謂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

王通義公意見

卷七

十五

可知意見以為孚實也惠愛也上有實愛民之心不問民知不知則大善而吉也則民亦以實心愛上之德矣此感應之自然也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本義謂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成之之辭與傳意同意見以為既揚于王庭正名小人之罪方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恐說不通且揚于王庭是揚言小人之罪于朝廷之

二欲其真之於法也乎號有厲謂揚言小人之罪雖實彼亦號呼不服而言之者尚危厲不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言之者當先點檢自己无過方可言人不宜勇猛鹵莽便去言人若不顧自己過失就去言人必訐己之過彼此皆不能逃其罪故欲言人者不可不先點檢自己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傳謂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夫之所尚謂剛武也意見以為所尚蓋指揚于王庭而言告自己不利即戎者恐所尚揚于王庭之事至於窮困也

玉璽堂公案

卷一

六

九四簪无庸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意見以為牽羊悔亡疑是牽羊有悔之誤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豈得悔亡若縱之使前則可以行而悔亡矣推此以牽羊有悔為廢幾且與次且不信文意相類矣上六无號終有凶意見以為上六无號正與彖言孚號相照應彖因人揚言其罪而孚號此雖无號然小人之道已消盡矣故終有凶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本義謂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意見以為萃下亨字疑不衍言萃有可亨之道彖

曰順以說剛中而應疑是疑也故聚也疑是故亨也之誤利見大人下亨字衍利見大人聚以正也疑是釋利貞非釋亨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意見以為此上疑脫天地聖人所聚之詞且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上俱有所感所恒之詞此上必有所聚之詞而脫漏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本義謂除者脩而治之之謂意見以為為除字恐无脩而治之之

玉璽堂公案

卷一

十七

訓釋此說以平牽強疑除乃儲字之誤儲聚也儲戎器謂聚戎器也似平文理貫通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本義謂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與傳意同意見以為上九五君也下眾陰民也九四上得乎君下得乎民是得所萃之善也是以大吉无咎雖以陽居陰為位不當不害其為大吉耳傳義謂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不知如何必大吉也不可曉

困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本

義謂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意見以為既征凶如何於義為无咎說不通疑无咎二字當在征凶之上言利用享祀无咎征行則凶也為順

井大象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本義謂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意見以為君子非止謂人君凡有官守者皆是也且勞非養也而勞民者以君養民之說恐未安蓋言慰勞其民使之勸勉相助以相養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意見以為已日猶言非

王陽明公意見

卷一

十八

一日也二事之當變革非一日而後變革之人乃信之本義謂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若不當變革而變革之雖過數十日人豈信乎詳味九二已日乃革之及九三革言三就有孚之言則已日乃孚之義自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本義謂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上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意見以為征凶貞厲是不可革革言三就有孚則又是可革上下不貫通或疑征凶二字衍文

得九二陽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意見以為仇疑與述同匹也九二與初六一陰一陽雖相近可以為匹而非正應若苟合之非吉道也今初六有顛趾之疾不能就九二以苟合是以吉也恐不必將仇字作離字說若作離字說不知九二與初六有何離也

九四象曰履公鍊信如何也本義謂言失信也意見以為卦爻俱无信與不信之說傳雖有說亦未敢以為然竊疑信如何也恐是凶如何也之誤

王陽明公意見

卷二

九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意見以為六五為鼎之耳上九為鼎之鉉五居上卦之中黃中之色也言黃耳為宜而金鉉二字疑衍本義謂金堅剛之物鉉置耳以舉鼎者也六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若然則是以九二為金鉉且二為腹上為鉉今又以二為鉉恐不然

震象曰震亨本義謂震有亨道不待言也意見以為震亨下必有釋辭疑脫漏

不喪匕鬯本義謂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意見以為不見說鬯是何器蓋爵盞之類但不知形制如何耳

六二震來厲億萬其躋于陵勿逐七日得本義謂億

中未詳意見以為德蓋眾也言震雷之來眾皆喪其
貨貝與不喪七變相反言有德量可以為祭王者不
喪七變眾則喪其貨貝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意見以為
艮止也背止之所也此蓋言人心專在於所止之處
而不知身之所在是不獲其身也行其庭陰有人之
處亦不見其人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本義謂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
行而行亦止也意見以為為時之當止則止之時之當

通義卷一

卷一

廿

行則行之是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非釋卦
辭本義矯專於上而不行之弊必行止不失其時
然後可而本義時行亦止之說未敢以為然艮其止
止其所也以下乃是釋卦辭本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意見以為輔口輔也悔謂
以六居五止其輔則言不妄發而悔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本義謂正字義文叶韻可見
意見以為以中正也疑是以正中也之誤於義為是
於韻亦叶而與上下爻象辭止諸躬也以厚終也又
相稱

漸彖曰止而巽動不窮也意見以為卦无動義動不
窮也疑是進不窮也之誤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本義謂漸遠於水進於
干而益安矣意見以為為進於干疑是進於磐之誤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意見以為明以動是釋
亨故豐疑是故亨之誤不然則無釋亨之辭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意見以為折
其右肱象既以為為終不可用也雖不言凶其凶可知
如何得无咎无咎二字疑衍傳謂无所歸咎也本義
謂雖不可用而非咎也皆說不通

通義卷二

卷二

廿一

禘亨利貞意見以為亨字疑衍故彖曰兌說也剛中
而柔外說以利貞而无釋亨字辭及觀六爻亦無亨
字義是以知亨字為衍文傳義雖解亨字實非本旨
且說之為道有邪有正故不可言亨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本義謂上承九五之中正
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
然實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
有喜矣意見以為為商度未定是猶豫未決也介疾有
喜是決然无疑也既商度未定必不能介疾也蓋言
若商度所說則未定九四以陽剛之德不待商度而

介然自守疾惡柔邪以從中正是以有喜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意見以為利貞二字疑衍卦无利貞之義傳无釋利貞之辭是以疑其為衍文也本義謂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是隨文遷就而鮮非卦象之本義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本義謂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太善而吉固无可疑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如此說則是言聚有丘非渙有丘也

王弼集注

卷七

廿二

恐非本旨意見以為丘聚也蓋言能散其小群使不至於滋蔓固為元吉能散其所聚之大者使不至於作亂唯大智者能之則非常人思慮所及也

節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意見以為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當在剛柔分而剛得中之下是釋節亨之義天地節而四時成下疑脫聖人節而天下治七字有此七字方與天地節而四時成對待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亦見得是聖人節之事

初九不出戶庭本義謂戶外之庭九二不出門庭本

義謂門內之庭或謂戶外之庭與門內之庭何以分別意見以為戶庭門庭一也无所分別門庭為門內之庭可說戶庭為戶外之庭不可說戶外豈有庭乎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意見以為謂之貞凶者言雖正亦凶也既雖正亦凶如何又悔亡悔亡二字疑衍本義謂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不先牽

小過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意見以為小過下疑脫亨字言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為是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王弼集注

卷七

廿三

意見以為常未濟之時九二以剛中之才應六五柔中之主剛柔相應此得志行道之時而无曳輪不進之象故占曰貞吉而象復申之曰中以行正也而曳其輪三字疑衍傳謂曳其輪則得正而吉本義謂以元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皆與中以行正也之說不合未敢以為然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意見以為既征凶如何又利涉大川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為是傳謂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此說為是然未濟有可濟之

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陽剛之應若能決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與征凶之說全相反此順爻解本義謂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亦是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亦是順文而解二說皆非觀象繫辭之本旨未敢以為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意見以為伐鬼方是高宗時事既濟九三既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亦是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誤作震用伐鬼方本義雖云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

而受賞之象然九四以陽居陰非極其陽剛也如此說終是牽強不通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本義只說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不說天下之理如何得箋註內亦不見說意見以為蓋言人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則可以來天下之善而聞見多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无不得之於心既得之於心則可以居上臨下而成人君之位於天地之中與天地參矣中庸所謂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亦此意耳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本義謂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意見以為不知所謂一理者何所指也竊謂貞夫一者蓋言天下之動不過一貞而已矣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意見以為今之危者乃昔之以其位為可常安而不慮危以至於危也今之亡者乃昔之以其身為可常存而不慮亡以至於亡也今之亂者乃昔之以其世為可常治而不慮亂以至於亂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意見以為安不忘危所以常安也存不忘亡所以常存也治不忘亂所以常治也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意見以為鮮不及矣說不通或疑是鮮不敗矣之誤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意見以為吉字下當有一凶字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言君子見吉之幾即趨之見凶之幾即避之所以不俟終日而後作言趨避之速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本義謂殆危也庶

幾近意言近道也意見以為殆將也言顏子將近於道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近道之實事也論語所謂不貳過即此事也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惟顏子似之故夫子即顏子之行以明之也

王端毅公集

卷八

世八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本義謂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意見以為恐不必如此分說蓋言人能將乾坤易簡之道說諸心研諸慮有能定吉凶成亹亹者

王端毅公集卷之一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八

大學意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且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章句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傳之首章已釋明德二章已釋新民今又言釋本末則是復釋明德新民也恐不然若將下章此謂知本一句刪去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續在此章此謂知本之後將物有本末一節為之首繼之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後兩節又繼之

王端毅公集

卷八

乙

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之以此而通為一章釋格物致知似乎文理接續且大學經言三綱領八條目而以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兩節間於其中又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及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兩節綴之於後似無倫序恐是舊本錯簡尚有此在而程朱二夫子未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為得之而經傳兩全不須補矣意見若此不知有道君子以為如何

今定傳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未之有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

中庸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集註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在此

王端毅公意見

卷八

二

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集註謂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其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乎說自己不見不聞然人必雖熟方不見聞如何又戒慎恐懼得且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天理即無人欲有人欲即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存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意見以為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已所獨知之地而能戒慎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離矣且隱微即人所不見聞慎獨即戒

慎恐懼人雖不見聞而已獨知之則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不慎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一段是做慎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慎獨體道的意思若謂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段是遏人欲則誤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註極有文

王端毅公意見

卷八

三

彩讀之最中聽余嘗體認之則難行且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見謂中和之在人存之於心無所偏倚謂之中發之於外無所乖戾謂之和和不獨於喜怒哀樂見之而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未嘗無也子思特舉喜怒哀樂以例其餘耳為人君者誠能於脩齊治平之道處之事事合乎中則事無不請人無不中和之氣格于上下則日月不薄蝕山

川不崩竭而天地位矣雨暘暉著寒暑應候而萬物育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集註謂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盡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

王陽明全集

卷八

四

而言聖人因有所不能盡也意見謂若大而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說若小而無內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則說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費聖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費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其位亮舜病博施之類意見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郊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

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為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

以意會之切不可全憑諸儒之註也

鬼神之為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為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神靈有竈神木主為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

王陽明全集

卷八

五

非是又引詩而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而不加敬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意見言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幾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不致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垂訓之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因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此以達孝贊之謂
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章內四
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
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者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

通雅公意

卷八

六

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
已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
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
也可知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信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蓋總言天地聖人也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地惟其博厚
所以能載物天惟其高明所以能覆物天地惟其悠
久所以能成物言天地之體用集註謂此一節言聖

人與天地同其用恐非是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
久無疆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則是以意見度之如此
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方可言聖人與
天地同其用集註又謂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
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莫
道上一段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此一段又以配地
配天無疆而言恐非是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穆深遠也意見蓋言天之
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
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

通雅公意

卷八

七

也恐未安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意見謂大經不止於五
品之人倫如禮樂刑政九經之屬皆是也大本者身
之謂也身為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
生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之聖人
整頓天下之大經大法如治絲有分之合之皆有頭
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
大中至正之地而可以為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言
至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過則財成之不及則輔

相之大焉有所倚言於此三者處之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為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集註以夫焉有所倚謂夫豈有所倚着於物而後能哉不可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集註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意見謂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為存心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為致知之屬恐未穩然致廣大

玉藻章句

卷八

八

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似矣而溫故亦可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之致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句乃窮理脩德之事而為凝道之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不知而能行之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其大而不遺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道中庸是行欲高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也溫故而知新亦道問學也敦厚以崇禮亦尊德性也

論語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或曰為仁之仁當作人蓋

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為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意見謂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脣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註謂聖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

玉藻章句

卷八

九

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未詳何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意見以為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為主也若以忠信為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鮮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脉絡不貫通矣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意見蓋言君子飲食不暇求飽居處不暇求安者志於敏於事而慎於言也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政之斯可謂好學之

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慎行以脩身非徒記誦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皆以言行為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詞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謂蔽猶蓋也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蓋言詩三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子語教公竟

卷八

十一

禮有耻且格或問為政者必先德禮而後刑政今夫子先言刑政而後言德禮何也曰夫子但言刑政德禮感人淺深之不同非言政刑當先德禮當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集註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意見謂木鐸乃徇于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者之所振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此說為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集

註謂善者美之實也或問何以見其美之實曰作樂以象成功舜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揖遜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盡善武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征伐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意見以為孔子初學之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且吾儒之徒之願聞道皆欲成聖成賢致君澤民也若早朝聞得道一事不曾成得到晚就死了何益之有則知此乃孔子初學之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

吾道一以貫之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為神明

子語教公竟

卷八

十二

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已推己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度量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已推己則可以酬酢萬變而無不通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意見以為斯蓋指脩己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真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冥行妄作壞事殃民開之用心如此此夫子所以喜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

大意者不過修己治人之道外此則感人矣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言聞

雍也可使南面集註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意見以為南面不止為人君聽治之位而諸司衙門亦皆南面也仲弓縱有寬簡重之度聖人未必許其可使居人君之位不過許其可使居南面為正官也集註之言似為過矣

孟子公案見

卷八

十三

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可見不過為親民官耳

據於德依於仁若依集註解二句辭雖殊而意則一使學者如何體認用功意見以為仁是仁者之人依乃是親近之也既執守其德又當親近仁者以輔成其德即弟子章孝弟謹信汎愛衆而親仁之意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意見以為聖人非為束脩之禮而教人且束脩亦非贊見之物蓋言能自行檢束脩治其身者是為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即下章不

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言而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脩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脩謂約束脩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且孔子嘗以君子哉許遽伯玉南宮适及子賤矣今而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似乎當時此三君子皆不在也其他君子雖有之而未之見耳故發此歎

孟子公案見

卷八

十三

為之謂為仁聖之道意見以為孔子既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為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為之為猶學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遠豆之事則有司存意見以為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遠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為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意見以

為仁者心之全德當以為已任如人君付我以重任我則盡心力為之雖遇大利害亦不辭豈不重乎然既為之不可始勤終怠必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豈不遠乎

興於詩意見以為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故曰興於詩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立於禮禮以謹節文有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者此也成於樂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瑗享則賓主情洽

孟子意見

卷一

古

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諺所謂庭前無樂不成歡者豈異此乎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興於詩也恐未是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意見以為凡人狂者多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誠實此中等人也若直而不狂謹厚而有知誠實而有能此上等人也既狂而又不直既無知而又不謹厚既無能而又不誠實全無可此下等人也聖人曰吾不知之者忠厚之意也

樂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意見蓋謂成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文章也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意見以為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能如此誰得而非議之乎

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意見以為不須如此若其事利於人心利於己不害於眾則當決意為之切不可利字為嫌而不行也

孟子意見

卷一

五

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為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為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前後蓋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非道歟知止而後有定又非道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意見以為眾人只道聖人無所不能盡

觀於此言恐聖人亦有未能盡處非謙辭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言人有可與之共學以窮其理而未可與之共行其道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言人有可與之共行其道而未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可與立未可與權言人有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未與之權其輕重以適宜者竊意此章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又與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天民者有大人者皆論人品之不同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集註謂先

玉藻教公意見 卷八

十六

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意見以為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為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集註謂以道事君

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意見以為若以道事君而君不聽其言固當去之如不得去則如之何曰盡心而已矣盡職而已矣用舍惟君所命決不可諛取容食焉而怠厥事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集註謂為己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意見以為今之學者豈徒欲見知於人恃其頗有知識挾制人長短議論人是非而不顧自己長短是非者比比皆是所謂其終至於喪己者此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

玉藻教公意見 卷八

十七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脩齊治平之道有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此余之所憂者在此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見以為遠望之則見其貌之莊近就之則見其色之和聽其言語則嚴厲而可畏似乎有三變實則無三變也

孟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意見以為惠王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與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

孟義公意見

卷八

十八

無以則王乎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意見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可不慎與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

若將如不得已辭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集註謂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意見以為人姓名之中如何用發語聲恐非是孟施舍或是孟賁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意見蓋言氣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京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心則餒矣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

孟義公意見

卷八

九

其體有所不克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氣則氣餒非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集註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做一節解是也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至運之掌上做一節解似無分曉且說辭不明句所以學者將後一節都說做先王的事似無勸勉後人之意見以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做一節解是說先王能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做一節解是勸勉後之為政者誠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不難也如此似明白易曉

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為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墾墾田必瘦矣曰

孟憲公意見 一卷八

十

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或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是知貢者非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踵而行之意見以為若隨歲之豐凶而取之奸詐之徒瞞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為之減除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有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意見以為子產乃鄭之賢大夫其使民

也義其養民也惠豈不能造橋梁而以乘輿濟人於溱有者蓋橋梁壞而造未成權時之用非經久事也孟子以謂惠而不知為政不亦過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見以為此章註釋雖不差但辭語深遠初學難曉依註作文亦不失旨求之於心欲其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則未也且以讀書一事俗說便曉其意深造之以道者只如今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者欲其不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是以人問之左則左應問之右則右應如水之有原不窮上故讀書欲其自得之也

孟憲公意見

卷八

廿一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集註謂澤猶言流風餘韻也意見以為流風餘韻雖百世不絕五世為得絕乎如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其言聞者蓋聞流風餘韻也今日五世而絕恐非流風餘韻也澤蓋謂人之色澤也以父子相繼為一世言之五世不過百年人身死百年之後

面貌色澤無人得見故曰五世而斬當孟子之時孔子卒將百年孟子必不得見故曰子不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言子雖不得為孔子徒子私淑諸人而得聞其道也觀于此及觀終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言可見孟子自任道統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意見以為曹交此問亦可謂知所向慕而諷已好學之心已躍然矣故孟子答之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以至終章皆教之之意似無貶詞而集註

王陽教公意見

卷八

廿二

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不知何所據既曰教之以孝弟又曰不容其受業不知所謂業者何事也似乎抑揚太過非惟不知曹交而亦錯認孟子教交之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見蓋言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

相同集註言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是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恐未安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集註言人必有疚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恒存之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思慮預防之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理無不

王陽教公意見

卷八

廿三

通達似是本意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意見以為蓋言子莫執中為近於道也與孔子稱回也其庶乎之意同是許之之辭非貶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泛說非說子莫不知集註何以曰子莫執為我輩愛之中而無權程子又曰中不可執也若然則堯舜禹允執厥中皆非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集註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意見以為久假而

不歸惡知其非有蓋設言人能久倣仁義而不歸則仁義即此而在矣安知其非真有也是由勉強而至於自然也推此則舊說亦有理不為誤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也意見以為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之時託孤之命不付之伊尹而付之誰歟是以太甲之放之歸伊尹必有所受作檀為也使其不受湯之付託雖有其志何敢為哉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集註謂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意見以為苟非好名之人雖

王蜀教公意見

卷八

廿四

一簞食一豆羹必見於色似是

易

程子易傳發明四聖畫卦繫辭與夫贊易之旨極為詳悉朱子謂易乃一筮之書是以解易只就一筮上說以便占者之稽疑故謂之本義然不讀程傳則義理之精微不明不讀本義則一筮之奧妙無考是知二子之傳義可參考而不可偏廢也正統以前學者於傳義俱讀場屋文字或主程傳或主本義俱取其後主司備見主本義者取之主程傳者不取遂使學者不看程傳只讀本義坐此書房只將本義刊印發

賣而程傳初學之士有未之見者噫易之書廣大悉備變化無窮大而修齊治平之理小而宴飲起居之節靡不該載故為六經之首一筮云乎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言九三君子處危疑之地將何為哉惟終日乾乾不息以進德修業為事至夕雖可休矣而其心猶惕然不放故雖處危地而無過咎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意見以為聖人大明乾卦終始之二爻則其中之四爻亦無不明也既明之則見其六爻之位各以時而成也六龍即

王蜀教公意見

卷八

廿五

潛見躍飛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則見或躍或飛俱不違乎時是以能常天運也讀者當以傳義並觀而始即元終即貞之說可不必用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之說尤不可曉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謂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亦不見發明居字之義不知所居者何事近來學者多以居之謂居忠信意見以為不然居業蓋

謂處事也修辭立其誠所以能處事也若言語不謹實豈能處事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意見以為程傳與本義二說不同程傳為是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意見以為學以聚之廣其見聞也問以辨之別其是非也致知事也寬以居之從容處之也仁以行之不為私意繁累而為之力行事也

損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故為損曰賦稅國之所需民之所供

王陽明公意見 卷八

廿六

若取諸下上何由足曰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不過什一不為剥民過什一則是剥民也

益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為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曰上之所用皆下之所供若

不用下之供而專以上之所有資于下民固說矣不知上之所有從何來曰不是全不要下之供只是以

常賦取之耳倘遇灾荒民有不足則散所積以賑之便是損上益下民心自然悅懌豈有窮盡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謂忌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

本義謂居德則忌未詳意見以為當大決之時君子體之則當施恩澤以及下若自以為德則人必疾忌之似為得之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意見以為天下之寶莫大於天子之位以人居天子之位則九州四海罔不臣妾九夷八蠻莫不朝貢其為實孰加焉然欲守大寶之位必須得人心苟得人心則是位非止一身可以久居而聖子神孫亦可以相繼而居之矣若失人心則一身尚不能保何敢望百世之弗替乎省刑薄賦顯忠遂良得人心之道也窮奢極欲信讒

王陽明公意見

卷八

廿七

說色失人心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

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輕則用鞭朴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為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廢之不能受刑者

稽丁衆舍已從人不責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人皆謂稽于衆人之言舍已從人也意見以為考於衆人之中舍已從人不責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我豈能也蓋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命本有四海為天下君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能如此此說最是不必致疑上文祇承于帝是禹言敬承于舜舜既謙言惟帝克時克茲若又歸美帝堯則顯得舜不及堯而不足為君也舊說非是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意見以為堯若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

正編教金龜

卷八

廿八

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三者舉不足言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不說堯不能却以能者言之似乎支離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傳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

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語意含糊人所難曉意見以為言人君所行之善惡在乎民民之喜怒通乎天民喜則天喜而降之祥民怒則天怒而降之殃有國家者可不敬哉如此說似乎明白易曉

皋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為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皋陶為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也若陳於帝之前如何帝無一言問答

益稷傳謂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意見以為益稷是雜記典謨之未脩者故不曰典亦不曰謨而以篇內益稷二字名其篇若依林氏之說則謨之一字似

正編教金龜

卷八

廿九

無意思若以為皋陶謨益稷文勢接續以其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則當均分為二今計皋陶謨止有三百五十九字益稷有六百二十字其非釐而二之也明矣

下管鼗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為不然祝敵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鼗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恐是樂器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義傳謂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作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其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意見以

為王既以敬為處所又言不可不敬德似乎既稱其能敬又以不可不敬勉之也似不通意見以為觀洛語上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之言則知所即處所之所指洛邑而言蓋言王既敬之休而作此洛邑不可不敬德苟不敬德雖有洛邑不足恃蓋勉之也似乎順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見以為蓋言文王以卑賤之事自服役也康功田功即其事也言此可見文王之無逸非言其儉也蔡傳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且宮室可言卑衣服豈可言卑乎

王肅教公意見

卷八

三十一

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謂上竦無枝曰喬意見以為喬字只可訓高字若上竦無枝解喬木之喬或可解喬嶽之喬則說不通矣言上竦無枝者蓋遷就不可休息而解之也何必如此只說南有喬木本可以休息今則不可以休息矣漢有游女本可以求之今則不可求之矣亦自明白通暢授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傳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意見以為不知更將何物為可報乎蓋言不以

是為報也其意欲彼懷我德長以為好而不忘耳此似歌詠交鄰國之道之詩非男女相贈答之詞又蕙葳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彼一方遡洄從之道阻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傳謂此詩不知何指意見以為似聘隱者不得而行人歌之之詩

春秋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也孔子修春秋者修魯史也作魯史者何人曰魯太史也魯太史為誰曰丘左明也左丘明既作魯史孔子何為而修焉且史為記事之書左丘明作史特記其事耳而未嘗褒善貶惡以

王肅教公意見

卷八

三十一

示勸懲孔子修之其於善者則褒之榮於華衮其於惡者則貶之嚴於斧鉞或於諸侯則書其名於大夫則書其字賞功罰罪明白無隱以示勸懲於將來孟軻氏所謂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以此言之則是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為以左氏為傳而與公羊傳穀梁傳並傳今觀公羊穀梁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為之說此左氏不可為傳一也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

孔子之前而為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為之經而生乎前者為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為傳二也然則誰為之歟曰此必子貢之徒續經而以左氏為傳以尊孔子也且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正猶朱文公因溫公通鑑而作綱目也自漢以來至宋歐陽脩劉恕等皆說左傳是左丘明作近世人却說不是左丘明不知是何人若是別人有如是筆力如何不著名詳此其為左丘明也無疑矣

宣公二年經云趙盾弑其君左氏記其事甚詳謂晉靈公不君趙盾等諫不聽欲殺趙盾盾走而免趙穿

正義卷八

卷八

三十二

弑靈公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君非我也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盾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意見以為此時孔子尚未生不知此言從何來蓋孔子後來修春秋時論之而附於傳內必非左氏所記之言又襄公三十一年子產荅然明何為毀鄉校之言有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意見以為當時孔子方十歲豈能聞是語而為是言蓋亦後來論之也

禮記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意見以為雖止云五十養於鄉而六十七十之庶老居

王制公意兒

卷八

三十三

於鄉者有德行可以為一鄉之表率者亦不可不養於鄉學以厲風俗也若七十以上有德有爵之國老可以為天子之師者則養之於太學以問治道其養也或歲一行之或二行之非常行也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禮天子有迎拜跪設醬豆親自袒割跪授爵以醕公卿有設席施几正鳥祝哽祝噎之禮然後天子問道國老荅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衾胃死而後制集說謂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為

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息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於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意見以為。人至六十。棺椁衣衾皆當歲制也。至七十。棺椁衣衾皆當時制也。至八十。棺椁衣衾皆當月制也。至九十。棺椁衣衾皆當日修也。若六十者止制棺椁。不制衣衾。倘有不諱止有棺椁。而無衣衾。可乎。謂之歲制。時制。月制者。蓋死期愈近。而備之愈速也。

王端毅公集

卷八

共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八

王端毅公文集卷之九

意見拾遺

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意見以為。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此雖俗說。似為得之。

南方之強。不及乎中。北方之過乎中。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合乎中而為君子之強。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是夷險一節。守死善道。尤為難也。非勇於義者不能也。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意見以為。此章言治人之道。而此三句為之綱。已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已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已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為道也。則非所以為道矣。註謂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恐非本義。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邠風之詩引之以喻道不遠人也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此釋詩之辭以喻人之為道而遠人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言君子以人之可知可能之事治人之不知不能者使之能知能行而已此不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言忠恕去治人之道為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知已之所欲人亦欲之已之所不欲人亦不欲若以此心治人其有不改乎

孟子公孫丑見

卷九

二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意見以為孔子聖人也於此四者豈真未能也今而曰丘未能一焉者蓋謙已以勉人也慥

慥言行相顧貌孔子言我於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道雖未能而於平常之德無不行平常之言無不謹

行或不足不敢不勉言或有餘不敢盡言言焉必顧

其行恐其言過於行也行焉必顧其言恐其行不及

言也我致謹於言行如此凡為學之君子何不言行相顧乎蓋勉之也非贊美之也註謂君子之言行如

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語意欠通未敢以為然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意見以為所尊所親蓋謂先王存時所尊所親之人先王

雖沒其人尚在猶當敬之愛之此亦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也如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言孝子於親之所尊所親之人愛之敬之無

間於死生存亡也若言所尊謂先王之祖考且先王

孟公孫丑見

卷九

三

之祖考則沒在先王之前已在廟祀之中其所當敬也有不待言矣註謂所尊先王之祖考未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實也言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

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意見以為而之一字以

連上接下分而言之恐非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意見

以為物猶事也蓋言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

故曰不誠無物故君子以誠之為可貴也若依集註

說則上下不貫穿吾未敢以為然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章首誠者自成也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觀此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知章首誠者乃人之所以自成非物之所以自成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知皆吾性固有之德而無內外之殊然已內也物外也成已成物則合內外之道而一之者誠也誠之成已成物隨時措之無不得其宜也

王通教公意見

卷九

四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註謂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意見以為小德川流蓋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大德敦化蓋言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孟子

無已則有一焉註謂無已鮮見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前篇無已則王乎蓋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當

言王道故下文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此言無已蓋

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鑒斯也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已以與已字不同意亦不同各從本文解為是通用則不是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註謂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意見以為上文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驩為輔行則副使也又何以攝齊卿攝齊卿之說未安蓋言孟子居齊卿之位不為小何以不滿意不與王驩言

王通教公意見

卷九

五

聖人既竭目力焉已知方員平直猶恐未的又用規矩準繩以校之其為方員平直也的然無差矣既竭耳力焉已知五音矣猶恐未的又用六律以正之其為五音也的然不謬矣既竭心思焉已知可以仁民矣猶恐澤不及民又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意見以為如此說似是本文之意集註謂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擴充而言之非本義也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註謂有以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意見以為反說約蓋謂反復詳說以求其要約而行之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意見以為或曰言無實不祥故蔽賢者為不祥之實為是

君子不亮惡乎執註謂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意見以為此必有為而言蓋君子言不必信何必問沙也亦通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意見以為此承上文而言親親之為仁敬長之為義而仁義無他道惟此二者而已乃天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王端毅公意見一卷五

六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訓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意見以為上之人自能節儉方可教民節儉若侈用則取於民無制何以能教民乎

人能不為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意見以為此言人能不為飢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為憂矣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意見以為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焉故君子不說性須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註謂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意見以為為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王端毅公意見一卷五

七

性反之事也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哀非為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易經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以與存義也意見以為為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其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

誠也知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也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與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傳謂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是言上之人不期誠於居邑之人也本義謂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是言邑人曉得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我之此也意見以為邑人知上之此人如開一面之網失前禽聽其自來自去不相期約皆來親輔

王陽明先生

卷九

人

於上是以吉也所謂寬則得衆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本義言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是以類聚群分為一事混言之不見言何者為類聚何者為群分意見以為上文以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及下文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俱是二事對言之何獨於此混言之恐此一節亦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為二事對言之蓋方以類聚言人之向於善者聚為一類向於惡者聚為一類物以群分言物之善者分為一群惡者分為一群而善者吉惡者凶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見以為道者化育之道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一陰一陽乃為化育之道繼續也猶言交構也言陰陽交構而為胚胎無有不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成形也言已成形而五性具焉故曰成之者性也然繼之者善不離乎陰陽成之者性亦不離乎陰陽本義以繼之者善為陽之事以成之者性為陰之事未敢以為然

王陽明先生

卷九

九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意見以為萬物之生也是彰顯造化之仁萬物之成也是收藏造化之用用即仁也生之曰仁成之曰用一理而已初非有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造化以一氣鼓動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成者一自然而已初曷嘗有心哉非若聖人之憂國憂民之有心也盛德大業至矣哉言天地之德極其盛業極其大而無以加矣至矣哉者贊美之辭也

書經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傳謂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意見以為不必如此說只說難於任人亦通又與其進甚其意同豈不省力

陝方乃死傳謂陝方為言昇遐也又云陝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且帝乃殂落殂落死也是言帝堯之死為殂落未嘗言殂落而死也若以陝方為死不當於下又言乃死意見以為陝進也方方岳也陝方蓋言進於方岳謂巡守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今零陵九疑有舜塚當以史記之言為是而陝方猶言昇遐也之說未為是

庶頑譏說者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謂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譏說之不忠不直也時是也在時指忠直而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

庶頑譏說

十

其果頑愚譏說與否也意見以為既知是庶頑譏說之人必不忠不直何必侯以明之然在字當訓作察字蓋言初不察識其人是庶頑譏說之人則用侯以明之為是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教書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黨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者時娶于塗山傳謂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也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不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

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制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暇以慢遊也意見以為不然舜既為天子矣禹豈宜以丹朱用殄厥世之事戒之蓋以是告舜于以儆戒商均也予創者時蓋禹言我始初時娶于塗山生子不暇顧即往治水蓋因父鯀治水無功殛死故不敢慢遊也非懲丹朱之惡而不敢慢遊也

道清自鳥鼠同穴傳謂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意見以為其說不為怪誕曾聞其地人說實有是事蔡氏不知以為怪誕

鳥鼠同穴

卷九

二

不經誤矣

說策傳嚴之野惟肖傳謂築居也言傳說居傳嚴之野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是言傳說以版築為生二說不同意見以為孟子之說為何也且築之說言擣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壻作舍以居之未

築訓居也蔡氏之說誤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謂遜謙抑也意見以為為學之志若謙抑則為之必不敏雖引以虛受人為說終是與務時敏脉絡不貫通蓋遜從也遜志猶言從心也言為學從其心志

所欲務在時時敏速以求之則有廢脩乃來之效允
懷于茲而不間斷則道積于厥躬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意見以為師
教之所及學者止得其半然必念茲在茲終始常在
于學而無間斷自然浹洽透徹不自知其德之脩斯
為學之至傳謂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如
此則是傳說欲高宗先自學得其學之半然後教人
再得其學之半恐非本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謂皇君建立極猶北極之極
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五經公意見一卷

十三

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
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
差則極建矣意見以為君位曰極言其至尊猶天之
有北極也故人君即位曰登極君道亦曰極言其至
中正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謂之建其有極者不
特盡人倫之至若禮樂刑政皆當建之於至中正
使人易知易行遵守而不教犯若止盡人倫而無禮
樂刑政以維持之以勸懲之如有強梗弗率者將何
以處之以此言之治天下不可無禮樂刑政孟子曰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亦猶是耳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謂人君集福於上非厚
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
謂敷錫也不知人君如何集福于上意見以為五福
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眾暴寡富吞貧或放
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
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于有司得以安享五福
則是人君收歛敷布以與之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謂當時之民亦皆
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意見以
為含糊未明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者蓋言因人君歛

五經公意見

卷九

十三

福與民是以當時之人皆歸于汝皇極治道之中錫
汝保極者言民皆與汝保守天位而無離叛之心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
人傳謂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
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意見以為公孤恐
非如此之分貳副也弘化寅亮天地言三孤副貳三
公弘化寅亮非是三公職專論道燮理三孤職專弘
化寅亮也弼于一人者言公孤輔弼一人也非專孤
也

詩經

予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紉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傳謂子指所見之人也言衛大夫乘此車
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
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意見以為此詩三章一言在
浚之郊一言在浚之都一言在浚之城子蓋指浚邑
之大夫而言言汝受命為大夫乘此車馬旌旄之美
出入于浚之郊之都之城榮耀如此將何以答君恩
乎若依傳說止是見賢未嘗尊而用之輒望其報不
亦急乎况章內無見賢之意

王孫校公意見

卷九

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氏曰此淫奔之
辭意見以為此男子有求於女子而女子不從善却
之之言然此女子亦可謂能強制其欲而不為他人
所污矣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傳云一夫所居曰
廛十萬曰億困圓倉也意見以為一夫耕稼取禾三
百困或亦有之若取禾三百廛三百億力豈能哉曰
廛曰億者特言其多實無此數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也

伐木三章意見以為只依本文首章言朋友次章言
諸父三章言兄弟鮮為是傳謂次章言諸父朋友之
同姓而尊者也三章言兄弟朋友之同儕者似乎多
此說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傳謂此宴享通用之詩意見以為燕享朋
友兄弟豈可用此乎蓋燕享賢者之詩

王孫校公意見

卷九

十五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謂此亦
天子宴諸侯之詩意見以為天子與諸侯非朝覲會
同不宴享而為長夜之飲豈治世之禮哉疑此乃僣

友兄弟夜飲之詩非天子宴諸侯之詩也

攸斂匪茹整居焦獲傳謂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
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意見以為今三原縣有
焦吳里疑即古之焦獲而誤傳也一統志又云焦獲
澤在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蓋古之焦獲數也二說
未知孰是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謂猶謀也言居是
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也意見以為
猶多疑也言兄弟相好而無相疑猶相疑猶不相計
較似乎順若兄弟相謀則不弟甚矣

君子攸羊傳謂羊尊大也羊固訓尊大此言紂室牢
密無風雨鳥鼠之害君子居之以為尊凡大則不通
矣意見以為羊猶安也言君子居之則安似乎意圓
而辭順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謂不顯猶言豈不
顯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
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
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則其德顯矣周雖
舊邦則其命時矣故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

王肅公意見

卷九

十六

乎如此則是言文王身沒之後而始受天命也恐說
不通意見以為文王生為西伯其位在臣民之其德
昭明于天周雖舊邦而文王始受天命故曰其命維
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蓋言有周繼世之君其德不
顯則帝命不常在於周而將移之於他姓矣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文王沒其神或升或降在上帝之左右
亦昭臨于下為繼世之君者其可不修德乎此是戒
勉成王之意若依傳註殊無戒勉之意是為害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傳謂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意見以為如此說則天不難忱而王則易
矣而與下文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文理不貫通矣蓋
言人君有德無德萬姓明明然觀瞻于下天命赫赫
然照臨于上有德則天必命之人必歸之無德則天
必不保人必離叛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王之所以不
易也天位殷適言紂在位豈不是殷之適子乎以其
無德也人怨天怒遂失天下而不有四方也如此說
似乎上下文理貫穿而不相悖且天位殷適使不挾
四方實乃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之明驗也

王肅公意見

卷九

十七

援而上不奉曲蒙密也意見以為叢生有刺之物雖
挺援使上豈能得上而不奉曲蒙密乎謂之援者是
援去也援去此物則道路通行而無碍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
在同之馮翊意見以為平陸在大河東芮城亦在大
河東與平陸接界二邑田地相隣所以致爭也若以
為芮在同之馮翊却在大河西又繫西伯封內與平
陸隔遠田土不相隣如何致爭以此言之芮即今之
芮城不在同之馮翊也明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傳謂莫定也二國夏商也意見以為莫定
與瘼通用言求民之瘼也此求民之安定似乎順二
國不知所指若謂夏商然當時夏國已絕六百餘年
而猶云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恐說不通況此篇
八章自始至終皆不及夏商之事是以知二國非夏
商也二國蓋指所伐密崇二國而言亦不知其是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意見以為
哲王蓋指成康而言蓋言周自武王而下世有成王
康王明哲之主以繼以續其上又有大王王季文王
三后在天是以武王克配三后而作君子錫京也似

王季文王

卷九

十一

乎明白傳謂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
文王也既以大王王季為哲王又以大王王季文王
為三后而不言世有其義未明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傳謂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
之禋祀乎意見以為不康猶不堪也蓋言上帝見后
稷生之之易其心不安以為不堪繼承禋祀徒生是
子故棄之若上帝既寧既康我之禋祀如何又棄之
隘甚寘之平林寘之寒水乎豈不寧豈不康之說未
安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傳謂板板反也言天反其常道

而使民盡病矣意見以為上帝板板蓋怨天之詞言
天如板在上不能視聽使其君暴虐而民受其害無
所控訴也猶今人怨天言天無眼天不開眼也

咨爾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懲爾止傳謂
止容止也不可曉意見以為義宜也懲過也止已也
蓋言天命爾為君不使爾沉湎於酒爾不宜從而用
之若沉湎於酒則失儀誤事而有過愆矣爾宜止之
也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傳謂倉兄與愴同悲憫之意
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壓同蓋言父也或疑與填字同

王季文王

卷九

十九

為病之義但召曼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姑闕之
意見以為填塞也倉兄填兮蓋言悲憫之意塞乎心
胸之間言其憂之甚也亦通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謂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
刑者或曰此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意見
以為甫即仲山甫也然申伯仲山甫皆宣王時名卿
故尹吉甫於此既作詩以送申伯而於丞民篇又作
詩送仲山甫是知甫即仲山甫也若謂甫是甫侯如
何詩中無一言及甫侯禮記引此詩註云甫是仲山
甫其非甫侯也無疑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謂愛莫助之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彜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非人之所能助也意見以為助與補二字義同前一節言德雖輕而人不能舉維仲山甫能舉之後一節言人雖有愛君之心而不能補君之闕維仲山甫能補之如此分截前後正相照應似乎詞順理明傳將愛莫助之依表記分截在上一節鮮全無意味表記多出於漢儒宋末為是

禮記

卷九

廿一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註謂君與大夫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意見以為宗廟乃祖廟也君過祖廟就車上撫式而不下大夫過君之祖廟或家之祖廟亦就車上撫式而不下恐非禮也此說非是經雖不言庶人之禮而冠昏喪祭之禮豈專為士大夫制乎而以經不言庶人之禮鮮禮不下庶人亦非一說此為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

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之論為是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之說亦含糊不明

刑不上大夫註謂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若然大夫犯十惡可不加刑乎庶人於五倫及昏喪可無禮乎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之說全謬蓋五刑五禮上下通行禮不下庶人者言撫式之禮不下及於庶人也刑不上大夫者言鞭朴之刑不上加於大夫也

子碩欲以贈布之餘且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意見以為以贈

禮記

卷九

廿一

布之餘且祭器亦是為親比之置產業為家者不同有何不可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張老因晉文子成室頌禱之言註謂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意見以為室非祭祀之所歌於斯蓋言與樂賓客歌於斯非祭祀作樂歌於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或謂內喪是本宗之喪外喪是外親之喪但外親無齊衰大功之服內喪蓋是同族之親喪外喪是異居之親

喪或同居之親出亡在外者亦是

塔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塔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意見以為有父母喪固不可取既免喪女之父母又請而弗取不亦迂乎

女之父母死塔亦如之意見以為如此尤為迂也不知此女終不嫁乎亦嫁乎

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意見以為取婦三月而廟見如為婦二月有餘但未滿三月而死使歸於女氏之黨則似被出之婦而女氏必不願也且三月而廟見不亦遲乎

王制

卷九

廿二

冠昏兩段雖在郊特牲篇養老一段載在王制篇又重出於內則篇廢子不祭與別子為宗既說見喪服小記又重出於大傳其餘重出雜亂者亦多當纂修大全時好改正刪定而不為者蓋謂經不可改改之恐人議之也然大學中庸原在禮記中程子取出定為章句與論孟並傳孰得而議之乎只是當時無程子般有定見的人惜哉

論語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為聖人之意

若曰吾之適陳蔡楚衛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為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註邢氏曰梁橋也意見以為山梁猶人之鼻梁脊梁言其高所謂山脊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雉棲之所共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雉棲山梁之上飲啄以時防人害已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仰視雉以為將害已也於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

王制

卷九

廿三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意見以為以已通用止也蓋言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誘之使言志也克已復禮為仁註謂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意見以為不知以何物勝私欲而復於禮勝私欲之說不可曉蓋克治也言克治其身之私欲使之不存則天理之本然者復歸於我矣為仁之道豈外是哉故曰克已復禮為仁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謂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唯乎一言而興邦乎註謂因

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如此則是前說一言不可必期其興邦後說一言可以必期興邦何相反之若是也意見以為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幾字與大學其幾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速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庶幾之幾言近也蓋謂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能興邦如知為君之難度幾乎一言可以興邦猶未能便興邦也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得恩義見危授命又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註謂復加曰字者既

五經要義

廿四

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乃子路之言未詳是否意見以為如是既答而復言何以曰何必然謂之何必然者以見何必如上文所言兼四子之長又文之以禮樂然後為成人也胡氏以為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為是不必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見以為此蓋孔子為魯司寇時伯寮愬子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是愬子路子服景伯何以不告子

路而告孔子孔子何以卷之如此以此推之其為幾乎也無疑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為水淺則揭衣涉之為水深着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譏孔子人不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

五經要義

卷九

廿五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謂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不言其字意見以為史雖是官名古人有以官為姓者若成王之時史佚是也若將史為官名佚為姓乎為名乎以此推之則知史為姓佚為名正猶此言史魚者史為姓魚為名而鮒其字也如此說亦不知然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引蘇氏之說以為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此說與本文無干恐不必用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慮在几席之下矣亦不必如此說只說人之慮事無深遠之慮

慮之不停當必有後患是為近憂也亦有明白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謂故人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亦難曉只說人能擴克而行其道道不能擴克而行其人似乎易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即此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索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謂子路述孔子之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為詳其文義而

王陽明全集

卷九

廿六

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為夫子之言也為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意見以為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傳自往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評論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見以為志不篤則學不博思不近則問不切蓋篤志為博學之本近思乃切問之基仁者心之德人能從事於此四

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孟子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夫註謂蓋發語辭意見以為蓋乃盡字之誤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意見以為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憊焉註謂縮直也憊恐懼之也言自反諸已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之

王陽明全集

卷九

廿七

欠通意見以為吾不憊焉蓋吾亦憊焉之誤言自反諸已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恐懼似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謂若論其極則志固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克潛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

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意見以為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

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謂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意見以為必有事焉不但言養氣必以集義為事凡人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皆事也言人之作事不可預期其效但不可忘其義苟事之合義而行之事必成不合義而強行之不惟不可成而又有後患猶握苗助長也故戒之曰勿助長言不可強行以取禍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謂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意見以為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

王陽明先生

卷九

廿八

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註謂市廛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為前註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者意也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意見以為此與愛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註引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解此節不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意見以為進不隱賢蓋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謂

王陽明先生

卷九

光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如此說則是曰吾有所受之也為父兄百官之言意見以為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子以為吾之所以定為三年之喪者非自為之有所受於孟子而為之也

有王者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註謂滕國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業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意見以為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

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
為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
之法以為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為後來王者之師也
及觀下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
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也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謂舍止也
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意見以為舍猶何
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許

孟義金意見 卷九

三

子之不憚煩似乎上下文理通暢若讀屬上句謂作
陶冶之處而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為一句上下
文理全不通暢矣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意見以為曾子蓋言孔子生知安行道
德自然明著就使有若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使
之潔白亦不能及孔子自然之潔白不可以所事孔
子事有若也亦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謂先言可以者
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
辭也意見以為不必如此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
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無與與傷廉可以死
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人亦易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註謂故者已然之跡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
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意見
以為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
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

孟義金意見 卷九

三

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
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為本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
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謂于父
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
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意見以為若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無愁我竭力耕田共為子
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恐說不通恕蓋
助語辭如今人言甚麼恕無有恕恐是此恕字若是
盡指號泣于是天于父母而言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不若是號泣于旻天子父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我何哉似乎順是言舜不怨父母但盡子職而已矣

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意見以為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既為湯之長孫若年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論也蓋

王肅公意見

卷九

三十一

湯崩之時太甲尚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為是若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此不通之論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謂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意見以為孔子既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

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為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為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意見以為平公徒能尊賢不能用賢且失貴貴之義故孟子以為此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蓋言士之尊賢當如此致敬王公之尊賢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當聽賢者之命至於如此也

王肅公意見

卷九

三十一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意見以為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為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註謂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註又謂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以他辭以

卻之是將請以辭卻之與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兩節俱作萬章言恐未然

為是其利弗若與曰非然也意見以為此承上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而言蓋言學亦者與彼俱學而不如彼者非其智不若彼也蓋由思射鴻鵠而不專心學矣所以不若彼也言此以譬齊王非不智也蓋由信讒遠賢好貨好色蔽其聰明奪其心志所以不能成其德也

孟子卷九

卷九

孟子

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意見以為求放心者為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況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以學問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美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意見以為宮室二字亦是美文若非美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註云居謂所處之位未必居尊為所處之位而不為所居之宮室也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一節言

能養而不能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君

子不可虛拘此一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非待賢之

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為待士之道意見如

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孟子立言之意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

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即中庸所謂五者天下

之達道也外國之本為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為合而

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為之道

士憎茲多口註謂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

傳寫之誤意見以為為士多為眾口所憎惡亦通憎字

孟子卷九

卷九

孟子

從心不為誤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

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閭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意

見以為曰何以是嚶嚶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嚶

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

下是問何以是嚶嚶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

古之人以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為踽踽涼涼當在欲

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微也是又其次也之後

上文必有踽踽涼涼之說行何為踽踽涼涼亦是問

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聞然煩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是若何如斯可謂鄉原矣之辭
集註謂鄉原譏狂者曰何用是嚶嚶行不掩言而徒
每事必稱之人耶又譏佞者曰何必踴躍涼涼而無
所親厚哉且鄉原是同流合污之人又何譏議人乎
集註之說不無牽強以愚意度之狂佞自是一章鄉
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
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

玉篇說文見一卷九

主六

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原
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
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為如此說則是
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
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孟子之意以
為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
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
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
觀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
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似乎不

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為取之以誤來學情哉

王端毅公亦少微之九

玉篇說文見一卷九

主七

王端毅文集九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是集乃嘉靖王
子祥符李濂所編前六卷爲文集平實淺顯無所
雕飾如其爲人喬世寧序稱當時以爲其文無假
英藻而質厚有餘不務以閎辨而歸準於躬行又
最稱其答劉太保書第七卷卽玩易意見八卷曰
石渠意見九卷曰意見拾遺皆說經之語各有別
本單行濂用李石方舟集例又編入集中也

鳴秋集一卷

〔明〕趙迪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陳作楫鈔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鳴秋集二

卷》提要

鳴秋集序

國初任義未起者，皆懷國之終，皆
訪教書，真福清林膳部子羽，性熱中
味，復置正始，惟時二言師事，獨惠多秋
山人趙先生景哲，與膳部倡和，得至
宗流，各臻著聞，而訪別寥，竟就也
但於諸家所選中，見其數篇，初謂此
雅雅之唐人，之中莫有能藉之者，予生
也晚景，仰其私通一朝，夕求之二十餘年
多，雖自全集而讀之，先易而後難，丁未歲
在杭，以職方郎定記，家居於日肆中，
購得易草，隨筆抄錄，訪文十餘，映而常
秋之教，在焉，予竊喜先生苦心未肯，抑
鏡於古人也，未幾在杭，筮仕南滇，又與
虎，卒於古，此集詞之多，熟無因，披覽
仁，寧曾月，能理，鍾梓十二代，訪選由宋
及元，以次及明，永之孝通，從海氏披出
選之，然終未盡也，予重惜先生遺言，

竊有志焉

崇禎庚午仲冬三山徐學樞題

按鳴秋先生系出宋之林忠獻為序未嘗諱
及諱只寫懷祐有之衣冠有此光重臣家
世唐從南渡來初生時祇天象之商象未嘗
何王之時耳哉陳敏公嘗挽鳴秋詩有必淵
墮入雲向之曰則先生又墮居玉淵其子姓
今未可知也

典公王後

鳴秋集序

諸目三方篇而下後古禮則漢魏六朝而已傳漢魏則唐而已
 而也此序之說又而文之尤精其也者又之其不實乎氣運之
 既衰三方篇為最，此則一得乃得人所作在共間者乎此
 之言為人者竭力而不能善其以之者而況於之者哉三代之
 降素遠社為也古東京海失之至建安也蓋不抵其間
 皇痛利其習而習而氣稍衰乃就振以多治之氣至宋初其
 學社而併文王統柳而併徐世以有仁者居以配乎宋以之
 學可同文有歐蘇王曾而諸楊魏於古故也下而王統柳柳
 帝既而石心正宋所到而代在宋外而在於其取焉近矣
 元代以富強為志心以豪富為務其才固富未也之我
 祖高白王事由振戎而宋又藝院爬剔扶齊為精厚若
 十餘年而文氣耗散故陳郭林夫子之相偶而亦諸於國柱時
 和之為家有象者僅二三人之嗜然其也其象其只一也
 自是日者如陳漢魏唐諸美今之皇上副位制非天與乎
 競以學古為高故存亦白日趨厚風之乎治世之善惟此
 氣運之遷易竟以臻其豐哉予豈以是乎此其意也
 生贊乎以去焉且不鄙辱翻顧拘渾其氣以之從以得也

乃就東觀其篇而先生乃伴予一而夫其集其于
 方詩而不下綴焉而此則詩字夜其母家之詩也
 方後生子乃作載焉而人亦其出之口強之也而
 力也形也而三乃其而馴致年其志之士而等其
 永其集已身
 賜道士及弟翰林院編修人林法序

鳴秋集目錄

唐十八學士圖

竹軒

鱗次臺集宴送馬自牧歸館

雪屋書樂

于山先隴圖

思萱堂

咏白蓮

秦淮夜泊

鳴秋集

天香臺

挹翠軒

題山水

泉石幽人圖

牧牛圖

茶峯初旭

臺江別意

題暮雲昏樹圖送張謙之京

林塘幽趣

白雲精舍

滿月洞天

仙峰龍井

文筆曉雲

銅盤夜月

蔣阜叢林

洞宮丹室

禪岩夕照

星水朝霞

鳴秋集

雙駿圖

題高漫士為孟揚作山川圖

賦得平江澄練題螺洲八咏

分得九仙觀送劉司務之天官

賦得南洲落雁

送密齋王孟敷之京

浮亭月夜聞簫

迎春詞

送春詞

目二

題李季謚山水

魏明帝詔宮官取漢武仙人捧盤露置前殿仙

人臨載乃潜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

金盤仙人辭漢歌予憂其詞語淒絕竊其體

以擬之

送人會試

梅花

述懷

送縣佐滿朝京

鳴來集

四橋光霽

南樓奇觀

題陳彥宗所藏朱南宮山林

贈鄭士琛之汀幕

僧寺看梅

題滕王閣圖

七夕

富春書室

詠雁

目三

題孝友堂

寓文峰除夕

感懷冬夜

春雷

秋思

擬古王子安郊興

別龍川尉陳海

寄大理夏庭簡

塞下曲

鳴禾集

太行秋思

吳漢真遠游卷

懷麥參軍

題竹

雪耕

贈夢雲居士

元夕

登餘干城

釣龍臺懷古

目四

送王孟揚之京

送宮人入道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望之作

過賈誼宅

寫懷

登鐘山

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悵然有作寄從弟紆

題螺洲林公望小景

登釣龍臺

鳴禾集

登鼓山

江皋雲臥為吳景元賦

題黃宗武山中艸堂

元夕應制擬作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一竿風月為許惟憲賦

簡黃紀事濟

題白蓮花

題豸史雪竹山房

目五

述懷

題畫竹

賦得秋江漁唱

龍津夜月

寄別岳邑蔣尹

敬山丹室

花影

寄天官夏簡齋

梵居別建陽陳大尹

鳴秋集

龍寺寒泉圖孟揚贈幻居上人

賦得青山暮雪

簡茂陵病客

游超山寺

文公六世孫璞軒

述懷

和邵元性前輩元夕韻

水雲溪處

蓮花燈和王內翰

目六

梅花燈

擬和唐人宿瑩公禪房聞梵

擬和唐人秋夜長安即事

擬和唐人送長沙李少府入蜀

擬和唐人行經華陰

擬和唐人三月李明府後庭泛舟

擬和唐人酬暢當尋嵩岳麻道士見寄

鶴骨笛

鳩杖

鳴秋集

題山水人物

題王內翰寄贈張譙暮雲春樹圖

虛室絃聲

秋江樵唱

遠嶼堆藍

螺渚春雲

野渡舟橫

方岩夕照

目七

西城夜月

書鄭公啓扇

白蓮

賦得淘江晚渡

春潮帶雨

述懷

牧羊圖

賞十月菊

題山水

鳴秋集

榕城夜月

題雪景山水

和邵元性元夕

題高待詔雲山圖

題梅花

畫竹

雨竹

風竹

畫蘭

目八

畫馬

鵲鵲

牧牛圖

鵲鵲

白鷺

雙雀

鵲鵲

鵲鵲

白蓮花

鳴秋集

走馬燈

畫倭扇

念奴嬌

踏沙行

目九

鳴秋集

閩中趙迪景哲著

唐十八學士圖

清時事佳遊瀛島九重內綺牕綠樹前瓊館碧雲外
英才時盡簪賢王日傾蓋游心翰墨工筆法蘭亭最
沉沉紫禁深隱隱基聲碎珠林近苑牆玉殿臨湍瀨
丹青煥天人贊咏絕塵瑤孤琴寫清商千林起天籟
袞衣穆穆容環佩彬彬輩當年十八人基唐三百載
明良適相逢風雲有期會披圖感前脩撫事今長慨

鳴秋集

萬古想斯時幸值乾坤泰

竹軒

訟堂寂沉沉涼飈起脩竹愛戀此君心銘軒共幽獨
歲寒色不渝青青美如玉內虛常自持外直竟無曲
朝泛渭川晴夕對湘潭綠厭種河陽花羞同彭澤菊
日與琅玕期清風聊自足

麟次臺集宴送馬自牧歸館

盍簪陟崇臺憑高豁千里清尊屬離人年光若流水
浩浩江海心悠悠雲山意天空鳥影寒日落秋聲起

對此渺予衷懸情自茲始

雪屋書藥

蘭缸吐清光秋霜揜茅宇幽花落暗風哀淚泣殘雨
愁隨寒夜長厭對青氈苦何日裁金蓮飛入玉堂曙

于山先隴圖

木靜風未停高堂不逮養履茲霜露晨悠然起遐想
孤雲暝青楓音容隔黃壤三復蓼莪篇徬徨還獨往

思萱堂

北堂有萱艸慈親手所移萱艸日已長慈親日已怡

鳴秋集

念彼堂上人委身若朝露唯餘堂前萱青青色猶故
時節既變遷音容杳何許空裛彩服歡徒憶熊丸苦
春風萱艸生春日萱草明但見萱艸色誰知孝子情

咏白蓮

清白每自佳冰玉喻高潔芳藥避芳塵芙蓉羞並列
素質迥凌波亭亭更幽絕影移玉井秋香度瑤臺月
湘靈倚碧雲洛神遺佩玦詎非若邪溪日暮菱歌歇

秦淮夜泊

涼月夜沉沉扁舟泊淮甸微雲逗殘星澄波凝素練

鐘聲林下來雁影空中見回眺泊秦淮春雨花如霰

天香臺

梵宇掄清景爐香靜沉沉松牕寒夜月桂棟宜幽岑
蓄以蘭蕙氣抱茲冰雪心久聞乃俱化靜挹徒盈襟
芳芬如可炙吾當攜玉琴

挹翠軒

結宇塵境遠窅霽何清越朝迷山翠深靜與嵐光沒
幽映及泉蘿清輝起松栢天秋萬象沉夜涼百虫歇
皎皎軒中人挹此佳興豁夢入莓苔峰陽林綠如髮

鳴秋集

三

霞逕澄碧空鸞旌渺雲闕餘香襲荷衣向來竟超忽
寥落空軒牕琴餘石上月

題山水

林幽磻戶清雲暝松花落中有太古人簞瓢甘寂寞
冰泉濯塵心朝霞茹靈藥高風不可期逍遙在岩壑

泉石幽人圖

高人有佳興蕭散泉石間雲磬斂澗戶風簧鳴笙簫
臨流坐來久孤鶴昇林巒初陽朝濯髮松花夕為餐
幽思霞際曠羽衣空中寒媿予尚塵跡感此圖中看

牧牛圖

林木忽蕭蕭滄洲風雨暝荷笠投前邨策犢歸烟逕
問喘寂無人扣角空傷甯回首獨淹留商歌不堪聽
芳郊雨初歇宛若桃林塋風冷綠簑寒獸立垂楊下
誰知箕山人乃是牧牛者千古想清風幽圖迥堪寫

茶峯初旭

扶桑初上日朝彩散晴嶼蒼蒼海色浮香林光曙
雞鳴玉露稀鳥語晨鐘度郊原東作興居人自來去

臺江別意

鳴來集

四

維舟臺江陰傾壺與君別珠林美若斯離思紛成結
江清龍影沉山空王氣歇幽人意自遠懷抱成委絕

題暮雲昏樹圖送張謙之京

江雲起暮山春樹動晴色雲樹靄殘春山光已沉夕
離思屬茲時渺渺情何極芳林值清風華觴燕苔石
昨遊殊未忘後期迫難即青霄意雖永綵服心猶戚
幸同居岐生佳詠慰岑寂別後共浮雲誰能不相憶

林塘幽趣

芳林晚更佳積水春仍綠沉沉碧若烟汎汎清如玉

微茫輞川庄隱映山陰曲幽人獨來去涼月下俯竹

白雲精舍

幽齋白雲裏苔徑隱林樾空林落葉多溪竹書聲歇
賢令久不過前修跡蕪沒涼颼響疎林猶疑絃誦發

滿月洞天

洞天絕人境清輝夜常滿松際天影寒洞口林光散
昔日鍊鼎處石竈雲猶暖風篴如笙鸞時見彩雲斷

仙峰龍井

瑤峰有神井龍潛不可測苔沒古甃深草暝寒泉碧

鳴未集

五

詎非太華峰猶疑蘇耽宅仙人胡不歸唯餘此靈跡

文筆曉雲

奇峯碧若圭晴雲白如練溶溶雨外來霏霏林中見
秀色殊可人浮嵐映花縣甘棠庭訟清爽氣令人羨

銅盤夜月

麻姑承露盤歲久化為石若人羽化去遺此知何日
苔滋古色深露滴寒光白唯有月明時清輝始如昔

蔣阜欒林

沉沉青蓮宇隱隱聞疎鐘挂殿芳薜荔蘭堦落葉紅

經聲出溪竹石瀨鳴寒松東林有佳興解綬來相從

洞宮丹室

仙人有丹室遙隔翠微裡石灶雲影紅星壇霞氣紫
珠林起暮聲碧月在秋水靈跡今尚存神光夜中起

禪岩夕照

空岩夕照來寒入野僧定歸鳥帶殘光連雲度蘿逕
禪房掩暮山楓林起烟磬幽人獨去來凭軒足清聽

星水朝霞

旭日東升林初照星溪裡晴光散綵雲餘影亂成綺

鳴未集

六

隱映桃花潭香霽武林水常齋有清廬空山何處是

雙駿圖

劉君西馬多奇品聲價乃與前人並醉寫龍池御柳
青閒臨天廡飛龍影雲間神駿玉花驄人言來自涪
注中翼北驂騑無與匹周王越影俱爭雄恍若開元
照夜白承恩迥出沉香北清平四度宴未終牡丹月
照花同色乘黃一匹世莫比奚官牽出垂楊裡解却
金鞍立仗鳴青雲翹首心千里於中自是風骨殊肉
眼豈識真龍駒倘蒙伯樂一剪拂豈與凡馬同馳驅

可憐二馬真神物矯矯雄姿應圖出若人苦思心更
工揮灑高堂自閒逸春風每憶金門曉香塵紫陌宮
花繞圍人控引入龍墀黃帕金鞍皆驥驟

題高漫士為孟揚作山川圖

龍門漫士真逸才胸中邱壑何奇哉嵐光晴翠海天
曙出雲金碧芙蓉開遙看幾處烟中樹云是王喬清
隱處萬壑松聲客捨扉數峰花雨僧歸寺故人文學
似前賢結屋棲遲今幾年多情遠寄山中興宦廬天
堯應徒然我亦平生愛山者聞說茲山莫能寓清風

鳴秋集

邈矣不可攀蘿月雲泉夢良夜

賦得平江澄練題螺洲八咏

澄江一帶平如練幽居獨對人皆羨雲母屏開日句
明水精簾外時應見寂寂閒雲跡暫同一座不染搖
霜空馳波色瑩瑤池迥長流氣接銀河通洞庭落日
幾千里隱映汀洲雜蘭芷秋色深沉江上來鳥影微
茫鏡中起每懷謝眺更多情對此令人逸興生雲晴
雲散剡溪曙雨餘鳥絕鏡湖清若人江上逋仙客臨
泛澄波情未極吟到梅花萬樹開百頃寒江孤月白

分得九仙觀送劉司務之天官

青山一逕連花竹瑤宮琳館依林麓昔云兄弟九仙
人跨鯉成仙岩下宿仙人一去竟不來落葉行跡空
蒼苔石窓無人白雲冷藥爐有火芙蓉開春林不辨
武陵處陰崕尚憶瑤池路仙樂時聞太乙宮翠禽時
起勾陳樹鴉浴池邊日未斜洞門流水秦人家湖光
占處知殘雨山色晴中見落花朝來送君即傾蓋離
筵適與群仙會仙人吹笙期子來碧苑花下應相待

賦得南洲落雁

鳴秋集

八

日暮南洲景蕭瑟雁影秋來動寒色數行已久旅蒲
深幾聲復斷蘆花白洲前欲下更有情橫斜亂落滿
寒汀相呼競向蘆中宿失隊仍飛沙上行驚栖不定
還來去哀鳴畏聽洲前雨顧影歸遲戀後羣因風乍
斷以前侶沙明水碧何紛紛南洲宛勝三湘雲多情
為愛洲前月雁落寒聲不忍聞

送密齋王孟敬之京

逸人靈武名家子年少相逢冶城裏黃金不惜攀貴
游白壁論交許生死春風游宴無已時生計浮沉那

得知花下玉壺傾美酒雲間驄馬繫青絲為言舉世
皆岐路從此為儒事章句陋巷過余不厭頻英聲籍
籍邁時倫城南別墅吟秋雨每上高樓看白雲十年
梗萍同蹤跡知己飄零最堪憶落日孤鴻何處飛故
園喬木春還碧鶴書一旦隨天風從此聲名達九重
簪珥日趨金馬曉客懷時聽孝陵鐘

浮亭月夜聞簫

新亭美酒醉仙客清夜鸞簫弄明月幽人對月意無
窮孤客憑闌眠不著悠然吹作江上愁綠波千里凝

鳴秋集

九

不流叫雲斷雁蒼梧遠長林露滴湘潭秋初如松泉
鴻陰聲又若涼飈起天末碧桐疎雨意外來寒梅萬
樹庭前落忽聞變調迴陽落花飛絮雲茫茫隨風
散入何處去只有月色平湖長感茲妙絕清心魄齋
舍芳尊更蕭瑟却笑桓伊浪得名悠悠世上誰能識

迎春詞

開花空來晨拂拂桂酒蘭湯迎太乙鼓聲坎坎東方
明女巫屢舞真珠簪花竿綠蓋引雙童鸞旂龍駕雲
中出一氣吹殘玉管灰曲門香逕遲遲日

送春詞

畫梁鬼歌流水咽旋風蘭苑飄香雪蟬鬢沉檀鳳蠟
光彩此簾幙啼腥血殘絲舞起落花烟離腸思斷愁
顏熱芳草青青別色寒垂楊露眼應難折飛龍催馭
揚翠羽踏空躡雲星外去青霓笑指東方路鸞珮淒
淒滴寒露

題李季謚山水

墨池變作芙蓉綠嵐光倒浸巫屏曲楚雲夢斷笑香
蘭春城水弄泣寒玉秋倚湘雲瑤色寒六龍淚滴愁

鳴秋集

十

空彈鏡裡春髮翠黛殘冷光參差十二山

魏明帝詔宮官取漢武仙人捧露盤置前殿仙

人臨載乃潛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

金盃仙人辭漢歌予愛其詞語淒絕竊其體

以擬之

金泥棟玉祈靈道野杉椒黃濕螢光土花風冷古砌
寒殘枝飄血狐狸掃靈盤金莖高百尺鬼工摧雲愁
雨立餐霞飲露錦樓空飛龍入衆無消息不見旌旂
祠五時露脚吹星泣蘭芷汾陰絃絕旋風來月暗桐

花咽宮水茂陵石馬啼春烟仙人背冷清秋死青龍
徒向入魏宮攜盤臨載淚花紅管絃淒清銅雀妓望
中鬼火西陵起

送人會試

天路迥悠々扶搖鵬鶚秋青雲三萬里綠水一孤舟
柳影晴依禁鶯聲曉送籌杏園春宴罷人醉鳳池頭

梅花

每憶逋仙宅春來繞屋花暗香和雪暝疎影入簾斜
清白誰知苦孤寒宵白嗟幽懷水玉潔淪落在天涯

鳴秋集

述懷

投跡依空界蓬門似隱居寧為魯連恥休上馬周書
晚暮青山暝殘經夜月初此身天地裏擾々竟何如

送縣佐滿朝京

作縣今三載茲晨上帝京丹心荆玉潔素志越江清
考最金門待歸朝墨綬榮倘循吏傳應想見芳名

四橋光霽

結宇塵寰外門無車馬過四橋青靄斷一徑白雲多
水簾裁脩竹秋衣製女蘿沉々風月夜高枕此岩阿

南樓奇觀

樓居有仙客隱約白雲中當戶山光入鉤簾海色通
江清螺女渡臺占越王宮風景今非昔憑高思不窮

題陳彥宗所藏朱南宮山林

憶昔匡廬曉晴分翠幾重人家臨水閉僧寺斷雲封
島樹將殘雨秋山隔暝鐘披圖空悵望何處寄微踪

贈鄭士琛之汀幕

昔作霜臺掾今為戎幙賓念離當歲晚到郡及新春
柳色晴侵幌鶯聲曉醉人山城無事日尊酒樂芳晨

鳴來集

僧寺看梅

海上青蓮宇芳林遶水濱亂花飄澗月殘雪透溪雲
暮色當窓白寒香入定聞上人無一事疎影自紛紛

題滕王閣圖

南昌有高閣佳詠屬前人銅輦何年絕文章萬古新
水沉雲棟月花落雨簾春無復知全盛空洲起暮燐

七夕

翠輦銀河畔金橋逗紫宮不知天上厝還與世間同
霧縠流蘇碧雲綃彩扇紅懽游在蘇夕明發又西東

富春書室

卜築依巖子高情萬古清
空山唯鳥到落木斷人行
閉戶聞孫敬垂惟有董生
千岩雲籟息祇聽讀書聲

詠雁

楚水隨陽鳥依々下渚蒲
萸聲天遠寒影月同孤
萬里霜前別千行雪後呼
玉門霜漢上回首嘆長途

題孝友堂

絲服堂初啓慈親髻已華
寒山季偉宅春艸惠連家
溪雨柴門揜江流石迳斜
晴風殊可仰對此重咨嗟

鳴朱集

十三

寓文峰除夕

一年今又盡明日歲華新
燭影空山客天涯落葉身
椒花應頌美爆竹送聲頻
春入屠蘇暖空懷天地仁

感懷冬夜

窮冬天地閉積雪暗河關
身世隨孤雁家林隔萬山
江聲頻積夢燈影對愁顏
遙夜心千里滿々兩鬢斑

春雷

隱々從東發九天方啓闔
蛟龍應起蟄艸木始萌屯
一氣尊居震三陽運屬元
推車當永夜曾扣阿香門

秋思

海島應殊異頻年氣候偏
惡風秋入夜白浪日翻天
蜃氣蛟珠外人居蚌月邊
避方多海物久住寔堪憐
天涯牢落久顧影獨伶俜
憂恐時無定神魂夜不寧
蚌光寒揜月海氣暝沉星
旅况愁無極哀猿孰忍聽

擬古王子安郊興

閒居春日賦清興古人同
柳烟晴泣露蘋浦暗生風
水牽殘影綠花送斷香紅
祇恐青山暮金尊綠酒空

別龍川尉陳海

鳴朱集

十四

憶得從遊日青袍各少年
今來俱白首相對共淒然
我病秋山雨君行瘴海烟
浮雲分撒後明月幾時圓

寄大理夏庭簡

每懷丹鳳客風雨夜冥冥
青瑣人如玉空山鵲獨星
隨州唐雅調定國漢儀刑
退食多佳句春塘草自青

塞下曲三首

力戰沙場上歸營迫夜闌
月藏弓影暗霜入鼓聲寒
虎帳傳金析龍駒控玉鞵
十年事征戰流血未曾乾
霜脆角弓鳴將軍過艸城
孤鷹雲外度萬騎雪中行

曉出祈連漸宵屯瀚海營天驕應遁跡孤兔莫縱橫
十年音信隔戎馬久淹留風起邊塵暮寒生隴樹秋
殘星連別恨新雁帶鄉愁厭聽霜天角鳥鳥起戍樓

太行秋思

秋風連幙靜故國起遐思萬里遙天末孤雲落日時
華簪身外整彩服夢中期應想堂高下黃花已滿枝

吳漢真遠游卷

駟壯皇華使雲程去路賒星輶經海岳王節淨風沙
南粵無遺橐天河有去槎絲脈正如此行矣莫思家

鳴秋集

十五

懷麥參軍

舉世知音少空門即可投人情如夢短纓冕若雲浮
殘燭孤琴夕遙天碧海秋不知東莞客何事又淹留

題竹

伶倫沒已久古調竟誰言苦節依寒雨虛心守故園
色連湘水遠影入夢雲昏寂寂黃陵路春深有淚痕

雪耕

山寺經禪暇閒雲每自鋤忽從歸定後靜愛入林初
帶雨仍飄泊隨風任卷舒對苔塵妄滅身世若空虛

贈夢雲居士

摩詰多幽趣閒雲夢夜分桐籬仍香霽舒卷自氤氳
身世真成幻榮枯了不聞豈知雲是我應恐我為雲

元夕

禁鼓無聲靜良宵有興長寶花千朵合火樹百枝粧
鼇背神山綠虹橋複道黃蘭堦清影亂花逕暗香芳
佩解星初度柑傳夜未央衣凝桃葉暝褰透石榴香
蠟炬侵寒薄金蓮逗月光秦臺來彩鳳洛浦委明璫
舞態欺新柳嬌歌揜画梁鸞情空自逸鴛思託誰將

鳴秋集

十六

四美歡尤合三陽運更昌少年當此夕應更樂時康

登餘干城

荒原落日過重城萬里蒼茫感客情鄉思雨中和雁
斷秋風江上見人行楓林西入吳江遠驛路東分楚
水平遙望天涯流落久暮雲飛葉自縱橫

釣龍臺懷古

戍鼓城角散暮鴉無諸故壘到堪嗟青山猶記秦封
域芳艸空餘越世家逐鹿旌旗雲漢渺釣龍臺樹夕
陽斜英雄牢落今千載風雨蕭蕭起暮笳

送王孟揚之京

年來知己嘆飄零，誰唱離歌復忍聽？有恨空江芳艸綠，多情落日故山青。雲間征騎頻催發，花外流觴祇暫停。經恐分携愁不極，臨風長醉莫教醒。

送宮人入道

淨洗紅粧翠黛殘，承恩却向太清壇。羅襦已解明珠佩，寶髻新簪碧玉冠。畫永閒依松下鶴，春深猶夢鏡中鸞。碧雲涼月秋衾遠，似照陽燄獨寢寒。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前中留春堂之作

鳴表集

十七

陪遊禁苑早春前鶯囀春風入綺筵，柳外羣華承日轉。花前閣道與天連，管絃聲動千林曉。草木晴浮萬井烟，自是宸遊多睿藻。子雲偏得侍甘泉。

過賈誼宅

故宅荒涼倚碧岑，寒雲漠漠跡難尋。書沉湘水情何極，賦長沙怨已深。空館無人啼鳥到，閒門有徑碧苔侵。可憐前席今千載，唯有清猿自嘯吟。

寫懷

大年有後亦堪嘉，只恐桑榆暮景斜。唯有主田尚菲

薄，豈思故國更繁華。可憐文獻知何在，未免琴書過別家。天意茫茫安可死，那能回碩重咨嗟。

我家舊住越山隈，喬木春深紫翠堆。堂上佩聲朱履度，庭前山色玉屏開。衣冠有恨先王後，家世應從南渡來。文獻祗今三百載，清風白屋守蒿萊。

微生素志守清貧，自今才疎慕隱淪。舊業山田堪種祭，敝廬風雨足容身。相如雅調應多病，子建清吟更有神。愁思心腸空白首，自鳴不幸向誰陳。

一點芳心百感憂，浮沉身世水中鷗。禰衡才俊誰能

鳴表集

十八

識，阮籍途窮孰與謀。枯朽想應同艸木，棲遲無復似林邱。愧非題柱凌雲志，華髮蕭蕭兩鬢秋。

遙天碧海迥沉沉，幽思涼蟬秋滿襟。落葉猿聲今夕淚，隔林月色故園心。蕭蕭寒雨孤猿泣，寂寂空山木客吟。自是離懷當此際，仿惶永夜萬能任。

幽獨空山思未休，每因風雨倍生愁。桂花香冷雲侵石，鴻雁聲殘月到樓。歸興微茫風雪夜，客情迢遞海秋天。故人猶厚沙邱母，當効啣珠幾日酬。

登鍾山

金城千堆大江雄紫陌深沉王氣鍾三殿韶音時若
鳳九重雲氣曉成龍山呼遙聽千靈應封祝崇稱萬
國同泰運重先當此日萬方臣庶幸忻逢

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恨然有作寄泛弟紆
東吳黎庶獨何依景物淒清舊日非芳艸園林人不
見落花門巷燕還飛干戈時起風塵暮烽堠春來戍
火微高臥東山猶未起洞中花發憶茶薇

題螺洲林公望小景

茅屋松扉水畔居人殊勝武陵原草深行徑迷歸
鳴秋集

路花落春潮自到門石上暝琴期宿客林間微月動
清棖不知何處謝端宅淒絕空江螺女魂

登釣龍臺

無諸故國釣龍臺休沐登臨懷抱開山色銷沉王氣
歇江聲寂寞暮潮來翠華晝掩雲凝棟寢殿春寒錦
作苔弔古凭高全賦咏不知誰是子雲才

登鼓山

車從追遊到上方金宮鐘磬霽林塘彩雲寶地通霄
迥翠壑松濤入海長蘿逕到盃山鳥下石厨供饌澗

泉香空堂清梵沉沉夕共聽三生色相忘

江翠雲臥為吳景元賦

江上閒雲隱客星雲歸作雨入江青東山日出春猶
醉大華峰寒曉未醒欲暝因風依島嶼倦飛長日護
岩窟催書祇恐承天降莫使移文託鬼靈

題黃宗武山中艸堂

喬木山中舊草堂花深苔迳襲人香暝鐘歸鳥絨情
翠壑水飛泉引興長林月影分丹桂席溪雲冷入薜
蘿囊多情緱嶺吹笙客吟倚清秋醉夜涼

元夕應

龍樓錫宴月初斜寶炬星分照翠華五夜歌鐘連甲
第千門燈火映皇家錦筵人醉飄金縷羅綺春晴散
綠霞自是宸遊多樂事叨陪幾度賜官花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鑾輿遙幸醴泉宮深入烟蘿翠幾重雲掩画屏迎舞
袖風清水殿動歌鐘飛花香度樓前幕高柳涼生仗
外峰自是此中多勝槩羣仙何處更相逢

一竿風月為許惟憲賦

蕭蕭雲木隱林邱誰識山中有許由漁唱聲沉孤棹
遠釣絲影落半江秋簪纓身外皆虛妄出處波間任
去留歎有長空風月在一竿幽思任悠悠

簡黃紀事濟

齋居蓬髯日蕭蕭誰識宮臣日寂寥銅輦春沉雙闕
迎金門天遠一身遙慈闈菽水思晨奉空館寒衾夢
早朝賈誼定應宣室召野人空待廬門招

題白蓮花

素質盈盈粉未乾翠鈿漠漠露光殘湘靈環珮雲中

鳴林集

三十一

降洛浦風神月裏看玉管聲沉涼雨夕羽衣香度碧
波寒遙思入社人千載吟對清秋獨倚欄

題豸史雪竹山房

脩竹千竿雪滿林空山茅屋獨清吟晴分嶰谷幾時
盡暝入湘江何處尋翡翠影迷寒雨亂柳花風散碧
光沉霜臺白簡人思管一曲陽春倚玉琴

述懷

一春不出換柴門徑艸青青亂屐痕遠樹孤烟將白
鳥晚鐘疎雨送黃昏閒情對酒愁應盡歸思躬耕意

獨存何事半生同斷梗依依南望每消魂

題畫竹

渭川千畝墨淋漓誰寫高堂動所思翠袖春寒雲掩
靄琅玕烟暝露參差空思彩鳳秦臺月厭聽黃陵錦
瑟時猶記孤琴羅逕夕蕭蕭寒影故人期

賦得秋江漁唱

欸乃長歌起碧湍水鄉秋思浩漫漫響窮絕島嵐光
暝聲入蒹葭雁影寒鼓枻迥從雲外度鳴榔空向日
中殘湖山處士多佳致吟聽西風倚畫欄

鳴林集

二十二

龍津夜月

疎星銀漢靜無喧萬頃澄波獨閉門月下猿聲江路
盡津頭林色暮鐘昏清光冷入鮫人室寒影淒殘燐
女媧唯有惠連羣從在夜深相與樂琴尊

寄別岳邑蔣尹

空山貧病苦難任况復懷人百感侵每識清風公琰
罷常思佳政交生琴吟餘殘月歸蘿逕坐對清秋滿
竹林明發又將千里別期君臘盡寄徽音

敬山丹室

碧蘿深處董仙居
晴日芳林映綺疏
花影水簾春畫靜
丹光苔迳夜窓虛
玉壺火伏松雲冷
石鼎香分洞月初
清境宛然人世外
好將芝朮及春鋤

花影

秉燭西園憶想時
清陰滿迳夜遲遲
幾枝零亂和雲暝
一片扶疎帶月移
人醉半侵朱戶掩
歌殘猶映畫欄垂
洛陽風景知何在
吟對春芳未有期

寄天官夏簡齋

每憶山公啓事歸
御爐香氣入朝衣
春晴鳳闕鶯聲暖
永集

二十三

早雪霽龍池柳影稀
已喜才華起瑣闥
獨慚臥病揜荆扉
分携西郭青蓮宇
回首浮雲幾夕暉

梵居別建陽陳大尹

籬落花殘幾度秋
琳宮寶地共追游
每懷高興陶彭澤
今見清風漢太邱
晚磬聲餘脩竹暝
閒雲影落半岩幽
應知去郡趨朝日
載道攀轅赤子留

龍寺寒泉圖孟揚贈幻居上人

上方宮殿掩岩扉
一派冷冷出翠微
夜久迥同清梵杳
秋深閒入暮雲飛
潺湲林下看誰共
寂寞山中聽

者稀靈武逸人多雅致
特將此意寄緇衣

賦得青山暮雪

暮雪紛紛正滿林
瑤峰極目思沉沉
晴冬嵐影幾時霽
暝入波光何處尋
和雨竹聲窓外杳
因風柳絮望中深
興來欲放剡溪棹
寒夜相過獨抱琴

簡茂陵病客

門掩清山落葉深
茂陵佳客倦登臨
看花中酒春多病
聽雨寒窗夜獨吟
無復蒲輪徵白屋
空傳詞賦買黃金
悠悠漢室今千載
誰識當年賈誼心

鳴秋集

二十四

游超山寺

叨陪簪珥訪緇衣
寶殿珠宮隱翠微
草木喜迎仙客至
菊花能醉野人歸
寒塘鳥下青山暝
晚磬霜前黃葉飛
誰道長才凌賈屈
肯終寂寞掩荆扉

文公六世孫璞軒

齊國今來幾葉孫
清風文獻獨能存
江城初見朝逢雪
尊酒相過月在門
采藥暮歸幽澗底
鑿苓秋近古松根
年來學得韓康子
市上三神不二言

述懷

一春不出揜柴門
迳草青青亂屐痕
遠樹孤烟將白鳥
晚鐘疎雨送黃昏
閒情對酒愁應盡
歸思躬耕意獨存
何事半生同斷梗
依依南望每消魂

和邵元性前輩元夕韵二首

霓裳曲罷調清平
萬點金蓮百雉城
貝闕鳳笙綵嶺近
凌波瑤珮洛濱行
芙蓉亂影星邊合
竹葉浮香月下馨
良夜追游多勝槩
不知旭日漸東明

秦館蕭聲起鳳臺
西池仙珮月中來
六鼇碧海三神擁
百頃芙蓉五夜開
金屋華筵迎舞袖
遙天湛露絕塵埃

鳴秋集

二十五

塵埃承平四海為家
日億萬皇圖亦壯哉

水雲深處

一曲瑤琴思不窮
興來每憶扣禪宮
水雲暝接諸天近
鐘梵聲寒夜雨中
素影迥從千嶂合
碧波澄映百情空
深秋渺、藤蘿月猶記
三生石上同

蓮花燈和王內翰

玉署遙連紫禁通
賜歸寶炬降瑤空
明星影入芙蓉裏
殘露香凝菡萏中
魚藻宮雲脂水染
若耶溪女茜裘同
金鑒侍直多清暇
獨有仙郎咏最工

梅花燈

絞綃剪就孤山蕊
新製輕盈勝短檠
一點不移冰雪志
幾枝空照綺羅情
瑩分東閣瑤英白
光帶西湖月影清
紫陌鳳笙龍管夜
明時行樂若登瀛

擬和唐入宿瑩公禪房聞梵

野寺鐘殘月滿林
上方仙梵正沉沉
山空靜逐浮雲散
夜久仍隨落葉深
迥出世塵潭不染
閒隨水月香難尋
人生如夢徒勞役
誰識空門有幻音

擬和唐入秋夜長安即事

鳴秋集

二十六

良宵露冷思悠悠
紫禁鐘殘月在樓
遠路砧聲連雁盡
上林寒色動鄉愁
五陵竹樂笙歌夜
雙闕沉深宮樹秋
遙想山中芳草地
長安何事苦淹留

擬和唐入送長沙李少府入蜀

離筵歌管雜青絲
萬里分攜使我悲
芳草流年華髮變
青尊何日故人期
巫陽夜冷啼猿近
蜀道天寒煖火遲
應過武侯祠屋畔
錦江秋水更相思

擬和唐人行經華陰

華嶽峯堯天外望
雨晴雲起向空騰
溫泉樹色沉烟

冷仙掌峰寒積雪凝落日荒城秦故國秋風哀艸漢
長却慚華髮牽微祿幾欲投簪愧未能

擬和唐人三月李明府後庭泛舟

新涼柳色鳥聲殘倚櫂停觴興未闌語燕樽前留客
醉閒雲湖裏拂簾看林花落盡春歸遠山雨晴分曉
尚寒何必山陰脩竹下此中相見足追懽

擬和唐人酬暢當尋嵩岳麻道士見寄

幽人種得桤千樹黃雪談玄夜更清溪院靜依秋外
掩千峰寒向月中生興來坐石看雲起臥後空山聽

鳴秋集

二十七

鶴鳴何日相從林壑下與君攜手共閒行

鶴骨笛

仙禽有骨清如玉誰鑿疎星帶血痕怨斷青田秋入
夢吹殘華表夜歸魂羽衣影亂梅花落警露聲沉月
色昏安得伶倫裁雅調九皋幽思進梨園

鳩杖

漢廷有道尊師日玉刻靈鳩勅尚方鳳闕賜來臨壁
水經筵曳出帶天香青藜未許堪同美叩竹何曾敢
並芳天子執尊親祝嘏橋門萬億沐清光

新鶯二月滿皇州禁柳青青瑞靄浮曉送春聲來鳳
苑時聞天樂下龍樓臨風度曲應堪愛倚馬清吟聽
未休遙想玉堂多逸興郢中歌唱竟難酬

紫殿彤雲樹色新鶯聲時送候朝人金衣乍拂宮前
曉玉管初傳天上春鳳苑花溪聞漸近龍樓柳暝聽
未頻子雲危後甘泉日高唱誰能繼後庭

題山水人物

德星堂倚碧山隈喬木繁紆曲澗迴蘿徑亂侵紅葉

鳴秋集

二十八

滿松扉不揜白雲來深秋庭發黃金桂積雨增生碧
玉苔千嶂停雲脩竹暝孤琴候月綺窻開夜涼醉倚
岩前瀑香暗吟餘雪後梅谷口幽期時悵望輞川佳
興徘徊溪聲夢入寒泉斷鳥影愁將石磬催佳句
多情追沈謝閒居有賦勝鄒枚珠林落景明窻戶翠
壁飛花入酒盃泉趣幽依枕席芝蘭香藹近尊壘鳥
聲閒對雲間榻林景青浮江上臺即此端居人境外
更須何處問蓬萊

題王內翰寄贈張謐暮雲春樹圖

杜陵佳句更清新
寫入丹青寄故人
坐對晴雲金闕曙
吟餘宮樹玉堂春
揚雄危後攀龍日
李白揮毫倚馬辰
郢水香醪共飲處
蓮池鮮鱸錦為鱗
九重賦詠皆仙客
千里題封憶隱淪
渭北青青情不極
江東霽靄思來頻
銀臺紫禁爭先達
翠壑紅泉笑獨貧
寂寞茂陵仍臥病
羨君詞賦侍丹宸

虛室絃聲

空齋寂無人
絲桐奏流水
飛絮落寒潭
靜逐浮雲起

秋江樵唱

鳴秋集

二十九

漁舟晚唱未聲渡
蘆花影月落曲未終
江空釣絲冷

遠嶼堆藍

微茫江上峯青青
雨中積幽人興無窮
閉門對秋色

螺渚春雲

暝作秋前雨
輕隨江上風
朝來凝望久
螺女表衣全

野渡舟橫

斷彼蘭為橈
芬芳桂為楫
埭渡多人行
秋來如一葉

方岩夕照

方岩夕照來
返照空林碧
歸鳥帶寒光
暝入幽岩色

西城夜月

西城有明月
照彼崇臺上
萬籟夜沉沉
清光獨相向

書鄭公啓扇

幽人愛青山
結屋空林裏
夜深夢白雲
明月在溪水

白蓮

洛浦波光夕
華清月色涼
當年人去遠
留得羽衣香

賦得淘江晚渡

寒江欲暮楓
落漁梁爭渡
人遙杳杳暝
帆何處青青

芳艸歸潮

鳴秋集

三十

春潮帶雨

楊柳風含曉
雨桃花水漲
春江暝色凝
烟滿櫂寒聲

驚雁幾隻

魚浪紅吹花
片燕泥香拂
船窗夜泊蒲
荷深處孤蓬

一點銀缸

述懷

門掩秋塘楓
樹青斷猿踈
雨起寒汀長
安道上花如

錦山鳥林間
數獨醒

牧羊圖

扣角商歌聽未休
幽人清隱在林邱
為嫌洗耳溪無水
更入雲深飲上流

賞十月菊

秋容滿目節猶新
笑把香羅澆葛巾
籬畔花開渾似舊
尊前不見夜來人

題山水

幾家茆屋水邊邨
花落春潮夕到門
溪上數峰青似染
居人說是武陵原

江上千峰紫翠浮
松門蒼迳映清流
茅堂雨絕湘簾

鳴秋集

三十一

暝臥聽空山一夜秋

九疑如黛暮雲間
帝子何年去不還
唯有清猿聽不盡
蕭蕭寒雨萬重山

流水人家洞裏幽
清猿古木思悠悠
別家幾度藤蘿月
閒却瑤琴石上秋

榕城夜月

長橋古木俯晴波
橋上清輝夕更多
寒影滿林秋似水
幽人佳興近如何

題雪景山水

落木遙天雪未消
扁舟暝入楚江潮
多情獨有袁安宅
門掩千峰共寂寥

和邵元性元夕

一路紅粧笑語聲
金華花並月華明
良宵勝景須行樂
塵世浮雲易變更

題高待詔雲山圖

彤庭花影亂紛紛
禁漏春深靜獨聞
端笏玉堂無顧問
濡毫閒染故山雲

題梅花

鳴秋集

三十二

鐵笛聲殘思悄然
半輪寒月暗香前
門中萬樹瑤瑤白
窓下幽人獨未眠

曾訪西湖處士歸
蒼苔古道到人稀
入門樹、春如雪
風送餘香入客衣

每逐空香磧底尋
春來幾度入雲深
不知風雪孤山夜
還有幽人月下吟

画竹

翠袖春寒暝不開
蕭蕭風雨暗秦臺
乘鸞人去今千載
獨有涼颼江上來

羅綺春風憶洛城蕭、誰識渭川情月明江上參差
影散作秦臺彩鳳聲

山陰脩竹子猷宅曾記當年醉裏過別後不知茶甕
畔蕭、寒影近如何

寶籥山谷水邊莊花落春泉澗底香十載別來成遠
夢拂雲還有幾竿長

雨竹

滿、殘雨起寒汀憶得湘潭別後青寥落空齋幽夢
遠一枝清影上疎櫺

鳴秋集

三十三

黃陵日暮雨瀟瀟、瑤瑟聲沉久寂寥回首蒼梧空怨
慕何年葉上淚痕消

水碧沙寒雁影孤瀟瀟、烟雨暗蒼梧幽人窓下多清
思寫得三湘入畫圖

風竹

空齋幽思夜沉沉、衣冷霜簾月半侵一片秋聲聽不
盡遙聞錦瑟起湘陰

西蘭

楚澤青、夢裏看猗、雅操竟誰彈秋風未結騷人

佩月暝空山露影寒

澤畔行吟空自悲楚雲千古獨何依三湘日落蒼梧
暝芳佩空餘幾夕暉

空谷無人唯自香紫莖綠葉帶秋霜多情不與紅芳
並林下清風意正長

畫馬

中官傳旨出金鑾控得驂騑入內看馳道春風花勝
錦却將黃帕覆金鞍

曾向陰山逐左賢沙塵漠、暗天祇今閒却秋風
鳴來集

三十四

裏誰宜黃金為鑄鞭

幾年過地苦風塵百戰歸來血滿身祇今老向天閑
日空負長楊首霜春

鷓鴣

彩雲錦翼自翩、鬬勝曾誇玳瑁筵綺袖雕鞍人不
見飛鳴飲啄立秋田

孤飛飲啄恨偏長秋雨空山少稻梁錦袖籠香人去
遠斷烟芳艸幾斜陽

牧牛圖

折得垂楊策犢歸柴門空掩已斜暉林僧共語忘歸後松露終、月上衣

鷓鴣

雙禽交鶚紫雲岑五采修翎錦作心有是弋人多網畧故交樓角碧山深

白鷺

皎、修翎冰雪軀蒲荷隱映水中居昔人制作多新意飛入霜臺御史車

雙雀

鳴秋集

三十五

飲啄雙飛戀故山春風比翼夢中還上林萬樹花如錦偏傷寒梅水竹間

鵲鵲

覆飛影落秋塘冷獨夜悲鳴暮色寒憶得連枝多少恨蒲荷零亂不堪看

鵲鵲

青樓歌罷翠屏空籠出香囊錦袖中爭勝秋田禾黍裡雕鞍駿馬五陵東

白蓮花

翠沼瑤波碧月痕沉、水殿揜香魂華清金屋人何處雲滿水壺露影昏

渚宮水殿夜沉、賜浴華清寵最深涼露滿天人散後羽衣遺角碧波心

走馬燈

元夕風光淑景遲春城錦樹綴珠璣周王宴罷瑤池暝燈影燐、八駿歸

畫倭扇

桂影圓、映綠波青、島嶼接天河不知博望乘查

鳴秋集

三十六

客徐福祠前幾度過

念奴嬌 感懷書青蓮精舍

青蓮境界春去也寶地落花如雪殘雨閉門溪竹暝江上晚鐘初歇夜鵲驚魂窮途有淚斷葉蕭、髮不見故人日暮誰憐范叔遙想翠華南渡三百載相傳衣冠不絕江山非舊龍管聲沉烟艸空餘陵闕倚適危欄此情無盡誰解心如鐵欲問當年畫梁歸燕能說

踏沙行 送友人還山中

徑轉清溪花飛紅兩武陵風景知何處當年厭聽水
聲寒豈知忘却來時路水繞人家烟迷津樹晚峰
江上青無數幽人此別更多情移家歸向山中住

趙景哲先生與林膳部倡和稱十子萬歷中馬用
昭參軍銳意風雅選十子詩見趙集不得遂以王
中美補入殊未知乃翁恭敏公曾以鳴秋全集授
無錫俞是堂也是堂官憲副選刻盛明百家詩海
內共推哲匠而趙詩計二百四十首尚云畧而刻
之則其所餘者尚多矣先大父生平喜蓄書又喜
輒表章先哲遍尋其詩得二百一十首崇禎庚午
歲命予手錄藏之喜用心亦勤矣迄今三十八載
予藏書樓圯為牧馬之場失屋迂徙亦散失過半

幸此本尚珍筭中適與黃仲談及出其所抄是堂
選本去其與予同者七十一首又補入一百六十
七首共成三百七十八首先生之詩真未絕於人
間耶亟為抄錄先大父之志敬誌其始末如此若
夫先生事跡已見林序及余先大父序中無庸再
贅康熙丁未十月望日雪樵徐鍾震器之謹跋
於梁廡

鳴秋集係先正徐氏汗竹巢珍藏抄本予於第
一山陳近五家見之堂其清新為約錄若干首

以為枕翫時 乾隆戊午十月望前一日濟川
陳作揖茂桂題

鳴秋集二卷

兩淮鹽政
保進本

明趙迪撰迪字景哲懷安人自號白湖小隱朱葵
尊靜志居詩話謂余憲百家詩以迪為山人徐庸
湖海耆英集載其元夕應制詩徐泰明風雅云迪
宜陽人官吏部侍郎然鳴秋集有景泰五年迪仲
子壯後序中云先人值時多故投老林泉而同時
閩人均有輓鳴秋山人詩則二徐所云自是別一
人矣是集即其仲子壯所編前載林誌序稱其古
詩不下魏晉而諸作則純乎唐今考其詩古體頗
為薄弱誌說殊誣律詩諧暢差有唐音然亦晉安
一派也

王文肅公集十二卷

〔明〕王慎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文肅集

十二卷》提要

王文肅公集目錄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卷第一

記九首

制勅碑記

小瀛洲記

辰州府宣聖廟記

肇慶府麗譙樓記

西華石塘記

南軒聽琴記

常州府學牛牓記

玉虹橋記

潁上縣儒學記

卷第二

記八首

九華書堂記

武進縣儒學記

紹興府科貢題名記

戚墅堰橋牓記

休翁壽壙記

山陰縣柘林牓記

揚州府白塔河記

東溪浮橋記

卷第三

序十九首

官箴序

送許公大赴沂州序

送車推官序

贈金解元序

送吉安虞太守序

送徐學正序

送大理評事章君序

辰陽志序

送陳行之序

贈濮解元序

送羅都憲致仕序

送丁典籍序

知菴集序

送黃州太守王君序

增註胡曾詩序

北觀詩序

送趙助教序

送曾助教序

畫簾緒論序

卷第四

序十七首

送冢宰崔公序

香山別墅倡和序

送張行人詩序

冷菴詩序

送李郎中序

送李通判歸滇南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林霏集序

詩壇叢韻序

七十二候圖序

送都憲崔公序

送汪庶子詩序

三原縣志序

送婁郎中序

贈探玄子序

送浮圖性嘉序

送玘玉峯序

卷第五

講章十四首

經筵進講

卷第六

講章五十首

文華殿進講

卷第七

碑銘八首

南京戶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楊公神道

王集目錄

碑銘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沐公神道碑銘

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胡公墓碑銘

廣西按察僉事致仕鄭先生墓碑銘

應天府尹彭君墓碑銘

應天府尹魯公墓碑銘

王氏先塋之碑

卷第八

墓表十首

南京戶部侍郎黃公墓表

荊州知府張公墓表

李先生墓表

韶州通判杜君墓表

荆江僉事貢君墓表

荆府長史孫君墓表

江西僉事陳先生墓表

南靖知縣陳君墓表

監察御史馬君墓表

劉節婦墓表

墓碣銘二首

都事倪君墓碣銘

主集目錄

南京鴻臚寺丞劉君墓碣銘

卷第九

墓誌銘十一首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康懿陳公墓誌

銘

前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嚴州知府邵君墓誌銘

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公墓誌銘

福州知府致仕吳君墓誌銘

前淞江僉事吳君墓誌銘

遼府紀善封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常州府照磨俞君墓誌銘

顏府君夫婦合葬銘

亡兄居易處士墓記

亡姊孺人墓誌銘

卷第十

雜著五首

學士柯公傳

貞孝先生私謚議

力田世家解

清白堂銘

薛氏二字字說

主集目錄

贊七首

王

老子乘青牛贊

瑞芝贊

楊郎中畫像贊

陳公悉小像贊

僉憲陳公像贊

祭酒耿公像贊

李舜明像贊

題跋十一首

跋真西山諭屬詩

跋李氏瞻學田記

跋趙子昂墨蹟二首

題李英叔墓銘後

跋卞忠貞廟碑

題劉氏什一卷後

題增修毘陵志後

書既醉軒卷後 跋賀知章行草孝經

跋東坡書率子廉傳

祭文四首

祭吳都憲輿壁文 加 封後祭告文

家廟成祭告文 祭孫昇文

卷第十一

詩五十三首

讓嶽神

嶽神答

遊泰山

宿靈巖寺

送黃教諭

送繆行人同年

三集目錄

小齋對石榴花

送羅禮文

虎

寄茹處士

送人歸泰和

懷邵茂初

傷田家

郊居寄張山人

送黃惟光

雪中寫懷

送李太守還汀州

寄蔣文惠

送嚴廷芳

過天寧東院

寄卞式之

送李中書應禎

除夕有感

元日

驄馬歌

送柯修撰歸省

次韻孟時 奉酬立之

清明日飲天寧東院

范亞卿挽歌

哭沈御史

東臯草堂二首

送章儀制兄

晚泊楊村

舟次桃花口

早發直沽

直沽書事

晚至楊柳青

過長蘆

甲馬營遇順風

舟次臨清二首

東昌夜發

宿泗亭驛

過徐州洪

邳州懷古

三集目錄

途次得家書

過高郵湖

菜

送常黃門

送林員外致仕

次韻施彥清

卷第十二

詩五十四首

送魏文祥

送姚黃門

寄林太守二首

贈丁道士

周鵲翅扇歌

宋金花扇歌

送蔣大尹

送戴驛丞

楊知事赴長沙

寄蹇伯度二首

吳進士令德興

送宣上舍

戲東沈禹玉

送蔣孟達

送袁地官

韓都憲出鎮口北

寄翟太守

思歸

次韻益夫見寄

賀立之生子

督朱悉易惠橘

送僧南遊

呂學士挽歌

任氏假山

送金教諭

八老會

送屈約

贈郭指揮

次韻立之太常

汪先生挽歌

三集目錄

八

送薛文壁

送伯誠參政

九日

送陶參議

次韻羅都憲三首

別卞華伯

寄蔣別駕

舊隱

歸途遇雨

江學士草亭二首

遊桓山

救荒詩

重遊靈谷

遊永泰寺

八月十五夜月

次韻童太卿

送李舜明

東郊別墅

甲馬營遇雨

王文肅公集目錄終

三集目錄

九

王文肅公傳

嘉慶六年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制誥 經筵官纂修 國史長史常東陳撰

公姓王氏諱儼字廷貴常之武進人也祖友諒福建延平府同知有惠政父守正兵部武選主事以廉慎聞皆累贈南京吏部尚書公十歲能為詩正統甲子以縣學生舉南京鄉貢景泰辛未舉禮部會試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被 旨偕諸庶吉士讀中秘書給酒饌筆札諸物癸酉早代祀東嶽雨輒降甲戌以父憂去天順丁丑仍舊職庚辰同考禮部充 太子講讀官辛巳預修大

主集傳

明一統志成有白金綵幣之 賜癸未再考禮部得人尤多秩滿遷侍講甲申 憲宗登極錄侍從勞擢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時始開 經筵勅公充講官復賜金幣又 勅修 英宗實錄分掌禮館纂述詳慎得史臣體公念母老求便養成化乙酉李文達公薦公名改南京翰林學士乃迎養于官丁亥 實錄成復以舊勞 賜金幣戊子以母喪去辛卯服闋適南京國子監缺祭酒朝廷用吏部薦即公家起之時教法久弛公嚴立程制核勤惰為懲勸諸司差遣一按名籍不為私

假又條奏便宜數事壬寅秩再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吏弊滋甚凡差撥則庭開不可制公酌為定規弊始息丁未 召為戶部左侍郎 今上嗣位遷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吏部考諸司官屬諏訪去取務合輿論又奏其有小過而才可用者若干人得降秩補外俾圖自勵又上疏陳八事多見采納自餘廬舍工役之細悉為綜理咸得其宜弘治癸丑年七十疏請致仕 上優詔勉留再上亦

主集傳

如之甲寅公以兩考去還鄉臥病疏復上辭益懇上重違其意許之又念公舊臣進階榮祿大夫命有司歲給廩粟輿輅以示優異報至公已疾篤越二日卒乙卯五月二十二日也年七十有二計聞 贈太子太保諡文肅遣官諭祭賜葬于定安西鄉之原公娶吳氏江西左布政使潤之女早卒累贈夫人繼娶孫氏尚寶丞仲微之孫封夫人皆有內行子二長沂成化乙未進士累官湖廣右布政使以才行世其家次洛翰粟賑饑授鎮江衛指揮使女五長早卒次適承事郎鄒堂次適鄉貢士朱晁次適府學生段瑞次適中書舍人徐元概今少傅公子也孫五女孫四曾孫女二公奉親極孝

養事伯兄廷彥甚謹以三品 恩移庵兄子澄為
國子生歲出所積穀贍族人者若干斛遇鄉黨子
弟有恩嘗購得楊氏別業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
垣俾歲時往祀焉公博學高識為文章雅健有法
著思軒稿若干卷兼精吏事敏而能勤久在散地
老雖居重位又不值繁劇人以為未盡其用云
贊曰觀室者必觀其隅顧不信哉公風采凝峻廉
角峭厲素善奕且所酷嗜及為祭酒輒絕不復事
其克制操執不為俗變類如此故教法修整群士
皆欽衽欽服凜然稱嚴師焉使公前為翰林獲司
密勿侍 天子左右後為吏部獲近 輦轂居
廟堂進退百官其所對立匡抹豈少哉謚法正已
攝下曰肅文固公餘事也謚之曰肅不亦稱情矣
乎

三集傳

三

王文肅公集卷第一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記九首

制勅碑陰記

南軒聽琴記

小瀛洲記

常州府犇牛牌記

辰州府宣聖廟記

玉虹橋記

肇慶府麗譙樓記

潁上縣儒學記

西華石塘記

制勅碑陰記

洪惟我

朝祖宗列聖以至仁大德覆露臣工

三集卷一

一

士生斯時苟負一才占一藝者靡不搜羅簡拔畀
之祿仕以顯融之其仕而率職也苟有微勞片善
之可錄又靡不褒嘉獎勵錫之 制勅以寵綏之
上之待下如此則下之感激而思奮者宜何如其
報稱也哉傳有之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
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
以國安而君寧其謂是已先臣忠在 宣宗朝
以純誠直節官郎署有聲 英宗紹統首承
眷遇賜之 勅命進階貤封臣母朱氏久之先臣
請老歸居間無事輒戒勉臣曰吾老矣 國恩未

報爾小子其敬念之臣無似承乏詞林獲侍

英宗皇帝於復辟之初 今皇帝嗣登大寶念

臣嘗侍 東朝除臣庶子尋 賜誥命贈先臣官

臣母亦加封號未幾又進臣學士俾來南京便母

祿養烏手 皇上之恩其廣大如天地顧臣之

愚雖噬螢爝之光何補於日月効涓埃之力何補

於海嶽徒以區區犬馬之誠一念在 君則一

念在親不能自己焉爾臣惟先臣忠賢臣與皆始

仕 先朝式觀 嗣皇新政其所以登用舊

臣與率由舊章者無所不至肆臣父子荐承 恩

眷先後所被賜 誥勅卷末猶識以宣德十年天

順八年者皆以即位明年改元也夫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以一大夫之賢孔子猶亟稱之矧

天子大孝有同於虞舜有同於武王周公詎非臣

愚所宜掄揚而頌美之哉臣謹錄 制詞鐫樂石

植諸先臣墓道之上豈徒藉 昭回之光下賁泉

壤抑亦俾臣世世子孫仰而觀俯而思以勉而為

忠孝則臣所嘗承先志以圖報稱者庶幾少信於

萬一

南軒聽琴記

莆田柯公隱居柯山間壺山太湖映帶左右擅蕭

中之勝居之南有軒四楹爽闊幽絕景物畢會而

壺山之勝軒又擅之日携賓客之選者遊處其中

焚香鼓琴雍雍愉愉引商列羽清徵間作公聽之

竟日不厭也公近以子潛貴封尚寶少卿兼翰林

脩撰乃自山中來謝 恩闕下士大夫之慕公者

為賦南軒聽琴詩公謂予與潛同年宜為記予惟

琴不可不聽也然亦豈易聽哉琴之言禁聽之足

以禁止於邪脩身理性以反其天真也故隘者聽

之而寬裕躁者聽之而舒徐憂思者聽之志適而

心怡聽和平之音足以宣湮鬱聽廉直之音足以

滌僭濫有遺世獨立脩潔不污之行而後可以聽

採薇之操有悼時閔俗自任以重之志而後可以

聽將歸猗蘭之操聽之於耳而得之於心窮古今

不多見也知文王者孔子也下此則鍾子期爾子

期歿伯牙破琴絕絃以世無知音者也苟能知之

則漁父可許為聖人鍾儀不失為君子不然則羯

鼓直以解穢端冕則惟恐臥爾烏在其能聽乎哉

公以朴茂之稟孤特之操生當山水勝絕之處而

所與遊又皆端人逸士宜其遺外聲利與物無競

樂清澹古雅之音而凡桑間濮上搖蕩靡靡者舉
不得以干其聽也雖然公非果於自聽者也南風
之詩神鳳之歌亦嘗以授其子俾之出而用世以
堯舜君民而又發爲文詞以和鳴 國家之盛此
公所以荐承 褒寵光大顯榮有非山枯槁之士
之可比也此予所得於公以望於其子者不識公
亦以予爲知音否也

小瀛洲記

南京翰林院之後園有方池焉歲久堙塞予暇日
命僕夫操畚鍤以浚治之深甫及尋有泉涓涓出

王集卷一

四

土脉中時雨繼至衆流所匯益以深廣乃謀結亭
其上以爲公餘偃息之所必價廉而工省者可辨
於是購之江淮富商得巨艦之篷凡兩楹三室室
廣七尺深八尺有奇高如其深之數自傑構視之
若其庫且隘者然虛明洞徹自與予意會遂欣然
命工梁堅木以承之而欄楯其南以便徙倚其西
爲橋通往來北窓陰以脩竹穿竹林東行以遶出
於池之左皆垂柳護堤奇花行徑春和景淑卉木
敷暢天日開霽池水澄澈紫金諸山皆倒影如濯
蒼翠灩灩浮几席間而纖塵不飛人跡罕到儼然

一物外真境也既落成予友朱悉易自毘陵來延
之入座問所宜名悉易曰是宜名小瀛洲予聞而
異之瀛洲在渤海東與方丈蓬萊拔起于霄漢之
間日月之所蔽虧神僊之所窟宅而予欲以一泓
之水數尺之篷而彊名之不幾於誕而無實乎然
唐人謂入翰林爲登瀛洲以翰林之深嚴宥密與
瀛洲等而房杜諸賢遂擅稱於來世予也眈然儒
素遭 時明盛承乏詞林方懷慚負而妄以是自
擬不幾於誇詡而非其倫乎雖然悉易之意予亦
有以諒之矣古之君子其自待也厚故所擬常高
其自期也遠故所處常暇若夫董董然日馳騫於
聲利之場與庸人儉夫較得失於近且小者皆非
其所屑也然則凌玉清遡紫霄固不止於登瀛洲
等而上之又當與伊周諸賢爭軌轍以共圖不朽
若唐以下不足論也雖以是名之可也而實非予
之所敢當也姑記之

三集卷一

五

常州府犇牛牌記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其地爲犇牛堰沂堰水西行
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爲鰓河其地勢東傾益
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呂城犇牛爲三

牐皆莫詳其初始與嘗觀史志丹徒水道自六朝來通吳會隋初有詔浚治則是牐在齊梁前已有之宋陸放翁所謂自初為是餽河三牐已具其說近是大業之役牐當與河相為廢興而志不書至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則上下數百載間其缺而不書亦已多矣 國朝洪武已酉牐廢更導其支流東北出于堰為壩自是餽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出孟瀆河濟江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已卯今冢宰崔公克讓為都御史巡撫江南因民之虞患也為言于 朝請復建牐營度適宜

三集卷一

大

委畀得人曾無幾何而五牐告成其在常境者犇牛下牐是也成化戊子都御史邢公克寬繼來謂犇牛猶有上牐其遺址尚存盍亦修建俾互為啓閉遂以其事付之常守卓君天錫而以武進縣丞宋瑛董役事給費於公帑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牐等矣夫自堰廢為牐牐廢為壩言水利者時有些病今牐與壩兩存之春夏水溢則由牐秋冬水涸則由壩壩可豬而牐無壅也牐成之明年同知謝君庭桂以屬予記夫 國家自移都北京其財賦多取給東南正猶漢之山東

唐之江淮也引渭穿渠含嘉轉漕當時最稱便利然水有底柱之險持異議者亦嘗改作卒無成功是役於智巧而不觀形勢之順逆鑒古今之成敗者也近議亦有謂自七里港疏河越黃墳岡以受江水而崔公不用用之幾何不為褻斜取道而邢公繼之理其未備無事更遷其亦異於鑿三門以重為梁棧者遠矣二公敷歷臺省雅有才望其出殿南圻也威惠並行為 國足用為輸將繇使脫險繫斯舉也餘可類推卓君克承克引民不厲而功自倍施之守官用成佳政皆不可以不書夫書前人之績以昭示後人俾嗣守之勿墜謝君之用心亦良厚矣於是乎書

三集卷一

七

辰州府宣聖廟記

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聖賢之祠于學宮古矣東都學校盛海內下舞上歌莘莘俎豆隋唐以降其制寢備蓋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其從祀諸賢微稱顯設日益隆蔚間有學官廢缺而廟常不廢訖亦因廟以立學焉俾天下之士得遂教養于縱弛之餘觀禮文於放失之後

此廟祀之有益於人固非細也辰陽之學起於漢守長宋均歷世既久有毀必飾元至正間嘗即宋紹興故址兩修復之既而又毀國朝洪武中徙建郡治東南亦既百年迺者貴陽易君天爵來知府事首謁文廟周視殿廡新故相錯詢之生徒曰此前守王矩為之未竟者也君慨然以繼緒為任會都御史繁昌吳公巡撫湖南傳檄諸郡亦惟以祀典當嚴為務君聞而喜謂與合志羸其祿入以為首倡察案官屬捐貲樂助乃以成化庚寅之秋徵材庀工求禮殿之摧剝者而增飾之更初兩序

三集卷一

八

中作戟門外作櫺星門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出家藏聖賢圖本命工肖像以易故黷斲木以為俎豆范金以為銅登壘爵飾以丹漆繫以牲血復請于朝倣諸郊壇以為琴瑟鐘磬麾旌管籥之屬棟宇既葺像設既飾制器既備君乃筮日告成從諸賓僚親執裸獻邦人士庶改觀易視咸願刻石以紀成蹟予聞君之始為是舉也以郡在荒服山水窮絕貿易無商賈講求無賓友役患不能成之不能無異議也方事營度民有以古鼎來售有以古儀禮圖來獻者他如金帛膠漆皆辰所乏一旦畢

集其境故卒賴之以為法式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豈曰人謀若有神相之者烏乎孔子之尊雖不必由此而盛然必知尊孔子之道而後能有為於此以修墜典作成式則神之相之信亦非偶然也古人謂廟祀雖設而學校不修為無益君去此尚嗣葺之俾學與廟俱新以成人才美教化移風俗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亘千古如一日則君之有功於斯道豈淺淺哉予故書之以深致意焉

王虹橋記

王集卷一

九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重建王虹橋成知縣事蔣悅適報政京師以記請予橋在縣治南一里許跨玉溪上宋知縣三山林績始纍石為址梁以巨木結屋覆之丞相京公為題其扁久之燬於兵火元季邑人詹奇遠繼作之都督沐公復為書扁皇朝永樂間再燬繼是第具舟為津埃而已蓋溪自上下二十溪合流至是而匯入信河以注西江派川廣溪之南為道永豐江山者所必由其北則族廬櫛比以達於江淞夫其地既要衝水既湍悍渡且日不給加以之覆溺之患宣德以來為邑者更作浮梁懸艦繫竿取辦一時補罅葺敝訖無虛歲

廼者成化己丑按察使毘陵趙公啟奉 璽書至

求所以爲民利者僉以橋對下其事于郡前守蕲陽王君翰今守莆田徐君文津遂各捐貲爲助挈其大綱而始終經理則一以屬之蔣令焉令因民所欲承上所畀斥舊更新舉任其責允用灰石材甃工傭之費三千五百有餘緡而廩食牢醴所須不與橋園空七高三十有五尺廣二十四尺長五百尺有奇上甃以石中覆以亭而旁護以石欄工善材良款密鍵固畧近圖遠不媮不苟始事於是歲夏六月訖功於辛卯秋九月既成民履之如坦

王集卷一

十一

途商賈由之如達道蓋昔無而今有久絕而復續觀之者駭然矚目謂誠有如白虹之自天而降也夫橋以爲民設有民人之責者所宜爲雖不書可也而世之襲設者不暇爲巽懦者不能爲而憤眊者不知爲苟無適缺幸一日滿去斯可已而爲所必爲視民之利猶己利如蔣令者幾人哉雖然令之所欲書不在是也世又有急近功而忘遠圖者前事將毀而後事方新則繼之者不可無人書之將以爲來者諗嗣而葺之可也令之意且爲民慮及千百世俾永有賴於良民牧者是故不可以不

書也令字仲學宜興人前禮部尚書守約之孫由太學生解褐治民多善政即斯橋之役亦可以類推矣

肇慶府麗譙樓記

成化七年秋八月廣東肇慶府新建麗譙樓成太守華亭黃侯瑜盛賓客以落之明年三月以書來請記蓋肇慶古端州也宋徽廟由端王入正大統重和初陞州爲府更名肇慶大書肇慶府額賜之守臣即府治前築臺構屋以御書揭焉 國朝洪武己酉知府步從信始真鐘鼓刻漏其上成化初

三集卷一

十二

元黃侯由宛郡移守于茲始作皋門于其南前臨通衢額揭于門六年冬募工伐石高要山中撤臺之舊甃周壘以石下爲重門門結以拱高丈五尺中爲廣道袤四丈有奇臺之上建樓三楹扁曰麗譙樓高二丈七尺縱廣稱之役雖鉅而貲費於公不以傷民財工雖勞而僦直於傭不以妨農時則是邦人士之聚處于斯氓隸之奔走于斯商旅之往來遊憩于斯但見斯臺之營與斯樓之成翼翼言言以爲據一方之勝稱瓌奇傑特之觀殊不知侯之爲此其意固有在也肇慶居廣東上游據三

江當五州要衝誠控扼之地往年夷寇竊發千崖
桂之間轉掠他境雷廉以東連數十城民無完居
朝廷憂之命將出師殲厥醜類以寧厥疆然而
調發供需之困於民者肇慶亦已甚矣補殘缺未
完之境土治瘡痍未瘳之人民侯於是時寧不加
之意乎吾知黃侯一登斯樓觀山川之險阻則思
所以保障之視原野之衍沃則思所以墾治之觀
閭閻井邑之聯絡櫛比則思所以安輯而拊循之
凡觸乎目感乎心皆思以爲民以勤於政以急於
化理俾比境無虞蒸庶熙然安土樂生以奮激乎
義而涵煦乎仁則是役也豈徒爲嚴畧刻警昏旦
設會當與籌邊熙春諸名爭雄於寓內矣

三集卷一
十三
賴上縣儒學記

賴上古汝南支邑以賴水名其俗尚淳朴士習行
義喜文辭而學久熒於兵國朝洪武四年始建
于城東北隅其地後瞰濠前之左偏軍儲倉爲委
巷無重門遠宇危檐傑棟大抵皆草創爲之而繼
爲令者又因之不能改爲景泰初貴溪鄭侯來銳
意修學屬歲荐饑方事營構而遽以憂去成化辛
卯監察御史鄭君按節至賴謁先聖廟庭退視學

舍閱其頽敝蓋君爲鄭侯之子知侯嘗有志修復
而未遂者會軍儲倉吏以治廩告遂命撤而東之
以其地益學而經度焉前立泮宮門南向次立櫺
星門戟門門皆三楹東西廡十四楹庠廡址後及
尋而隆起之併戟門址皆五尺戟門前之左作神
厨三楹扁曰敬滌右作企德堂三楹東西向作亭
名觀德于敬滌東東向皆撤兩廡舊材爲之而以
新材作屋三楹于亭之北爲米廩廩北爲屋五區
鱗次中各爲院爲諸生藏脩之所明倫堂後故有
堂會食者頗偏仄去之而益以新實濠地封土五
尺立尊經閣三楹其崇二十尺有奇閣左偏復爲
學舍十五楹右偏爲會饌堂門廡皆施藻繪丹堊
庭宇增城皆甃以甃瑩潔平衍中對嘉卉惟禮殿
堂齋尚仍其舊加修飾而已作始於是年三月既
落成教諭三山陳奉以書來請記夫有民斯有養
有養斯有教衣食不足固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
教則悖理亂倫又將無所不至此三代盛時所以
田必井授而黨庠術序國學之制立乎其中而王
政行人才盛有由然也後世井田廢學制亡毀仕
而有民人之寄者漫不知教養爲何事斯學自洪

武始建以至于今凡更幾令閱百年于茲而訖從
苟簡非遇鄭侯之良與侍御之賢繼世一心以加
惠賴人則學政日頽而德意不幾於泯乎故不辭
爲記以歸陳君以告其邑之人使其幸遇焉鄭
侯名祺字彥禧侍御名節字從儉嘗獻明良錄于
朝其辭闡切爲時所推重云

西華石塘記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代
因之以爲利川分派別瀦滴溉灌爲郡邑者苟知
導民使服田力穡則決渠爲雨荷鍾成雲長我禾

王集卷一

十四

黍以衣食茲土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
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窘庠或成汙
澤向所謂利乃反爲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爲作也
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千畝皆
沃壤獨以無防水驚風駭浪日三面至漱腹成
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君爲令
特軫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
州多被菑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
地審視咨度揆日庀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
石于湖中旁近之山他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

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求以癸巳二月肇工蓋閱
月而成凡爲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址廣十尺
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稽山
望之圍環綿亘以屬于西淋峯之麓所謂五千畝
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尤加開湖壩之地得
二百畝以斤爲新畬塘成是夏復澇而西華之民
芟耨自如雨蓂風笠歌呼於隴畝間以爲吾農得
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蓋紀之邑校生吳鳴
翰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善爲政者惟在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
者也然常待人而其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適
以病民此白渠之興利偃虹隄之捍患之所以有
聞於後世也然此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
惟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爲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
悠久使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凜者
豈獨河內之民之有賴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邑
多著勞績如鑿穿窪山渠以溉上田置三牐以蓄
洩水皆利民事也宜牽聯得書遂爲書之

王文肅公集卷第一

王文肅公集卷第二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記八首

九華書堂記

山陰縣柘林牕記

武進縣儒學記

揚州府白塔河記

紹興府科貢題名記

戚墅堰橋牌記

東溪浮橋記

休翁壽壙記

九華書堂記

池之青陽縣南有九華書堂蓋唐供奉翰林李公

王集本二

二

白字太白所嘗讀書處也初公之浮遊江漢也遙望九華山而樂之適故人韋仲堪為令遂卜居焉其居在龍女泉側歲久掩為民丘宋嘉熙初令蔡元龍訪求遺跡始創書堂于絃山之麓化城寺東以山初名九子亦公所易今名故以為書堂冠焉勝國時邑人柯敬之嘗加修葺去今二百年已敝不支敬之之曾孫暹為按察使欲修未果至是其從子志洪捐貲集材撤而新之中為正堂五間翼以兩廡前為碑亭又前為石門施以扁額寺僧德侃來謁予求記公蜀人也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

間南遊江淮至楚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被遇玄宗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受永王璘辟璘敗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會赦還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往依之卒葬青山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閱歷可考見者如此所謂公嘗讀書于九華者當在天寶十四載前上秋浦時而郡志又謂公樂五松山水之勝建堂讀書于此豈記者誤以九華為五松抑銅陵縣別有書堂今皆不可考也噫公一代文豪也舊史稱公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故平生歷涉畧無膠滯後人仰之每因其所至而表見焉如齊魯之有酒樓有六逸堂其在姑孰如謫僊樓翰林宅十詠亭之類清風逸韻千古不泯宜乎絃堂之建于昔而復于今有如志洪者之致意于斯以克承先志也抑嘗考蜀之彰明有大匡山下亦有公讀書臺即少陵寄詩所謂匡山讀書處是也遺址尚在今隴西寺而絃堂既移建化城

王集本二

二

寺側乃復有如保者協力以相成之於此可見其風聲氣韻之相感不徒在吾儒者雖異道之人亦知景仰而效力焉故不辭為併著之俾刻石堂下若夫公之文章流播宇內光燄萬丈人皆見之又無俟予言之贅也

山陰縣柘林埭記

鑑湖之水出平水若耶諸溪其源三十有六皆西北流入小江以達于海漢永和中太守馬臻始築堤瀦水以鑑湖名周三百五十有八里溉田九千餘頃在會稽山陰二縣境內其地勢南高北下故

三集卷二

三

湖高於田田高於江皆丈許水溢則泄田水入于江水涸則決湖水以溉田宋初又建斗門八所以時閉縱其餘堰埭陰溝之類不可殫述而民享其利亦已久矣至熙寧中並湖之民始有盜湖為田至九百頃者久之益甚至取其利以歸公上湖所剩僅數百畝而利之所入復未必盡在官而所害凡數千頃蓋湖與堤自是俱廢而水旱之患起矣既而蕭山磧堰又廢西南諸水逕趨入海其小江名錢清江在郡治西北以受斗門諸堰埭之水者遂壤塞不通斗門八所皆毀雨久則江水逆入內

河衆流併入玉山斗門宣洩不及而郡又有浸淫之患國朝天順間為郡者嘗橫江建白馬埭以逆上水入江其意本以濟旱而江愈淺臨時遇暴漲則偏決江塘水退復募工修築反覆勞擾寔妨農時而民尤受弊成化癸巳浮梁戴君廷節來知府事宣上德意問民疾苦時有以水利言者

王集卷二

四

咨諏而審度之曰馬臻之築堤障湖水也趙彥倓之修塘防海水也今水勢高下與古不同而猶襲故跡欲收成效詎可得乎於是相地之宜順水性于小江南北建四埭曰新竈柘林區拖夾縫以泄二邑之水又于蕭山邑境建龕山斗門以殺西水以乙未九月興作卒功於丙申三月由是水患可息歲計可成一舉而上下兩得之矣予友監察御史陳君壯以書來道其民意請為之記予復之曰鑑湖之利害昔人嘗有定論矣以為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之悠悠之事何患乎利不興害不除君其庶幾於是乎不然自熙寧迄今閱數百年為郡者經幾何人而卒未有能為之者大抵施小惠者以民勞為辭恤浮議者以公費為解而君獨奮然以興

利除害為任而他無所顧忌故能保成功而開永圖是誠不可以無述也

武進縣儒學記

學校風化之本自昔有天下者之所右尚而不能無盛衰隆替之異不特繫其時亦因其地焉爾武進縣學創自宋咸淳乙丑歷元至我皇明二百年間凡再燬於兵五入於敝而建置增修之者屢矣成化辛卯汝南熊君來知縣事顧瞻廟學循致圯壞乃諭於眾期於改作謂事當有序功不可亟於是求其甚敝與素所未備者以次圖之以壬

壬辰六月

五

辰六月首撤學舍之在講堂東偏者構重屋二十二間東西向次撤射圃在學舍北者即其地建尊經閣三間二挾南向而別構射圃亭三間于閣東先是間之北學舍之東皆迫民壤重購得之而規制宏敞繪飾藻麗一材一覽皆堅良可久不務苟完閱歲癸巳甲午始克就緒教諭前田方君榮謂與嘗遊學于斯屬記其事予惟聖人作經載道立學校以教人而使之明道其所載與所以教之使明者皆不遠人以為道而第為之開導誘掖之方爾然嘗考之漢興六十餘年至武帝時始立學宋

立州縣學亦在建國八十四年之後經籍在唐以前皆寫本未有模刻之制人艱得書然當是時學者多以家法教授轉相傳業挾策負素者皆手自書其於成材亦難矣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首建學校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自是舉民生之秀又而萃于學發聖賢之奧旨而著于經學有師承經有版籍俾無負笈之勤繕寫之勞士生斯世何其幸與雖然倡而不和教用是尼祗循德意又係手郡縣守長之賢之作新黌舍尊崇墳典是以海隅日出之地弦誦相聞况圻內大邦宰邑名流蒙被道化最先而不承惟恐其或後士生斯地又何其幸與吾黨之士誠知自幸曷益勤勞早夜勉強學問進而登斯閣則經史在目沉潛玩索以博求是道於書退而居斯室則師友在席講貫切磨以及求其道於身而又即其暇日遊藝於射以及其餘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以成其才出而用世以至隆文治斯庶幾其無負矣熊君名紳字騰霄其治邑多善政邑有後河說者謂通塞與文運相符亦加浚治云

揚州府白塔河記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釀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牌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輝亦隨毀廼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爲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牌其大橋新開輝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

王集卷二

七

夏月潮漲則由輝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牌五以防汜溢淺鋪五以備疏濬至於蒞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逸史唐漕江淮撤師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爲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爲不援之基取財于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興事勤

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爲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弱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溯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旣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非但歲中見之斯河旣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歡呼無事轉輓篙

王集卷二

八

工舵師枕臥而至其爲省費奚翅數萬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群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畧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爲後來者勸

紹興府學科貢題名記

國朝取士之制惟科貢兩途爲最盛士游於學而術業已攻者有三載之試廩於公而多歷年所者

有比歲之貢皆由郡縣以達藩司升之春官而進之 大廷百司庶僚胥此焉出簡拔遷叙舉凡品然則士由科貢以發身者豈不榮幸矣乎紹興府古會稽越國號稱多士比入 國朝涵濡道化既深且久故士風益振人才益盛文學政事與古相望乃者浮梁戴君琥由南臺御史出守茲郡蒞事未幾度政畢修而尤屬意於學校之教勵講習之業嚴課試之法勸綏引翼無所不至人才之出視昔抑又盛焉於是繕治學宮興舉廢墜顧科舉題名自宋元來碑石具在而 國朝尚缺將續書

三集卷二

乙

之因推官將誼之來南京以屬予記夫科目自唐始盛而題名慈恩亦自唐始後世相沿遂有題名太學之制故士由科目進者有錄以書其名而貢不與有太學以題其名而鄉學不與然則題名鄉學而併及貢焉夫豈有不宜乎雖然一士之名不可遺既書之錄又書之石既題於太學又題於鄉學謂簡冊至柔而石至堅可託也謂太學遠而鄉學近可感發而興起也上之人所以旌前勵後以爲斯士慮者亦周至矣士由科貢起者蓋亦周於自慮以求所以充其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勉其實

以充其名以建功策勲於時鄉之人將有感發而興起者以紹續其風猷則石有時而泐而名不泯流芳竹帛與書紀野無遺賢詩歌濟濟多士同垂不朽豈不尤榮幸乎

戚墅堰橋牌記

戚墅橋在晉陵城東一舍許運河北偏河之南爲戚墅堰因以名橋夫宰河以通漕舟疏港以泄河水自六朝來已有之則橋之建以通濟利涉其所由來亦遠矣 國朝正統庚申先季父守勉府君嘗集衆力修葺之閱四十年今復就圯成化戊戌

三集卷二

十

秋八月予待次東歸通守四明吳君桓訪予山中舟經其下而危之曰此東南驛道也廢而弗治可乎即日下令謀作新橋蓋舊惟壘石爲址架木爲梁歲久木蠹橋遂不支至是求良工伐堅石而鼎建焉下爲圍空上加扶闌其修廣皆如其舊而高過之附橋之內增建石牀蓋每歲夏秋水暴漲則閉牀障水使東注震澤以趨於海而港之兩涯下田可免墊溺此吳君所爲深計遠慮以貽吾民者也始吳君之欲建牀也有持異議以搖之者曰此堰水則彼受害不幾於以隣國爲壑乎君即舉

宋單鐸吳中水利書示之其畧云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側古有泄水入江之瀆十四道每瀆皆有石碶閘門以制水否則水且泛溢而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元祐中蘇文忠公亦嘗錄進此書于朝謂可施用牒之建蓋本諸此遲以歲月吾將自黃汀堰以下至牌涇十四瀆皆作之此特其權輿也於是衆議遂息而牒亦成矣其成以明年夏六月鄉父老謂予宜有紀述夫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川梁達道之修固為政者之急務也然能究心於此者幾何人

全集卷二

十一

哉故陳廢先王之教而川不梁單朝知其必亡彭城橋梁郵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矧橋不徒修而且為經久之計牒不終廢而訖舉既墜之典使人無遺患地無遺利豈非可以觀政哉予故不辭而為之書以頌君之美以詔夫後之人

東溪浮橋記

弘治五年冬十一月寧國府新建東溪浮橋成知宣城縣方君濫其事顛末戒二庠生王爵王彥來請予記蓋溪水自池歛西南而來流經郡境析為二派一西北行由蕪湖入江一析而東匯于南湖

以達于吳越諸州以其在城東十里水之所匯故曰東溪古嘗于此濟渡後先相沿第具二舟往來絡繹日不暇給夏月積雨溪水暴漲湍悍迅激又不免有覆溺之患今年四月一日溺三十八人方君則馬圖所以拯民於危躬履其地集諸耆彥而諮議之僉以浮橋當舉為對會巡撫都憲倡公傳檄諸郡亦惟以橋梁葺治為守令急務未幾太守范侯古歸自考績君具白焉議以克合於是度地庀工著日興事首伐堅石餘二百丈以緣溪之兩涯涯分數級次購良材造巨艦二十八艘衡置之與石級相屬中渾二艘俾可動移以通舟楫其旁餘艘兩兩相比距以圍木維以修笮橫巨盤結俾不可動春泮初解夏潦方作奔澌驚濤不突不隘自是渡者去危而即安待渡者含諠爭而就便利聚觀者見橋之成而不見勞費所及蓋昔無而今有方營而脩就誠無異浮鼉役鵲與所謂如枕席上過其用心之厚成功之敏亦可嘉也已予嘗以為天下事未嘗無可為者特為政者之不知為諉曰如其可為古人當先為之矣噫古人亦人也其才猷識慮豈必盡出於今人哉畏縮因仍玩歲愒

全集卷二

三

月使穹壤間既有遺利而又不能無遺患焉如自
有茲溪其溺者不知凡幾千百人自有茲邑其視
溺者亦不知凡幾何人曾未有憫而為之者而卒
有待於方君重以倡公之明之倡率之范侯之賢
之勸相之以祛一時之患成萬世之利是皆不可
以不書也昔杜元凱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
為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預曰造舟為梁文王
所制乃訖作焉晉武帝舉杯相勸李成進晉軍德
勝以葦竿維大艦為浮梁以免舟兵往來之勞唐
莊宗亦解衣賜之方君此舉自當受 上旌賞

王集卷二

三

不特與人頌之而已繼今以往倡公當還臺省范
侯與君亦當去歷華要獨二生者是邦之彥行入
仕途往來鄉邑蓋以此舉論之來者勿視以為固
有勿委以為末務思作始者之難而知繼承者之
尤不易嗣而君之俾永勿壞勿使脫輶第道為有
識者之所警識斯可已予故具為之書以授二生
以復方君邑主簿喻簡嘗督役義官劉殷輩嘗分
典其事於法亦牽聯得書於是乎書

休翁壽壙記

兵部尚書王公名竑字公度既謝事歸河州自號

休翁益公之歸以成化乙酉歸二十年為甲辰年
七十有一乃作壽壙于先隴之旁閱七月而訖工
壙深一丈五尺廣袤皆周於槨自址至頂皆甃以
甃築土于外周際固密而留其中以俟窆而寧焉
公之初為壙也鄉人有難之者曰今制凡大臣終
皆官為營葬公當朝元老 上所優禮責終之
典固應有待似無庸為此也公拂然曰竑以謫薄
叨職侍從曩因北虜犯順奉命總師深入不測之
地自分身膏草野馬革裹屍以忠為臣之職不識
死生利害為何物也仰賴 神謀廟筭師無敗

王集卷二

十四

饑而竑遂繆膺獎擢致位夏卿董正六師期於自
効屬時罹疾所懼妨賢乃五上章得請休致今幸
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孤正丘首志願畢矣何敢僭
擬當路以微意外之寵言者唯唯而退公乃以書
來告僕曰先生我故人也曷為記之僕聞之達人
大觀以死生為寤寐形骸為逆旅謂生非吾有未
嘗以死為諱故有豫為冢棺以隤然處順若唐司
空圖者然公豈其倫哉公天賦穎異學術通貫始
擢第時其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
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

以功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 爾書巡撫

淮揚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賦入增羨益自景泰初

元迄天順末禩公名大振于中外 今上即位

圖任老成登公八座馴致柄用而公已屬疾

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屣富貴然則

如公之所謂達豈待晚節而後見乎故以休名亭

以達生自詫圖雖偶與公同其視圖之遇非其時

其言詭激以免禍者則於公大有間矣公有子八

人經中鄉舉累官山東按察僉事其為太學生其

官河州衛千戶諸子既賢而公遂樂有孝養以臻

三集卷二

十五

福履以介眉壽斯壙之作吾固知其太早計也特

以辱交於公最深且久故不辭執筆為記其槩若

其世次動業之詳在國史 褒恤寵綏之典在禮

官斯又在公千百歲後非予敢僭論也

王文肅公集卷第二

王文肅公集卷第三

係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序十九首

官箴序

送車推官序

送許公大赴沂州序

贈金解元序

送吉安虞太守序

送徐學正序

送大理評事章君序

辰陽志序

送陳行之序

贈濮解元序

送羅都憲致仕序

送丁典籍序

知菴集序

三集卷三

送黃州太守王君序

增註胡曾詩序

北觀詩序

送趙助教序

送曾助教序

畫簾緒論序

官箴序

國子祭酒河東邢公遜之既刻宋呂舍人所著官
箴其鄉人常州貳守謝君庭桂得而閱之謂誠有
官者龜鑑然公所授止於諸生之始入仕者若其
已仕與仕由他途進者未能徧及遂謀翻刻以廣
傳之屬予一言為引夫自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

成王作周官以訓厥官三代盛時多士彙征惟賢
惟能官不必備然猶告戒之嚴明誨諭之諄復如
此大猷既遠人偽滋熾分職授任日以冗劇而必
欲其黽勉修舉以無曠厥官隳厥事是誠有待於
箴規之作也夫藉箴規以自警士知自好者所不
敢忽況士而仕者乎有職守之司政務之寄果能
致謹於斯以警怠忽窒嗜欲閑邪妄由一念之微
以至於周萬慮由一事之小以至於總百度儼乎
師友之切劘肅乎繩墨之檢束庶幾無辱身喪名
妨政而害治者則是編之有益於人非小補也舍

三集卷一

一

人仕宋當宣和靖康間屢有建白其真拜西掖也
嘗以切直忤權貴雖一斤不復而講明道要超然
有得出此緒餘具訓蒙士其在當時已爲紫陽夫
子之所采錄遜之乃取而表章之而庭桂復粹行
焉蓋其不掩人善及與人爲善之心古今同一道
也自是厥後三事大夫有能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飛民其功崇業廣進與商周諸臣
相媲美回視舍人之所遭遇有不侔者則是編也
豈徒有益於人不尤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哉

送車推官赴任序

郡有守其下爲倅其責任皆不輕獨推官以折獄
爲事尤任專而責重何也蓋刑非人情之所堪也
小而審楚之大而遷謫之又大而屠戮之而人不
以爲不堪而肆懲者其法平也其情審也然而法
懸於上者有輕重之比情隱於下者有誠僞之端
使非細其端以麗其比以慎測而詳讞之則雖鉗
鈇其身而終無以厭服其心而民始有所不堪者
矣是以國家於刑名法理之臣必專其任而不
使兼領他事益重其責也不然則仕于郡者凡一
郡之政何者非當任而何獨以折獄爲哉金谿車

三集卷三

三

君弘道之爲常州府推官搢紳士咸謂得人謂予
宜贈以言弘道讀書學古起家進士歷試諸司其
於明刑弼教固已灼然知之審矣奚俟予言雖然
予常人也亦奚可以無言近三數年來見爲推官
于常者幾人不剛而過於暴必柔而失於靡暴者
多克而不仁靡者率淹而固斷故寬者不伸而姦
者不詰然皆幸以無事去躡大官收厚利此予所
目擊而心隱者謂使有道者居之必能上體 朝
廷建官之意以下啓吾民向善背惡之心也弘道
仁而敏深沉有器識且家世右族非倖進錄錄者

此固有道者今去而之常常之守王公賢者也好賓禮僚佐其有合也必矣昔宋相蘇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深器重之事凡經其覽閱者遂不復省行弘道予將望君於古人尚何今人之足戒哉

送許公大赴沂州序

太僕許君奏贊牧功進官二階同知充之沂州事將行鄉人在朝者謂予宜序一言爲別乃爲之言曰君去此將牧民也牧民之道古有以牧羊喻者君素監牧予請以牧馬喻善牧馬者必適乎物性

王集卷三

四

飢則秣之渴則飲之秣之不以稗秕飲之不於汚池蠲其卑樞時其駕馭以安其生無困其力則馬之性全而材美外見矣視其材知其爲驊騮騏驎也於是上之以充內廐服乘輿其不材者或蹏或齧而鞭策始加焉如是而不遂孳息之蕃者理無是也牧民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教之明鑿所以濟民之飢渴也宜其室家所以安民之居處也寬其徭役所以節民之勞逸也民生遂矣然後求其才者賢者而賓興之以充上任使其頑嚚弗率者則禁令之纂楚之期變惡以爲美焉此民所以無不

用其情者牧之有其道也巢父曰牧天下猶予之牧孤犢况一州乎同知所以佐州牧也凡州之民其饑寒居處勞逸無不在所當問其賢與否無不在所當知州牧苟賢矣吾佐之以成善理固易易也抑或非賢彼既獨有其功而我當分任其責諱之而或不從禮之而或不答如是而欲求善理不既難乎勉其難而無忽其易在誠以接之公以守之爾昔魯侯誠心以行善政魯人頌之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君去此予知有頌君者焉庸發此以爲之北

王集卷三

五

贈金解元序

成化紀元之秋應天府開科試士得雋者百三十五人其第一人金簡士廉吾常武進人南京戶部郎中元之之家嗣鄉貢士順之刑部主事和之之從子也士廉至是生二十又四年矣回貶元之與予同發解時士廉甫三齡秀茂之質穎異之性皆本之天授而瑰瑋卓穎之器則自其幼學以長日漸進於有成其所習雖舉子業每好爲古文奇語雖顯門毛氏詩而亦旁及於子史諸書元之嘗謂予曰吾子簡讀書頗知端緒而性苦不勤和之亦

言簡之文或有可觀采殊恐其傷於奇爾士廉聞之遂痛自懲艾授剔其奇以歸於正警策其情以趨於勤曾無幾何而大有所造就矣士廉大父文靖先生嘗典教郡邑其最後由南樂解官歸以受其子之封於諸孫中最愛士廉曰吾平生積累已發於子而復有是孫書香之不絕於後胤有足徵矣然則士廉一賓于鄉褻然舉首雖有賴於諸父之教亦由先生積累之所致也雖然士之亢其身與亢其宗者當自期於遠大而區區近小不足畫也以英年冠多士發為文章以顯名天下自世俗

三集卷三

七

觀之宜若無待於修為矣然推而極之以造道而成德效用于時以大展其經世之略必致命而無所愧則科目其階文章其華爾其繼自今以益克自勵士廉亦烏可以已哉九月壬子將歸自金陵拜慶于家地官諸卿士屬文贈之予忝遊於元之昆弟故敢為規切如此若徒以頌而不以規則不腆之文人皆可為亦奚待於予哉

送吉安虞太守序

人恒言吉為郡難治士由臺省官出守者率以難治治之設機防事鉤擻深文巧詆無所不至而民

始有不堪政始有不達理固宜也乃諉之曰是誠不易治噫豈其然哉宋張益州謂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雖齊魯亦不可治豈獨吉乎哉夫吉江右名郡也衣冠之所萃藝文儒術之所興視他郡特盛使為守者道之以禮義敷之以教化簡其役均其賦畫一其政令以拊循其民民其有不從以興起於善者乎不然則街談巷議彈射構扇無地無之而獨歸之吉何哉予遊兩京與吉士大夫游見其稱吉守之賢其近者姑弗論其遠者得三數人在洪武永樂間為朱仲智蘭芳在宣德正

三集卷三

七

統間為賈節陳本深朱宸廉介其政尚清簡蘭有幹略民妄言將業銀宜置治蘭言於朝寢之賈以理撫民不妄施敲朴陳平易近民有負冤者親造膝下語得一言解去即無不悅服之數君者其任官也民安之其去位也民思之其治之直易易也自餘無聞焉然則謂吉為難治者豈誠然乎三衢虞君廷宣由刑部郎中近以薦陞吉守吉士與廷宣游者秋官金君章冬官李君遇皆嘗頌美乎數君而思得如其比者比得虞君以為賢蓋謂虞君之守吉當繼亂之後正吉人望治之日也夫繼

亂而治者必易於為理望治之切者必易於從化然則其俗既易治其時尤易為而重得虞君以難得之賢他日政成抑豈徒繼諸君後而不尤追蹤於前哲也哉

送徐學正序

國朝令典三歲一開科會試以綱維之任付禮部權衡之任付翰林維時禮部暨翰林諸臣咸祗服厥命既甄別士類以甲乙第之其去留多寡之額則受成于上而罔敢專焉蓋國家養士滋久士與計偕者多奇才異能有司初並列甲科比奉宸斷至多不能盡取始抑置乙科則凡居乙榜之首者皆甲科才也予自庚辰甲申之歲兩司考校皆目擊其事因竊嘆外議常以是優劣士至或曰之而皆有司之不公不明噫豈其然哉成化己丑春天下士復會試京師試竟吾鄉徐廷厚氏其名在乙榜首當為州學校官友有尼之者曰以子之才嘗試于鄉占上第表其文為學者式今進而遊太學者逾六年其造詣益深其入次有期盡少需焉上可得進士次亦不失為郡縣長貳子胡汲汲於是也廷厚謝曰吾親老矣吾思具朝夕之養

三集卷三

八

三集卷三

九

今天子明聖急於求賢吾思闡文教育英才以充任使吾志也子誠善我如吾志何遂拜官充之曹州學正過家奉母以行且行以予有一日長請言為規予聞之古人云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悲又云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備采擇夫為人子而得祿以養親者孝也為人臣而得人以事君者忠也忠孝人道之大端也廷厚持是以往以教于曹俾曹士嚮方曹風易俗超然獨盛于今以遠邁乎古有鴈鳩均一之美無蒼蔚朝濟之患吾於廷厚有望焉家宰李公執中曹士之先達也廷厚泣職之暇時往訪焉其必有以益子矣

送大理評事章君歸省序

德懋章君越之蘭溪人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湖士丙戌再至禮部褒然舉首入翰林為庶吉士踰年拜官編脩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君謀諸同官莊君景黃君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寓又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

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吾輩曷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同上章大要以培養 聖德為本如長公旨 上怒左遷君

臨武知縣會廷臣有言 上頓悟遂改命大理

左評事來官南京滿三載君援例歸省士與君游者謂其親康彊君仕有榮名顯秩今茲之歸其樂有不可勝言者予竊以為未然古之名臣一念不忘君先憂後樂未嘗專以為己也今 朝廷可謂

王集卷三

無事然大臣之在位者未必皆賢庶官之在列者未必皆良宿將之在邊陲者未必皆才且雄則怙寵專恣徇利忘義以干國憲者有矣今天下可謂無事然水旱荐臻年穀不升京師疫癘揚民饑流連滿荆襄嶺南寇盜猶未平則征歛不經賊害無辜以傷和氣者有矣此皆 上所軫念而宵旰不遑者君之心亦慮及此乎苟及之則其歸有不耽於樂者拜慶之餘幡然而來求其時之可言事之可行者將不顧忌諱不擇利害而言且行之以毋替初心則傳所謂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

以成其信為庶幾矣

辰陽志序

先王之世詔觀事則有志道方志則有史後世回之而輿地之書作矣其總列區內者如州箴土訓郡國書括地象其特著一方者如黃圖風土記者舊傳交廣春秋之類其名雖殊要其歸大抵皆志類也辰為郡古未有志宋隆興初郡守徐彭年始命教授田渭撰風土記六卷 國朝永樂天順間 朝廷凡兩命禮官下郡采圖志時為守者第竊為輯錄以塞責而已至是貴陽易君天爵來知

王集卷三

十一

府事訪求故實則近製已逸而舊記亦散失久矣乃於政事之暇旁搜博采自隋唐以來山經水志坤元錄寰宇記諸書所載凡有涉于茲郡者悉取之而尤咨之故老考之傳信舉真黜謬俾就編簡其立例則一以大明一統誌為準然猶慮有缺略也又屬訓導崑山沈瓚考證之蓋辰之山川土壤物產風俗才賢宦蹟至是始無遺矣乃以一編寓予且求為序夫辰州古蠻荆之地黔中武陵秦漢雖郡縣之列之版圖然其地險絕人性犷悍曠千百年寂無善化故為守者常病其難雖吏事且有

不舉况簡策乎雖然豈誠其民之過哉昔者虞舜遜位固有以天下讓而避地于斯者矣嬴氏慘烈焚坑鼓禍固有挈先王載籍而隱學于斯者矣則其地固善也禹治九州而包茅入貢宋均爲守興學校在列郡先則其民固易化也重以我朝列聖深仁厚澤涵育既久故不煩武溪之歌銅柱之銘而其民已革心向化以興起於文教與中州齒然則于斯時也觀民間俗考圖立志以遠紹禹貢周職方之後此固守郡者之責也吾知斯志之行而人之觀之有以考見乎成敗之跡盛衰之運

三集卷三

十一

且回之以發感今懷古之歎所謂丹青衆言憑几肆目者豈徒有感於宗少文而已哉

送陳行之歸錫山序

常之無錫多清風高節之士其平居相與處惟道義相規詞翰相尚若夫簪紱之華臧緇之富未嘗一役志其間也是故能窮約自足樂隱處而無事乎遊先數年惟秦景美稍出遊金陵今年夏陳行之繼之皆未久即去金陵士大夫始見景美今復見行之爭相延譽謂錫山有兩隱君子以幸其皆來而惜其遄返不能無私憾焉於其去也相率作

詩送之以首簡屬予吾常自季子畊于延陵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矧錫故吳墟而尤仰泰伯之遺烈者乎故士之持廉讓而甘遜逸者世未嘗乏人然求之于今固宜無止于兩君子也傳曰魯無君子斯馬取斯苟徒即其遊以槩所見聞吾恐繼行之而來者或亦已也雖然士果以遊爲尚乎古人之善遊者莫如司馬氏方其少年自負時足跡未始一日休其平生所歷皆於文發之是則縱於遊者正欲以昌於詞也文詞果士之可貴者乎此吾鄉之士所以樂隱處而無事乎遊間亦一遊如景美如行之雖當明盛之時佳麗之地而卒不暇窮探極討以式遏其歸則其遊也亦豈爲景物役乎行之以恬澹自守雖窮而在下其志無弗樂者所居之旁治小圃名窮樂園園之中結亭名風翰亭行之既有以自適而又有景美諸君以相與裨益之以昌於詞以富於道義然則行之亦何待於遊亦烏可以遊而槩見其平生也行之之兄進之爲冬官副郎予旣以斯言質之以爲然行之歸更質之鄉之諸君其亦以予言爲然否乎

贈濮解元序

天下事有遠相符而巧相值者此在術家者流謂之數自吾儒者論之則理有必然者也曩在成化初元吾郡士來試京闈者百餘人比撒棘中選者數人而為魁者三人郡校陸簡廉伯以詩擢第一宜興李震時亨以書登第二武進蔣容廷儀以禮居第五時謂郡中人才為極盛前無與為匹後莫有繼之者也去是七年為辛卯秋更再設科吾郡士應賓興而來比得雋而歸其多寡之目大率與乙酉相等而濮晉用昭卜同從大下譚寅之三人者之為魁又與之脗合蓋用昭出郡校從大出宜

三集卷三

古

興寅之出武進邑學其第則一而二二而五其所通經術則詩而書書而禮噫何其相符之遠而相值之巧若此哉說者曰數使之然也郡東有井名劔井自宋以來其中白氣起亘天則賢才出蓋白氣者文燄秀異所鍾景泰辛未予忝及第之前一歲氣嘗見去年庚寅復見焉此文明之象也又曰郡嘗有鵲雀來巢于譙樓之顛雖危而不傾則是歲有登高科者傾則否鵲鵲類僊鳥也善高舉古嘗以名樓漢時街三鱣集楊伯起講堂以垂升三台歲乙酉來巢戊子巢傾今復來此飛騰之象也

人才盛斯二者先之以為之也謂非數使之然哉予曰不然是有理焉數不外乎理邵子嘗言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是數也理不過如此用昭自幼有才名篤志苦學屢遊場屋而屢見困而其志不折謂不取魁名不已今年茂矣學勤而才益充與廉伯等從大差少邑中品評謂氣識不在時亨下寅之年又少與廷儀游講三禮互有發明其聯登並捷不特三人者之自期而人亦以是期之然則其所以與前三人出處先後次第不差毫末亦理所必至也夫惟知其理足恃

三集卷三

主

而數不可奪誠務學矣則雖井不氣鵲不巢人才盛而登高科者猶有可冀於後也不然吾見其徒泥於是而已用昭歸幸以語吾黨之士曰古有之焚舟而克手劔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其毋泥

送都憲羅公致仕歸豫章序

成化八年春 朝廷以江防事命都憲羅公兼綜之夏四月 璽書至南京而公謝事之章已上矣蓋其詞極懇切 上覽章默然亟收成命報以俞旨公於是即日解印綬理舟楫浮江而西公字應韶豫章人登正統乙丑進士第任雲南道御史

累陞瀾江湖廣副使按察使久之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召還留臺出入中外幾三十年今年纔
五十有六益其入仕早故閱歷最多其持法公故
眷遇特厚公之去南京士大夫咸高之謂其勇退
急流與溺不知止者相去遠甚予曰不然人各有
志也范蜀公辭位時年未六十元祐初哲宗復用
之而公固辭是時文潞公以衰年應召宿德老成
朝野倚重前史謂蜀公得君子之道潞公有大臣
之風未嘗以優劣論也公亦何嘗自以為高而謂
人不已若哉夫盈則虧滿則覆知足則不辱知止

王集卷三

六

則不殆早退則可以全晚節進以禮退以義則可
以安命分而保廉耻此古人定論而今士大夫之
永鑒此則公之志也於戲老鳳池邊飢鳥久禁冥
鴻天外斥鷃低徊予愧未能從公于邁而姑誦是
以為別亦回以為世慨云

送丁典籍考績序

國朝于翰林國子皆設官以司簡策曰典籍蓋翰
林秘府圖書之所藏國子育天下英才經史子集
萃焉其卷帙之多籤軸之富雖古稱蘭臺天祿石
渠不是過也蘭臺自御史大夫之下有中丞在殿

中掌圖籍漢既建藏書之府遂設官典守唐士知
名如薛稷馬懷素沈佺期其文才如良金美玉亦
分典四庫書則典籍官雖庫其所司者

祖宗

之寶訓先王之格言賢人君子之微辭輿論夫豈
役役焉弊精神于簿書案牘間者可同日語哉京
口丁誠彥真由太學生授南京國子典籍蓋自天
順壬午至今已九載秩滿且去矣予與丁君相從
之日淺未知其心亦嘗有樂於是官否也夫士有
與君同時被選者其大者或去為郡倅次之為州
長貳又次之為縣令膺受 命之寵承宣風之寄

王集卷三

七

其意氣欣動謂功名可立就視富貴如囊中物直
可採取有不睨君為散秩而不顧為者幾希矣今
幾何時其治行卓異以漸至高位者十無一二最
無善稱殿無過舉循常襲故以幸滿去者十無四
五而遭譴逐者多矣又幸而不遭譴逐則亦奔奔
偵候日不暇給而丁君乃裹衣博帶遨遊于橋門
壁水之間與諸同官三數人談仁義論道德于于
而行衍衍而居雍容揖遜而不知有功利之可趨
然彼方計畧刻以遵約束商功利於毫釐分寸以
自效自丁君視之又將鄙其為散與汚渫而不屑

為矣古人嘗謂州縣之職為徒勞廣文博士為儒者之榮遇其殆信然乎

知菴集序

文章與時高下海宇混一三光五嶽之氣完而文始振三代尚矣繼之者曰漢唐宋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王曾諸名家雖生有先後學有純駁然皆能以博大深淳之氣發而為汪洋閎肆之文以奮起一時力追古先故曰吾文宋矣不唐若乎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代若乎舍是而他求焉有不風靡于時以雜于戰國流蕩于晉魏齊

王集卷三

大

梁分裂于五季者鮮矣我

皇明統一天下崇

文教于干戈甫戢之日故氣運既隆而大音復全自洪武永樂至于今其間以文章擅聲者自臺閣侍從而下累累有之若今都御史羅公其一也公自領鄉書上成均登甲科列官臺憲遷秩外藩入為中丞涉歷仕途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學亦未嘗一日不為文發其所蘊以應人之求即其所獲以言己之志其篇什富矣公既彙而成帙頃者謝事將歸以首簡屬予竊惟文章法律固兩途事也自中智以還往往有得于此而遺于彼者公自結

髮登朝其所任者皆法律事似亦無暇於為文矣然公方勤勤懇懇景慕聲馳以遠追前聞與之頡頏益不闕其堂奧不止然則如公者雖生當文盛之日謂非其立志之高哉公之文雄傑老成議論純正其詩渾厚沉著不事刻琢而從容于法度之內斯又類其為人蓋公在當時卿大夫中最號雅度故其見于詞者如此公今年五十有六其才氣未衰且其邦號多文士公歸而與之遊躡西山之白雲泛南浦之綠波形諸詠調引官協徵以鋪張太平此又盛世人文之望也公名篋字叔和一字

王集卷三

九

應詔南昌人既得請又自號知菴故以名其集云

送王景明守黃州序

刑部郎中上海王景明之出守黃州說者謂黃劇郡銓衡慎之需有治劇才者以屬景明蓋將取其明以燭奸伏利其剛以鉏彊暴資其能以植廢墜用其廉以澄汙濁非特銓衡者屬君雖交游士亦以是策君子獨以為未然黃古高安郡也高安之俗淳質厚善載之圖志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其民寡求而不爭尊德樂道獨異于他邦此蘇長公語也其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吐庶富厚彬彬喜學

有鄒魯之遺風此秦少游諸君之論也之數君者
宋名賢也宋距今幾何胡為其俗一變而至於澆
漓其民一變而至於險陋喜爭健訟敗俗梗化其
甚者持官府短長事武斷為鄉里患苦為之守者
往往矯柔以為剛易寬以為猛以嚴刻馭下而其
民亦以悍厲事上上下下相成莫之或返雖世變使
然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也然則景明將何以處
之景明儒者也前在秋臺以仁恤著稱其治刑且
然况治民乎吾知景明一切毀去繩責無事鉤距
仁漸義摩以禮樂教化為務使民翕然慕嚮之雖

三集卷三

十一

挽回三代之風可也况去今未遠之宋哉此予所
望於景明者在復古也吾知景明於到郡之暇清
淨畫一日以無事然後從賓客僚友以出遊東坡
登雪堂上竹樓以慨想昔賢之遺風以發而成詠
景明無惜為予傳焉以驗予所以知景明者

增註胡曾詩序

詠史之作起自魏晉其大指謂覽觀前史詠歌其
行事得失或者假之以憤切時事遭時未利託以
自諭以興夫感今懷古之思者亦與焉曹子建哀
三良本諸黃鳥之詩其持論甚正下此則盧諶之

覽古謝瞻之頌子房顏延年五君詠文選皆取以
備詠史一體而王仲宣左太冲張景陽鮑明遠諸
人又直以名篇齊梁以降代有作者要之皆不如
晉宋之盛唐咸通中邵陽胡曾為漢南從事嘗作
詠史百五十篇其詩自開闢以迄於隋凡世道升
降人事變更治亂興亡之迹之載在史傳者皆取
而詠之篇各一題皆即其地以名其遺辭立意雖
不必方駕鮑謝然而旁搜遠摭亦足以囊括區宇
馳騁古今非若一人數篇而已南京守備成國朱
公雅愛是詩政理之暇取而閱之每惜其舊註過

三集卷三

十一

略間以屬之毘陵士人朱昱俾為增註而少加論
斷又命畫士為圖裝潢成冊予偶過公出以示予
求序惟公之心豈徒泥於詞章與圖畫者哉蓋以
為古人遺跡散在天下傳之史策未易檢閱尤未
易窮覽苟即是詩求之參之註以考見其人之行
事又即圖以觀其山川地里之所在雖其人已去
之千百載而憤激悼歎如躬履其時與之相即蓋
不出戶而可以坐閱形勝于數千萬里之遠吁亦
一快也雖然詩格尚雅而厭凡俗不貴該洽而貴
精嚴故自三百篇以來獨杜子美凌跨百代以其

述綱常繫風教而又善陳時事世號詩史蓋不特取之陳編以資詠歎公既閱是詩更取子美夔州以後詩觀之不獨可見其詞藻如畫至於愛君憂國之心亦因以感會焉予既序此編而尤及於杜者所謂寶玉大弓宜為公戶廳間獻也

北觀詩序

西蜀李君立之由翰林侍讀陞南京太常少卿滿三載循例入朝既而還任益自成化壬辰八月舟發龍江往返兩都之間纔畢數旬於凡身之所歷目之所接心之所懷皆發於詩粹而錄之得二

王集卷三

七

百餘首噫何其言之富也立之間以示予屬為之序予惟人之賦性有敏鈍故其立言有難易處世有順逆故其成音有和戾一自然之理也王公貴人神閒意舒出言成章和平邇達自非窮愁蹙縮山林羈旅者可比然而奇搜苦思鍛鍊刻琢終日不能成一語以視夫倚馬橫槊投壺擊鉢下筆數千言立就者亦有間矣立之天性英敏器宇澄潤被服儒素雋味道腴自其少時固已纘言為文捷出倫輩暨擢甲科入官詞苑日與文人騷客講談切磨賡歌酬應益昌於詞以坦夷曠達之襟懷發

而為冲澹典雅之制作以播之搢紳傳之方內宜其甚多而無難也雖然立之忠孝人也故其詩於感上之思思親之心特為致詳至於朋友之交兄弟之義所以厚倫而敦本惜睽離而慶合併者尤屢言之不足抑豈徒紀山川之勝行遊之樂以取適于情寄妍于物哉昔蘇穎濱序太常李少卿簡夫之詩謂其曠然閒放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又謂其師樂天而晚年尤工立之之詩亦猶是也顧予學識膚陋非穎濱之匹序言之託寧不有愧於立之哉

王集卷三

七

送助教趙君致仕序

吾鄉先達以道德文章師矩後進隱然名動一時自永樂宣德以來叔琰趙先生其一也先生自州縣校官為國子司業卒官春坊諭德抗顏為師者四十年士經指授者多養成德器擢高科登顯官于時其從子佑字以助亦由鄉校升監學在先生館下益自居家庭以至來館下雖不為陰厚之教然而詩禮之傳立身行己之訓得之耳濡目染者亦已多矣久之以助亦起家校官為國子助教三載書最當給勅命以助曰勅命王言也吾

豈不榮顧吾寒且病豈宜冒昧以苟祿利哉於是
授簪引年浩然歸輿蓋是時以助年六十有六未
當致仕其筋力尚彊又未為疾所困惟日與博士
諸君相游從才俊章逢相講談蓋充然其有餘裕
也顧乃汲汲乎惟恐鰥厥官怠厥事以勇於求退
抑何存心謙厚若此哉顧予非才叨竊過分衰年
多疾熟圖歸計而竟為以助先之於其行抑豈無
悵然于懷者哉以助歸而會諸宗端如山西按察
使叔成保靈武守以孝鄭州守永年郟城佐以修
皆齒壯氣銳有志功業者也無煩語此獨以修以
孝之父叔潤老人在以助為諸父行其為人恬暢
介特有隱者高風且素與予厚善以助往從之遊
于林亭泉石之間其為我致聲言少分餘席以伺
我歸來乎故於六館諸君之請贈也既序以道其
行而遂及予私

送助教曾君序

國子助教泰和曾君名習舉明經自分教崑山固
始兩學暨陞學錄于南監皆滿九載以至令官又
滿三載一時同官于斯者惟君最先而齒最長其
施以教人亦最有條貫如君者蓋良師模士所資

以造就者也雖久於其職可也而君乃以疾辭去
豈徒士無所矜式雖同官亦且亡麗澤之益於是
作詩送之以求予為序始君之膺薦而起也其仲
兄翼已發解鄉闈典教淮南伯兄輩已取進士甲
科歷官郎署自是出任方嶽入貳司冠登庸法理
之司而二仲繼之遨遊文翰之府蓋三鳳聯飛者
三十餘年淮南以教有師法為學者推重司冠以
佐平邦憲為上所倚任是皆未可以言去又
不但君之宜久於其職也乃者司冠上章引年既
得請淮南聞之即相繼謝事而君聞之亦即日稱
疾不視事且期以茲夏會金陵共載而歸噫斤鷄
不貴天池而榮望已足猶之可也至如鳴陽之鳥
希世之瑞乃亦倦飛思還翩然戢翼在公兄弟固
自得矣其如時缺望何哉昔韓獻肅兄弟友愛同
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又皆眉壽獻肅之將歸許
也時兩弟亦皆七十同時請老縉紳榮之夫一家
同氣同躋貴顯同臻壽考而又同辭祿秩此前古
之所間見者豈一時之榮而已哉雖然士大夫委
身受質貴於知止不然殆且辱及之矣此予所以
有慨於夜行不休而有取於勇退急流者故書此

以送曾君

畫簾緒論序

畫簾緒論宋括蒼守胡太初所著嘗梓行之以治七邑者也論凡十五篇合萬有餘言自盡已臨民以至審勢利遠嫌疑為邑之道大率略備誠有民社者所宜佩服而不忘也由宋以來此論久不傳吾常貳守謝君庭桂近自京師得摹本以歸適進士何鑑來令宜興請刻焉蓋治民之職令最難其下與民相狎而上統承于郡于藩憲于省部狎斯玩統承斯廢格不行加以豪胥黠吏夤緣其間授

王集卷三

其一

間隙以撓之謹訶汙蟻百責攸萃使令非仁明脩正敏辨而果斷而尤濟之以博雅行之以忠信欲望其成治功以追古賢哲是誠有難能者也此論凡人情所繫事機所伏民隱吏隱之所在蒐獵無遺蓋與縣務綱目作邑自箴諸書相表裏太初之名不見于史傳其守括政績亦無考然即是觀之亦可槩見其為人矣元祐中呂惠卿留守北京作縣法一書說者謂雖古今事殊而大體不能越惠卿小人之雄於才者其撰述雖富然以法令居首教化居末可知其為俗吏其有愧於太初多矣今

之為邑者果能究心於是書玩索而推行之牛刀製錦之賢雖未可遽及其於理劇邑如山陰晝日垂簾門階間寂益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

王文肅公集卷第三

王集卷三

七

王文肅公集卷第四

孫微仕郎中書舍人并編

序十七首

送家宰崔公序

香山別墅倡和序

送張行人詩序

冷菴詩序

送李郎中序

送李通判歸滇南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林霏集序

詩壇叢韻序

七十二候圖序

送都憲崔公序

送汪庶子詩序

三原縣志序

送婁郎中序

三集卷四

贈探玄子序

送浮圖性嘉序

送肥玉峯序

送家宰崔公詩序

吏部尚書廣宗崔公之請老而去也

上命賜

之璽書置傳以歸以寵異之蓋當是時在廷大臣皆許自陳多致其事而去而公獨於幾事之先上由秉之請承優渥之數如此噫何其榮也公由正統丙辰進士為戶部主事陞萊州知府有治行驟遷湖廣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更兩藩而聲稱益著自是入朝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江

東數郡賴公以安居二年陞吏部侍郎進尚書秉

銓衡者最久舉選號為得人內艱服除改南京參

贊留司機務名德老成搢紳賴以觀法兵民恃以

按堵如公者誠不可以去此者也雖然公忠信明

決人也自為吏侍年纔五十有五已上章乞身閱

十五年今年六十有九章凡九上率為上所

勉留觀此則朝廷之倚任公者蓋可知矣公近

以疾在告會南曹有考察之舉物情鞅鞅需公判

定比公力疾一出而去留之間帖然以服觀此則

士大夫之屬望於公者又可知矣從容展布圖功

三集卷四

攸終以酬

上恩以慰人望公豈無是心哉徒

以疾病之不可為筋力之不可彊勢位之不可久

處晚節末路之不可不慎此公所為決去而不可

留也公戒行南都士大夫咸惜其別而與之心尤

竊有不釋然者蓋公平生好甄別人物汲引後進

不以與為不肖謂或可委之以政每汲汲焉援之

甚力雖與之愚自不能奮庸於時以副公之期然

於所以感公益不可謂不知已矣故於公行贈諸

君子既各為歌詩與遂忘其僭而為之序

香山別墅唱和序

香山距宜興城北七里許予友宦君廷吉之別墅在焉蓋君自丞平公致其事而歸已數年矣或教子讀書課僮僕以耕稼從賓客賦詩飲酒而與田夫野老商晴雨卜豐歉以為適蓋其心休休焉以樂暮齡而歌盛治是故有得於老氏止足之戒者也疇昔之夏予與朱悉易蔣汝珍同訪君山中以相與登高而眺遠其南則陽羨諸山蜿蜒橫亘其東則具區浩漭而西有長塘洄瀾之分派其北皆平時沃野彌望無際公指以語予曰昔句踐滅吳范蠡乃乘扁舟浮五湖終身不返吳主皓以山石

三集本四

自立石裂數丈為大瑞封禪國山劉宋庾業為守群盜充斥業追討孔覲逋寇至長塘湖此何時也其山川無改遺蹟猶存而吾輩乃獲生長太平之世顧非幸歟又曰宋蘇子瞻與蔣穎叔連名策第宴瓊林日已約卜居陽羨單錫亦同年進士獨以問田且託邵民瞻買宅一區此其意何如也晚年歸自嶺表訖不能一朝居而吾輩遂能終老此鄉以飽挹山川之勝又獨非幸歟因相與慨歎久之君遂命家僮具觴酌列坐芳林之下清風徐來炎燭頽消從容獻酬既各霑醉忽易首賦一詩予次

其韻既而西日已在對端遂別別後予來南京久不得君音耗因復為四絕寄之乃者君以書來告曰君所貺諸詩士大夫見者多屬和之其紙以傳玩破裂斷別書此紙吾將軸而藏焉以遺子孫為山中盛事予諾之以奪於塵務久未暇書今待次東歸有日將復與君尋盟然愧無以藉手乃卒為書之而併叙一時會合之歡以弁諸詩之首

送張行人詩序

上即位之十有二年攬群策建皇儲以茂隆邦本亦既播告天下矣尋命遣使函詔往賜安

三集本四

四一

南國諭以上意以禮部郎中樂君章為正使而為之副者則行人張君朝振君即日陛辭舟發潞河蒞程以行北至石城瞻望鍾山祇謁陵寢已乃趨三湘臨八桂周遊覽眺景與意會輒付之吟咏以是年秋季抵南粵頒示恩詔王率陪臣郊迓俯伏傾聽蒿呼蹈舞啓天使館延之上客度若不敢當主客禮者事竣戒行王懇款願留而君歸旆已越左江自是經橫浦導星渚觀庾嶺之寒梅對匡廬之霽雪順流而東艤棹龍江反命闕下南都士大夫既追餞之又即君所履歷析十二

題賦詩送之詩成其友方寧以屬序序予惟國
家之撫有天下海內外諸國咸臣屬之莫敢不來
庭者然而遵正朔稟王度漸染華風知慕聲教則
東有朝鮮南有安南而已斯二國者亦素號東禮
有非其他荒夷遠番之比故朝廷於二國遣使
必慎擇班行之彥遴選文學之士而後命之蓋將
使之觀其風儀以啓其愛慕之心也雖然自負疆
雄潛蓄異謀則今日之安南似又非朝鮮比也擅
滅敵國彼自以為有勇而吾以大義折之潛窺邊
鄙彼自以為得計而吾以大信責之南金犀象報

三集卷四

五

使稱貢彼自以為盡職而吾以大禮曉之又將使
之聽其言論於笑談樽俎之間而悚然驚愕然畏
以厭服其心庶知吾中國之有人也此古人所謂
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又云國家有事相待以相
無事將觀以使噫朝振於為使能不辱君命
如此異時出入將相勤勞王家又寧有負於
上命哉

冷菴詩序

予友陳粹之僉憲自號冷菴嘗求士大夫作詩其
篇什甚富乃者寓書南雍屬為之序粹之稟明敏

之資負踔絕之志發解鄉闈釋褐南宮以名進士
為賢法從歷職理官持憲外臺步履所至聲光赫
奕有非閒曹冷局比也而菴以冷名無乃非其情
乎雖然粹之儒者也夫儒者所性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不以其身之宦達而失其初心不以其時之
寵遇而忘其素分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蓋官雖顯而其身無異於寒素也儒者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故得其道不欲獨善其身必思以兼濟
天下所謂處厦屋而念人之巢居露寢衣溫煖而
念人之卒歲無衣蓋其身雖居乎貴富而於一民

三集卷四

六

之寒猶已寒之其心固自若也氣燄熏灼炙手可
熱在儒者視之直以為冰山至於衣弊不補履決
不直其有感於儒者之心雖使之挾纊可也然則
粹之之所以名菴固將行其志以達其道夫豈區
區於官職冷熱之較哉粹之為人器宇高遠志慮
澄澈有砥礪廉隅之行與之接者如執熱而濯涼
風灑灑然不覺清氣之襲人也謂非不憚於勢位
不憚於聲利有歲寒後凋之節者能若是哉雖然
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晚
節末路人所難保北齊王叔朗有云非不愛熱官

但思之熟爾叔朗此言雖非中道然可以為躁競者戒粹之去是位日益隣名日益顯吾懼粹之之粹之不終於冷也故為是說以申之粹之其尚勵夫冰蘖之操哉

送李郎中致仕歸泰和序

工部虞衡司郎中李咸章之致其事而去也其同官黃吉紹輩請言贈之咸章江右泰和人父信圭嘗為清河令有政聲秩滿陞處州知府君侍父宦遊三十年雅有識器學士芳洲陳先生賢而妻之君侍芳洲于京師者幾十年而聞見益博益練習

王集卷四

七一

世故當道聞而又賢之薦於朝授刑部司務服憂改南京工部遷都水員外郎轉今官又二十年于茲矣蓋在秋曹贊餉成之績在冬官理繕修之務一時搢紳推重之謂其遠紹處州之遺烈近襲芳洲之令緒右官華秩何所不至而君恒懇懇白之當道願以老歸比今得請其年纔六十有二未老而休以全晚節遺外聲利如棄敝屣噫何其賢也前輩嘗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又云失利則戚戚若不可生者此常人之情也今咸章之去筠川有別業灤南有草堂蓋異乎無

所於歸者矣四子諸孫森然玉立有學術業以志進取君之歸也優游林下以享其養以觀其成其樂有不可勝言者又非戚戚者之比矣雖然此猶待乎外也予聞之李氏之先嘗以富而好禮為其邑大家之冠則咸章之所傳者禮義也禮義在內其視外物為輕然則咸章之進退有餘裕者抑豈非其內有足恃哉予與咸章交最久相知最深故因諸君之請而序以送之如此

送通判李君歸滇南序

應天府通判李宗質之去歸其鄉也刑部郎中文

王集卷四

八一

對以序屬予且曰宗質賢者也其持身謹飭治事敏辨在官三載畿民懷之然其性直而較不能與時湛浮嘗泣屬邑徵上供之幣憫民力已竭而供需無已請以公帑羨錢代輸歸而言之長不可而君不以為然句容尹不法事覺府檄君數實既具獄按治官欲貸之脅君易狀君執不可或勸之曰受命佐郡事當爭職也卒不少貶由是漸漬之毀日聞於當道當道弗之察君亦弗之備也今年秋會有詔考察兩京諸司有汰黜者宗質與焉搢紳聞之譁然求君所以去而君亦弗之辯也乃告行

於常所來往買舟南歸行有日澍等與之有鄉曲之好惜其心不能自白願乞先生一言道之庶公論藉以不泯嗚呼宗質亦嘗聞諸市虎之訛投杼之惑乎夫市之無虎明矣以三人言而成虎曾參不殺人然言者三至其母懼投杼踰垣而奔今毀君者或過三人而當道於君其親信不必如參之母宗質其能免於去乎宗質亦嘗觀之原毀之論乎其曰古之非人也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顛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其機陷之巧媒孽之隱有非宗質意料之所及

王集卷四

九

如此宗質其能免於去乎使宗質不去抑果能上下其手隨時而波靡乎果能脂韋其行與衆而混肴乎果能毀方以爲圓乎果能揉直以爲曲乎即不然必無以善其後者宗質雖欲不去其可得乎雖然予尚有告焉古之君子去位也其志樂於道其心安於義命所謂廢興有命行止皆天者此聖賢明訓也宗質勉之則宗質非但賢於今人而已也

三舍劉氏族譜序

太常少卿安成劉君紹和嘗續其先世譜謀旣自

序以鏤諸梓矣又徵予一言劉氏其先南康人江南李氏有國時有仕爲工部尚書諱適者其始祖也子君造吉州推官孫璞舉進士未授官而李氏失國工部率其子姓隱居安福之谷水塘鄉人猶以貴胄目之更名進七塘至宋有曰愍曰員曰知剛者三世皆補成均上生故鄉人又目其居曰三舍終宋之世簪紱蟬聯不絕然則劉氏故衣冠族也族譜始作於九世祖南壽至十六世祖塤又續修之傳二十有四世矣合族千餘指分房數十派而居不出鄉統不違宗祖雖遷而傳次不替服

王集卷四

上

雖盡而愛敬不渝此譜之力也夫譜以奠繫世辨昭穆周官小史氏之職也宗法廢古猶賴有譜叔世以還譜學不廢或作於先者無傳或述於後者罔繼裴宗落族無足恠者至於世臣大家亦復寥寥噫吾何藉以徵文獻哉是宜紹和之致意於斯也抑予聞宋下江南凡李氏故臣多錄用之獨工部恥事二姓遂去顯即隱棄富貴如敝屣及宋亡文信公舉義其十四世祖號華隱者特挾米攜師公異之欲屈授一官去不顧世德相承至紹和之考贈太常少卿祖昭累葉益修行誼然則劉氏西

禮義之族又非特衣冠而已也舊譜凡若干卷和益修之又若干卷列圖分註於所自出者為詳親親也其末也又益以簪纓志一卷凡仕有秩次者與焉貴貴也夫貴貴義也親親仁也仁義者君子立身之大節治家之大閑也紹和既允蹈之為劉氏之後人者尚欽承之以無墮其基哉

林霏集序

冬官主事吳君汝貴之奉使江南也請予題其所謂林霏集者曰此珍先曾祖所作也曾祖字宗本國初隱居長興之呂蒙山謝絕世故日與騷人墨

三集卷四

十一

客觴詠為樂意有所得輒形於詩嘗扁所居之軒曰林霏回以名其集焉夫詩自漢魏以來代有作者然莫盛於唐繼唐而稱盛者曰宋曰元而尤盛於我朝蓋三光五嶽之氣既完而大音斯振故當是時非獨廟堂之上公卿大夫之樂盛際者作為歌詩和平溫厚風乎治世之音雖閭里之間布衣韋帶之士亦各以其所得嘯歌謳吟於山巔水涯者亦皆豐融宣暢而無抑塞感歎亡聊之聲是固氣運使然亦未必不繫乎其人之賢有所感發而興起噫如公者是也公讀書樂道雅有風致

雖生逢盛世當家道之亨而能不艷榮利脫畧統綺以放情於丘壑寄興於篇什觀其措辭命意雄渾超軼直欲與一時達者爭工拙不復如古所稱窮人之言有拘留泥滓間意也惜乎其平生所作多不存稿而猶幸有此集之存以收拾於散逸之餘謂非其有子孫之賢不可也傳曰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不明不仁君子所恥予既追慕公之高風而尤嘉公之有賢子孫故為序以傳之

詩壇叢韻序

三集卷四

十二

音韻之學尚矣而其書則始於魏晉盛於齊梁隋唐之間如聲類韻林韻集音譜切韻韻篇韻餘之類其制不一其傳或泯求其傳之久而不泯則類譜一書而已士林用以為詩禮部因之取士循常襲故莫之或改雖中更有宋載加詳定而韻畧之編不免猶遵往轍迨我聖祖皇帝始謂音韻之非正倫類之失次制詔儒臣隨音刊著為洪武正韻銀梓頒行于今百年而世之學者書或從其偏旁詩猶蹈其故習識者病之今僉錦衣衛事除陽吳君孟章博學工詩雅好復古乃於職務之

暇纂成一書名曰詩壇叢韻每韻先反切次訓詁次韻語又次以古人名氏而以古文奇字終焉凡二十八卷七十五萬七千餘言蓋兼韻府韻會韻補而增益之其大要則一以正韻為主遵一王之法祛千古之陋吁其用心亦勤矣予嘗論之單出曰聲難比曰音音員為韻則人聲之出於自然音韻之貴乎諧協者故也夫何永明之體漫為詮辨轉相拘執徒舉四聲而遺七音偏起江東而欲槩之天下豈不失其正歟雖然古人嘗有詩壇推將之論矣而姜白石亦云作詩如兵家之陣方

三集卷四

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雖曰不可紀極亦烏可不歸於正哉然正亦難能也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然議者方謂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孫吳李廣其法豈盡出於正哉後之登壇橫槊者蓋取法韻而練習之合聲律之嚴求自然之妙本之六義以上遡四詩之旨則是編也豈曰小補之哉

七十二候圖序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嘗命善繪者作七十二候圖既彙粹成帙乃屬予一言予嘗考之七十二

候之說蓋本之夏后小正繼見於周公時訓呂不韋遂取以為月令自魏以來始載於曆而以二十四氣分屬之夫五日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如立春正月節氣也其候則為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雨水正月中氣也其候則為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之數備矣至唐一行又以七十二卦分配之然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宮卦凡六爻爻當一氣此四卦者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餘六十卦則五卦主六候者中氣

三集卷四

十四

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卦各主一候如中氣初候卦為公中候卦為辟末候卦為侯節氣初候卦亦為侯中候卦為大夫末候卦為卿也窮六十卦則七十二候之類詳矣他如正光有推七十二候之術李燾有著七十二候之圖其體例雖若不同要之皆不外乎治曆明時以推演先王之遺意也於戲天人之道雖殊象類之理則一是以古之聖人之將有為有行也必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

性而無不適此我朝 列聖之所以敬授人時
對時育物者是即堯典之欽若昊天周官之正歲
年以序事而氣運之所以流通品彙之所以生成
海宇之所以奠安寧謐宜公以是詳著於國以昭
示於天下後世豈徒為玩悅之資而已哉

送都憲崔公巡撫寧夏序

上即寶位之二十年北虜弗庭三邊用武於是攬
群策選賢才更置一二大吏以巡撫寧夏都御史
賈公為工部侍郎而求所以代之者得南京大理
寺丞晉陽崔公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之

三集卷四

十五

璽書俾踐其任崔公至是為大理者閱十許年秩
九載滿吏部薦公才堪節鎮者亦六七舉矣士大
夫期其遷拜之久而喜其擢任之重 命下之日
相率往賀于第賀必有言與以次當執簡從事夫
朝廷以軍旅之事付之武帥而必參用文儒以贊
理之者蓋以為用武可以威敵謹斥候明烽燧練
習吏士以驅馳戎馬之中武可能也至於閱禮樂
而敦詩書整肅綱維申嚴紀律起於樽俎之間以
折衝千里之外非文學法理之臣有不能者此巡
撫之在邊陲之所宜得人也西夏古稱重鎮與狄

切壤使非儒而知兵深識往事鑒觀成敗審度形
勢雖攻守異施而萬全百克訖無挫鑿隱然如一
長城之有足恃賴苟徒恃乎一山之限數隘之塞
以至於蓄水於畦凝冰於野以為我保障防彼侵
軼非策之善者也况當其時醜類搶攘蟻聚垣塞
雲中朔方上郡所在有警必也運神算作士氣衝
策勁健鼓行而進使蜂蟻就殲梟獍畢戮輶輻穹
廬席卷而盡夫然後存以大信示以優恩使之畏
威懷德願保塞下以備臣屬庶幾其可抑或逡巡
畏縮燕安怠忽以冀其解仇幸其悔禍非徒不武

三集卷四

七

然此又必無之理也此巡撫之在斯地在斯時尤
不可以不得人也崔公行矣吾見 皇風所覃含
識革面朔塵不起代馬不敢南牧 朝廷無西顧
之憂使人稱今日軍中復有韓范前代頗牧乃在
禁中顧不偉歟顧不偉歟

送庶子汪君詩序

成化丙午秋京闈事竣春坊庶子汪君伯諧諭德
程君克勤將返 命于朝應天府尹于君景瞻府
丞楊君維貞與二君同在場屋觀其校閱明而去
取公為南畿士子之幸以言於士大夫屬詩贈之

太常卿童君士昂既序所以贈克勤者矣伯諧之序以授於予夫所貴乎良有司者謂其登明而選公也蓋鄉所貢士以千計而升名者纔百有餘人其黜落者十八九非公何以服其心士所獻藝以萬計采而錄之於旬日之間其擯棄之不淹畧非明何以盡吾之心然公明豈有司之所靳乎徒以遵行甲令循襲彛軌雖有百元凱而吾格有限雖金薤琳琅至十萬篇而吾籍有窮如是而欲求盡吾心以服人之心不亦難乎然世之論科目者方咎其有遺才些其無名篇奇製口語譸譌喧傳遠

三集卷四

七

邇而聽者不察觀者眩惑是誠有司之過乎伯諧揆藻詞林談經儲幄清班邇列踐歷多矣而學術該綜文華瞻蔚揚推訓纂為時推重故士及門者多去取高科顯官而凡經其題品者皆極一時之選蓋伯諧前此嘗屢奉制命典司文衡其鑒通悟舉黜精允又不待今日始稱為公明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崇儒右文急賢圖治君歸而以其所得上獻于庭以其所輯錄文詞以上厘乙夜之覽吾見舉先茅之典旌刈楚之功進考增秩上方嘉賚又不徒士大夫頌之而已也

三原縣志序

昔人嘗言天下形勝關中為上又曰關中天府之國蓋其地自周文武以來世為都會而三輔鼎峙列邑棋布沿漢及唐號為雄盛然稽之圖志漫無登載後世如宋敏求氏嘗因韋述舊記演而成書庶幾詳備然傳至于今亦復遺墜國都且爾況列郡乎郡治且爾況屬邑乎此三原縣志所以不容於不作也縣舊有志久而脫略國家休明百年文獻自陝以西彬彬尤盛而新志未有紀述今大司馬邑人王公奮自儒科致位上卿顧嘗慨念於斯而職務糾紛訖莫就緒廼者居宇陪都撫巡畿甸庶政既修民用和洽始克以其暇日披閱舊編搜獵遺事以屬筆於毘陵士人朱呈而體格義例詳略去取則一取裁於公益自建置以至據遺為類一十有九為目五十有二釐為八卷凡土疆之分合山川之流峙道里之通達風俗之隆替物產之登耗邑屋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與夫故家遺俗之所有文人才士之所述包括無遺而復以雲漢昭回之章冠焉吁可謂博矣公間以示予屬為之序予惟漢高入關蕭何先收圖書

以此盡知天下阨塞然則圖志之在天下烏可少哉而其在閩中者抑豈無所本哉徒以俗儒滅裂事不師古吏茲土者既視為傳舍而不暇為生斯地者又狃於近利而不知為乃如公者其身存廟堂其志在海隅蒼生其勲業在太常國史一州里之小簡編之末似可略而不為而公乃汲汲為之斯固不忘宗國之義厚之道也嗣是而有作焉家藏而考據之時取而附益之使前有傳而後有繼又豈非公之所望於後賢者哉

送兵部郎中婁君詩序

三集卷四

弘治二年秋河決金龍口盛張秋陵會通河柳梗漕舟守臣以言先是河南郡縣亦告菑頻歲夏秋凡濱河之地多汎濫傷稼其迫近汴城為王藩所在三司治所有墊溺之虞者又議遷以避之鄉閭至舉以策士焉上軫淵衷乃命南京兵部侍郎白公為戶部侍郎授之璽書俾往治之公周爰咨諏謂宜濬於澱以達其流築隄防以遏其勢其工役鉅而職務殷而贊理參謀不可乏人乃言于朝謂其舊僚庫部郎中婁君原善有軼才可委任焉君聞命即日置傳戒途交游士作詩送

之吏科給事中邵元侃以屬予序夫河自崑崙入中國沿洄數千里其犇軼迅悍之勢蓋觸處皆然此有事四方者之所駭矚自楸子之決金隄之潰以迄於天臺梁山之溢其激射浸淫之患亦無代無之此有功稽古之學者之所深慨自都水有監河渠有署自時厥後或遣使按行命官監治其施加當時敷被後世者亦待復有焉此又有志於建勲立業者之所豔慕如君固其人也予尚何言哉獨嘗聞之歐陽子曰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如此此正白公今日

三集卷四

壬

之所為經畫者也蓋引漕渠之安流以便綱運出下田之沮洳以資樹藝役徒雖眾而豐其稍食使人忘其勞用財雖多而取之羨餘使公不知費以上紓當寧之憂下庇烝人之生此又白公之所望於君以相與有成者也君信之上饒人舉進士任主事以陟今官云

贈探玄子序

探玄子姓李氏名清旦江右進賢人挾虛中之術以求售于時荆揚吳越之區足跡殆徧而往來南都者最久南都士大夫多接納之與之語吉凶禍

福始若謾羨無稽久而驗者十七八則為之延舉遺之以詩探玄子既聯而為卷一日持以過予言曰清旦去此且西遊矣視諸卷中獨少公一言然竊念公言正不可少願有請焉老氏不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列禦寇亦云谷神不死玄牝之門揚子雲則又著書以太玄名予嘗考之老氏之所謂玄造化之妙也列子之所謂玄天地之根也子雲之所謂玄陰陽之機也合而言之皆玄遠難窮之理也今子之所謂玄果有得於是乎則子之術以人始生所值節氣晷刻推其五行所寄以預斷其

三集卷四

十一

一生休咎誠有合於陰陽天地造化之理者也不然或於是理如溟滓漫漶而徒以吉福誘人以貴勢移人期耄老以嬰孺擬卿相於側微是玄言也抑或假是以銜名焉賈利焉張虛聲而不踐其實務多得而不揆於義是玄行也玄言則失人玄行則失已失人固不可失已尤不可而況玄其術以失之天又可乎哉古之人善探玄者有曰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亾叩之以萬物之情而玄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玄不違子行江湖遇

有能談玄如嵇阮之流試相與講之以更探玄學之妙何如

送浮屠性嘉序

金陵之山其最秀拔者曰鍾山浮屠氏之廬之據有茲山之勝者曰靈谷寺寺住僧煥師用章三衢人其為人持律嚴其言有文其心泊焉無所累又其徒之傑然者也予往在南京嘗與遊焉為別且三年矣每思之不置今年夏其徒曰性嘉本初者來遊毘陵寓天寧寺首謁予道其師所以不忘於予者寺有樓曰塵外樓在茂林脩竹間本初居之

三集卷四

十二

雖盛暑中有蕭颯意間出小井寺問劔井偵應觀太平寺水壁即楊萬里嘗稱其絕妙一時者登君山憩浮遠堂堂在光孝寺瞰江凭闌四顧千里一矚歷嵩山訪膠山寺僧延坐一室有峯當戶焦千之刻詩其上其半插雲霧中隱隱可辨識者僅得雲擁秀峯來戶外三數語爾過華藏褒忠寺上雲海亭亭前臨太湖一檻之外波濤洶洶望七十二峯近可攬取如盤盂中物因誦僧法尚詩其卒章云明日慧山曾有約又携茶鼎汲清泠遂去尋陸子品第二泉飲之自是艤舟卷畫溪披荊棘行二

十里至善卷洞與寺僧戒航秉燧深入窮天然精巧處出就航語留止信宿過歸過予言曰性嘉既飽玩名郡山水且得諸搢紳詩甚富詩皆指閱歷處為題視之囊中獨少公一言幸不鄙而賜之言持歸以見吾師信不虛此行矣世嘗稱吾儒者之與浮屠氏遊常不于其迹而于其人必其人有道其所愛慕而服習者多與吾儒者事同吾是以略其異而取其同而與之遊如唐文暢宋聞復之流求之于今則本初其人也本初工書作詩間亦有奇語如聞復喜文辭有行必請諸搢紳以詠歌其

王集卷四

三

志如文暢是宜其得此於人之多也蘇長公不云輪扁斲輪痾癢承蜩苟可以發其智巧物無陋者矧文辭之正詩書之雅乎本初幸以予斯言歸告而師母徒曰華嚴法界盡屬蓬廬而已也

送玘玉峯東遊序

浮屠玘玉峯將東遊吳越致其師乘轅載公之命來請予一言先之予未知所以言也因詰之曰子之遊為求道耶獨不觀雲在天水在瓶曷為無礙曷為常清淨子就子之師學焉以究竟之道在是矣為求諸履歷耶亦嘗聞之石頭路滑百丈竿危

曷所從來曷由進步子叩子之師而悟入焉平生履歷可自是而超越矣顧安事於遊哉玉峯悄然曰凡先生之詔我者皆玘嘗聞諸師而能了者也玘之心徒有跋扈於儒者之道山水之勝所不能博求而遠覽者拘於法而泥於跡爾玘聞之由金陵而東稱勝地者為吳越吳越之區有名山有聞人玘是以願遊庶幾其有遇焉先生幸無惜終教我也予復之曰此正予所不能言也天下之拙於遊者莫予若也幼而學跼踖一隅壯而仕周旋兩京今老矣方圖退處以偃息林下所謂少年自負

王集卷四

廿四

以盡大觀而昌於辭者方竊有愧顧何以教玉峯哉雖然予居與玉峯隣亦嘗造乘轅大室見玉峯以琴侍矣琴君子之所御也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予將假是以為言又素不能琴姑舉所嘗聞於蘇子者為玉峯言之昔蘇子過僧紀老見其侍者援琴作數曲拂歷鏗然以一偈問之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侍者大悟玉峯東遊試求之蘇公所嘗宦遊之地如杭湖諸州其流風遺韻必有存者庶幾有能為玉峯作偈回之以覺悟焉玉

峯嬰然起謝曰命之矣

王文肅公集卷第四

王集卷四

廿五

王文肅公集卷第五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講章十四首

經筵進講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

這是虞書舜典篇史臣紀帝舜立法制刑之本末
何謂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是常
也常刑有五等一曰墨刑二曰劓刑三曰剕刑四

王集卷五

曰官刑五曰大辟刑若有大奸大惡殺人傷人的
人則用這等重刑去治他帝舜將此五等之刑曉
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在天上一概昭著明白故曰
象以典刑何謂流宥五刑流是遣之遠去也宥是
寬也人雖犯此五等重刑而其情有可矜法有可
疑或宗親貴戚勲勞之臣不可加以刑者但流遣
之遠去所以寬宥之也故曰流宥五刑何謂鞭作
官刑鞭是皮鞭如官府中吏典有罪則以皮鞭撻
之故曰鞭作官刑何謂扑作教刑扑是荆條之類
若學校中士子有犯則以荆條治之故曰扑作教

刑何謂金作贖刑金是黃金贖是贖免其罪人若犯此鞭扑輕刑不必打他但使他納些黃金以贖其罪故曰金作贖刑何謂責災肆赦責是過誤災是不幸肆是放縱人若有犯五刑鞭扑者或出于過誤或出於不幸其情又可矜也即免其罪而放縱之故曰責災肆赦何謂怙終賊刑怙是有恃終是再犯賊是必刑之也人若有犯五刑鞭扑者或有所倚恃或再犯不悛其情尤可怒也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故曰怙終賊刑何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是敬慎的

三集卷下

二

意思恤是哀矜的意思言帝舜立法制刑雖有輕重取舍之異其心常敬慎之不敢怠忽常哀矜之不至慘刻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臣觀帝舜用刑如此故當時天下人民自然守法不肖干犯於有司真可為萬世帝王之法也伏惟 皇上體帝舜好生之德法帝舜用刑之意俾德澤被于四海仁聞高於百王臣不勝至願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監是視也先王是指成湯說成憲是舊章成法愆

是過也說是傳說自稱式是用也欽承是敬承才過千人謂之俊才過百人謂之又列是布也庶位是衆職傳說於上文既告高宗以敦學修德之事至此又說道德修於已雖到那不自知覺的地位苟法或戾于先王亦未免有差又當監視先王成湯所立的成法而謹守之則可以長久無差失之患惟說式克欽承若使高宗果能率乃祖攸行無有過差則我傳說用能敬承王意廣求人才之俊又者布列於衆職與之共治益進賢雖是大臣的責任若高宗之德未至於無愆則惑於聲色貪於

三集卷下

三

貨利便辟聚欽之臣至矣傳說雖欲進賢其可得乎此可見君德之修替乃人才進退之所係而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愆之後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這箇說字是高宗呼傳說的名仰是瞻仰時是此也乃是指傳說說風是教也股肱是手足良臣是忠良之臣高宗既聞傳說之言於是發為歎辭呼其名與之說道東南西北四海之內無有遠近皆瞻仰我的德化此豈是我自能致之皆汝傳說之

教也然不曰教而曰風者言教行於民如風之偃草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高宗又譬喻說便如人身上一般必手足皆備而後可以爲人爲君者亦必待忠良之臣匡弼左右而後可以爲聖人人非手足則爲棄人君非良臣則爲庸君此高宗所以深有望於傳說以輔成聖德也蓋高宗之於傳說始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蘖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所造益深所望益切卒之高宗爲商令王傳說爲商賢佐良非偶然之故也誠使後世爲人君者果能舉賢而相之如高宗之相傳說臣必以聖而待君君必以聖而自待則風聲所動四海仰德而有以慰人心之望矣伏惟 聖明留意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庶民是衆多的小民有猷是有謀慮的有爲是有設施的有守是有操守的汝是指武王說念是思念協是合也極即是皇極罹是陷咎是惡也皇是君亦指武王說受是容受康是安色是顏色福是

無時是此也箕子演皇極之疇以告武王說道人君既能立極於上但凡天下的百姓人人觀感而化那百姓中有思慮深遠智足以有謀的有設施措置才足以有爲的又有長於操守不改節的這三等入雖才質不齊汝武王皆當思念之而不忘可也又有一等人所爲的事雖然未合於善卻也不陷於惡這是中人之資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爲惡矣爲君者亦當容受之而不拒絕可也念之受之是或任用之或教誨之隨其才之高下而輕重以成就之也又有一等人見於外貌既有安舒和悅之顏色及發於口又自說道我能好德這等的人雖未必真能好德亦當因其自言而與之以善汝武王則賜之以爵祿以貴顯之則此人亦得以人君爲極而勉進於善矣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

虐是害也無兄弟的謂之癸無子嗣的謂之獨畏是懼也高明是尊顯的意思指有位者說箕子又說道爲人君者於庶民中雖癸居獨處的苟有善亦當勸勉不可以其至微而虐害之雖職位崇高的苟有不善亦當懲戒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懼之

如此則天下無不可用之民在朝無非賢德之士此皇極之世所以無棄人而彛倫攸叙也大抵皇極之君當造就人才歛福錫民使既富方穀以歸於極伏願皇上建極於上錫福於下既錫之庶民又錫之有位益朝廷既有以福君子則君子必有以福斯民矣宗社幸甚億兆幸甚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王集卷五

六

莘是國名在如今陝西同州郃陽縣地方野是田野堯舜之道即是書經二典三謨中所載的道理義是處事得其宜以用言也道是於理得其正以體言也祿是財祿駟是四馬千駟是四千匹馬這箇介字與草芥的芥字一般一介是言極少也孟子曰萬章有伊尹以割烹要湯之問荅他說道昔日伊尹躬耕於有莘之國田野之中他所樂者皆是唐堯虞舜的道理堯舜之道載於詩書伊尹則誦其詩讀其書欣慕而愛樂之於凡天下之物辭受取予皆依着那道義上行若使不合乎事之宜

不得其理之正雖以天下的財祿與他他目也不顧雖繫馬四千匹之多他目也不視不但於多者如此若使不合乎事之宜不得其理之正雖一草芥之微他也不輕與人一草芥之微他也不輕取人的是其辭受取予無大無小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觀伊尹之存心制行如此豈有割烹要湯枉已辱身之事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王集卷五

七

匹夫是一箇男子匹婦是一箇婦人被是蒙也澤是恩澤推是排陷的意思內是入也溝是水瀆也是恩澤推是排陷的意思內是入也溝是水瀆也是承任說是誘也孟子承上文說伊尹有志於行堯舜之道以安天下之民故其心常思念着天下四海之民恐有一箇男子一箇婦人不蒙被堯舜之恩澤使之流離顛沛不得其所便如自己排陷他入於溝壑之中一般其以天下之事承任於已如此之重因此上他見夏桀無道暴虐其民使天下之民皆墜於塗炭不止於一夫一婦不得其所故應湯之聘幡然起於畎畝之中說誘成湯以

征伐夏桀拯救其民然伊尹既樂堯舜之道堯舜以天下揖遜而伊尹乃說湯伐夏者蓋因時之不同其於救民之義則一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北宮是姓錡是名衛國人班是列也爵是爵位祿是俸祿諸侯是當時列國之君害已足妨害已之所為也籍是紀載爵祿之圖籍軻是孟子自稱其名昔日衛國之人北宮錡問於孟子說道周家班

三集卷五

八

列爵位俸祿其尊卑厚薄之制度果是如何如今尚可得聞否孟子答他說道周家爵祿之制其詳悉已不可得聞了蓋因列國諸侯兼并僭竊嫌惡那周家制度妨害已之所為所以盡將那紀載的圖籍毀去了使人無所稽考然我嘗聞諸前人之所傳說者但得其大略而已如下文所言是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班祿之制也等是等級不能是不足的意思達

是通也附庸是小國因大國以通姓名於天子也孟子於上文既告北宮錡以班爵之制此以下又詳告以班祿之制說道天子之制度地方千里如今之順天等八府為畿內之地是也公侯食祿之地比天子僅十分之一故皆方百里伯食祿之地次於公侯僅七十里子男食祿之地又次於伯僅五十里自天子以至於子男通有四等如今之府州縣是也又有一等小國之君其地方不足五十里者不與王朝之聚會故不能自達於天子但因大國諸侯以通其姓名這箇謂之附庸如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三集卷五

九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這箇卿大夫士是王朝的卿大夫士故曰天子之卿受地是食采邑於畿內之地也視是比也元士是上士孟子又說道天子之卿所受的采地比在外諸侯之地一般侯有百里則卿也有百里天子之大夫所受的采地比在外伯之地一般伯有七十里則大夫也有七十里天子之上士所受的采地比在外子男之地一般子男有五十里則上士

也有五十里於此不言中士下士之采地則比於附庸之國可知矣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大國是公侯之國十是加十倍也四是加四倍也倍是加一倍也庶人在官是治藏之府掌書之史與服役之胥徒也孟子承上文又舉班祿之制說道公侯之大國地方百里其田三萬二千畝所收入之租可養二千八百八十人是其祿益十倍於

王集卷五

卿卿之田三千二百畝可養二百八十八人其祿又四倍於大夫大夫田八百畝可養七十二人其祿加一倍於上士上士田四百畝可養三十六人其祿加一倍於中士中士田二百畝可養十八人其祿加一倍於下士下士與府史胥徒一般俸祿其田一百畝可養九人至五人府史胥徒本無職事但以他服勞於官不暇耕田故與之祿足以替代其耕也古人班祿之厚如此所以能使人養廉勵節不至於貪污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

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是得也百畝是一夫所受之田也差是等級也孟子又承上文說道古者無有不耕田之民其耕田者所得之粟一夫一婦種田一百畝必加之以糞其田乃壯若糞多而力勤者為上等農夫其所收之粟最多可以供給九人食用上等之次的農夫用力不及那上等的其所收之粟可以供給八人食用中等的農夫用力不及那上次的其所收之粟可以供給七人食用中等之次的農夫用

王集卷五

十二

力又不及那中等的其所收之粟可以供給六人食用下等的農夫用力又不及那中次的其所收之粟可以供給五人食用惟其用力不齊故大略有此五等至於庶人之在官者或治府藏或掌文書或供徭役其所受之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蓋府史胥徒之治事有勞逸亦猶農夫之治田有勤惰其受祿多寡以是為差豈不宜哉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一車四馬為一乘百乘是食采之地可出兵車百乘也忘是失記也無是忘其勢也有是不能忘人之勢而利其有也孟子曰萬章之問友前面既告以所友在德而此又引孟獻子之事以證之說道昔者魯之賢大夫孟獻子其富為百乘之家所交之友有五箇人其一樂正裘其一牧仲其餘三人則我忘記了姓名皆當時之有賢德之士獻子之與此五人為友是知自家為大夫之貴有百乘之富但知取友以輔仁而已此五人者亦能忘人之勢不以獻子富貴為利但知以德相尚而已若此五人資獻子之勢利獻子之有是失其可貴之實則反為獻子所賤必不與之為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是邑名惠公是費邑之君也師是尊之也友是敬之也事我是任使之也孟子承上文說道尊賢友善之道豈獨百乘之家能如此雖小國之人君

也有能如此者費惠公會說道孔子之孫子思是有賢德之人我則尊之為師冀其教誨我也顏般之賢德次於子思我則敬之為友冀其輔助我也若王順長息之賢德又次於顏般是但為我所任使而已古之為君者能尊賢友善如此孟子舉之以告萬章豈非欲後世之為人君者以為法哉

王文肅公集卷第五

三集卷五

三

王文肅公集卷第六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并編

講章五十首

文華殿進講

虞書

虞是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九有五篇堯典雖紀載唐堯之事然本是虞舜的史官所作故謂之虞書

堯典

堯是唐帝的名典是從書冊在下上尊閣之也此

篇以簡冊紀載帝堯之事故名做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曰若是發語辭稽古是考古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放是至勳是功也史臣將要敘述唐堯的事乃先說道稽考古時有一代皇帝號曰帝堯又總說這帝堯的功業廣大而無所不至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欽是恭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意思安安是無所勉強也允是信克是能也史臣說道帝堯的德性其體恭敬而不怠其思通明而不昧發于外

則文章著見蘊于內則意思深遠然這四件德性都出於自然而然不待勉強帝堯的行實其恭敬則着實恭敬非若他人強為恭而不實者其謙讓則真能謙讓非若他人欲為讓而不能者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光是顯被是及表是外格是至也上指天而言下指地而言史臣說帝堯之德光輝顯著被及于東西南北四海之外而又充塞無間至於上天下地之間此則放勳之所極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克明是能明也俊德是大德即上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是也是以是推行的意思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是也睦是親而和也平是均章是明也百姓是畿內的民庶昭明謂皆能自明其德也協是合也萬邦指天下諸侯之國說黎是黑也黎民謂黑髮之人於是歎辭變是變惡為善時是是雍是和也史臣說道帝堯有這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的大德又能明之不曾昏昧了不惟自家能明其大德又推之以親愛那一家九族之親則一家九

族之親也都和睦了不惟一家九族之親既都和睦又推之以平均章明那畿內的民庶則畿內民庶也都自明其德了畿內民庶既能明其德又推之以合和那天下之人則但凡天下黑髮之人也都變惡為善無不雍和了此言帝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即前面所謂放勳者也

人時

乃者是繼事之辭命謂令羲氏和氏是掌管曆象授時的官若是順也是廣大之意曆是紀數的

王集卷六

三

書如今之大統曆象是觀天的器如今之渾天儀日為陽精日行一日繞地一周月為陰精月行一月與日一會星有經有緯二十八宿是經星金木水火土是緯星辰是日與月會處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授謂授與人時是耕獲的時候史臣前面既贊美帝堯大德了於此又繼續說起帝堯當時命羲氏和氏二人去掌管曆數授時乃欲二人於造曆之前兢兢業業敬順那廣大的昊天不可怠慢違背用書以紀數用器以觀天推驗那日月星辰的度數無毫釐差乃造成曆至嚴至敬將那耕

獲時候早晚分官頒布授與那有司去依着行使知天時不可違民事不可緩也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載是年也巡守是天子巡行諸侯所守之地也群后是眾諸侯朝是諸侯朝於天子之國也敷是陳奏是進也言是言說試是考試功是功績車是車馬服是衣服有功於民謂之庸前面史臣既叙舜巡守之事於此又說舜定為天子諸侯往來之禮每五年之內天子一遍去巡守二月東巡守五月

王集卷六

四

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其禮一年之內都周遍了四方諸侯則各以其年四遍來朝於天子之國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四年之內諸侯都來朝了然後天子又去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此所以上下情意交通而遠近人心無不洽和也然諸侯來朝不徒朝見而已天子必使他各陳其為治之說以觀其言之善否故曰敷奏以言其有說得善的又從而

明加考試以察其功績之有無故曰明試以功既考試之如果有功於民則賞賜他車馬衣服以旌其功績故曰車服以庸凡此皆是勸善之典若其言有不善者亦必有以戒飭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是始也十二州是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封是表也濬是疏導也史臣又言中古之地但為九州至舜以冀青二州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通前九州總為十二州

王集卷六

五

也舜既分天下為十二州又每州封表一箇名山以為一州之鎮如揚州則表會稽山荊州則表衡山之類是也又疏導十二州之川水使無壅塞之患蓋水土既平每州之水不問大小皆常疏導之以防後患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即前面所言流刑是遺之遠去如水之流不回還也共工便是堯時靜言庸遠象恭滔天的人幽洲是北裔地方水中有洲可居住處也放是安置

在一處使不得他往驩兜便是堯時舉共工的人崇山是南裔之山在今湖廣澧州地方竄是驅逐禁錮之三苗是國名恃險為亂者即今苗子便是三危是西裔地方在今陝西邊界上殛是拘囚困苦之也鯀便是堯時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的人羽山是東裔的山在今山東地方咸服是皆心服也言舜因共工有可流的罪遂流遺在幽洲使他一去而不回還囚驩兜有可放的罪遂安置在崇山使他不得東移西轉回三苗有可竄之罪則驅逐於三危之地以禁錮之囚鯀有可殛之罪則拘囚

三集卷六

六

於羽山之下以困苦之舜罪此四人皆是因他有罪而罪之是以天下人民心衷都服舜用刑正當其罪也蓋嘗觀此數節之書前言車服以庸是言舜賞當其功也此言四罪而天下咸服是言舜罰當其罪也人君治天下之要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後世人君誠使法舜之所行賞當其功而天下之人勸罰當其罪而天下之人懼則堯舜之治亦不難致矣此又在乎為與不為耳可不勉歟

伊訓

伊是伊尹訓是導也太甲嗣位之初伊尹作書以

訓導之故此一書名曰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
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此一節是史臣叙事之始辭也元祀是元年商時
謂年為祀十有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
正也乙丑是日也伊尹是商家的大臣祠是告祭
于廟也先王是指成湯說嗣王是繼嗣為王者指
太甲說祇是敬也侯甸群后是侯服甸服的諸侯

王集卷六

七

咸在是皆在總已是總已之職冢是長也伊尹時
為冢宰烈祖是有功烈之祖亦指湯說史臣說道
惟太甲即位之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日伊尹告祭
于先王成湯之廟又奉嗣王太甲以即位改元之
事敬見于其祖成湯當告廟之時那侯服甸服的
諸侯皆在王朝的百官皆總已之職以聽命于冢
宰伊尹伊尹於是明白顯言烈祖成湯之德以訓
導太甲蓋是時太甲居憂故伊尹攝而告之廟及
攝而臨群臣而以湯德告之者欲其知所取法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曰是伊尹說嗚呼是嘆辭有夏先后是指大禹說
懋是勉也罔是無也天災是天降的災異寧是安
寧暨是及也咸若是皆順伊尹將告太甲先發為
嘆辭說道古時有夏的先王如大禹方且懋勉其
德日新不已如惡旨酒好善言克勤克儉不矜不
伐皆是他能勉其德處因此上天心眷顧無有降
下的災異山川鬼神各安其所也無有崩竭恠異
的事微而至於鳥獸魚鼈之類亦皆順其生育之
性

三集卷六

八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子孫是指夏桀說率是循也假是借也有命是有
天命的指湯說攻是伐也鳴條是地名桀所都哉
是始也亳也是地名湯所都伊尹又說道後來大
禹的子孫夏桀他不能率循先王所行的道理專
務暴虐於是皇天降下災異天不能自行誅戮借
手於我有天命的成湯以誅戮之其造起可攻伐
之舉由夏桀積惡于鳴條之地而我湯德之脩則
始于亳都伊尹之意以為夏之先王方其懋德則

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
此若使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
禍亦可監矣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伊尹首
以夏事告之也

太甲下

伊尹告太甲的書史臣分為三篇這是第三篇故
謂之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

三集卷六

九

申誥是重誥告了又告的意思嗚呼是歎辭親是
親愛懷是懷服有仁是有仁德的人鬼神是陰陽
之靈享是歡享天位是天子所居之位艱是難也
昔者伊尹於太甲改過之後恐其或不克終於是
再告之歎息說道上天於人無所偏向本無有常
親愛的但人能敬畏不敢怠慢則親愛而眷顧之
民心向背無常本無有常懷服的但於有仁德的
人能撫字他則懷服之不忘鬼神無形無聲豈常
來歡享但人能盡誠以奉祭祀則感格而來享之
人君一身天命之所付托民心之所仰戴鬼神之

所依歸必克敬有仁克誠而後上得天心下得民
心幽得鬼神之心三者之所當盡如此然則居天
位者豈可容易而為之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是合上文仁敬誠三者說否德是無德道是指
全體說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之類興是興隆事
是指一事說如太康遊畋桀紂暴虐之類亡是滅
亡明明后是明而又明之君也伊尹又說道人君
能有此仁敬誠之德則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

三集卷六

十

天下豈不平治若無此仁敬誠之德則天不親民
不懷鬼神不享天下豈不擾亂然治亂二者古人
皆有行的若與那古之治者如堯舜禹湯這等的
同道則無不興隆若與那古之亂者如太康夏桀
這等的同事則無不滅亡為人君者始而與治固
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要當謹其所與終始
如一惟獨明而又明之君能之非中才之主所能
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令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是指成湯說時是此也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一以包其二配是合也今王是指太甲說今緒是令善統緒指成湯所傳的天下說尚是廢幾監是視也茲是指懋敬克配說伊尹又說道先王成湯惟此勉敬其自己之德德與天合故能配乎上帝用集大命今王太甲以成湯之孫繼有成湯的令善統緒其可不監視成湯而思所以懋敬其德求所以克配上帝者乎此又伊尹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乎克一

王集卷六

七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德是善之總稱無常是不可執一的意思師是師法主是專主善是德之實行協是合也一是本原統會處俾是使咸是皆王言是人君所發的言語王心是人君之心綏是安祿是天祿底是致生是生理伊尹於上文既說了用人的道理至此又推取人為善之要與太甲說道德兼乎衆善無有一定的師法但當主於善者而師法之善原於一理無有一定的專主但當合於能一者以為專主人

君既能主善而協於一則其心自然純一其心既一則其言皆廣大而有理所以能使天下約萬民聞其言之大皆稱之說道大矣哉吾王之言知其心之一又稱之說道一矣哉吾王之心此感彼應其理自然如此由是能安享先王所遺的天祿而邦家為之鞏固永厚衆民所賴的生理而海宇為之寧謐此又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嗚呼是歎辭七世之廟是天子的宗廟三昭三穆

王集卷六

又十一

與太祖之廟總而為七德是德行萬夫之長是說人君為萬民之長政是政教伊尹又歎息說道天子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觀其廟之遷與不遷便可以知其德之有無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以一人之身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民心無不悅服故觀其民之悅服與否便可以知其政之得失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后是君使是使令事是奉事自廣是自恃廣大狹人是小視別人匹是一自盡是效其所長伊尹又說道為君者若不是民則勢窮力促無以備使令為民者若不是君則疆弱相凌無與為奉事君民之相須如此所以為人君者不要自以為識見廣大而小視別人雖一箇男子一箇婦人也都有善處荷自廣以狹人使一夫一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人君亦無與成其功矣伊尹之告太甲既歷言脩德任人之理而於篇終尤致其警戒如此然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德者

王集卷六

七

此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其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矣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是捕魚的網綱是屬網的大繩條是條理紊是紊亂服田是有事於田畝力穡是勤於稼穡有秋是有秋成凡物以成熟為秋故曰有秋盤庚於上文既以遷都的利害訓戒群臣至此又設為譬喻以曉告之說道正如捕魚的網係在大綱上綱舉則目自張有條理而不紊亂以比喻那下當從上

小當從大不可傲上而不從也又說道正如農夫有事於田畝勤力於稼穡卻也有秋成之望以比喻令雖遷徙有勞苦於前卻有永建乃家的利益於後不可從康而不遷也此一段是申言前面無傲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這兩箇汝字及乃字都是指群臣說黜是黜退心是私心實德言遷都則有安民之實惠婚友是婚姻僚友盤庚又與世臣每說道你每造言以害遷

王集卷六

七

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然不遷後必有害何足以為德你若能黜去汝之私心布實惠于百姓以及於婚姻僚友汝能勞而有功如此則汝乃敢大言曰我世有積累之德如何見他世有積德益先王遷都時其祖父曾率民以遷今又率民遷是累世有德及人也此一段是申言前面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毒是大害情農是懶惰的農夫昏是疆越是過

後盤庚又說道耿都圯族河水你每不畏懼沉溺大害於遠近而怕勞苦不肯遷正如那懶惰的農夫一般不竭力為勞苦之事不從事於田畝過後安有黍稷可望乎此又以農夫喻從康之害蓋傲上從康當時群臣所以造言害遷者其病根在此故盤庚反覆辯論之

說命中

說命三篇這是第二篇史臣記傳說為相進戒之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

三集卷六

上

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總是統也王是指高宗說嗚呼是歎辭明王是泛言自古明哲之君若是順也邦是邦國都是都邑樹是立也后王是天子君公是諸侯承是奉承師長是官師之長治亂喚做亂亂民是治民也史臣說道惟傳說既受了高宗的命令為冢宰以總統百官則進諫陳謨致君澤民皆其職也於是進告于高宗歎息說道古時那明哲的君王奉順上天之道以區畫布置大而建邦國小而置設都邑於

邦國之中則立天子諸侯以臨其下又承奉之以大夫師長而使之食采地於都邑之內如此則大小有統尊卑有序而君臣上下之禮定矣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然其所以定為禮制如此之詳且備者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使人君自為安逸豫樂之計惟欲使之分職授任以統治下民為爾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此以下惟字都是助語辭耳無不聞謂之聰目無不見謂之明時訓作此憲是法也欽若是敬順又是治也傳說說道惟上天至公無私故聰而無所

三集卷六

五

不聞明而無所不見如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皆是天之聰明而無所私曲處惟聖智之君法上天之聰明使一政一令之施亦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私則為臣者敬而順之無有拂逆的為民者亦從之以治無有彊梗弗順的此又是憲天聰明之效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有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口是指言語說羞是辱也甲是鎧冑是兜言鑿戎是兵也衣裳是上衣下裳笥是篋笥于是櫜戈是

戰也茲是指惟口起羞以下四者說允是信也休是美也傳說又說道人之言語所以文身若不當發而輕發之則已肆物忤出悖來違反有招辱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若謀之不審而輕動之則召禍亂生釁隙反有起兵之憂衣裳以命有德若與非其人則德不稱服當謹其在笥之時干戈以討有罪若輕舉妄動則濫及無辜當省察自己之是非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高宗惟戒謹於此四者信此而能明其所當用則政治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患矣傳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

王集卷六

十六

及大略至此乃詳言為君立政之道而首以憲天聰明發之蓋知高宗已造乎明哲之地欲其擴而充之與天合德也若傳說者可謂善於責難於君者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我是商紂自稱祖伊是商家的賢臣參是列也責是責望功是事也昔者紂王無道西伯戡黎勢將及殷其臣祖伊奔告于紂歷言天命民心之厭棄

廢其能改之也而紂乃拒諫飾非歎息說道民心雖欲亡我我之生豈不有命在天乎言已有天命而民不足畏卒無改過之意祖伊於是退而歎息說道爾紂的罪惡眾多參列在上天已知之而爾反欲責望其命于天天必不宥祐爾殷之喪亡不旋踵矣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指爾紂所為之事如嬖倖婦人放黜賢者為長夜之飲制炮烙之刑其罪惡貫盈如此豈能免誅戮于爾殷邦乎言身弑國亡之禍必不免也

微子

王集卷六

十七

微是國名子是爵也微子是紂王之兄見紂無道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臣錄而為書曰篇首有微子二字故名之曰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是三公指箕子說少師是孤卿指比干說弗或是不能或如此的意思亂是治也我祖是指成湯說底是致也以酒為凶謂之酗紂王淫亂微子數諫不聽乃謀於諸父箕子比干與之說道父師

少師繼今以往我殷家恐不能復治正于天下矣
彼先我祖成湯表正萬邦纘禹舊服以身致其功
陳列于上而今我子孫弗率沉湎滌汰以酒爲凶
敗亂其德于下其忝厥祖甚矣雖欲不亡不可得
也蓋沈酗于酒本紂所爲而微子歸過於已言我
而不言紂殷之亡其形決矣而微子且疑辭說殷
其弗或亂正四方猶冀紂一旦悔悟而不謂其終
不能也此微子所以去之以存宗祀者豈得已哉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受是商紂的名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夷是平也夷
人是智識不相上下平等的人治亂曰亂十人是
指周公旦以下十箇賢臣說周親是至親仁人是
有仁德之人武王伐紂於渡河誓師之際既言天
意有必克之理至此又言人事也有必克之理說
道商紂之臣其多雖至於億兆然都是智識不相
上下的其心其德又與紂離叛了我之臣雖止於
十人然皆能撥亂反正其心其德又與我合而無
間言紂雖有夷人之多而無益不如我治臣之少
而盡忠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紂雖有至親之人

如箕子比干微子膠鬲然皆囚奴剝喪之而不能
用故不如我周家仁人如周召之賢而可恃也以
此觀之豈有伐之不克者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自是由也過是責也予一人是武王自謂必往是
必然往伐之武是指兵戎威武說揚是舉也侵是
入也疆是地方上的界限凶殘是凶惡殘賊之人
指紂說光是明白的意思武王又說道天本無目

王集卷六

九

視人而目得人善惡分明者實由我下民所視天
本無耳聽人而聽得人善惡分明者實由我下民
所聽如今百姓每皆過責於我一人之身謂我不
去伐紂以拯他於水火中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
之伐商斷然必往矣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我之將
士當奮揚其威武以侵入彼商家的地界誅取那
凶惡殘賊的紂我之殺伐因以張大是我弔民伐
罪之心於成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矣蓋湯放
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以爲心武之事質之湯而
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

湯為有光哉

勦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

勦是勉也夫子是指將士說執是執心懍懍是恐
懼的意思勦是摧角是頭角永世是長世也武王
又說道勉矣哉諸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可
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他商家的百姓畏紂之震懍
懍然如崩摧了他的頭角一般人心危懼如此武
王又歎息說汝將士每要當一德一心毋分彼此

王集卷六

二十

以立定其武功以能長世而不替可也蓋武王以
至仁伐至不仁既不存倖勝輕敵之心尤不忘一
德一心之戒其重用民命臨事而懼如此一戎衣
而天下大定豈偶然哉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
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
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
邑

王是武王牝雞是雌雞晨是早晨雞司晨過曉而
鳴然雌者則不鳴故曰牝雞無晨索是蕭索婦是
指妲己說用是聽信的意思昏是昏亂棄是絕也
肆是陳也答是報也遺是遺留王父是祖母弟是
同母之弟迪是道也逋是亡也逃是遁也此以下
五箇是字都是指多罪逋逃的說長也是尊崇的
意思姦是惡也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商邑是紂之
國都武王於牧野誓師之際將數紂之罪惡謂其
始於聽信婦人故先舉古語以發其端說道我聞
得古時人有一句言語說道雞之牝者無有晨鳴

王集卷六

二十二

之理若使人家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
不祥的事其家道必然蕭索了如今商王受好酒
淫樂荒政急事但凡好人說的言語他都不聽惟
聽信其婦妲己之言妲己平日所稱舉的則貴顯
之所憎惡的則誅戮之生殺予奪不出於已一惟
婦言是聽便如那牝雞晨鳴一般其為顛倒昏亂
亦甚矣其國豈有不亡者乎昏棄厥肆祀弗答祭
祀所以報本紂因昏亂遂棄絕其所當陳的祭祀
而不知報本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母弟
皆先王的胤嗣紂因昏亂遂棄絕其所遺留的同

祖與同母之弟不以道遇之既廢了宗廟之禮又
忘了宗族之義乃獨於四方之多積罪惡逋亡逃
遁的人反尊崇之信任之用之為大夫為卿為士
使他居顯位以暴橫凌虐於天下的百姓又使他
為姦為宄於商之國都蓋紂惟惑於妲己之嬖背
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此武王所以明誓衆士以
罄罪致討者亦惟為天下除殘賊爾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是武王之弟封於管以其為成王叔父故曰

王集卷六

十一

管叔群弟是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是無根之言
語如水之流從彼而至於此公是周公不利是謀
害的意思孺子是指成王說成王時年十五以其
幼稚故稱孺子史臣說道武王克商以殷之餘民
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殷及後來武王既喪亡了
成王幼稚周公攝政管叔疑周公有利代之心則
已為周公之兄尤當代立故與其群弟蔡叔霍叔
造為無根之言於國中說道周公將欲不利於孺
子所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手後公
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請
公

辟是回避居東是居國之東罪人是造流言的罪
人指管叔說鴟鴞是詩經篇名周公所作王是成
王誚是讓也史臣說周公既聞流言乃告與太公
召公說道流言方興王亦疑我我將何以自明若
不回避出去則於義有未盡他日無以告我先王
於地下周公於是避居東都過了二年成王始知
流言之罪人是管叔謂之罪人斯得以見成王初
未知誰造流言但緩以待罪人之在誰也于後公
乃為詩以貶王于罪人斯得之後周公乃作詩以
與成王名其詩為鴟鴞蓋鴟鴞是惡鳥能破衆鳥
之巢取其子而食者周公作為此詩以比武庚既
敗我管蔡又欲毀壞我王室其忠愛迫切之情可
謂至矣成王得詩雖猶未悟然亦未敢誚讓於周
公蓋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四五必待風雷之變
而始釋然其感悟焉此可見謾說之易入忠言之
難信而惜成王之見之不明且速也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

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帝是上帝界是與秉是持秉為即是詩經中的秉彛明畏是言天威之顯明可畏者我是周公自謂引是導逸是安有夏是指夏桀說嚮是意向庸是用淫泆是荒淫放佚元是大革是更改甸是治也恤是不輕慢的意思昔周公告殷多士於上文既

三集卷六

廿一

言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至此又說道上帝所以棄殷而不與者即是下民之所秉為當紂之時天下之民厥心違怨者有之以哀籲天者有之民心之所秉為以背殷者又即是皇天降災其威顯明而可畏者此可見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周公又說道我嘗聞得古人言昔者上天眷佑夏桀常引道他使他安逸但夏桀縱欲敗度自家不肖適於安逸之地桀雖不適於逸天亦未至於甚惡之尤必降下災異如伊洛二水皆竭之類以示意向于桀桀

猶不知警懼以遷善改過是不能敬用上帝之命乃大肆其淫泆雖有矯誣上天之辭說道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曰吾乃亡爾然天亦無所念聞之遂廢棄其大命降致其罪罰而夏之國祚終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周公又與多士每說道天既致罰於夏乃命爾商家的先祖成湯為君更改了夏正又旁求俊彥之人與他甸治四方然殷之興雖始於成湯自湯以後至於帝乙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無不明德以脩身恤祭祀之禮以敬神者此可見天之眷殷在於有德故也周公於此反

王集卷六

廿一

覆以夏殷為言以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所以曉告多士以潛消其猜疑之心至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時是是也指殷之三宗說立王是言繼立為王者逸是安逸耽是樂之過也周公又告成王說道殷之三宗能所其無逸故皆有享國永年之效自三

宗以後其繼世立為王者皆生長於深宮之中未嘗一日處於民間故安逸縱肆無所不至惟其生而安逸所以他心裏也不知稼穡之事播種收穫如此艱難耳中也不曾聞得天下小民如此勞苦惟耽樂之是從或適聲色或殖貨利以伐性傷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或能壽考者在位之日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止於五六年四三年而已其耽樂愈甚故其享年愈促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王集卷六

廿一

抑是謙抑畏是謹畏周公以為商王雖時之近然終是異代之君成王聞之未必有感于心故又歎息說道其亦惟我周家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蓋謙抑則不至於縱肆謹畏則不至於怠荒是能所其無逸者也周公將言文王之無逸故先言太王王季以見其源流之深長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即是大禹惡衣服的意思康功是安民之功田功是養民之功周公又說道文王以方伯之尊居萬民之上雖締衣繡裳亦何不可然而文王心

在於民故盥卑服儉素薄於自奉而厚於恤民發政施仁除殘去暴以專意於安民之功制田里教樹畜以專意於養民之功文王之勤勞如此蓋知稼穡之艱難以為無逸之本也

微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成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微懿皆美也老而無妻的喚做鰥老而無夫的喚做寡是日昃也遑即是暇盤是樂也遊是遊觀

王集卷六

廿二

田是畋獵周公又說道文王有柔恭之德而又極其微懿之美則從容有常非柔懦之柔以貴下賤非足恭之恭是以能平易近民於天下小民則綏懷而保護之於鰥寡之人則惠鮮之如何謂之惠鮮蓋鰥寡之人垂首喪氣施之以恩惠使之有生意而鮮明也自早朝至于日之中自日中至于日之昃雖一飯之奉亦不暇及文王之勤勞如此蓋其心惟在於咸和萬民而欲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遊觀田獵亦人君之所不能無但不可使之無度爾文王則小心抑畏不敢

盤樂於遊觀田獵之事惟其遊田有常故上不濫費而取於民者亦有常制於所統之庶邦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故惟中身九十七而終其享國有五十年之久也蓋崇儉素恤孤獨勤政事戒遊逸皆文王無逸之實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是法也其是指文王說淫是過也周公又歎息說道繼自今日以往嗣世而為王者當法文王之

王集卷六

某

無過於觀逸遊田取於萬民者有貢賦之常制而無橫征暴斂可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

無是禁止辭這箇皇字與上文不遑暇食的遑字一般寬假的意思訓是法也若是順也不是大也則也是法愆是過也以酒為凶謂之酗既以酒為凶如何又謂之德蓋人之德有凶有吉酗酒是人之凶德也周公既欲成王法文祖以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矣至此又戒之說道為人君者不可自家寬假說我今日姑且為此耽樂之事一日耽樂雖若未足為害然在下也不足以為法于民在上也不足以奉順於天當時之人亦必大取法我過逸之行如商紂飲酒商民亦化之而崇飲之類故周公又說道不可如殷王受之迷惑昏亂以沈酗于酒之凶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胥是相也訓是誠也惠是順也諄是誑也張是誕

王集卷六

九

也變名易實以眩聽者謂之幻周公又歎息說道我曾聞得說古之人若如三宗文王其德業已盛有若不待其臣之訓導者然當時之臣如伊陟臣扈傳說閔天之類猶且相與進諫陳謨以訓告之猶且相與匡救將順以保惠之猶且相與左右規正以教誨之是以其君一視一聽一思一慮皆無所蔽塞好惡取予亦皆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皆無敢相與欺誑妄誕變名易實以眩惑其君之觀聽者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

此是指上文所告之事說人是指為臣者說正刑是正法否是不然也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周公又告成王說道若於上古古人訓告保惠教誨之事不肖聽信則為臣者將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然變亂了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最便於民最不便於縱欲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此民之所便者然暴虐之君必變亂之薄賦歛以厚民生亦民

王集卷六

之所便者然奢侈之君必變亂之人若既皆變亂了正法則天下之民亦皆相與譸張為幻矣若不譸張為幻則其心亦違背而怨恨之若其心不違怨則其口亦從而詛祝之為人上者使民心口交怨如此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又懇懇為成王言之

君奭

昔日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同心協力以輔佐成王及至成王已長成了召公自以為權位太高盛滿難居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臣錄其反覆

告語之辭以為書曰周公首呼君奭故以君奭二字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君者是尊之之稱奭是召公的名周公既尊稱召公如何又直呼其名蓋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弗弔是歎憫之辭降是降下喪是喪亡墜是失也是命是天命兩言不敢知是不敢期必的意思基是

王集卷六

業也永是長也孚是信也休是美也棐是輔也忱是誠也不祥是不吉與上文休字相反史臣述周公稱召公之名以告之說道皇天不恤于殷降下這喪亡之禍於殷邦殷既墜失了天命我有周已受命而興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長留無德則旋去雖曰我周已受命我卻不敢期必說周家基業信乎長如今日之休美及天命之誠於輔周若使召公欲去則無以輔成君德雖欲基業永孚於休天命誠於輔周皆不可得矣然我亦不敢期必說我周家終出于不祥久後亦有此喪亡之禍若使

召公留則足以輔佐成王其終未必不祥而有以垂統於萬世矣此可見天命之去留係乎召公之去留周公懇惻危懼之意溢於言表其視後世之爲大臣者有功則恐不出於已並位則欲擠之使去者大不同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閼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割是害也申是重也勸是勉也寧王是武王太命

三集卷六

三十

是有天下之命躬是身也尚是庶幾也修是治也有夏是所有的諸夏即是中國虢叔是文王之弟封於虢閼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皆是文王時的賢臣周公又稱召公呼其名以告之說道在昔皇天上帝降割害於有商使他罹滅亡之禍遂申重勸勉我武王以陰誘其衷使脩其德武王之德既脩然後以天命之大集於其身使之貴爲天子以有天下然用集大命雖在武王而脩和有夏則自文王始故周公又說道惟文王庶幾能脩治變和我所有之諸夏如康誥言一土邦以脩無逸言用

咸和萬民這便是文王能脩和有夏處然文王之所以致是者亦惟有資於賢臣之輔故在當時有如虢叔有如閼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者五臣相與輔相之或率下親上或諭德宣諭以導迪彛教輔成文王之德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彛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是導也彛教是常教蔑是無也佑是助也秉是持也時是是也昭是明也見是著見冒是覆冒周

三集卷六

三三

公於上文旣言文王有賴於五臣之助至此又反其辭說道若使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彛忝於前後左右進諫陳謨以導迪其秉彛之常教則文王德有未明不能修和有夏亦無德澤降及於國人矣然文王之有此五臣者亦惟上天佑命文王純一而不雜蓋以如是秉持其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之威紂者曰紂之無德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其德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至治馨香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繼殷而王以受有殷之天命也周公之意以爲如文王之聖猶不能無

賴於五臣之助如此況成王幼冲而我與爾又止
二人豈可不篤於輔君翻然求去此召公所以感
周公而復留也

天順中臣與仰承 先帝簡命為 文華殿講
讀官蓋自編脩陞侍講皆侍 今上于東宮甲

申正月 今上即位二月 御西角門降 勅

陞與庶子兼侍講尋奉 勅兼 經筵官明年乙

酉陞學士來南院辛卯陞祭酒壬寅陞侍郎自癸

未至今二十年間凡兩授 勅五轉官仰惟

皇上天地大恩念與微勞特加甄錄然與自顧謏

王集卷六

第

淺之才始既無以啓沃 上心而衰晚之年終

恐不能圖報 聖德暇日偶閱舊篋得講章數

十條皆當時與翰林春坊同官輪日進講者故篇

章斷續重以南北奔馳亡失者多其存者止此回

不忍棄乃命從史輯錄之蓋將以示吾子孫使知

今日之幸遇為非偶然與所以感 恩而思報者

尚亦有勵於將來云

王文肅公集卷第六

王文肅公集卷第七

碑銘八首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南京戶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楊公神道碑

銘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沐公神道碑銘

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胡公墓碑銘

廣西按察僉事致仕鄭先生墓碑銘

應天府尹彭君墓碑銘

王集卷七

應天府尹魯公墓碑銘

王氏先塋之碑

南京戶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成化壬辰夏六月辛卯南京戶部尚書陳公以疾

終于位今制凡兩京文武大臣喪 朝廷必遣官

諭祭命有司營葬至於勲業位望之炤灼者又益

以賻贈之禮凡此皆公所宜有而必得者南京戶

部既以公計聞其叔子鵠遂奉柩去歸其鄉以俟

命焉公諱翌字冲霄鳳陽虹縣人其先居豐之朱

陳村宋季徙彭城今居虹縣者又徙自 國初祖

敬先考鑑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公幼有異質先考尚書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世農業人知吾所治者稼而不知種德吾兒其稼之獲乎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會試中進士第授行在戶部主事歲己巳虜寇犯邊王師北征命備芻糧永平等處永平圻內郡征輸繁重民無宿儲公百方區畫民不厲而兵饒給還奏稱旨復出內帑金數萬兩命羅粟遼陽實邊屢竣事陞郎中尋奉璽書督漕江西先是歲賦皆卒伍漕輓時朝廷用武始更

三集卷二

以民有司承望風旨嚴程趣辦民殆弗堪公曰賦無後期足矣奚以亟為乃循行郡邑求得其富厚者俾具舟分漕且諭之曰此一時權宜爾師還當無爾勞衆樂從焉景泰初上崇孝敬錄忠義備財用清賊罰申舊典體群臣六事未報聞尚書公計乞歸三司御史交章留之上命公卒事公遽已馳歸喪次聞命復往督漕抵京師而歸服幾終會
上命廷臣舉堪任方嶽者僉以公對即其家拜山西右布政使馳傳赴任公問民疾苦為蠲其逋稅至十餘萬石民素利五臺山木至是有禁

公弛之樵蘇自若鴈門既設兵守禦益成以民咸釋之使歸農業公既厚民生謂可以役其力矣始於其暇日築忻州城除道通平西嶺又感發其良心俾修陽曲諸廟學蓋民不知勞而頌有德者至多不容口英廟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從二品祿巡撫宣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敝甚公拊循之又籍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逋租之累里正者寬兩稅抵輸布帛厥貢果實皮革諸物皆乞權罷之其地故有宣聖廟祀禮與中州等頃歲儉止行釋菜公曰其費幾何而用以化

王集卷七

導邊氓其利博矣俎豆之事吾何敢廢亟復之久之字來入寇邊將失利虜勢猖獗公檄諸部固城堡繕器械募材武士為土兵參以官兵守要害既而朝廷命將出師虜始引去西師解嚴公乃上章乞省墓不允然上亦念公在邊久思有以少休之未幾陞南京戶部左侍郎令上即位勅公總督京儲及屯田諸務公始至會臺臣建議令諸司察舉其屬公首劾罷其不事事者數輩而薦用其才且賢者廩庾廢壞其修復之貲咸取具軍役而公有餘材則積以待敝公曰糜有用之物

困無告之民吾不能牽於吏議以隱忍於心也即日以便宜從事人謂公一舉而能除數十年之弊復因災異上恤民力錄囚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賜葬祭旋命起復公懇乞終制祥禪召還京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如故三年乞奏最上以其兼領諸務止之賜 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公至是功業既成精力向衰在他人若可以少自暇逸而公感知遇期於盡瘁每晨輿入公館治事食頃詣臺迄日盱未休屬僚文移趣辦不少貸卒之以此成疾疾甚猶日省署不廢嗚呼必如公而

王集卷七

四一

後可謂無負於委任矣公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為郎署人已憚其剛直無敢有忤之者及出更藩鎮入踐臺省位叙日高年德日茂晚生後進以得公接納為幸而小官下吏趨走聽令有莫敢仰視者矣公生於永樂甲申壽六十九配李氏封夫人側室樊氏朱氏生五男子鳳沂州判官鸞虹縣陰陽訓術鵬義官皆李出鵠國子生樊出鶚朱出三女其長者嫁郭宣錢宗季在室孫男五公之卒也其同年友南京吏部尚書崔公既經紀其喪復述公履歷以授鵠俾持以乞文於予將立碑

神道予雅辱公知愛公之妣文夫人喪嘗奉執筆為銘今於銘公又奚辭其葬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其墓在邑西南沱河之陽銘曰

維古大臣以道事君道用於時惠利在民烈烈陳公遭逢 列聖煌煌兩疏詞嚴義正豈不公用

人孰究知其所知者公之緒餘秉德懷誠初終一節何歉於公元侯大耋沱經夏丘爰慕其陽勒銘穹碑永永不亡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楊公神道

碑銘

王集卷上

五一

憲宗皇帝臨御之日遴選文學侍從之臣既自擢用之而尤簡其質重才良博雅有道術者兼任東朝官職俾之日侍 儲君以講明義理輔成德性以期他日嗣守太平之業其寄任之專責望之重謂非賢不可也古人有言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故吏部右侍郎楊公在景泰初以制省第一人發解明年辛未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天順戊寅授職編修與修大明一統志癸未禮部會試為同考官成化初開經筵以選為講官有白金寶鑑文綺

之賜丁亥編修九載滿陞侍講踰月 英廟實

錄成陞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十兩綵幣六表裏

戊子謁告歸省辛卯主考應天鄉試壬辰遷侍講

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修宋元通

鑑綱目未成聞母太孺人喪 上念公侍從久

特旨遣官諭祭庚子順天鄉試復為主考壬寅

今上出閣公侍講讀文華大訓成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賜楮幣千貫丁未陞吏部右侍郎

戊申纂修 憲廟實錄為副總裁己酉七月辭

部務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典史事蓋公在

先朝不出木天石渠者三十有七年吏部雖當薦

公為祭酒在廷大臣又嘗合辭舉公入內閣皆不

果用後雖稍遷詹事六年而遇 今上登極始

有吏部之命初當道猶擬公南京吏部 上覽

疏取御筆去南京左右謂吏部右侍郎劉宣故在

上曰劉宣轉左比公再上章請解部事皆不許既

而章三上辭益懇始許之觀此則 先帝之不

盡用公與 今上之果於簡用而眷遇之其意

固各有在也奈何天不假年不臻柄用以大展其

經濟之才非命也夫公諱守陳字維新鄞人也自

其遠祖仁爽以來十世居鄞之鏡川大父棲芸先

生潛心理學遠宗楊慈湖黃東發諸公卓然為時

名儒父自懲為泉州司倉以公貴累贈翰林侍講

學士母張氏贈宜人公在妊時母嘗夢大星入懷

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為異八歲入

小學已敏慧絕倫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

長能作詩文下筆有驚人語然棲芸教之不以記

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遂作致

知力行持敬三銘又題銘于牖以自勵比登第入

翰林學益進文益奇議論益醇正每進講必傳經

義以納忠誨一日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嘗

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

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

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

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無為

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帝王之治

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悉耳目所娛窮

心志所樂而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

禍有以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為惟

寵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為

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聖狂治亂之異端繫於此 上

欽容聽之大臣退班相語曰真講官也至於應制詩文亦不忘勸戒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亨大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寶異物

王集卷七

八

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他學士曰萬一 天子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

會有詔議祧廟公上疏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而

宗有德我 太祖皇帝有大功于天下當為百

世不遷之祖今 憲宗升祔宜併祧 德懿

僖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

太祖居初室四時享祭正位南嚮三歲一祫則

德祖居南嚮之位各不失其尊庶無悖禮時禮官

已定議九廟以 德祖為始祖不祧第祧

懿祖而一歲一祫不盡如公議然知禮者疑之成化改元正月公上講學聽政之疏其略曰精一執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而為出治之本也明目達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而為致治之綱也臣願 陛下遵用舊制開經筵以講學御午朝以聽政一日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軋清宮之時少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宿弊可革善政可成而唐虞之治可馴致矣反覆數百言於正心脩德保邦致治存天理遏人欲親君子遠小人凡有益於天下國家者靡不詳盡而辭極剴切

王集卷七

九

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某奏制報可至於作史其予奪一出於公書法一以春秋通鑑綱目為準公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可滅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官於 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當時朝廷政事與忠於其事者皆缺

略無傳及今猶可補緝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前代人臣章奏雖不報者猶書近時留中之奏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凡若此者數事章未及上而公已屬

疾識者尤深惜之已酉十月太白犯進賢甚急占者云賢人厄既而公卒於是月十八日蓋其應也春秋六十有五

上聞訃嗟悼贈禮部尚書賜

謚文懿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配丁氏邑名家女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宜人時節入朝賀

兩

官加賜賚貴富矣猶日課諸婦習女紅不輟教諸子勤問學以至於有官于朝猶訓飭之使無怠傲戒宗姻外內頌其賢年六十四以庚戌六月十一日卒其年十一月六日與公合葬玉堂山之原三子茂元中乙未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茂貞蚤

王集卷七

十一

卒茂仁中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孫男七美珩郡庠生美璜美琚美瑀美瑤美環美瑜女三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直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教內侍省嚴立矩範無少假貸教成多去為近倖與公同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公勤學喜讀書遇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敘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傳註而自以所見立說晚年屢加刪定皆擴前賢之所未發而

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蓋公既得之棲芸而遂以傳之弟若子公弟三人並舉進士守陞亦魁浙省歷官翰林侍講春坊諭德守隨由應天尹為廣西參政守隅工部主事文學政理爭爽競秀而茂元茂仁尤濟美焉公為文舉筆立成不煩宿構詞雖閑博而卒澤於理詩尤渾雄流麗然不戾於雅正四方求者接跡戶外公應之不以為瀆也其所著有晉菴鏡川東觀桂坊金坡鈴部諸稿藏于家公疾亟語諭德君洎茂仁曰吾學至為君子仕登乎三品年

王集卷七

十二

邁乎六袞夫復何憾惟新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棲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其勉圖之又曰吾所交皆文章鉅公然知我深者惟冢宰王廷貴我死汝求作神道碑言訖精神猶耿耿喘息漸微瞑目端坐而逝公卒後越月茂元葬計過金陵以公治命告予既而諭德君遂以公行述來顧予何人乃敢承公之託耶第以同年及第同官翰林道義相親之日久公三弟府尹諭德當同宦兩京工部從予受業南雍而予子參政沂又公考應天時所取士公子憲副復與沂同年契誼之深誠無有過於

予者遂不揣菲陋撮公言行之大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古盛時士多方聞窮理以學載道以文世教日淪俗儒滅裂學殖將落辭有枝葉有煒揚公越產奇才夙承示訓茂擢倫魁繼登甲科列職翰苑更事

三后荐沐天眷

今皇紹統信任不疑

曰予舊學先帝所遺公感知遇誓竭忠盡銓管稱平論諫無隱春秋之筆周孔之言總裁國史勸講經筵道合議從秉用伊邇邦國殄瘁而公已矣計音上聞

當寧興嗟寵終之典視衆有加

王集卷七

上

感恩未報公有遺恨易簣之言以勗厥胤有弟有子世學世科三鳳二雛踵接肩摩諸孫振振亦復穎異世德方殷其承未已公雖云亡簡編具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公亡無何宜人奄逝淑德令儀殆不勝紀玉堂之山有封若堂旣固旣安雙壁共藏墓門有石過者必式公有治命予無愧色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沐公神道碑銘

雲南副總兵都督同知沐公之終也

上為輟

視朝首命雲南布政司致祭者四給粟布賻贈有加柩至南京復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葬有日公

子誠具事狀請予題銘神道公諱瓚字廷器先世鳳陽定遠人曾祖諱英洪武中以西平侯統兵征夷雲南平留鎮其地歿封黔寧王諡昭靖伯祖諱晟襲兄春侯爵永樂中征交趾有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諡忠敬祖諱昂累官都督正統間討平麓川叛寇思任發卒贈定邊伯諡武襄考諱僖字可怡初授南京錦衣千戶後以子貴贈都督同知妣封太夫人徐氏公幼襲父蔭為千戶天順戊寅入朝京師會兄總兵官都督璘凶問至

上念

沐氏世守雲南為邊夷信服不欲以兵政更委他

王集卷二

三

人遂召公至便殿諭旨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馳傳還鎮公承命感激圖惟報稱修飭城壘增羨廩庾作興學校禁戢奸宄凡事有益於邊徼政有便於兵民者皆以次興舉未幾祿谷寨叛公命都指揮高遠率兵勦之需益州賊阿賽與土官適仲構兵諭令解散而雙殺益甚則命都指揮張諒翦除之隴川蠻酋木梅罕賢爭地以戰揆其勢非一旅可辦乃協謀三司巡守諸公遣使諭以禍福許其納款第遷謫遠方餘罪悉宥不問歲壬午麓寇餘孽思上法肆行劫掠

侵奪孟木諸夷土地意圖不軌其勢非一信使可諭於是請命于 朝會集鎮守三司相機設策大為攻守之具卒之賊衆膽喪兵不血刃而邊圉輯寧居人按堵 朝廷嘉之錫以白金綵幣旌其勞伐成化改元乙酉 皇上嗣統益隆委任荐承銀幣之賜三年今黔國公繼鎮雲南遂命公協同贊理四年復命為副總兵移鎮金齒公即日就道比至永昌宣 上德意問民疾苦恩浹士卒化行夷獠不四三年邊塵無警歲獲豐穰蓋前此所未有也庚子夏邁疾上章謝事 詔勉留之謂公

主集卷七

十四

官高望重與他人衰老不類於是不復敢言遂至不起公質幹魁碩器宇宏邃聞人有善不啻在己掩人過惡甚於護疾而且優於謀略精於騎射此其所以能迓承 休命克篤前烈使人稱一時名聞能堪間寄如公者指未易多屈也公娶夫人賈氏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銓之女生二子長誠雲南左衛指揮僉事金齒之人之不忘於公者合詞上請願得誠嗣守其地次謙早卒詳諫側室出也公生於正統己未七月二十二日卒於成化辛丑四月十六日享年四十有三以壬寅九月二十六

日葬江寧縣長泰伯鄉觀音山祖塋之次予既敘其事又系之以銘曰

西平錫封奮自昭靖黔始有國實維忠敬武襄繼敘榮康紹承爰暨爾後世篤忠貞維公材雄列職禁衛比朝于京適際其會 帝曰休哉予惟爾

賢爾予世臣往鎮于滇崇其勲階授以節鉞公既戾止滇人乃悅倚昔先王奠我南邦嗣世有慶吾民川康公感其言式克自勵不寬不煩戎律有紀鐵其小醜撫其夷酋四封底寧百廢具修 爾書贊嘉加以寵賚委寄益隆鞠躬盡瘁維公在邊有

主集卷七

十五

勞有勤報卹有典溢於常倫我作銘詩陳之隧道述德勸忠為百世告

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胡公墓碑銘

胡公諱澤字存潤嚴州淳安人高祖克紹曾祖玉祖道昌父溫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母盧氏贈淑人公少有志分知好學通毛氏詩洪武丙子領鄉薦卒業成均進試內廷授廣東新會訓導丁內艱永樂初調江西寧縣外艱服除復寧任又三載調福建浦城滿秩又調江西之永豐宣德乙卯以疾乞致仕公天性孝友在童幼時已知事親

之道父常過飲夜嘔必達旦公兩手奉父首泣諫父爲之止飲佃人汪有誣構父繫獄泣訴于邑直之居家塾游邑庠必謹於省候宦遊所至必急於迎養比卒葬祭以禮兄淇嘗感瘡瘍疾躬爲調藥弟沐得狂疾欲手刃人妻子忝避公持之與同寢處兄子昉從學於寧撫教之族有孤貧者携之官爲娶婦生子嘗出緡錢若干畀鄉人貿易竊之竄去亦不以屑意其之盜也友人許姓者旅死挾其遺骸以行衆以爲弗利公曰是有義焉比至揚子江中流風暴起舟且覆衆固請委之公執不可俄

王傳卷七

去一

而風止卒無患居母喪時鄉人有負險作孽者制使駐兵郡境將往撫之而憚於深入公裹服抵其巢穴諭以禍福衆皆散去里少年聚徒劫掠方椎牛饗土神公亟忝祠下持玦環擲之曰凡玦以覆者爲陰神弗饗也吾爲若卜旣而果三覆少年亦改謝散去永豐令姚琳病其民梗化將舉其尤三數百人奏遷之而以咨公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遷之吾恐其不勝遷也姚悟更以善導而民果服教諭六安張昊以誚事上官圍利間邀公偕行公謝絕之張竟以賊敗蓋公平生視利甚廉而操

履甚介洪武中

高皇帝嘗遣太學生四出覈

實兵數公之東廣守將懷百金爲贈公舉

上

所賜道里費示之曰此尚有餘爾金當出麾下亟還之母以汚我後歷官四邑四十年廉慎如一日居常汎掃一室昂冠終日足不及閭內非待客食不二味雖善飲未嘗至醉布袍韋帶服之終身勤學善教久而彌篤故經指授者多去爲聞人顯官而公晚年造詣益深其著述之存者有古岡脩江南浦恩江諸集其爲人持去不存者不可勝紀春秋七十有七以正統戊辰八月四日卒娶吳氏新

三傳卷上

七

會尹權之女歸公二年而姑歿于故里以不及見爲恨事舅克孝處娣姒能化其悍厲與公相敬如賓者五十年無子請公納妾周氏于靖安生四子長時天次拱辰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次晨亦天次拱璧納粟授七品散官二女長買奴蚤卒次永貞適同邑周迪周氏性行端淑事公如嚴父吳氏如慈母賓祭之供飲食衣服之治皆身任之婦道母儀蓋並稱焉吳壽七十九卒于景泰壬申十一月十二日周以天順戊寅八月廿五日卒年七十五已卯十二月十二日合葬莊竹嶺之原以子

貴初贈公文林郎福建道御史吳氏周氏孺人至是又加贈公侍郎二母皆淑人拱辰既荐承恩典以少紆其顯揚之志乃屬其鄉人大理寺卿宋公旻為行述持以過予請銘其墓道之碑拱辰正統己未登第為進士歷御史參政左右布政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復為都御史奉 璽書總督南京糧儲清才雅望蔚然於時謂非本乎世澤之深與親教之素不可也銘曰
官豈在遷稱斯可已年不待暮有疾則止惟進之難而退之易嗟嗟胡公可謂君子道行于家宜有佳配慶延于後亦有賢嗣乘時奮庸繼公之志贈官錫號承 帝之制壽域同隣幽室永閔斷石薦辭為訊來世

廣西按察僉事致仕鄭先生墓碑銘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曾祖諱某祖諱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甫能言見母將食河鮑魚遽止之曰兒聞此魚有毒能殺人家入驚異知其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歿伯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弱冠以兄

命居蕭田別業治隰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斂穫區別疆理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婿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事孫如母暇則親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公之孫仲光延居家塾訓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丑縣簿鄭溱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 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

曹以先生為首會

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

遠侯柳公昇遂請於朝以為子師柳公歿于溥嗣先生上疏辭歸 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為為之一無顧忌初巡天財庫繼巡畿甸兩奉 璽書整飭西北諸關隘所至威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還奏稱 旨正統庚申巡南北運河兼檢閱關

津所輸舟船稅鈔以均給於遠歲鹽商人稱平
壬戌出巡山東首効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
司長吏之蠹政者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
墨去者又未可指數武弁于紀至以勢撓先生切
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未決者悉為剖斷蓋一循
乎公法而無恤利害 魯賢王聞之每宴必舉觴
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丑用太常卿蔣公
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諸郡其行事無
異齊魯豫獨倡兩奉命參贊副總兵田公勦平
之 朝廷亦兩遣使齎金多襲衣寶鏐為賜時柳

三在卷七

十一

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先生
亦隨問而荅咸有規益至於餽遺之禮則深拒弗
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
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仕途者二十年
比歸林下又二十年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七
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卒之前夕猶命諸子具酒飲
至丙夜不寐飲罷命具紙筆為鄉先達丁約之作
贊口占授冢子畏曰爾第書之吾不能親書矣黎
明命輿至中堂危坐瞑目而逝諸子始扶就寢閱
三日始斂容色儼如平時噫茲非所謂俯仰天地

浩然無愧者乎先生為人稟性剛方識量恢宏自
處困乏以至居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玩之
器皆性所不好既謝事即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
存餘倉將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
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
拯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
恩義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垂白
侍側不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箴戒肅然慄然無
不拱服而見之者率銷沮其奢豪蕩佚之心嗚呼
老成邈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不有聞風而興起

王集卷七

十一

者乎先生祖塋故在郭北三里許塋側有田纔數
十畝始自壯歲經理開拓積五十稔至羸二頃營
構廬舍移家居之蓋舍在墓右居之左為祠堂三
間其西北隅葬從姑洎外母孫亦構堂三間偏曰
雙節堂右有燕毛亭頤壽堂務本堂大抵皆從朴
素俾子孫可以世守故既植碑刻 賜勅其上復
為規戒如世所謂遺言者勒之碑陰使顧諟焉周
匝墓廬環植果木竹樹動以萬計居常暇日曳杖
逍遙其間曰自歎曰凡此基業皆先世所有而失
之者吾於中葉僅能興復因取易復之六二中行

獨復之義自號中復老人先生博覽經傳而尤熟於史爲詩文冲澹簡易不事刻琢所著有中復存稿休耕閒話至於篆楷書法亦臻其妙配嚴氏妾孫氏王氏子五男畏戒謹嚴出默孫出存王出二女蔣恂高復亨其壻也孫四男綸經維緯三女初先生之歸也畏方舉賢良爲建寧府經歷謹中鄉薦任贛州府通判獨戒侍左右未幾畏亦謝事歸比先生歿而謹亦致仕鄉人榮之畏敦尚古道人謂其綽有父風先生既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其諸子奉柩葬所居杜巷村先塋之次今十年矣建

三集卷二

廿一

寧頃持其從弟知灤州萬所述狀來屬銘吾兩家居同里聞先君子長公一紀嘗同仕於朝同歸老於家而予亦從其諸子遊故不辭而序以銘之銘曰

世降俗媮士鮮聞道與時推移出處異操維公卓然古訓是師德義孔時窮養達施仕有偉績帝有寵賚歸不待年惟義所在杜巷之園林木茂繁相羊扶携亦蕃子孫亦有世祿以供滫瀡壽考令終俯仰無愧封域隱隱其安其藏盟誓耿耿有碑其旁咨爾後人毋食示訓嗚呼先生無窮之聞

應天府尹彭君墓碑銘

君彭氏諱信字中孚淞江仁和人少以才俊補郡校生力學工文詞在諸生中已燁然有聲景泰庚午中鄉試辛未中進士甲科會憲臣有言宜選進士中才茂者積學中秘如永樂初科故事君與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癸酉擢山東道御史巡歷紫荆諸關塞修城堡建斥堠防慮周密邊庭爲之無警乙亥巡按廣東時嶺南未靖武將專征頗易君儒生君初不爲較一日將出師誓衆君伺帥語間爲陳說方略申嚴號令揆度事機切中要害卒之殄

三集卷七

廿一

滅夷獠兵無挫衄君指縱之功居多倖奏帥以彼所得賞格讓君君曰吾文士也吾自有階奚以武爲識者偉其功而多其不伐丁丑犇父喪歸杭服除改貴州道尋受勅命進階贈封其父宗善爲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母姚氏爲太孺人已卯冬巡按陝西歲滿且代藩憲交章願留謂關右民勁悍其巽懷者至不能自立君治之彊者鉏弱者植威惠並行得憲臣體上從之爲留君再暮壬午巡按河南益君自陝西還未浹月而關以東與河南比境先聲所至奸宄屏跡吏無受賕而流

移占復當是時君為御史秩且滿巡歷諸藩無靈歲其勞績茂著

上在東朝雅知之及即位遂

陞君順天府丞順天畿甸在輦轂下征徭常倍蓰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君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裕繼之三年奏課復賜誥命階中憲大夫加贈宗善如其官母封太恭人會應天缺尹陞君任焉壬辰四月南泣任秋八月己酉感風疾卒先卒一月其兄恭自杭奉太恭人來就養時年七十有九君退自公輒携其子明娛嬉母前

王集卷七

南

明纔十二君撫之告母曰兒幸荷國恩得至此圖所以報不徒欲遂吾一家之歡蓋將推以及民老老幼幼俾無一家之不遂其歡嗚呼君之志何如也而今已矣此間巷之民所以犇走叩哭慕之切而哀之深也君為人性度坦夷人謂其有納污藏疾之量至於遇事敢為果斷立發則又謂其不茹柔吐剛君生永樂辛丑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王氏繼嚴氏皆由孺人贈封至恭人一子即明女二幼在室明將奉君柩以其年月日歸葬某山某原以予與太常少卿劉君宣皆其父同年友

乃致太恭人命請太常述行而屬予以銘昔同年讀書秘閣者二十八人而出杭郡者四人相得一時歡其歲後二十八人者榮辱升沉之外又重有存歿之感獨幸君與王學士獻童庶子緣張刑曹瑄四人者皆無恙而予與太常又獲陪君同仕于南都方竊自幸而君又去予以死此予所以慕而哀之抑又有甚焉者也銘何敢靳銘曰

嗚呼吾聞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熙熙使幼有所長而老有所歸嗟吾中孚五十非天官登三品夫豈為少其所少者終養北堂子少而才教以義方昔

三集卷七

五

人有言世所可喜君兩棄之其悲曷已人孰無死泯於無聞何以慰君不亡者存

應天府尹魯公墓碑銘

公諱崇志字懋功姓魯氏其先汴人仕宋為散騎常侍諱澤者公十五世祖也南渡徙家嚴陵八世祖祁溫州平陽令又自嚴陵徙天台遂著籍焉曾祖谷珣祖友敬以子貴贈監察御史考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於一時母恭人張氏公為兒時從父宦遊于閩已能歌詩鼓琴見者奇之弱冠都憲歿未幾恭人繼歿哀慕如不欲生兄崇

吉慰勉之曰孝以繼述為大毋徒毀瘠為也公於是勵志於學景泰庚午領制省鄉薦邑大夫贐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登進士第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 上嘉獎之賜五倫書一帙天順初奉 勅齋銀數萬兩給賞邊戍防範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尋 命賞京士衣絮其立法之嚴施惠之均與前賞同既又奉 璽書冊封秦王賜綵幣鞍馬公辭 王曰敬 朝廷以禮使臣宜毋辭公曰奉 命而來臣之職也受此則有辱朝命 王賢之不能彊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闕公適待漏闕下駭其事即馳馬與曹一偏裨格鬪大軍尋亦合而曹就誅矣癸未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時民困於牧而官恒不足於馬公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稱便成化癸巳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饑逋賦數萬石公為勸貸以代之輸而賑其貧者溧水民孔姓者武斷于鄉人患苦之而有司莫敢撻公擒置之法中貴人王敬怙勢以鹽二萬引懇鬻於民規重利公厲辭色以拒之蓋公急於為民謂害不除則無以興利故鉏彊抑暴有烈丈夫之節至

於民困欲蘇而勢有不可必請於 上以祈沛澤又有古循良之風焉壬寅九載秩滿陞正二品祿仍掌府事明年癸卯八月二日終于位壽六十有六計聞道官營葬仍命藩司諭祭公為人愷悌詳雅以公道自持廉操自礪怨有不讐德無不報雖一介不苟取予所行盡其在我不求人知故南畿士大夫咸稱以長者君子以為知言配奚氏封淑人三子長詢蚤世次諒次諤由庠生援恩例入監三女適張昕姪迺楊皖孫五男儼份儒倬備四女公葬以其年月日其墓在邑黃山之原予與公同宦兩京交久而善雅知其才行之偉至是諤又具世系履歷來乞文將植碑墓道為之銘曰振振魯氏家世衣纓執顯干明有偉中丞中丞立朝塞蹇暨暨用之未既以貽厥子繼擢甲科荐列諫垣匡拂時病知無不言益闡才猷肅將 王命比佐太僕聿脩馬政瞻茲留府宿弊滋多公來作尹政通人和 帝曰嘉哉爾有勞績揆厥本源綸音載錫御煩以簡易猛以寬惟爾之宜爾仍舊官公感知遇勤不遑暇天不假年奄其觀化歸藏一丘黃山之原勒銘墓碑永矢弗諼

王氏先塋之碑

上即大寶位繼承洪業圖任舊人乃首詔起尚書王公于家命有司勸駕公在道辭比至京又辭皆不可立拜吏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太保又辭不可益每辭皆荅以溫詔有年德老成久繫人望之褒公感知遇黽俛就職銓鏡人物澄汰流品振幽滯杜請託異時丐賅宿弊一旦掃除略盡至於大政事太號令凡廷論未決者公正色讜言力扶國是聞者拱服益公既悉心奉國上亦虛已以聽志叶道同行計施豈非千載一時之嘉會哉

三集卷七

七

公在位五年為弘治四年五月賜誥命進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賜恩三代曾祖彥成祖真考智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張氏繼侯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皆贈一品夫人雲漢之章照耀門閥雨露之澤滲漉泉壤公感激圖惟不朽適予自南都入朝過予言曰恕世家關中高祖樂耕府君以上皆居櫟陽司馬村元至正中曾祖始徙三原之龍橋龍橋距司馬村七十里實為唇齒之邦曾祖字安止性耿介不群治家勤儉人有緩急赴之恐後卒葬縣北三家里與二妣合

乖祖字惟真侯夫人所出居鄉恂恂執禮嘗兩為鄉飲大賓縣大夫雅敬慕之生四子長諱禮好學樂善言動不苟卒葬三家里祖塋娶任氏守節四十年辛勤撫育遺孤次即先考字仲智號西園翁淳誠謙虛禮賢好施篤於教子配先妣有賢行次諱德篤實不欺勤於治生娶李氏次諱和為人質直非善不交娶袁氏恕昔為寺副京師正室蓋夫人卒歸葬西園時景泰癸酉六月也遂舉祖考妣伯妣叔考妣數喪而同窆焉天順甲申繼室張夫人卒于江西藩司亦歸葬西園成化乙酉恕擢副

三集卷七

九

都御史未久先妣卒朝廷遣官賜祭戊子先考卒復賜祭遣進士蔡晟即西園治塋域以己丑十月二十日襄事於是享祭之堂制勅之碑法所宜有靡不具完扁其門曰王氏先塋厥後叔和兄約齋卒亦葬于其次惟恕學寡能鮮幸際明聖以至有今日皆先祖考之敷遺也不有紀述何以昭示我後人使知所自而迓承之乎君其為我作先塋之碑垂諸悠久幸莫大焉予聞公家自渭川處士以來傳六世積德百餘年宜臻顯融者久矣然猶務韜晦訖不一施用以遺之後人以俟公而

大發焉此公所為積學勵行以出應時需敷歷中外致位通顯而晚益際遇輸忠竭誠茂建勳業為國元老蓋公既發其祖考之遺以顯融而光大之而復歛其餘贏以遺之子若孫而公子七人並稱時彥一官留府兩舉鄉闈文學政事無愧世濟諸孫纍纍亦復步穎名門世胄當時鮮儷大書深刻植之墓隧以侈上賜以彰先德垂之無窮詎曰匪宜詩曰

王集卷七

三十一

三原之王系出太原譜迭其傳派演枝蕃櫟陽之居龍橋之遷一德相承代產仁賢蓄而未施室而未宣其宣其施其在公焉維公挺生英稟卓異奮身儒科以階祿仕自庠而崇由遠而邇出入

五朝綿歷四紀指斥權倖觸冒忌諱苟利國家他非所計維公忠誠帝所簡知公休于家驛使交馳公來在廷國有著龜一節始終不植黨私

維帝聖明曰予舊老豈無寵章覆其祖考秩之冢卿爵之官保兩國之封載錫嘉號公拜稽首祇服休命匪臣之能祖考之慶懿美斯彰優渥殊幸曷顯詩之傳之有永睠彼西園松柏蒼蒼三家里塋蔚乎相望遺蔭後昆俾熾而昌更千百年

眎此石章

王文肅公集卷第七

三集卷七

三十一

王文肅公集卷第八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墓表十首

南京戶部右侍郎黃公墓表

荊州知府張公墓表

李先生墓表

詔州通判杜君墓表

淞江僉事貢君墓表

荊府長史孫君墓表

江西僉事陳先生墓表

南靖知縣陳君墓表

王集卷八

監察御史馬君墓表

劉節婦墓表

墓碣銘二首

都事倪君墓碣銘

南京鴻臚寺丞劉君墓碣銘

南京戶部右侍郎黃公墓表

公姓黃氏諱琛字廷獻延平將樂人其先有諱伯固者仕宋官至兵部侍郎卒贈少師諡忠簡兵部生謹官通奉大夫自通奉至公之考凡八世皆不仕而有令德公自少已脫穎流輩弱冠舉鄉闈正

綬已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當是時淮陰金公濂為尚書以嚴憚御屬於人慎許可獨器重公蓋一時察案稱刻廉彊幹不蓄縮如公者不數人故士既譽公而益多金公之知人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母憂改淞江閱月陞今官猶食從二品祿三載獻績且行屬有勅命公巡視四川止勿朝仍用績最賜誥命進階通議大夫贈封其二代考妣及妻以褒之蓋公自壯歲登朝敷歷中外幾四十年隨其所至既懋建勲績然憊心罷精亦良自苦矣頃自四川歸其神宇漸不類往時既屬疾寢劇猶日坐臺經國用不輟是日亭午始命肩輿返私第夜參半而公卒矣成化癸巳三月廿三日也壽六十有五公始為郎署時嘗領部符監揚州商舶稅督天津八衛及河南郡縣兵民歲所輸東芻奉璽書清理蘇松諸郡糧儲先是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以經畫致富羨所在廩庾充溢蓋上雖足用而下為豪猾所侵漁者亦不貲公至爬梳抉剔不遺餘力既盡祛其弊而益廣其所為利公之名遂寢有聞比至江西以先聲所至為民所信服贛州嘗有盜數

百人剽掠其鄉邑武帥期盡勦滅之公曰此良民也第迫於饑寒爾竟單騎抵其境諭以恩信擒其首惡者數人斬之餘釋不問而益戒州縣吏俾恤民民益大感悅戒無敢為鴟義者公平生莅政其嚴辦率類此及佐地官又一從簡易天下大計公第總其綱懲其吏胥之不法者其分理庶務皆以屬幹時通才曰吾無庸警省也時議者竊謂公年向衰亦倦於勤爾至聞公在四川繩糾激揚電擊姦馳周行拊循恩施惠敷吏懼其威而民戴其德則又謂公為尚壯殊不知居臺省以佐理六卿奉

王集卷八

五

天子命以觀察萬里外其寬猛之宜又自有不同也公素性坦夷不事表襮自奉儉薄衣無華好食無醲鮮出入敝車羸僕雖路人或弗之避公亦不較有犯之者雖貴倖權要不少為屈下其所居官舍故軒敞尚書陳公後至即讓與之而僦屋以居其僦有劉郎中者被誣逮赴北貧無以為裝遺之白金若干益其為人外和而內剛重禮義而薄聲利卒之日雖囊無餘貲而賢聲滿士林吁可尚也已祖諱貴考諱崇俱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祖妣楊妣蕭俱贈淑人配陳封淑人無子側室

李氏生三子長謙以蔭補國子生次讓早夭次謹謙奉樞將歸以其年月日葬梅子峯之原南京吏部尚書崔公恭舊與公同官知己也謙泣拜請狀其先公履歷持以謁予請表君子之仕也惟其中有主故其措之於行也有守施之於政也有猷為不巽悞不振而遇夫勢利外物皆不足以撓亂而沮止之公狀貌不踰中人而其志氣固乃近於古所謂仁者之勇謂非其中有主哉予故為論述之俾刻石墓上

荊州知府張公墓表

王集卷八

四

湖廣荊州府知府致仕上虞張公以疾卒于家成化戊子七月二十三日也己丑十月某日葬其邑官樣山之原又二年辛卯其子玠奏南京以墓隧之文為請公初舉永樂辛卯鄉試明年會試授宣城教諭時學校教弛士習趨下公嚴立法程懇懇焉為陳說朝廷命官立教之意推明聖賢之道以誨迪之滿考楊文敏公薦于朝陞當塗知縣當塗在畿內號劇縣賦繁役重公為之裁省求其敝弛而更張之暇日從二卒循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惰姁姁然如家人父子而災為之卹

利爲之興尤甚於治家事事苟於民未便雖厭於郡於憲臣必求其是不苟爲阿徇而爲之上者亦雅知公無齟齬焉時靖遠伯王公統師征麓川所過吏民多竄匿太平守方爲是慮謀之公公請任馬即日詣諸縣集徒衆具芻糧迎犒江上指麾調度俄頃而畢諸將校駭愕相顧嘆曰我故知張知縣有爲今果然憲臣按郡者嘗檄公攝廣德州事公出其緒餘治之閱月而州治流民占復者以千數上聞之賜勅褒美又推恩封其親以及其室家是時太平寧國徽州三郡民交章懇闕下爭

三集卷八

十

欲得公爲守上皆拒不從竟擢公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都御史素聞公賢凡京衛訓練士卒城門戍守悉命公督察奏疏劾冒禁者旣得旨悉繩以法不少貸有婦人王晏奴者誣殺其夫繫獄十八年前御史獄之不能具獄而亦不爲辯公廉得其情請於朝釋之公爲御史未二載陞鎮江知府鎮江密邇當塗務尤簡以公才治之事不勞而理民不待喻而自化又二載以外艱去服除改泉州部符即其家授之泉郡大而民罷公稍濟以猛州有大道民惑於怪廢不由公單騎造焉民

悟是日道復聞泉人士作詩頌之浚市河通舟楫毀尼僧廬舍百餘區即其地改建社學里豪王大觀輩數十人糾結爲州里患侵漁公賦有司莫敢何問民訟之布政使石公以其事屬公公召之即至諭使自新盡輸其所侵賦自是稍知斂戢會石公行部復屬公致之其人見石公悔曰吾豈爲石布政來耶公知其終必爲患以石公教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觀子稠竟仇公與其黨潛走京師誣公以他事公適入朝聞之即自詣獄上命廷臣按其事至泉泉人頌太守賢者溢達道

三集卷八

六

而其事果誣還奏上即日釋公又移知荊州而竄稠黨於北徼公治荆無異於泉而政尤嚴明蓋自鎮江至是滿九載回疏乞歸而荆民方懇請留公上重違民意增秩三品還公于荆而公念母老沉鬱不樂久之感風痺疾回復疏乞歸上猶不許而公竟援詔例棄官歸矣歸見母拜且泣曰兒自今復得爲母之子也於是篤孝養不衰又四年而疾復作以至不起公自爲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操履三十年如一日以爲居官之法教化爲本而刑所以弼教也故所至以修學校爲

首務其治刑訊決如流詭誕之徒望其容儀輒沮塞不敢吐聲氣卒無嚴刑峻法而遺愛常周流於民當塗之民至于今思之遇公鄉人必談公善政至疊疊不已且問公安否何如有繼以泣者觀此可以知公之為政矣公諱崑字廷瞻其先世灌州人宋南渡後始居上虞自太常丞泰來十傳而至奉化丞與賢與賢生原道原道生九功舉明經歷宜春教諭與修永樂大典生子孝先公考也母俞氏娶趙氏子一人即玠側室子二人琢某孫二人津泗嗚呼古稱善牧人者以其能養之以仁使之

王集卷八

七

以義教之以禮所欲與聚而所惡勿施故夫人敬而信之愛而戴之上下相須以成化理然稽之前載能盡是道者亦鮮矣漢去古未遠史所書良吏已不過數人況其下者乎此吾所以有取於公而屢書之授之玠俾刻而傳焉

李先生墓表

予友李廢之喪其先考也嘗屬予題墓未果廼者徒步走南京再拜請曰此先君子之志而公之所諾也其無辭先生諱幾字桓仲常州無錫人其先世陳留人有仕宋為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諱傳者

扈蹕南渡始居無錫傳生琳官至敷文閣待制吏部尚書即王梅溪及第啓謝主司中所謂李侍郎者是年高宗銳意取士詔語諄諄期得忠讜吏部以詔示梅溪復詩謝焉今集中具在及考李氏家藏紹興賜誥致仕後所降褒勅益初與秦檜不合檜死而馴致大用者也國初有諱伯器者舉孝廉伯器生景脩先生之大父父也上距吏部九世永樂初先生嘗舉茂才不就隱居教授篤於慕道閱五十年孳孳匪懈益其始嘗受尚書於其姑之夫張尚書籌復與其弟棋仲自相師友質疑問難

王集卷八

八

日益該貫為文章必根於理詩精於律每出語人多傳誦尤為王達善莫士安二先生所賞擊嘗曰學者將以行之也苟徒尚詞章而不求踐履豈古人為己之學哉故平生以躬行實踐為本事親撫弟孝友彌至棋仲既贅而失耦迎歸再娶白首怡怡庭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德於人絕口不道於人有德報之恐後此其行己之實之刑于家以化于鄉者也前知縣事永嘉項任賢令也雅敬慕之歲時必禮于其廬朝廷凡三遣使採實錄纂地志于天下郡邑先生皆與執筆壽七十三以

天順元年三月十四日卒戊寅十二月十八日葬
開原鄉化昌里先塋娶孟氏宋信安郡王八世孫
先二年卒子長度後二月卒次即庶字舜明學行
醇篤亦為士林所稱次庸亦卒二女長適余民則
夫亡守節次適錢叔紹孫四男二女先生之卒也
其鄉人 楚府教授余季樞嘗為之傳謂無錫實
龜山先生過化之所喻工部樞龜山高第也繼來
講道于斯而尤文簡表實得其傳文簡在紹興中
與待制公同朝蓋見而知之者近歲張尚書又聞
而知之以授之先生然則先生之學豈徒俗儒記
誦詞章之末而非深有所造詣者哉君子以為知
言因題其墓而併述之

王集卷八
九一
韶州通判杜君墓表

成化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廣東韶州府通判致仕
江陰杜君病且卒呼其子淵具筆札口占一書貽
予曰君知我死假君直筆題墓上使後人觀之
知我生不負所學足矣君卒閱月而淵以書來予
既弔哭之乃為之題曰君諱宥字叔寬八歲知讀
書十五從鄉先生學易探賸索微為文章根據義
理正統丁卯大比君以母疾辭弗就母曰汝第往

榮親與事親孰大君不得已往畢試有僮自鄉邑
來君惶顧問母疾曰死就殮矣號慟馳歸踰旬而
捷報至則其名已占高等君泣謂所親曰此吾母
志也名成而母弗及見柰何復號慟幾絕景泰甲
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出巡西夏貪吏屏息丙子
與倪御史敬數十輩坐言事貶官海南 英廟
復辟起君知英德縣英德俗頑獷素號難治君揉
馴之民知向化時猺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為
固君患之創為之城民趨事恐後城成而寇適至
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
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盧賊驚潰遁去
邑素困交征君裁省之十去七八務誅求者皆慚
忿忌嫉而民欣然戴君如父母未幾遂有通判韶
州之命招來流亡客戶占籍者以千數都御史崑
山葉公盛時鎮兩廣檄君真幕下練士卒給饋餉
方倚君為用而君已冒瘴癘乞休退韶民相率詣
闕請留君退志益堅不可解比歸敕斷家事閉門
養病居一歲疾作卻藥謝醫曰吾其觀化矣遂卒
春秋五十有五娶徐氏生一子即淵一女嫁邵瞻
孫二男泰豫君先世大梁人宋祁公之後高祖玉

泉元德清尹曾祖希仲祖宗原 國初為禮科給事中使平緬有聲父師正賢江陰包氏遂家焉君平生負才喜氣性簡特與人寡合家居時獨與予及倪汝敬御史三人交莫逆汝敬最先出予在史館時君始舉進士來京師官憲臺翹然群伍中卒以直道不容與汝敬同謫嶺表予時遭家艱既不及如師魯之從仲淹又不及如承君之贈志完恒竊自愧然猶冀其躋而復奮以相與圖功攸終夫詎知其止於是也嗚呼汝敬之歿予既為文以銘其墓今於君何辭百世之下此石不泐鄉之人有

三集卷八

十一

下馬膠西者萬一即予斯文而有考焉以彰君盛美於無窮予雖無似抑亦庶幾無愧於兩有道哉君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日其墓在無錫縣膠山鄉斗山之陰

湘江按察司僉事貢君墓表

君姓貢氏諱璧字廷器寧國宣城人宋廣陵侯士濬之後廣陵四子皆仕元松為縣尹棠為侍郎奎以文學名延祐至治間為集賢直學士桌為郎中松生湖州路儒學教授師中奎生禮部尚書師泰無子以師中子文進後君曾大父也 國朝洪武

初徵拜兵部郎中兵部生斯復斯復生伯潤君大父也母許氏君自幼資器不凡又以生世宦家以克篤先烈自負故所學常兼人景泰癸酉領鄉薦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又三試皆不偶銓衡知其才言于 上以為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

成化丙戌春也是時海內承平官多冗員士不由進士舉者鮮得為京官君以諸生拔起于俊造之中而處之綱紀之地蓋遴選也君敏於才識練於法律持已廉訊讞明而決獄平恕嘗出巡畿內郡邑所過盜賊屏跡而豺豕無冤先是江寇以鬻鹽

王集卷八

十一

為患 朝廷命都御史高公明攘除之公為方略授二御史分治君所治維揚有中貴人冒禁劾置之法而為其所銜思有以中傷君君殊不為動曰御史知有法而已至於禍福得喪有命焉命吾如之何壬辰春事竣反命則 上已先用君為湘

江僉事矣湘江大藩僉事雄秩士大夫咸為君榮君歸抵高郵以是年三月廿九日卒于驛次時伯潤年七十有八許氏年八十皆耆老在堂方資君養以有歸而君亡矣故士大夫既為 朝廷惜良臣而又悼其親之失孝子也貢氏家世清白無贏

產而君於事親能致其力甘毳之奉與富厚等兄弟五人長曇次曄次即君又次吉晟皆同居孝友之譽人無間言其平生言不妄發動必循禮居官六載守法如一日凡私以利求公以勢迫者皆斥遠之至於交朋友接寮案則一於退遜蓋其性既篤厚而學足以充之故見於所行其當理如此其生以洪熙乙巳正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生五女兒曇以其子錠後焉至是錠持君同官山西道御史戴祐狀來求表墓始君之弭節蘇常也嘗過子論及先尚書時事謂元自世祖以來臺省

王集卷八

墓表

多不用南人尚書起家州縣入翰林為應奉歷官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時論以為得人自是南士復得居臺省者自尚書始今天下一統任官惟賢初無南北之間而璧以凡庸襲先人遺蔭復得居先尚書所居官則夫激印功名以母苟同於眾人璧安敢不勉嗚呼此其志可尚也而今九原不作矣故具為表之使世之為人後而負世望者觀之盍亦以功業自勉以無貽前人羞可也

荆府長史孫君墓表

君姓孫氏諱本字仲立國初由錢唐徙居京師

即大父諱仁大父諱榮考諱興宗君賦稟瓌特少有大志父歿事母盡孝書則出從師友講學暮歸侍母母就寢復燃燈讀書至丙夜乃息宣德乙卯應天鄉試中式明年正統改元中乙榜授武平縣學訓導奉母以行無何母喪間關嶠扶輓以歸終制改嚴州府學君施教必因人材取人必先德行一時學者承指授經品題者多趨於有成昭名稱於時秩滿陞安鄉教諭景泰癸酉廣藩以幣聘典文衡登明選公時稱得人秩再滿會荆府缺右長史遂陞任焉先靖王得君甚喜暇日命講

王集卷八

墓表

易大學有契於心嘆曰吉凶悔吝之理齊家治國之道吾庶幾無昧矣賜冠帶絲服以寵異之今王嗣國益加禮遇當於君誕日賜壽星圖銀束帶文綺酒禮君祇事益勤匪懈遇事當諫止善當獻納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蓋在任十有七年而小心慎密如一日成化乙未奉教入朝舟還卒于儀真

官二女妙貞適南京工部郎中潘傑妙清適嚴州守禦所千戶趙瑛先卒君為人和易待人無斬絕崖岸而防已甚嚴動止不踰矩矱性雖不喜飲酒而喜作詩遇勝日佳友一觴一詠襟度豁如也平生制作在嚴陵有居諸集在安鄉有呵硯集在蕪陽有仕學稿君之入朝也以大有從疾且革呼大有曰吾疾必不起爾歸覲王謝輔導無狀見潘郎中語之為我求名人題墓吾瞑目矣是時郎中方省君于蕪還君北還而遽罹凶變遂力贊大有治葬葬已來南京以告予速文嗚呼君賢而有才者也其舉而施之教小試之而相一國已克自表見如此使進而相天下以兼任治教之責其所建白豈不尤有可觀者哉是為表

江西按察司僉事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諱璣字廷嘉台州臨海人也父某福清教諭母虞氏先生生有異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戊子淞江鄉試已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時車駕巡狩北京待對橋門與蕭公時中輩倡和有橋門聽雨詩辛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盧信事繫獄

三集卷八

十五

邁劇疾弟深入侍回感疾卒先生哀之然未嘗歸怨於盧久之事白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為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卻掃者十五年方嶽大臣咸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旭鑑尤敬事之民有歐某者以貧故誤罹於法程欲寘重辟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法尤嚴頑嚚弗率者多杖殺之民懼求俊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頑民聞之益感愧圖自新閭里有訟求

三集卷八

十六

一言為決士大夫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閒置散而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會試竣事復乞歸執政薦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授勅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教諭公憂哀毀骨立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江西士類素景其風爭自磨濯以求見錄學宮舊有文昌祠悉命撤之滿三載懇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絕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為務前後及門者多去為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為教以躬行為本不徒

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為文章典則為詩亦雅澹無綺麗語所著有集若干卷行世先生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為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卻之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為言曰使一邑安則璵也受賜多矣娶蔣氏繼蔡氏子男四長旅由新淦訓導陞南京翰林孔目次賁次煥

三集卷八

七

癸酉貢士次睽女三孫男十四曾孫男一天順甲申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癸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其年十二月庚寅葬梅浦蟹坑山之原旅既求文以銘其葬矣至是先生之門人監察御史栢蒼趙璉又屬予表其墓曰嗚呼理學之不明于時久矣士方窮時絀章繪句以求合程度為工其幸而中有司程度又惟展采錯事以期陟華要為榮其於所謂窮理以盡性行義以達道蓋非徒不知為而亦不暇為也先生自永樂宣德以來以理學倡明于時其立朝

之日雖淺仕雖未至於通顯然天下士皆知有先生名一時稱功名之盛語文章家或貌畏而心不敬而獨於先生知嚮慕焉然卒未聞有率而由之者豈故習易安抑其所謂嚮慕之者或未之篤耶予故列而書之以重為來學勸云

南靖知縣陳君墓表

成化紀元春正月癸亥知南靖縣致仕錫山陳君以疾卒于家其子進士賓聞計將歸以是年九月癸酉葬其山之原泣告子曰先公之葬既乞丘太史為幽堂之銘先生吾鄉人幸畀一言以表諸墓

三集卷八

七

君諱士名字孟聲正統中以太學生解褐為貴州新添衛知事九載績成道巡撫福建刑部尚書薛公希璉言聞初被寇斬得賢守令以為治吏部知君賢遂陞知漳州南靖縣俾乘傳蒞職又九載將超拜而君已上疏請老君始至貴州衛多悍卒且居與夷獠相雜決烈不易制君視諸武弁中惟孫指揮可與有為遂建議擒其首惡數人誅之仍議一洗陋習會朝廷有詔天下衛所皆立學君亟與孫度地城西北隅創學舍置弟子員諄諄訓諭以親上死長之理於是眾曉然知上欲華我俗也

相率以誅惡為戒戊辰大將帥師征麓川道貴州部下多不戢其號達軍者尤甚衛長貳不任誅求欲亡去君曰彼來為除暴爾豈為暴哉直入白主帥禁遏之已巳苗賊弗靖來攻城城守未固君率子姓先登陴衆方感激誓相與死守久之食且盡守臣咨君以計將安出君曰往者藩府移文聽民輸白金三百兩者授一官盡勸率之果得白金數千兩會賊衆有潛負米抵城下交易者令高其價糴之未幾援軍至糧道不絕而孤城卒賴以全其在南靖尤盡心職務問民疾苦而拊循之平其政

王集卷八

九

令省其征徭除其害以興其利民於是咸遂生息如未經兵燹時暨君謝事歸漳人經錫山者必求君之居徘徊瞻拜而後去君天性孝友事親極甘旨之養處伯兄恭而有禮仲兄蚤世撫其孤有恩嘗分所得祿周之君五子三女子曰資曰質曰賓曰賢曰某女嫁厲文遠鄧林顧呈言竊嘗觀之令世士大夫都高官享厚祿以顯榮當世者固多及考其立身行事欲求彷彿如陳君之一節者抑何少也陳君負奇才偉器而僅為幕職已多建白在官先後二十年無瑕類可指卒之未老而休克金

晚節以令終焉其賢否得失何相去之遠哉是故不容於不書姑據其大者而表之

監察御史馬君墓表

馬君璇字德明幼警爽不群羈貫能為文章遊邑庠攻舉子業景泰癸酉鄉試中選時方弱冠益自奮於學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擢行人司行人明年成化改元奉使河南山西二藩嗣歲再往自是使湘江函 詔南畿馳 璽書遼楚二府禁茶四川在官八載而將命者無虛歲然所至絕請託卻饋遺持已甚端而接人有禮方嶽大臣敬慕之時同

王集卷八

十

官有與君同姓者頗弗飾簠簋為人所易視傳至審知為君必郊迎彼則否士大夫以是稱之而吏部亦署君上考請給 勅命以褒寵之噫如君者可謂賢於人矣而君以貶恩不及親恒自視歉然以為視他人之為人子者殆不及也然而吏部卒以君言於 上謂宜為御史持憲弭節可增重繩違之地制報可而君亦自喜謂可以畢志於親試職未幾而二親歿君號慟如不欲生服除拜南京河南道御史視事兩閱月而君卒矣成化丙申夏四月廿二日年四十有四君娶顧氏繼崔氏生

五子堊塋堊堂堂堊為邑庠生聞計來南京將扶
柩歸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邑昌後原祖塋
之次求其父素所厚善同郡梅御史江為行述持
以過予謁文表墓君先世濠梁人宋南渡後居臨
安徙嘉興之海鹽後析海鹽置平湖縣令為平湖
人曾祖安五祖智父昇皆不仕而累世積善說者
謂當畜極之時而君生有偉器負大才將盡發前
人之蘊以元其宗以光顯于時而卒止此焉意者
人謀不足以知之也先是禮部貢院火君方秉燭
縉辭不暇他顧風迅火烈俄及君前席君亟走得

三集卷八

廿一

免其使蜀也舟行至德州覆焉沿洄數四津人急
挽止之而君衣履已盡濡舟人恐且得罪君慰遣
之曰汝豈欲為此也夫人之遇急難未有甚於蹈
水火者而能免者幾希而君竟兩脫之此天之數
祐於君已昭昭矣而又訖不延脩齡躋顯庸以歿
此其故何哉雖然使君不自負其異混混處一世
與時湛浮達官遐耆君縱可以自致而生不足為
世重其歿也人無得而稱焉君雖不得於彼而得
於此清風足以範俗今聞足以長世況乎子姓之
多且賢以繼繼繩繩以碩大蕃昌於他日哉吾故

為表之俾鏡諸石以俟

劉節婦墓表

饒之餘干有劉孺人徐氏夫亡守義孀居六十年
年七十有八以成化九年七月戊戌卒其年十二
月甲申子克清舉柩葬華林岡先姑穆次克清之
子憲為南京吏部主事嘗乞銘於冢宰崔公以掩
諸幽矣至是 旌門命下憲復請予表之嗚呼節
義者人道之大端生人之所宜自效也世道既降
敘典非古遇患難而不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已
不可責之學士大夫矧女婦乎而孺人能之其微

三集卷八

廿一

莫益與古貞烈同科然則綜其成事以揭諸其墓
子可無愧色也孺人諱某邑后塘望姓父均保母
某氏孺人之生諸女中歲號醇謹年以歸劉
氏為守成之配歸無幾何姑黃氏歿方相其夫戮
力襄事而夫又歿益益勞焉號泣之聲哀感行路
居三月遺腹生子即克清自是謝熏飾麻衣蓬垢
矢不再天時方十九兄憐其少遣婦諭之以嘗其
意曰姑青年寡居良苦來日未艾如姑年未有家
者比比皆是胡不他適而獨處此奚為孺人泣謝
曰吾聞之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

吾知有貞信而已他非所知也越數日復來諭孺人復泣謝曰吾夫不幸湣先朝露然幸有此兒吾守之俟其成立以承宗祀吾志也嫂復曰姑亦嘗聞某氏婦乎夫死以守其子垂成而子天卒不免他適此未睟兒不足恃明矣孺人聞之悲且泣曰嫂何言之無謂也吾守吾兒其成與否在天天吾如之何哉吾有死而已嫂母復言也兄於是感悟更篤友愛孺人日與小姑輩同處一室十年不踰戶限而克清遂至長育家或不給處之裕如而女紅之勤至老不懈未嘗以其身處孤嫠而諉以自

王集卷八

草

貸也吁可謂賢矣克清以憲貴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孫三人次即憲曾孫男三人和孺人之無恙也知縣事嚴郡邵崑上其事有司拘於條格履轉覈實閱十有二年方奉 詔旌門貞節而孺人歿二年矣予嘗竊怪詩書所稱史牒所載女德婦行從古何多而後世抑何少也豈有之而彤史職廢無能為表章之如孺人者有卓行如此有賢子孫如此已不能及其生被褒顯則其他卒焉有司所格而堙滅於身後者從可知也然則使節義之全不化漸於人不暴露於天下不彰聞於後世者

抑豈徒史氏咎哉

右軍都督府都事倪君墓碣銘

君諱敬字汝敬姓倪氏常州無錫人曾祖文斯祖峻永樂間累官兵科都給事中父愉以君貴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孟氏封太孺人君弱冠喪父家無饒資營甘旨以養母而勤不廢學正統甲子以書經領鄉薦戊辰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授 勅命進階贈封其父母妻景泰末坐言事左遷廣西宜山縣典史 今上復位詔雪冤滯還君七品官吏部奏移君善地授河南

王集卷八

誌

祥符知縣君適從八桂來賀

皇太子千秋節

以素受知安遠侯柳公濟請於

上以君從討

西戎改右軍都督府都事居幕下比還士方期君柄用而君已屬疾天順三年六月十七日卒于寓館君自為御史知無不言遇事敢為無少顧避屬時歲凶畿內尤甚民弱者為餓殍彊者去而為盜君奉命綏輯之請貸民今年田租地官卿不可移文督州縣征輸愈急而君卒奏罷之民賴全活者以億萬計山西戎將利軍餉事覺 朝廷命君廉問君歷宣府大同諸邊城悉左驗責償無逋幕府

充初景泰壬申勅御史公正者十人協同總戎占數兵伍慮部曲有傭隸者有發無以應調君首預焉事竣巡按八閩閩地舊多銀抗啓閉不常時言者謂寶之足以潤國下地官議君按節未行即疏引唐德宗故事且言其地方殘於寇其完者疲於供億是瘡痍未瘳之民也不宜重困事遂寢守土內臣戴姓者畜蒼頭挾勢恣橫以圍民財藩臬諸君心非之而莫敢誰何君再上章卒召戴還且命治暴橫者民相慶于道形諸歌謠甲戌大水乙亥旱疫災異迭見然方興土木樂遊畋廩大司農錢

王集卷八

十一

穀以崇事佛徒朝政多缺失君率同官伏闕陳敬天脩德八事疏入忤旨徒以言責君不欲顯寘之法陰戒都御史蕭公維禎以考察去君君登臺自劾曰敬無知冒抵時諱固當去請無煩就考蕭公默然良久曰第爲之無損爾名於是有宜山之命君即日上道過家辭老母以行意氣慨慷雖蒙瘴癘死萬里外不恤也識者偉之幸而公道在廷君方自外而內而天遽奪其筭以不克永終嗚呼惜哉君負器識自少以經略自許僅小試之其所建白已昭昭在人耳目其可紀者槩如此使天假

之以年都高位受天下重寄其功烈又何如耶君性好飲酒能多而不廢事然尤喜吟詠酒酣縱筆五七言長短歌行立就評者謂其得溫李體及遭擯斥其發於詩者尤多托辭比事以摠忠愛之心無哀怨之音也君生於永樂丙申年四十有四娶彭氏封孺人一子曰相如君卒之先十日其外舅彭翁自鄉郡來遂殯殮君携櫬以歸以某月日葬君惠山先塋泣謂輿曰汝敬平日所與游而最厚者宜莫如君君可遂銘之嗚呼翁之言誠是也君性狷介喜自負闊視一世人莫有當其意者然予

王集卷八

十一

獨幸以道義相從終始如一日君還自廣西留予所最久其疾至病也予數候之亦頗以後事爲託銘非予其誰宜爲銘曰

玉琢於璞劍發於銅維士之良猶器之成易毀者瑜易挫者鐸器厄於用亦士之若嗚呼汝敬其用幾何韞而藏諸存者實多孰豐其才而嗇其壽天實爲之吾將焉咎惠山之陽歸藏于斯有欲知君視此銘詩

南京鴻臚寺丞劉君墓碣銘

君姓劉氏諱儉字宗禹其先不知何許人有諱仲

昭者仕唐知浮梁縣有惠政民立生祠去官回家
于邑磁石塘故今爲浮梁人曾祖隆文祖自誠父
仕琳母程氏君弱冠入邑庠以才俊有聲諸生中
正統辛酉領鄉薦壬戌乙丑戊辰三至禮部名皆
在乙榜辭不就景泰辛未中進士第擢行人司行
人奉使琉球國賜金織羅衣一襲寶鏹千貫君諭
中山王以恩信諸所饋遺皆辭不取王敬憚之先
是使外國者多重載而歸君歸裝蕭然士大夫亦
以是稱焉天順初被誣謫官廣東廉州衛知事時
廣西盜起流劫高雷廉諸郡勢猖獗甚君率所部

王集卷八

七

士捍禦之寇退陞俸一級未幾丁母憂改泖江寧
波衛任且滿巡撫都御史備倭都指揮交章薦君
上亦雅知君賢陞都察院都事三載給勅命進
階贈厥考如其官母妻俱贈封孺人踰年載陞令
職而君已屬疾蓋視事未浹旬而歿成化丙申四
月十三日也君爲人持已端慎言論謹直是非
非不爲附和遇事有爲無少屈撓居常暇日手不
釋卷操觚成文不煩構思他如風鑒星命之術亦
旁習之能通其說昆弟四人克篤友愛合族百餘
譽處之咸有恩義噫如君者可謂脩諸己者有

見於事者有用究而施之其所建白宜何如而徒
厄於命沉鬱於下僚遭廻於數十年之久卒使其
不盡展布以死豈不重可惜哉君生於永樂甲午
六月六日壽六十有三配鳳岡嚴氏子二男綸先
卒紘爲邑庠生君卒後十日紘來省君號慟幾絕
遂奉柩歸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謂予與君同
年知君爲詳乃持其姻家南京吏部主事朱本狀
泣拜請銘銘曰

才可施而遭時蹇連志可伸而歲不我延嗚呼劉
君可爲者人不可者天從古已然今奚咎焉

王集卷八

七

王文肅公集卷第八

王文肅公集卷第九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墓誌銘十一首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謚康懿陳公墓誌銘

前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嚴州知府邵君墓誌銘

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公墓誌銘

福州知府致仕吳君墓誌銘

前淞江僉事吳君墓誌銘

王集卷九

遼府紀善封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常州府照磨俞君墓誌銘

顏府君夫婦合葬銘

亡兄居易處士墓記

亡姊孺人墓誌銘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謚康懿陳公墓誌銘

誌銘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莆田陳公以疾終于家計聞命加恤典又命舉壹惠之制於是諭祭以文營葬以式具如

故事而以康懿易名 上念公 先朝舊臣

所以軫不慙之悲而施寵終之恩如此吁可謂盛矣公葬有日其家以公治命來請予銘予感公知已不能辭乃按其鄉人工部侍郎劉公璋狀而銘之曰公諱俊字時英自幼聰警不凡長遊郡橫治書經正統丁卯試鄉闈以閩藩第一人發解明年中進士第授戶部生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癸巳改吏部乙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京戶部尚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參贊機務甲辰轉吏部

王集卷九

丙午尚書九載滿赴闕 上嘉勞之賜以羊酒

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仕 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粟二斛歲供輿輅四人益歸既逾年而疾甚以至不起公為人負才礪志自為主事已綽有賢聲嘗督天津諸衛官兵採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十萬束令止輸原額蘇松諸郡折糧銀為里豪所侵者七十五萬兩有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內帑尚書金公濂大咨異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任職皆嚴辦而賢能之聲日益有聞辛巳

朝廷出師征兩廣叛寇命公往督饋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百方籌畫事克有濟大率如弛鹽商越境之禁俾得隨處貿易而引輸粟二十于南雄梧州用是兵不乏食而民不出賦輿論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年師還始歸蕭又明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是為少卿者多不檢一祠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以公遂怙怙服蓋其為務甚簡而公任之常不勞餘力識者固已知非公久處之地矣閱歲再替遂入朝為戶部尚書楊公鼎以剛訐自任不假貸於僚佐然獨重公事經公

三集卷九

三

斷制者即不復省獨時四方奏災異三邊告輸輓文移逕集諮議旁午裁決如流不淹晷刻而靡不曲當人咸服公為不可及辛卯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於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壬辰上命將北征特勅公總督軍餉于秦晉諸邊公倍道疾馳比至則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公乃發金于四郡市易且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是行所向無敵

虜酋授首公勞伐居多凱旋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銓綜人物號為清允比陟南臺荐更留府剷除宿弊益不動聲色而事皆就緒不假威嚴而人自懼服名德老成上方倚畀而公乃引疾決去秩

增官保而祿之終身豈偶然哉公嘗以文學聘考庚辰會試已丑南郊命公獻北海神壇冊封藩王持節充正使之荆府他凡大祭祀大燕享公無不與而綵幣書籍之賜亦不一而足吁如公者其可謂榮遇也已公先世潁川人系出漢太丘長寔十九傳至隋蕭田兵馬使邁始家于蕭曾祖福六

王集卷九

四

祖明善考珪歷官文昌天長教諭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黃氏妣鄭氏配馬氏皆累贈夫人子二男天敘天秩天敘以蔭補國子生四女長適黃理問子曾次適戶部尚書潘公子麟餘幼在室公春秋七十天敘等卜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文賦里瀨溪之原即公歸老後所管壽藏也劉公又評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此公實錄予無以易也遂併誌之而系之以銘銘

曰於惟陳公開產之奇負其才猷奮庸于時爰自郎曹致位卿相當宁倚毘摺紳嘉仰功業煌煌志行卓殊白首不渝盟於策書一代鼎臣如公其幾天不憖遺奄其亡矣國有禮典哀榮始終匪徒為公亦以勸忠維公有子蚤以門庇世澤之徵庶其在此

前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江

王集卷九

五

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考哲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王之女贈孺人公在童孺已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領鄉薦其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己巳英廟親征北虜未還景帝監國尋即大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未敢昌言國是公據古證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姦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群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

為成轉禍為福惟在

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

月虜寇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姦臣宜急加誅以為眾戒疏入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

王集卷九

六

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辛未奉 聖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為之歛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上於是召王翱為吏部尚書以年富為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 勅命有式克振勵不忝厥官之褒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

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既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既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

王集卷一

七

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緊脇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據公于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肅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丁外艱歸吳自是絕意功名葺復舊業于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爲文公死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屈下好善之心雖切而嫉惡太甚事有不可

雖達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斤不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以成化丁酉三月廿三日卒配徐氏封孺人子男四莊華華莖孫男七元輔元佐元亮元齡元睦元桂元弼公初葬徐孺人于吳縣鳳凰山先塋亦自預爲壽藏至是莊等奉柩以戊戌三月廿二日窆焉先期奉河南陽武訓導陳頌狀來請銘予與公同朝最故故序而銘之其辭曰

王集卷九

八

練在成周官有世功暨其後人代膺顯融不隕益封延畀於公惟公才雄式克自奮憂國奉公讜言危論爰求其中有源有本曷不究施卒於困頓鸞鳳伏竄鴟鴞翔翔從古已然於今奚傷公道在人厥聲惟懿太史作銘垂千百世

嚴州知府邵君墓誌銘

予友文敬之喪將舉其夫人語其子天民天和曰吾聞之葬必有銘死者將賴以不朽今爾父葬有日爾其圖諸又曰吾聞爾父嘗從王丈游嘗稱其有文爾曷往求之其必無辭於是天民天和奉其母命述其父履歷大槩來泣告予以銘請焉文敬諱珪姓邵氏世居宜興永定里自宋元來已爲聞

家曾大父商霖大父文穆父昉以子貴封戶部員外郎母張氏封宜人君少踔厲不群不屑治生事亦不意學弱冠遭家衰落乃絕去玩好折節讀書游邑庠試藝鄉闈不偶即辭親入虎丘僧舍閉戶誦習攻苦數澹凡三閱寒暑始歸而學有成成化戊子中應天鄉試己丑登進士第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監三河草稅時有懷白金來賂者君奮然曰吾以清白傳家勤苦發身乃遽從汝輩鬻私耶呼從卒將擒治之其人怖服求貸者久之始聽其去自是大司徒每稱君以勵其屬凡貨泉劇務多屬

王集卷九

七

君料理丙申奉勅之南京督辦有程而志節逾厲戊戌陞廣西司員外郎是年董賦于淮之常盈倉出納之際一秉至公兵民兩受其惠君為人儒雅貌恂恂體若不勝衣而才用特達故所至輒著能稱治曹務每有餘暇輒從詞林諸君子詠歌談辯朋盍為樂用是詩名盛一時而書法尤為士林所重然亦頗為當路者所忌於是薦授貴州思南知府時壬寅八月也思南命下君方與客園基客曰以君之才自當陟華近居臺寺要職奈何作郡縱作郡奈何遠去君曰古稱人生五馬貴握麟

符以師帥一方茲行何負於我思南雖遠不猶愈於嶺南海表乎客壯其言奕且飲盡歡而罷歲十一月過家服金紫為親壽具觴豆與族里相娛悅甫三日而嚴君奄卒君大慟幾絕居喪柴毀當是時其母年近八旬奉養不違厥志既免喪後猶三年侍母側與君厚善者彊之起方赴選部遂改授掾之嚴州弘治初元閏正月至郡悉更舊政之弗利於民剖滯獄之積久未決不數日立辦而囹圄為空闔境頌出一口而君乃煦之以仁鎮之以靜而郡以無事凡守嚴半載而疾作君自度不起乃

王集卷九

十

呼天民等立牀下語曰吾平生志願無不足但母老在堂弗遂終養不能無遺憾爾言訖泣下目微瞑天民等號啼復請言乃張目曰王伯大有云留之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之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吾言止於此矣若等勉之卒之日戊申九月廿二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夫人龔氏武進令旗由安人加封宜人三子天民娶朱氏天和娶陸氏天時未娶皆府學生一女適太學生蹇益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九日葬所居西南蓮河原新塋君孝於親友於兄弟交朋友接姻黨和而有義至於篤

志問學略章句之蕪而探索其奧旨用意文詞去藻飾之華而根柢於六經留心政化陋功名之末而挽回於治古此予所知於君而人知之者以為詩歌之富與書草之雄此特其緒餘爾君作詩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大為詞林所賞曰自號半江居士平生所作詩多散佚天民等收拾遺藁得數百篇藏于家銘曰

有經世之才而卒掩於書有華國之文而徒名以詩年未屆於五旬官僅止於一麾成之而遽奪其筭達之而竟齋其施此殆造物者之所忌而非人

王集卷九

十一

之所能為也嗚呼文敬尚何悲耶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左侍郎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獻字惟臣杭州仁和人也曾祖諱思誠元醫學提領祖諱性安冠帶醫士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楊氏贈淑人考諱智初封編脩後累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氏亦累贈淑人繼母俞氏封太淑人公天賦穎異羈貫知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五學通經緯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

明年景泰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公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瞻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焉癸酉授編脩與修寰宇通志陞脩撰天順初乞歸省賜路費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為同考是科先後兩入簾不改命者惟公一人丙戌脩撰秩且滿先公計至即日

王集卷九

十一

陞辭星行抵家治喪葬戚易兩至暇日與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侈之態人以為難尋用薦起復之公疏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脩撰庚寅命充經筵日講官賜大紅金織襪束帶冠履辛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鄉試壬辰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鏤千緡未幾陞翰林學士癸巳賜金帶本朝學士非典密務侍日講者皆不與是賜蓋異數也乙未復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鏤千緡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公祭告闕里比還適所嘗與修宋元

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戊戌 皇

太子出閣 命侍講讀于文華殿又命偕學士南

昌謝公教庶吉士梁儲等于玉堂外署滿三載乞

恩移封父母 詔許之今制九朝臣五品已封者

即四品不封先公既贈諭德今加贈詹事皆兼兩

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亦罕與為媿辛丑主考

會試壬寅修 文華大訓成陞令官甲辰丁未再

充廷試讀卷官復再賜寶鈔益自擢第入翰林于

令三十有七年先後擢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年已

五十餘後進推公為先達知已期公於大用公雖

三集卷九

三

謙不自居而亦頗自信其必至然訖不登樞筦履
要劇以少展其所抱負君子惜之謂行止非人所
能為而天實為之也公為人性度夷坦襟宇澄霽
與人交洞見底裏為人謀不擇利害嘗有同官最
厚者卒而子幼家事為二弟所持公忿然不平乃
拉二三僚友為之處分弟不得逞遂造為無根之
謗以誣公好事者從而扇之公雖弗為辯而亦不
能釋然于懷卒之以此齟齬終身而不克永年於
是識者又深惜之謂人衆勝天而不可盡諉之命
也公學通春秋三傳作詩文有奇氣好持論而切

於用事作字亦飄逸類其為人客至對奕終日其

所自奉雖儉而供具必豐比遭謗則罕與人接遇

親舊亦寡言初拜官時年方少而癯眇中歲漸豐

腴比年乃更羸然如不勝衣蓋時已屬疾猶日侍

朝供職相知者纔一再晨不見而公已易簀矣成

化丁未四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四計聞 上

憫惜之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歿

後三月兄惟貴自鄉邑來歸其喪以某年月日葬

某山某原同念公之子霆久廢於癩疾慮無以紹

其嗣乃請於 朝以其仲子雲後公制可之併以

三集卷九

七

雲為國子生俾之有世祿焉吁哀卹之典厚矣公
配項氏贈淑人先十二年卒生男一即霆女三長
適翰林院編脩江瀾次適商頤次未行繼劉氏亦
卒側室生女三皆幼予曩在景泰初與公同年及
第同讀中秘書又同官翰林同居一坊交相契而
還往甚款密一日公與童庶子大章過予大章好
詠浪喜說相談死生之理自謂其體太魁碩當不
壽公亦清脩不耐老吾二人先死銘皆於子是屬
蓋予僅長大章一歲死先後未可知若公則少予
十稔我銘當以屬公皆笑而領之後予去官南京

二十年不返大章卒予不及銘惜其有三大節如
不附石總兵求官至挽之不去解紛一朝士廷辱
石氏之黨 上怒索其人而大章不妄指以逭
己責當時稱之而後世無傳焉予深有負於大章
也頃予被 召北來而公歿甫十日謂可圖踐言
於公而公家不予知遂不嫌自售請於編脩君得
其所述事狀按而序之蓋千載之傳雖不宜託之
蕪陋譚淺之詞而片言之諾庶足以全夫朋友死
生之義故不復他恤而卒為之銘銘曰
仕既逢時位亦不庠直驚橫馳靡適不宜胡嗇其

三集卷九

主

施而止於斯尚永於垂刻此銘詩

福州知府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淵字本深姓吳氏常州武進人曾大考成五
大考彥忠考昌由胄監生解褐知福建沙縣移淞
江天台縣沙縣未經寇掠時最號完富仕者指為
利園天台稱文獻而民好訟有司多畏其據拾公
去沙囊無一錢在天台滿九載不挂吏議用最陞
河南歸德州同知居三載謝事民遮道留至馬不
能前生子七人君其次也少侍父宦遊從師講學
通壁經能為舉業文章一日歸自台著錄泮宮學

老生多易視之曰是小子未必有文特孟浪爾未
樂試憲臺入格曰安知非偶然也景泰癸酉中應
天鄉試眾始駭愕願與交天順改元中會試登進
士第交者益眾加敬禮焉而君殊不以屑意踰年
授刑部主事聞歸德喪竭力治葬絲髮費不以干
諸昆弟曰先人產薄諸兄弟固空無貲吾猶有薄
祿可管辦也鄉人稱之終制復任明慎刑獄經
君訊決者人無反異考績給 勅命進階贈歸德
如其官母彭封太安人妻張封安人尋陞知福州
府福大郡在會府下君初至獄繫囚餘五百人貧

三集卷九

主

民逋賦亦不下數萬計君日坐堂上閱成案既得
其情然後出繫囚錄無冤濫者即配決有誣者立
破械縱遣之不淹旬狴犴為空常嘆曰吾固知催
科無善政然急之則殘民緩之則損上斯二者皆
非也於是從容勸諭取償於給足之家多方籌畫
裁省其浮浪之費益民不重擾公有贏積以數十
年宿負而一旦釋之徒民戴其德士頌其賢雖
藩司憲臬亦無不嘉其能而樂其久任然君獨以
母老在堂乃以成化己丑春乞歸致仕歸二十年
為弘治戊申七月十日卒于家春秋六十有三子

四人璘琦瑋珙女二人孫五人君為人易直無畦
岬見人怡然諧笑若無忤者至與較曲直商度人
賢否論議侃然人或非賢雖違官要人不少假借
直苟在我遇郡邑大夫亦無所遜避宋廣平嘗言
叔向有遺直子產有遺愛而魏鄭公兼之識者亦
以是擬君君卒後二年十二月一日琦等舉柩葬
懷德北鄉西倉堰之原乃預持其妣武定知州鄭
公實狀來請銘銘曰

方壯而仕未衰而止優游墓齒亦多受祉銘以永
藏於千百祀

三集卷九

七

前荆江按察僉事吳君墓誌銘

君諱璘字廷潤姓吳氏譜可知者自其曾祖益之
至君之考宣三世皆不仕宣後以君貴封南京刑
部主事母張氏封安人君自少聰慧過人年十四
府尹李公見而奇之遣入京庠為弟子員每得其
文輒驚嘆曰天生奇才當為邦家之用遂命子奇
與之游從同受業於翰林檢討劉士選之門景泰
庚午領鄉薦時年二十有一明年會試賜進士出
身授南京刑部主事訊讞之暇益取所未讀書讀
之下筆為文語益浩博嘗著志氣論數千言皆發

先儒未發久之陞荆江按察僉事聞父喪勺水不
入口者三日歛葬盡禮服除再任荆江以繩貪墨
植善良為已任一時貪吏有聞風解去者嘗上使
民十事大要以正風俗蘇民因為急其言自杭抵
蘇纔五百里而立兩鈔關自北新關抵江頭纔十
里而立三稅司取利大多吏緣為奸乞裁省之
朝廷多行其言而君猶以為此一方之利也復上
時政萬言策策為目六十總十餘萬言出入古今
通達事變凡所以維持天下康濟斯民者大略在
是時當道有不便其言者忌之以他故解君見任

三集卷九

六

君即日還家以讀書養母為事母性最嚴君委曲
承順得其歡心家雖貧甘旨不乏母壽今年八十
有三賴君終養而君竟以疾先逝悲夫先是君宅
憂嘗結菴園中為讀禮之所後去官居之研窮墳
典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至於憂國憂君之心亦
未嘗少釋于懷嘗獻治平演義一書 上嘉其
文南京守備成國朱公因而薦君謂有將才可試
召用當是時豈徒 上將用之士大夫亦期君
必用而君亡矣豈非命哉君學既該洽才亦敏瞻
凡有著述筆不停揮頃刻數百言立就為詩文亦

不煩構思其識量亦宏於物無忤與人言無一語
及私臨終猶以生不能事 君以竭吾忠死不
能養母以終吾孝為恨其子問所欲言曰吾言止
此矣君娶蔣氏封安人生子一人曰大有娶梁氏
君年五上有三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卒卒
後二十七日葬都城南某村之原君所著復有經
畫事宜二十卷康濟庸言十卷瓊珠淵海一百卷
詩文稿及聞見錄各若干卷君之卒也大有謂予
與君同年雅厚乃持其舅氏推官蔣誼狀來請銘
銘曰

王集卷九

九

維天生才將以用世其用其舍斯又有數君才雖
鉅君數則奇平生抱負百不一施歸而著書益以
自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訖於殯棄齋志以終終
亦何言惟孝惟忠我作銘詩慰此亡友於戲君乎
可以不朽

遼府紀善封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獻字習賢吉之安福人自少明敏有
學術以科目自期而人期之亦謂其有決科之才
既而七試鄉闈皆不偶正統庚申膺貢入太學辛
酉就試京闈又不偶而公去是亦省母西歸矣甲

子再試始獲中式授保定安州學正先是為教於
安者多諉以北方學者絕不施善教安士亦甘於
自棄而不知有教至曠數十年無一人發解而校
官亦相繼坐謫者屢矣公至始嚴立法程為陳說
先王教學與 朝家育才圖治之意安士知勸力
學有成以去取高科躋顯宦者始踴躍爭與南士
爭奮庸矣丁卯公子齊中鄉舉戊辰辛未兩至禮
部名皆在乙榜將就職公以詩勉之甲戌齊果第
進士公適滿考在都下因乞休天官謂公績最當
遷遂陞公 遼府紀善公取道省母留繼室侍養

王集卷九

十一

而挈庶子平縝輩之荆久之愛荆土淳厚饒物產
遂問舍于荆之沙市戊寅母計至馳歸喪次服除
齊已為御史秩滿公遂棄所任職就封為文林郎
南京河南道御史復往荆凡留沙市者數年益無
日不賦詩酌酒客至必傾倒盡歡成化初齊為河
南按察僉事陞副使嘗迎公至汴居數月而返往
年齊亦以公務至荆省公別去歲餘而公卒矣壬
辰秋七月四日也得壽七十有七配黃氏贈孺人
先公三十五年卒葬濯園山之原繼劉氏子男七
長即齊次蕩慥微平縝緝蕩慥平緝皆齊公賦

性醇厚遇事則剛介不可奪自爲諸生已敦行孝友事有義舉率先爲之其歸自太學舟至小孤中流忽晝暝風暴甚前後舟皆覆公仰天祝曰某之行也進爲君退爲親天不欲全吾忠孝乎頃之風息而舟無恙人以爲一誠所格一日從齊遊園中見蟻穴竹樹者甚衆齊請以火燎除之公曰蟻雖微命難以數計曰舉宋元憲故事爲戒里人嘗行賈歸病不能赴家暮夜扳公家人謂納之非利公曰事在濟人利害何恤也竟納之而其人夜死里中誼騰疑公利其賄公殊不爲動爲殮之以求其

王集卷九

十一

家告焉其家詣公謝且感以爲德而誼騰者遂息公存心制行大率多類此公年登七袞自號古稀老人其平生喜爲文而尤工於詩有集刻梓于家齊遵治命迎公柩歸以其年月日與其妣合葬道出金陵曰謁予請銘予雅重齊仕有雄稱無忝於公又竊念與公同策名鄉榜今三十年而公不可作矣故不辭爲之銘曰

士患不立志用違其時志而有成奚官之鉅庫疑疑王公遭時不利其用之未既系公有子猗昔齊封五世葬周君子曰仁爲正首丘沙市之墟公仕

所履灌園之里歸藏于此敦本樂生惟公有焉尚有寵休以庇其子若孫

常州府照磨俞君墓誌銘

景泰中吾毘陵有賢幕府俞君才識通敏贊郡治有聲在郡八年民愛慕之而君以老辭去蓋旣去而民思之于今又二十年矣乃者君之子霖持君門人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狀來請銘問君卒何時曰天順七年正月四日得壽幾何曰六十有二而葬于邑西龍井之原則卒之年十二月某日也噫位不稱才壽不滿德造物者之於人果有意乎君

王集卷九

十一

少以民俊補邑庠生篤志問學無荒於嬉以敗成業旣而三試有司皆不利遂膺貢上國學益飭學不怠久之入試天曹又不利竟以下第銓授常州府照磨士知君者咸爲不堪而君無幾微見於顏面曰照磨雖庠顧不可行吾志乎遂單騎赴郡以勤慎自持凡事經幕府者皆磨勘無少縱而且發畫諾以佐守不逮暇日輒就學宮與諸生講論其所發明奧旨往往有博士所不及者君操履廉介布衣蔬食無改故常有德之者暮夜懷金爲壽君亟揮去然亦不以語人嘗董漕徐淮例齎公帑銀

爲道里費君辭曰吾自有常祿可以資費無用是也人於是益賢君先是滿兩考皆書最今三載且滿超拜有日而懇懇欲辭去常人士輒挽留之天順辛巳會有事赴闕遂疏乞致仕時年甫六旬予時亦在朝益深惜其去而亦未嘗不羨其去之決也君諱文字悉學先世莆田人元季兵亂曾祖諱某避地漳浦回家焉祖諱某考諱某洪武間以人才徵不起母歐氏君弱冠喪母居太學喪父時聞方有寇君治瑩域不輟訖襄事而後避之大帥統兵至邑境君儒冠謁轅門乞禁戢其衆無剽掠

王集卷九

三

罪止渠魁無濫及脇從者帥皆從之且憐君在疚遺以糗糒器物悉辭不受蓋君家素貧迨休致歸益貧所居敝廬僅蔽風雨而君居之裕如也君娶范氏生子一曰寧繼孫氏生二子曰霖曰雨爲邑庠生寧雨皆卒二女長適工部主事吳超次適徐鳳孫男四龍稷契澤民銘曰位不必崇最以成績祿不必厚儉以養德於戲正菴何豐何嗇銘以永存百世無斁

顏府君夫婦合葬銘

南京水部副郎顏涇之喪其母吳氏也將啓其先

府君之窆而合窆焉乃持鄉人太醫院判周庚狀以謁予銘且曰先君卒時年二十有三吾母生涇甫再朞孤嫠綿力間闢閭嶠不能全歸其櫬乃用茶毗之法而以函骨歸葬邑西十五里何山之原今四十有餘年矣而墓石久未有刻今不幸吾母考終葬有日敢重以請涇舉進士與吾子沂同年有契分比官留都以鄉郡故又往還予所甚款義不可辭按狀顏氏之先莫詳何許人高祖諱均仕元知廉州曾祖諱仁爲平江路達魯花赤遂著籍焉故今爲蘇州人祖諱希誠父諱璋以材譖辟丞

三集卷九

古

福安歷上饒新淦三縣有聲績母卜氏君諱鉉字孟春生而醇厚讀書敦行誼不效儒生爲章句之學鄉長老雅愛重之稱顏氏佳子弟君事親盡孝雖賤役不以委人福安每退自公輒侍左右承咨詢奉溫清具滌漚久而弗懈閩多溽暑君恆以扇侍父止之曰事親之道雖勞不恤況茲事無甚勞耶父喜謂人曰吾子孝子也未幾父奉省檄督造巨艦于海濱去縣遠君隨行則念母獨居留侍則懷父遠寓往來匍匐圖惟兩全竟以勞悴致疾而卒正統癸亥某月日也吳氏長洲令族父諱某母

某氏年廿二歸君能執婦道君卒時纔廿五涇質賦素羸姻黨竊為之慮曰若年少如此一子孩且弱如此顧乃欲為久遠計乎曷若改圖吳氏聞之泣曰婦人從夫者也夫死義亦當從所以稱未亡人者正以有此孤爾顏氏宗祀不絕如綫苟此孤存庶其先不為若敖氏之鬼矧兒貌清淑似亦不凡育之有成又安知不為前人光乎遂謝膏沐屏家累日以撫孤為事稍長遣就外傳嚴程督之而涇亦感奮黽勉問學遂領鄉薦第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嘗以初仕 恩給勅命贈君南京工

王集卷九

墓

部都水司主事封吳氏太安人先是郡邑嘗上其夫守義事 詔旌門為貞節迨今命下姻黨乃服其志操而羨其光寵云子男一即涇娶方氏封安人孫男二林郡庠生楫尚幼女一人壽六十有七成化乙巳三月廿七日卒其葬以其年月日銘曰厥德允臧卒罹其凶厥嗣孔良式繫其逢教有自承義有攸從有賢厥配穆乎清風門闕之旌爵秩之封異渥鴻恩其來無窮沾沾小夫謂天夢夢維施之淺奚報之豐我作銘詩鏤之幽宮以詔於冥

以警於家

兄居易處士墓記

吾王氏遠有代序其先居維揚以晉太傅公導為始祖後渡江居毘陵以先曾祖德甫府君為始遷之祖世德相承縣數百禩益不徒仕者稱賢雖隱處者亦號有奇節偉行如先季父介菴府君泊吾兄居易公蓋隱而賢者也先季父平生負直氣不能與時湛浮不齷齪治家人生產所居城東之後莊有田數頃書數百卷以耕讀自娛而性復好客以賦詩飲酒為樂視聲利蔑如也身歿之日家無

王集卷九

墓

贏貲而公甫弱冠遂棄去學術綜理家務積歲久之殖業稍振而怯篋於盜燬室廬於回祿荐罹艱疾益務幹敏勤敷菑官堂構居無幾何而其業復振凡是先人之遺不徒無墜且加封焉公痛父蚤世事母孺人臣氏極甘旨之養扶持寢興不去左右母心安焉壽考令終竭力襄事哀毀骨立宗族咸稱其孝嘗夜行出戚墅港風暴至同行一舟覆溺者數人公所乘舟亦掀簸殆甚猶急呼舟人援溺者卒免於難官舟有經河澣者其挽緯一人寒餓什道側公偶見之令掖以歸飲食之凡數日遣

去後弱者率家人來謝公每至江陰遇挽絳者輒舉手加額曰某感公再生之恩愧未能報而公無德色也故人高旻脫戎籍歸母老鰥居窮無所依平生親舊謝不敢納公獨處之旁舍資以薪米或作羹以助母滋味閱十三年無厭倦意鄉人又稱其行義云公娶潘氏生一子曰濟北邊用兵援例輸乘馬給仕者章服娶楊氏一女適張垕孫二男幼未聘二女其生以永樂辛丑六月一日卒于成化壬寅四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二乙巳十二月八日葬政城鄉梅巷村之原先公墓左公諱偉字廷

三集卷九

七

偉居易其所自號先祖考尚書府君之孫祖妣蔣夫人最鍾愛之然公亦不食示訓事夫人彌謹予生與公同產少同遊家塾承公教愛最多比竊一第宦遊兩京而公亦間視予宦邸壬寅之春予適滿祭酒秩赴闕公疾至病數問予當遷何官歸當何時疾亟猶呼予守舍奴欲與言而止者至再其意蓋將有所託而必有不可使聞於人者也噫此公之所望於與者何如也而與縻於祿仕疾不能視療殯不能視殮欲言而不能仰承其意此予有負於公而有餘悲者也然猶幸者今復待次東歸

得以視公之室而濟復泣拜以請以圖不朽而尤得以表公之墓抑又幸也嗚呼前代名公如范文正曾南豐皆嘗爲其兄銘識者謂其名回文而顯而與也不敏言不足以垂世行後而公名在兩間亦自有不可泯者又安知斯文不回公而有傳也哉故不愧燕陋謹述公德善之槩以授之濟俾刻石墓上

亡姊孺人墓誌銘

與姊之夫知略陽縣致仕徐君貴昇以書來告曰子之姊葬有日矣子宜銘與受簡泣曰吾尚忍銘

三集卷九

七

吾姊也吾同氣三人姊最長與與兄廷彥生皆後衰門寡祐往年吾兄歿猶幸與姊相守以老今吾姊又歿吾尚忍銘吾姊也姊病吾不能視饘粥姊之喪終矣不能不除季路大賢也吾何敢望獨不能如徐懋功乎顧乃懷祿不去而贈含之不親窆窆之不及吾行負古人吾尚忍銘吾姊也雖然孺人之行賢明貞淑長於女稱於父之族成於婦譽於夫之屬蓋非文無以傳遠非與無以致詳遂投淚而序之曰孺人幼有令質不煩姆訓刺繡縫紉之類皆不學而能皆精巧過人終日坐一小閣足

跡未嘗涉戶外先考兵部府君先妣朱太宜人皆鍾愛之曰是女不凡是必為嘉耦徐故比隣貴昇早以才偶有名遂納聘焉時其父彥真已歿故所業醫棄之而業儒為邑庠生取科第未成而家益落資用匱乏孺人鬻簪珥以給內外之費養其姑曾孺人極甘旨之奉而自甘澹泊勵志勤苦無怨言德色貴昇安焉得以專志於學正統辛酉領鄉薦壬戌會試中乙榜授山東城武教諭迎其母携孺人以去校官祿薄孺人搏其浮冗祗以為奉姑費而貴昇獲究心職業以教有成績用令工部尚

王集卷九

九

書王公薦陞鄆城知縣鄆接境城武既便迎養令所得祿加豐孺人差以自慰而曾孺人以耄老思返故土遂奉以歸侍養益至居三載終于正寢壽九十有一比貴昇聞計歸而歛葬之需室廬之葺皆完美無遺矣服除復從官漢中之略陽未幾謝事馳棧道浮泯江跋涉數千里閱數月而至至之日適先妣太宜人襄事之前一日與臨窆焉孺人撫棺大慟曰吾今幸得視吾母之入此土此天假其緣也人亦謂孝誠所致孺人二子二女子曰瑞業進士曰瑛翰粟授義官側室生子曰瑋孫男三

皆幼孺人於閨門中衆德咸備而其所最著者以不妬為本蓋貴昇之嗣其先公無他兄弟以胤祚單弱為慮孺人數為之置妾至其生子則愛之如已出太史公有云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嫌噫如孺人者世豈可以多得哉今世名士大夫而懷媚嫉之心者比比焉豈不有愧於孺人哉孺人生永樂壬辰八月廿七日卒成化癸巳七月初十日享年六十有二以乙未十一月廿九日葬懷德南鄉某村新阡銘曰

王集卷九

三

子夙有賢稱孺人是承家室和平夫既貴壽慶延于世胡不耄期以壽豐祉季也有文宜顯詩之惟實之書無溢於辭

王文肅公集卷第九

王文肅公集卷第十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雜著五首

學士柯公傳

貞孝先生私謚議

力田世家解

清白堂銘

薛氏二子字說

贊七首

老子乘青牛贊

瑞芝贊

楊郎中畫像贊

陳公懋小像贊

愈憲陳公像贊

祭酒耿公像贊

李舜明像贊

題跋十一首

跋真西山諭屬詩

跋李氏瞻學田記

跋趙子昂墨蹟二首

題李英叔墓銘後

跋卞忠貞廟碑

題劉氏什一卷後

題增修毘陵志後

書既醉軒卷後

跋賀知章行草孝經

跋東坡書率子廉傳

祭文四首

祭吳都憲與璧文

加封後告祭文

家廟成祭告文

祭孫昇文

學士柯公傳

學士柯公諱潛字孟時興化莆田人其先晉江人五代時有諱寶者官大理評事徙莆之武盛里生宋戶部員外郎峽戶部生長陽尉濟長陽生潮陽令璿璿之孫贈承事郎昱再徙邑中安樂里令所居柯山是也承事生海豐令新之由海豐二世至海陽尉嵒海陽以下又六世至公高祖憲孫曾祖君實祖德平皆不仕父原璞用公貴累封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脩撰配戴氏累封宜人

三集卷一

二

公生有奇質穎異絕人數歲能作詩十五能為舉子程文從鄉先生林知縣庭芳方行人游補邑庠生正統甲子領鄉薦當赴會試以未忍離親不果行遂携書入蓮峰僧舍講讀不輟戊辰會試中乙榜辭弗就教職入胄監攻苦數澹益肆力於學景泰辛未再至禮部遂中甲榜進對大廷賜狀元及第賜宴賜朝服冠帶公上表謝越數日授翰林脩撰公丰神峻整言動謹飭是時翰林諸老多在咸愛重之為之延譽未幾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尋用薦入經筵自是凡朝廷用人有制作加恩

與公皆與焉壬申四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脩謨
五月預修歷代君鑒書成賜白金十兩文綺二表
裏甲戌二月禮部會試為同考試官五月預修寰
宇通志三載滿授勅命進階承德郎推封二親及
妻戴氏繼室俞氏丙子五月通志成陞司經局洗
馬仍兼脩謨加賜白金文綺八月考應天府鄉試
舟維淮揚有舉子鬻私者暮夜投公公叱之彼固
以請以所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
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人還朝乞歸省未
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公尚寶少卿兼

三

三

職如故仍許歸省己卯二月命修玉牒庚辰春命
偕呂學上原考禮部會試十二月命充 東宮講
讀官尋給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加封其父母妻癸
未二月復命偕陳學士文考會試會場屋火罷甲
申 今上即位以隨侍恩陞翰林院學士三月
有旨選進士年少質敏者李東陽等十八人入翰
林為庶吉士命公教以古文詞學八月 上御
經筵 勅公兼經筵官仍賜白金三十兩寶鏤三
千貫文綺二表裏九月奉旨纂修 英宗睿皇
帝實錄成化改元八月考順天府鄉試九月玉牒

成賜宴兼賜白金文綺寶鏤丙戌廷試與讀卷賜
鈔千貫是月再奉旨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
十月賜新刻貞觀政要十二月命掌翰林院印丁
亥八月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賜
白金三十兩金織綵段三表裏折衣羅三表裏賜
宴禮部十月賜大明一統志戊子二月命日侍經
筵講讀七月有詔議 慈懿太后山陵事內閣
大臣先進章公率僚屬繼進論合葬於禮為宜明
日文武群臣復繼進未得旨公復具疏期以死請
曰 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頃之俱
召至文華殿諭可其奏眾歡呼而退十二月賜經
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復時公已聞父喪 上命
即其家賜之既而有司為少卿公請祭命併與葬
蓋異數也公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苦
枕塊不脫經帶擇葬地于所居東一里許和溫山
麓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式付其弟通州學正江
董成之時母戴宜人在堂事之逾禮極甘脆已
丑九月季弟澍病親為調藥比卒殯殮皆從厚朔
望易菽服哭失聲而後返衣衰居苦次君子謂之
有禮庚寅正月戴宜人獨疾越五日卒公哭踊絕

而復蘇 朝廷聞之復遣官諭祭辛卯四月有詔
起復時祭酒員缺久難其人 上知公剛方將
用之以厭士論公聞命具疏乞終制大略言忠與
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
他日所以事 君者可知矣 上覽疏許之
初公素無疾至是以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未平
而寒熱繼作公自知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瞑目
而逝時癸巳八月十一日也年五十一計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復命工曹管葬公娶戴氏先卒
繼俞氏南京禮部侍郎綱之女子三長森次柰俱

三集卷二

五

早天戴出季宗文側室王氏出女二長適邑庠生
鄭叔寬次亦天俱戴出俞宜人有賢行善事舅姑
撫宗文無異已出治家事有條貫公身後可無憾
矣公天性孝友養親養志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
極恩意念季氏早歿悉以先公所構寢室讓與其
子宗壁而自與學正君別作室于都廳東西以儉
陋自居人以義稱公稟氣峭直操行耿介發為文
章嚴整有法類其為人其為詩清新微婉尤有風
致其性喜遊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
雅歌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既綜院章即詞

林後園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決渠引泉公退
宴坐其中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至於遇事感發
言論侃侃揚榷古今毅然自負如公者可謂動靜
不違守之以正者矣故雖官庶僚已繫天下之望
位日通顯望日益重雖嘗以聖賢之學啓沃

聖心其平生所蘊蓄抱負蓋未及少施于天下故
其歿也匪徒士君子傷之雖天下蒼生其素所屬
望者蓋不能無缺然也使天假其年 上柄用

之其所經綸贊理宜何如耶俟泰與公同年及第
同官翰林二十年辱公契愛為深公易簀時其家

三集卷二

六

人咨以後事公無他語第曰爾往南京見王學士
訪之噫顧予何人敢承公死生之託耶閱月計至
予既為位哭之謹論次其平生以為之傳授其子
宗文使傳焉

貞孝先生私謚議

儒君子經德不回卓行不忒以正己而率人者必
其能深明理道洞澈事機判是非得失之途嚴內
外輕重之分而聲利不能移形氣不能枯故以守
則固以行則篤總萬善而探其本歷萬變而不失
其正非如後世匹夫單人執小諒負偏行以成名

而立方者其所就固淺淺矣而謂其可以輔倫導俗以師表於人乎哉明故廣東道監察御史致仕廬陵孫先生天賦真醇學力懇到行義著于州里材名播于都邑始領江浦敎事再陟松江郡學閱二十年履繩蹈墨正模定範暨登憲臺兼總學政列郡遵化多士向方恤民生之荐臻於饑饉則憂勤之念形於奏疏瞻聖駕之未返於沙漠則忠憤之心發於聲詩及夫請老而歸人斯仰止疾亟而終歛襟待盡若先生者可謂一息尚存始終不離於正者矣然先生性至孝奉二親務得其歡

王集卷十

七

心在松江時嘗控騎郊迎以樂親之就養及御史績成遂銜恩歸省以榮上之褒封母喪未除哀毀不輟父年及耄色養不違郡守欲薦聞於上邦人率觀化於下卒之身歿而父以壽考終若先生者可謂敬而能安安可能也卒為難矣先生歿既五年而壹惠之典未舉至是門人之在朝者以為知理之正而守之弗去者本天德之貞循仁之愛而行之不拂者全人性之孝此先生之善之大而可取以為謚者也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溥先生之高弟也既為文以表其墓謂與嘗辱先生

之教蓋申眾議而定謚焉與今郡守程宗亦嘗親炙於先生者使併刻石墓上庶過之者知尊其名而仰之不替不亦可乎僉曰可遂合而謚之曰貞孝先生云謹議

力田世家解

無錫西南行五十里所曰沙頭邑著姓王氏居之王氏有偉丈夫曰訥字敏行其為人卓穎舉進士為縣令涉歷回遠者餘二十年近始歸自嘉陵以成績獻諸朝需不次之擢予鄉人也辱過馬間為予道其先世貽謀之遠曰吾家在宋南渡時由

王集卷十

八

太原遷蘇再遷于常自吾始祖以迄吾子玠上下四百年傳十五世世業農而沙頭之業久而不替繼自今吾慮吾子若孫罔知稼穡之艱難不昏作勞或棄本而逐末也因名吾居曰力田世家以垂訓焉客有詰之者曰子過矣子方宦達建功業以先前裕後此其時也則亦以爵祿世其家而已顧乃釋此不為而欲使從老農學稼何示子孫之不廣也子獨不聞古之仕者珪組相承以世濟厥美而子且出為郡邑入為卿相振古人之逸駕拓後胤之宏基固無不可而何以力田為也吾聞之不

自得者深日子盍爲我解之予曰有是哉責人以實而不誅其名要人於成而不計其近此君子之善與人也夫世祿先王之典也而後世不行然猶有門蔭之說然而仕者之子孫鮮有不溺於聲利以玷其功業者至或起家科第與寒素並登則亦安能保其傳緒之久不去而他之哉此服田力穡所以開永建乃家之利而躬耕畝畝又足爲賢者不遇之資故有識之士之欲遺子孫以安者未有舍力田而能有成也雖然田亦未易保也爲子孫者苟賢則富者之積而貧者之散抑或非賢亦惟

王集卷一

九

見忤於貧而見困於富而已故有是父祖以開初于前亦必賴爾子孫以續承于後使禮可耕義可種學可擢仁可聚由方寸之微衍而爲阡陌之廣雖更千百世之遠而保有如一日又何勢位可恃如是乎其長久耶此敏行命名之深意抑亦其先世貽謀之至計也不然常勤者或苦飢多田者或見誚豈必躬秉耒耜與芻童牧豎立談丘壟間而始謂之力田耶敏行曰子之言足以破群疑而一吾志矣吾其志之以輔吾示訓

清白堂銘 有序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公名佑字廷助爲參將董漕淮揚有年矣而區畫有方操履無玷可嘉也廷助嘗名其堂曰清白春官少宗伯章公已爲之記予因掇拾其餘復爲之銘銘曰

維人有心於物何管靈臺湛然是之謂清維人有行於身奚擇全體瑩然是之謂白旦晝梏亡理欲殊途清者易濁白者易污卓彼先民存心制行持之以廉養之用敬有赫虎臣萬夫之雄韜略是閑乘時奮庸侍衛宸庭建節淮甸部署整肅漕輓充羨威行惠施孰干以私清之不混涅之不緇有堂翼然在公之第扁斯揭焉清白自勵緬懷關西徽戒猶存玉潔冰清以遺子孫

王集卷一

薛氏二子字說

江陰薛良器氏有二子其長曰章憲質粹而性敏年弱冠讀書以舉進士爲業曰章程其少者亦聰慧秀穎良器撫之曰吾子固已有受教之地矣吾聞之盧氏教諭王公學博行端曷禮聘以爲之師翰林學士王公名能文詞善忠告曷蘄爲製字以爲之勉二公者吾薛氏姻也宜無辭庚寅歲正月丁未教諭公往就師席章憲具冠服與其弟出見

三時亦不願賓席遂借爲之言曰按周禮懸法示人曰憲後人因謂憲爲法如傳所謂憲章文武是也說文程品也法令品式之謂如史所稱章程核名實是也夫以商高宗之賢猶資良弼以輔成其德故傳說告之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以漢高祖之雄才大略猶藉一時共事之臣以經畫贊理故張蒼位列侯居相府定章程爲天下楷式說商賢相也蒼漢名臣也士力學思奮庸于時亦期以懋說之道勉蒼之績可也雖然學者無所不用其極也懋說之道勉蒼之績固未若志伊尹之所

王集卷十

十一

志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未仕而求其志已仕而達其道致吾君爲堯舜之君使吾民爲堯舜之民詎非吾爲士者所宜勉哉吾請字章憲曰堯卿章程曰舜卿蓋將望之爲堯舜之臣也於戲道德法度皆成憲所在昧焉者無以爲學之準的曆數權衡皆章程所在紊焉者無以爲政之根柢遜志于學以舉而施之有政釐百工熙庶績堯舜之道亦不外是吾於二子有望焉

老子乘青牛贊

睠彼老翁其猶龍耶非鳥非魚其乘雲耶非馳非驅蓋牧犢以讓天下者固已殊途飯牛以輕爵祿者尤非同符叩角而歌者初未臻其妙掛經而讀者卒亦得其摘陳仲舉之行過乎激封君達之跡近乎迂觀其言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試窺其際豈淺丈夫之所能乎此魯司寇從而問禮闢令尹迎而著書道德五千言匪援儒而入墨春秋二百禩殆與僊而爲徒者也

瑞芝贊有序

王集卷十

十二

常有而不以爲非瑞馬何也以其感和氣而生也傳曰和氣致祥又曰祥者福之先見也此芝所以爲瑞而定西蔣公之所爲喜慶也蓋當是時公典禁旅于朝爵尊五等保傳重華其母夫人荷寵綏于家年逾七袞起居八座於是和氣充溢于庭闈休祥兆見於草木而靈芝五莖遂產于寢室西除斯固定西誠孝之感夫人壽祉之徵然芝之爲瑞亦於是乎彰彰矣公退自公率厥婦子從板輿奉壽卮以爲母慶而母方悄然以憂肅然以恐以示訓於公曰大凡家之隆替身之榮辱本乎脩德而

不係乎瑞應子能據忠瀝誠建勳策名統承先業蔚然為當代名臣雖芝不生不害其為家邦之瑞抑或不然雖芝日生于庭適足以為室家之虞也此吾所謂在脩德而不係乎瑞應也噫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公既昭受靈貺尤且祗服慈訓於是繪而為圖載之紀述以示子孫俾保終古予辱與公交最久頃來南都屬予作贊遂不揣無陋為之贊曰

維天無私鑒於有德厥德孔臧佳瑞是錫瑞本無形假形而生彼茁者芝產于中庭曄曄九葩煌煌

三集卷一

七

三秀紫蒂駢分金跗並造瑤光之象元氣之精披圖按謀在古足徵甘泉作歌函德獻頌興慶紀唐化成書宋匪徒于國于家亦然零陵泉陵輝映簡編桓桓定西邦之楨幹方叔召虎異代同貫維時壽母高年在堂今德慈仁用迪吉康神應炳如皇有顯報芝蘭之生維德是召母心惕焉謙不自居誨諭諄諄勵於終初公服厥訓勉圖報稱維孝維忠克符禎應協風靈雨異草嘉花形諸篇詠夫豈為誇顧予菲才義不容默為作贊詞永示亡極

楊春官叔獻畫像贊

瑩乎無瑕者其貌確乎有守者其操粹乎無疵者其素履廓乎有容者其宿抱綽綽乎有餘裕者其用世之才卓卓乎無他岐者其行已之道於是乎策名賢科致身華要擢民部轉春官斯特其小試熙帝載亮天工終期于遠到噫餘子瑣瑣徒見其多如斯人者抑何少也

陳公懋小像贊

不比以為同以介乎其中不榮以為通以樂乎其窮翰墨留神振千古之風騷公志所居有窮道義存心守一德之謙冲是故泊焉韋布時哉章逢而

王集卷一

十四

為隱君子之容也靡哲不愚衆是用訏微斯人歟吾誰適從

僉憲陳公遺像贊

有序

退菴陳公諱祚字永錫蘇人也在先朝嘗登進士為參議為御史以忠鯁被黜者至再至三而公不為變其志操愈厲言論愈切卒僉憲臬以功名終吁可謂賢矣公歿既久其孫悅以嘗遊太學為館下士乃奉公遺像詣予請題為作贊曰於惟陳公先輩名德道味其腴學探其賾臨政有為才猷卓特遇事敢言忠義迅激富貴詎能移利

害奚所擇栢府徽垣未見其為榮謫籍園扉未見其為戚既三仕而三起遂終履夫華劇噫如斯人者殆古所謂遺直者非歟

祭酒耿公像贊

有德有容有學有文清廟瑚璉明時鳳麟正模定範典教成均秉笏垂紳待漏嚴宸儀冠可仰道義可親泰山北斗偉乎斯人

李舜明先生像贊

貌清而癯氣和而舒學探其賾道味其腴才名播于搢紳行誼著于鄉閭年邁七旬而康彊無恙世守一德而始終不渝故聞其風者謂其為隱者流慕其義者謂其為君子儒而予竊以為未然觀其廉不怵於貧富樂不改於窮約勇不憚於威武殆鄒孟氏之所謂大丈夫者非耶

跋真西山諭屬詩

宋嘉定壬午西山真文忠公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始至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程張朱學術源流勉士類罷推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民艱食者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

社倉以遍及鄉落又別立慈幼倉文忠在潭甫三年其行政施惠已綽有成績如此且復為此詩諭屬邑令使益殫厥心則其所謂仰荅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者豈虛語哉予嘗慨宋自韓侂胄倡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是當世大儒之書皆如顯禁文忠晚出獨毅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肱行之其後黨禁既開正學復明謂非有功於吾道有功於天下後世不可也惠一方勤一職曷足以究其所存哉吾常謝同知庭桂將勒此詩以示屬邑蓋其心深有慕於文忠亦猶文忠之有慕於諸葛武侯也拜觀之餘敬識其下

跋李氏瞻學田記

右元寧國縣尹戴邁為太和州上李以中作瞻學田記并輸券系焉自順帝至正己丑迄今百十九年矣其學宮凡幾興廢而石刻具存我國家養士既有常餼其田散為民業者幾易主矣而士猶能談其義至娓娓不釋口古人謂惠之有術養之有道以中近之南京工部司務遇其從曾孫也以墨本示予予亦重其義且嘉戴之文典則真足以垂久遠為題其後以歸之

跋趙子昂行書千文

文敏公早年最喜臨大令洛神賦智永千文故二書傳布于世最多因其多而疑其有真贋焉不考之過也此本公為江淞提舉時所作又自用其體其藏鋒欲鐫視少年書又不同蓋公時年五十有三去是四年庚戌遂入朝為翰林集賢荐歷顯位而年亦漸高亦不暇多作矣予偶過都憲三山黃公叔高俾予鑒定諦觀之餘為書此語以伺知者

跋趙松雪墨蹟

予友應敏德教授舊藏子猷訪戴詩一絕蓋吳興

三集卷十

七

趙文敏公所書子猷風致高出一時文敏公書法冠絕千古固宜敏德寶玩而珍藏之也予嘗讀晉書竊念今時果有人如子猷者未必不蒙迂狂之誚然而載之信史無貶辭而又重以名人辭翰豈古人朋友義乎不以遠近為故亦何必拘拘于一見之間也雖然事固有因人而重者予因鑒文敏公書益信子猷之風有足企云

題李英叔墓誌銘後

正統間泰和李公桓圭通判常州有惠政時李氏信圭為處州守亦誠心愛民民戴之不能忘處州

之子遇今為南京工部司務予暇日過之見元儒劉高仲為其四世祖同知栢興路英叔銘墓夫然後知慶澤所鍾其歛而施于鄉者如此其推而及于民者固宜其仁且溥也元史稱高仲嘗用薦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豈其出處有同於英叔故能知其所以賢而銘之使傳歟

跋下忠貞廟碑

有晉忠臣孝子之墓八字碑宋寶祐元年癸丑郡守王堃立元至正二年壬午行臺御史許有孚重立皆有題識國朝洪武二十年丁丑既移建新

三集卷十

六

廟于雞鳴山陽其舊祠在冶城墓左者遂日就凋敝然碑故無恙也天順五年祠燬而碑亦斷裂矣成化十二年丙申道錄玄義李務觀既修祠宇通政使司通政徐君仍大書八字刻石立之忠貞在晉死於蘇峻之難二子眈眈同時遇害母裴氏撫其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夫當幼主臨朝元兇犯闕群臣遜遁國步艱虞而忠貞以匡正自任褰裳衛主力疾鏖戰繼之以死其二子者亦以身徇義視死如歸此忠孝之

名之所以著稱當時流聞後世不惟自晉至今千有餘年祠祀不絕雖一碑之制亦三易於二百二十四年之間謂非人心義理之天在人而不泯曠百世而相感則殘碑斷碣埋沒于荒煙衰草之濱者世亦何限安望其既仆復植如此碑者與穹壤相為無窮也哉徐君名世英江陰人厥祖晞嘗為兵部尚書父訥為尚寶司丞君起家中書舍人累陞今官蓋亦世篤忠誠隆繼述之孝者宜其有感於斯而為之惟恐後也為題左方以諗來者

題安成劉氏什一卷後

三集卷十

十七

天下事盛必有衰聚必有散雖有天下國家者猶不能保其無失於一再傳之後況士大夫之有家者乎況歷世變更朝代而遭家步之多艱者乎此安成劉氏能存什一於千百亦已難矣使其世澤之或斬子孫之非賢將舉先世之所有而盡棄之殆無子遺尚何什一之能存哉予友太常劉君乃倦倦焉掇拾于散逸之餘興復于廢墜之後完飲器于漸毀歸祖壠于久侵至於一甃之微片文隻字之渺皆珍襲而謹誌之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使為君之子孫者皆能以君之心為心其將來所得

尚何止於什一而已哉

題增修毘陵志後

毘陵志以成化己丑修纂成書梓行于時久矣自己丑迄今又十有三禩其間典冊之頒官尹之遷政教之施人才之出民數之登物產之成災祥之見與夫宮室河渠之興復詞章翰簡之述作其類不一所宜增修而其為事最鉅則靖江之建縣郡治之繕城尤不可無紀述者也太守新淦孫公偉德有見於斯乃舉前守卓公純嘏故事禮聘郡士朱君忞易而屬筆焉忞易於是繕閱搜訪比類

三集卷十

十八

續書文雅事核視昔尤備而尤不自滿假會予歸自南離乃請於公俾為訂定予辭之以來京師曾無幾何而公以書成告矣予嘗載考石湖作志止於紹熙自紹熙以後至於紹定所未續者則郡守李公傳老俾其僚屬用褚少孫史記例補成之然則公之所為是編之續似亦不為無據也雖然卓公已久陟藩省公今繼之且荐歷華要而予與忞易去此亦將老矣嗣是緝其未備垂之無窮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書既醉軒卷後

汝弼飲時用所與題仲學軒壁時獨應禎瑞卿在
予與華伯維新雖同在京師而不與會然而汝弼
作記賦詩乃屢及焉相厚之道也夫酒以爲人合
歡古人未嘗不飲飲亦未嘗不醉但不爲酒困爾
故既醉之什僅著於詩而戒醉之文之見於經傳
者不一而足益深懼其伐德而生禍也汝弼飲量
最少飲數合輒醉醉輒舉筆作行草累數十百紙
愈作愈奇豈善書者必待酒以發其天趣如往時
顛長史狂僧之徒之通神入妙者哉時用維新應
禎瑞卿與予亦皆不善飲華伯雖善飲亦不易醉

王集卷十

廿一

然汝弼至必呼酒與飲吾輩亦彊與俱醉然後伸
紙濡墨以觀其書得輒藏以爲榮然則吾輩既意
不在酒尚何酒過之足戒哉汝弼作記之明年予
遂來南京後十年作詩華伯應禎瑞卿亦相繼散
去今又十年則汝弼已致南安守事仲學尹玉山
歸亦久矣獨時用維新尚留京師思作聚星堂一
會以觀汝弼醉時書爲快而睽遠離索夫何可得
仲學近來金陵偶出此卷見示緬懷疇昔爲之慨
然漫題其左以識予感若夫以既醉名軒以乖仲
學之出處正恐當時汝弼乘醉偶書亦初無寓意

予尚容爲傳會之說哉

跋賀知章行草孝經

史稱賀監善草隸醉輒罷辭筆不停書未嘗刊飭
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即不復拒然紙纔
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其在當時已見重如此況千
載之下乎其以少爲貴如此況多如此紙者乎是
宜鍾君愛玩之不置也然去今既遠其書不多見
於世此紙眞贋未易辨苟徒謂其遠而疑其非眞
似亦未爲當也姑題于此以伺識者

跋東坡書率子廉傳

王集卷一

廿二

字學之傳于世者固多然爲人所欽仰而珍襲者
大率以人不以書也坡翁結字穩密固可寶玩況
有凜然忠義之氣之見于筆墨間如南軒所云者
乎羊城鍾百福家藏此本出以示予爲書其後

祭吳都憲輿壁文

維年月日年末具官某謹以清酌時饗之奠致祭
于亡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之墓曰嗚呼吳
公敏慧絕倫幼知嗜學長而能勤家貧無資亦無
師授攻苦數澹以講以究弱冠有成試捷鄉闈兩
至禮部敗北而歸公業益精朝惕夕勵公志益堅

不官不娶卒登甲榜列職蘭臺立朝諤諤糾繩奸
回尋奉綸音犒師甘肅載持憲節按部西蜀暨丞
大理遂陟中丞授鉞邊陲四征不庭淮揚阻饑承
命往撫令譽旣彰誇亦隨起 天子明聖轉公
來南繼遭家艱茹荼如甘起公于家殿彼嶺海鯨
波不驚旬月而代中途被命旋旆湖藩周行拊循
寧辭險艱敷求民隱督察吏弊威行惠施庶政畢
舉 帝心簡在進貳大夫移鎮兩廣總我師徒
寵任益隆志益剴切委身盡瘁是臣之節計聞
當宁感惻宸衷賻奠有加哀榮始終凡在交游孰
不歎悼矧予與公雅篤情好既同發解擢第亦同
德義胥勸過失交攻南北二臺兩京翰苑宦轍略
同為日非淺公在湖湘誨言諄諄廣雖在遠嗣音
亦聞吾兒泰科公為我喜未復自詫云亦有子俟
其成立同賦歸休兄昔上章志亦未酬聞公斯言
且感且愧我實衰朽公胡可去國有柱石民有藩
垣神理胡僭遽奪其年公子昨來謁予太學龍駒
鳳雛斬然頭角徐扣其中有識有文公目可瞑往
志必伸銘墓有文垂世行後顧予何人可託不朽
執筆欲下老淚先零述德稱功念公平生即幽有

王集卷十

廿一

期往弔無計素車白馬愧此高誼一觴之薦千古
永訣聞乎不聞詞音悽咽

加封改題神主祭告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六月丙午朔十二日丁巳
孝孫僉敢昭告于 顯祖考延平府同知贈通議
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府君 顯祖妣封太宜人
贈淑人蔣氏 顯考兵部主事贈左庶子兼侍講
加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府君 顯妣封
太宜人贈淑人朱氏曰僉自筮仕于今四十餘年
歷官兩京致位二品實維 顯祖考妣慶澤之貽

王集卷十

廿二

顯考妣訓迪所致乃於今年四月二十七日祇奉
玉音加贈 顯祖考 顯考俱資政大夫南京吏
部尚書 顯祖妣 顯妣俱夫人暨先室贈淑人
吳氏亦加贈夫人已用新授官階封號更題舊主
謹以牲醴用伸虔告仰冀 尊靈服斯 寵命以
歆時祀以庇佑後人延於永世以先室淑人吳氏
祔食尚饗

家廟成祭告文

維弘治四年歲在辛亥七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
未孝玄孫僉敢昭告于 四世考妣之靈曰僉營

構新第亦既苟完爰即正寢之東創建家廟五楹中敞三楹正列四龕恭奉高曾祖考四世神主旁列二龕恭奉祔位神主序次以左爲上旁親不以班祔蓋禮緣義起事亡如存之義也仰冀尊靈俯垂降鑒永奠厥居庇佑子孫世守勿替謹以牲醴用伸虔告以某親某封祔食尚饗

祭昇孫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十二月壬申朔二十六日丁酉汝祖父繫官于京不能親視汝窆乃命汝弟昇具牲醴庶羞之儀祭汝長孫昇之靈而言

王集卷一

七

曰嗚呼吾孫之亡吾不知天何意也何生之甚奇而奪之太遽也何長育成就之難而摧殘夭閼之易也豈吾行負於神明而吾孫適當其戾也豈吾宗有碩大蕃昌之胤而爲造物者之所忌也抑命稟於有生之初而吉凶壽夭皆莫逃乎數也嗚呼吾孫之亡吾不知天何意也方戊子之陽月開六莢之堯奠日東旭而在辰實吾孫之誕生時予方居太夫人之喪而親表接跡于門庭謂充閭之有慶試英物於啼聲予雖辭不受賀而中心亦不能無憂喜之并也歲在乙未汝生八齡汝父登朝遂

以家行遣汝從師冀汝夙成自是數載予三入京視汝之質脩穎而可念課汝之業懇篤而有程每留旬日喜溢於情益不惟謹送迎之候而尤竭奉養之誠於是期汝於亢身亢宗庶幾吾先世積善之徵也今年丙午汝才卓軼夫旣加冠所宜授室遣人取汝見汝朝夕忽汝父以書來告汝嬰疾予雖日切憂懸然猶自幸謂仁者有後維天其可必也詎意汝疾竟不可爲雖療以醫而百方罔效雖禱於神而一誠莫格汝雖病在牀褥而猶諄諄告戒汝弟俾毋荒於嬉而安於逸俾勉於進取而時

王集卷十

七

不可失噫汝之器識何如也而神胡不相遂使汝至於此極汝母送柩南歸故鄉汝父留京奈縻於職哀哀兩地抱此深戚至於汝祖病不問醫殯不視殮葬不臨窆傷我心之如割潸涕淚之霑臆時日之良宅兆之吉汝安歸之近在汝曾祖考妣之側嗚呼頓遠迹於促路屈長筭於短日固人生之無常亦天道之叵測予何言哉予何言哉

王文肅公集卷第十

王文肅公集卷第十一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詩五十三首

讓獄神

獄神答

遊泰山

宿靈巖寺

送黃教諭

送繆行人同年

小齋對石榴花

送羅禮文

虎

寄茹處士

送人歸泰和

懷邵茂初

傷田家

郊居寄張山人

王集卷十一

送黃惟光

雪中寫懷

送李太守還汀州

寄蔣文惠

送嚴廷芳

過天監東院

寄卞式之

送李中書應禎

除夕有感

元日

驄馬歌

送柯脩謨歸省

次韻孟時

奉酬立之

清明日飲天監東院

范亞卿挽歌

哭沈御史

東皋草堂二首

送章儀制兄

晚泊楊村

舟次桃花口

早發直沽

直沽書事

晚至楊柳青

過長蘆

甲馬營遇順風

舟次臨清二首

東昌夜發

宿泗亭驛

過徐州洪

邳州懷古

途次得家書

過高郵湖

菜

送常黃門

送林員外致仕

次韻施彥清

王集卷十一

景泰癸酉秋大旱饑奉

命函香祀東嶽以七月

望抵泰安州致齋之夕夢有神人訪予公所儀觀

偉然與從甚都予起迎之問神為誰曰我獄神也

因詰其不雨之故既寤作詩讓之

二氣統萬有妙運無停機發生藉雨露品彙咸涵

熙伊誰操其端天尊而無為山川出雲雨澤物爾

攸司矧茲五嶽宗歸然峙坤維或云天帝孫庶類

生所資所以古聖王告成必於斯云胡頃歲間神

職曠莫治炎旱肆為虐膏澤秘不施郊原既灼燥

禾黍咸萎焚勿謂天可玩勿謂民可欺民貧祀不

亮那知報與祈天道豈幽昧施譴應無私行矣叩
天閭神責將安辭

嶽神答

造化均一理無間明與幽明焉苟茫昧幽冥胡可
尤昭昭彼蒼天臨下罔不周栽培與傾覆山嶽難
為謀陽驕蹇所至赤日行中州不聞先民言炎旱
各有由天旱求諸仁仁洽斯有秋國旱求諸德德
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俗乃休不圖人事盡
謾有天時憂是謂棄其本而惟末之求羔羊為我
羞醺酒為我醺禍福命在天那能為爾麻歸告爾

三五六一

二

君王上下當交脩

遊泰山

一峯高聳臨乾坤宇內名山此獨尊曙色凌晨開
日觀嵐光經歲鎖天門遠疑雲霧人難到近若星
辰手可捫七十二君封禪處惟餘遺址蝕苔痕

宿靈巖寺

一徑深通萬壑間翠微深處著禪關人從上界空
中語雲自前峯闕處還古殿有基松葉暗斷碑無
字蘚痕斑偶因王事勞行役也得浮生半日間

送同考官黃敦諭廷經還汜水

雨餘秋色滿皇畿存棘重圍掩夕扉為問捲簾燒
燭處點頭曾復見朱衣

送同年繆尚質行人歸吳

憶從聯旆上京華已羨承恩兩過家祖席杯深
浮竹葉故園春早見梅花馬頭驛路衝飛雪鳥影
江天送落霞直欲因君寄鄉信來年我亦泛僊槎

小齋對石榴花

溽暑陽如炙海榴花欲笑移栽當此地充貢是何
年瓣感紅巾皺枝欹翠幄懸無由愜清賞吟傍曲
闌前

王集卷二

四

送羅禮文赦後歸揚州

遼陽謫去竟如何詔許歸來鬢已皤翰墨有情
還載筆功名無志卻投戈故園依舊煙霞好上國
于今雨露多料得到家春未晚東風花柳滿行窩

虎

霜風戰木秋怒號猛虎出穴聲咆哮虎行當道擇
人肉蔑視鹿豕輕猿猱古云苛政猛於虎泰山麓
婦心偏苦觸禍還因避禍主吁嗟此事今猶古憑
誰喚起裴將軍鉦鼓一獵空其群剪除殘暴民攸
賴酷吏聞之亦知戒

寄茹處士李清

文章事業兩蹉跎，駒隙流光轉眼過。
千載遺書勞諷誦，一時直筆愧編摩。
征鴻塞上秋風緊，落葉階頭夜雨多。
夢覺虛齋增感慨，苦吟無奈故人何。
李清

送正言乃叔歸泰和

上國才名推小阮，故家人物羨中郎。
雲泥隻復隔情何限，尊酒相逢樂未央。
別院紫簫吹夜月，重城素練搗秋霜。
歸心又逐南飛鴈，萬里江湖正渺茫。

懷邵茂初

王集卷十一

五十一

青門有高士，閭里仰餘輝。
俗事縈心少，時人識面稀。
空林紅葉墮，遠岫白雲歸。
秋興知無限，豪吟對夕暉。

傷田家

使車旁午賑疲氓，叵奈蒼天不好生。
聖主有恩能下達，農夫無計望西成。
九年耕乏三年食，十日陰無一日晴。
野老過門時問訊，官家租賦可停征。

郊居寄張山人

相去無十里，別來餘兩旬。
卜居猶恨遠，會晤莫辭

頻紅葉經霜老，黃花帶雨新。
東籬當此日，應有白衣人。

送黃惟光分教瑞州

一束琴書辦曉裝，行行千里入筠陽。
儒冠老去渾無恙，吾道年來重有光。
細雨落紅壇杏熟，軟風搖碧泮芹香。
亦知暇日多高興，定有新詩寄玉堂。

雪中寫懷

小齋連日故人稀，雪滿江城積尚飛。
花撲半窓銀作片，光搖四座玉成圍。
怯寒似覺春猶早，獻瑞何憂歲荐饑。
不似豪家多燕樂，也須斟酒奉慈闈。

王集卷二

六十一

送李太守瓊考滿還汀州

黃堂賢太守，舊是玉堂僊。
載筆誇殊遇，分符喜驟遷。
簡編存著述，德化賴承宣。
恤俗更污習，憂民解倒懸。
顧連勞子育，奸宄謝寅緣。
比屋歌安堵，鄰邦願受廛。
攜將三載績，來覲九重天。
素節冰霜厲，新恩雨露偏。
群黎懷耿耿，五馬去翩翩。
暫遂朋簪盍，俄聞使旆還。
別情千里外，交誼十年前。
丹轂須遲發，清尊且共傳。
相思定回首，蓬島五雲邊。

寄蔣文惠

渴飲清泉飽看山，百年長得此身閒。
雙瞳炯炯顏

如玉翻笑僊家煉九還

送嚴廷芳歸越

千里關河辭禹穴九重城闕覲堯都
扁舟載月風神爽古劍飛霜膽氣麤
塵世浮榮成底事人生行樂是良圖
因君我亦傷秋思目斷蒼旻鴈影孤

暇日過天寧東院

基局詩囊在處携投閒幾度過招提
涼分半榻竹風細香散一簾花雨迷
白石菴中曾讀易碧紗籠外更留題
日斜又別高僧去笑指前溪作虎溪

寄卞式之

三集卷一

幾年不見聽泉生耿耿常懸別後情
萬木堂深連甲第兩山樓近接蓬瀛
也知竇氏多丹桂不獨田家有紫荆
許我急流中勇退他年期與濯塵纓

送李中書應禎回吳祭掃

鳳凰池上客新沐寵恩歸誥捧雙龍
出舟隨六鷁飛松楸深有感桑梓陪生輝
忠孝吾儒事多君願不違

除夕有感

去年除夕客金臺今夕江南予告回
兩歲臘從愁裏過五更春入夢中來
聲沉鼓角將殘漏淚滴屠

蘇最後杯祇有梅花依舊好冒寒先放一枝開

元日

淑氣初回斗建寅年華又是一番新
朝廷有曆頒三朔村舍無盤飮五辛
殘雪梅梢猶戀臘東風地脉已回春
感時欲獻河清頌飛夢今朝到紫宸

鄭御史驄馬歌

憶君始乘驄馬去奸回膽落人爭避
聞君近乘驄馬回群黎遮道聲如雷
問君何為遽如許除民蠹使民得所肅政常飛白簡霜洗冤曾注蒼冥雨君

王集卷十一

八

不聞安西都護人稱雄匹馬能成百戰功
又不聞太常良卿遺鄧公何時天廐來真龍
終未能如桓典驄五花文逐雙飛鴻豺狼虎兇潛無蹤馬蹄到處春融融我思此事君正同不妨千載追遺風

送柯孟時脩謨歸省

久動鄉關念承恩此日歸鸞回新紫誥
花簇舊斑衣雲破牙樞度風生玉塵揮
到家須及早有待侍形埤

次韻孟時寓臨安病中見寄

悵望江南道憑誰為問安養病猶假館
馳思每凭

闌梅雨孤山暝松風六月寒無端更憂 國耿耿寸心丹

秋來久與立之不會辱詩見寄依韻奉酬

客途連日阻相從信是高踪未易逢深院棋聲常寂寂曲階花影自重重才因分定生來拙身為官閒老去慵擬向良宵賒月色清尊白下共移舫

清明日與詩社諸友飲天寧東院

叢林深處引壺觴風泥繁花百和香地僻輪蹄多不到情真賓主兩相忘新煙吐碧分榆柳初日蒸紅上海棠樂事未央春未老開尊明日是誰當

王集卷上

諸君期輪日會飲

天官亞卿范公理挽歌

勞績留邊郡優崇返舊京司空階已峻少宰秩尤清投老頻南望趨朝近北征如何竟淪謝歸路慘銘旌

哭同年沈公貴御史

當年金榜共題名二百人中最老成歲月幾何今已矣愁聞宿草蔽佳城

東臬草堂二首

明時何處著遺賢路入東臬地自偏十畝山田和

玉種數椽茅屋帶雲編畫中詩類王摩詰物外僊同葛稚川西祀東封知了未佳音端合為誰傳草堂不在浣花溪祇在荆溪溪水涓地僻境將心共遠山深雲與意俱遲採芝縱有饑堪療對竹應無俗可醫我亦平生慙真賞歸來已辦買山資

送章儀制兄歸樂清得此字

人生重離別情傷不容已況復手足親相逢在千里但見別時憂不記來時喜憶君初來時怡怡篤倫理花萼相光輝墳塋協清微伯也丘壑姿幽芳郁蘭芷仲令廊廟才翩翩曳朱紫顧茲同胞生行藏豈殊軌慨念高堂人誰當奉甘旨歡會能幾何征車倏云駛迢迢越東山杪渺吳江水懸心天一方可望不可跂曾聞二蘇翁相期聚餘齒朱崔長金花清詩浹人耳君當踵前修他日重來此

三集卷一

晚泊楊村

蔡村纔過又楊村近海川流似馬奔百里桑麻迷綠野幾家燈火伴黃昏水田東折成丁字楊村有丁字沽人自南來類鳥言時有夷人入貢明月滿篷清不寐戛然孤鶴奮高鶩

舟次桃花口遊觀音寺

歸舟暫泊桃花口散步閒來山寺前武士未諳觀
德射時舟中有二武老僧曾悟上乘禪映階碧草
煙霞古夾道蒼松節操堅話到王生不知倦從來
野性最相便

早發直沽逢婁御史庭桂

自出京來未浹旬畫船今日過天津百川有水皆
歸海一念無時不在親試著錦袍迎繡斧旋沽綠
酒贈紅鱗此行不是陽關道尊俎相逢總故人

直沽書事

一溪楊柳半蕭條海闊天高景沈寥拂水交飛雙

三集卷十一

十一

社燕橫空直上一秋鵬喧聲落日人爭渡喜氣西
風我趁潮此去蓬萊才只尺五雲樓觀護丹霄

晚至楊柳青雨霽

暑雨晴時正麥秋無端風電更為仇幾家得遂連
雲望千壟翻成駭浪浮舟楫我今從此去廟堂誰
復為民憂曉來自揭孤篷坐盡把閒情付海鷗

過長蘆

放船連夜過滄洲白苧涼生五月秋兩岸荻花風
韻疾九天星斗露華浮浩歌一任鳴舷去適意何
須秉燭遊未達執河猶十里漏聲先已出層樓

甲馬營遇順風

纔經馬頰河邊路馬頰河在德州瞬息還過甲馬
營問俗逢人稱有警戒時於我豈無情風生五兩
飛鳶疾月墮孤舟睡鶴驚沂盡逆流逢順境計程
明日到臨清

舟次臨清二首

遙望清源八里灣不須尊酒已開顏關山疆半行
來近旬日兼三數去慳回首雲霄天未遠到家時
節月初彎人生何事真堪樂久別親庭衣錦還
無處避諠譁徘徊近水涯風波孤客棹煙火萬人

三集卷十一

十一

家霜鬢悲秋鏡商聲慘暮笳不知城市樂鄉思轉
堪嗟

東昌夜發

舟乘秋水發颿飽晚風飛岸近流螢度林深宿鳥
歸農耕閒沃壤人語出柴扉北地驚寒早先時已
授衣

宿沛縣泗亭驛

維舟泗水亭涼雨洗炎蒸砧杵孤城月漁舟別浦
燈客愁閒可遣鄉夢遠難憑千古龍飛地令人感
廢興

過徐州洪有感

長洪雄貫古城隈，不數瞿塘灩澦堆。石激回瀾晴噴雨，波騰駭浪暗鳴雷。先人疏鑿功難泯，老我奔馳志易灰。十五年來訪遺跡，夕陽回首重興哀。正統壬戌先君以工部主事蒞事于此，斲石為夾岸，以便牽挽，自是舟行賴以脫險，去今十五年矣。

邳州懷古

大郡今淮海，名山古嶧陽。散金聞廣受，守士說關張。世遠懷賢哲，城高狎大荒。蓬窓一搔首，客思轉淒涼。

途次得家書

三集卷二

十一

南歸偶遇故鄉船，說有家書為我傳。兩字平安今喜覩，十年遊宦此言旋。清宵禮斗情何切，書云吾母得歸信，每夕禮斗。白晝看雲眼欲穿。擬從難兄壽慈母，綵衣花底日翩翩。

過高郵湖

片帆輕颺晚風前，秋水微茫遠接天。十里敗荷初過雨，一堤衰柳尚含煙。沽來濁酒能盈缶，買得鮮鱗喜就船。醉後卻思秦國士，還從漁父說當年。

菜

春陽散暖遍蔬畦，嫩菜柔芽雨剪齊。已辦清尊供

一醉咄嗟徒說韭萍虀

送常給事顯出守袁州

分符去何所，江右古宜春。青瑣才名重，黃堂政化新。暖風吹畫鷁，晴日耀朱輪。遺愛甘棠下，期君到古人。

送林員外埈致仕歸莆田

南都曾拜漢郎官，北闕重來已掛冠。謾說得時行道樂，那知未老乞身難。重尋舊侶開詩社，旋買新溪著釣竿。歲晚江鄉行可到，不辭單騎曉衝寒。

錫山施醫官彥清近以詩見貺次韻奉答

王集卷十一

十四

蓬萊未綴侍臣班，浮世功名出處間。老去俗塵終不染，閒來幽事頗相關。九重金闕身曾到，百丈丹崖手亦攀。別後可勝鄉國望，白雲紅樹繞龍山。

王文肅公集卷第十一

姑蘇後學韓壽椿繕寫

王文肅公集卷第十二

孫徵仕郎中書舍人昇編

詩五十四首

送魏文祥

送姚黃門

寄林太守二首

贈丁道士

周鵲翅扇歌

宋金花扇歌

送蔣大尹

送戴驛丞

楊知事赴長沙

寄蹇伯度二首

吳進士令德興

送宣上舍

戲東沈禹王

送蔣孟達

王集卷十二

送袁地官

韓都憲出鎮口北

寄翟太守

思歸

次韻益夫見寄

賀立之生子

督朱憲易惠橘

送僧南遊

呂學士挽歌

任氏假山

送金教諭

八老會

送屈約

贈郭指揮

次韻立之太常

汪先生挽歌

送薛文壁

送伯誠參政

九日

送陶參議

次韻羅都憲三首 別卞華伯

寄蔣別駕

舊隱

歸途遇雨

江學士草亭二首

道桓山

救荒詩

重遊靈谷

遊永泰寺

八月十五夜月

次韻童太卿

送李舜明

東郊別墅

甲馬營遇雨

送魏文祥赴臨江郡幕

當年曾上孝廉船幕府如今喜用賢善政且須勞

王集卷十二

贊畫榮名終擬荷超遷孤鴻落日輕揚旆匹馬西

風穩著鞭料得到官秋未晚清江一曲映紅蓮

送同年姚景陽黃門出判鄭州

暫輟雄班佐一州置身元不爲身謀料彈已落權

臣膽撫字還分

聖主憂浩氣憑陵看寶劍榮

名管取覆金甌臨岐有酒君須醉明日相思風馬

牛

寄鎮江林一鶚太守二首

故人爲郡去歲月易蹉跎高誼論心久廉聲到耳
多參商瞻象緯鴻鴈隔關河未許清尊共其如感

物何

北闕無雙士南畿第一州名存今柱史官到古諸
侯粉堞依山郭朱甍望海樓平生濟時志難向此
淹留

贈茅山丁道士

聞說茅峯景最多挿天蒼翠鬱嵯峨煙霞洞口杳
千樹星斗壇前竹一坡華表謾期君化鶴黃庭還
許我籠鵝匆匆相見遄相別有約他年載酒過

周鵲翅扇歌

姬周御宇恢宸極山海梯航來萬國塗修有鳥文

王集卷十二

三

采奇越裳未許先重譯丹穴何年長羽翰竭來充
貢陪青鸞上方緝羽作團扇鮮鮮巧妙輕齊紈制
作古稱周始備江漢化行臻至治器玩寧容間細
微禽荒那復求珍異吁嗟此扇名非常遊颺條翮
何輕揚日馭障來猶仄影月輪倏出尚虧光我思
致理須恩澤便面雖工非自適天上千金價謾高
人間六月陽如炙惟應揮拂蕩炎氣大庭習習生
南薰阜財解慍民咸樂行與虞絃同策勳

宋金花扇歌

南金久入揚州貢班扇古來成利用金花點綴扇

尤奇佳製一時名獨重世主當年重輔臣萬方化
育資陶鈞從知所寶在賢哲麟趾褻蹄非所珍一
握清風榮錫予坐使煩襟滌炎暑九華七寶徒爾
為紛紛竹簟何須數宸翰還書急就章頌令此扇
增輝光驚翔風翥了無迹至今汗簡流餘香我朝
制作多師古巧匠爭持修月斧象齒齊編玉作團
龍腰並束金為縷只今俊乂咸登庸熙然海宇揚
仁風卷舒用舍隨器使大柄長歸掌握中

送蔣企大尹之長沙

令尹之官去春風一棹輕九重銜

帝命百里

王集卷十二

四

遂民生衡嶽山增秀湘潭水共清循良繼先哲期
不負時名

送戴文宏

名勝東南數會稽宦途應不憚驅馳地當山水最
佳處人到功名始遂時公事簡宜頻對酒客懷閒
更好哦詩親交誼重 君恩渥北望縣知有所
思

楊知事赴長沙幕

楚水南頭第一州元僚今喜得名流路從青草湖
邊入人在紅蓮幕下遊但使謀猷裨庶政不須聲

譽過諸侯重來定許膺超擢鸞鳳終非燕雀儔

寄蹇伯度二首

十年雲外想英標百里荆溪路未遙便欲相從謝
塵鞅小山叢桂不須招

未賦君家石室歌紛紛其奈俗塵何片雲已閣催
詩雨祇待西風一鴈過

吳進士繹思令德興

僊郎飛鳥下 皇州萬里雲程百里侯此地暫須
淹驥足當年曾見占鰲頭致君才大非無日澤物
功多定有秋滿眼鶯花三月暮謾携尊酒送離愁

王集卷十二

五

送宣廷吉上舍

客邸淹留久風塵黧化衣未緣隨牒去聊復束裝
歸祖騎如雲集征帆帶雨飛還家及春暮花信到
舊薇

雨中戲東沈禹玉

故人名重沈休文爲問秋來瘦幾分山色捲簾猶
可見雨聲欹枕不堪聞枯棋三百坐成隱美酒十
千愁易顛客裏相逢須盡興莫教他日謾停雲

送蔣孟達令尹之官

送君去作寧陵尹酌別都亭酒一尊百里他年期

獻績九重今日羨承 恩風旌楊柳行邊驛社鼓

桑麻到處村只尺睢陽憶巡遠願持勺水弔忠魂

送袁地官秉中赴蒼梧郡守

東風鼓棹時路水正流澌粉署辭 雙闕蒼梧望

九疑名須歸士論清更畏人知兼喜還家便高堂

慰母慈

送韓永熙都憲出鎮口北

手持玉節下 皇州滿面霜風紫塞秋當道群雄
避鵬鶚行臺萬騎擁貔貅功名志遂登庸早文武
才全寵任優北虜從今心膽喪一韓名與古人侔

王集卷十三

六

寄鎮江翟太守致恭

少日才名動兩京虎符重剖任專城丹心北固山
長拱素志中冷水較清五袴且容歌善政一尊思
與話平生留袁借寇尋常事廊廟于今用老成

思歸

羲馭不停軌流光駒隙間擾擾混塵途悠悠懷故
山故山在何許征車駕言邁止足旣可師負乘亦
當戒松菊猶未荒猿鶴何須驚愧無孔公文持此
謝山靈

次韻益夫太常見寄

裴相歸來綠野堂百株文杏錦為坊古槐當戶畫
無暑叢菊滿籬秋有香閒倚杖邊山矗矗漫乘舟
處水浪浪阿誰千載尋遺跡盛德如公總不涼

賀立之生子

積善知君慶有餘葱葱佳氣協元閭階前蘭玉室
論謝天上麒麟未數徐老去功名期紹述古來經
訓是留畬高門擬與千公並他日還容駟馬車

朱兪易許惠楠詩以督之

君家燦燦黃金實相對頻年許我嘗到處園林無
此景至今牙頰有餘香祗應淮海包先貢任是商

毛集卷上

七

山樂未央欲副右軍書後語洞庭何日滿林霜

送僧如敏南遊

聞說江南好浮杯試一遊三吳今勝地百粵古名
州月出水深處雲橫天盡頭禪心與靈跡從此兩
悠悠

呂逢原學士挽歌

自登瀛後廿年餘荐沐殊恩播令譽直筆一時
推信史專門三世讀遺書青雲路隔泉臺迴玉署
塵橫夜榻虛天若假年教遠大此生功業定何如
吾郡獨宜興多佳山水好遊者恨不一到

任廷蘭居之乃壘石作小假山蓋厭常喜
異亦人情所同也予感之為作絕句

君家近在山中住萬壑千峯總厭看怪底眼前成
突兀要容詩客倚闌干

送江陵教諭金洪赴任兼柬張太守嚴

莫為儒官薄宦情宦途誰似此官清滿懷風月憑
詩遣千里湖湘以道鳴喜與諸生資講究懶隨群
吏說逢迎張侯相見煩相報冰蘗年來重有聲

八老會

莆田陳會元
中倡為之

投閒同賦飲中僊要使風流繼昔賢燕集一時皆

三集卷二

个

勝賞品題隨處有新聯高懷不減香山社盛世還
同至道年白首相看今有幾憑誰寫作畫圖傳

送畫竹屈約歸崑山

上國重來日西風兩鬢霜士方爭下榻君已促行
裝泉石生涯舊關山去路長時無文與可誰構墨
君堂

贈鄰人郭指揮玪

雄才落落氣英英胸次深藏十萬兵白玉階前新
荷寵青油幕下舊知名莫言韜略能擒縱且喜邊
疆息戰爭好與鄰翁日來往笑呼尊酒樂昇平

立之太常舟過金陵以詩見貺曰次其韻
人生良會不易得一舉何妨累十觴為別幾年來
舊雨相逢兩鬢見新霜才名自昔聞 當宁禮
樂于今重太常日月瞻依行入覲可容衰朽借餘
光

繡衣汪先生挽歌

閩嶠初持節潢池已弄兵不污緣道重盡瘁覺身
輕未究匡時志還露嗣世榮悲歌誰最切白髮老
門生

送薛文璧赴齊東尹

三集卷十二

九

故人隨牒之官去塵滿征衣雪滿空為客我偏驚
歲晚治民君已見年豐庭無案牘消長日戶有弦
歌振古風存義家聲猶未泯贈言誰復繼河東

送伯誠赴閩藩參政

數歷僊曹到大藩芳聲隱隱播紳間能官久著冰
霜操惜別不為兒女顏航海要令來萬國宦途何
憚過三山丈夫得志應難料竹帛垂名亦等閒
九日李太常期登高過雨就寺中小飲分
韻得莫字

人生在適意遊歌總堪樂况逢嘉節至黃花遍離

落清卿有宿期相携出南郭天意豈有恹滿城風
雨作有山高可登跬步阻芒屨有景遠可矚彌望
雲如幕試開容臺署沉沉動清酌斯文契誼深賡
酬恣歡譔一觴兼一詠主勸賓亦酢緬懷龍山人
高情宛如昨此會良可追千載不落莫

送陶參議銓赴陝藩兼問訊楊叔璣方伯

出參藩舁任非輕才識如君信老成政善祗應勤
贊理民貧未許急催徯廿年郎署含香別千里家
山衣錦行為謝關西楊伯起年來清白重蜚聲

次韻羅都憲叔和致仕三首

三集卷十二

十一

投簪賦歸去此樂復奚疑節付臺中栢心懸谷口
芝急流今勇退爛熟舊曾思不獨香山社間居事
事宜

早謝名卿位遙尋隱者廬白蓮新結社黃紙舊除
書戀闕心猶在浮生計未踈匡時還有策知是達
宸居

菟裘營綠野車馬謝紅塵名下無虛士山中有主
人詩成蓬底月酒熟甕頭春役役征途客憑誰一
問津

十華伯地官來南京索詩為別

三十年前此地來秋風
蟾窟桂花開名魁多士人
爭羨宴集嘉賓我忝陪
韓子文章龍虎榜李侯詩
句鳳凰臺勝遊良會皆非
偶莫惜尊前有限杯

寄蔣別駕日章

謝事歸來樂事多
春郊隨處有行窩
酒杯堪舉詩堪詠
閒放開邊歲月過

舊隱

舊隱橫山下林塘
數畝寬地偏車馬寂
江近水雲寒勲業羞看鏡
心期負釣竿欲歸歸未得
歌罷不成歡

王集卷十二

歸途遇雨口占一律東急易

逢人只說杏花村
誰解松間一扣門
壞壁尚堪揮彩筆
閒雲祇許伴清尊
誌公塔掩殘燈影
謝傅墩遺宿草痕
弔古不知歸路晚
滿城風雨近黃昏

次韻江學士東之僑居草亭二首

何處堪吟眺
迴然江上亭
水連天去碧
山冒雨來青
好鳥鳴相和
閒花落自馨
更聞宵燭起
點點亂疎星

僑居遠城市眼界若爲寬
上國山河壯虛堂風露寒
坐依花作障吟對竹成竿
佳客時相過賡酬且

盡歡

戊戌四月廿三日舟過彭城朝使鄭侍御
節郭冬官昇國稽勲泰翟地官通尹冬官
珍移舟遠送二十里至秦梁洪携酒遊桓

山席間作

桓山千仞峙河濱
此日登臨愜素聞
石櫛不磨司馬惡
洞即桓屯洞門猶刻長公文

蘇子桓山彈琴所爲石櫛

煙霞都被居僧占
風月還容過客分
珍重故人情最厚
一尊相對話斜曛

救荒詩

王集卷十二

十一

曩歲河水溢汜濫
淮南北蕩蕩滅丘隴
滔滔汨汨阡陌淮民
數萬家一時同墊溺
十室成九空流離且
艱食行丐塞達路
舉眼皆菜色一子易
百錢棄置不復惜
唯欲全其生奚暇論
所直感茲六氣淫薦
瘥仍多瘥此屋盡
僵臥喘息延朝夕
姻親謝還往誰施拯
援力野草相枕藉
捐作溝中瘠陳侯于
此時一念恒惻惻
况承當宁命救菑
乃吾職開倉亟賑
贍益以私帑殖薄
征戒聚歛勸分禁
遏糴饑餒給糜粥
疢癘昇藥石施樁
結叢塚埋胔復掩
骼死者已銜恩生
者尤感德精誠會
上通皇天亦

昭格時和歲旋豐熙熙遂生息呻吟轉歌謳塗炭
置衽席予時遠行邁此事嘗目擊緬懷恭襄公嗣
世有遺澤作詩頌休聲千載期無斁成化壬寅夏
豫民饑且疫死者十八九平江侯陳公百方賑濟
久而乃蘇淮民感之作救荒德政詩予時適赴闕
往還皆道其地故賦此

已亥九日偕楊李二處士暨館下五生重

遊靈谷寺有作

千載龍山跡已陳登高今喜遇茲晨青雲五友皆
申甫白髮三翁共甲辰松徑已無功德水苔堦猶
有劫灰塵尊前細把茱萸看不能應知也笑人

三集卷二

七五

遊永泰寺追次周文襄公壁間詩韻

偶因休暇出賢關江畔浮屠近可攀極浦帆檣分
二水上方臺殿出三山僧家有境皆成幻塵世何
人暫得閒日暮歸途重回首白雲深護碧孱顏

次韻急易八月十五夜玩月

月滿寰瀛霜滿天素娥青女鬪嬋娟留連宴賞須
終夕頃刻升沉便隔年聞說陰晴千里共看來端
的十分圓故人相對情無限誰謂鍾陵別有僊

童太卿同年歸田有詩因次其韻

駟馬高車炫錦衣鄉人爭逐長卿歸壯遊自慶平

生遂勇退誰云此計非白首論交偏耐晚清尊嗣
會莫教稀城南山色如圖畫何日相携上翠微

送李舜明東歸

鳳凰臺上坐看山此老平生興不慳一點紅塵無
處著扁舟明日載詩還

殷司徒東郊別墅

菟裘營得近東臬風景依稀似午橋桃李陰中傳

世業水雲深處斷塵囂千鍾祿已周三族二品官

曾侍

四朝進退從容元有道小山叢桂未須

招

三集卷二

七五

甲馬營遇雨與陳克完田尚賢二御史夜

話

風急雨聲驟維舟甲馬營舉杯逢故友聽漏約殘
更候吏移時至征夫俟曉行蒼空如可問來日果

陰晴

故南京吏部尚書毗陵王公集十二卷公之

孫中書舍人昇所詮次維公以雄才碩學自

入翰林至登八座中間述作甚富彙留旌嘉

甚子右副都御史希曾嘗刻之以行亦既有

年中書以公之文進翰林未易得覽託李戶
部獻吉校定以成斯集將重刻焉裨間得而
讀之雖曰十存三四篇妙製大抵皆在而
講章與詩昔未行者今則偕入蓋不必求公
之文於全固足以傳天下及後世中書之用
心不其厚哉與李君友於中書甚稔因惜
書公集之後以致企仰之祔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二月之望承德郎南京

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後學都 梓 謹書

王文肅公集卷第十二終

王集卷十二

主

王文肅集十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王俔撰俔有毘陵志已著錄此集亦名思軒稿
卷首載李東陽所作傳謂其官吏部尚書時上疏
陳八事多見採納今其疏不見集中止存經筵進
講文華進講二卷殆有所避而不載歟抑東陽濫
美也

黎陽王太傅詩文集二卷

〔明〕王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太傅集

二卷》提要

王太傅詩文集序

文章興衰運去而盛衰三代
而下賈董以文爲於漢書杜
韓柳以文爲於唐歐蘇以文
爲於宋故一代之無恥有一代
之文以爲其龜也我

王集序

一

國家文明啓運乃年之久而清
之至公也其生焉其會其意
傷之才而文不雅里虛勢教多
之蹤橫張弛不失其正詩允明

易通暢不采艱刻嬉笑罵
皆成文章益素蒙雄偉之思
煥發如长虹在天光燭新文
可以追述書杜陵人其饒英能
及也則公之此期而出為一代
英才志乎遠務教侯石傳久
矣頃吾毛博高君歸而見同
以刻於公舍屬序于予予啓而
讀之見其晦愛惠艱樞伏草
望其愛君憂國之心焉斯推

詩章則夫亦指其詞可知已此
為君刻之、本意也公獨取其
文詞而已哉公名越字昌發
字仲允而履之
官名高君名德高字信之振興
有聲邦人君解于楚之云
嘉靖九年正月吉旦
賜進士高君質德大夫正治上

卿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吳江

吳洪序

王集序

四

黎陽王太傅詩文集

五言絕句

解珮亭

江亭已丘墟解珮人何在獨立悄無言吾儒不語怪

三賢祠

步入三賢祠凜然自生風我非拜楚臣特拜古忠義

宋玉井

此水通汨羅中涵千古恨離騷洗不清難洗高唐夢

莫愁村

悵望莫愁村風流事消歇曾聽一曲歌惟有江頭月

王集卷

高僧塔

塔中白乳僧管被亂兵宮不誦晉門經刀尋段段壞

浩然亭

不必登其亭何夢問其像先生千古心盡在唐晉上

楚漢故城

楚漢兩頽城荒烟迷宿草可憐此土中枯骨知多少

團山

我愛團山團形如大石鼓滿腔都是春無處著塵土

界山

山南古郢城北古隋國天限此封疆愚公移不得

觀麥

豐隆招不來霹靂車已却說與介休王今年不許借

龍管為高都使作

爾為麟虫長莫學孔明臥五色駕雲車聖明天子座

虎贊

爾為百獸王莫學董宣睡狐兔正縱橫一呼肝膽碎

王集卷

五言律詩

遊太湖

偶到太平湖清閒樂有餘飛來沙上鷺衝出水魚
月小天心闊雲深地脉虛幾年不到此又換一新廬

祈雨有感

公私憂旱久修雨沛甘霖平地盡流水滿田都是金
桑林千古意版築一主心喜極頻呼酒颺風入醉吟

送別彦夫三老

東風吹柳枝正及早春時手把送行酒口吟臨別詩
交情三老在義氣幾人知悵望征車發停雲後夜思

次定襄來韻

錦袍圍玉帶端笏侍楓宸千載風雲會三朝社稷臣
敢為天下事高出世間人與國同休戚寧容把釣輪

又

忠義郭汾陽豪華馬子良有唐唐氣運無魏漢文章
錫馬承三接維人訓四方醉鄉容不得驕笑獨醒狂

馬上口占送趙總戎西行

大將統三軍軍行若有神雲山生殺氣風雨洗征塵
充國聲名舊平原號令新寧看清朔漠圖像上麒麟

雲中除夕次萬春官韻

王集卷

三

短燭寒生暈紅爐暖貯春一杯除夕酒十載異鄉人
坐久身仍倦吟多思轉新辛逢堯舜世夷虜盡稱臣

又

庭前燒爆竹又是一年春客裏有歸夢眼前無故人
椒花誰勸酒盤木自嘗新

聖主憂邊切還應念遠臣

試筆次前韻

故國三千里浮生四十春且將詩謾興何用語驚人
有限光陰速無窮世態新不知麟閣上畫得幾功臣

又

康衢歌擊壤喜遇太平春萬歲今朝

主三皇古聖人無為民自化有本德維新邊境皆寧
謐長城托虎臣

孔林別墅

高人營別墅野趣自悠然有地惟栽竹無池不種蓮
石橋平似掌蒔屋小如船此景堪圖畫王維在輞川

龍洞秋雲

靈物蟠深洞吹噓作曉陰九霄新捧日四海舊為霖
流水閑來往空山自古今西風休太惡漠漠本無心

西亭雜詠

王集卷四

曉窗初睡起扶杖竹籬東鳥跡真如篆蟲形曲似弓
妙痕輸嫩綠花辨隋殘紅一幅天然畫吟翁指點中

又

剖開混沌竅辛苦幾時休陋巷親顏子箕山怨許由
甕邊盛酒用江口貯詩流羨顏論功賞當封第一侯

次林員外新店驛壁間韻四首

諫書佛骨表滇海即潮州正氣三千丈斯文第一流
故交無客送公道有人畱慨想逢迎輩聞風死亦羞

又

漫漫南去路隨處紀山川齊魯雲連樹秦淮水接天

鳥樓吳苑月人牧楚陵烟莫道交州遠姚安已近邊

又

道經新店驛夢落楚山中王化雖無外鄉音自不同
石屏清入画水鏡淨涵空回首堯天遠三呼祝聖躬

又

日斜羸馬倦輶向驛亭炊俯仰心無愧徘徊影自隨
孤忠天上疏絕妙壁間詞甘雨何時降恩波及我私
遊吉祥寺偶成

木履印蒼苔花燈照未迴今朝扶醉去明日肯重來

王集卷五

謾寫天為紙雄吞海作杯烟霞三萬里飛舞上瑤臺

胡指揮席上賦蠟梅

臘梅可人意雪裡送春回一朵未曾放百花不敢開
暗香浮月色清氣逼塵埃對此歲寒友寧辭酒滿杯

春曉

曉起思依依問春春欲歸酒嫌杯底淺花恨樹頭稀
見客犬忽吠避人鶯亂飛醉呼童子去掩上小柴扉

竟陵故城

荒城遺址在眺望欲沾巾舊塚連新塚今人雜古人
斷碑多作礎枯木盡為薪回首東風路年年艸自春

宋玉石

楚山一片石雅愛欲何如醉臥宜醒酒閑凭好看書
晚慙陪五客早喜識三閭零落今安在長吟恨有餘

西樓

西樓多雅趣閑處有人忙把酒問新月捲簾畱夕陽
春風花氣暖秋雨竹聲涼俯仰成遺跡空輸夢一場
次韓亞參因緣寺韻四首

追思榮辱事渾似夢中過豈料舊神妙化成新女蘿
一身為客久兩眼閱人多徒倚無聊賴臨風發浩歌
又

王集卷

六

禪關臨古道使節喜經過僧洗溪頭竹樵扳谷口蘿
好山原自少佳句不須多人境俱忘處披雲一嘯歌
又

老便扶竹杖閑喜謝星軺問事慵開口逢人懶折腰
夜吟山月小春夢海天遙還有憂時病美牆每見堯
又

禪林多雅趣暫息使君輶日暖薰花氣雲低抱樹腰
四圍春水滑一點楚山遙喚醒鄉關夢唐風想帝堯
小亭雜詠五首

小園通曲徑野趣浩無涯藜杖分開妙芒鞋印破沙

一聲兩聲鳥千片萬片花坐久詩吟喝呼童旋煮茶

又

壓屋黑雲低催詩雨滿畦傍牆綠土狗隔水叫田鷄
山近嵐光重門幽妙色微東風吹不起香浸落花泥

又

一箇小茅亭人間境自清巧雲涵畫意幽鳥做詩聲
萱萼板離過苔錢上樹生百畦春雨足睡殺老園丁

又

結茅如斗大終日自徘徊窗破蠅鑽入門虛天撞開
雲牙松過去燕掠水飛來此趣無人識長歌飲數杯

王集卷

七

又

心閑塵慮少耳靜世聲稀連日雨初霽滿天雲尚飛
樹低行礙笠苔厚坐沾衣徒倚無窮思斜陽倦鳥歸

七言絕句

泰山捨身崖

捨身崖下深難測，每怪輕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捨時除是爲君親。

應州塔

鴈聲叫破一天秋，又擁旌旗過應州。
塔若有靈應笑我，白頭忙到幾時休。

題扇

炎風吹火汗如漿，我有人間卻暑方。
六角七輪都不用，只教心靜自然涼。

上王集卷

八

可人風韻自清幽，酷暑中涵一段秋。
莫怪青蠅驅不去，貪心直到死方休。
陽侯吹火下長空，人在乾坤大甕中。
公道此時惟有扇，不論貴賤一秋風。

東坡遊赤壁扇面

蘇子文章一世雄，重來赤壁賦尤工。
圖師寫出無窮意，盡在山高月小中。

子陵扇面

水澗雲深午夢餘，一鉤無餌意何如。
先生雅趣誰能識，只釣清閒不釣魚。

李總兵扇面

好向雲林惜羽毛，莫來平地近兒曹。
網羅終有調糊木，一飽曾如餓死高。

鯉魚扇面

淺碧溪頭錦鯉遊，幾番欲餌恐籠鉤。
不如擺尾長江去，萬里烟波得自由。

白秀才小景扇面

水雲堆裡小樓臺，石徑無塵長綠苔。
何處幽人遠相訪，兩舟撐入柳陰來。

周秀才扇

上王集卷

九

誰翦瑤臺月一灣，五絃聲裏落人寰。
此中剩有回天力，只在吾儒反掌間。

扇面小景

放鶴亭前木葉稀，修琴人去幾時歸。
山中無處著塵土，流水滿溪雲亂飛。

梅扇

富貴人爭賞，牡丹醉扶春色上。
關千老梅寂寞江村外，雪裡誰來著眼看。

走百病

紛紛老幼喜相呼，一走人間百病無。
還有幾般難走處，紛紛老幼喜相呼。

病豪強奸詐與貪圖

聞蟬

綠柳陰中不住聲平生知己是蛙鳴誰知一段離騷後詩社于今無此清

柳陰嚶嚶夕陽邊滿座香風助管絃不是不吟吟不得一聲惟恐污吟箋

蟬聲嫋嫋送新涼老懶初成綠野堂吐吐好風清似水一桮吹盡百花香

彪

標格有文兼有武耽耽似虎元非虎安能得此飛將

王集朱

三

十

軍萬里龍沙破胡虜

貌

象之耳兮犀之日牛之尾兮虎之足英風辟盡世間邪君子道行天下福

彈子

無毛無骨又無皮纔出窩兒便會飛百鳥遇時皆畏避鳳凰見了也驚疑

園中題

欲買城中二畝田人家都不要詩篇苦教李杜為牙僧此貨應當值萬錢

早遊

曉起攜筇樹下行忽聞春鳥樹頭鳴呼童拍手驚將去也當吾儒放鄭聲

聞黃鸝

等閑又過一年春無奈黃鸝殺殺人啼得滿園桃李開鳥中誰解有蘇秦

漫興

桃紅李白壓枝低多少遊人醉似泥只恐一場風雨過不隨流水便沾衣

駱進士像

雲濤天香大袖衣五雲深處謝恩歸披圖不用多題品但願

王集朱

三

十一

君王早賜緋

送許秀才

男兒志氣欲何如須讀人間萬卷書走入廣寒宮裏去笑談活捉玉蟾蜍

次吳儀賓韻

輕寒輕暖暮春天滿路東風霽景鮮詩思惱人禁不得落花如雨柳飛綿

醉裏吟鞭自唱酬不知何處有離愁數聲啼鳥雨初

霽雲影滿溪春水流

禽果圖

春紅萬顆壓枝低勾引東風亂鳥啼誰料世間閒紙
上有人描畫有人題

邢尚鍵粉壁

勾引東風入杖藜一壺到處醉如泥閑情挂在垂楊
上黃鳥來時不許啼

唐李靖墓

六花兵法少人知公在陰山破虜時自請征遼非下
策天教重立魏徵碑

王集卷

賞牡丹

畫樓隱隱繡屏遮春滿荆南富貴家飛蓋從人簫鼓
開金瓶時賞牡丹花

小畫二首

滿屋閑雲一徑苔眼前無處著塵埃隔溪小犬休驚
吠應是漁翁送酒來

翠栢蒼松遶澗生無人同結歲寒盟何當著我茆簷
下成就山林一段清

薛侍御像

誰寫西臺御史形激揚風度逼人清平生一寸心如

鐵賞盡功夫畫不成

次韓貫道亞參韻四首

熙熙舜日與堯天湖北荆南有酒仙啼鳥滿園春意
開不妨醉倒杏花前

霏霏烟雨楚江天夢裏分明見呂仙黃鶴樓頭吹鐵
笛一聲飛過晚風前

郢水湘雲各一天相逢齊和小遊仙傍人莫作尋常
看曾侍玉皇香案前

微茫春樹暮雲天杜甫常懷李謫仙莫怪相逢便傾
倒知交原在十年前

王集卷

贈琴士二首

人言絃上是琴聲我道聲從指下生未識靜虛聲外
趣不如呼酒聽彈箏

流水烟中一曲琴悠然寫出伯牙心從今鐵鑄鍾期
耳留與人間賞此音

朱門

聞說朱門夜半開楚王時喚莫愁來于今滿地皆荆
棘野鳥不啼人自哀

梅仙臺

居攝金滕不可論先生名跡至今存此臺不為神仙

築要望南陽白水村

平王墓

楚入鄧山楚殺之

藍輿扛過竹西村惆悵平王墓尚存縱有楚江千尺水也應難洗舊鞭痕

陽春臺

寂寂荒臺鎖碧蘿知音千古苦無多老天謫我非無意要和陽春白雪歌

白雪樓

古郢城邊秋艸深我來無處覓知音朱簾畫棟俱塵土千載誰傳宋玉心

西渡

桃花渡近莫愁村不似劉家姁婦津薄暮雨寒猶鼓棹隔江應有未歸人

蘭臺

雄風原是大王風獻賦誰如宋玉工莫倚高臺窮望眼愁雲飛過武關東

鹿湖

曾向廬山住幾年宜春苑裏更堪憐于今却恐風塵汚跳入東湖作水仙

譙樓

在州東二十步即古蘭臺楚襄王謂快哉此風即此

古郢城中第一樓平臨星斗控江流于今莫話萍鄉政更鼓分明是此州

瀾馬灘

在漢江四蹄蹴踏水翻波駭得魚龍不敢過赤兔本來無血汗將軍洗瀾漢山河

青泥池

秋風秋艸不勝愁千古英雄事已休今日青泥池上過辨香端拜壽亭侯

楚望樓

樓上山光潑眼青樓前花雨正飄零屈原一枕離騷

王集卷

夢拍碎闌干喚不醒

豐樂河

在州北鄧北鄧南土脉肥人家老不識年飢寒驢馱醉斜陽外知是秋成賽社歸

池河關

重門今日已成灰俯仰遺蹤重可哀向使懷王知暴客張儀不放入關來

客因長沙回談屈賈故蹟

君過寧鄉是便途一杯曾弔汨羅無江魚寬似懷王腹容得三閭楚大夫

年少當時策治安鋪張容易力行難區區痛哭知何用正是才高量未寬

送駱太守赴簾外

廣寒風送桂花香漢口東南是武昌臨別贈君詩一句至公人謁至公堂

鹿鳴宴罷酒初醺黃鶴樓頭好看雲若共呂仙吹鐵笛莫教驚倒洞庭君

歸興

五年憂患始還鄉心事惟憑一炷香明日江頭莫相阻好風送我上襄陽

上丰集卷



六

寄郢人

短吟聊寄郢人知莫笑窮途老我癡自有兩般無價寶徐家肺與沈家脾

落葉

曉來霜凜一林秋片片飛紅送客愁好着西風收拾去免教打破老夫頭

拍板

有聲無字耳通神六片飛牙萬種春可惜揚環差一拍東風吹入馬嵬塵

中秋無月

年年遇着中秋節活計雖貧強自歡不似今年貧得甚倚闌無箇月明看

六角井

一脉深清起臥龍獨憐未遂濟時功古今多少英雄淚盡在先生此井中

古栢亭

錦官城外碧森森幾度曾歌杜甫吟今日庭前見顏色風霜不改歲寒心

躬耕田

春艸離離鎖暮烟英雄一去幾千年自從伊尹耕莘

上丰集卷



七

後只有隆中一片田

梁甫巖

寂寂雲巖艸樹深不求聞達自長吟先生一去無遺響更有誰知宴子心

抱膝石

慨想先生抱膝時滿懷憂思有誰知于今一片蒼苔石勝似襄陽隋淚碑

老龍洞

洞門風雨水聲寒天巧潛通石眼寬說與世人劉不信臥龍猶在此中蟠

小虹橋

橫跨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雲清有人觀物思玄
德曾向小虹橋上行

半月溪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沉水光依舊清如
鏡照見武侯忠義心

野雲菴

萬疊雲深掃不開半星無處著塵埃就中結箇茅菴
子只許清風明月來

塔榴書張千戶槎軒

上王集卷

海榴何以得佳名小結浮屠翠幾層安石國中無處
著閑吟天與在家僧

金瓶牡丹

萬歲山前春雨寒五侯亭館倚雕闌莫輕今日窮途
眼曾向金瓶看牡丹

槎軒小景

雲外層雲山外山中茅屋兩三間仙翁一卷參同
契世上何人有此閒

喪妻

別人妻死淚懸河冷眼傍觀每笑他輪到我來妻也

死泪痕更比別人多

挽伍憲副子二歲世

帝遣麟兒下九天長安城裏探詩仙來時玉案前頭
祝止許人間住二年

賞牡丹

梨花零落杏花殘次第春風到牡丹珍重君家宜愛
惜一枝畱與子孫看

馬憲副

襟懷遠比楚山高一路風霜屬憲曹櫪下久知淹驥
足不知誰是九方皋

上王集卷

五

楊亞參

襄陽城對古樊城一路風霜藹頌聲盡道使君才力
大兩肩擔得岷山行

龔僉憲

白雪樓前一見君斯文意氣便相親襟懷正似湘江
水不染湖南半點塵

素安臥雪

臥雪丰標入畫清當時令尹亦多情于今縱有素安
在雪裏誰來問死生

四皓園基

暴楚彊秦一局收不應末著又安劉就中諸呂真勛敵賴得傍觀有絳侯

右軍書扇

一扇右軍書五字阿婆便謂百錢多不知真本蘭亭在蕭瑀曾評直幾何

曹娥碑

老瞞心事畏人知德祖才高死可悲八字智爭三十里禍基應在看碑時

贈星士朱怡雲

怡雲卷裏許多詩中有斯文兩故知棄適退休韓偓

上王集卷

十

死春風秋雨一般思

古人不見李虛中今人喜見朱怡雲老夫窮達無多語聊寫一篇詩贈君

王都閫扇面

曉來披得一葉烟寂寂閒雲鎖釣船却恐風吹過溪去沙頭驚起白鷗眠

東風吹夢過江南小促飛觴擁笑談莫怪玉人歌未了滿庭花雨正春酣

吉祥寺

石鼎烟消午漏遲閑情偏與靜相宜老僧斜枕松根

臥雲去雲來總不知

梅

沉水烟消白玉堂月華寒浸一庭芳老仙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

此是人間第一花歲寒不入五侯家但存鐵石心腸在壓倒千葩與萬葩

蘭

一夜東風百艸芳四郊車馬鬧春光幽蘭正似隱君子深谷無人也自香

喜沐恩波圖

王集卷上

二

偶來相見故情多送別其如感惠何無限好懷吟不得喜從天上沐恩波

陳國賓家牡丹盛開邀予與駱太守同賞酒

酣太守謂賞花不可以無詩舉春真三字為韻賦七言絕句十首

看花曾醉上林春夢裏光陰記不真今日窮途頭似雪好花都屬少年人

百寶閣中第一春貴遊爭寫牡丹真西湖凍倒林和靖解看梅花有幾人

花王別是一般春費盡胭脂畫不真道醉鄉皆俗

眼知音還有獨醒人

姚黃魏紫洛陽春記得當時故事真忠孝相公猶貢

此也應慚愧讀書人

欲賦名園富貴春古詩中有一聯真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亦動人

花妖奪盡海棠春國色天香似太真千古馬嵬坡下

路不知誰是看花人

玉瓶香浸幾枝春一捻腥紅指印真遙憶

皇都舊知己賞花應念未歸人

花開花盡一場春唯有先天數真真明日化成塵土

王集卷上

玉堯夫高似世間人

嬌紅嫩紫不勝春萬綠叢中看得真墨色好花尋不

見東風吹送隴頭人

國賓邀賞牡丹春太守能詩句逼真老我濫從尊俎

未分明三箇畫中人

諸葛

蜀主虛勞枉顧心中原未復大星沉老夫記得少陵

語常使英雄淚滿襟

四皓

一局閒情萬慮空商山天與紫芝翁誰知末路安劉

著却在張良算計中

傳說

圖像原從夢卜真天教版築得賢臣漢家元帝知何

似只解丹青畫美人

謝安

高臥東山歲月多放情聲妓欲如何後來始為蒼生

起却聽桓伊席上歌

飲商叟樓次唐人韻

朱顏白髮老先生靜倚蓬窗聽鶴鳴正似空山古梅

樹雪中清瘦一枝橫

王集卷上

春雨霏霏芳艸生春寒惻惻晚風鳴雖人正倚闌干

空何處一聲長笛橫

衰顏被酒覺春生滿座笙歌聒耳鳴忽起推窗窮醉

眼青山千里白雲橫

煉丹井

一從梅老煉丹成千古餘香井有名今日我無丹可

煉只消飲水也長生

平遠亭

城上倚然結數椽登臨正值雨晴天不知老眼寬多

少一點青山小似拳

龜鶴池

龜遊池底鶴棲樹為問梅仙在何處我不借龜只借鶴明朝騎上青霄路

屏風山

興來攜酒看山時欲把江流作硯池千尺長松為巨筆翠屏風上好題詩

吉祥寺薛憲副拈出韻三首

二難四美喜相兼把酒看山半捲簾吟到興闌歸去也天迴星斗落西簷

熊魚世味兩難兼醉裏呼童捲起簾我是終南王守

一不教蛛網挂虛簷

竹聲清與鳥聲兼花影重重轉過簾更是隔溪山頂上白雲如粒半垂簷

漫興

手把長竿千丈流虹霓為線月為鈎世間不義人為餌滄海鯨鯢一釣收

三月雪

三月雪尚飛年年芳草見春遲不知上國新桃李開到東風第幾枝

不祖蹴鞠

周家元氣宋家收兩脚春風樂未休可惜神孫無檢束汴州一踢到杭州

七言律詩

同許道中先生遊泰山六首

朝登泰嶽望蓬萊，晚帶斜陽尚未回。
一路艸香都是藥，滿林樹老盡生苔。
雲似水流將去怪，石如人立起來幾度吟。
嚀語僮僕等閑休，上捨身臺。

日射金門紫氣浮，風烟霧雨一時收。
眼空海宇無窮處，身在雲霄最上頭。
雨漲寒流清漱玉，風驚落葉亂吟秋。
我來不負山林約，石題詩紀勝遊。

監輿高擁入烟蘿，九折羊腸路幾何。
絕頂登臨天下小，唐崖封禪古來多。
依歸豈止如韓愈，氣象分明似孟軻。
昨夜徂徠報消息，而今東海不揚波。

王集卷上

廿六

行上巔崖第幾層，一峯擁出翠雲屏。
氣吞平地東洋海，勢接遙天北斗星。
願復明堂興禮樂，載歌磐石頌朝廷。
山靈夢入蓬萊去，擊碎秦松喚不醒。

迴鴈峯頭望故鄉，鄉心遙逐暮雲長。
十年宦迹渾無定，百歲人生空自忙。
痛飲海能消酒渴，朗吟天不怪詩狂。
英雄一去成千古，留得殘碑臥夕陽。

萬重烟樹萬重雲，今古巍巍勢自尊。
四面好山朝日觀，一溪流水落天門。
我慚作記非王勃，人說題詩有許渾。
回首忽驚歸路晚，滿身清影月黃昏。

次許先生艸亭韻

綠陰陰濃壓樹低，吟魂清入畫圖迷。
群蜂釀蜜爭輸課，一燕將雛恣啄泥。
劉向昔居天祿閣，杜陵今住浣花溪。
詩成幾度無人和，閒就芙蓉葉上題。

幽亭掩映夕陽低，夢落壺天路轉迷。
人對竹傾新釀酒，燕銜花補舊巢泥。
一簾捲翠山排闥，兩岸拖藍水拍溪。
何事閒情松上鶴，也來嗔我不留題。

風靜疎簾落葉低，雨晴香徑綠陰迷。
虎鬚半露蒲穿石，龍角全舒筴透泥。
東面樹連西面樹，南頭溪灌北頭溪。
更憐野鳥春聲巧，似把山童小字題。

王集卷二

三十七

日烘花氣鳥聲低，春滿遙山翠色迷。
浮世百年愁似海，先生終日醉如泥。
歸休堂僻通幽徑，成趣軒深隔小溪。
兩度我來都不愛，有詩偏向草堂題。

又次艸亭韻

艸亭瀟灑勝蓬壺，天與人間小畫圖。
懸榻每因高士下，坐羶多為廣文鋪。
庭前春雨一林竹，池上秋風兩岸蘆。
更喜巢雲雙白鶴，松陰閑把雪翎梳。

豹突泉

泓清氣湧波瀾幾度曾，於醉裏看玉杵。
亂春珠顆碎冰壺，倒浸雪花寒龍吹。
海沫潮聲急鬼剗，山根石

眼寬誰為蒼生作霖雨天歌攜取上雲端

蜀中送項斯誠同年回京

白髮慈親七十餘不知消息近何如老來賴我供湯藥別後憑誰奉板輿旅館夜長頻有夢故鄉路遠久無書君歸正向門前過為報平安莫倚閭

挽林都憲父

五轉儒官四十年老來歸隱向林泉蓋間茆屋留雲住掃片松陰借鶴眠炊黍忽成身後夢買山虛費杖頭錢郎君鵠立青霄上分得恩波及墓田

送薛公子赴楊州

王集卷上

六

路過東風燕子樓曉來騎鶴上揚州五湖烟月供清賞萬里乾坤屬壯遊酒海有靈澆渴肺詩山無計壓窮愁憑君夜半休彈劍恐有光芒射斗牛

賀胡僉憲母九月十三誕日

綺筵香裊綵衣輕庭院無風日正晴黃籙寫成多壽頌玉簫翻出斷機聲人從世德堂前拜酒向重陽節後傾寒菊一花添一歲滿辭秋色愛長生

清明感懷次張升韻

先隴年來艸樹荒清明時節倍堪傷半生為客頭將白一夜思家夢欲狂暮雨忽驚成雪片春風便覺似

秋霜故人當道知多少誰念宣城是遠方

次許先生見寄韻

一別先生歲已三新詩誰與細研覃平城遠在恒山北魯國遙鄰汶水南王粲懷歸空有恨許衡辭老竟無慙不知流景成何物容易催人雪滿簪

次全上人韻寄許先生二首

老來無柰白頭何獨對青山發浩歌浮世百年知己少宦途兩眼閑人多卻金我亦如楊震泣玉誰能似卞和惆悵寧陽為別後天涯三度試春羅

歸隱東山歲月深山中雲水是知心間身未老休扶

王集卷上

九

杖短髮無多不受簪酒熟昔常同我醉詩成今日共誰吟功名獨有先生早五十年前入翰林

次希周上人韻寄許節之

記得臨岐折柳枝人生難會易分離夜長賸有思君夢路遠都無寄我詩滿院落花春去早一簾斜日燕歸遲區區功業成何用贏得閒愁上兩眉

次許先生見寄韻

休官深幸太平年家住東山汶水邊十里春陰多草樹一庭秋色半雲烟閑攜白鶴隨詩社儘把黃金買美田遙憶歸榮堂上酒不知二老讓誰先

寄閨京兆同年

秋來風物正愁人，況復天涯遠憶君。
羸馬未能收逸駕，孤鴻空自惜離群。
筆鋒醉掃千軍陣，詩夢雄吞五色雲。
何日客窓重聚首，一樽相對說新聞。

感寓

年來無日不思鄉，聖主恩深未敢忘。
貧鬼也嫌原憲病，詩神應笑杜陵狂。
三遭烽火何時息，千里關山到處忙。
落魄書生成底用，黃金留鑄郭汾陽。

土集卷上

三十

臭太尉人多慕足，香世上有錢難買壽。
年來無藥可醫狂，菜根雖是寒酸物，咀嚼方知意味長。

新秋寫懷寄定襄

西風黃葉又經秋，浪迹何時得暫休。
萬里胡天雙倦翼，十年宦海一虛舟。
炎涼世態誰青眼，辛苦人生自白頭。
贏得兩肩吟骨瘦，天教收拾杜陵愁。

遯事七年無寸補，鬢毛贏得雪霜侵。
歸思曠有瓜期夢，喜舞空勞瓦笑心。
萬里西風回塞雁，一庭明月動秋砧。
滿懷幽思憑誰遣，坐對寒燈獨自吟。

次許先生韻

十里清風舞綠衫，先生高臥白雲眠。
蒼生石上嗔人掃，花落庭前許燕銜。
自古養生心欲靜，而今處世口須緘。
老來會得閑滋味，咀嚼方知蔗境甜。

西橋晴影

河上長橋影倒懸，曉暉紅日正中天。
人於雲母屏前看，龍在水晶宮裡眠。
一氣靜虛涵道體，兩儀神巧入詩篇。
夜來偶爾無消息，十里寒流鎖暮烟。

東寺寒泉

一曲清泉遶寺流，老懷應共此泉幽。
吟乘雨氣清詩骨，醉汲冰花滌酒愁。
天巧鑿成雲窟冷，地靈分出海

土集卷上

卅一

門秋飲牛洗耳，渾閑事留與征人照白頭。

水簾飛雪

簾下銀河一片秋，石梁飛濺浪花浮。
水神掃雪風爲帚，山鬼掀簾月當鉤。
玉竹敲將何處去，鏡光拖到幾時收。
莫嫌此景清如畫，中有龍沙萬里愁。

石洞棲雲

漠漠梨花何處尋，山前古洞正陰陰。
甘霖暖貯壺天小，元氣虛涵陸海深。
伴鶴歸來如有約，從龍飛去也無心。
幾時一掃胡塵靜，醉臥神仙窟裏吟。

白崖明沙

白崖崖上一登臨崖下明沙入醉吟有日滿天星斗
落無風平地浪濤深飢腸顧我難炊飯老眼知誰會
煉金莫話當年唱籌事此中白骨易銷沉

紅山夕照

紅山高占夕陽多此景窮邊有幾何天末補時曾煉
石日將沉處謾揮戈花從火樹光中落鳥向丹霞影
裡過好幅畫圖牛背上晚風一曲牧兒歌

真節堂為王執中母題

孤燈夜雨痛難禁歷下誰知節婦心華石柱山天共
老大明湖水海同深夢驚春色開桃李淚落秋聲舊

上王集卷

世二

豪姑教養有兒今憲長鄉人都說是曾參

送梁先生致仕歸閩

一生清淡廣文官歸去來兮兩鬢斑世事而今盡參
透虛名從此不相關拖條拄杖林泉下寄箇閑身天
地間他日門人想丰采五雲飛夢到關山

蜀中思親

瀟瀟黃葉下空塔瘦損芭蕉菊又開萬里有家歸未
得一絨無信寄將來乘驄自愧非桓典戲綵誰能學
老萊安得此身如塞鴈等閒飛去又飛來

寄高進士

一從南北兩相違屈指俄經三換衣孤枕夢隨流水
遠遙天心逐暮雲飛盟鷗已散知交少征鴈不來音
信稀獨有涪城南畔柳年年依舊送春暉

送郎廷貴南還

江亭把酒送君歸默默離情慘夕暉二十年交能久
敬三千里路忽相違青山未雨雲先出紅樹無風葉
自飛征棹載將秋色去天涯從此故人稀

東送邢廣文

駟馬西行出

帝畿故園喜得暫時歸三年不見雙親面幾日能牽

上王集卷

世三

五絲衣屈指白頭前輩少傷心青眼故人稀知交賴
有先生在道義相從願不違

聞寧陽作二老歸榮堂

白髮瀟瀟雪滿簪歸來都荷

聖恩深邦圻執法王京兆海宇馳名許翰林酒熟每
邀同席飲詩成還許對牀吟耆英會上稱相賀一日
安閑值萬金

次陳翰林春閣倡和詩韻

漏聲清斷興寥寥一卷文章閱幾遭取士方今科目
盛主司從古翰林高春生太乙青藜杖墨戲仙人宮

錦袍明日杏園 恩以海春風花底宴蟠桃

口占次崔繡衣韻

二十年來着鴈冠外酒嚴勵內從寬行邊每念二軍
苦憂國都無一日歡綠水青山鄉夢遠黃沙白草塞
雲寒天涯寥落知音少吟得詩來獨自看

燈下次前韻與黃芸解元

相逢還着舊儒冠氣象雍雍禮數寬千里且拚今日
醉百年難得幾時歡漫漫遠塞西風惡落落孤燈夜
月寒明歲長安金榜上姓名須使萬人看
斯文家世舊衣冠才思春融氣量寬開口有詩真可

王集卷上

世四

畏放懷無酒不成歡風沙漠漠天涯遠雲水重重客
路寒却憶歸田薛教諭久無書寄故人看

寄王文璵

二十餘年好弟兄三槐家世舊同盟天南地北人空
老春去秋來艸自生合眼夢常歸故國感懷書不盡
離情東風吹送邊城角知是梅花第幾聲

和希聞上人韻寄許先生

一別先生今幾年尺書遙托鯉魚傳艸亭南面宜栽
竹汶水東頭好種田絕口莫談當世事保身真是古
人賢囊中詩稿知多少次第芸函手自編

送楊御史

老我題詩遠送君君應無媿憲臺臣寸心明白胃中
月一字寬容筆下春去路正逢初過鴈到家須念未
歸人邊方更有富言事好把封章達 紫宸

寄劉叔溫先生

二十餘年翰院中老成人物自謙冲秀鍾海岳英靈
氣文妙乾坤造化功
聖主至今明四目先生從此拜三公蹇予竊祿慙無
補願借餘光立下風

寄王司馬公度

王集卷上

世五

司馬 朝廷第一官如何未老即歸山人能知止斯
無辱心若不憂除是閒酒聖醉鄉天地外詩仙月窟
水雲邊近來多少貪名者聞此高風總汗顏

坎止流行總是天功名何用苦憂煎樽中有酒且寬
飲世上無人常少年六國竟銷蘇子印萬金空鑄鄧
通錢悠悠世事俱成夢但得清閑即是仙

次許先生韻

暮雲南望獨開情悶把東風酒數行千里不知何日
會一春能得幾時晴山中宰相渾無事世上詩仙舊
有名我亦欲歸歸未得故鄉烟景為誰清

挽竹僉都

金歲聲華動

帝州文才武略兩俱優撫安黎庶勞區畫平定蠻夷
藉運籌死後蔡邕惟有女生前李廣不封侯都將
掬傷心淚灑向名公塚上頭

慶孫廷蘭祖母八十

堂上夫人雪滿頭喜逢初度列華筵古來難得一百
歲此後誰爭二十年蕭鼓沸天春似海葡萄翻甕酒
如泉子能孝養孫榮顯不數蟠桃會裏仙

寄劉廣文

宦情鄉思兩紛紛倚遍闌干日又曛巴蜀去年同是
客荆湘今日獨思君升沉不定風前鴈聚散無憑雨
後雲惆悵幾時重會晤一尊相對說新聞

謝定襄惠朱墨

春色平驅上筆端腐儒莫作等閑看幾回研出龍精
血三十裁成鶴頂丹風暖香凝黃閣靜日高光射碧
函寒絳侯他日論功業當拜文房第一官

與汾州劉同知惟學

南浦東風艸色春天涯偏自憶多君三千里外人何
往二十年前信不聞閒載小舟汾水月慢騎羸馬故

山雲當時弟子多如雨留得韓文與柳文

流光撚指又初春二十年來不見君夫子至人能寡
過聖人自昔貴多聞王維畫裏陽關曲杜甫詩中日
暮雲慚愧我懷無所以運籌還效范希文

述懷與詠燭用前韻

自到雲中幾度春不才空負

聖明君憂民憂國心偏切閑是閑非耳不聞世事
紛紛如落絮人情薄薄似秋雲功名愧我無三絕到
處休稱鄭廣文

占盡人間一點春便將消息報東君花開五色人先

集卷上

世七

見淚滴千行我不聞席上清光明似月筵前寒燭藹
如雲老夫借此輪清典一首新詩一段文

與紀舉人亦用前韻

明年二月是新春鏖戰場中試看君命運有時須顯
達姓名無處不知聞留心須卷三冬學穩步青霄萬
里雲不作鹽梅作霖雨老天應不負斯文

見白髮有感

浮生四十四年春驚見霜華入鬢新叫爾本非公道
物憐予真是老成人病根已固終難拔血氣當衰誰
敢嗔浪說壽長人不老如何鬚髮已成銀

寄節之兄

遠樹寒雲隔幾重夢回常憶舊形容關山尚自無歸路萍水如何有定蹤淚與野花相似落情如春酒一般濃晚來便是愁人處風雨孤城起暮鐘

辛未重九次邢時順登高韻

一上東山眼便空此身如在廣寒宮雲間野水浮寒碧霜入秋林摘瘦紅後樂且拚今日醉前程休問幾時通好詩不寫三千首却恐黃花笑我窮

用聰上人韻留別京中諸友

一別諸公今幾時相逢何事又分離騷人已負梅花

上王集卷二

約遊子空歌楊柳枝白髮蕭蕭嗟我老丹心耿耿許誰知馬蹄明日雲中道流水寒烟不盡思

李漢章東山書屋

山中結屋欲何如靜讀人間萬卷書大宋昔嘗窮五始季方今又惜三餘客來門外雲休掃春到窗前柳不除莫把青燈照歌舞五侯亭館半丘墟

蒙頂石花茶

聞道蒙山風味嘉洞天深處絕烟霞水綃翠翳先春葉石髓香粘絕品花蟹眼不須與活水酪奴何敢闕新芽若教陸羽持公論當是人間第一茶

丁亥中秋

琴瑟西風吹雨晴可憐佳節在邊城百年人有幾時健一歲月無今夜明撫劍不堪傷往事舉杯空自惜離情

君恩未報頭先白贏得懷門說老成

閏九月九日

風烟漠漠樹蒼蒼節序驚心倍感傷百歲幾回經閏月一年兩度見重陽菊於秋後那堪折人到老來猶自忙無限幽懷吟不得胡天霜冷雁聲長

榆林燈下獨酌

王集卷二

附九

獨對寒燈酒一杯天涯誰與共徘徊將來世事應難料已往年光竟不回老景漸成雙鬢重虛名已覺寸心灰故園花發春無主惆悵東風幾度開

遊太華

使節閒遊太華顛風光無限景無邊鴻樓賀老巖前樹雲鎖陳摠洞裏泉玉女盤高常捧日仙人掌大獨擎天公餘也有閑行處不見花開十丈蓮

辭朝歸

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容我老黃花無主為

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東風化作灰

翰林見雪

凍雲低結朔風飄一氣寒凝萬里遙天上不香花落
樹世間無種玉生苗當時乘此平淮蔡今日誰知詠
霸橋却恐入人雙鬢上百年應到幾時消

翰林七夕

碧天如水晚雲收涼夜西風滿戍樓為客十年經七
夕思家一夜抵千秋人須嘗膽方知苦事到聲牙便
覺愁珍重榆林河下水不關興廢自東流

朔州道中大風

王集卷上

四

大塊茫茫噫氣多不知消息欲如何江東曾與周郎
便沛上徒勞漢祖歌平地有山皆走石半空無海亦
翻波何當送我雲霄上試把青天一洗磨

過范將軍營

慶曆年間舊馬營至今猶以范公名興亡總是一場
夢憂樂空懷千古情寒夜有霜供月色窮邊無樹着
秋聲平胡安得斯人在助我胸中十萬兵

過紅石山

冬來天氣正嚴凝紅石山高策馬登風向眼中吹出
淚霜於鬚上凍成冰平胡豈止如擒虎用將何須似

養鷹記得去年經此地鐵衣流汗苦炎蒸

登雲中城角樓次古人韻二首

彩雲飛過幾層樓上人呼酒再添半壁斜陽紅影
瘦一鈞山色翠眉纖我非能畫王摩詰誰是先憂范
仲淹遙想滕王舊時閣蕭蕭暮雨捲珠簾

漠漠風煙萬里秋偶來城上一登樓青山不管興亡
事白日長含天地愁誰有雄才能破虜我無奇骨可
封侯都將十五年前淚灑落桑乾水共流

過韋州

韋州還是舊韋州古往今來恨未休有酒不澆元昊

王集卷上

半一

骨無詩可弔仲淹憂秦川形勢通西夏河朔襟喉拱
上流借問螺山山下路幾人曾此覓封侯

送婁都堂致仕

中丞未老即歸休真是吾儒第一流共濟昔嘗驚宦
海獨醒今已謝糟丘落花庭院宜教鶴芳艸郊原好
飯牛莫道身閒無世累此心還有 廟堂憂

自詠

自笑儒官拜將官談兵容易用兵難世間只有征夫
苦天下更無邊地寒鬢被胡笳吹作雪心經烽火煉
成丹

朝廷公道明如日俯仰無慚到處安

次鄒克清韻

閒臨流水靜看山樹底飛雲手可扳綠野舊開田二頃黃茆新蓋屋三間春殘花徑何曾掃月落柴門尚未開有酒便當呼一醉青銅無處覓朱顏

次張都堂詠雪韻

公府纔聞斂晚衙風聲雪力共誼譁党家帳裏宜斟酒陶穀爐中好煮茶冷浸鐵衣思瀚海光生金闕憶京華天孫巧翦銀河水要使人間看六花

送李太守

上王集卷

四十二

太守三年政有成口碑傳頌好聲名仲弓豈是尋常簡趙抃不過如此清一郡民心懷父母六房吏弊畏神明近來更喜精韜略胡虜聞風膽亦驚

次鄒克清登山韻

春風纔詠北山萊秋雨東籬菊又開往事可憐成畫餅虛名何必上雲臺安排杖屨尋詩去分付笙歌送酒來幸遇知音共題品大任真是小天台

山北山南半炒萊重遊今喜酒筵開一天和氣蟠龍洞十里斜陽挂鹿臺紅葉為誰都落去白雲見我忽飛來夜深歸路看星斗認得文昌接上台

人以爲萊台韻窮因再漫和一首

真隱難尋楚老萊閒情且放雨眉開拖條竹杖尋詩社披箇蓑衣上釣臺不語朱顏何處去無媒白髮自家來采薇千古清風在誰向西山弔墨台

次遊衛水韻

管絃聲裡泛仙舟笑飲壺觴倚舵搜拖碎白雲魚網出挂殘紅日酒旗收閑鷗睡起沙頭立落葉飛來水面浮不是不歸歸未得許多詩景苦相留

鄒克清節以登山諸作見惠依韻答之聊漫興耳毋指瑕摘疵斯可少俟天宇清明烹

王集卷上

四十三

黃鸝酌白酒磨松精蘸霜筆醉乘天趣揮灑萬言未必無一字之佳也

人道三槐是故家老夫何敢自矜誇曾將細柳營中眼閑看玄都觀裡花伯樂不逢千里馬叔敖正遇雨頭蛇歸來學稼忙成病那得工夫弄海沙

富貴功名謾自誇品題都屬大方家孤忠可惜冠平仲公論難容彌子瑕春老我嘗歌瓠葉歲寒誰復問梅花悠悠往事成虛擲收拾蓑衣理釣車

老來無復夢周公醉後衰顏借酒紅金縷且聽新樂府鐵衣休話舊軍功年年天上月常好歲歲世間人

不同萬事窮通皆有命到頭誰拙與誰工
少年才氣動三公看遍桃花千樹紅開口便談經世
略洗心曾下讀書功人言君子道非遠我意斯文味
正同昨夜豪吟寫情思不勞雕琢自然工
黃犢寧論白鼻騮侯門休笑野人家閑行便把藜爲
杖悶坐頻呼酒當茶壯歲有官居憲府老年無夢到
京華漁樵知我登臨處不在山頭即水涯
是處雲山可卜居飄飄清氣滿襟裾詩仙喚醒三生
夢肉譜修成百世書才既有文蟠錦繡德應無玷比
瑤璣天留碩果藏坤腹君子從今喜得與

王集卷上

四

春興感懷

一天暖響沸歌臺滿路香雲掃不開寒被土牛收得
去春從彩燕送將來樽中有酒須當醉筆底無詩且
謾催莫道人生容易老年光應到幾時回

小飲東園馮職方拈韻賦此

小園只隔市廛東六月涼生四面風地闊儘容芳艸
綠牆低不礙夕陽紅鳥呼鳥喚聲相似人醉人醒量
不同自是斯文真率會憑誰寫入畫圖中

驪山懷古

寂寂驪山鎖夕暉我來不覺淚沾衣幽王烽火娛褒

如唐帝溫泉浴貴妃芳艸有情空自老落花無語爲
誰飛春來繡嶺多啼鳥似對行人說是非

送侯都堂巡撫

都憲方今寵好官喜從巡撫見才難氣吞王屋西山
小千摘魁星北斗寒居敬一章臨政簡好生二字用
刑寬聖賢功業無多事做與中州百姓看

走馬燈

將軍乘夜出奇兵衆目驚看小戰爭注鏡臺前來有
影轉輪藏裡去無聲英雄盡逐烟消滅機巧空勞紙
做成世事虛譚等如此到頭何必問輸贏

三集卷上

五

端陽

角黍堆盤酒滿壺喜逢佳節泛菖蒲門高不礙齊公
子江濶難尋楚大夫肯荷

聖恩頒彩扇今隨鄉俗佩靈符豪華爭翦寒皋舌誰
向山頭問鳳雛

端陽席上次韻

自古千金重一壺于今蘭蕙不如蒲班超也是奇男
子犀首原非大丈夫詩向眼前吟太極酒從心上洗
陰符世間閑趣無人識雲滿松巢鶴有雛

二月見雪

東風翦水欲何為，密灑香塵撲酒旗。樓上我歌新郢曲，街頭誰詠舊唐詩？輕於柳絮飛還早，清似梅花落較遲。莫道臘前三白好，青青隴麥也相宜。

席上送戶部歐主事

離思紛紛寫不成，聊將兩字送君行。七篇孟子無過義，一部中庸總是誠。報章纔看清吏斧，瓜期又見報民情。此回儘有經綸事，只要心如水鏡明。

賀孫喜壽八十

聚星堂上子孫賢，南極光中列綺筵。共喜八旬人未老，高歌五福壽為先。紅羅翦綵粧花樹，玉液流香泛

酒船。從此願言三百歲，醉吟重賀地行仙。

遊紫金山

退休贏得老來閒，跳出吾儒夢覺關。鏡影地涵三處水，玉痕天鑿兩重山。白雲為我供詩興，紅葉欺人上醉顏。自笑平生如倦鳥，隨風飛去又飛還。

贈周都尉德章掌宗人府

玉皇門下早乘龍，却把文章作事功。手挽武雲歸筆陣，氣吞星斗入詩籠。官衙素重宗人令，士論咸推駙馬公。一別十年重聚首，悲歡盡在不言中。

贈王黃門清之

人道黃門是好官，誰知封事許多難。泛言又恐招洋議，緘默焉能掩素餐。收住放心休欲速，養成浩氣且從寬。一鳴直使驚千古，留與吾儒樣子看。

賀宋繡衣父八十

曉雲閣住一天霜，和氣先回慶壽觴。已過八旬猶矍鑠，便躋百歲也康強。山林柱史無封事，陸地神仙有醉鄉。昨夜長生黃籙上，累花清入鳳毛香。

登大伾山次宋天章繡衣韻

好風吹上大伾山，紅葉紛紛落馬前。世事到頭皆妄兩，人生不飲也徒然。平生不讀高唐賦，今日且談秋水篇。老我喜陪驄馬客，盡中原自有神仙。

水篇老我喜陪驄馬客，盡中原自有神仙。

送宋天章

匆匆聊寫送君詩，不是尋常話別離。天下奇才當自重，世間公道要人爲。風雷有信西山動，水米無交北斗知。後夜相思在何處，滿窗清影月明時。

宋天章繡衣按部抵吾洛重承枉顧匆匆言別無以為情因把筆伸紙且吟且書以見意第愧無好詞也天章才氣宏遠他日必為天下蒼生福少俟閑靜有天趣時再賦短吟寄奉未晚也

短吟寄奉未晚也

寄朝端諸公

閒情何處覓知音獨對東山抱膝吟萬里雲霄飛鳥倦一春風雨落花深窮通自有乘除數俯仰都無愧忤心留得世間公道在殺人原不是曾參

遊吉祥寺二首

石城城外好春光小憩禪林酒一觴大地有情容我醉江山無語笑人忙艸舍南浦詩中意梅帶西湖香裏香撫景欲吟吟不得晚雲拖雨過斜陽

四顧山光接水光天開圖畫送壺觴人生能得幾時健世事可憐終日忙雨過樹頭雲氣濕風來花底鳥聲香一春好景須行樂回首武陵空夕陽

王集卷上

天

天

聲香一春好景須行樂回首武陵空夕陽

仍次前韻送駱上舍之京

送君天上沐恩光餞別休辭酒滿觴儒者本因忠義出丈夫非爲利名忙胸中才思一機筆底文章萬斛香此去價增應十倍于今當道有孫陽

次薛憲副見寄韻

身在湖南憶北陞長烟遙接楚雲飛悠悠歲月雙蓬髮落落乾坤一布衣自古交遊知己少于今忠厚似君稀無錢可買揚州鶴只借天風送我歸

飲陳國賓桂林書舍

門外紅塵萬丈深誰知城市有山林酒從安樂窩中飲詩向逍遙谷裡吟時水問天留月色掃雲與地簾花陰三生帶得清閑福消盡功名富貴心

飲城北樓用唐人韻二首

白雪樓空古郢荒青山迢遞水微茫春風艸色迷官道秋雨苔痕上女牆萬里乾坤供醉眼五湖烟月惱詩腸野人心事憑誰語遙望紅雲是帝鄉

帝鄉

古郢城邊艸樹荒陽春臺古路蒼茫百年易過猶炊黍萬事難行類面牆未上雲霄窮望眼且吞江海洗愁腸東風本是無情物也送笙歌入醉鄉

王集卷上

天

愁腸東風本是無情物也送笙歌入醉鄉

自嘆

衰病登臨祇自憐強歌雙袖拂雲烟古今有恨青山在天地無私白日懸功業漫流千載後聰明不及十年前爛遊幸遇知音客彈折枯桐第幾絃

王都閭邀飲止園

樓前山色靜無塵樓上微風裊篆熏我爲題詩償舊債客來把酒說新聞滿林花片開紅雨拍岸水聲翻白雲回首興闌啼鳥散藍輿扛去醉醺醺

次前韻

詩客又來償舊
債酒民何用說新聞二分綠水三分樹十里青山五
里雲

又席上

畫堂虛敞彩雲過滿座香風列綺羅老去不堪金谷
罰醉來還倩玉人歌一斗好景無多矣百歲光陰有
幾何莫怪放懷忘爾汝五陵豪貴盡消磨

海靜之令尹

偶來相見倍相親多謝音書慰問頻魯酒且拚今日
醉楚城又是一年春無情白髮偏欺我有眼青天不

王集卷一

五十

負人欲挽銀河千尺水與君重洗舊風塵

胡憲副母榮壽堂母有女者英會

萱花影裡拜恩光不負慈闈舊義方和出一九熊
膽貴繡成五色鳳毛香女中既有昔英會世上可無
榮壽堂好把斷機絲再續後人要補舜衣裳

胡憲副父追贈卷

紫詰推封老憲臣百年詩禮重儒紳鬼驚地下添新
事猿怪山中少舊人宰木有靈應吐氣漆燈無語自
生春鑑湖水亦增光彩曾羅先生漉酒巾

薛憲副父松隱公慶壽

松隱年高八十年松風松月共瀟然紫芝舊醲長生
酒黃籙新傳慶壽篇無事世間閑柱史有名林下老
詩仙興來放起青田鶴踏破烟霞舞上天

挽薛憲副母

誰呼雙鶴弔泉臺此母生榮死可哀榮自斷機絲上
得哀從大布被中來北堂有恨萱何在東海無情水
不迴千古蟠龍山下路東風依舊野棠開

襄陽懷古

衰柳斜陽古大堤秋風禾黍習家池小兒不唱攔街
曲過客猶尋隋淚碑左傳註成元凱癖唐音刊盡浩

王集卷上

辛一

然詩興、多少傷心事惟有襄山漢水知

下鹿門灘

強呼樽酒破愁顏履險方知世路難巴蜀舊經人鮪
瓮襄陽今下鹿門灘霜風怒挾天聲急雪浪驚飛地
隨寒却恐德公猶不死摩挲老眼靜中看

吉祥寺即席送王方伯

曉風殘月送行旌滿路甘棠鵲頌聲正氣敢為公道
事雅懷不棄故鄉情少陵夔府詩無恙摩詰陽關酒
有名淨洗一雙窮老眼扶搖萬里看鵷程

駱太守初度即席賦三律以賀

太守生辰列綺筵老夫走筆寫詩篇壽期百歲
歲官願一年陞一年父母俱存夫婦孝弟兄無故子
孫賢賓朋滿座笙歌沸花簇蟬鳴慶地仙
滿堂賓客醉華筵再寫長生第二篇十月小春初度
日萬家和氣太平年文章有司吾儒幸案牘無私太
守賢寄與壽星須早降前生我亦是神仙
畫堂簫鼓競華筵又寫長生次二篇酒送玉舟春似
海燭燒金鳳夜如年大家共樂斯文會滿郡同歌太
守賢寄語三生倪若水壽星光裡看登仙

仍用前韻贈阮生歸浙二首

上王集卷

漢江江上話離筵唱徹陽關第一篇莫嘆遠行當此
日須知大比是明年周家自是能求士願卦由來貴
養賢酒醒洗清雙老眼桂花香裡看登仙
瑟瑟西風慘別筵匆匆聊寫送行篇向來經學師先
進此去科名屬少年造次毋忘言願行從容好講士
希賢江南若遇知音問說我于今是酒仙

次王良弼亞參玉泉寺韻二首

山深人靜日如年萬壑烟霞路杳然漢水以南無比
寺荊州之北有名泉陶潛未入白蓮社蘇子先參玉
版禪彷彿三生遊此地醉中曾借鶴巢眠

屈指分攜已半年遠來相顧豈徒然君栽花月供詩
客我買松雲釀酒泉世事似談焦鹿夢人生如坐野
狐禪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寒窗一醉眠

感舊寓懷二首

榮辱升沉泰一炊人情可喜亦堪悲世間雖有楊光
遠天下豈無皇甫規客夢夜嫌鷄鳴早鄉書秋恨鴈
歸遲五湖風月綸竿上不釣鱸魚只釣詩
衲被蒙頭睡得牢起來把酒嚼離騷炎涼不獨悲
扇俯仰何勞問枯根一紙謗書誰與辨三邊憂
曾挑干今老眼渾無用醉裡猶能視二毫

王集卷上

贈孫志同職方

學儒須是學真儒君學真儒幸有餘一飯不忘忠孝
事五車無愧聖賢書長才倚馬驅毛穎小技雕虫笑
子虛昨夜陽春臺上望文光直射斗牛墟

飲商家樓

滿樓香霧鵲雕盤撫景何妨盡日歡地擁湖山供客
醉天開圖畫與人看胸襟但覺如此大眼界不知多
少寬酒興吟情無處着春風收拾上毫端

炭

我愛烏銀氣焰長滿爐生意開春光迸成萬點紅星

宿吐出一雙金鳳凰吞後豈堪憐豫讓補來慳可笑
韋莊東風百借吹噓力便有米山也不妨

送孫志同赴南京

一曲驪駒便放舟丈夫何必說離愁事親須學古來
孝食祿當懷天下憂順水六程臨漢口好風十日過
廬州金陵故舊如相問道我思歸髮已秋

高揮使宅元夕觀燈

一盞花燈百巧妝賞心何必到揚州翦成天上新方
勝砌出人間大繡毬元氣亭中春髓熱靈丹爐裡夜
光浮絲繩高挂都城夕滿馬東風憶舊遊

王集卷上

五古

即席贈沃文困太守

玉樹丰標鐵肺肝氣凌風雨入毫端敢爲男子當爲
事曾做古人難做官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
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

寄沃太守

太守雄才不可當超群踞宇自軒昂玉遭蠅點原無
玷鏡被人磨倍有光清慎兩途持已要寬平二字收
民方只消如此做將去便好從容入廟堂

寄河南吳方伯

丹心耿耿髮蒼蒼憂國憂民到處忙事體似芙蓉真爛

孰聲名比酒更清香思君未上幾時會感德不知何
日忘從此郢中頻洗耳安排詩句賀都堂

同唐僉憲遊吉祥寺

愁聽笙歌醉鄉喜尋詩景到禪房松聲疑是水聲
響雨氣恰如花氣香一榻閑雲僧臥穩半簾斜日燕
飛忙舊遊芳徑無行跡新筍滿林春草長

一灣水遶白雲鄉萬疊巒籠紫翠房石鼎慢煎茶味
苦竹爐爛煮菜根香世間山靜寺亦靜天下人忙僧
不忙微雨乍晴風日暖綠陰深處鳥聲長

次汪載海韻

三集卷上

五古

東塗西抹一儒臣放逐荆南幾度春時樣少年強似
老世情舊物不如新箇前把鏡憐衰髮江上披簑笑
病身說與沙鷗莫飛去于今我是釣魚人

薛憲副小像

堂堂憲府擁皋比師道尊嚴更許誰五教窟中尋孟
子六經堆裡撥宣尼幸逢

聖主無爲日正喜賢才有用時第一事功當自任彌
綸天地在于斯

夜坐二首

感昔懷今坐夜深悠悠身世任浮沉三緘已閉金人

口百鍊難消鐵漢心赤手夢驚探虎穴白頭詩媿售
鷄林欲沽斗酒邀明月惱盡鄰家不要琴

獨坐空庭謾自吟碧天如水漏沉沉西風萬里秋聲
賦壯斗三更夜氣簾往事已成焦鹿夢舊盟不負海
鷗心牀頭五斗香醪熟勝似人家一甕金

次楊亞參韻

窗外泉聲簾外山天教收拾此清閑眼前有酒輕千
乘胸次無塵隘九雲滿樹杏花都落去幾家燕子又
飛還醉來且閉衡門臥世路干今步步難

吉祥寺次薛憲副韻二首

王佳六卷上

王夫

英雄還是舊英雄公論如斯豈面從賈德我書今日
瑞觸邪誰繼後來踪冒襟滿貯書千卷器量當容祿
萬鍾悵望武昌何處是浮雲漠漠樹重重

勝地名山屬大雄故人遊賞我當從鳥呼鳥喚有真
趣雲去雲來無定踪談笑且傾桑落酒功名休問景
陽鐘醉歸不覺江天晚月上浮圖第幾重

自感

三十年來西復東故鄉常在夢魂中未經憂患頭先
白纔說奔趨而即紅世路鳥啼泥滑滑宦情人喜家
翁翁莫輕老我題詩筆曾向都堂判至公

遊報恩寺

白髮凋蕭老秀才報恩寺裡賞春來去年欵客僧何
在今日笑人花又開休算無窮身後事且傾有限掌
中杯金剛窟內東風滿化作毫端錦繡堆

送吳侍御

陽春臺下送君行落葉園林開雨聲一盞白頭旅客
酒十年青眼故人情向來便覺衡山重此去無慙漢
水清誰謂世間交道絕後凋還有歲寒盟

花落春歸閉門元坐忽王良弼大參至急呼
斗酒聊叙故情酒酣賦詩為一開口笑也

王集卷上

五七

寂寂開門鎖綠苔落花飛絮送春回愁人正似井中
坐好客忽如天上來萬事無憑休算幾百年有限且
銜杯明朝君向襄陽去我領沙鷗上釣臺

聞良弼舟未發再賦一律

漢江春暖水如苔千里東風一棹回遠樹雨添新綠
去夕陽天送淡紅來休尋好景翻詩案且把閑情付
酒杯潦倒不堪開醉眼啼鳥飛上楚陽臺

同良弼遊吉祥寺因前韻二首

雨餘幽徑半生苔屈曲迂歌第幾回門外綠拖流水
去牆頭青送好山來讀書何必五千卷有酒且傾三

百杯靜裡光陰閑處樂更無飛夢到陽臺
衣沾沙露露沾苔苦金到黃昏尚未回幽鳥一聲穿竹
人間雲幾片過將來紅搖火影花欺燭綠瀉水香酒
滿杯說與畫師圖不得四圍山水透樓臺

送陳廷憲二首

驪駒歌徹去匆匆別意分明在畫中賢塔慈違賢岳
大外孫爭送外家翁江梅近水欺鷗白霜葉臨溪賽
酒紅君到鐵崖須致祝愧無好語弔清風

家近蘭亭事事幽數間竹屋枕溪流和雲吹笛招黃
鶴帶雨披蓑伴白鷗世上忙人無此樂山中隱者有

王集卷

何愁年來翻出新公案一卷離騷讀到頭

蘇母貞節卷

風雅古來關世教品題原不貴多詞只將席上孤兒
語寫作堂前節婦詩哭盡江聲還有恨喚回天耳豈
無知栢舟鐵石心頭苦留與裏人著口碑

石城晚眺

故事從教故老傳老懷感古倍凄然山頭白乳高僧
塔水底金花小姐船楚些有人招宋玉吳門無客覓
梅仙青林只隔方城外極目遙空一縷烟

哭喪子女詩

一女先亡子又亡前生業帳老來償愁深似海流成
淚痛急如刀割斷腸短未三旬真是天第方十九正
為殤汝爹還有傷心處同日何堪送二喪

勉學

讀書須用古人心莫把嬉遊度寸陰萬世太平真事
業一時豪氣假留襟孔明有志尊王略夷甫無才救
陸沉珍重英山周處士當時名譽至今聞

送周舉人

五年常抱暮雲思無奈相逢又別離此去好將板桂
手這回定舞看花旗雖然科目開賢路也要文章中

王集卷上

五

主司一躍龍門三萬丈好音先報令尊知

送邢先生赴京

歌徹陽關酒半醺臨岐惆悵手難分百年浮世人皆
客一段交情我与君秋樹未霜猶帶葉曉山無雨自
生雲家貧愧乏黃金贈寫得新詩為獻芹

送韓先生

才華卓犖冠羣英蚤歲中州播令名黃榜無心登進
士青壇有意淑諸生雲山滿目音難寄風雨連宵夢
不成何事相逢又相別野花江艸不勝情

東園與五秀才同飲

月下圓圓倒玉瓶分明巧作聚奎形先天圖上除三卦北斗宮中少二星人傑敢言過漢世才難應愧並虞廷春秋禮樂詩書易各自潛心治一經

裕軒

青山只在屋西頭蓋日無人水自流李愿不嫌盤谷小杜陵偏愛艸堂幽半窗殘月古今夢一榻清風天地秋回首五侯歌舞地年來花艸不勝愁

水月軒璇上人

維摩居士愛參禪小結幽居只數椽門掩鏡光千頃碧窗添秋影一輪圓分明太乙舟中坐彷彿廣寒宮裏眠他日我來分半榻三生重說舊因緣

王集卷上

六十六

鶴軒

小結幽居只數椽無邊風景屬胎仙窗含赤壁磯頭月門掩青溪洞裡天松露不寒隨意舞雲巢亂大放心眠夜來聞說麻姑過留與丹砂當酒錢

送朱惟遠兩浙

畫船簫鼓開東風歌續驪駒愧未工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郎中一籌小試擎天手萬皂齊收煮海功暇日好攜樽酒去西湖為我弔精忠

衛溪溪上送君行冠蓋如雲擁去旌三品頭銜金帶

重四知心印玉壺清雨添新綠水痕淺風掃落紅花片輕珍重莫辭臨別酒此中多少故鄉情

次尹同仁家宰東歸韻

世事真如天上雲白衣蒼狗轉頭新西施不笑東施醜北阮却嫌南阮貧酒到醉時休勸客棋當勝處且饒人落花滿院鶯聲老又是閑門一度春老來夢不到公卿贏得心閒氣自平莫向醉中尋李白好於貧處看淵明三宜盡付新題詠九死猶驚舊戰爭欲把絲竿淇水上怕人又說釣虛名

送盧景芳

王集卷上

六十七

故園莫厭酒盈觴明日逢人是異鄉世路不堪離別苦人生都為利名忙啼殘節店鷄聲月曙破河橋馬足霜遙望秣陵雲樹杳相思從此不勝長

送錢教授

十五年前受業師天涯相見復相離宦情不盡杯中酒客夢虛消話裡詩雲影遠拖秋雨散鴈聲低度暮雲遙到官正遇梅花發逢着人來寄一枝

挽大名王經歷母

借問黃檗原上土老儒賢母汝知乎深藏風火家人卦秘掩陰陽太極圖今日明經思孟子當時合燭憶

徐吾郎君兩眼終天淚滴看墳頭妙亦枯

清平道中哭定襄伯

我有兩行公道淚等閑不向眼中流于今始為英雄
哭從此深懷社稷憂詩詠道音周雅頌經明正學魯
春秋可憐寒食無人奠落日西風土一丘

送那先生釋服赴京時夜飲西樓

月滿西樓酒滿樽官情離思兩驚心馬周終遇常何
薦鮑叔真知管仲貧詩到醉時吟得快燭當風處窮
來頻勸君莫負今宵會明日天涯少故人

洛尹許圖南瓊林醉歸圖

王集卷上

六十一

得意瓊林宴罷時載歌天保醉歸遲鞭拖喜氣敲金
鐙羅翦香風開絲旌濃綠洗清楊柳陌暖風薰倒杏
花枝玉橋噴水恩光闊華蓋凌雲瑞氣欽
楚楚衣冠唐制度堂堂丰采漢威儀春官初上登科
錄太學新刊進士碑鴈塔古無人作畫龍門今有我
題詩讀書到此身榮貴忠孝還當子細思

寄本靜同年

平生知己舊同年別後令人思惘然路隔八十餘里
遠月經三十六回圓近世事原無定落落交情亦
可憐讀得聖賢書幾句此心端不愧蒼天

挽楊母

孝敬生能事舅姑賢明死不用浮屠聖君地下封曾
母貧婦凶前憶李吾有客化戩雙平鶴無人喚住一
啼烏山陽城外鉢池上落葉滿林霜月孤

挽柳怡菴

怡菴高節史官辭公道寧容一字私烈烈義夫身後
傳堂堂孝子墓前碑今人已作古人去生者空為死
者悲淮水東流三萬里不如鄉憲永言思

詩贈河南王大參德潤并序

德潤前蒙宰李執中佳壻昌言之文正也

王集卷上

六十二

執中雅厚余余故與德潤善德潤罷宇優
宏早由名進士歷官大參所至有聲廊廟
之柱可跋而待令嗣叔武繼美科第選授
翰林庶吉士惜乎執中不一見之茲惟德
潤親

閑歸藩天假此會感今懷昔謾賦二律口
占手錄那復話語大方家見之毋以工拙
較聲律幸耳

三十年不夜氣歲光明誰識大參心基高自有饒人
自奉古平無治世音願我一栢將進酒願君四海早

為霖贈言不盡相知意淇水深如汴水深

悠悠世事幾悲歡樽酒相逢話別難深喜令郎新吉士追思乃岳舊天官西風拍岸江聲急明月滿船霜影寒從此定登廊廟去把書頻寄故人看

送裴世珍先生之任

家世遙傳綠野堂先生自有教人方欲知大學新民事便是中庸率性章片洋雨晴流水淨杏壇風暖落花香詠歸時節從容處蘇子墳前奠一觴

在安陸四月初一日為懷

鶯歌燕舞送春忙花落閑庭滿院香酣酒不妨浮太

王集卷二

白高談何必論雌黃三千里外江頭月二十年來塞

上霜老荷

聖恩深似海此心憂樂未能忘

自詠

愛飲村醪懶賦詩此中真趣有誰知教成白鶴如人舞買箇黃牛當馬騎池州澗邊春意足銜雲洞口夕陽遲吟成獨坐空庭久正是紗窗月上時

賀李士賢及第

朝廷科目重賢才年少登科亦壯哉雲路遠扳丹桂去月宮活捉玉蟾來喜揮彩筆題詩卷笑倚紅旗勸

酒杯林下洗清雙老耳明春專聽一聲雷

衛河送別為邢先生賦

野岸平蕪接暮烟行人初上衛河船沽來酒薄難成醉釣得魚多不用錢雲破月移沙際樹萍開風動水中天吟餘斜日孤帆外閑聽漁歌自在眠

送王給事出使陝西

郵亭把酒唱陽關四牡駢駢不可扳臨別莫辭今日醉未行先問幾時還舞文吏弊棄除外足食民勞轉運間國典具存公道在此心無愧如藍山

送劉舉人廷儀還鄉

王集卷上

丹山飛出鳳凰來五色文章不用裁直上半輪秋月裡遠寄一朵桂花回嫦娥有約親曾覓燕雀無端莫浪猜寄與吹簫弄弄玉明春早為築高臺

送劉司訓任濡須

均拜儒官典泮林我持杯酒祝君心教人先務三場學克己休忘四勿歲異地贈言當若此同鄉交誼到如今孤舟明發濡須去逢着雲鴻好寄音

自酌賦此

用世功名自此休放懷詩酒復何求嚼成兩頰言商調灌出一腔今古愁年去年來吟不了花開花落醉

方休攜囊荷鉅負家客司使事常白了頭

結屋

謫來古郢兩年多盡得三間安樂窩杜甫情懷詩裡
遠陳博歲月夢中過既然如此且如此無可奈何將
奈何只可醉雙雙老眼看人平地起風波

挽同年徐文敷憲副

簡齊憲副氣公平是我同年好弟兄才思正如金穴
富丰神還比玉山清丈夫慷慨生無愧王事勤勞死
有名莫何荆南歌楚些滿江烟雨不勝情

王良弼亞參坦巷

王集卷上

六

霄漢蜚聲二十年慨從坦字得真傳語中平易原無
弄心上光明別有天萬事只憑公道筆一毫不愛下
人錢千金喚醒邯鄲夢帶領雲山作地仙

慕耕堂

鴻臚新扁慕耕堂感此黃犍舊鰲傷嚴訊百年難再
得孝心一飯不能忘追封官荷

天恩重拜掃人沾地氣香莫道斯文添故事穀城山
水也增光

挽薛志剛憲副父

松隱先生死可悲平生誼行有誰知眼前黃卷皆曾

讀頭上青天不敢欺八十五年康健壽三千餘首老
成詩封官早荷排

恩詔留與郎君刻墓碑

懷友

自論交車讀書于今翻為讀書迷既推下井還投
石遠送登樓使去梯知己有誰憐管仲舉雙空自憶
祁奚世途窮得時人怕一句青蠅不敢題

登新樓

南薰吹上最高樓老眼直窮天盡頭往者不知來者
續今人還似古人愁狂來呼酒醺塵土醉後放歌吞

三集卷上

六

斗牛倚偏闌千重惆悵浮雲流水空悠悠

寄王宗貫家宰

喜聞

聖主得賢臣是我同年老縉紳兩作商霖曾濟旱一
吹燕谷便生春浩然氣可排山嶽公道心能服鬼神
莫謂

明時無棄物湖南還有弄中人

謫居古郢六年多往事傷心可奈何正是賈生方忌
黿不知曾母已投梭當年我值黃陽厄下里誰聽白
雪歌寄與通家老象年平生義氣半消磨

辛亥重九次邢時順登高韻

一上東山眼便空此身如在廣寒宮雲圍野水浮寒碧霜入秋林摘瘦紅後樂且拚今日醉前程休問幾時通好詩不寫三千首却恐黃花笑我窮

王都憲經綸治化

都憲方今正好官力扶公道濟時艱胸中常挂一輪月肩上司磨千似山對越神明無所愧憂勤王事不冒閑救荒善政知多少盡在經綸兩字間中丞才與識兼全赫赫威聲滿路傳學海洗清三省地筆鋒撐住半邊天收荒曾為民移粟執法不容官

三集卷上

文

要錢公論廟廊虛席久幾時歸侍

玉皇前

種德堂為吳江李氏賦

抱膝長吟四十秋羞將書劍覓封侯心懷道誼俾賢哲行格鄉閭類魯鄒義烏滿林風不定黎民載道藥還收與君別後無消息遙寄新篇墜壁頭

賦堂橋壽李景昭七十

毓秀中庭幸老同春秋已歷八千過靈根得地風霜久危餘冲霄歲月多只向山林呈氣象獨超松栢鬱差我人生欲擬同遐年設把壺觴取醉歌

送楊朝甲亞參

東風亭館送君時曾約襄山漢水知水願變為臨別酒山應磨作去思碑鴈橫遠浦清如畫人倚孤蓬瘦似詩指日喬遷拜

天寵功名端不負男兒

次楊亞參來韻

日日江頭望峴山相逢聊叙客中閑舌端風雨翻三峽胃次雲霄隘九寰知已且拚今日醉遠人休問幾時還邇來我路荒蕪盡只有躬行二字艱

席上次葉憲副韻

三集卷上

李元

鬚毛不管雪霜侵春興何如酒興深醉後釣魚先食餌狂來煮鶴便燒琴幾年笑我無知已一日逢君解賞音士出胷中舊奇氣隔花吹破萬重陰

送朱慕賢任滿

官府年來法令深喜君平易得民心正如幕外無餘着始信琴中有好音送別謾歌新柳色去思爭頌舊棠陰湖湘湖水三千里滿棹春風入醉吟

登高

虛名空惹半生愁今日歸來兩鬢秋撫景吟成新杜律放懷彈折舊吳鉤人如白鴈空勞懷我与黃花且

勸酌扶上肩與醉歸去滿山明月重回頭

贈蔣郎中

老來無處覓知音
賓館相逢酒漫斟
一席共談憂國話
十年不負讀書心
茫茫世事多營狗
薄薄人情半綠林
莫把春愁比離思
滿庭風雨落花深

席上口占送袁進士之內鄉

令尹休辭酒滿鍾
滿筵花雨開春風
人生聚散渾無定
宦海升沉自不同
今日喜逢青眼客
幾年猶念白頭翁
牧民善政知多少
盡在寬平兩字中

送澄之清之大人

王集卷上

吏部刑科兩俊英
冰壺秋月一般清
昔聞天下奇男子
今見人間好弟兄
不向此中全大節
更於何處飲香名
紛紛燕雀逢高下
仰止扶搖九萬程

寄王鳳儀秀才

郵筒千里寄新吟
好向窓前惜寸陰
八座要登卿相位
五車當究聖賢心
既知有石能攻玉
莫道無砂可煉金
令祖閱人如水鏡
他時望汝作甘霖

題劉內翰兄弟解元卷

君家兄弟好文章
問學淵源有義方
奪錦兩刊鄉試錄
凌雲雙立解元坊
大蘇氣節古來少
小宋才名天

下香好為

聖朝添故事
巴山炒木也生光

題諸暨陳同府政績卷

平生雖未識容儀
佐政南樵我固知
不飲貪泉直學
者敢焚妖石好男兒
小民歌頌多於傳
太史文章勝
伯碑況是經元
篤聲價品題無愧
有臺詩

黎陽王太傅詩文集卷之上

黎陽王太傅詩文集卷之下

守邊 此以下五言雜律

任將以守邊所賴藩籬固堅敏非長城柔如剛即吐
武備日以隳秦越靡相顧一朝胡馬來手足無所措
哀彼荼毒人天高者難訴韓盧復何知日搏中山兔
積惡有餘殃此理胡不悟為臣當盡忠死生有定數
奇哉張睢陽千載使人慕

中秋對月用孟浩然韻

明月下空庭清光寒露濕寒簾坐來久忽見飛螢入
客懷寂無聊何處砧聲急對酒不成吟起向西風立

冬至

王表集下

偶因冬至日默契造化理剝極乃見復姤盛浸成否
靜者動之根動者靜之始天地自循環人事亦如此
治亂每相乘禍福常相倚陰消退小人陽長進君子
知機其神乎如斯而已矣

中酒

中酒如中暑昏昏惟欲睡靜焉時自思良使我心媿
飲多情即狂情狂語斯波一失悔莫追終身以為累
作書謝翹生交好半途棄相知向我言老癡胡不智
浮生能幾何光陰彈指易萬事勞其形百憂苦其志

歡樂須及時朱顏易頹頹典衣杜少陵強客楊諫議

伯倫竟沉湎元亮亦耽嗜者俯仰古豪賢優游足高致

酒星天之珍酒泉地之瑞天地且弗違而人安可避

況在功名場獨醒衆所忌慎勿廢壺觴此中有深意

我聞忽絕倒起與酒神遊從今一月間便當三十醉

周太守席間

人生貴適意不飲將何為把鏡照顏色少年能幾時

千金買濁醪洗我平生癡所以古賢達荷鉅行相隨

衆醉豈無為獨醒良可悲醉中有真趣勿使醒者知

偶出

王表集下

客况久岑寂薄言試春遊妙色漫成綠野塘新水流

閑雲自來往落日山光幽時景不待人中有千古愁

古人去不返今人空白頭茲懷壯難語惆悵歸來休

飲張千戶棧軒

聞道棧軒好東君久待余一童張布傘兩僕舁籃輿

祇用扶鳩杖寧須駕鹿車從容過市井咫尺到門閭

老眼清無限閑情樂有餘塔榴真可愛幽妙不冒除

橘簇香雲暖槐酣化日舒牡丹花落後叢竹笋初生

芡菜披紅錦葡萄曳翠珠苔嫌露冷蘭任曉風梳

燕子同家住蜂兒間壁居大蠅貪似益小犬詰於狙

盆壘奇奇后池通淺渠苦茶呼數數醇酒飲徐徐
青果元時果烏菱當野蔬出巢黃口雀隋網白鱗魚
嫩鵝猶堪嚼肥鵝也莫如豚蹄輕碩鼠雞雉重關雎
直敬宜從簡繁文總是虛敲基知進止踟躕謝吹噓
警者茲收熟漁翁禮貌跡喜聽新樂府懶說舊兵書
看画慚嘉遯題詩憶弊屨窮途羈旅客何日賦歸與
送葉掌教夢制還家

春雨寒惻惻春江水茫茫送君臨水際水短別情長
憶昔主教鐸德音日已揚諸生飽薰沐育此皋比香
人生有代謝悲喜安得長烏鳥入夜啼萱艸為不芳

王卷集下

三

雙淚滴成血血苦誰與嘗孤蓬照殘月萬里返故鄉
讀禮勿讀詩蓼莪能斷腸居諸時易邁徒抱終大傷
念母心雖切移君道乃光立身顯父母聖訓不可忘

金鷄塚

塚上金鷄叫塘中金蓮生當時樵与牧忽見走且驚
無乃妙木怪抑爾土石精事有不可曉理或莫能明
作詩姑紀異留待識者評

七言并長短句雜體

岳武修廟

帳夫君之佳際兮覽遺廟之荒涼重徒復以徘徊兮

悲

穀城八奇為段大尹賦

初通商賈

山城僻遠兮無商賈交易不通兮道途苦我侯下車
兮破天荒滿市謳歌兮喜欲舞觀風采此兮第一奇
但願黃金兮價如土

築城捍患

寇盜之來兮不可必居無城郭兮守無術我侯下車
兮版築興庶民子來兮功告畢觀風采此兮第二奇
堅完如金兮安用漆

化盜為農

民窮為盜兮，偷設感醫瘡，刻却兮心頭肉。我侯下車兮，威惠行，賣刀與劍兮買，荷犢觀風采。此兮第三奇，禾黍芄芃兮春雨足。

教民農桑

惟善養民兮，古循吏不知務本兮，非至治我侯下車兮，首農桑三時不奪兮，蠶事備觀風采。此兮第四奇，衣食飽暖兮利其利。

作興學校

人能率性兮，之謂道，能脩其道兮，之謂教。我侯下車

王卷集下

五

今禮義興，絃誦洋洋兮，在學校觀風采。此兮第五奇，民知所向兮，忠與孝。

代民輸租

吏來催租兮，貧無穀，一家父子兮相聚哭。我侯下車兮，子愛深惠而不費兮，公務足觀風采。此兮第六奇，愷悌君子兮，民之福。

虎狼遁迹

狼貪虎噬兮，聚群醜，白晝縱橫兮，民患久。我侯下車兮，信義孚，若有神明兮，驅之走觀風采。此兮第七奇，化格猛獸兮，應不偶。

祈雨有感

旱暵為虐兮，民心苦，苗而不秀兮，華不吐。我侯下車兮，禱于神一誠感通兮，沛然雨觀風采。此兮第八奇，早以循良兮，達明主。

放鷹臺

妖狐狡兔兮，眠荒臺，秋風秋以兮，鷹下來。我思楚王兮，安在哉。

春山詞

春山兮，青青，悵雲深兮，路不可行。眇眇兮，誰語悠悠。

王卷集下

六

今我情獨徘徊而佇望兮，杳不知其所，盟忽收歌兮，山麓隔長烟兮，應空谷。妙婁迷兮，漫綠花，落兮水流。鳥鳴兮，樹幽，將奈何兮，老景懷歸去兮，故丘。

乾鵲詞

緊飛鵲兮，容之遂之，得氣之尤兮，如蒼如龜，唯靈而通兮，吾固爾。諮彼儉姣兮，道惡甫嬉爾，何惜惜兮，冒詭詭隨隨，夷窮獨兮，吟焉背馳，誰掣其肘兮，靡然從伊。知將來之多風兮，采於下枝，童子探其卯兮，云胡不知今而後兮，語默其庸思，毋以鳩為媒兮，毋鳥母鳩。毋信雄鵲之佻巧兮，毋黨鵲斯有，鵲兩雛兮，文采。

陸離願呈瑞瑞子恐群鳥之見疑天王聖明兮爾儻
介其來儀羌一鳴以宣仁化兮陶四海之雍熙陰消
道長兮寔維其時爾言還兮亦孔之宜吾書信義兮
爰好其詞匪橋之誕兮匪后之奇煒美關雎兮周南
之詩裨治道兮後義云為緬懷君子兮念茲在茲修
詞立誠兮德業所基可以人而不如鳥兮是歲足規
挽宋繡衣母

先有母兮子未壯而先亡永懷劬勞兮不能忘後有
母兮子既立而亦故永懷鞠育兮終身慕子之思親
兮心悠悠一日不思兮何以解憂介山之巨兮有時

卷集下

六七

裂子之思兮無時歇膠河之水兮有時竭子之思兮

無時絕子登栢府兮有聲母受

天恩兮有榮子之孝思兮如此母雖千古兮不死

詩餘

送駱公岳大旗帳

霜落澄江月色靜涵素練雪融古岸梅花香心孤舟
別意無窮會期未卜緬惟陳公霜道幽人老繁隱者
東牀受三刀之寄北者營半子之居言念親情允懷
天樂遠來歡聚今適還鄉越上山川慨想故鄉之盛
鄧中雲樹難為後夜之思爰賦小詞用書綵帳載歌

短調以侑金樽上其詞

沁園春送趙堂教先生廣西主考

吾濟掌教趙先生清才雅望遠於經術雖守青瑣志
在黃甲今歲作壘之秋適天下里選廣右當道諸公
列剡文薦性典文衡時維仲夏風日尚炎祖席既陳
賓從如雨衆乃舉栢相屬曰故事當鑒古人公道正
在今日先生笑而領之老懶側坐婪尾酒酣秉筆為
賦沁園春用續驪駒之後使善歌者擊節侑觴未必
不鼓吾斯文之氣也

正卷集下

八

雪寸心公道兩眼光明杜牧當魁劉幾可黜山丰專
崇在此行好男子擬登春榜允協文衡○故人莫問
歸程且倚銀瓶酒滿傾正水漲雲深日長天闊楓花
雨霽楊柳風清小隊紅旗新詞綵帳燕雀驚飛鼓吹
聲郵亭上殷勤把袂不為離情

木蘭花送潘邑許牧宰三載考績

青齊許公圖南以下丑名進士牧宰吾潘推轂以來
外嚴內寬廉明相濟吾民始畏之今愛之也魯政告
成辭典在陟西臺之選不十可知矣邑庠廣文暨諸
生素尚作興之雅相與聯袂為帳約吾為詞以侑觴

按歌擊節敢希伐木之音吹笙鼓簧聊續驪駒之尾
花封新報政金榜上舊黃英好語不逢迎貌雖嚴厲
心實寬平更喜清廉似水秋月一般明才識許多高
處便山川妙木也須驚做出三年公道化成百里仁
聲又攜六事謁銓衡冠蓋擁行旌看綠帳題詩銀瓶
沃酒玉琯調笙韻卜西堂妙選沛隨車甘雨濟蒼生
豪氣高騰萬丈教壓倒離亭

木蘭花漫贈許先生九載慈滿

東昌許宗儀先生學行真醇襟懷宏霽自科目來分
教濬庠熟於義經老於舉業日新日盛造就英才多

王卷集下

九

矣榮滿及瓜促裝在即同寅沐麗蓋之澤諸生蒙訓
誨之恩相與崇肉載酒製綵為帳余頃短詞歌和於
衛河之游以華其行祝曰此行賢路南開郡邑亭諫
宜無不可先生行矣瓶罄罍耻三揖遂別悵北去之
征帆難禁離思顧南來之歸鴈拱聽佳音

愛先生學行更滿灑好襟懷似萬壑層冰九秋孤月
絕點塵埃坐擁皋比請易謁黃我之化育英才泮水
久沉奎壁廣文今上蓬萊○喬遷賢路正初開筆底
起風雷或粉藻黃堂絃歌花縣步武烏臺總是吾儒
能事諒蒼天公道自有安排離思征帆北去佳音歸

鴈南來

滿江紅贈王賢輔先生榮滿詞

吾濬庠司訓王賢輔先生端謹忠厚同寅沐其春風
諸生沾其化雨皆不自知其持泳於德教中也茲任
滿留不可得乃聯絲帳丐子為詞以華行色然昌黎
以師道自重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先生此行毋以
區區功業是較但當盡其在已者以順其在天者造
化乘除必不負人先生曰不如其言有如王橋之柳
遂別詞云

忠厚先生真箇是循循善誘官滿也苦留無計好難

王卷集下

一

分手翦下彩雲香一片題上餞行詞一首歌聲未徹
促征鞍三杯酒○命在天不可苟道在已當自守想
師儒重泰山北斗萬里前程須信步人生窮達原
非偶問從今何處繫離情王橋柳

醉江月送方先生榮滿悵詞

方克誠先生分教吾濬以歲計之復道一周化雨深
矣茲以滿考別去同寅顧先生天澤率諸生聯紉為
悵丐余填詞餞送於郵亭之上相與勸酬命知音者
歌此以侑樽醉而分袂日落酒醒回視任山明月皎
皎詞雖未工特描先生畫中離思也

先生行也。正日。躍橋木。仲冬時節。十里郵亭。蕭鼓閑。
小控玉驄。金勒冠蓋。紛紛英才。濟濟曾立程門。雪裏
尋梅。酒醉容易離別。欲向絲帳題詞。紅旗添翰。指
冷霜亮。怯柳按新聲。歌短調。好似陽關三疊。老樹號
風。凍雲鋪水。一片冰花。結不堪回首。大任山上。明月

滿庭芳賀舉人李龍之

萊陽山水秀麗。鍾而為人。自是不凡。右毛士李龍之。
金以明經著稱。學用。峨松於吾洛。時來省視。見其年
少學富。深躍重之。弘治壬子秋。適山東鄉試。揚眉吐
氣。三戰皆捷。遂登優選。其友某等在洛聞之。喜而不

王卷集下

卷十二

寐相與製絲為帳。巧余詞以賀。然過此以往。將與天
下士角藝於南宮龍門。一躍雷雲。萬里是獨望之至
云。

獵澤鍾靈。倉山孕秀。天教產此英才。少年學富。鄉選
舉。湯開五名。筆端雲錦。駕長風。掃盡塵埃。平步上廣
寒宮。裡折得桂花來。試看賓朋歡慶。詞填絲帳。酒
泛金杯。願言黃榜早占文魁。正是魚龍變化。越挑花
浪暖。春回得處。處處人洗耳。齊聽一聲雷。

八回春送路太守簾外歸

伏以三楚開科。俊秀吐衡湘之氣。六經較藝。文章埋

本壁之光。曉彼所司。怡此盛典。緬惟太守。路若少年。
豪傑獨步。循良任藁。外之賢勞。布場中之公道。研精
亥豕。刻削丕休。允與情相成。里選有始。有卒。言還
言歸。江聲舞萬壑之潛蛟。秋色載一船之明月。春飛
絲帳。香泛瑤觴。爰製小詞。用伸私賀。

太守賢明。諸公推薦。戮力科場。任簾外浩繁。糊名編
號。易書對讀。多少闕防。未識顏標。不通楊億。先與朱
衣。做主張。好鄉舉。出群人物。經世文章。去時節。丹
桂飄香。回首也東歸。菊正黃。一蓬秋色。滿懷歸思。楚
江空闊。野樹微茫。輕快新詞。紅旗小隊。蕭鼓聲中。泛

王卷集下

卷十二

玉陽齊歌。頌斯民有幸。吾道增光。

浪淘沙題張千戶瀟湘八景圖

山市晴嵐

山市近山城。微雨初晴。曉來風氣撲天清。道是似煙
烟。又重似霧還輕。怪底不分明。望眼花生。碧紗籠
裏有人行。說與王維。難着筆。空翠無聲。

漁村落照

江上白雲寒。流水潺湲。漁翁家住荻花灣。到老不知
城府路。無事相關。落日半街山。倦鳥知還。淡紅斜
影。畫圖間。收拾綸竿。沽一醉。真箇清閒。

江天暮雪

雲影楚天遙，萬木蕭蕭。風前水六花飄，盡角聲寒
吹不散，一片瓊瑤。壓損臘梅梢，凍倒漁樵。月明無
影玉生苗，只恐飛來雙鬢，上白了難消。

烟寺晚鐘

煙鎖梵王宮，隱隱疎鐘一聲遙。在月明中，惱殺啼鳥
留不住，付與西風。過耳總成空，何事匆匆。少年催
做白頭翁，今古相催，敲不盡此恨無窮。

平沙落鴈

無地着烟霞，漠漠平沙幾行征鴈。晚風斜印破一天

正卷集下

廿一

秋意思飛過漁家。切莫近兼葭，莫便蘆花好來此
處樂。生涯勝似，夜寒遶塞上，驚起胡笳。

遠浦歸帆

遠水接天浮渺渺，扁舟去時花雨送春愁。今日歸來
黃葉開，又是深秋。聚散兩悠悠，白了人頭。片帆飛
影下中流，載得古今多少恨，都付沙鷗。

瀟湘夜雨

落日大江橫，水闊雲平。誰知雲水總無情，暮地釀成
秋夜雨，滴盡殘更。點點打窗聲，紙帳寒生。芭蕉葉
上，亂傷情多少，離人聽不得，坐到天明。

洞庭秋月

雲落洞庭秋，天闊雲收影。桂月鏡光流，何處仙人
吹鐵笛，笛聲鶴樓頭。不洗古今愁，只管清幽。琉璃盤
裡水晶毬，照見君山三萬丈，便是瀛洲。

三驚圖

冰玉高標水雲閒，趣相親。惟許沙鷗短蒲，幾葦風葉
晚颼颼。一箇夢回漁浦，一箇聲斷楚天。秋一箇低橫
雪羽飛下滄洲。此是三思微意，要人賞鑑，到識破
方休。別有筆端造化，不知多少清幽，畫兩箇再斯可
矣。雙影照寒流。

正卷集下

十四

題詩人騎驢四圖滿庭芳

李太白

供奉才華謫仙風，度騎驢何似騎鯨。華陰縣令不識
是先生，曾在沉香亭畔，墨淋漓。醉寫清平，君恩重脫
靴，捧硯拭吐，與調羹。俯仰少陵，知己暮雲春樹多
少離情。記百年酒聖千古詩名，畢竟夜郎路遠絕勝
蜀道難行。傷心處，屋梁月落，死別吞聲。

杜少陵

蓆帽長簷布袍寬，袖穩騎驢如船。軟泥春運，行到
畫橋邊。拍岸小溪春水，暖溶溶，流過前川。好風景，驚

黃蝶拍花柳共爭妍○九上光陰幾許典衣沽酒醉
泉吟鞭莫道先生落魄此中天趣悠然歸路晚艸堂
何處一縷孤烟

孟浩然

淑氣催修商飈送雁賞心節序相宜先生何苦偏向
盛寒時瘦骨兩山高聳不知負多少新詩北風緊凍
雲低結萬木吼聲悲○一任雪花如手塞驢背上吟
思清奇料此中佳趣唯有梅知分付溪童休折未嘗
開到南枝黃昏後閒情餘興歸路尚遲遲

賈浪仙

王卷集下

十五

洛下僧房并州客舍詩窮然後能工一生清苦應與
孟郊同十二街中春雪夜因寒愁殺吟翁誰知道天
教如此無地着飄蓬○驢背神遊象外推敲二字引
手形容造文章京兆大相逢數語遂成知己布衣
獨擅高風十年後丹青寫像滿瀛壖圖中

風光好看花

桃花紅杏花紅消得東君一夜風樹頭空○春愁萬
點傷心處驚飛去鶯飛去不知何日來等花開

雜體

憫農歌

嗚呼誰念農夫苦聊寫區區目親覩其秧男婦各為
伍手挽綠雲猶織組炎風吹火日當年水熟泥深沒
雙股老農愛苗同肺腑汗血願為苗下雨促促唱歌
寧有諸黎黎擊碎長腰穀今日未了明日補臂已成
瘡足將腐村翁洗酒獻重牯齊向田頭拜田祖今歲
秋成望多稌又念穀賤賤如土租吏敲門夜騎虎坐
食之人喜欲舞嗚呼誰念農夫苦

永慕堂

高扁永慕堂大書永慕記玉皇譜中唐國仙我為題
詩申此意招智白呼陶泓役陳玄驅管城四子見我

王卷集下

十六

劃然笑笑我潦倒吟不成爛飲五斗釣詩酒酒酣吐
出風騷聲老仙聞聲味苦恨入肺腑聽焉慕其音視
焉慕其形坐慕如在牕食慕如在羹既沾春雨零忽
復秋霜清日沒沒還升月虧虧復盈光陰有代謝所
慕無變更一掬心上血溢為雙淚傾此酒可以貫金
石通神明東流滄海海亦驚乃是世間人子之至情
我獨吟得兩箇字聖賢之道孝與誠願言永慕慕千
歲偉哉萬古流芳名

晚翠軒枇杷

軒前翠樹凌秋風翠色飛入軒之中既非先零之蒲

柳亦豈早凋之梧桐奇哉乃是盧家果碧玉枝頭琢
成顆清氣吹寒上畫屏隔窗影亂香雲平霜花涼作
黃金丸飲餘酒渴詩喉乾醉拍闌干飽風味笑殺世
間梅子酸晚翠遲遲猶晚節吾儒對此心如鐵還當
洗眼看蒼松歲暮空山臥冰雪

吳氏松筠軒

吳君湖海士酷愛松筠清騷人吟不了徒使濁者爭
我欲作清語又恐松筠驚我筆忽潦炒聊為松筠評
松乎偃蹇如孫登蒼古如老彭筠乎高風如子陵直
節如淵明吳君對此四良友少者為弟老者兄有酒

吳氏松筠軒

卷十七

相與傾有詩相與賡有鶴鶴自舞有鳳鳳自鳴醉來
相枕籍鼻息吼作春雷聲時有叩門者乃是梅先生
諸公倒屣權相迎舊曾同結歲寒盟洞觀一世無物
可把玩功名富貴等似浮雲輕東園桃李開春色笑
殺世間兒女情

三顧圖

史稱先主帝室胄系屬中山靖王後開張義氣若弟
兄赫赫威聲振宇宙孫權累葉據江東老瞞竊命真
奸雄鹿門隱者龐德公蚤識孔明為臥龍臥龍豈是
管蕭亞先主殷勤三枉駕君臣魚水喜相從誓復堂

堂漢天下遂提一旅取成都演武先排八陣圖七縱
七擒談笑事木牛流馬古今無渭上屯田駐兵久指
揮白羽風雷吼奇才蓋世何可當身死猶驚仲達走
伐魏吞吳志已休誰知天欲覆炎劉曩耆明日看平
蜀空使英雄涕泗流千載孤忠如日皎莫論成敗功
多少披圖三嘆不成吟只寫先生出師表

張奉祠張公藝九世同居圖

賢哉孝友張公藝兄弟同居凡九世唐祚靈長三百
年正由此道相關係詩禮猶傳鄒魯風滿堂絃誦日
雍雍牛童馬僕尚恂雅雞犬亦遊和氣中帝問何如

王卷集下

十八

處家事云胡應對傷於易只消義字家便齊滿紙何
勞書忍字嗚呼大義久不明是以兄弟多忿爭骨肉
相殘古今惡嫌疑皆自婦人生閨門異姓少貞淑耳
語喃喃猶鳴毒針產論財即訟官存亡誰念雙親辱
遺體元從一氣分世間惟有弟兄親庭前花落紫荊
死反眼看為陌路人却与他人結為友呼天指日盟
經酒忽焉小有利害來縮首背蹤踰垣走孤苦伶仃
影共形為原妻被總無情靜言搔首慨薄俗仰止徒
歎公藝名千載遙遙見華胄大賓喜接同宗後天潢
路渺已登仙五子翩翩俱俊秀年少燈窗盡讀書伯

兮早曳王門裾蓋非朝夕所能致精善之家愛有餘
乃思公藝不可作貌得衣冠儼如昨樽酒團圓對畫
圖怡怡共叙天倫樂老我披圖爲賦詩孔懷聊備謠
歌時寄言班馬董香客好放瓊琚玉珮辭

漢江別意圖送駱蘊澤東歸

真字妙化機生才本非偶一家頓有兩王人筆底文
章爛星斗兄作邵第第儒第來省兄將何如兄曰爾
當勤讀書學曾之魯顏之愚弟以愛民當若子在昔
循良固如此怡怡姜被正同歡忽憶庭闈奉甘旨尊
甫哦松不負承待慰豈有書官紙兄送弟第別兄酒

三卷集下

十九

酣吹和頃篴聲兄歌棠棣弟鵲鵲乃是世間兄弟情
既圖以詩中之趣又寫以畫中之情我惜季方之去
重元方之請磨華嶽之松精走中山之兔穎紀漢江
之別意叙郢城之八景城拖秋色鎖苔斑影浸長橋
明月冷樵碎白雪樓踏倒陽春臺風流宋玉已成土
三十年後知音來虛家莫愁呼不起誰唱江雲與江
水石闌干外曙鷗啼却屋數間空翠裡曉鐘催罷暮
帆歸名利驅人何日止休尋五客堂客散堂已荒仙
客久從俗閑客誦成忙西客慕東使南客皆北翔雪
客遊繒緜飛入蘆花藏古之陳迹雖可傷今之畫意

不可忘歷春秋戰地誠難離醉鄉摘壯遊可無絕同
胞耿光兒女子淚果何物丈夫鐵石爲肝腸銀瓶酒
盡神歌發滿江花雨春草落春草水東注水上沙
鷗留不住明年春得玉蟾蜍丹桂香生紫荆樹

駱太守松

人言畫松難我道畫松易人皆愛畫形我獨愛畫意
人愛松枝卷曲若老虬翠巒怒挾風颼颼六月挽回
天地秋又愛松根盤錯若瘦鐵太阿龍泉土中蟄雨
洗苔痕流碧血松實可以餌陸地神仙常不死松花
可釀酒一吸甕頭春五斗更愛巢松鶴踏破松頂雲

三卷集下

二十

此固衆所愛而我輕如塵欲知我之所愛者世上畫
師安敢寫等閑說破笑倒人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也

酒酣贈海靜之

戎放歌君進酒酒到吳停手聊寬錦繡腸小試談天
口一飲三百杯再飲五六斗胸中不平氣散作風雷
吼此是宜城令尹海靜之曾在玉皇殿前走君進酒
聽我歌等閒莫負金巨羅閑日少忙日多古來豪傑
俱消磨百歲光陰一擲梭人生不飲將如何

竹木寒鷗圖

古木撐空挂雪影竹敲碎玉霜風冷寒鳥點點亂斜
陽愛殺君家雪中景木老如太公竹清如伯夷與能
返哺若曾子是乃人間三絕奇君不見玩物要當開
世教此圖意趣兼忠孝侯門孔雀牡丹花抹紫塗紅
與可笑

賀林大參生子

世間湯餅客每寫弄璋書不爾則添丁不爾則充閭
不爾則英物不爾則名駒或云石麟兒或云丹鳳雛
或云藍田玉或云滄海珠前人書此已爛熟後人之
書那可續林君喜氣滿門庭但寫俚語三致祝一祝

王卷集下

六十一

曰多壽二祝曰多福三祝早讀聖賢書少年便享千
鍾祿敢以漢水為之酒岷山為之肉楚雲為之席湘
月為之燭黃鶴之樓為矮屋我勸林君大嚼痛飲歡
復歡樓下江聲以為曲酣歌驚落張矢星陸地蓮花
香萬斛

龜山神洞

玄衣督郵五總仙走在漢江江上眠夜半神奇化頑
鈍高山仰止三十年山頭石開口如雞元氣淋漓香
霧重天巧難容客處重玄閣深鎖虛堂洞紫苔點破
翠屏幽澹澄魚吹沙水聲流出到平地塵土滿

溪烟雨收六眼笑春春萬狀驚絳錦翻紅浪四巖
松檜開清風搖尾綠毛長幾丈七十二鑽骨已枯青
天倒挂碧玉壺畫師塗抹果何物是乃古今真畫圖
嗚呼此山造化若官賣買取洞中閑世界狂歌醉舞
問傍人不知我與白雲誰自在

雪中聞笛

律令睡起眼如虎脚踏雲頭擊雷鼓華陽洞仙呼不
來巽二長歌騰六舞破柱搏空驚倒人天聲海影相
吞吐鬼神變化理氣微推步管窺何足數老饕只愛
糟為丘左挾洪崖右招南大嚼痛飲三百杯功名富

王卷集下

六十二

貴皆塵上酒酣撻碎陽春臺一曲清商調無譜

一路功名為陳國賓題

老仙作畫我題詩詩畫要為天下奇一路功名盡年
少幾人能到白頭時國賓早入神仙會世上功名等
蟬蛻心醉吾儒萬卷書黑頭享福三千歲

陶弘景

隱居愛雲山嵒遶事高尚雲外之神仙山中之宰相
山光雲影兩徘徊隔斷紅塵三萬丈正是閑清獨坐
時白雲飛在青山上

嚴陵

釣臺一絲風桐江三尺水二十八元功輕如鈎上餌
太史何勞問客星帝与故人同臥耳云胡一夜話平
生不及周南風化始

莊子

老惠与蒙莊勸破死生境流水本無心萬物盡萍梗
玄玄之教不可窮且看區區畫中景明月空懸白玉
鈎銀河倒挂青天影

遠公

不受廬山高只愛遠公好元亮与靜脩白蓮社三老
一庭風靜暮雲深萬里江空孤月小等閑行過虎溪

橋古往今來笑不了

送友人馬子謙壽八十

馬子謙舊知己累世通家共閭里少時相狎復相親
遊遍黎陽好山水子謙大隱市廛中我以詞章取青
紫東奔西走四十年始得言歸問桑梓朱顏綠髮那
可長白髮相看猶夢裡我今行年六十餘子謙今年
八十矣人生百歲能幾何有酒不飲醒何取放懷一
飲三百括爛醉春風扶不起醒來喚奚童拂拭烏皮
几快磨墨快伸紙我為子謙書二喜第一喜有賢子
仲也茂伯也禮濟濟丰神孫更美第一喜壽如此俯

仰無慚天地間但願再添三十紀同雖鄙俚事却真
留与吾鄉作詩史

送友人韓先生

快磨墨快醺酒沈我胸中舊星斗光陰直向筆端走
放開談天口伸出擎雲手飲一壺吟百首送我平生
知己友知己友韓先生四十年前好弟兄咀嚼六經
髓吞吐萬化精丈夫之交在道義豈是世間兒女情
儒者所學貴力行巍冠爭似泉比清悠悠蹤跡冥無
定聚散真如水上萍我愧保身遲先生見幾早飽諸
榮辱与昇沉今日相逢談不了故人能幾何少壯容

易老勤破夢覺關功名皆炒炒夜深翦盡燭花紅醉
眼模糊山月小

送許先生會試

許先生今日行北風凜凜趨
帝京我欲吟詩詩不成臨岐把樽酒聊以叙我情先
生豈不知師道尊化雨清但曾藏萬卷無放處要接
黃金榜上名龍門高躍三千丈脚底春雷響一聲五
嶽震四海驚是乃進士之所榮未可以此為滿盈還
有聖賢大業齊國治天下平大夫之氣節學問
之精英昂之哉許先生

賀孫克讓得子

君不見元微之生道保五十之後未為老誰知造化
有乘除早者不如遲者好人不見孫克讓四十過全
年生子歡情多簫鼓設饗滿庭前聽我洗兒歌
一洗福餘慶綿綿家道足益從累葉陪將來莫道富
而能潤屋二洗祿少年便享千鍾粟雖無榮貴在聰
明大本聖賢書要讀三洗壽秋水精神曾自秀春風
歲歲詠南山棠得太和元氣厚洗兒歌歌聲長驚落
一天星斗光筆端細作鳳毛香准備明年歌季方祖
康強父賢良伯叔兄弟皆軒昂人生忠孝不可忘丈

王卷集下

廿五

夫百歲當流芳

慶王希古八十

先生慶八十自與常人異錦軸照華然新詩寫高致
時我謫湖南詩筒誰可寄去年我歸來先生八十二
今年八十三明年八十四我欲續其貂不免酒已醉
信口吟無好句信手書無好字雖然辭語不驚人却
有一段好意思先生之子王朝宗處世治家真偉器
五孫齊濟皆英豪伯也名承知禮義仲也漆中鄉試
季也清江給事淵也幹蠶濟明經德星聚作桃李瑞
但願先生只活一百二十歲雲仍進至公卿位萬卷

書高麗鑒翁堂堂俯仰心無愧

天開圖畫

地擁小蓬萊天開自然畫仙翁秉軸豁雙瞳看盡四
時之造化蒼翠看秋不綠紅看春夏雪月與風花不
知多少價極拖堅展二百尺只是等閑無處挂挂在
樓前也不收暑往寒來也不愁神也不敢借鬼也不
敢偷仙翁留作釣詩釣釣出幾句奇奇怪怪語嚇得
南陽山點頭山點頭張口滿勸仙翁一杯酒畫中
景物皆回首馬遠王維吐舌走我欲織作雲錦裳愧
無兩隻經綸手

王卷集下

廿六

遊東園

園中小結三間屋壁上聊題數句詩萬物眼前皆可
愛四時佳趣有誰知我愛春春意好山簪吐晴烟牆
頭戴芳艸黃鸝罵杏花惹得遊蜂惱海棠零落牡丹
愁只恐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王戰棋聲碎羅
扇扇影涼南薰賣奇貨滿路支荷香蟬在綠陰深處
聞也須回首鰲螳螂我愛秋秋思苦籬菊憶陶潛征
鴻叫蘇武紅葉落將來無風自家舞匆匆社燕報歸
期舊巢留著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閑烹茶融雪水倚
杖看水山莫唱遠衣曲將軍夜過關若箇漁翁堪入

畫一簑披得凍雲邊
大哉四時之景也而可以不飲
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而沽傍人笑我好飲酒
顧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鍾我也不踏黃公
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淺丈夫我也曾演六
花與八陣我也曾讀三典與三謨我也曾掌西臺之
憲度我也曾總北海之兵符用之兼善於天下舍之
固守於窮途聖賢之訓乃如此不義官貴安可圖偶
然吟罷忽長笑明月滿庭清興孤

具慶堂

馬禮天秩持是軸賜予予展視之具慶圖也索詩於

三泰集

卷七

我以永其傳然禮之父子謙甫鄉邦善士與予交情
契氣洽誼在兄行今年八十五矣禮之母亦八十有
一偕老康強禮有孝行得父母歡心弟義克家諸係
滿前人生至樂古公蓋不多得此圖之所由作也噫
予幸少年得美官未三十而父故四十而母故終天
之恨臨圖尚忍言邪因漫賦鄙詞歸之禮稱壽時歌
以侑尊俎為人子者聞之天理至情未必不為之感
動庶有以敦民彝而補教化焉

父在堂母在堂重親鶴髮皆康強堂前孝子馬天秩
引領諸孫獻壽觴獻壽觴保爾壽兩袖春風綠衣舞

母兮今年八十二父兮今年八十五此樂世間難重
難屈指聊從靜中教東家親存子不存西家子孝親
歸土幸有親存子孝家奉養艱辛却貧苦君不見覽
鏡路永隨履霜尹伯奇鮑永出其妻郭巨埋其兒曾
子不食羊棗泉魚風水終天悲人生具慶古今少
願爾馬君當自思去日莫可追來日尚未遲入事貴
愉色出遊莫遠離匪徒愛日還愛時時看齊登百歲
期老於愧無前緒詞詠歌載補于民彝但特具慶圖
中意寫作黎陽孝子詩

寒山拾得扇面

王泰集下

卷八

寒山一把竹掃帚古往今來不離手天上浮雲日日
多世間塵土年年有不知誰是問丘公說與豐干笑
破口不如丟了這件物得箇自由自在走

金花灘在漢江五十里古有二女號金花故

有此

鼓聲乾六丁走蘭膏不入敵人手鉄船化作鼉
宮水底金剛如斗生死無懸女丈夫貞魂怒作蛟
龍吼贈與一江酒為洗高唐夢中醜

題

双泮芹香遠卷

泮之芹也其德馨可以和大美陶六經香之

從來也壇杏鍾其靈月桂揚其精杳然而無形寂然
而無聲彭澤之菊何足道濂溪之蓮為之驚披圖三
復尊信公但覺九竅通神明采采樂多士盡為公与
御上以格

君心下以達民情四夷之外皆文明萬世之下皆太
平遠矣哉此香也味不在於片而在吾先生

題素齋憲文號知歸

先生號知歸隱居以求志陶潛范蠡皆自宦海來誤
認知歸兩箇字吾儒別有一重關乃是聖賢歸宿地
譬猶射者之於的百工之於肆不然雖讀萬卷書抑

王卷集下

廿九

何益於事英名化作星斗寒黃壤難埋浩然氣令嗣
登科拜好官恩波似酒松楸醉嗚呼世路漫漫兮
不歸乎名即歸乎利老成彫謝兮吾誰与歸痛哭斯
文兮非兒女子之淚

挽麻城李方伯

麻城李方伯是我知己友胸中耿耿絕塵滿貯文
章七八十經也有史也有詩詞歌賦之淵數紛紛紫
牘若牛毛決斷人稱霹靂手倦鳥投林歸去來功名
盡付三杯酒老終全笑入重泉更無遺恨於身後衰
吟哀些幾千篇我獨喜歡吟一首子能善繼而善述

寬厚詳明練達久孫乃獨立而敢言宋之石介如斯
否繩繩接武宴瓊林三世奇才傳不朽

寓懷

固者人所譏方者人所忌不方復不固何以成其器
至固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方人猶有所議
況我疎鄙流竊祿位高位人或幾我固我圓思以智
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是非無敢論毀譽何足異
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嘗循規矩中雲臺了無愧

駱太守群仙慶壽圖

神仙中人太守公公大乃是懷德翁翁年六十慶初

三美集下

三十

度群仙飛落蓬萊宮大仙赤脚氣如虹小仙拍手顏
如童三仙霞綵照冠佩此會不與人間同歌瑤章擊
竹鼓黃鶴玉蟾相問舞蹁躑踏破壺中天白鹿青羊
自為伍五色鳳九尾龜丹蕉滿瓢花滿枝蟠桃結實
紫芝熟正是畫堂歡慶時一慶翁之福二慶翁之祿
福祿願如東海長共萬古滔滔流不足三慶翁之壽節
彼南山同宇宙南山不老翁依舊草仙慶壽我題詩
弟愧匆匆無好詞率爾吐此夢中語詩神苦被窮鬼
欺為問文章賢太守明年還慶長生否我當淨洗秋
肺肝心為池筆為劍醉後爛磨五斗墨壽詩直掃

三千首

復次前韻

我非移山之愚公亦非失馬之塞翁少年讀書好奇
字作賦曾獻甘泉宮當時豪氣如長虹于今齒豁頭
如童知昔寒家時何許雖有琴劍吾誰同劍不彈今
琴不鼓丹鳳不鳴蛟不舞俗耳只愛秦箏聲路刀豈
是千將伍伏櫪馬曳尾龜傷弓之鳥驚曲枝流光冉
冉快如擲人生行樂須及時山林享清福鍾鼎食厚
祿莫分窮達與悲歡將有餘而餉不足浮世百年為
上壽往古來今名曰宙死生如寄天如借蘇仙何用

王卷集下

卅一

和陶詩盧郎安用讀楚詞望賢堂訓範簡易只要此
心毋自欺我無言責與官守任爾漁樵話臧否多岐
臧穀已亡半富貴功名猶救需陳園看盡桃李花獨
立春風一搔首

鞭屍灘

吳兵西來楚陵決包胥哭盡秦之血無忌之讒首可
梟伍奢之冤死可雪平王之屍若可鞭子胥之目亦
可抉父兄之眚固當復君臣之義安可飲難頭遺恨
幾時休難水不流遺恨歎

三思圖為陳國寶題

食者自食鳴者鳴立者不如飛有清畫仙作此豈無
意蓋取三思而後行我聞再思斯可矣思至於三私
意起國侯爛熟論語篇首學當時季文子

李在山水圖

小巧武陵水古拙蓬壺山造化收拾不了此清氣何
物老子結屋正在山水之中閒靜看捕魚心自適浪
花飛濺蓬門濕閒情寫處石屏風山色滿空翠滴
洞天福地何處著塵埃十里五里只長青青苔忽見
隔溪舟蕩鏡光碎定應酒客棋仙來白雲鎖斷西巖
口古寺凌雲逼星斗夕陽影裡隱隱僧遠歸恰如沙
祭兩鷗走挂碧魚網尚未收前村時晚晚春幽陰森
老樹生黃葉商飈又送江南秋李在毫端有神妙滑
移勝景供詩料可惜奇奇怪怪高峯上頭欠我披
雲一聲嘯

王卷集下

卅二

四皓奕棋圖

夏黃公是崔少通東園公是唐宣明崔氏譜及陳留
志二書各載其姓名用里先生綺里李史傳家參無
姓字當時同隱入商山今日披圖想高致山中事事
皆可嬉何獨愛此松下棋所以愛棋有深意世間俗
客安能知秦吞六國大局面披圖縱橫凡幾變誤中

驚飛傳浪沙坑灰偶語相攻戰到頭空贏得鮑魚腥三百六十奇正兵十九路迷空指鹿沐侯隆準傍觀清白爲漢子黑爲楚兩勢英雄氣如虎別墅區區奚足賭爭先要奪關中土垓下重圍柰若何運籌敵出楚人歌技窮方悔鴻門訣泣別虞姬成爛柯陰陵只在東南角僅與烏江同一握敵手原非呂馬通賊舟亭長收殘着末路休嫌落子遲從容還解漢儲危眼前尺許消閑地看盡興亡千古悲太息後來真隱少終南少室虛聲好商巖尚首白雲深春雨秋風紫芝老

王都閬山水圖

王都閬山水圖

王都閬山水圖

奇哉此畫也乃鄂渚劉景雲之所作不知曾次幾許寬但覺毫端多丘壑飄飄然無半點之塵埃真可以馭烟霞而翔寥廓我昔登覽蘭門時風景正如此畫奇山之高者如大老卑者如嬰兒前者如顧盼後者如追隨拖藍擁翠者如螺髻如蛾眉至若宛轉掩映者又如李愿之盤谷谷中隱隱編竹數椽屋幽人習靜坐心齋却被溪童掃破門前綠山中之雲博古者如絮鋪地者如綿濛濛者如霧霏霏者如烟飛來飛去者如醉亦如顛山中之樹查牙如骨立擁腫如病蟲盤曲如蛇涎潛根如伏虎長者未易名短者何足

數山中之水悠悠而逝者如環之圓滔滔而往者如帶之長湛然而止者如練之靜甯然而瑩者如鏡之光千尺鏡光收不起小橋路接壺天裡琴翁乘興訪知音山色淙青雙屐齒於戲愛画本平情題詩據平理仁者樂夫山智者樂夫水玩物者喪志游藝者君子差之於毫釐失之於千里聖賢日用之間喫緊爲人處亦曰如斯而已矣

送尹文英赴京

尹文英赴京去樽酒留連畱不住匡山山下衛溪邊正是親朋送行處送行處衛溪邊笑擁瓊林宴上仙

王都閬山水圖

王都閬山水圖

西風撼鼓浪花沸兩岸紅旌簇簇画船我也不學李大白興來斗酒詩百篇我也不學秦少游揮毫滿紙如雲烟匆匆聊寫贈言意儒者要當知所先六經之言雖浩瀚喫緊功夫容易幹政事文學四字中驚天動地要人看文章豈在尚浮華訓詁之詞大條貫政事豈在重威刑春秋之法大公案毋不故与思無邪此又修身第一段好官規矩自寬平小惠私恩何足算他日作霖雨為福星佐九重聖主安四海蒼生著旗常之偉績垂宇宙之名吁嗟千丈夫之志畢矣庶爾表屬望之情

東軒

脩脩清氣滿蓬壺世上塵寰半點無北斗右臨華蓋
近南山左挹翠屏孤窗涵宿雨雲猶濕卷西山白
已捕張老再陳新頌禱子由重換舊規模玉鑄試火
燒龍腦錦帳圍春看鼠姑瑤杯深出琥珀玻璃瓶
矮注珊瑚飯蒸香雪長腰未繪所珍羞巨口鱸是客
謾誇神女賦秦娥應似美人圖分開舞態兩枝柳撒
下歌喉一串珠秉燭藏龜爭勝負催花擊鼓恣歡呼
醉來却笑楊公鶴醒後還吟杜甫鳥入塵正終追魏
晉九杵妙算敵孫吳離鸞誰解聽焦尾斬馬何須問

王集卷下

廿五

送栗先生之武安

把酒送君君作歌斜陽欲暮銀瓶乾醉來擊節吐奇
氣光焰萬丈星斗寒泮水生香時雨早杏壇遺響知
音少千金不換舊皋比吾儒道大乾坤小

謁岳王祠

自分林泉人此腰久不折今謁岳王祠下拜非詭悅
一拜孝義之堂堂再拜精忠之烈烈三拜文武之全

才四拜古今之豪傑金匱之仇必可復中原之耻必
可雪宋仙鎮已逼東京十二金牌和議決之糧不進
莫須有國體已無公道絕吁哉五國海天遙二帝并
魂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鐵可以割檜之心
截檜之舌斫檜之頭刺檜之血万俟卨負勢欺君固
當粉其骨張俊之妬賢嫉能亦安能逃其責我詩雖
非溫厚辭不平之氣聊以泄風清月白酒酣時擊碎
唾壺歌一闕食君之祿而不流涕者是無為臣之節
後來文山似武穆臨敵制勝之機識時務者自能品
其優劣檜之大奸直流至賈似道萬里崖山宋家滅

王集卷下

廿六

乙卯歲仲冬五月初度自詠

聲裂寒雲橫玉叶香風六拍紅牙笑三過冬月響春
雷驚得梅花滿空關瑤池青鳥西來報鶴背丹霞王
母到羣仙把酒捧蟠桃壽星對我低低道小住人間
五百年東皇賜汝長生誥

九日登高

老景六旬六欣逢九月九登高登到最高峯望見城
邊千樹柳千樹柳一夜西風半衰朽今人不賞此重
陽借問古人今在否我亦歸來故舊稀惟餘兩箇知
心友長青名曰詩少者名曰酒石執酒聖快一飲七

八十左拍詩仙肩一吟三百首三百首醉吐胸中萬丈虹散作紙上風雷吼我也不怪風伯狂我也不嫌雷鬼醜只愁拍倒大匡山說得岩前石佛走

步虛詞次襄國韻

八極隨神遊步虛凌倒景南山如一舉東海如一井紛紛世上人土偶与桃梗我不學顏愚我不學昭穎去兮不可留來兮不可請入火亦不熱入水亦不冷也服勾漏沙也嚼瑤池荷也飲紫霞杯也啖紅紋餅容止也不拘衣冠也不整嬉笑也不嗔怒罵也不屏酒醒三千年蓬萊漏聲永

下廿七

全集卷

宋玉池

在州東半里水清冷之儒學泮池

仲尼洙泗源頭水千古洗清詞賦髓君不見化雨入人深一瓢樂在其中矣

周太守蘭竹棘圖

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於天下艸竹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處乎蘭竹中小人之勢固可畏君子之德尚有容君不見尼父尚遭楊貨怒孟軻亦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諸暨隱君子陳廷美作東野草堂駱太守繪

為圖古黎陽老鉞賦此長律如左

早歲優游君子鄉晚宮東野獨徜徉試看汾湖湖邊屋便似浣花溪上房厚覆三重帘當瓦密編四面竹為牆固雖小巧能容月門却高明好向陽燒笋不宜茶減龜研硃未許筆登牀靜聽語燕因誰開問問流鶯著甚忙山色撲簾空翠滴春光滿院落紅香飽供睡課爐烟細清助談鋒塵柄長苔徑自雲隨杖屨石橋無露濕衣裳汗牛富貴書千卷蜀狗功名紙半張園圃雨勤頻翦韭陂塘水滿漸分秧摘米星斗還詩債喚起風雷送酒狂世事幾時愁得了人生終日醉

王荅荅下

廿八

何妨知心衷仲兼羊仲繼志元方与季方自古幽居曾入画于今真隱定流芳五侯亭館消磨盡聊托斯文詠艸堂

送吳司訓父還桂林

昨從桂林來今從石城去東風萬里一孤舟江水江雲留不住留不住可奈何勸君滿飲金叵羅酒酣耳熱聽我歌乃歌之曰父薄宦情兮高蹈子分席席兮善教父子久不相見兮時以書報既見而樂兮如夢忽覺云胡又別兮父子相告子願養親兮功名奚足道父云顯親兮口體奚足較父如是兮訓之忠子如

是方心之孝忠孝人之大本今豈獨吾儒之所好當
杏花之零落兮言還計蒨子之丹芳可到老我亦思
故鄉兮未歸君再與之會否芳難料聊歌此以送君
今攬明月而長嘯

送袁佐仕潑張淑三舉子

男兒兩眼爛如電仰視青雲三萬丈走入蟾宮折桂
枝此身便在青雲上明春得意玉皇埕花簇香風擁
仙仗六經髓裏有甘露來蘇莫負蒼生望

二喬圖為張十戶題

喬公二女主絕奇玉為骨格冰為肌綠窗不理閒針

王老集下

卅九

線並讀孫吳書幾卷大喬嫁與孫將軍黃金樓捲珠
簾深小喬嫁與周公瑾繡幃羅幃護香粉老瞞百萬
水軍來江流欲絕山欲摧大喬教以斫案令舉國群
臣皆拱聽小喬教以六攻先舳艫化作江中烟夜走
華容幾不為京升兒子真豚犬山河從此遂三分內
助誰知娘子軍睨彼猱閨門兩豪傑銅雀那能鎖春色
千古丰標屬畫工品題今日思無窮興關聊把一杯
酒着道馬嵬坡下醜

典莊清範為荆門陰太守作

蒙宇西南八千里蛾眉倒控巴江水其間隱者陰先

生遊息聖賢規矩裡造道功天在力行力行却在能
窮理雄吞爛嚼黃卷香煩閱膏肓周孔髓筆力橫扛
九鼎輕斥排佛老風斯靡我聞天下達等三齒德兼
全誰可擬動靜常存謹厚心嚴如十手之所指載歌
載詠樂唐虞小視浮名猶救蹤文翰樓高近五星文
場路坦容多士鄉人號之曰典莊學者稱之為孟子
孟子好辨聞邪說先生立言亦如此續編理學會淵
源豈是尋章摘句耳嫁娶論財世俗衰只從簡易修
婚禮慎終有祿祭有儀字字推明孝經旨廷訓諄諄
化育深風雖早逐朝陽起杏園繞舞看花旗入叶三

王老集下

四十

刀夢中喜毀滅淫祠禁異端治民有要先脩己書來
戒以勿怠荒勿諂勿驕勿太侈勿諂腐懽做好官為
臣但盡忠而已醇儒氣象自光明竊祿假儒當愧死
濂洛關閩不可見得見典莊斯可矣煥乎宗伯傳其
詳我為先生作詩史

榮壽堂為傅長史作

蓬頭醉臥茅簷底夢見周公講周禮剝剝啄啄叩門
聲兩眼睜糊忽驚起開門問客何處來傅先生家索
詩耳先生高築榮壽堂賈著當時安得此大拍手喚
童子爛磨墨快伸紙乘興一走中山堂聊寫其情而

已矣先寫禁五花言諸書姓名四品夫人受封拜歡
聲振動襄陽城次寫壽萱花香送春酒人生七十
自古稀今歲夫人七十九東家屏號咷哭身上無衣
口無粥夫人榮芳彼何辱而家母已太早女木及
兒又小夫人壽今彼何天或云萬物皆數定或云事
有幸不幸我道造化不如斯稍喜之家有餘慶

自述

人皆不識字我筆如揮戈人皆不會說我口如懸河
不識字者陞上客不會說者甚金多造物使人乃如
此有酒不飲將如何

三卷集下

四

昨夜三更細屈指從頭數知已平生結交多少
人半堪悲芳半堪喜芳似松栢半堪悲芳若
桃李松栢三冬守堅真桃李三春空迤邐無時遙涉
萬重山君見猶如付等閒君今只重車馬客其豈在
布衣間布衣雖賤人不賤君子結心不結面曾問若
海變桑田又見桑田幾更變

泰山雷巖寺

前山俯伏如象臥後山蹲踞如獅坐東南朝拱朗公
山路接鷄鳴山下過中間掩映梵王宮五花寶殿高
令隴石門深鎖觀音洞峭壁生摩頂松松枝遙指

天門樹老禪創始開山處面前湧出甘露泉流將杏
債到中香積厨中杖錫泉黃龍白鶴相通連又添
平岸池頭水淨洗菩提種福田一重流水一重竹竹
邊蒼翠山僧屋山僧汲水煮新茶茶罷焚香看佛牙
莫此事盡虛誕請君更看鉢袈裟袈裟不淋世間
塵花落花開春復春長碑短題名字半是唐人半
宋人感懷我與觀風客興闌舉盞燈前說曉來紅日
照簷楹孔明光分曙色晴千尺浮屠清有影半空播
鼓寂無聲連朝看盡山如畫為問靈山多少價明春
惜我山上雲散作甘霖濟天下

三卷集下

四

跋陳恕齋桂林書舍卷

桂林書舍余三登矣主人三酌余酒始登則江梅獨
芳再登則牡丹盛開三登則黃菊滿籬而桂林金粟
時亦繁錯卒謝主人曰三飽以德酣樂不淺主人曰
何樂也曰余有真樂樂不在物敢告主人梅哉寒似
屈原牡丹富貴似萬石君菊晚節似韓魏公若夫桂
林清高則似唐十八學士轉盼之間余何幸迭與諸
名賢相對暢飲天下顧有此樂邪噫物之興衰靡常
人之聚散不偶不識明年得對諸賢樂此書舍否姑
題卷末以為他日故事至於主人作舍高致具在

詠

舜韶遺響賦

粵成化之二十年歲在執徐客有謁余者手持一軸
展而視之光彩射目神遊高明氣拔流俗是蓋天潢
淬光穎之奇鋒星斗煥鸞池之美玉予何為而得此
哉客曰少無所事惟琴是嗜偶得其端穆承厥賜噫
予亦嗜此學而未能予為子彈子為子聽客乃焚香
致琴下几凝神端居然後入指初眇眇兮舜韶徐橋
矯兮縱橫牛鳴金中兮重濁維登木杪兮輕清既斷
而復續絕無而僅有寓至味於太美擅醇風於玄酒

王卷集下

四

聲中之意意外之聲意盡聲正釋如以成少馬客起
長揖請問其故樂何古今人何好惡嗟予不博舜琴
五絃南風援歌和氣允宣上博軒轅下該文武會之
者稀寥寥可數師襄不生兮魯叟誰師鍾期既沒兮
伯牙誰知淵明適趣兮自樂叔夜感時兮獨悲此古
聖賢所以難匹而寡和也至若琴事載鳴燕姬既舞
酒酣耳熱揮金如土又若花奴解穢羯鼓聒天樂極
洋洋九竅灑然斯時也誰復知有琴哉此今之世俗
長往而不返也雖然妙理難言奇物不偶宮闈之間
豈獨琴耶梅疎淡兮桃李香蘭幽獨兮枳棘芳鳳翔

寒廊兮寥遠乎大荒鷄鳴山谷兮犬吠乎山莊貴燕
石兮賤荆玉利銘刀兮棄干將羅珍羞兮薄菽粟之
味衣錦繡兮斷布帛之裳人情反覆世態炎涼規
矩滯尺短寸長引伸觸長心寔孔傷客聞余論亦大
息而傍徨盡以無窮之思付造化之茫茫許曰已矣
乎好今者非古好古者非今毋以天下之好廢天下
之耳毋以天下之耳絕天下之心姑括囊以藏器時
客与以待夫知音

舜韶遺響卷後

去年卷中無一字我作楚聲聊寄意今年展卷滿紙

王卷集下

四

春卷中好句驚倒人蓬萊老仙應念我筆鋒掃下驪
珠顆故交憲副馬啓東肺脯吐出唐人風同宗清思
若流水一夢九泉呼不起感今懷昔不成吟無限悲
歡隔生死還君卷醒我酒醉來且閑談天口他時為
借纖女梭綉作梨花樹頭走

冰清賦

敦牂之歲攝提在辰春明京遠萬物暢休余方縱步
鵬懷下蘭臺之西楚望之南與盡而返憇于慎菴慎
菴主人延之上坐時出冰清二字狀如斗大曰吾家
之奇貨余不能書而識規矩類王黃華之放逸李雪

菴之蒼古徐視其篆乃蓬萊宮中之筆虎噫嘻水清
之書也有心乎哉請為米清賦蓋米之為物鑒堅冲
冲復薄兢兢投葦以濟築沙以城綴簷象簪雨木
介陵臺之井六月靡融大凝之餐千年罔敗魚上應
候狹聽多疑入春勿涉響敵當摧良匠不能琢兮無
其質夏虫不可語兮篇於時消陽兮著釋氏之典題
桂芳賞劉父之詩既困兮得熱之方曷尋兮袂炭之
子兮狐之夢兮可占國忠之山兮莫倚誦坤卦之詞
兮初六爻考海洲之誌兮二百里陶泓緘口兮松滋
侯將奈何毛穎結舌兮楮先生且休矣或飲或玩以

王集卷下

四十五

頌以藏詭言王霸孝感王祥愛刺史兮甘同士卒慨
伐家兮厚畜牛羊東蠶覆兮繭成五色之異北鼠食
兮毛生百丈之長此冰也而非冰之清若夫望然之
光肅然之色凜然之風粹然之德天巧之精重陰之
真含胎青女奪魄紫瓊豐隆翦銀河之水以洗其髓
馮夷灑蛟室之淚以傳其神醒麴生之夢釀橘叟之
塵此冰之清也而非主人之清粵主人兮思緒春容
詞鋒雅俊折桂扳蟾探花走馬膺三刀之寄荷五品
之榮塞撲滿之慾絕引方之情除狼貪之弊息雀角
之爭壯常嗣立之舉馳陳彭年之聲委蛇退私瞻彼

屋漏周鼎蕙香湯脩潔垢琴樽具左圖史置右雲鎖
窓開雕栊竹瘦飛絲捲春壁之輝勝氣八龍銜湘之秀
阿閣威儀泥注步驟杜陵詩案折龍白水霜影之寒陸
羽茶經咽仙掌露華之淑是則主人之清也然主人
不清其清而冰清之冰其主人乎主人其冰乎余不
可得而知問諸主人主人亦莫知其所以為相顧大笑
且酌且嬉酒酣作賦愧無好詞主人吾知誰古鄧太守
駱君縉良斯文良友

送許先生九載滿考序

人莫專於君親而師焉君治父生師乃教之所謂

王集卷下

四十六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也東昌許宗儀先生由鄉進士
為吾濟學者師邃於易道于今九載化深教洽登科
甲者比比邑賢士大夫張玩占輩夙霜膏馥走告於
余先生當代蓋以言贈然余雅厚先生之以師道自
尊請以師說先生講易則曰聖人作易以天目處扶
揚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道說易不本於人事紙上之
空言說聆耳是以易道既立人事悉備乾為父坤為
母屯建侯為之君蒙養正為之師需金鉉以為相師
丈人以為將上天下澤以為禮雷出地奮以為樂復
萌無首之吉姤兆堅冰之戒否極而君子進泰盛而

小人消不義富貴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棄也
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虎牢
成節鄭人懼故曰設險以守國寇叛平而方鎮疆故
曰思患而預防之唐堯於變咸之感於無心文王同
樂兇之說於無言是就人事而言卦又之意若河圖
洛書以及大衍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可為安樂窩中
人語九師太玄固當退避三舍先生此等講貫甚是
明白真可謂人之師矣論聚業則曰吾儒進身之
階梯奈何士習偷薄作文者尚巧如剽花織錦摘奇
如雕虫刻篆好古則鋒牙屈曲喜浮則望風捕影矯

卷之十

卷之十

激若狂瀾踈散若蔓草持是以戰場屋安得不北記
謂者朝馬喃喃會選拔粹萃焉矻矻青錢錦囊群英
之論隨止齋之論範誠齋之錦繡策自以為撐腸拄
腹可以淘井得金不知他人之唾尚可食邪書不可
一字放過文不可一字苟且主之以虛然之心本之
以當然之理貫之以浩然之氣措之以自然之詞何
患乎不中準的惟帳之疑洪鍾之哂相起之黜命也
又何足計先生此等議論亦甚切當具可謂人之師
矣真可謂人師非好為人師者他日主花縣必慎悌
入烏府必諫諍皆從師道中來也人師先生師也先

生師於人師之也師者師其道師之者師以道道之
所在師之所在人不可一息離道天下不可一日無
師余送人之師乎送道也

賀許隱君八十六壽序

青齊九州之一樂安當郡之輩即古廣饒自東海而
據營丘其地有許隱君孔昭甫壽今年八十六矣聰
明康健不減少壯時駕耄追耄絳縣甲子眇在後塵
歲商橫

天子改元下優老之詔榮錫冠帶子三人季為圖南
舉名進士授余密令尹廉明剛果有古循吏風孫九

卷之十

卷之十

人皆奇偉家庭之間慈愛孝敬諄如也冬十二月念
五日屆初度之辰圖南僚友曰當賀同教廣文曰當
賀邑人聞之耆老曰當賀士夫曰當賀兒童走卒皆
曰當賀相与告余余曰是當賀且慶雲嘉禾為物之
瑞尚可賀壽為人之瑞可無賀乎然賀以金帛有時
而窮賀以車馬有時而救願賀以言夫壽者福之本
有其壽所以享其福德又壽之本有其德所以享其
壽孔昭壽其壽之壽而不壽其不壽之壽此所以為
壽也况稟扶輿粹美之氣鍾天地靈長之德清明在
躬百順咸集而隱君植綱常隆道德燕翼之計已成

正顯之基不致所謂壽不負人而人亦無負於壽者也今而後願名東海為壽海營丘為壽丘而樂安可以名壽鄉矣子拜壽於前孫拜壽於後客舉慶壽之觴歌眉壽之什南極遠邈孔昭其塵世之壽星乎圖南行見遷擢

恩封降只壽之休徵又當賀也雖然觀靈長之德鍾於人則知王化之美觀和厚之氣積於家則知世道之昌安得天下之人皆如孔昭之壽而同遊於壽域哉

贈通政張君服闋赴京序

卷之六

四九

滑臺張君韞玉少有俊才習舉子業長登名進士以才拜禮科給事中忝歷通政使司左通政位益高才益著故士林論中原人才必曰韞玉丁內外艱讀禮以養才者六年服闋將赴京滑之掌教蔣先生暨白陳二司訓率諸生微余贈言余與韞玉誼在姻婭宿稔其才請以才贈韞玉聞之曰吾之仕盡吾職而已方今之才雲從星拱吾儕乎不可及才非所敢願也余因質之曰不願今之才而願古之才可乎古之人才莫盛於虞周自貌如削瓜而狀如短拙者以次僅十而五蒙俱其面者誰欤乃有才難之嘆是皆聖王

之才以願取法者其在此乎曰願而未能也降此世無全才漢唐宋其殆庶幾乎自漢中而麟閣而雲臺自天策而瀛洲而凌烟自乾元而祥符而慶曆皆是賢良之才所願接武者其在此乎曰願而未逞也且不師今古不亦左乎曰左也吾讀聖賢書無已則擁慧聖人之廉隅提升堂之光華聆入室之絃誦乃所願者其惟茲夫聖門之才載語孟願顏之仁乎曾之孝乎賜之達乎由之果乎求之藝乎仰游夏之文學乎曰不願不願不賜不由不求亦不忤不夏惡乎在曰當仁在願當孝在曾當達在賜當果當藝在由

卷之六

五十

才皆若韞玉本於一誠以共圖幸舜之治哉蔣先生曰今而後知夫才矣必如是斯不負天之生才

贈令尹杜君三載考績序

長垣學儒生張宗盛謹謁吾再拜曰我令尹杜君三年當報政師生沐德教之深願丐文焉以華其行噫是吾子開也斯文之難言何以靳適不能採薪安能執筆且休矣又拜力疾而語之曰子開海隅降神而才八斗而罷萬頃陂而問學五經笥取甲第如拾地芥是吾所知長垣古蒲城子路所治又古匡城孔子所畏胥命取漆皆此地民物叢雜視昔為難治子開

全集卷下

五十一

小試牛刀悉中官緊吾所未知敢問其政可乎宗盛曰可崇教化乎在武城之寢重農事乎在豳風之什剏乎不虎柔乎不錫權乎不蚊守乎飲蒲水且鼠雀乎遠屋墉矣躊躇乎入鈎距矣築隄防乎子來矣濟荒歉乎發粟矣除吏弊乎不舞文矣平市價乎朝不飲羊矣抑豪強乎鷹化而為鳩矣恤四窮乎飽暖而康寧矣審如是始知駿明之心是行也當道有裴行儉聳昂霄之品鑒允茲攸歸繭絲云乎哉始以子言贈幸寄聲無倦他日天階之前太微之後有郎位移居執法者必吾子開文之未晚也

題羅山方氏家譜

是方克誠先生之家譜也先生分教於濬振鐸之暇持譜過余拜而言曰吾家自華祖而下所知者僅四世華之上文獻吾莫知其所從來吾懼數世後子孫不復知有吾況華祖邪故著此譜願公題數語以為方氏家乘之符券惟不靳斯幸言訖又拜余因檢閱一再過見先生自序甚詳孝哉君子之用心也近世學譜家不擇人賢否隨其姓氏高扳遠附以示華耀主者恬不知愧誣子孫拜他人於紙上其為不孝大矣先生雖稱方叔之後不欲系諸圖但譜其近之所

全集卷下

五十二

知者不譜其遠之所不知者以信傳信歐蘇復生亦當曰可使先生不譜其所知則藉談不識伯壓使譜其所不知則頗標當拜魯公拜尚父之墓附城南之族尚何言哉然德莫先於孝孝乃儒者第一等事先生之孝大本如此方氏子孫必有垂光是譜者庶有以著先生之心載詳圖系以服制五世為例虛設高祖傳之百世以五遷桃允合禮度何必擁虛器哉先生亦有所據乎

贈胡太守九載考績序

江東胡希宋賢太守也蚤以名進士先典之請來牧開州州大非斗比太守遊刃全牛悉中宵三載民畏之六載民愛之九載民親之當代冠不可借民心如失父母鄉進士王時望程宗舜走馬余言用抒拔輒之意然太守雅重余余言矣靳敢請能得民之故庶可立言曰人有能有不能吾太守繩之逢之不能也浮之沉之不能也滑稽突梯不能也芒屨慢格不能也甫喜道愿沈猶氏之所為不能也若夫興學校以育英才重名節以厚風化能也治五種以省農功能也修堤梁以安水藏能也謹大憲養百索以時禁

王卷集下

五十五

發放能也修林輶弭盜賊平室律通貨財能也吾太守能不能如斯而已噫余知之矣人之能太守之不足能太守之能人之所不能能此所以得民心也太守行焉當道多巨眼矚有海運之能非莊叟無以知扶搖九萬曹魯虛席舊矣祝鳩亦可爽鳩亦可青鳥丹鳥亦無不可高岡一鳴天下洗耳槍榆枋能乎哉余故敢以能贈太守願毋負其所能

送滑臺徐掌教先生考滿序

滑之掌教泰和徐先生通儒也余嘗識之而貌溫然如春陽而目爛然如巖下電而言灑灑然如珠玉之

可愛為學者師不傲亦不替余聞先生始事於學升堂危坐諸生鴈行避影而進張拱柴立從容請教先生曰學莫先於五經四書子史次之夫知聖人之動然後知天下之吉凶貞干一知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然後知治天下之大本知美刺之旨斯可以言知人之大閑斯可以立知聖人之刑書然後可以斷制天下之大事夢覺一關絜矩兩宇西山衍義全具粹如也性命之學本之以誠胡廣何物而敢妄議推明仁義以閑先聖之道蘭陵非之多見其不知量也節用使民數語尚不能行又何必半部焉下追諸子之

王卷集下

五十六

言春秋戰國紛雜不一秦漢支離尤甚是以小鮮勝於秋水生化祖於卒用擬經借於自況中流石舟不猶愈於覆蕉求鹿平唐韓子之言雖正宰相書不上亦可柳子之言雖工河間傳不作亦可宋歐九蘇二大家機軸猶或議之言豈易乎哉史肇於黃帝自韻而縮董孤良矣南史直筆如魏收之穢何馬遷不傳紀信陳壽敢議孔明佛頭固不敢着糞而帝魏又將何如事固多謬舍此何以知興亡成敗之由是吾所以為教也諸生唯唯而退余喜其博洽方將載酒問奇字不意滿期及瓜誼不可挽姑述所聞語以識別

然先生自此升矣郡邑官諫宜無不可他日人自北來言有儒者一日文聲隱隱動京師必先生也

許氏族譜序

許氏譜者許圖南作所以譜許氏也弘治戊申圖南以名進士來尹吾洛明年己酉即作是譜屑越者謂其迂圖南以為褐之父為足以知仁義之本其以我為迂如彼之愚何辛亥譜成丐余序焉於戲譜學尚矣粵古帝王興而姓氏因之宗法因之而譜牒因之故譜為一家信史豈苟作者圖南引楮秉筆柴立沉思為而不將長而不宰派分系演果於自信曰吾許

王卷集下

五十五

氏以國得姓子孫延漫天下吾蓋青齊樂安之族乃直書大綱以為始近而易知信其所可知者以上不知遠而難據不信其所不可知者斯亦漢臣諫風弊於正論遠矣余嘗修舊譜大略相符且以五世為祧正歐蘇家法伊昔老泉及文忠公既自為譜又願與天下共之余也不穀何敢望文忠公而圖南可希老泉安得推而遠之使天下富者貴者譜其心於譜貧者賤者譜其譜於心譜不同而同歸於親親之義廓天理於人心穆皇風於

聖化豈小補之哉由是觀之則刻子能知少皞氏籍

談不知孫伯歷世之孝子慈孫以為何如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予少家食時聞東魯許先生善古文屢欲裹糧相從弗果長而遊宦京師始獲趨問先生不鄙賤予出示古文二十卷予讀之竟乃知先生之文一本平浩然之氣也蓋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得之斯有形形斯有聲聲斯有言言極其精而文極其精而古氣充之也苟自餒焉形聲雖具有言不文奚以古焉且文所以古者非取其詞不同於今意不同於人特以其道有合於古人爾古人之道順理

王卷集下

五十六

而已氣充則辭達辭達則理順理順則道與古人不背是以三代而下司馬遷充是氣而文古於漢韓退之柳宗元充是氣而文古於唐歐陽永叔蘇子瞻充是氣而文古於宋先生充是氣而文古於今文不同而同歸於古是皆天地浩然之氣貫古今而流通也故先生之文或有若重林邃谷者氣之深遠也若半陽鳥道者氣之曲折也若冰壺秋月者氣之清明也若太羹玄酒者氣之冲淡也若波旋馬逸者氣之馳騁也若天地包涵六合不見端倪者氣之沉冥渾厚也若雲烟出沒萬狀莫測機械者氣之摩蕩變化也

若鴻搏霄漢鷹揚原野龍蟠而虎踞者氣之高邁道勁雄壯也文隨氣指氣隨文肆義無盡句勢無盡體彼文學焉遷者見之以為似漢學韓柳者見之以為似唐學歐蘇者見之以為似宋不知果漢乎唐乎抑宋乎質之先生先生亦不知其為漢為唐為宋然則予知之矣先生其不漢而漢不唐而唐不宋而宋欤何也氣相似也馬遷韓柳歐蘇在當時皆不得大行其道身困志窮發為文辭仲節後世先生十八舉進士第尋入翰林為庶吉士歷官檢討編修修撰老職館閣身在

三佳卷下

五七

朝廷始終五十餘年望重位隆遇養有素文章見於著述功業載在簡策足以傳於永久又何其不相似邪此非氣不相似命不相似也命不相似夫何損於文先生聞其言顧謂予女論又乃言氣言命理惡在予曰氣之沾然命之窮通悉有理以為主先生曰女言不泥可書以序吾文遂書其言先生名彬字道中號養素世家魯之寧陽學者稱為東魯先生故文集因其稱而名之

內黃縣重修廟學記

學同始始於有虞氏惟國學曰官曰塾庠序各求師

故三代相因未聞郡縣有學官也郡縣學官何始始於漢詔天下立學官孔子廟何始亦始於漢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今廟無周公而孔子不名先師何唐去其周公封孔子為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焉廟必立於學何學所以明孔子之道學校立於前孔子生於後謂學明孔道何蓋時不同而道同前聖之道非孔子無以傳後聖之道非孔子無以法是前亦孔子之道後亦孔子之道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莫非此道道何在在六經六經何在在五常五常何在在人心心存之則君臣父子

三佳集下

五八

夫婦長幼各率其性斯其人失之則夷狄禽獸固有倫理非其人故學校不可一日而廢壞者道在也我太祖高皇帝掃清寰宇首重斯文列聖相承躬祀孔子擇文學以任師儒選俊秀以充弟子提調責守令考試責憲臣取用屬科貢造就賢才以隆治化學校之功大矣內黃王畿中原文獻之邦學在縣治東北隅元季毀於兵洪武初縣丞楊郁鼎建規模卑隘繼之修者皆仍舊貫今百餘年日就頽毀弘治四年辛亥冬張侯來尹是邑推軾視篆即謁孔廟瞻拜之餘惕然興感此吾

縣今首務是而不修曾釋道之六若遂以改作為已
任縣丞許君盛田君峻主簿張君禮相成維謹侯即
捐已俸白金四十八兩以為倡邑士大夫各出金帛
數以計議以教諭蕭君聰詳慎有為宜董其事訓
導路君漢王君榮洞達事體贊之於是登壇相土
樹表定方舍其舊趾遷於西向隘者廣之卑者崇之
易材陶甕鳩工十日庶民子來百手合作經始於五
年壬子秋月日落成於七年甲寅春月日
大成殿以間計者五兩廡以楹計者三十六高廣視
昔倍焉又戟門櫺星比昔倍焉山繫泮池以欄以橋

王集卷下

五五

又毀後立明倫堂堂左右立日新時習二齋各減殿
二間增廣號舍如廡之數又會德有堂觀德有亭文
昌有祠宰牲薦享有厨祭器藏書有庫門暨儒林官
分解宇是皆昔之所無者聲飛壯麗煥然一新真獻
於斯講習於斯聖道昭明士風丕振蕭君等僉謀永
圖乃徵予言刻石紀侯之功於戲孔子之道猶日月
在天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匪愚則惑余何言哉
若夫侯之功業則有可言者昔卿子作道州文廟碑
著薛伯高之勤李樵作袁州學記頌祖無擇之美今
張侯是舉過於薛祖內黃

王畿重於素道第愧余言蕪陋不足以方柳李耶示
後人雖然善言者不以虛文掩實行此學不廢侯之
名不泯歌魯侯之詩申蜀守之贊安得天下守令皆
侯之賢以茂成王化哉侯名鳳字其江西宜春人學
行才識無施不可

明故姑蘇天全蔣公墓誌銘

天全蔣公卒其子鈍丐余銘墓中之石夷考其行儒
丈夫也謹當執筆公諱緩字洪章號學韋其先出周
公子伯齡之裔本支蔓延莫詳其次世居蘇之常熟
近自曾大父恭安生伯仁伯仁生玉輝玉輝配許氏

王集卷下

六六

生六子公行二玉輝始教習舉子業公剛明俊偉嘗
自謂曰范文正公吾鄉先達心註六經志存憂樂吾
敬之慕之乃所願學也是以刻苦讀書似文正南都
晝夜講誦時領鄉薦中天順元年二甲進士似祥符
八年登第時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似除右司諫時
尋遭忌害出知河南光山縣似出知睦州時何其相
似邪已而丁內艱起任江西之吉水政尚公直令行
民愛而不便於豪勢竟以此罷歸而文正歷履中外
晚參大政又何不相似邪既歸不屑趨世利恬然自
處口不談國政足不入公府復號無礙天全以自遣

似文正於富貴貧賤不一動心家教嚴肅故純早由科目掌教滑臺第續亦知開化似文正凡知明州子任將作昆仲徙居遺業不取入益以已貲置田產親族貧不能婚葬者憫恤不吝似文正義田義學故事復善詩文一字不苟作士大夫家每求立言以昭世有學古寄情二集藏於家似文正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博通周脾青囊諸術尤究心醫學考病調攝經驗活鄉人濱死者甚衆施不責報年六十三日雙晦擇醫以金鍼撥之明乃復似文正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念親不獲推

三集卷下

六十一

封特為考賑飢授七品散官至於養生送死情慘物厚始終一於誠敬視文正在抱即孤母適長山後隨

追贈度得量失又在似不似之間嗚呼窮通得喪在於天似亦命不似亦命忠孝仁義在已似不似皆非命也公生於數百載之下景仰文正公於數百載之上故余述公之行而必言文正者著公之心也盡在已之天順在天之天公之心即文正之心知文正則知公矣命何足道哉公感疾計其不可為命治後事翌日呼諸子掖於正寢取衣冠自著人疑其妄尋端坐

而絕時弘治八年三月二日上距所生永樂二十年五月十四享年七十有三配張氏無出幸繼周氏亦先卒側室譚氏子四長即純將來勲業顧未可量娶張氏次純娶衛氏女貞金造錢承芳周出次鍊娶張氏次鈞娶徐氏譚出娶適皆仕族孫男六孫女二卜以明年月日合葬於興隆原之吉兆銘曰

出也事君處也事親惟忠斯義惟孝斯仁後樂先憂文正之志公師其心不師其貴才碩而充氣剛而宏天与其豐不与其忠仰順於天俯修於己進退從容允矣君子畜厚來遠本固流長伯齡之澤百世孔昌

全集卷下

六十二

明故辛母李氏墓誌銘

古者婦人無誌文漢有紀姓名歲月者隋唐乃尚碑志蓋猶據實德可書近世秉筆者無賢愚辭率溢美寧不愧劉義之譏乎吾濬尹辛君文淵其母去訢余銘墓中后余雅善文淵知其母有可書者可書而不書不可不可書而書亦不可余於是書乎不書乎余其書矣按狀母姓李氏石州士夫增之女生而敏慧開於家教年十七擇歸本州千年都辛憲甫無何即有分荆之命母乃克勤克儉以相夫子首脩農種次責蠶桑奴耕婢織並有成款杵臼之勞薪水之役亦

有矩度日積月蓄量入為出用致饒裕主中饋佐蒸
嘗需賓客賙族黨門庭之內熙熙穆穆此其可書也
先是母初歸時憲之父守中母張氏具慶兄嫂亦偕
安寧母養舅姑任敬與愛不獨口體事伯嫂肅肅無
違內外稱無間言如是者十五年舅歿又九年姑歿
哀極禮備入三越月夫憲亦歿毀幾滅性大事既襄
喪期奄盡時文淵年十五命就學外戚有欲廢之者
母厲聲曰光大門閭顯揚宗祖無踰讀書吾兒有志
何以廢為學如故諸兄弟姊妹婚嫁既完各從職業
是以文淵得肆力經書中成化庚子科鄉舉登弘治

全集卷下

六十二

癸丑科進士任大名府濬縣知縣剛明果斷事輯民
安牧民中第一流人物此其又可書也子四人女五
人孫男九人孫女七人子長文清配王氏生孫男樂
榮析朴機椽孫女姐又姐次即文淵配吳氏孫男樂
柱孫女攀次文累配王氏生男采孫女小攀嫻次文
澤配王氏生孫女又攀女長適州人蘇振子仲祿次
適高文晟子陽次適吳思明子陽次適縣簿郭授子
汝弼次適吳仲虎陽皆文獻故家子孫英發淑秀
森如玉立是又可書也文澤為州學廩膳生明達
舉業妙選不卜可期文淵他日何施不可母之

恩封何所不至是又可書也嗚呼母壽矣而不償德
榮矣而不待 封造化乘除果有意乎哉母生於宣
德四年己酉十一月初三日酉時卒於弘治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午時享年六十有八擇以是年八月初
十日合葬夫君之墓禮也銘曰

禮重內則人道攸同維敬斯孝維順乃恭壽不滿德
貴不待封前之所壽後之所豐亡者雖終存者方隆
麟之趾今榮顯無窮我書銘詞刻諸幽宮

質菴王先生墓誌銘

紀實者無溢美傳後者無費詞六經而下任在良史

全集卷下

六十四

筆今之誌銘蓋一人之史雖昌黎不免劉氏之機其
矣銘之難也質菴先生卒其子震衰跌哭而造余曰
知吾父者莫公若墓中銘微公何屬言已又哭然前
此二年先生命余作生誌銘余不忍為因循至於今
斯言未復且余少與先生同窗赴選同寢處愛護周
至雖犯其所難何可不銘按狀先生姓王氏諱述字
希古質菴其號也世為潯人僑居邑之新鎮其先本
出於大原春秋時王子成父有功賜姓姬魏晉涉隋
唐迄於宋元本支豐豫大父以上世有令人父志舉
甫以信義見重鄉邦母楊氏生三子先生居長賦性

劉直劉正而近仁直正而好義事有不為則必歸於正故事親在邑在志不徒口體處同氣在怡樂庭訓在嚴是正於家道也早臨儒學生講讀務窮理善楷書同輩敬服後進宗仰掌教者嘗以陰私劫同寅事覺先生正色曰辱教化非美事彼寧無詞邪遂寢是正於學校也出仕紹興之山陰丞以廉能著聲時曹娥江湮塞太守彭公推委董治闔八邑夫餘四萬有猾掾重斂以賂覲寬限恣培剋先生正其罪以示衆不五日工告完是正於官司也未幾以親老故謝政歸道經揚子江颶風大作檣楫摧敗舟人惶駭莫

王集卷下

六十五

措先生危坐舟中誦古人平生仗忠義句自意飄蕩十餘里得抵焦山老衲顧慰云陰德所濟後必昌是正以俟命也中途聞父計音絕而復甦妻若子與孫以毀不減性進勸三日乃飲粥旬來奔祭葬一遵於禮是正以慎終也至於里有酗酒謾罵鴟張攘奪者先生筆誅口伐甚於斧鉞彼亦無敢恣怒即改而止柔儒負屈力為申援牙角紛爭片言折服是正以善俗也尤重交道賢雖貧賤永為深分不賢雖貴要以禮謝絕是正以取友也白宗族以及閭巷窮無依困不振者調恤有差俾各遂生養好畜佳品濟人當

疫厲大行以梨啖之全活甚衆是正以博愛也歲荒積穀者乘時取數倍利先生平其直麥歲缺種乘利者如前先生減其半是正以平施也商貿易多直白金三十六既去先生知其誤令追送還行客暮投館宿早發遺一囊家人得之先生驗封如故亦令還之是正以無苟得也里無私塾先生為立學延師教親疎子弟隨其材器各有造就見漆洧二孫穎敏遣詣河南從師儒授經講學歸就邑庠克弟子目家去邑二舍許先生恐自縱荒惰命老妻隨處日視飲食夜繼膏燭由是功倍業精漆以易中成化丁酉科鄉試

王集卷下

六十六

洧以易中癸卯科登丁未進士拜刑科給事中推恩封父如其官母贈孺人漆亦授吏部司務俱以王事便道歸省錦彩輝煌拜舞稱壽人生至榮至樂聚於一堂寵光之來未有涯涘是又貽厥孫謀之正也晚年築園周植四時花木結軒於其中和陶誦屈時或種瓜摘蔬優游自適子孫以為勞先生以為真樂是又觀頤自養之正也偶嬰微疾子震白迎醫曰死生有命醫何為疾革屬震及諸孫泣輩慎行好事勿墜先德且遺語漆洧一力盡忠語訖卒於正寢時弘治十年六月初十日也上距所生永樂六年戊子

十一月初六日得壽九十歲配荀氏閑於起家克主祭養卒繼娶張氏即助孫勤學首晚奉先王寢食動息必親必謹子一即震孫五人長孫散官次即漆浦左瀾次齊儒學生曾孫八人桐儒學生次松梓樺梅楷朴暨曾女四人采薇采繁福祐福保俱幼擇以足年十二月十七日合葬先塋之次禮訖嗚呼先生員正氣存正心由正道匪側於仁即直於義視不正者可炊而饒天地間一正人君子也是以在人之德不可必盡者先生盡之在天之福不可必得者先生得之開無窮之慶垂不死之名始終全美俯仰無愧九

泉有知尚歆斯石銘曰

盡人之天得天之天胡為乎然胡為乎不然維德罔愆而福乃全永昌厥後有開必先可死者形闕諸幽泉不死者銘聿千萬年

題王希古像

如此乎丰神如此乎氣宇望而知之歷歷可數斯人也鍾丕山之英家衛溪之澣讀四聖之書續三槐之譜早除哦松晚歸學圃素侯之父黃門之祖號曰質菴字曰希古

駱太守秀才像

彼美君子清如水玉氣象從容儒冠儒服不農工商有書可讀噫我知之矣蓋將以千祿君子曰非也吾欲他日致君為堯舜俾蒼生享太平之福

舉人像

形癯而清神和而暢吾道中人似誰本像有縉紳先生顧而笑曰是諸暨縣繼良胡為在此紙上往年泮水讀書那等模樣今年鄉榜題名這等氣象待明年對策彤庭又不知何等器量任丹青塗抹皮膚画不出經綸勾當

進士像

王集卷下

六文

中如是復如是笏如是以為有官邪不甚似以為無官邪也甚異伊何人斯乃新進士蓋將赴瓊林走馬看花時意思君子出身之階第一故事到此地位學優則仕學不在多忠義二字

待漏像

身之文章衣之禮樂百官威儀一代制作君子稱德故無愧作咨爾畫師意將何若儼禮廢而不行祭儀殊而不着此必大慶會時待漏乎哉畫師曰諾

太守像

此郢城太守小像也松栢之姿珪璋之儀敬頌以辭

用寫吾私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節用
愛人使民以時賢哉太守周孔是師化行俗美盡在
手斯彼有牧司任詐好奇視吾太守盡亦自思噫古
之循良不可得而見矣今之循良非太守而誰此吾
所以知太守者至於畫品工拙吾則莫能知

祭王都憲克深名濬

呼克深其公之矣名者美器造化所忌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其果然乎忠厚之德剛正之氣世可誣乎
宏博之學濟世之才果盡展乎身雖云以聲華之在
天下德澤之在人果可泯乎一人哀之果可哀乎

王集卷下

本九

衆人哀之果不可哀乎知我者克深也臨風一號有
淚如雨九泉悠悠克深尚有知乎

祭姊王氏盧母

於惟女兄惟端而慧古希之前所天見皆教育子孫
八十二歲全歿始終永言長逝泪不盡哀薄陳菲祭
用鑒微誠靈斯不昧

黃鶯兒四首

哩囉哩哩囉這清閑誰似我知心好友只三箇清風
是我大哥明月是我二哥老夫便是三哥哥囉哩囉
光陰似箭不飲待如何

哩囉哩哩哩嘆人生真可憐光陰迅速疾如箭富貴
在天聽其自然一年過了又一年囉哩哩眼前好景
終日家醉如綿

呵哈哈呵嗒嘆青春不再來人生衣祿隨時在雙鬢
又漸白不覺的老來功名官貴誰不愛哈呵嗒把眉
頭舒展得寬懷處且寬懷

呵哈哈呵論世人甘打哄爭名奪利成何用三五
歲小童七八十老翁老共小都做了一場夢哈呵
花紅酒美只喫的醉朦朧

王集卷下

三

王太傅集二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王越撰越字世昌濟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尙書以功封威寧伯謚襄敏此集稱王太傅者其贈旨也考明史越本傳功名頗有可觀惟以前結汪直後依李廣爲士論所輕是集分體編輯附錄雜文前有嘉靖九年吳江吳洪序稱其遺稿散佚不傳有郢人高德崇錄所見聞刻之於學舍乃行於世後越曾孫紹思別輯全集其跋中所稱在楚有太傅詩文集者卽此本也

黎陽王襄敏公疏議詩文輯
略二卷

〔明〕王越撰 王紹思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中山

徐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襄敏集
二卷續集一卷》提要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而勵風俗
以弼成國家之治厥任匪輕爾山東道監察御史
王越發身甲第擢職霜臺風裁振勵茂舉厥
官既歷歲年宜旌勞勩是用進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為名以言為職在
明大体而畧細故扶君子而抑小人其益端爾
志堅爾守毋私于法毋撓于勢毋許以為直毋

苛以為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脩不懈蓋
千行尚有顯陟以待尔成欽哉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儲貳有資於保輔可無其人都憲實掌
乎紀綱名為重任能兼之固難其選必得為乃
愜朕懷肆簡周材俾膺兩職咨尔太子少保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發身科第擢任憲臣迂
長外臺蚤樹風霜之操撫巡重鎮久彰文武之

詩命

才三任忝贊兩膺總督或轉戰邊陲而腥羶汎
掃或直搗巢穴而桀黠就擒敵愾之功可嘉捐
軀之忠益著宜加褒典用示殊恩茲特進尔階
資政大夫仍兼二職之崇祿食一品之厚提督
團營總司邦憲於乎朕欲夷狄畏服尔尚攜料
敵制勝之謀朕欲淨宇澄清尔尚厲指佞觸邪
之志忠誠一節始終弗渝往哉汝諧毋替朕

弘治十一年三月

日

制誥 寶

太子太保威寧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誥券

制曰抱脩能者必成其功儋窮爵者必延于世此今

昔之人同榮而使事之道各盡置出至公允惟成

式咨爾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越器質明偉才學優弘少擢賢科高登制舉監

察壹道誕彰譽謂之夙廉訪臬司肅清齊魯之甸

晉副都憲符掌臺綱或撫臨雲內或總鎮關西在

邊來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與賊攻戰者

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殲計武烈不減漢朝之衛

券文

文事無慚宋室之范韓晚加宮保之秩旋兼司

馬之權通者戰一旅之師徑造威寧之海踏碎

瓊廬斬虜首如截瓠蹂殘餘孽掃腥臙似拉枯天

威大振朔漠一空捷章來聞朕心嘉愛悅遵

皇考已行故事庸茂明恩特封爾為奉天羽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其太子太保兼左都

御史如舊嗚呼望泰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為盟山

無尽時河無竭月我國家家惟朕肱心膂是任爾

身爾後惟忠君愛國是圖金石同堅聲徽有永

券文同但松子孫世世承襲下增仍與爾推除
勲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貳死以報爾

制誥

成化十六年四月

日

之寶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宮保窮階望實隆于輔翼都臺峻秩任
獨總平紀綱苟非超邁之才曷副兼資之重尔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早登甲第遂
擢臺官出長臬司旋升都憲三階歷轉表群屬
而克振朝綱九伐用張陟夏卿而仍司風紀載
加儲輔極品是躋總擇戎機茂勲荐策蓋焉
資閱偉材識精明肆閱歷之既深致聞譽之益

著顧采芑之猷方壯而投筆之志未時畎畝就

閒久逐家居之樂邊疆再起允諧廷議之公追

叙往勞特頒新命是用進尔階光祿大夫勲柱

國於戲子欲壯北門之威尔惟鎖鑰予欲破西

賊之膽尔惟甲兵勉竭忠誠用光寵錫欽哉

制誥

弘治十年二月

日

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臣建事常思沒世之名君上報功尤重
貴終之典義閑激勸古有曩章尔故少保兼太
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罷早恢宏性資
英敏早策賢良之舉藹有特名爰更風紀之司
敷其政譽西陲持節北鄙宣威一弛一張乃兼
資於文武或仕或退將任意於行藏人亦有言
老當益壯三邊再領增副典之光華獨坐仍兼
彰元戎之節制疇茲公議可謂能臣金印初懸

王闕在望閱時多事每與拊髀之思念先昔聞
可吝易名之寵茲特增尔為太傅諡襄敏於戲
懋官懋賞三公可視為虛銜有實有名一字豈
容於溢美明灵不昧顯命其承

制 誥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

之 寶

諭命

二



中景泰庚午北畿經魁 登辛未科進士第

初任浙江道監察御史 二任山東道監察御史

三任山東按察司廉使 四任撫大同右副都御史

五任巡撫巡經左副都御史 六任總督軍務右都御史

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 八任太子少保提督三團營

九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任 奉天明衛推誠實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威寧伯食祿千三百石太子太保尚書兼都御史

十一任太子太保威寧伯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歲增祿

米四百石 欽給券文着做軍營總兵前府管事
 是年八月為因大同失機承意挾讐言架捏妄 奏安
 置湖廣安陸州七年弘治改元放回隄左都御史致仕
 士任弘治丁巳陝西三邊大擾 詔李太保總制邊
 士任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卒於官
 諭祭九壇 贈太傅謚果敏公
 按曾大父自天順七年二月起至弘治十二年十二月止在
 邊歷任四十餘年凡進階具由功陞
 身臨戰陣二百九十四次 生擒達賊二百二十九名
 斬首千三百五十五顆 奪獲戰馬八千九百九十八匹
 駝二百四十二隻 牛羊五萬五千四百餘隻
 奪回被搶人口三千七百名 奪獲盔甲器械旗纛無算
 奪回被搶牛羊騾馬等畜三十萬二千有餘
 掛平胡將軍印克總兵官移鎮大同
 掛征西前將軍印提督京營并宣大各路軍馬
 掛靖虜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延綏地方
 特勅獎諭千餘次

黎陽王襄敏公疏議詩文輯畧目錄	
卷一	曾孫王紹思頓首輯錄
疏議	屯禦疏
	栢油川捷音疏
	處置邊務疏
	賀蘭山捷音疏
	禦寇方畧疏
	紅鹽池捷音疏
	處置夷情疏
	紅城兒捷音疏
	威寧海子楊巢捷音疏
	辭解恩命疏
卷二	
目錄	九
序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贈左副都御史馬公輓詩序
記	登泰山記
	開州鄉賢祠記
傳	麴生傳
	罵壁風文
頌	石城平虜頌
銘	左書銘
	右琴銘
墓誌	

明故陝西按察使侯公墓誌銘

明故趙母萬氏墓誌銘

賦

舜韶遺響賦 弔岳武穆廟賦

辭

華清宮辭 乾鵲詞

春山詞 放鷹臺

挽宋繡衣母詞 步太虛詞 次葉國韻

歌行

目錄

月錄

十

揅秧歌 酒酣海靜之歌

王都閭山水圖歌 竹木寒搗圖行

寄金臺友人長相思行 輓李府丞曲

五言古詩

華清宮詩 李在山水圖

謁岳王祠 漢江別意

欽收千戶槎軒 送葉掌教還

送駱太守松 中酒

冬至 守先

中秋對月用孟浩然韻

偶出 一鷺

陶弘景 嚴陵

莊子 遠公

七言古詩

平虜 過蜀道作

東園集事 酷暑

次張二守前韻 送張巨明赴京

題蜀上人畫 龜山神祠

目錄

十

贈顧廷序還吳 走筆送謝大叅

寄張節之壽 送栗先生武安

閑詠 九日登高

乙卯歲初度 雪中聞雷

二喬圖張千戶槎軒 三思圖

周太守蘭竹棘 舜韶遺響後卷

輓黃岩趙先生 遊靈巖寺

五七言排律

奉和尹天官夏日宿朝房韻

續輯五言古詩

楊白花

遊靈巖寺

題永康侯達兼勝驛挽戴處士善畫戴福父

詩送友人周宗大

烏夜啼

蜀中送桂逢秀赴京

次許先生草亭韵

送許節之還寧陽

梅貞安

賞雪小詞

知音難

行路難

都憲余英禱雨有感

榆林送李還京

孟姜女

挽秦母妃

余英都憲西湖別

和伍俞憲南鄉子詞

題秦賢王送余方伯之浙江卷

次趙武靖月宮攀桂圖

挽宋方伯

葡萄

送尚宝蔣宗仁展墓

瑞竹

中秋對月

挽席中侍父

金臺別意送黃叔衡省兄還閩中

萬氏恩親堂

初度試筆

對雪謾興

遊金龍池

榆林送武靖侯趙公還京

見慧

金雀花

天趣軒題扇

暑困在天趣軒題扇用遣睡魔

諸暨隱君子陳廷美作綠墊草堂

晚翠枇杷

吳氏松筠軒

自詠

東軒

賀安成王光表先生

三顧圖

五言絕句

解珮亭

高僧塔

三賢祠

團山

宋玉井

界山

楚漢故城

浩然亭

莫愁村

五言律詩

次林員外新店駟壁間韻

小亭雜詠

春曉

竟陵故城

西樓

次定襄韻

馬上口占

雲中除夕

試筆

孔林別墅

龍洞秋雲

西亭雜詠

祈雨有感

胡揆揮	朱玉石
自詠	次韓亞叅韻 <small>音</small>
懶出	遊太平湖
七言絕句	
平胡奏凱 <small>音</small>	遊城東
回山王毋宮 <small>音</small>	菊面小景
馬憲副	四皓圖 <small>音</small>
王都閭弱面 <small>音</small>	青泥池
吉祥寺	白雪樓
西渡	梅
白秀才菊景	古栢亭
躬耕田	老龍洞
小虹橋	陳國賓宅賞牡丹 <small>音</small>
平遠亭	楚望樓
吉祥寺	薛侍御小像
次韓貫道亞叅韻 <small>音</small>	次吳儀賓 <small>音</small>
朱門	梅仙臺
豐樂河	池河關

客自長沙回談屈賈故跡 <small>音</small>	
梅扇	周秀才扇
中秋無月	題禽果圖
題邢尚鍵松壁	小畫 <small>音</small>
題槎軒小景	賞牡丹
金瓶牡丹	鸚鵡
題唐李靖墓	賞牡丹 <small>音</small>
袁安卧雪	贈琴士
送駱太守外 <small>音</small>	六角井
半月溪	賞牡丹
楊亞叅	蘭臺
欽商史棧次唐人韻 <small>音</small>	
聞蟬	題畫景
葡萄	題舉人黃雲扇
七言律詩	
驪山懷古	華清池 <small>音</small>
蜀中送項斯誠同年回京	
鶴軒	裕軒

送薛公子赴揚州 韓林都憲父

送盧景芳 登泰山齋

釣突泉 題祖庵

鴈塔 長安懷古

次許先生草亭韻

賀胡僉憲母九月十三日生誕

清明感懷

和顯章宋公馬嵬坡詩韻 發下產貴紀松

道過鬼門 商南鎮安縣

目錄

十五

賀王憲使神駿詩韻

次全上人韻寄許先生音

次希聞上人韻寄許節之

次許先生見寄韻

寄閩京兆同年 閏九月九日榆林寫懷

榆林燈下獨酌寫懷 感寓

榆林七夕寫懷 朔州道中大風

新秋寫懷寄定襄 過紅石山

蒙頂石花茶 次許先生韻

登大同角樓次劉草窓韻

西橋晴影 東寺寒泉

水簾飛雪 石洞洒雲

白崖明沙 紅山夕照

遊吉祥寺 飲城北樓上南唐詩韵

贈海靜之令尹 衆陽懷古

下鹿門灘 感舊

高揮使宅夕觀燈 同唐僉憲遊吉祥寺

花落春歸閉門兀坐忽王良弼大叅至

目錄

十六

急呼斗酒聊叙故情酒酣賦此

自詠 水月軒

和重陽 次尹同仁冢宰韻

張中丞詠雪韻 送錢掌教

端午 次薛憲副見寄韻

自詠 用聰上人韻留別京中諸

次許先生草亭韻 次許先生見寄韻

又送許節之歷亭別意

聞寧陽作二老歸榮堂因漫賦此

題姦父輓詩

輓姦母詩

次陳翰林春園倡和詩韻

次王致文先生送張進士祖年詩韻

王大尹父壽詩

辛亥重九次特噴韻

元日試筆

次張都堂韻

登大任

次馬執之韻

僧房

贈蔣郎中

賀宋柱史父初度

贈別郭子声

題范公馬營

古郢郎事

目錄

十七

王都閭席上

謝王都閭

胡廷慎母受封

薛至剛父壽號松隱

輓薛至剛母

次周德章韻

過寺岑景用前韻

過回中山

張綱李密廟

送楊朝用大叅

感寓

黑山

涼亭

題鶴亭

夜坐音

吉祥寺走筆送別

送孫主事赴南京

次趙廣文

送旋上人

慶孫廷闡祖母八十

寄劉廉夫

和王文興詩韻

哭周文公

送陳宗理

次張文煥韻

壽康御史母

寄高進士

宰魏御史

登任山

訪蠲上人

小金山

送汪判簿

與王秀才馬上題

送朱士傑之廣東

送鄧允哲

送李世望

目錄

十八

同趙伯顯遊山

贈別

寄朱士傑

和邢先生遊山詩

次韻三首

送邢先生代作

九月二十二日夜贈邢先生

送丘徐二公

送胡端公

次本然韻寄許節之

獨坐感懷

李漢章東山書屋

榆林見雪

過常州

送婁都堂

贈張都堂

人以爲萊菔韻窮通漫和

閑詠

春日感懷

遊紫金山

王都閫

咸陽別蔣僉憲

賀蘭山後平虜

次周亞叅

吉祥寺次薛憲副

送吳侍御火柝

送陳廷憲

送宋惟遠

弔定襄伯

睿尹許圖南

挽楊怡菴

安陸四月四日爲懷贈河南王大叅

目錄

十九

送楊亞叅

自詠

衛河送別

同年徐憲副

寄王宗貫冢宰

送楊朝用亞叅

席上次斐憲副韻贈蔣郎中

何都憲

寄劉叔溫

寄王司馬

次許先生韻

謝定襄

興劉汾州

寄節之兄

口占次崔秀才

燈下次韻與黃芸鮮元

世德堂爲胡僉事賦

馮聶二舅史同楊地官過訪

七夕

戊子中秋用韻

送宋繡衣

輓胡僉憲

和陳學士送李天官韻

送李布政彥頤馮僉憲景陽對酌

次韻

寄定襄

次趙廣文韻

次韻答馬大理天祿

次屠冢宰韻

村景

西庄春興

挽鍾御史同年

蓮池清興

挽張都堂父母

挽蒲田周先生

望太白山

和隴復禮韻與朱顯章

呂僉憲

扣王憲副

送婁都憲謝政還鄉

贈朱都憲巡撫甘州

余方伯

登山宿禪房

病中惜馬

送友總州塞上

寄嚴憲副同年 許總兵子黑哥 時年十一

喜雨次馬負圖韵 贈高平王御父音

帳詞

喜遷鶯賀劉廷珩太守榮遷大參

蒲庭芳送太守李公考績

沁園春送駱太守簾外回

木蘭花慢送濬邑許牧宰三載考績

春從天上来賀董侯治水功成

蒲庭芳賀舉人李器之

詩餘

題陳國賓瀟湘八景圖 浪淘沙

山市晴嵐 漁村落照

江天暮雪 烟寺晚鍾

平沙落鴈 遠浦歸帆

瀟湘夜雨 洞庭秋月

題李杜孟賈四詩人騎驢圖 蒲庭芳

三鷺圖 蒲庭芳 看花 風光好

翠屏八景圖 漁家傲

目錄終

黎陽王太傅疏議輯畧

卷之一

屯禦疏

曾孫王紹思頓首輯錄

臣按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漢平西夏平元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署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為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衛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為之備

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勿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陝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固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畝荒

二十一

二十一

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昔晃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

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勇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該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點罰而無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二十二

二十二

栢油川捷音疏

臣先處寧夏總兵等官范瑾等呈成化八年十二月初九等日與武營地方有賊一千餘騎入境及有賊二人漢話說稱如今大勢達賊要搶高橋兒鹽池常川紅城又灰塵長一十五里往西南腰裏行走各墩空俱有大勢達賊等因為煦所報賊情緊急重大慮恐深入陝西腰裏為患臣於本月十六日親督遊擊將軍緘謙等官軍啓行總兵官寧普伯劉聚於十八日到榆林二十二日督同延綏總兵官許寧等軍馬俱兼程前往迤西截殺仍分留遊擊將軍王璽副總兵孫鉞恭將神英等迤東防禦成化九年正月初四日花馬池有賊一百餘騎入境臣等親統官軍乘夜追勦斬首二顆奪獲達馬五匹弓箭等項二十五件初八日臣等到興武營報稱境外獮羊泉有賊營火於本日夜當率副總兵等官趙英黃瑄魯鑑等官軍出境撲殺賊已起營去訖彼處因無馬草不能屯兵仍回定邊營暫住隨准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咨報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勢達賊從神木等堡大

栢油川等處入境搶掠又來自米興堡起西至双山堡止境外一帶俱有大賊下營又據王璽神英等呈報自本月二十六日至正月十二日節次領軍於漫天嶺等處與賊對敵共斬首二十顆奪獲達馬四十四匹皂旗一面弓箭等項八百二十九件牛羊等畜六千二百二頭隻孫鉞亦呈奪獲牛羊七百餘頭隻隨被各主識認訖栢林双山又選差夜不收人等出境劫營共獲到達馬三百三十四匹行間臣同劉聚商議花馬池止是猛可一枝賊寇寧夏妄報數多且見有總兵等官范瑾劉聚祝雄陳輝并趙英馬儀官軍一萬之上足勾截殺其賊加恩蘭等大賊既在東路若不兼程東回親自計畫勦殺必難成功即先差人調遊擊將軍周玉等駐双山堡都指揮王果等駐高家堡孫鉞駐栢林塞王璽駐神木堡神英與都指揮周能駐孤山清水營等處分布按伏以待賊入會合勦殺臣等率領緘謙等輕騎晝夜星馳東回正月二十日到榆林城二十二日據夜不收走報大勢達賊二萬餘騎從双山高家堡地方入境見有賊與周玉官

軍拒戰分遣賊徒往腹裏搶掠臣同劉聚當選精騎
京營頭目并大同宣府官軍都指揮周賢于盛等二
員名躬親督領仍行總兵官許寧扶病守城右少
監張遐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分督延綏官軍二千員
名俱往東南關家川等處截殺彼有戶部右侍郎陳
俊總理軍餉員外郎黎遜主事李炯然叅政龔勝叅
議敬憲分投軍前供給兵部郎中劉洪員外郎張註
隨軍紀功等一面調度周王等着令步軍與賊拒
戰分掣精騎乘夜往雙山東南一帶斷賊歸路本
日辰時到地名半坡峯遇見前賊披戴明盔明甲張
打旗號在彼下營分出輕騎四散槍掠見我官軍行
走灰塵即舉號炮聚集賊衆驟馬前來迎敵臣同劉
聚因見賊勢衆大親出陣前號令官軍齊心奮勇併
力衝戰五十餘次各用弓箭鎗砲射打賊人死傷數
多賊見官軍勇猛暗遣餘賊從傍擊我後軍不期臣
等溝內先有伏兵一齊突起衝散逃走彼有繼譙亦
統官軍相繼策應臣等又選精銳官軍白道山等摧
鋒破敵突入賊陣用刀亂砍混戰至申時內有一賊

往來催督賊兵破重落馬斬取首級賊衆大敗追至
漫天嶺等處正遇周王等按伏官軍邀截內外夾擊
四散逃命奔走就陣生擒達賊四名斬首一百三十
七顆奪獲連鞍戰馬一百八十四匹騾子二頭弓箭腰
刀等項一千五百九十四件牛羊等畜一千五百一
十七頭隻追奔九十餘里賊皆逃遁出境收兵回於
柳樹會双山堡取便往劄當夜差人出境哨探听得
賊營內多有號哭又督撫孫鉞王奎神英等開報本
月十八日建賊擁衆從大柏油川等處進入往南搶
掠十九日早各率所部官軍并都指揮東鉉等人馬
前去截殺行至地名劉家塢遇賊三千餘騎率衆拒
敵自己特交鋒大戰至申時分孫鉞王奎身先衝入
賊陣射殺當前賊首賊遂奪氣官軍乘勢奮勇爭先
殺敗賊衆就陣擄奪臣壽壽一箇白旗一面木喇叭一
隻斬獲首級五十顆奪獲連馬五十四匹盔甲弓箭
等項一千六百二十件共賊退遁追至地名漫塔賊
復聚衆相拒天晚就彼與賊對壘下營至二十日寅
時有神英周能亦領兵從鎮羌堡追襲達賊一起奔

入前賊營內官軍併力夾擊賊俱敗走內有賊乘冰
奔過河東從興縣地方往東北逃遁又追至地名井
油山等處其賊據險死敵三日三夜至二十二日賊
復敗走追至地名水磨川等處與賊步戰各賊窘急
跪下告饒及至擒挈又行射箭官軍一勇向前又斬
首一十九顆奪獲達馬二十二匹駝二隻盔甲弓箭
等項四百五十一件殘賊俱往偏頭關路去訖收兵
回還孤山堡駐劄奪獲河東西被擒牛羊等畜約
二萬餘頭隻俱今本處軍民識認去訖通計生擒達
賊四名斬獲首級二百二十八顆奪劫達馬六百三
十一匹駝二隻騾子二頭弓箭等項四千五百一十
九件牛羊等畜二萬八千四百四十餘頭隻臣切緣
此虜構引醜類久住河套先已乘空深入搶掠今者
復肆狂逆大舉入寇臣與劉聚同心協謀親臨戰陣
身先士卒以寡擊衆殺賊大敗擒斬數多奪獲馬匹
器物不可勝算全勝回還邀境軍民歡呼動地是皆
上賴
皇上天威下藉將士用命之所致也

黎陽王襄敏疏議

處置邊務疏

臣惟兵部咨爲災異事該鎮守陝西太監劉祥會得
右都督白玉左都御史馬文昇題稱虜賊潛住河套
犯我邊方將及四載軍民日益罷弊備開禦賊方畧
有三其一遇此賊將近花馬池邊方我則通調各路
軍馬俱集花馬池一帶若彼悞不敢入固爲得策若
擁衆而來其鋒甚銳勝負誠不可必此策之下也其
二欲截歸路必須縱彼深入速調各路軍馬會於萌誠
盜池一帶待彼得利而歸我則奮勇一擊縱無大捷
亦無大失此策之中也其三趁今賊馬瘦弱將客
兵暫豐腹裏以隨其形彼則以爲無備必然入寇一
聞近邊聲息我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一帶若
賊到鞏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掠
相機邀擊寧夏軍馬於萌城一帶榆林等處軍馬
於花馬池是邊營一帶截殺此策之上也萬一賊
知有備不肯深入必須分守若只如今日分兵在邊
亦非良策軍馬既已在邊必須供給糧草管糧官員

嚴督催僭民惧法度日夜運送達賊在邊窺俟搶掠是役以逸待勞而我饋糧於敵深非守邊之法莫若申明有宋備夏緣邊之制以省百姓轉輸之勞以榆林等一帶城堡為緣邊糧草不動就令本處軍馬守支賊來不可輕出賊入互相傳報以米脂綏德安定保安環慶平涼固原等處為次邊將客兵分布駐劄賊入腹裏次邊軍馬待其分散乘機截殺必能取勝却將該運糧草於次邊上納緣邊既無運送之人達賊終無施其奸計深入被我截殺在邊又無取掠縱不過河陝西軍民尚可支持數年不至十分罷弊若必如今日而守軍馬不掣非為人民逃亡抑恐致有疎虞誠非經久之計也乞 勅兵部計議轉行總兵官寧晉伯劉聚恭贊軍務右都御史王越并議採擇施行仍乞推選武職大臣一員為總兵官前來固原一帶訓度軍馬等因具題奉 聖旨言多切事宜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本部擬得所奏誠為禦寇安邊良策合無仍行劉聚王越會同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斟酌處置仍將軍馬揀選精壯者六萬

之人堪以領軍者存留其餘徑自發回及奏要選武職大臣一員為總兵官前去固原調度殺賊本部先已推舉都指揮趙順充恭將鎮守前項地方難再另行定奪具題節該奉 聖旨准擬欽此欽遵備咨行間又據延安府備綏德安塞等州縣申該里老任長孫等告稱為因時年薄收逃糧負累差役繁重以致人戶王敏等四千餘戶俱各逃竄轉運買運未息秋糧馬草復至夫馬給無虛日無名雜差又不可計委的民力不能支持恐致逃聚山林貽患地方及洛川縣大戶韓岩等將人口頭畜折准納糧本府看前情蓋由兵荒五年之上疲弊已久盜賊蜂起縱使今歲頗收不得以救目前之急設若薄收大衆缺食內為盜賊之援再加公私事逼但恐禍之將來又非邊患可比誠非細故申乞憐憫以解倒懸又據陝西布政司呈備西安府中懷咸長等縣里老馮紀等狀告自成化四年土達清四叛後達賊連年潛住河套本等糧草盡數起撥邊倉又有備運買運等項打造戰車鹿角置買馬匹各色軍器不可枚舉人民被累有將旁

自地典賣有將子女典賣及抑勒為婢白
誦自創者困苦萬狀成化八年又令擺運修運榆林
草車出備大車牛驢正值暑熱時月人民多染瘟疫
縣官催併緊急逼迫起程以致死亡不可勝計橫屍
道路人所共見且連年薄收自去秋至今雨雪少
降麥苗枯槁難望收成目下飲食挑掘野菜剝削樹
皮救命陸續逃走盜賊竊發無患瘟疫一家有死四
五口者七八口者又舉家死亡臥床者若欲備運糧
草等項人情委的不堪又准總督軍餉戶部右侍郎

運議

三十三

陳俊各關即今邊倉草米數少各處人民力窮財盡
日說逃亡難再起備備運又據大同宣府副總兵晉
都督僉事孫鉞都指揮黃瑄遊擊將軍都督僉事統
議都指揮周玉各備旗軍徐通等狀告蒙調延綏殺
賊至今五年今賊遠遁行令腹裏住劄各人離家備
年軍裝等項俱各預壞盤纏盡絕瘟疫傳染難以存
活及其京副總兵都督同知馬儀趙英并署都督同
知魯鑑亦備旗軍王興等告稱調來殺賊將一一年
衣裝等項俱各預壞盤纏盡絕瘟疫傳染難以存
錢買補又據

京營達官旗軍舍餘火自赤等亦告先蒙調去兩廣
征進八年又往遼東備禦六年成化八年三月內方
取回京未經兩月又來延綏殺賊經今月久衣服等
項日用不給難以度日又據原差東路爪探賊情夜
不收華八十等回報東自偏頭關出境至地名柳赤
鋪等處哨得東勝迤東雲川等處俱有賊營烟火約
長一百餘里又據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范瑾呈開
差夜不收薛七保等直抵套內麥梁山百眼井等處
遠哨並與營火入馬踪跡等情查得先日虜賊大舉
入寇挫殺遠迤沿邊草束不敷軍民輒輸艱難已將
原調京營達官軍并大同宣府莊浪等處官軍通行
揀選退回存留精銳內孫鉞與遊擊將軍王璽及都
指揮周能官軍俱退河東保德州等處續議周玉黃
瑄各退腹裏保安等處馬儀趙英魯鑑亦退於固原
平涼等處俱就草分住其各邊遇有小寇本處官軍
徑自照常追殺寧夏與武營花馬池止留步軍守城
馬隊官軍盡數分布石溝兒大河井小鹽池山明城
有居民去處防守已經備由具題去後今該前因

欲便會同各該鎮守巡撫等官計議緣白玉馬文昇
先已經自回還陝西右僉都御史徐廷章亦考滿赴
京去訖無憑會議臣與劉聚公同延綏鎮守右少監
張選總兵官署都督僉事許寧巡撫右副都御史余
子俊議得迤西有警要將榆林軍馬調去花馬池一
帶截殺倘延綏亦有賊情失難捨此領彼其言次邊
固守之法若沿邊誤事人情雖可少怒王法必有
責備臣等通前恭看得白玉等所言禦寇三策詞雖
可取而行皆窒碍其一如遇賊近邊通軍馬俱集

疏

三十五

花馬池緣不知密兵分布防守動經一二千里路途
險阻卒欲調集雖鳥逝雲飛亦不能到且花馬池又
缺水草縱到豈能存住其二要縱賊深入速調軍馬
會於萌城鹽池待彼得利而歸我則奮勇一擊然賊
既深入得利縱使一擊取勝民已遭其荼毒或者又
如二年結陣而回我軍路遠未合豈不坐失事機其
三要將客兵掣去腹裏以隱其形彼必入寇將軍馬
那往平涼固原靜寧賊到鞏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
必然罷乏待其分散相機邀擊倘此虜請作不至鞏

昌止於平涼迤北地方標掠官軍却於腹裏隱形
坐急乃縱賊為患至於分調榆林人馬并次邊防守
之策其延綏鎮守巡撫等官又皆以為不便臣等向
與寧夏總兵等官面議各官亦欲益兵防守彼處皆
與白玉等所見相同大率不過各顧一方自圖保全
而已其言若今日所守軍馬不掣非經久之計要選
武職大臣一員為總兵官前來固原一帶調度軍馬
一節似為良便而兵部因有恭將趙順以為難再定
奪其趙順兵力不多賊衆不能拒敵欲調集客兵又

疏議

三十六

屯彼處緣陝西布政司及延安等府州縣各稱人民
外竄死亡相繼疲困已極恐聚山林貽患地方侍郎
陳俊又稱力盡財窮難再起情僣運又戍官軍又各
哀號困苦不能度日邊事人情至於如此臣等日夜
憂思共圖經畧且河東營大約長一百餘里恐頭渡
河之賊但此虜在套年久住成巢穴難保一時去
縱有遺寇其勢既分本處官軍加以隣兵協濟是能
拒殺若必欲坐守套內全無一賊然後退兵則日費
千金何所取給又暴之師何時得以休息民疲民困

洋爲可慮爲今之計必須起此賊情稍寧斟酌非宜
區畫一定之規以爲經久之法庶可安民息兵迄綏
地勢險阻兵力煩精又有山西遊擊將軍都指揮王
璽先已奉勅領軍在河東灰溝等營操守河西有
警就便渡河截殺又迄綏地方相離大同不遠合無
令綏謹統領原官軍五千員名於朔州等處取便
操守迄綏有警即同王璽過河會合許寧等併力夾
擊若欲分守則許寧往西路王璽往中路綏謙東路挨
次而進俱不甚勞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
尤便策應賊情寧日各回休息大同有警綏謙亦便
截殺寧夏有黃河之險賀蘭之固惟河東靈州至花
馬池地方平漫相離腹裏城池遠中間無人居住
合無令范瑾并將陳輝遊擊將軍祝雄照依舊守
原擬除步隊守城其餘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山前
城大河井小鹽池有居民去處嚴加操守陝西固原
等處係賊經行要路其京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
却往其京備禦兩不得便合無將黃河迤東其京路
樂蘭州洮州秦州河州岷州臨洮平涼鞏昌并其

三衛兩班官軍盡數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查
照原數兌與馬匹以近就近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
涼固原海判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
臣等推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王志氣
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迄綏恭將署都
指揮僉事岳嵩熟知虜情善撫士卒經歷戰陣知識
地里俱堪委任請命一員量陞署職充總兵官專
一用心提督操練脩埋城垣整飭戰具遇警則會合
范瑾等表裏追擊務在隨機進止以圖成功其餘官
員不許阻撓誤事賊若渡河往其京等處就便前云
應援所據前項大同山西遊擊并存留其京備禦官
軍俱近守家業人情順便又不遠勞供餉常川防守
人亦樂於從事經久之計無出於此其餘調來客兵
盡數放回用蘇連年困苦臣與劉聚叨受重寄觀
此兵民窘迫不敢緘默今若畏罪不言直待事不可行
勢不得已方纔陳奏機會已失雖罪臣等無益於
國除將原留京營達官軍舍三百五員與武請侯趙
輔原奏帶頭目官軍人等一百二十三員名俱令都

指揮于盛揚玉等管領連正馱馬匹騎帶回京并京
客兵行令馬儀趙英魯鑑以三分為率先放一分回
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領去蘭縣迤東大同宣府官
軍行令孫鉞黃瑄嚴謙周玉先放一半亦回本處置辦
軍裝其餘陸續領過河東暫住外伏望

聖恩俯察邊情乞

勅該部早為計議定奪軍兵回之日伏候

聖斷明降而行不勝為

國拳拳之至

一

三十九

平賀蘭山後報捷疏

臣曹同鎮守太監張佃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禎
收筆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
軍出境追勦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峻
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相參并進南路朱謹
領兵從赤木口出中路張佃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
路副總兵張安監永和善領兵從宿鬼口出臣居其
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
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合於
寧夏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禎叔
并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窪
處至日落時入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如登天
深處若探淵陡崖石寸步難行約五更時分始出
山口地方寬漫兵分奇正疾驅長搗遍歷有水草處
可居止之處朱謹抵長流水亂井王谷保泉臭水井
歇涼亭等處張佃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南柳溝狹
蘆窩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物并旧行
入馬踪跡臣即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應張安其

張安和善分為三哨北哨至花某園瞭見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駝馬牛羊畜徧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靠帳房一齊射箭被官軍圍遶用力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邀

張

四十一

趕前頭官馬驚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甲什物比衆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壘低牆栽有山果樹株并野菜根苗頭是久住巢穴當今夜不收將帳房窩舖車輛盡行燒燬數內軍人胡孟兒於窩舖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合兵追至大把都不期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為三百并力馳馬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銃拒打烟塵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勇傾身乘其風順塵暗持刀

張

四十二

衝入賊陣斬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箭什物賊遂潰亂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將晚張安兵方回有夜不收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未跟襲當管官軍指揮趙昂等三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伏兵突起賊馬驚亂奔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投追斬首級八顆張個李俊朱謹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獲首級三顆共斬首級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衆將兵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殺大西去臣差旗牌通調各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馬休息查得斬獲連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駝二十九隻達馬一百一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旗牌盔甲弓箭腰刀鞍伏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看得寧夏賀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年之間兵所不到三四百里之外虜得自由生養蓄息久安樂土是以知識我路道擾害我邊陲任意往來畧無靈版上勞聖慮特命追剿臣竭盡愚衷密籌可伐之機深冒不測之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

其黨類奪其頭畜收其兵器焚其廬帳氣喪膽落
號呼奔逐縱使後來豈能安寢且遠搗賊巢比其
近近截殺不同事係關係重大自古為難今臣共
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功入慶幸是
皆仰仗天威恪遵廟筭之所致也

處置夷情後國土以繼封爵疏

臣伏覩 勅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番番殘破夷衆
見在苦峪等處寄住經略累年尚未克復寧妥爾
至彼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

疏議

四十三

夷衆安插得宜示受茲重任且輸誠效忠殫心竭力方
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靡敢
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
率旧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 聖祖開創
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隣夷不道攻奪殺虜
城也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
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
此所以貽九重四顧之憂也臣等監撫委寄敢不殫
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與賊繼絕自古帝王

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庸陋
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
伏望聖明勅令兵部仍會同官計議或臣等所尋
行或別有良策具請聖斷早賜綸音臣等仰遵廟
筭俯察夷情進止遵速隨從審度期得夷衆富強
地方寧靖庶盡臣等犬馬報稱之愚茲者會議得
處大事責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情哈密自始封志
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番番速壇向力
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
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向黑麻殺害國勢益微朝廷
為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忍坐視絕多陝
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成吉思汗派差人於
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
又為黑麻所虜朝廷震怒遠投拘留使之使頭絕西
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目兵臨哈密天威遠
振本酋畏禍方復迭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
雖合綸音未達於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窮廬
膚情誠偽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 懷心

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覩近日勅諭賞賜必愈感敷
納欵有加此正勢有可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
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懇隨
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
以壓衆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
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撫
之策後繼絕之功必其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
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領經略重寄貴在紆憂敢
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巴既已往其仍封王爵其

奏

四十五

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
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
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吉峪田禾亦聽其
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季刺即使管
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
屋累遭兵燹殘廢殆盡動調軍夫填之脩築險
遠可慮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
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今自變運事體亦使其奄
克季刺既與陝巴心志未孚終為後舉與之結親誠

為通好釋嫌善計都督拜送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
目原非哈密之人最為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
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
顧戀倘生叛意外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
量為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目或協守哈密
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
或為哈密聲援與夫小列瓦野七克力人罕瓦等夷
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為缺典况陝巴
復國之初正宜導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敦和好各官
久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興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區區
畫要機之術下以帖服夷情上以寧妥宗社為計之得孰
有外於是哉

奏

四十六

黎陽王襄敏疏議

禦寇方略疏

臣桂兵部咨該臣與寧晉伯劉眾題先該本部備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開陳禦寇方略奏行臣等計議欲將遊擊將軍緱謙統領官軍在朔州等處操守延綏有警即同山西遊擊將軍王璽過河會合總兵官許寧併力夾擊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充便策應寧夏令總兵等官范瑾等將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有居民去處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要路并京官軍遠來防中本處官軍却往并京備禦兩不得便將黃河迤東并京備禦蘭州等處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充與馬匹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及推選得宜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王廷綏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俱堪委任請命一員充總兵官遇警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兵民疲困等因具題兵部議擬并涼孤懸河西亦不可缺人防守

既將彼處原調腹裏兆岷等衛輪班官軍存留固原等處河西并京等衛調來客兵發回原處操守周王岳嵩雖謀勇可取俱新任未久况總兵太多不無難以行事仍令都督同知馬儀等各照數統領前項兩班軍馬就於固原等處住劄調度殺賊其原調來官軍聽從酌量存留有警會同都督白玉等并參將趙頂出兵截殺延綏東西二路地方令張選許寧余子俊調度寧夏花馬池一帶地方令范瑾徐廷章調度陝西固原等處地方令白玉馬文昇馬儀等調度劉聚王越仍前節制往來提督又該兵部奏將宣府大同官軍各營遊兵五千員名令周王緱謙統領山西遊兵令袁剛統領聽調其餘副總兵黃瑄係賊所領官軍俱發回本處操守趙英係鎮守涼州魯鑑係鎮守莊浪將官責任亦重各回本鎮請勅馬儀并涼州協副都指揮孫鑑統領前項蘭州等衛官軍在彼聽調殺賊等因具題俱節該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先為前事已經備由具題去後今准前因除照依兵部擬奏事理行令各官遵奉外臣會

同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又計議得虜酋李忽等自
化五年以來陸續擁衆過入河套不時入寇至今五
年之上 朝廷節 命監督太監傅恭鎮恒總兵官
撫寧侯朱永武靖侯趙輔寧晉伯劉聚等皆同臣調
度各處官軍勦殺累於寺子川開荒川魚兒河柳樹
會受天嶺等處與賊大戰痛遭挫殺敗走擒斬數多
其餘蘆溝兒小絲潤等處節被追殺擒斬又不下數
十餘次然而終不肯渡河而去者蓋由河北俱有警
敵沿邊易於搶掠套中便於住牧每待冰開馬瘦之

疏議

四十九

時倚仗黃河阻隔得以無事年復一年遂成巢穴借
使李忽等遁去別枝醜虜亦難保其不來久困兵民
何時得以休息往年毛里孩等雖稱入套爲寇衆虜
歸一外無疑懼所以隨來隨去比之於今事殊勢異
自然去留不同其原調大同宣府官軍經年征戍艱
苦萬狀中間有遺下妻女在家因是無人顧瞻多致
逃走及至今歲放班回衛各要置辦軍裝衣鞋陪補
馬匹等項又多有關費妻子典當田宅者甚至家貧
無可奈何往往糾合逃避軍士疲弊已至如此豈有

戰心各該遊擊等官備由聞報情實可憐臣等雖
以禁令勉以忠義加以優恤人情不甚終亦踴許不
已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人民連年轉輸其間隣近者
或有送納本色其餘皆輕濟來邊收買上納侍郎陳
俊多方措置奈民力已盡無所取給今延綏一帶直
抵陝西山西地方春夏無雨麥豆枯乾谷甘未種縱
有雨澤甚至已過不能種谷至秋冰納糧草從何收
買即門榆林等處每銀一錢止買倉米六升新米四
升米價騰貴軍民飢餓多有挑掘野菜採食樹皮樹
葉日見流移甚爲可憂臣等叨受重寄敢不盡心竭
力用圖報稱緣各處人馬俱已放回所留井涼一萬
止可於固原等處分守臣等帶領大同宣府遊兵一
萬進直往來調度沿邊軍東不敷款爲存首境內又
無草場兼以亢旱有草亦肯不長無處牧放馬匹若
此虜目下入寇即當併力拒敵如延久不來侵犯數
月之後草束盡絕軍馬難以存住臣等縱然勉強支
持到於今冬倘賊果不渡河款退則防守不足款牛
則供餉不繼賊却入境進退兩難倉卒之際方纔具

奏難措理趙今臣等在此守禦早圖經久之策卑
三邊俱有常規庶不臨時有誤軍機重事且以陝西
計之平涼固原四衛八達實爲襟喉之地連賊長從
此處入寇消四亦普於此作亂彼中添設將官以鎮
之誠爲良便今以馬儀從宜防守乃是一時之權以
後本官回還地方依舊空虛臣等所舉周玉缶高委
撫此任若以各官職任未久輒難陞用其都指揮俞
事王璽累經戰陣頗歷歲年謀而有守勇而不苛近
充寧夏副將本處軍馬除遊擊將軍祝雄統領之外

五十一

五十一

范瑾所領不及二千王璽到彼不過徒擁虛器合無
令王璽充受前任然款成大事必假以總兵官名目
陝西鎮守官員可以取回就令本官鎮守統制見備
并陝西靖虜官軍務在專心操習軍馬整飭戰具一
遇達賊侵犯就便會合范瑾等表裏夾擊以圖成功
賊若在套不敢深入乘空脩理城池拒截要隘且耕
且守以逸待勞又隣近俱有草場便於牧放採積可
以省節民力見今荒歉或有聚衆山林不勞動調別
處人馬即可擒捕如無成效罪在不宥即目暫令本

五十二

五十二

官與馬儀等公同防守比及至冬兵將相繼可以独
任陝西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延綏計之地方險陡
軍民俱有崖窾可以藏避本處馬隊官軍約有一萬
七千之上入有原選見在精壯土兵三千八百餘名
皆有馬匹共該二萬一千員名今官軍馬匹除倒死
并瘦弱等項見在堪騎戰者不及五千之上土兵全
不操習止是雜項差使則二萬以上軍馬止約五千
其餘俱各閑住却調客兵一萬經年在外征戍不無
事休倒置今若令缺馬官軍補買完足疲弱等項價
喂豚息土兵俱入隊伍一操練足約一萬六千之
兵多於客兵之數况各人熟知地畧坐守家業無事
依時訓練有警徑自截殺若是兵力不敷其山西遊
擊官軍三千比時事爲延綏而設今在灰溝營等處
住劄與清水營相離四十里偏頭關與延綏亦止隔
一河本關除遊兵之外尚有甚戰軍馬四千於內選
出二千聽候河西傳報聲息緊急輕捷方便一同渡
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選三千在大同右衛或朔
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程一開偏頭關灰溝營傳

以挨次而進是可應援賊情事緩即回本處操守用
省邊脩延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寧夏計之本處
久因無賊犯邊官軍少經戰陣所以遇賊不能捍禦
賊知兵力不支常於彼處肆意侵凌至於肅州等處
軍餘人等自去歲大賊出境之後亦各乘機假裝達
子搶掠人畜邀截糧道近被祝雄拿獲見今問理本
處奸究之徒尚不能擒豈能摧破強虜合無責令總
兵官范瑾遊擊將軍祝雄等公同鎮守巡撫官員將
馬隊官軍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令本家少壯餘丁
代替如無餘丁遞於守城步操屯田項下照數選補
馬匹亦各看選不效之數設法買補務要人馬精強
器械鋒利日逐嚴加訓練蓄養銳氣不許稍私占役
有妨調用遇賊深入與固原靖虜慶陽等處人馬是
可併力夾擊寧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臣等相度地
里審察時宜晝思夜度晝此經久之計此策若行各
該守鎮官員率皆同心協謀躬行實踐不事虛文半
年之間事必就緒賊雖久住我亦不勞較之調兵運
糧甚為優逸此係軍國重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等

所言乞 勅該部早為恭詳計議奏 請定奪而行
則邊方幸甚軍民幸甚臣等不勝激切之至

紅鹽池捷音疏

臣據肅中走回男子楊加兒等說稱肅首滿都魯字
忽兒加思蘭等已於本月十三日各領達子上馬往
西搶掠備報當即分投不次差人通報總兵官寧晉
伯劉聚并寧夏延綏等處地方總兵巡撫等官上緊
拘收人畜整兵隄備臣至波羅堡料度此虜若果往
西路入寇已有大同宣府遊擊將軍縱謙等官軍四
千延綏西路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一千又有寧
夏總兵等官范瑾王璽祝雄陳輝所領官軍五千餘
員名分佈石溝兒大河井小鹽池等處按伏彼處城
堡窄狹又缺水草臣之官軍無處屯住且計其日期
程途比及到彼人馬疲困必難取勝莫若待其入寇
率領輕騎晝夜兼行掩其無備搗其巢穴斯為上策
計料已定臣又慮西路將官不相統屬遇賊各分投
此當行巡撫延綏左副都御史余子俊兼程西向督
催候謙岳嵩等會同率軍官軍預備併力截殺務要

成功及差官督調延綏東路參將署都督僉事
同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袁剛統領官軍從神木等
處出境以候策應臣與鎮守延綏左少監張選總兵
官著都督僉事許寧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使周王
約會令許寧領把總都指揮等官劉龍鄭溫等官軍
共二千餘員名周王領把總都指揮王景王祥等官
軍一千六百餘員名大同把總都指揮馬昇等領官
軍一千餘員名兵部郎中張謹隨軍紀功戶部郎中
李炯然陝西按察司副使嚴憲供給糧料共二十五
日晚從榆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一百八十餘里
至白麟灘北下營選差乘覺官軍夜不收白道山等
一十二員名三路密切先行哨探臣等一更時分起
營行至二十七日巳時又約遠一百五十餘里住劄
間據白道山等回報哨得大賊老營俱在紅藍池等
處接連住牧相距五十餘里臣當將騎馬分布在後
以張軍勢選出精騎令許寧為左哨周王為右哨又
分出官軍一千員名在低窪處所按伏專待賊軍與
賊交鋒即從傍路抄過賊後入

布置歸令停當臣與張選督馳進約離賊營二十
餘里賊已背見官軍俱各收拾行李陸續集聚輕騎
擺列拒敵臣親臨陣前指示官軍一齊奮勇効死衝
殺其按伏官軍忽從賊後喊叫砍殺賊見腹背受敵
就行慌懼潰亂徑往西北空處奔逃馬駝牛羊四散
驚走弥山蒲谷丟棄皮氈衣襖等物不知其數官軍
馬乏不能盡數馭取其左哨生擒達賊四名斬獲首
級二百九十三顆右哨生擒達賊三名斬獲首級五
十五顆通計生擒斬首三百五十五名顆奪獲各色
旗牌三百牛毛氈三箇弓箭皮襖可各色器物等
項一萬七千餘件駝一百三十三隻馬一千三百二
十一匹牛五千餘隻內偏牛四隻羊一萬餘隻各賊
遺下帳房等件縱火燒毀鉄鍋等件亦各打碎天晚
收兵回還行二十餘里下營據見正北山頭賊舉蹄
犬不絕三更時分起營於二十九日回到榆林審得
生擒李羅夕說稱今年九月十二日有滿都魯李忽
兒加思蘭三箇頭兒領着達子土馬往西去搶留下
徒可丞相毛里孩男阿杜來王領人馬二千防護老

營中來少保領人馬一千踏看水草就前東邊防備
奈額三衛達子二十七日有阿扯來領五十多人馬
到我每營裏調軍出哨有那孩帖木兒平章家內殺
羊管待起身一頓飯時被官軍殺入營內等詞臣當
即差人迤西傳報我兵劫其老營彼賊聞之必奪其
氣妨於截殺本年十月初二日擒神英表剛各呈依
蒙於九月二十六日夜出境二十七日到地名白海
子等處下營會差軍軍夜不收張仁美等五十員名
前去尋不臣會兵行至地名北岫瞭見達賊二十餘騎
在河窩內水上飲馬有張仁美等一齊驟馬向前各
賊望見騎馬奔走內有三賊捉馬不住步與相射被
張仁美等殺獲得到達馬七匹并弓箭等件備呈臣
切緣此虜自入河套已及數年接續添集勢衆住成
巢穴所以不肯退去臣謬承委任晝夜度恨不盡
除重類永清邊塞但媿才力不及何敢計其家人
乘其虛親率孤兵深入虜境殺其妻子焚其廬臣
其器用驅其頭畜譬之一身剝其心腹臣
不痛苦縱然食肉潛住必然腹其不

功寔皆仰仗 天威恪遵廟筭之所致也

紅城兒捷音疏

臣先於成化九年八月內分布大同宣府遊擊將軍
緡謙都督僉事周賢等官軍四千餘員名在寧夏小
鹽池等處往割防守臣領宣府遊擊將軍周王等官
軍往來延綏中東二路調度防禦至九月內鄧據虜
中走回人口說稱賊衆上馬往西搶掠臣一面領兵
於榆林出境撲殺此虜老營一面十次差人催促緡
謙周賢并參將岳嵩等上緊各統所部人馬會合寧
夏官軍候賊回還併力截殺及恐各分彼此行令左
副都御史余子俊催督前去務圖成功并即差人馳
報固原往劄總兵官寧晉伯劉聚拘收人畜整兵隄
備臣又慮小鹽池等處離邊不遠賊回至彼必然結
陣而行難以截殺當行附近迤西利便處所庶易出
兵臣境外回還就無程西向及備田具 題去後十
月十五日行至安邀營據原差催調官軍夜不收馬
玘賁到寧夏大同宣府延綏總兵等官范瑾緡謙周
賢岳嵩等公文各開報先因虜賊擁衆入寇當即依

蒙會合人馬俱到肅州城屯駐拒其歸路差撥夜不收鄉道人等直抵固原接連哨探十月十一日天明時分據栢楊嶺等處哨探夜不收傳名一等飛報大衆達賊前後數運邀趕頭畜灰塵長四十餘里俱從地名豫王城口往肅州地方前來得報當就整車申嚴號令激以忠義士卒踴躍預戰議分副總兵王奎迺綏衆將岳嵩率領都指揮韓英指揮徐彰等官軍前哨都督周賢泰將陳輝率領都指揮張琮指揮倪文等官軍左哨遊擊將軍候謙祝雄率領都指揮朱繼指揮郝昇等官軍右哨并令都指揮楊禮劉忠素政統御兵車結陣繼後應接而進布置已定適有協守環慶陝西按察司僉事左鈺都指揮劉琮周敬率領官軍到來亦就合兵左鈺范瑾居中督率向前邀擊迎敵行至地名紅城兒約四十餘里賊寇見我軍至當就前後接連燒放硝煙聚約萬餘徒俱各披戴明盔青甲一齊突來內二賊穿紅明盔明甲張打紅白藍皂旗號率衆首先把陣衝突右哨其遊擊將軍候謙祝雄奮勇督率敵退賊衆復攻左哨有副總兵

詩

五十九

詩

六十

王奎都督周賢親率官軍馳馬出陣迎敵將首先二賊就陣斬取首級及都督周賢奪獲賊首原打皂旗二面賊衆奪氣其衆將岳嵩陳輝等各奮不顧命身先倡率領各哨官軍一齊向前拚殺混砍塵霧漲天殺聲震地賊衆散而復聚自午至申鏖戰十餘合我兵勇氣益銳賊勢披靡不能支拒遺棄所搶人口頭畜行李大敗奔遁復率官軍且追且殺約行八十餘里天晚難以窮追全勝收兵回營據各該把總等官查報生擒達賊一名斬獲首級九十二顆其奪獲戰馬及被虜人口馬騾驢牛羊并遺棄軍器行李什物等件遍滿川野及責據通事刺八台譯審得生擒達賊供名李羅係字忽太子部下達子在河套時衆頭兒商量往腹裏搶一遭過河去有字忽滿都魯兄弟二人共領一萬多人馬加思蘭領一萬人馬於九月二十四日入境行至清水河下了營發人馬四散搶三日回來又等了三日將人馬聚齊字忽等領着一萬人馬先行回還行至肅州地方要奔紅城兒水頭住歇不想遇着人馬出來廝殺有衆達子因官

軍勢猛殺敗李忽滿都魯俱怕翻山脫走衆達子都敗走了李羅被捉前來等因具呈本月十六日又該遊擊將軍候謙等開報十三日有達賊邀趕牛羊後柘楊嶺螺山背後往北奔走當夜三更出兵次日辰時到於三分山地方遇賊約有一萬餘徒對敵至酉時有總兵官劉鎮兵前來策應賊見灰塵奔散遁去各哨共斬首一十一顆及劉聚在腹裏同原等處調度官軍節次斬獲首級四十五顆通共總斬達賊一百四十九名顆奪獲被虜男婦一千九百三十四口達馬九百五十三匹民馬驢騾牛羊一十二萬九千八百有餘皮襖盔甲弓箭等項一千六百一十件臣切緣此虜在套數年擾我邊境臣以愚昧奉命征勦雖曾累次追殺終未見其畏懼所以安於久便不肯退去今臣已搗其巢穴劉聚過其枉肆范瑾候謙等又截其歸路內外奮擊誅斬數多然既不得利又遭痛苦縱彼狡詐未必不為寒心今冬套內其勢似難住止此皆上賴天威所指下藉將士効勞之所致也

黎陽王襄敘疏議

威寧海子搗巢捷音疏

臣照得先該延綏寧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奏報達賊擁衆在於河套搶掠兵部議擬動調京營并大同宣府等處軍馬就乞簡命內外監督提督總兵等官前去勦殺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着太監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欽此欽遵臣等俱於二月初三日啓行朱永統領京營官軍一萬員名從南路徑往榆林臣與太監本日至居庸關即先發旗牌官何全等前往大同若遇賊虜侵犯督併官軍勦殺本月十一日該鎮守大同總兵等官范瑾等報稱初五日達賊三千餘騎從海東山進入搶掠統率官軍斬首五顆本月十七日臣等從宣府柴溝堡起程存留旗牌官督同總兵官周玉等遇有近邊賊寇相機勦捕本月十九日到於大同續該周玉開報在地名紅崖兒撲殺達賊首級三顆俘獲幼男三口達馬八匹二十一日該牛心山等墩哨守官軍連日報有達賊攻圍墩臺臣等密

切計冀此賊自去歲冬西入河套侵擾寧夏延綏地
方今春又累入大同宣府邊境搶掠且大同宣府教
十年來無人敢出外道追殺彼此安心放意騷擾邊
方我若選其精銳衝拔來甲掩其不備搗其巢穴破
之無疑於本月二十二日選調京營大同宣府官軍
二萬一千員名自孤店關出兵晝伏夜行不動烟火
至二十七日到於掃兒庄大邊當夜將所統官軍分
爲數路前中哨大同副總兵都督僉事孫斌前左哨
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周璽前右哨宣府副總兵都指
揮同知江山各領官軍三千員名前鋒並進奉御帶
敬輿大同叅將都指揮使盧欽統領官軍二千員名
爲左哨奇兵奉御孫勝與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僉
事閔斌統領官軍二千員名爲右哨奇兵與太監督
率總兵官都督同知范瑾官軍五千員名居前中軍
總制調度太監常正巡撫右副都御史孫洪帶領官
軍五千員名爲後中軍預備策應前後左右聲勢相
聯布置已定傳令官軍不許爭搶首級混殺幼小男
女本日脫出境行至天明前哨官軍到於威寧海子

地方哨見達賊老營在彼住牧賊見官軍已近散漫
上馬不知其數前來迎敵孫斌等督令官軍奮勇射
殺賊稍退却且走且戰追至北岸賊虜聚集約有萬
餘倚山擺列拒戰衝突二十餘次臣等分遣官軍相
機策應灰塵蔽天喊聲震地各哨官軍乘勢爭先砍
射就陣掣奪虜旗纛賊方退走追奔四十餘里賊
復聚衆對敵臣等併合官軍奮不顧身各用鎗刀矛
箭一齊射打賊遂潰亂就陣斬首數多臣等縱其官
軍入賊巢穴虜其男女奪其馬駝牛羊毀其廬帳器
物賊上山頭舉炮號烟臣等收兵回還餘賊數十又
來跟襲臣等結成營陣入邊下營賊至邊牆壕塹方
止二十九日同至大同城查得生擒幼男婦女一百
七十一名口斬首四百三十七顆掣奪旗纛十二面
戰馬一千八十五匹沿途之馬用刀砍死不知其數
駝三十一隻牛一百七十六隻羊五千一百餘隻盈
甲弓箭皮襖鞍仗等項一萬餘件陣亡官軍三十八
員名臣等切緣此虜悖逆天道毒害邊方去冬既犯
寧夏延綏今春又犯大同宣府罪惡已盈王師斯舉

臣等奉 命往征夙夜兢惕千思萬慮期伐其謀九死一生不辭其險發蹤而將帥協從鼓氣而士卒奮激乘夜截拙速之機取道假長驅之便感 恩圖報臨陣亡身適中運籌痛遭斬馘俘奪其子女頭畜收獲其盔甲器仗計程三百餘里而搗巢似非兵法與師二十餘日而克捷庶快人心啓後來敢爲之端成已往未爲之事此皆仰仗 天威恪遵廟筭之所致也臣等勉効微勞不勝慶幸

辭解恩命疏

臣由進士先任監察御史按察使天順年間 欽陞本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彼因大同延綏等處邊方多事粗効犬馬之勞前後以軍功歷陞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又二次陞俸二級成化八年四月議事到京節該奉 聖旨王越着在都察院管事欽此本年六月內仍去延綏殺賊成化十年九月內回還成化十一年二月內節該奉 聖旨王越不妨院事着提督十二營操練軍馬欽此臣即具本辭免節該奉 聖旨卿諳練軍務

特茲發任不准所辭欽此成化十三年七月內又具本乞辭團營兵任奉 聖旨卿久在軍旅練達戎務還照舊提督蕪管院事所辭不允欽此成化十四年十月內又蒙 均慶之典陞太子太保無職如故仍舊辦事欽此臣又具本辭免奉 聖旨卿受朕委用歷事年深特茲加陞所辭不允欽此成化十六年正月內延綏等處節報虜寇犯邊 欽命太監顧恒總兵官太子太保保國公朱永并臣統兵前去征剿到於大同臣隨太監顧恒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出境殺賊幸獲微功三月十八日節該奉 勅王越出境剿殺虜賊有功陞威寧伯世襲太子太保仍舊欽此臣又乞辭免奉 聖旨卿抵巢殺賊奇功可嘉特茲陞將用酬前勞所辭不允欽此次日又爲崇重風憲事奉 聖旨王越着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團營照舊欽此臣惟都察院總天下之紀綱團營掌朝廷之兵務顧斯責任宜簡英賢如臣者才不足以股肱臣謀不足以馭將士濫膺委用歷有歲年屢歷愚誠不學 俞允迺者思出望外陵以厚爵而簡

文事懇乞辭免復未 降從勉強支持又經數月結
草料環雖 天恩之未報壓石藉刺寔臣心所未安
先臣無益 國家有妨賢路干冒時議理所必然兼
以年過五十精力以衰舊疾侵凌舉動艱苦驚馬力
疲不堪鞭策伏望 聖恩廓天地之度回日月之光
憫臣孤拙俾其帶俸隨例 朝參別選賢能以總紀
綱以督軍務庶安常分用保餘年臣不勝懇切戰懼
之至具本親貴謹具 奏

開 次日奉

六十七

聖旨卿熟知戎務練達邦憲特茲兼任不准所辭該
衙門知道欽此

黎陽王襄敏疏議緝畧卷之二終

黎陽王襄敏序文緝畧

序

曾孫王紹恩頌首輯錄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予少家食時聞東魯許先生善古文屢欲裹糧相從
弗果長而將宦京師始獲趨問先生不鄙賤予出示
古文二十卷予讀之竟乃知先生之文一本乎浩然
之氣也蓋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得
之斯有形形斯有聲聲斯有言言極其精而文文極
其精而古氣充之也苟自餒焉形聲雖具有言不文
奚以古為且文所以古者非取其辭不同於今意不
同於人特以其道有合於古人爾古人之道順理而
已氣充則辭達辭達則理順理順則道與古人不相
背是以三代而下司馬遷充是氣而文古於漢韓退
之柳宗元充是氣而文古於唐歐陽永叔蘇子瞻充
是氣而文古於宋先生充是氣而文古於今文不同
而同歸於古是皆天地浩然之氣貫古今而流通也
故先生之文或有若重林邃谷者氣之深遠也若
鳴鳥道者氣之曲折也若冰壺秋月者氣之清

若太羹玄酒者氣之冲淡也若波旋馬逆者氣之
騁也若天地包涵六合不見端倪者氣之沉冥渾厚
也若煙雲出沒萬狀莫測機絨者氣之摩蕩變化也
若鵬搏霄漢鷹揚原野龍蟠而虎踞者氣之高邁道
勁雄壯也文隨氣指氣隨文肆義無盡句勢無盡體
彼文學馬遷者見之以爲似漢學韓柳者見之以爲
似唐學歐蘇者見之以爲似宋不知果漢乎唐乎抑
宋乎質之先生先生亦不知其爲漢爲唐爲宋然則
予知之矣先生其不漢而漢不唐而唐不宋而未歟
何也氣相似也馬遷歐蘇韓柳在當時皆不得大行
其道身困志窮發爲文辭伸諸後世先生十八舉進
士第尋入翰林爲庶吉士歷官檢討編脩脩撰老職
館閣身在 朝廷始終五十餘年望重位隆涵養有
素文章見於功業載在簡冊足以傳於永久又何其
不相似邪此非氣不相似也命不相似也夫
何損於文先生聞其言顧謂予文論文乃言氣言命
理惡在予曰氣之浩然命之窮通悉有理以爲之主
先生曰女言不泥可書以序吾文遂書其言先生名

彬字道中號養浩世家魯之寧陽學者稱爲東魯先
生故文集因其稱而名之

文潛左副都御史馬公悅詩序

嗚呼馬公沒矣哀挽之什某當序之也某與公之子
負圖同進士榜同官御史且同庚義氣取相優洽嘗
過陽翟拜公於床下時公初被 恩封繡衣白髮風
度閒雅儼然一老仙也自是厥後負圖以才名遷閩
憲使再遷大理卿三遷至左副都御史撫鎮關中某
亦濫叨邊寄飄飄瀚海中東浮西泊不相見者蓋十
餘年故公之起居味昧無所識間得故舊書始知公
沒尋贈官如負圖悲喜之餘徒懷耿耿耳今歲夏某
自原州抱疾移駐長安獲見負圖持一卷再拜曰孤
不幸先君沒已久此諸卿大夫所悅之章也謹類成
卷俟知言君子序之幸吾子來敢丐執筆即不靳先
君不沒矣語訖淚潸然下已而又曰先君諱崇字士
舉性慷慨不脂常以蠅世與人交吐露肺腑肯類問
下談機穽好周施老無倦色養親在志愛弟直若手
足尤嚴於義方孤之兄弟賴以成立是先君善行固

吾子所稔知孤又喋喋者人子之心自有所不能已也語訖決復下某視負圖不覺顏面發頰公沒某當執紼道左哭以送之可也當束一主鳥畏鷄絮酒以酌墳土可也當長歌曰日以招其歸來可也義皆缺典顧此挽詩序某雖不能文何敢辭乃刀疾展卷用序哀挽之意夫古之挽人者有詩有歌皆所以寄哀也凡死足以感人之情則哀哀之不足則形諸詩歌今之人下識死者可哀與否輒擬拾遺爛語以應故事黃鳥之詩如是乎匪露之歌如是乎蒿里之歌如是乎古人之情至是蕩然矣今諸公之詩一本於情誠不愧古作者故讀其詩清雅者可哀豪放者可哀和平者可哀憂憤者可哀哀敦厚者可哀激烈者可哀可哀詩不同而哀同詩非能哀人良以老成凋謝鄉無善俗後生小子無所取法是情可哀也雖然公篤於孝友有德矣生封殯贈貴矣年踰古稀壽矣卒於正寢考終命矣况多賢子孫而負圖功業顯著公之名將光輝震耀於來世矣此又無可哀也蓋哀者情也不哀者亦情也可哀之情人皆知之不哀之

情非某其孰能知之哉嗚呼此公哀挽之什某當存之也

記 登太山記

洞天福地之寓於人間者皆九州之奧區幽遐峻絕必梯危絕險履其不測而後始得闢其勝地若海外之十洲三島腹裏之武當泰山是已泰山在泰安州界齊魯間是為東嶽以位居東方萬物發生之始為五岳之長故又稱岱宗杜甫謂岱宗復何如齊魯青未了是已予家濰濰古衛屬邑與魯為唇齒邦自少

記

七十二

慕太山之勝嘗欲登絕頂覽八極以快心目竟妨于舉子業景泰辛未厠居甲科獲從內翰許先生遊先生世家魯寧陽去太山僅百里嘗人語及登太山詩予陡然興懷恨不贅一詞其間天順丁丑先生致政歸鄉歲庚辰予亦叨拜山東按察使心口私語太山之登可與先生卜矣友視事百務業勝又不果行明年繡衣康公來按山東適太山仁安殿成約予往拜且謀期先生同登太山予聞之劃一然笑平生願也肩弓矢而前驅何敢辭時秋九月十七也即日遣人

白先生次日向驛子與康公就道暮抵石都寨有老僧迎拜道左懇乞東入靈巖寺宿明發行三十里州中馳報先生已至于二人懷鞍色喜及晡抵州會先生於公署康公設酒散歡飲二鼓方寢十九日貴諸仁安駁拜祈靈神以康福吾民然殿在山下瞻拜之餘日色近午山高四十里度不能往返遂止二十日先生凌晨預出州北門駐石土廟候予二人至下馬作禮州主李琦各具小轎轎皆無之若江南所謂籃輿者取便於山行也廟背半里許即升元觀稍東遂

記

七十三

入山石逕狹小曲曲如蛇蚓五里經高老橋橋下水石相激撞作激湍聲使人神思蕭爽北上三里懸崖一石洞洞口有泉飛流其下狀若垂簾似非人境又北二里有岩掇削若棚州人相傳爲藏神牧馬處後後進五六里道左有蛻仙巖可容數人元翰林學士王從之與客飲岩中而卒因名岩轉東北四里爲回馬嶺嶺上草木陰翳石磴陡峻乘馬者不復能上過嶺一里舊有大松五株即始皇東封時風雨暴至避樹下封五大夫者今止存其一樹枝虬屈與衆木特

異附報有石其平若掌憩息少頃乃行歷黃峴嶺山益高益老路益險狹山勢益怪惡可畏俗呼爲黃泉嶺循嶺泉下徐度三坡頗覺夷曠行者得以蘇息因名快活三其北兩山相頽狀若吞吐人從隙中穿出足爲小龍口由此而北勢若小龍口而險阻過之是爲大龍口迴視大夫松又十數里口之北連綿七八里陡若梯峻若坂曲若羊腸步步皆石磴心毛竦豎常恐仰墜此十八磐也磐盡跨石而入西天門近門有三清廟廟東三里天仙王女祠祠瓦皆用鐵否則爲風所挾去祠之右土房三四楹數道士居焉祠左有瑤池水極清冷可濯可漱池後有府君殿殿陰磨崖萬丈宋真宗封禪碑字大幾盈尺得古隸體漫爲蝕迺苔色所侵蝕間有存者亦剝落不能認讀自崖而西西而東約二里先生倦坐石上予與康公直造絕頂上有秦石表乃始皇登封立爲神主摩挲久之睽目四望眇不知天地之爲大俯見山腰樵者星散大如指紙疑白石尋漸移動始知是人絕頂東二里兩峯峭立北爲日觀南爲月觀日月初出時可以觀

七十四

見景像與海濤之光彩觀側爲東天門門南一峯
接層霄迴鴈峯也再南五里左爲觀音巖右爲捨身
崖崖懸探直下莫知幾千萬仞人或捨身於此觀音
即救度之浮屠之論也沿崖而西有試心石週圍緣
一二尺聳然突出人有跨步炷香石上以著其誠又
其西洞上兩石輒接謂之僊人橋險阻不可度至是
則力疲目眩清興闌散乃邀先生尋故道歸先生以
爲登太山而無詩其不負山之靈乎於是各舉筆賦
詩詩成予悠然自謂太山靈蹤舉在肩睫之間傍有
道士拱而進日急著芒鞋數月僅能得其皮膚片時
而心自足小太山爾試指陳一二以煩清聽太山左
據祖徠右憑蒿里徂徠卽石守道逕隱處絕頂有熱
源池產靈蒲一寸九節下有蒿里祠宇壯麗善惡苦
樂之狀稟有生氣使人畏不敢爲惡而有天書觀
宋封禪時建之以祀天書觀有杜首碑王欽若撰又
有登封臺朝觀壇丈人峯呂仙洞雲雲岩二停後
有昭真岩天仙玉女脩真冲舉之所挑花峪消林畝
桃春時盛開遙上數里外香氣觸人豐都峪幽暗清

七十五

冷人不可入及仙人牧羊坡王母池龍紋虎伏二石
諸名泉七十餘山之上神氣万丈不可悉數願自駕
以盡餘興予晚而視之見道士貌古神清亦非世俗
者沅蓋將訪以胡安定授書洞孫明復讀書墓遺址
不覺日已西沒從者俱之歸須臾月從東山之口隱
隱而上松影滿身清風淅飈行及山下月明中遙見
一老翁鬚眉皓然深衣幅巾執櫟木杖携酒榼相俟
怪而問之乃王地官之尊甫年八十餘矣遂命僕息
肩各三引觴而別仍宿于公署二十二日先生歸寧
陽予與康公同還濟南於乎大凡喜遊事苟留意焉
欲是以喪人志太山之登嬉也不幾于喪志乎因作
記以自儆俾覽者亦知所做云

開州鄉賢祠記

開州古澶淵地廣民衆不良有司不易治江東胡公
希朱以明進士牧於是才而下奇名而善斷化行既
久百廢俱興乃考諸祀典古賢者沒必祀於鄉所謂
鄉先生鄉人以之薰德善俗州固多賢皆天下士豈
獨鄉先生而已此典尚缺伊誰之責因按輿誌得自

漢汲黯而下四人我朝紀著而下九人祠而祀之
焉余言于石以永其齒顧余昔嘗南巡過新鄭拜三
賢祠碑蓋韓魏公作過洛陽拜九賢祠碑蓋王清潤
作今諸賢碑余不知量敢効二公執筆當執筆也况
諸賢功業學行昭於信史洽於人心余復何言雖然
人以言傳言以文著爲有道言言而不文何媿且春
秋無費詞綱目祖之余讀聖賢書豈貴多言哉但錄
其記事之由與諸賢姓名大書源刻俾後之英俊指
而評之曰某剛正不撓可以勵蓬迎取容者某風猷
清肅可以勵庸膏保祿者某端本明經可以勵曲學
阿世者某某忠烈鎮靜可以勵偷生舞文者某某襟
度凝遠問學宏源可以勵浮躁寡聞者某某高蹈遠引
可以勵奔競者某品裁精允可以勵昏墨者某宜道
憂民不附時宰可以勵脂膏不振者某某氣節凜
然涵養有素張皇六察萬折必東進止於禮義之間
又可以勵趨炎附勢苟求富貴者一觀感之間賢者
知所法不賢者知所戒庶乎片石可語是有補于世
教不猶金於悔作者乎

黎陽王襄敏傳緝畧卷之二

廸生傳

廸生者長安醴泉人昔黃帝會王母於嵩山有壽光
者即生始祖也二世祖用和與米大夫江先生結爲
死生交又得曹尚書胡平章賈中丞附會之遂因儀
狄而見禹惡其太柔美日漫疎遠傳六世至廣陽君
獲龍於成王周公恐王沉湎作誥進以戒又孫文太
受教於杜康仕爲青州從事進見孔子孔子見納終
不及亂其後子孫繁衍流漫天下皆好廸賓客漢司
馬相如貧時賴以資給歷唐有允通者強橫不律執
李白於江中廸五世而至生生之兄易姓爲白名
汝玉雖有火性見人極親熱以征伐有功封子胡將
軍人見之氣懾可畏生名曰通號長春居士其爲人
和顏悅色處已在清澗之間與人交能動見人肺腑
有通交才見君子則帖然敬服遇小人即顛倒佐使
惡言穢行無所不至自天子以至於公卿大夫士農
工商自中國以及四夷八蠻皆樂與生交獨釋道外
若相忤其中倍加親愛同州人孔方允慕生崇尚禮

讓舍已以從然生性亦不常或傷於放浪人亦海涵
或過於措置人則威顏時或醇正典雅人斯無間言
矣太史公常舉越西施晉石崇楚項羽與生較量功
罪以生為功之有罪之魁嗚呼生果何如人哉有事
而竊成敗之權與位而專生殺之柄賢者好之愚者
不惡富貴者好之貧賤者不惡生果何如人哉其鄉
愿之流與黎陽王越素惡生者自識荆後喜生風味
可人不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弟恐浸潤不已適足
敗事請以絕交生喟然曰汝憂我解之汝棄我衡之
汝怯我壯之汝病我料理之汝困苦我扶持之汝若
真怒我即退避何負於汝汝絕我耶某聞其言良久
再拜曰子之言是矣誠不敢拒絕而舍而後但當其
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

傳

七十九

臨渾分司多壁蟲盛夏夜不安寢為
文以罵之其辭曰

維爾蟲之種類至不一也在狗類蠅在牛豕類蟻在
人處蠅而緇處白而白者其么若蠅不知又有爾類
皓股而軀身纖足而勁嘴或青或紺或黃或紫白
晝著晝昏黑坐起脫走如珠狙刺如矢使人脇不得以帖席
眩不得以曲几追蹤捕痕若亡若存遺景朽空滅跡
密紋湯沐所不能攻掌指所不得捫但見肉斑隣
其成瘰瘡室果共生龜音紀怒床几而欲剖避余禱

傳

八

而欲焚鳴呼爾蟲乎蜂則有蠆兮蜂可祛蝎則有蠆
兮蝎可誅嗟爾么類孰能屠騰蛇神兮殆即且上
校兮制蠹蛛嗟爾么類又誰去嗟大化之好生也
物之弗紓胡爾惡之兼輒為吾人之毒奈飽膏血
之毒甯資肥脂之臭軀吾將上告司造殄爾類非無辜
也辭畢是夜夢有被玄裘裹絳腹而至者若有辭曰
吾即見罵爾文者辭義既嚴敢不退避然吾子毒小
臭耳亦知世有大毒大臭者乎奸法竊防妨化圯政
剝人及膚殘人至命關若豺虎惡甚梟獍此非大毒

大臭者乎爲國之病而執法不屏其或分民曲直
任國是非義無避位仁不讓師則丹青是絳皂橫見
遺彼大毒大臭又何憚而不爲除乎且吾起使適即消
息乘機白露灑空勁風吹衣蟬蛻而莫知予之所歸
子試絜夫大毒者毒無已時大臭者臭無窮期
孰爲可詈不詈乎子不窮南山之竹以爲辭而詈子
瑣瑣不已戲乎於是余乃增憤加涕涕泗不交霍
然而覺不知蠶之所之

頌

石城平虜頌

於莽 聖皇邁德虞唐萬國來王繫京之墟孽胡
攸居以用以廬粵茲胡酋乃旅逆傳與天爲仇桓桓都
臺蘊經濟才董師西來酋醜我欺我目心序施示胸襟疑
醜罔悔悛犯我戈鋌士奮醜顛礪鳴其聲臊腥其形
殺戮縱橫險平酋擒式馳捷音都臺殫心維甫及申
周討載陳寔杜稷臣振旅獻俘歸功 聖謨 天子
曰都臣德我旃亮獨化原

天子萬年

銘

左書銘

安吾之居讀吾之書六經之言至言無私至味有餘
古之軌範天地襟裾源泉既達茅塞可除心樂脾脾
其樂何如曾也以魯顏也若愚吾雖不敏敢不勉諸
出此入彼誰之過與慎哉勿惑曰無與厓

右琴銘

正吾之襟鳴吾之琴鳥獸可格鬼神是歆帝舜和德
孔子養心南薰之歌荷蘭之吟伯牙移情鍾期賞音
通於天地達乎古今趣不在絃指何以尋歌聽斯聒
歌言斯瘖妙在自得其素也深慎勿他惑鄭聲之淫

黎陽王襄敏墓誌輯畧

誌

故陝西按察使侯公墓誌

余友侯公世傑端人也今已矣悲夫其子天民以余知公深巧銘墓石誼不可辭爰用執筆按狀公請英字世傑齋出晉侯縉之後絲派逕遠莫詳其次自宋元未為開州清河里人世有令德德追考諸春字始業儒中末樂辛丑科曾鶴齡榜進士授江西道監察御史以才行擢浙江按察司副使公務北上遭疾便

道卒于家妣鍾氏五子佐英佑傳偕皆克家英即公資稟純篤才識穎敏早充郡庠弟子員從翰林脩撰劉仲方先生學授書經為文必以理勝不尚浮藻領景泰丙子鄉薦明春會試不偶入成均大肆學力遂登天順庚辰王一夔榜進士尋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天順甲申巡視邊關成化丙戌按治陝西歷著聲望戊子遼東歲荒當道薦公往至則引古十一策酌今急務從宜賑恤全活者數萬人適上命太監數人往封高麗國王僕從暴軍民困苦公不畏勢要力陳

不可出使者數條章凡三上遂可其奏遼人德之

忘旋掌憲事屢陳時政詞氣剴切士論以為有古諫

臣風又以年勞從考旧銜贈中議大夫資治尹妣恭

人配謝氏封孺人已丑擢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

建昌行都司兵備禁貪酷撫困窮父老能道其由癸

巳批卒聞訃哀毀過禮與弟偕廬於墓側不御酒肉

朝夕號泣服闋尚不忍去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閭

且常戒諸子曰汝祖雖居方位庶無長物吾讀書其

淡薄汝毋親操井臼幸有今日願汝輩毋習先德諸

子受教惟謹男女嫁娶悉依文公家禮又取范公族

會法各族立宗子統率族屬月朔望一會人出錢若

干收濟貧不能婚葬者人出麥若干納諸義倉以備

先塋之祭鄉人是式丙申改江西按察司僉事戊戌

陞本司副使壬寅陞本司按察使巡撫巡按官文章

旌薦陞江西右布政使丙午陞左布政使執法不從

請托如御史按察時以致江西當道者深銜之飛謗

如雨丁未無上事調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庚戌擢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巡撫河南方務舉錯偶以

廣西任內事詰誤調四川按察司副使仍理建昌兵備感疾累乞退休朝廷勉留卧治甲寅復陞陝西按察使扶疾便道回家遣子天民奏蒙命有司調理痊可取用醫藥罔効是年十二月二日卒于正寢上距所生庚戌享年六十五歲擇明年乙卯九月七日葬先塋之次嗚呼公端人也故始終大節如此漢汲黯寔卿先建公端直類黯建昌淮陽俱以疾終出處又相類朱子綱目書以汲黯為淮陽太守以乞武帝忌賢不復召用也他日史官當書中丞侯某卒以見聖主任賢將復旧物也後先振擢昭示千古使食祿而志行不端者聞公之風其亦知少愧哉分初配謝氏側室金氏繼室王氏俱有懿行六子天民謝出天工天祿天瑞天節金出天運王出皆讀書克家女三長適士人楊統次適鄉貢進士吳厚次適士人陳士公竝脩婦道余不文誌而銘之銘曰

儲之也清廟之也明負之也剛用之也誠幼之所學壯之所行天能抑其亨不能抑其貞地能埋其形不能埋其名克配前休以哀以榮彼美端人敬此之銘

明故趙母萬氏墓誌

趙母萬氏卒其子銘服衰麻走余所號泣再拜拜已而言曰吾母進賢右族萬隱君之女閑於內則隱君擇配故家乃歸先考吾家本宋涪陵公裔有續之緒之者從高宗南渡遂家進賢至仲禮者寔先高祖考生曾祖考桂芳上上生祖考正己上上生先考諱仁瑞字秉春別號野耕剛介自持儒而嘉趣祖考沒祇奉祖妣吾母巽以承志生養致其敬死葬致其哀追祭盡其誠鄉黨宗族稱孝無間辭語簡重隣不得聞其声動止端肅不害上高上威如中慶至於中饋織紉利女之貞夫焉有所吝遺先考喪哀毀幾滅性懿時年踰弱冠母恐墜先聲俾從內翰張先生學上始就緒遣入郡庠甫三載中成化丁酉科鄉選春闈登乙榜授山東滕縣學教諭迨母訖祿養任滿奉還故里總再任直隸大名府濬縣學教諭典廣右文衡便道迎抵濬閭五載卒于官舍臨終顧謂總曰一力忠孝無怠毋忽謂婦曰善事夫子又謂諸孫曰明經効用以光門閭遂絕子三長即總娶侯城舒氏次英娶

市中汪氏次錫故娶旺溪傳氏女二長配田南熊次
配趙崗王孫男八長貞源娶祿奚胡氏次貞源娶梓
溪夏氏並游縣庠及貞源皆總之子貞源娶南昌吳
氏及貞源皆錫之子貞源娶淮貞源皆錫之子孫女
二貞源總之女貞源錫之女俱幼在室曾孫二義梓
義權皆貞源之子吾母生大明永樂乙未年十二月
十九日歿于弘治甲寅年十月十二日壽八十茲歸
合葬先考之墓窮風水之吉無以塞其悲廢裝我之
什無以終其慕願銘墓石以永其圖言訖又泣而拜
然總字廷用有學行雅善於余銘何可斷嗚呼趙母
可銘也已而德而言而功而容婦德咸備而尤重孝
敬可銘而父而夫而子而孫親屬皆賢而安享福壽
可銘惟其可銘是以銘其銘否則諛而已余不佞何
敢犯劉義之譏銘曰
壽而困窮天益其憂福而夭折天損其休於維趙母
福壽咸備天道無私德之所致伊德何先曰孝與敬
子貴孫賢德之餘慶銘刻于石形歸于土德不可
光昭千古

黎陽王襄敘賦悔畧

賦

舜韶遺響賦

粵成化二十年歲在執徐客有謁余者手持一軸展
而視之光彩射目神遊高明氣拔流俗是蓋天潢淬
允穎之奇鋒星斗煥鶯池之美王子何爲而得此
客曰少無所事惟琴是嗜偶得其端穆承厥賜意予
亦嘗此學而未能子爲子彈子爲子聽客乃焚香焚
琴于几凝神端居然後入指初眇眇兮屏宮徐矯矯
兮縱橫牛鳴釜中兮垂澗維登木杪兮輕清既斷而
復續總矣而僅有寓至味於太羹擅醇風於酒聲中
之意意外之聲意盡聲止續如以成少焉客起長揖
請問其故樂何古今人何好惡嗟予不博舜琴五絃
南風接歌和氣允宣上傳軒轅下該文武會之者稀
寥寥可數師襄不生兮魯叟誰師鍾期既沒兮伯牙
誰知淵明適趣兮自樂寂夜感時兮獨悲此古聖賢
所以難匹而寡和也至若秦箏截鳴燕姬既舞酒酣
耳熱揮金如土又若花奴解襪羯鼓聒天樂極洋洋

九竅灑然斯時也誰復知有琴孔此今之世俗長往而不返也雖然妙理難言奇物不偶穹壤之間豈獨琴耶梅疎澹兮桃李香蘭幽獨兮枳棘芳鳳翔寥廓兮磨遊乎大荒鷄鳴亟谷兮犬吠乎山莊貴燕石兮賤荆玉利鉛刀兮葉干將羅珍羞兮薄藟栗之味衣錦綉兮鄒布帛之裳人情反覆世態淡涼規盈矩滯尺短寸長引伸觸長心寔孔傷客聞余論亦太息而徬徨以無窮之思付造化之茫茫醉而已矣乎好今者非好古好古者非好今母以天下之好廢天下之耳母以天下之耳絕天下之心姑括囊以藏器時容語以待夫知音

弔岳武穆廟賦 在州北拱辰門外

悵夫君之侘傺兮覽遺廟之荒涼重徒履以徘徊兮心憑噫而徬徨爰蘭之芬兮兮釜如余試之如在嗟中道而返兮衆妬之以修能富宋轍窘步兮志萎萎而攘詬雖九死其未悔兮固君子之所厚剗崔嵬以切雲兮從長劍之縱橫扶勁矢以射天狼兮窮廣漠以肆行夫何灵修之不悟兮貴騰簾而棄死歟謂夷

齊溷濁兮唯蹶躅之是求雜鴻鵠與鶴晨兮胡群之豐豐信雄鳩之佻巧兮詒鳳鳥於鶉籠治翕翹以恒絕兮謂偃蹇其猶迴翔郭精忠以揚灵兮凌迭曜之明光曼余目以下節兮編愁膺以嗽詞願後車之戒兮涕淫淫而增悲

黎陽王襄敏辭輯畧

辭

華清宮辭

帝將汰兮繁樂瞻名山兮華薄恙誰爲兮雲中眇殿
閣兮戍削飛檐兮轡轡紡栢兮錯挽颺壁門兮鈿砌
承挂桂兮踈跋梅有垣兮椒有苑煥芳蓮兮水瀟瀟臨
組岫兮是助建明珠兮直上彤樓兮綠閣瑤壇兮羽幢
太羊兮西清鹿得名兮山客殷後殷兮庚城駕繚復繚
兮女墻下儼龍旌兮鳳蓋悅而明兮忽而暖與大獵兮
河曲金爲羈兮玉爲勒與文席兮天涯覓爲裳兮羽
爲衣望夫君兮余思樂不極兮告我以不歸帳千秋
兮若此時不可兮更待

其二

有美人兮心所歆被校服兮織躡英朝與出遊兮夜
忘歸山之樊兮羅百司鈞膺兮陸續五貴般兮相屬秣
驪駒驚寶軸諸姨從之兮兩大國羣屏兮象筵隨珥
兮委細捐珠排兮霧散裏蘭氣兮宛迤霞社兮墨披
燈中憐兮雲之際合衆豔兮條煥轉清曠兮流睇歎

音兮眇眇兮塵兮縹縹騁秘樂兮天中播鐘雲兮英

陳龜壁羯鼓喧麓高張兮紛絲絲而來下奄四海兮

黷侈君之心兮未已邑里移兮朝會遷光歲幾兮列翟蟬

頤文葆兮負艱情不憊兮不言陣王坐兮金鷄錫之

帶兮十圍夫人自乘兮美質幾何爲兮齋疑

其三

浴芳華兮瑤池侍夫人未來忽中變兮偃蹇拓九開

兮洞開鬱鬱粉兮駟駟策駿駿兮奔螭攢鉦鼓兮蔽野

戈鉦動兮拂霓操有矛兮吾逐兵接腋兮車接轂帝

順動兮將馬薄署雲車兮撤豐屋龍轡兮華輶和

壘兮秋秋擁周衛兮失次旂旗紛兮九旂臣隣兮嬪

御狂攘兮載路鈿角榆程魚須笏兮赤繡烏騰駕君

兮蓬蓬憑余怒兮不夷號美人兮道曲悵羽袖兮截

襪朝弛鞅兮山阿夕流憩兮江許折瓊枝兮魚龍將

以遺兮無所歌汾鳥兮悲秋風邑邑兮余愁歎與爾

兮目結心騷屑願懷

其四

天兵合兮龍驤兇銷氛冷兮奏膚公皇穆穆兮來歸

盡將疑兮舊宮秋風兮颼颼紅實兮離離浪無人兮
跡絕散紫殿兮金扉霜霜庭兮月侵墀寒果思兮失
玻璃滄石溜兮漱濯芳葩兮儼如昔錦鳥兮繡鸞思
柔匹兮妍娉溟海阻兮太息魂之來兮秋之夕洋洋
筑兮增悲勅所思兮爲余翳之鮮帟袂兮王體謂兮
警兮可佩促而杜兮原中遺而復兮行路覽故處兮
猶疑徒丹楹兮延佇

其五

林余馬兮脂余車歲二月兮西南徂登朝元兮瞻望
興廢忽兮秋予龍翔兮塵塵月川兮瀟瀟浮綠樹
兮中天非雲非烟兮眇如蒼蒼兮望壤兮氣冲融晴隴
靜兮兮丹明灼炫服兮雅艷發紅繪兮鮮榮祥光兮
繞緯虹霓迴兮海拔淒軼咳語兮曾窮薄飛來兮下
眺撫華清之巨麗兮孰轉運而失之望秦陵之坡陁兮
鬱鬱而蔽之驪之山兮畢之原之山累累兮竹竿竿
諒前世之俱余又悲兮有塵

乾鵲詞

繫飛駁兮容之遂之行氣之先兮如普如飽唯靈而

九十三

詞

九十四

通兮吾固爾諮彼儉皎兮道愿甫嬉爾何惜昔兮
詭詭隨隨夷賸獨兮噤焉背馳誰掣其肘兮靡然從
伊知將來之多風兮巢於下枝童子探其卵兮云胡
不知今而後兮語默其庸思毋以鵲爲媒兮毋鳥毋
鵲毋信確鳩之佻巧兮毋黨與斯有鵲兩鵲兮文采
陸離頤呈厥瑞兮恐羣鳥之見疑天生聖明兮爾擯
介其來歲差一鳴以宣仁化兮陶四海之雍熙陰消
道長兮寔維其時爾言遷兮亦孔之宜吾書信義兮
矣好其詞匪橋之詆兮匪石之其婉美關雎兮周南
之詩裨治道兮復奚云焉緬懷君子兮念茲在茲修
詞立誠兮德業所基可以人而不如鳥兮是歲是規

春山詞

春山兮青青帳雲深兮路不可行眇眇兮誰語悠悠
兮我情獨徘徊而行望兮杳不知其所盟忽收歌兮
山麓隔長烟兮應空谷草凄迷兮漫綠花落兮水流
鳥鳴兮樹幽將奈何兮老景懷歸去兮故丘

放鷹臺

號

妖狐狡兔兮眠荒臺秋風秋草鷹不來我思古人

兮安在哉

挽宋繡衣母

前有母兮子未壯而先亡永懷歎芳子既立而亦
故求懷鞠育兮慕子之思親兮心悠悠一日不思兮
何以鮮憂命山之石兮有時裂子之思兮無時歇膠
河之水兮有時竭子之思兮無時絕子登栢府兮有
聲母受天恩兮有榮子之孝思兮如此母雖千古兮
不死

送宋君惟遠漕運回京

九丑

前年九月送君行溪上滿船秋月明今年黃葉開秋
對又向溪頭送君去賢勞王事促嚴程溪水茫不
住留不雅可奈何勸君且飲金叵羅醉來拍手
聽我歌我歌豈為離情多丈夫筆頭一寸鉄等
閑要補青天缺棹揚柱腹五千卷不作商霖非俊傑
君司出納才有餘鞭算真能代簿書已見經綸漕
運米尚期飛輓見邊儲君聞我言忽長嘯再拜願安
承此教斜陽倒影暮雲深萬里西風覆檣斗

黎陽王襄敏歌行緝畧

歌

插秧歌

嗚呼誰念農夫苦躬寫區區目前觀栽秧男婦各為
伍手挽綠雲猶織組炎風吹火日當午水熱泥深沒
雙股老農麥苗同肺腑漢血願為苗下雨促促唱歌
寧有譜樂擊碎長腰鼓今日未了明日補昔已成
病足將腐村翁燒酒獻童牯齊向田頭拜田祖今歲
秋成望多稔又愁穀賤賤如土租吏敲門夜騎虎坐
食之人喜欲舞嗚呼誰念農夫苦

九十六

酒酣贈海靜之

我放歌君進酒酒到莫停手聊寬錦繡腸小試談天
口一飲三百盃再飲五六斗胸中不平氣散作風雷
乳此是宜誠令尹海靜之曾在玉皇殿前走君進酒
聽我歌等閑莫負金叵羅閑日少忙日多古來豪傑
俱消磨百歲光陰一擲按人生不飲將如何

王都閩山水圖

奇哉此畫也乃鄂渚劉景之所作不知曾次幾許寬

但見毫端多丘壑飄然無半點之塵俗真馭烟霞
翔寥廓我昔登覽蘇門時風景正如此畫奇山之尊
者如大老卑者如嬰兒前者如顧盼後者如追隨拖
籃擁翠者如螺髻如蛾眉至若宛轉掩映者又如李
愿之盤谷谷中隱隱編茅數椽屋幽人習靜坐心齋
却被溪童掃破門前綠山中之雲搏空者如絮鋪地
者如綿濛濛者如霧霏霏者如烟飛來飛去者如醉
亦如顛山中之樹查牙如骨立擁腫如病蠱曲盤如
蛇蜿蜒根如伏兎長者未易名短者毋足數山中之
水悠悠而逝者如環之圓滔滔而往者如帶之長湛
然而止者如練之靜真然而瑩者如鏡之光千尺鏡
光收不起小橋路接壺天裏琴翁乘興訪知音山色
染青双屐屢於戲愛蓋本乎情題詩據手理仁者樂
夫山智者樂大水玩物者喪志將藝者君子差之於
毫釐失之於千里聖賢日用之間與繁爲人處亦曰
如斯而已矣

竹木寒鴉圖

右木撐空掛雲影竹敲碎玉霜風冷寒鳥點點亂斜

陽愛殺君家畫中景木老如太公竹清如伯夷鳥能
返哺若曾子是乃人間三絕奇君不見萬物要當關
世教此圖意趣兼忠孝侯門孔雀牡丹花抹紫塗紅
真可笑

寄金臺友人長相思

吁長相思兮朝思望雲山好山多在飛雲間雲山迢
迢路千里美人一去何時還暮思望雲樹秒雲來還
後去萬重雲樹香難尋翹首金臺在何處美人別來
今幾時看山看樹長相思長相思可奈何臨風竚立
空長歌我長歌兮風嫋嫋上老眼晴空送飛鳥白雲陽
春和者稀高山流水知音少昔與美人常同遊而今
一日不見如三秋車塵馬足我亦慣爲客乃知離愁
不及相思愁相思之期幾時滿雲樹雲山都不管倚
欄無語正惆悵忽遣音書寄黃犬爲報美人將款來
寸心便覺相思短

梳李府丞

烏夜啼愁殺人燈已昏啼轉頻啼落燕山五更月將
子聞之淚成血不盡空林返哺思鳴上啼到何時歇

一竄高一聲低滿天涼露風淒淒想故人而夜啼

五言古詩

華清詩

悲哉天寶時帝幸歐不脩寵幸幸婦人陰極陽已柔
外戚盛本枝掃比封列侯丞相大將軍備位甚悠悠
天下安既久積弊力不周車駸金玉煥黎庶飢寒愁
驪山溫泉宮晝幸還夜遊一遊百司備萬費一日休
誰能心自快化作社稷憂國忠恣吞噬林甫懷姦偷
胡雛據太涇鍾鼓無計收黃塵滿長安慘黷九廟羞
唐天未使絕返正知疾瘳自茲遊賞地荆棘生荒秋
舊物悉已廢蜘蛛樹重樓覽者成寒心一過三迴頭
因知帝王業堅固宜鴻猷豈可信嗜欲萌美生滄癯
雕牆峻宇誠簡牘况有由翻思秦離章續之應可仇

李在山水高

小巧武陵水古拙蓬壺山造化收拾不了此清氣何
物老子結屋正在山水之中閒靜者捕魚心自適浪
花飛飛蓬門濕閒情寫遍石屏風山色滿窓空翠滴
洞天福地何處著盤挨十里五里只長青上苔忽見

隔溪舟蕩鏡光碎定應酒客棊仙來白雲斫斷西岩
口古寺凌雲逼星斗夕陽影裡隱僧遠歸恰如沙
際兩鷗走樹碧漁繒尚未收前村時聽曉春遊陰森
老樹半黃葉商飈又送江南秋李在毫端有神正潛
移勝境供詩料可惜奇上恠上最高峯上頭欠我披
雲一啼笑

謁岳王詞

自分林泉人此腰久不折今謁岳王詞下拜非諂悅
一拜孝義之堂上再拜精忠之烈上三拜文武之全
才四拜古今之豪傑為金匱之仇必可復中涓之恥
必可雪朱仙鎮已逼東京十二金牌和議決之報不
進莫須有國體已無公道絕吁哉五國海天遙二帝
將魂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鉄可以剗檜之
心截檜之舌斫檜之頭刺檜之血萬侯高肩勢欺君
固當粉其骨張俊之杜賢嫉能亦安能逃其責我詩
雖非溫厚辭不平之氣聊以泄風清月白酒酣時擊
碎唾壺歌一闕食君之祿而不流涕者是無為臣之
節後來文山似武穆臨敵制勝之機識時務者自能

品其優劣檜之大奸宜流至賈似道萬里匡山未家

漢江別意寄送駱蘊澤東歸

真宰妙化機生才本非偶一家頗有兩玉人筆底文章爛星斗凡作郡第業儒第來省兄將何如兄曰爾當勤讀書學曾之常類之愚弟曰愛以當如子在昔猶良固如此怡上姜被正同歡忽憶過關秦耳旨尊南哦松不負丞待魁豈肯書官終兄送弟上別兄酒酣吹起墳麓聲兄敬棠棣弟歌鵲鵲乃是世間兄弟

詩

一百一

情既高以詩中之趣又索以畫中之情我惜李方之去重元方之清磨華嶽之松精走山中之免類紀漢江之別意叙鄧城之八景城拖秋色鎖苔斑影浸長橋月明冷撻碎白雪樓踏倒陽春臺風流宋玉已成土三千年後知音來廬家莫愁呼不起誰唱江雲與江水石闌干外曙鴉啼茅屋數間空翠裡曉鍾催罷暮帆歸名利驅上何日止休學五客堂客散堂已荒仙客久從俗閑客翻成仙西客盡東徙南客欲北翔雪客避緇緇飛入蘆花然古之陳迹雖可傷今之畫

意不可忘歷春秋戰地識離騷客鄉橫壯遊奇氣挹同胞取光兒女子決果何物丈夫鉄石為肝腸酒尽掉歌發滿江花雨春茫上春茫上水東注水上沙鷗留不注明年奪得玉蟾蜍丹桂香生紫荊樹

飲張千戶撻軒

聞道撻軒好東君久待余一童張布傘兩僕昇簪與祇用扶鳩杖寧須駕鹿車從容過市井咫尺到門間老眼清無限開情樂有餘塔榴真可愛窓草不曾除摘簇香雲暖槐酣化日舒牡丹花落後棠竹笋生初

詩

一百二

寬菜披紅錦葡萄曳翠裙苔嫌秋露冷蘭任曉風抹熱子同家住蜂兒間壁居大鯢貪以盜小犬詰於狙金罍奇上石池通淺上渠苦茶呼數上酣酒飲徐上青來充時果烏菱當助重出窠黃口雀墜網白鱗魚嫩鵝猶堪爵肥鵝也莫如豚蹄輕碩鼠鷄肋重關雉真敬宜從簡繁文總是虛敲碁知進止踴躍謝吹噓警者茲歌熟漁翁札貌疎喜聽新樂府懶說舊兵書看盃慚嘉趣題詩憶弊庐空途霸拔客何日賦歸興

送葉掌教還家

春雨寒側上春江水茫上別君臨水際水短別情長
憶昔主教鐸德音日已揚諸生飽薰沐育此皋比香
人事有代謝悲喜安得常鳥鳥入夜啼萱草不為芳
雙淚滴成血上苦誰堪嘗孤蓬照殘月萬里返故鄉
讀礼勿讀詩夢寐能斷腸居諸時步邁徒抱終天傷
無念心雖切移君道乃光立身顯父母聖訓不可忘

中秋對月用孟浩然韻

明月下空庭清光寒不濕寒簾坐來久忽見飛螢入
客懷寂寥聊何寂砧声急對酒不成吟起向西風立

詩

十首三

偶出

客况久岑寂薄言試春遊草色漫成綠野唐新水流
閑雲白來往落日山光幾時景不待人中有千古愁
古人去不反今人空白頭茲懷眇難語惆悵歸未休

中酒

中酒如中暑昏上惟欲睡靜焉時自思良使我心媿
飲多情即狂情狂語斯說一失悔莫追終身以為累
作書謝麴生交好半途棄相知向我言老癡胡不智

能幾何光陰彈指易万事勞其形百憂苦其志
樂須及時朱顏易顛顛典衣杜少陵強客楊諫議
伯倫竟沉酒元亮亦耽嗜俯仰古豪賢優游足高致
酒星天之珎酒泉地之瑞天地且弗違而人安可避
况在功名場獨醒衆所忌慎勿廢壺觴此中有深意
我聞忽絕倒起與酒神誓從今一月間便當三十醉

冬至

偶因冬至日默契造化理剝極乃見復始盛浸成否
靜者動之根動者靜之始天地自循環人事亦如此
治亂每相乘禍福常相倚陰消退小人陽長進君子
知機其神乎如斯而已矣

守邊

任將以守邊所賴慈籬固堅瓠非長城柔如剛即吐
武備日以隳秦越靡相顧一朝胡馬來手足無所措
哀彼秦秦人天高香難訴錦囊復何知日搏中山免
積惡有餘殃此理胡不悟為臣當盡忠死生有定數
奇武張睢陽千載使人慕

陶弘景

隱居愛雲山嘉遯事高尚雲外之神仙山中之宰相
山光雲影兩徘徊隔斷紅塵三萬丈正是閑情独坐
時白雲飛在青山上

嚴陵

釣臺一絲風桐江千尺水二十八元功輕如釣上餌
太史何勞問客星帝與故人同卧耳云胡一夜話平
生不及周南風化始

莊子

老莊與蒙惠勘破死生境流水本無心萬物尽萍梗
玄上之教不可穷且看區上昼中景明月空懸白玉
鈎銀河倒掛青天影

遠公

不受廬山高但愛遠公好元亮與靜修白蓮社三老
一庭風靜暮雲深萬丈天空孤月小等閑行過虎溪
橋古往今來笑不了

平虜 送項都憲

天運困敦月少陽旄頭夜夜生妖芒關西充土與有
京殘胡逆種鞠銳強石城阻山巖爾疆崖歌徑不險
莫當嘯兇梟醜不自量負固僭僭逞鴟張叫呶四出
人禍殃掩撲聚落爭奪攘迫脅男女驅牛羊守臣失
制士重創遠近騷擾駭徼獨凌風一羽飛奏章 皇
赫斯怒天聲揚蜚騰敢與烈日亢元戎十萬歛起行
熊旂犀甲搖寒芒都堂 簡命提戎綱萬全籌策
今子房衆賢授事乃佐張克壯厥蹟威德彰乃翼乃
進戒殺傷載整載肅垂慈祥彼昏罔悛卒若狂天刑自
速催滅亡豎項謹詭仍蹈常當轍亟欲臂奮望王師
額額火龍驤刺天劍戟弥川岡如墉富峙勿與穀三
軍蓐食咸致昂關若號虎趨若狼風霆叱咤天迴綰
一鼓進薄扼其吭再鼓陷陣曷遁藏矢石怒發銅礮
破穢劉蕡野鹿血刃鐵山踏碎烟塵黃 愁來縛
來虎帳餘伎乞哀懷若僵羽翼摧拉爪距斃功成戰
捷端足慶 叶毛 凱歌盈耳聲洋洋旌兒拜舞迎嘉
生靈荼毒喜泰康獻俘丹闕覲 聖皇惟騰朝野紆

旅望 龍顏齊悅開明堂褒勲裂土歸忠良郭清祿
冷安邊防絃歌焚鼎名流芳太平有象登虞唐

過蜀道作

李白嘗作蜀道難陸暢乃作蜀道易難若難於上青
天易若易於履平地第恐暢也狂白也醉不然蜀道
本自同立言何太異迥述我來蜀道中笑舒兩手摩
雙瞳長安陌上馬蹄疾何曾見此山重上重上其
間不知幾千萬之懸崖峭壁幾千萬之峻嶺奇峰
馳背者如翁引領者如童盤繞者如龍蹲踞者如熊

詩

百七

翠者如屏障秀者如芙蓉覆者如金懸者如鍾摩空
雲者如偃月如長虹爭雄獻巧未易可以言語形容
山中之木或楠或梗或梓或桐亦莫能遍觀而盡識
但奇上怪上者有欲折未折之長杉短樹半枯半活
之老柏欹松那更滿山流水亂十步一溪九步澗鳥
道絕有尺寸通忽然又被江橫斷巨灵力竭六丁死
鑿石捶木始成棧索迂抵溝壑盤桓出雷溪射虎任
縱橫損徠逶迤呼喚黑雲挾雨飛隄風吹石塊行道
人馳喪墜落眼花股栗而背行汗故鄉回首五情搖

拚膺脇息空長歎噫嘻蜀道難孰云本非易而我胡
為來此地我來上良有曰顧我豈是尋常人丈夫
窮居當獨善其身得志當澤加于民勦芳固我分內
事驅馳安敢論苦辛在昔王陽畏此彼為親王尊犯
此彼為君我之為君為親之心兩俱勝臨收好立空
傷神莫若策馬使之進死生禍福尽付與蒼昊它日
雖不為王陽之孝子亦不失王尊之忠臣蜀道難云
難終不效兒女子輩咸上徒沾巾

酷暑

百八

祝融鞭起火龍怒赤尾搖空掃雲霧海波萬丈煎欲
乾五嶽查滓碎如蠹從新移突竟無功爛額焦頭肯
相顧封姨忍氣莫敢嗟阿香停車莫敢度 玉皇深
烘九霄宮此患如何猶不悟昨日我從天上來便欲
還從天上去時直造 玉皇前伏願傾心細陳訴願
驅祝融鞭火龍好把陰陽再調護我歸奚用借天瓢
手挽銀河顛倒注洗清寰宇息風烟大使蒼生蒙雨
露

次張二守前韻

我非移山之愚公亦非失馬之塞翁少年讀書好奇
字賦成曾獻耳泉宮當時豪氣如長虹于今盛豁頭
已童知音寥々眇何許雖有琴劍吾誰同劍不彈琴
不鼓丹鳳不鳴蛟不舞俗耳只愛秦箏聲鉛刀豈是
干將伍伏櫪馬曳尾龜傷弓之鳥驚曲板流光冉々
快如櫛人生行樂須及時山林享清福鍾鼎食厚祿
莫非窮達與悲歡將有餘而補不足浮世百年為上
壽往古來今明白宙死生如寄如舊蘇仙何用和

詩

一百九

陶詩虛即安用讀楚詞聖賢遺訓最簡易只要此心
毋自欺我無言責與官守與爾漁樵話戚否多岐咸
穀已亡羊富貴功名如敝絮東園看尽桃李花獨坐
春風一搔首

送張巨明赴京

余與君家最相契桑梓連陰今幾世羨君樂有賢父
兄季芳因是余家婿一門丹桂五枝芳君之才器尤
非常結交只計尚道義恥隨流俗窺炎涼翻思二十
年前事香々汴々僧孺疎是斜方六七周君年始

及三十四憶從髫髻共嬉遊千往百態寧知愁

年把菓作飯釣魚旋買針歌釣後來學館同窓坐

抵足良宵共衾臥青燈兀著十年功回首各顏俱老大

喜君筆底好文章長江大河流蕩々第恨平生性愚

魯陶薰亦頗通三場一朝瑟々西風起黃濕槐花樹

頭雨廣寒宮殿落天香與君同應秋闈舉不虞之

譽僥倖多劉黃不第將如何束書笑傲且歸去重將太

阿龍泉磨禹門浪拍菰花暖千里東風嗟獨往對策

慙無言誼才姓名叨著黃金榜承恩拜職鴈

臺乘驄偶自關西來直綏故有與君會書燈話旧情徘徊

勿々又上關西路馬首頻回兩相顧感君臨別語叮嚀

此去好將網紀布非才亦欲礪名節音書勿緩

靈椿拆關山歷歷盡遠歸來浹洒衣襟都是血滿衣血

淚空傍徨憂懷坐食思美壻先人素與而翁好一

見而翁一斷腸自從守制卿園住暮々朝々與君聚心

宵茅塞今始開應貢那堪君又去紛々冠蓋送君行

翻々采旆如登瀛萬里青霄輶初發十年黃卷功初

成送君不用折楊柳三疊陽關一杯酒柳條難繫故人

情酒盡歌殘便分手北風正高天正寒斷橋凍合溪
流乾忽驚飢鷺隨清影玉梭拋入琉璃盤山光慘
炎連衰草旅懷却憶江南好古岸雲巢松頂低
孤村雪壓梅腮小白日苦短夜苦長早行獨有征人
忙鷄聲帝落邯鄲月馬蹄踏碎芳溝霜行有較藝黃
金關多士應知推俊傑揚眉吐氣入橋門秋闈還擬居
前列竚待明年三月時買舟余亦來京師眼前暫別
即相會天涯毋得遙相思勞苦莫厭紅塵走聚散悲
歡原不偶丈夫有志在四方人生何必常相守

詩

題蠟上人畫

一百一

好山萬仞高插空群峯竝列青芙蓉太峯尖兀如盤
龍小峯箕踞如蹲熊峯頭短樹亂如草凌霄獨立
蒼松上雨小逗通幽谷口脩數椽至疎籬影射
夕陽紅虛牖光搖流水綠山中屋貯山中雲山中雲
山中人山中之人愛明月夢相清光眠不得起來
行過曲蘭干石上呼童掃殘葉携酒一壺書一冊酒亦
不飲書不閱清風兩袖吹欲飛瓦鼎時燒紫檀屑香
頭竊語問嫦娥你好叮嚀為儂說玄霜春到何時

歌霓裳舞到何時澈桂花開到何時休廣寒冷到何
時熱夜寒語語寂寂無聞但見滿天秋露白露華零落
天將曉轉听嫦娥聲悄上宵中別有一般情更注爐
烟重祈禱頭把灵丹與世間總使人生常不老

龜山神詞

玄衣都郵五總仙走在漢江上上眠夜半神奇化頑
鉅高山仰止三千年山頭石開口如窺元氣淋漓香
霧重太巧難容斧鑿痕玄關深鎖虛灵洞紫苔點破
翠洞幽深魚吹溪水流水聲流出到平地塵土滿

詩

一百二

溪烟雨收六眼矢春上萬丈驚波織錦翻紅浪四巖
松檜開清風搖曳綠毛長幾丈七十二鑽骨已枯青
天倒掛碧玉壺畫師塗抹果何物是乃古今真畫圖
嗚呼此山造化若肯賣買取洞中閑世界狂歌醉舞
問傍人不知我與白雲誰自在

贈顧廷序還吳

寰宇東南有任客胸中飽沃金壺墨冲上豪氣欲吞
牛吐作虹霓皆五色六丁見之不敢觸走翻瀚海為
平陸教魚背上蒼精伯所得冊副五千束驪龍領下

鮫人哭迸出明珠三萬斛茅君起謝麻姑愁只恐老
芒射倒崑崙丘等閑博與鸚鵡裘着來騎鶴上天遊
天上春風艷如酒紫荊花開大如斗花前滿薦碧螺
漿醉揮鳳尾湘江帶湘江之帶長幾何夜寒掃斷銀
河波素娥失梭霓裳調天孫驚隨雲錦梭酒醒却
憶蓬萊島坐擘琳琅拾瑤草寫空吹落珮環聲回頭
一望乾坤小

走筆送謝大參

捲地風寒聲冽冽夜深吹落關山雪我君何是遠相
過一片冰花凍髯結便呼斗酒洗離腸談笑氣吞胡
海熱三十年來契濶情无端又作匆匆別屈指長安
多故人見君應問天涯客爲言兩鬢已婆娑獨有此
心猶似鉄吁嗟我老不足憐塞上征夫淚成血

寄贈張節之壽

我聞先生之名于今二十載客路經由見半米心隨
丹鳳起朝陽夢寐珠照滄海英豪唯弟氣凌雲嘆
談笑盡皆成文一從持憲接東魯落花幾度江南春江
南三月頻回首極望垂大如斗流光千尺燠乃

分明射入長酒壚上第聲瑞應先生第與兄上第
矣第上能敬索我題詩遠相贈但願先生百千萬
歲壽無疆更願先生拜官二十四考中書令別剪
光中五色絲繡作芙蓉爲相慶

送栗先生武安

把酒送君上佐歡斜陽欲沒銀瓶乾醉來擊節上奇
氣光飲萬丈星斗寒泮水生香時雨早本壇遺響
知音少千金不換舊臯比吾儒道大乾坤小

詩

一百十四

九日登高

老景六旬六欣逢九月九登高登到最高峯望見城
邊千對柳千對柳一夜西風半衰朽今人不賞此重
陽借問古人今在否我亦年來故舊稀惟餘兩箇知
心交長者名曰詩少者名曰酒右執酒聖袂一飲七
八斗左拍詩仙有一吟三百首醉吐胸中萬丈虹散
作紙上風雷吼我也不憚風伯狂我也不嫌雷鬼醜
只愁拍倒大任山說得巖前石佛走

步太虛詞次襄國韵

百十五

八極隘神遊步虛凌倒景南山如一舉東海如一升
紛世上人土偶與桃梗我不學顏愚我不學賜頽
去兮不可留來兮不可請入火亦不熱入水亦不
冷也服勾漏沙也嚼瑤池符也飲紫霞杯也啖紅綾
餅客止也不拘衣冠也不整嬉笑也不笑怒罵也不
屏酒醒三十年蓬萊漏盡未

乙卯歲仲冬五月初度自詠

聲裂寒雲橫玉叫香風六拍紅牙笑三過冬月曾春
雷驚得梅花滿空開瑤池青鳥先來報鶴背丹霞王
母到群仙抱酒捧蟠桃壽星對我低道小住人間
五百年東皇賜汝長生誥

雪中聞雷

律令睡起眼如虎脚踏雲頭擊雷鼓華陽洞仙呼不
來巽二長歌膝六舞破柱搏空驚倒人天聲海影相
吞吐鬼神變化理最微推步管窺何足數老饕只愛
糟為丘左挾紅塵右招庸大爵須飲三百盃功名富
貴皆塵土酒酣撻碎陽春臺一曲清商調無譜

二喬奇張千戶搓軒

喬公二女生絕奇玉為骨格冰為肌綠窓不理閑針
線並讀孫吳幾卷書大喬嫁與孫仲謀雕闌十二黃
金樓小喬嫁與周公瑾絳綉帷幃護香粉老瞞水軍
百萬來江流散絕山歌推大喬教以所策令吳國降

臣欲拱聽小喬教以火攻先舳艫化兩江中烟夜走
羊容幾不免景升兒子真豚犬山河從此遂三分內
助惟知娘子軍曉被閨門兩豪傑銅雀那能鎖春色
千古丰標屬盛工品題今日思無穹吳關聊把一盃
酒羞道馬嵬坡下醜

三思齋

食者自食鳴者鳴上者不如飛者清登仙住此豈無
意蓋取三思而後行我聞再思斯可矣思至於三私
意起國寶爛熟論語篇不學當特季文子

詩

一百一十七

同太守蘭竹棘

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上於天下
草竹清上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處乎蘭竹中小人
之態固可惡君子之德當有容君不見尼父尚遭揚
貨怒孟軻曾彼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
消長數

舜韶遺簪後卷

去年卷中無一字我作楚声聊寄意今年展卷滿紙
春卷中好句驚倒人蓬萊老仙應念我筆鋒掃下驪

珠顆故教愚副馬啓東肺腑吐出唐人風同宗清思
若流水一夜九泉呼不起感今懷昔不成吟無限悲
歡隔生死還君卷醜我酒醉來且閉談天口他時為
借纖文接綉作梨花樹頭走

挽黃岩趙先生

先生自是林泉客甲第紛上懶干謁春老平分重毫
雲夜深獨釣寒潭月希夷一枕名利輕芳散八極乾
坤窄散步橫拖紫竹筇醉吟倒着烏紗幘百畝田五
畝宅蚕有成耕有獲等閑伏羲濟貧危多少鄉人蒙

詩

一百一十八

惠澤無那少微忽墮天上星忍見太史新題道傍碣
野鶴歸來恋上情杜鵑啼出聲上血弭甥栢府真英
傑手特表挽心悲切我亦嚴君夢長往些歌未讀先
嗚咽太山裂滄海竭先生之名終不滅千古清風與
高節

遊靈巖寺

前山俯伏如象跡後山蹲踞如獅坐東南朝拱朗公
山路接鷄鳴山下過中間掩映梵王宮五花寶殿高
玲瓏石門深鎖觀音洞峭壁斜生摩頂松松枝遶指

天門樹老禪創始開山處而前湧出甘露泉流將香
積厨房去香積厨中杖錫泉黃龍白鶴相通連又添
平崖池頭水淨洗菩提種福田一重流水一重竹上
遍只是山僧屋上下方下界知幾重銀杏紅椒滿空谷
山僧汲水煮新茶上罷焚香看佛牙莫言此事是虛
誕請君更看鉄袈裟袈裟不染世間塵花落花開春
復春長碑短碣題名處半是唐人半宋人感懷我與
觀風客興闌舉手灯前說今來古往自與亡依舊灵
岩稱四絕曉來弘日照簷楹明孔光分曙色晴千尺

詩

一百十九

浮喬清有彩半空類鼓寂無形連朝看山如登爲
問山灵多少價明春借我山上雲散佐甘霖濟天下

黎陽王襄敏五七言排律輯畧

奉和天官尹公夏日宿西朝房韻

序屬朱明候堪憂良景煎炎埃涌序載大火熾穹園
人事多憎劇衣纓苦厭纏遣懷非擇地清暑願回天
僑館喧尋屏朝房靜歇便每忻依禁闥何必出剡堦
幽雅伴琳宇深嚴遠市廛樓張簾幙淨屏映畫齒鮮
堆案盈細帙窺門絕貨泉奚童趨應熟候吏伺承專
松栢掩簷外葵榴照檻前門窓清氣逼入座好風偏
觴詠從蕭散琴書任轉旋師心游聖域舉首切台躔
紫極尊天表紅雲捧日邊忠貞恒自許煩煥頓忘牽
漸覺駒陰速適驚暮靄連燕願終不倦默省欲無眠
戒慎存惺惕寅清肯醉顛愛涼舒細簾恩暖撤重氈
寶鴨飄香遠銀蟬弄彩妍分茶常玉茗賜燭蕤金蓮
螢度庭流燭蝸行砌篆沁奢華渾謝却儉朴每崇旃
空寂非希佛逍遙豈慕儼群書探奧突六籍嗽微玄
衆議思精辯蒼生念解懸不占靈報鵲焉用識聞鵲
人定天如水身安夜似年九門聽漏下一榻樂神全
好夢諸真適閒情靡變遷枕肱殊孔聖隱几異軒賢

不作飄飄者寧為相也然長與期在早聽覺候無愆
檢別懷縣鑑低昂想建摧笏書辭今謹服紳玉聲延
固龍羞使悅阿迎怒乞憐論功嘗避後直諫擬當先
要使蟠根拔長今滿網填百工崇吏治六典重官聯
已得輿情合方從玉陛宣火城分曉氣金殿罩祥烟
門仰震龍闕山瞻萬歲嶺鷄人催曙發仙仗向花穿
奏對彤廷響班分御道平蠻夷齊拜跽樂舞肅聯絳
聖主頒綸命天厨設綺筵承恩傳賜扇解慍喜聞絃
遭遇真非偶明良信有緣散朝聯紫綬歸路擬花鞵
傳導鳴騶盛迎風擁蓋員自公裁庶政退食賦雄篇
素飽時觀漸重剛又玩乾中流知砥柱野水匪橫船
貯廩無遺粟資生有薄田冰霜心不改鐵石操尤堅
麟鳳清時見鵬鵬碧漢騫藍梅調大罇舟楫濟長川
輔世功和化敦民德未有爰推優仕較不著養生鞭
沿瀚才傾峽妳綸筆舉棟壘容漏鉅海味濤訝枯禪
端望調之重寧容乞老還光前繁制誥示後富文箋
最是書香藹芳棗青有傳

諸暨隱君子陳廷美作東野草堂銘太子

為圖古黎陽老越賦此長律如左

早歲優游君子鄉晚營東野獨徜徉試看泌浦湖邊
屋便似院花溪上芳厚覆三重茅當瓦窰編四面竹
為牆窓雖小巧能容月門却高明好向陽燒筍不宜
茶戒皂研朱未許筆參床靜聽語燕因誰開開問流
鶯著甚忙山色撲簾空翠滴春光滿院落紅香飽供
睡課爐炯細清助談鋒塵柄長苔運有雲隨杖履石
橋無路濕衣裳汗干富貴書千卷芻狗功名紙半張
園圃雨勤頻剪止改塘水煖漸分秧摘來星斗還詩
債叱起風雷送酒狂世事幾時愁得了人生終日醉
何妨知心末仲兼羊仲繼志元方與季方自古幽居
曾如畫于今真隱定流芳五侯亭館消磨尽聊托斯
文水草長

晚翠軒批把

軒前翠樹凌秋風翠色飛入軒之中固非先零之蒲
柳亦豈早彫之梧桐奇材乃是盧家果碧玉枝頭琢
成顆清氣吹寒上畫屏隔窓影亂香雲霽霜花染作
黃金丸飲餘酒渴詩喉乾醉拍闌下飽風味笑殺世

問梅子酸晚翠遲七猶晚節吾儒對此心如鉄還當洗眼看蒼松歲暮空山卧永雪

吳氏松筠軒

吳均湖海氏苦愛松筠清癖人吟不了徒使濁者爭我欲寫清語又思松筠猶筆忽潦草聊為松筠評松手偃蹇如孫登蒼古如老彭筠平尚風如子陵直節如淵明吳君對此四良友少者為弟老為兄有酒相與傾有詩相與賡有鶴七自舞有鳳七自鳴醉未相枕藉鼻息吼作春雷聲時有叩門者乃是梅先生諸

詩

百二十三

公側視權相迎舊曾同結歲寒盟洞觀一世無物可把玩功名富貴等似浮雲輕東園桃李開春色笑殺世間兒女情

東軒

脩七清氣滿蓬壺世上塵囂半點無北斗右臨華蓋近南山左挹翠屏孤窓逐宿雨雲猶濕簾捲西山日已暉張老再陳新頌禱子由重換旧規模玉爐試火燒龍腦錦帳圍春看鳳姑瑪七杯深斟琥珀瓊瓊七疑注珊瑚飯蒸香雪長腰束繪斫瓊羞巨口鮪楚家

謾誇神女賦秦娥應似美人圖分開舞態兩枝柳撒下歌喉一串珠東燭藏鈎爭勝負催花擊鼓恣歡呼醉來却笑揚公鶴醺後還吟杜甫鳥八法正鋒追魏晉九種妙算敵孫吳離騷誰解聽焦尾斬焉何負問湛盧忠孝要當知所以文章原不在在乎禮門好接真儒者義路寧容淺丈夫為善生平心最樂高風千載可同符

賀安成王光表先生六十壽詩

子與時吾郡南樂尹以治家適有簪筆遠

詩

百二十四

東山絲竹沸賓筵嘉趣悠七六十年進德已當知命後辨毛猶在古稀前西江共喜耆英會南樂遙陳慶壽篇吹落曉風楊柳月洗清涼雨桂花天烟橫沉水噴金獸香滿流霞泛玉船碧藕登盤初嚼脆紫鱗出網旋烹鮮投壺小試經綸手舉觴聊申賞罰奉有子近聞為御史無官都說似神仙半生浩氣輕千乘一日間情直萬錢筆底織成皆蜀錦舌端耕到即莘田鄉評旧重林和靖野史新添墓仲連却恐恩封辭不行龍光驚破石牛泉

三顧圖

史稱先主帝室胄絲屬中山靖王後關張意氣若弟
兄赫上威聲掀宇宙孫權累業據江東老瞞竊命真
奸雄鹿門隱者龐德公蚤識孔明為卧龍上豈是
管蕭亞先主殷勤三枉駕君臣魚水喜相從誓復堂
堂漢天下遂提一旅取成都演武先排八陣圖七縱
七擒談笑事木牛流馬古今無渭上屯田駐兵久指
揮白羽風雷吼奇才盖世何可當身死猶驚仲達走
伐魏吞吳志已休誰知天欲覆炎劉暴殄明月看平
蜀空使英雄涕泗流千載孤忠如日皎莫論成敗功
多少校圖三嘆不成吟只寫先生出師表

詩

百五十五

楊白花

楊白花別來久一杯空負花前酒東風吹去落誰家
江北江南重回首楊白花今在否春色無情離無偶
水遠山長歸不歸離魂化作啼枝柳

遊靈巖寺

東山勢如獅西山勢如象忽見東山雲飛過西山上
山間之雲上問山禪林正在雲山間千尺浮圖挿天
表黃金世界非人寰一重殿閣一重竹上邊小結山僧
屋野花幽鳥不知名到處溪流聲汨汨有山頭有水
福地多鳴泉杖錫在其下甘露在其顛黃龍在其後
白鶴在其前紅塵半點飛不到時有清風吹墮一縷
松梢烟大松小松亂於草摩頂松枝猶未老玄裝法
師骨已枯依舊歲寒顏色好衆生假此幻泡身轉眼
百年春復春請看石上題名者半是唐人半漢人
余愛此天然畫却恐山靈嫌俗駕歸來袖得山上雲
散作甘霖濟天下

挽戴處士善善人戴福父

先生不學琴與棋先生不學詩與書先生不學春秋學

無子期學詩無少陵學書無羲之學之雖云工舉
世誰能知所以平生只學畫雲山一幅千金價妙驅
神品入毫端清新豈在王維下先生本非畫者傳雲
山托思心悠々醉睜白眼觀天地功名富貴皆浮漚
或譏其韻光悔迹果於忘世之流先生以為君之
老舜我斯巢由廟堂之上自有伊周老天容我輕王
侯輕王侯謝簪組羊裘釣笠漁樵伍正期高節矯漓
俗可憐一夕成今古蒼梧影落鳳雛孤長楊聲斷寒
鳥苦我與先生早識荆感舊傷情淚如雨安得晚風
收拾過東林酒向先生墳上土

詩

百二十七

題永康侯蓬萊勝槩

世傳蓬萊山乃在東海之東初莫知其幾千萬里瓊
樓玉宇非人間中有神仙常不死我嘗聞此言而誰
窮此理求仙望蓬萊古今亦多矣愚言無足徵君請
閱青史徐福一去不復回文成五利俱成灰蓬萊遙
遙渺何許茂陵寢寢徒堪哀那知蓬萊之山原只在
人境秋空翠滴芙蓉冷十二峯高北斗低月華涼浸
天影元戎構閣高崢嶸不敢咳唾蛟龍驚朝來

海市獻奇怪蛟人捧出驪珠明等閒談笑一揮手肘
後黃金印如斗浪靜風恬海若棲烟消霧滅山靈
走醉時仙對蓬萊眠分明夢入蓬萊天蓬萊景
物盡與元戎作賓主元戎真是蓬萊仙嗟了未了公
家債空自題詩增感慨何當命駕一追遊也上蓬萊
觀勝槩

詩送友人周宗大

霜月照孤鴻春堂語雙燕別來今幾年偶爾復相見
渾疑夢寐中故交話舊情無窮舊情極多長蕭蕭

詩

百二十八

天風生清風可憐相見未能久無奈匆匆又分手
臨岐把袂且談詩何用尋常一杯酒古詩起於列國
前孔子刪為三百篇發乎性情山平義所以青津皆
自然後來風雅不復作獨爾離騷味堪嚼秦漢以下
雖頗淳已食古人之糟粕盛唐取諸杜少陵西晉取
諸陶淵明少陵忠義所憤激淵明渾然而天成五代
之詩母足隆宋人之詩理而已抑揚詞氣久春客遂
失溫柔敦厚古人之詩學晚唐乃者自巧狂者狂
大音元氣日凋喪詩道至此幾云亡方今詩聲追大

古可以歌之可以舞時有觀風使者未采得民言
周魯於皇聖主日月明宵衣旰食憂蒼生行持作
詩奏金石拜舞丹庭歌太平

次許先生仲夏草堂集事韵

浮萍綠破金鱗星海棉紅
絲風飛珠光逆荷盤水上
邊種脩竹外栽長松
根茂在若斗六中有奇
怪幾拳石恍如五
老巫山十二峯
南更有垂楊樹正
是先生讀書處
滿地閒雲掃不開
白鶴飛來忽飛去
一自抄書幾
度春朝又暮夕
暮又晨但願先生
生日醉此草亭上
何必新釣渭水濱

梅貞女

貞女始通媒未與炎相接夫死不嫁人
閨門守貞
太山雖云高山高有時裂
滄海雖云深海深有時竭
不如貞女一寸心上
灰雨滴眼中血亦不能為之
盡灰亦不能為之熱
灰頽化為石血頽化為鐵
鑄鐵成青砧磨石作碑碣
千古名香魂亦香
天長地久應難滅
嗚呼我題貞女侍食碑

烏夜啼

烏啼烏寂哀烏啼夜備苦寒林返哺私空巢
三凍楚
俯懷悠兮孝子心親不待養兮氣情深仰天
啼泣
兮血泪滿襟如烏之啼兮托声於琴
不可聽兮氣
不可禁聽此不氣兮不如出禽

蜀中送桂廷秀赴京

雞声斗墮西樓月寒襲征衣風烈
葡萄香浸玉瓶
溫濯錦橋東與君別與君痛飲三百盃
醉眠生花耳
根熱是時但覺山嶽摧
天地窄我發狂歌君擊節
夫當為真丈夫肯效區區
兒童徒惻然不讀聖賢書
鄙哉不為君子儒空負堂上
七尺軀痛上碌上將何
如君乃儀梧崗彩鳳過龍門
鯉魚它日鳴朝陽作霖
雨必無媿乎平居我雖乏
古人經濟之策亦有中心
犬馬之愚願借臂膊五色線
共期補袞於唐虞者
聞我歌忽起舞豪氣冲
欲吞虎功名激烈在少年
恥向離延說辛苦須臾
之間酒盡暮雲低萬里長江
一声櫓

雪小詞

輕似楊花飄渺清似梅開放簾捲北風寒醉賞華無
錦帳低窗上春在紅牙板上

簾外巧聲聽虎席上謾歌金縷醉賞金堂春一派龍
笛罷妙舞上誰念征西人苦

知音難

我負琴兮伊誰賞音世無鍾期兮寔傷我心我有劍
兮誰其識者我心孔悲世無馮冶我琴寡兮其趣
關我劍落兮神彩寒尾金鳴兮衆聽是懼鉛刀利

詩

百五十二

今辭議所安絕我之絃兮不彈飲我之爵兮不看悠
悠長歌兮永懷夫知音之難

行路難

北人快騎馬南人快使船馬蹶太行上舟覆瞿塘前
爭如山翁暖土炕不怕高山與風浪

節憲公士英禱雨有感

泰筆峰頭祝融語閨中九旱三千里老農嗟苦不可
嘗泪血欲乾苗欲死西安太守其德教濟乎山陰
罪已願把平生忠義心化作吾民日東水彼不為難

古聰造化隱微皆有耳應時霧塞書
一聲龍睡起雷車彭雷鬼仁倒挽銀河洗天髓
者以實結者常病者以思憂者喜滿路歌謠太守賢
兼蒙父母賴其子降封五馬競催科誰向閭閻問流
徙黃霸行看入廟堂大書功業垂青史方今攸圖窮
八荒司牧安能及如此

榆林送李漢章郎中還京

鄉侯自是神仙偶直上雲霄摘星斗除却吟詩與呼
酒等閒不放談天口醉來卜試擎天手五色花飛筆

詩

百五十二

如常帝殿腥膻嘯群獸貴揮劍蛟龍吼一鞭
國計勤勞久替畫謀多其益交戰可以勝攻可取彩

竿已揭胡王首六驥遠遁陰山後歸去囊中何
所有忠肝義膽酬元后丈夫豈在常相守恥向臨

收折楊柳老我今年四十九皇恩未報身衰朽滄
江魚鳥知心否安用黃金買世間萬物皆芻狗

五妻女歌

祖龍之政猛於虎記驅民丁役苦天經地義付焚
祖龍之政猛於虎記驅民丁役苦天經地義付焚

城土哀秦民讀秦史當時卿相皆婦人此婦由來是
男子城土有知血有靈寒衣翻作招魂紙茫茫宇宙
已無家骨分明負倫理哭聲痛徹海眼酸平地迸
流三尺水泪尺腸枯與水盟妾身豈忍偷生恥鬼工
孽破女回山同穴恨非同日死君不見享神寧享睚
鳩肉何用區區趙高廉稗官不敢為之書淫巫不敢
為之祝山前山後不種桃李花孤松氣壓蕭瑟木歌
貞節醉貞節六月霜飛風烈金釵夜化女史星釵
上香塵化戍鐵

挽秦母妃

西來阿母騎青鳥一縷紫烟風翳上俯視塵寰幾許
寬就中却愛秦宮小秦宮主翁南極仙相逢又是三
千季麒麟為羔鳳為鴈龍綃挽住雙頭蓮仙家亦重
周南化琴瑟關雎兩無價曲江分派接天潢五色環
芝繡太華小敝朱簾秦有餘飲餘春酒樂何如靈根
莫遣笙歌聒靜謐人間女史書昨宵夢入瑤池境彈
碎雲璈呼不醒曉昏開不碧桃花水咽銀鵝玉棺冷
題秦賢王送余方伯之浙江卷

知君原是蓬萊仙曾侍 玉皇香案邊前會仙伯下
秦土愛民恰如烹小鮮功成却向江南去藉路謾尋
留不住德在民心何可忘東風亦惜甘棠樹恍仰分
茅弟一人世間豪貴皆遊塵為君把酒送離別鳳簫
吹斷驪山春手披雲錦眼如虎七竅虛靈呼鄭魯醉
來吐出萬斛珠日射龍光照今古

次趙武靖月宮攀桂韻

銀河露滴秋聲涼界觀忽清天上香黃金一粟墮
平地世間草木皆無光老仙獨步風塵表五百
年來夢初曉和雲移向鳳池栽却笑廣寒宮殿
小林大終頂作棟梁 玉皇正亦開明堂便舒隻手
挽坤軸斯民萬古歌陶唐

挽宋方伯

克齋先生能克己肺肝清貯麟經龍筆鋒攻破鍾王
壘幽頰平反牢中死氣吞胡虜風斯靡感頌窮途
問流徙神驚蟬蛻如蟻倒挽銀河千尺水牧伯無慙
董狐史丈大勲業當如此故鄉臭味尊華美一夢泉
臺呼不起梧岡瑞鳳先生子 王陞龍光昭朱紫

冥漠有靈魂亦喜靈蛇為劍雲為履鞭駕風霆
萬里

送尚寶符宗仁展墓

紫毫心渴渴醉吟風月三千篇兒童走卒識
姓字 此是王皇村重仙家住東南大江口江上松
楸重回首兩地難禁鳥鳥松眼中淚血墳前酒一
道 思波萬丈流雪壽銀浪送歸舟金山上下
莫以恐蛟龍愁丈夫氣吞寰宇白日長歌笑羈縻
我欲作詩上鬼真恨無老杜驚人語

瑞竹

竹為骨兮栢為肉仙娥巧挽春雲綠消庭清氣
逼人寒世上弄園摠塵俗我聞竹死又生瑞應
主人歌龍鳴百年富貴有分昨日尚枯今日榮
便向高堂歌此瑞主人消渴上驅不怪與花
妖丈夫不灑泪如淚

中秋對月

舉杯對明月在杯酒一吸但知杯酒乾不知
月跳入口宵中便是一小天七竅心芒大於斗照見

肺肝無點塵惟有李杜情華五千首須臾化作八
花銅却與人間煦妍醜上者嫌太明妍者嫌太昏浮
雲萬事何足較此月常遭人品論畢竟世間無
着處依舊送還天上去嫦娥引得玉兔來教我
重栽桂花樹

金臺別意送黃叔衡省兄還閩中

黃金臺上西風起白鴈叫霜天似水風外墳墓吹別
離一聲散入秋雲裏璞玉渾金好弟兄閩南奎璧兩
星明阿兄華力抗高華簡拔人物司鈴衡弟居湖
海享清福萬里來同姜被宿贏得世間無事官神仙
不食 朝廷祿歸思吟情攪肺肝醉呼斗酒足征鞍
小窓後夜聽春雨喚醒紫荊花夢寒

萬氏思親堂

古心古貌眉山叟不重黃金重孝友萬里來看棠棣
春香鍾和氣花如斗調羹難弟玉堂仙風雨連床俱
白首富貴人生欲養時淒上霜露哀思久 更書登
降墓中思血淚多於墓前酒地義天經即此思世間
外物皆易狗慨然三復家我詩老有幾人思父母托

興永言毋敢忘登堂大筆揮長帚銀鈎鉄畫寫綱常
海嶽崩枯名不朽

初度試筆

昨日五十四今朝五十五宦海奔馳三十年君恩浩
蕩慙無補白頭暗裏換朱顏把鏡無言心獨苦呼酒
長歌强自寬酒酣殺劍樽前舞丈夫事業要掀天肯
與草木而同腐古人豪傑不可見誰謂今人不如古
俯仰乾坤白晝寒浩然氣可吞牛虎平生忠義志難
酬萬里行當破胡虜

對雪漫興

天孫曉粧梳侍娥不脩諠推倒玉粧盒撒下一天粉
乾坤凍作白玉臺上裏塵埃半點無錦帳誰家醉歌
舞沈香久煖春生爐世上窮人寒欲死帝遣封姨收
不起羲和時駕赤龍來萬里瑤瑤化成水此水入田
幾許深黃牛脚底一犁金盡言牛力最辛苦最苦莫知農
父心明年百穀賤如土免尔催租吏騎虎蒼生飽聽
太平音擊碎村上賽神鼓

遊金龍池

雲深池水寒流出青山口雲水復何心鷗鷺自相安
維秋氣涼佳節近重九侵曉解征鞍徘徊日將西
歷覽古遺蹤因之問村叟龍媒肯受羈石梁豈能
走此事甚荒唐不識果然否叟云吾不知世遠人亡
久文獻不足徵請看池上柳遙上數百年今亦半枯
朽人生能幾何少壯忽老醜往事無足倫且尽杯中
酒我聞老叟言豈非達者偶感慨不成吟臨風一搔
首

榆林送武靖侯趙公還京

古人一日別常懷千里思況在天之涯而與君相離
風寒歲暮夜永鷄鳴達旦行路難苦樂心自知
人生如浮雲聚散安可期君歸日以遠我歸當何
時豈不念鄉國願此王事靡霜月滿孤城照見遊
子悲

見慧

野雉鳴於梟巢穀生於朝聖王務脩德災患乃自
消慧星見東方垂象何昭上天心愛人君心胡可
驕反身當自責此天上妖轉禍以為祥一念之

所招小臣無補益作頌歌唐堯

天趣軒題扇贈劉汝利

大火燒空天地熱南薰不作朱絃折世間誰有濟焚
功白面書生心似鉄造化平驅掌握中一揮雲峯秋
聲咽紅塵萬丈不敢飛神巧在人天反拙寂若生蘇
隴上禾上頭汗是吾農血

送許節之還寧陽

樂源門外東風暖嫩染鴛鴦黃柳絲短小雨乍晴
香霧消鶯聲滿樹清如莞感時又度一番春年

詩

百三十九

去年來頻送人不覓朱顏鏡中老春光又逐少年
新世路悠悠祇如此眼中誰是奇男子若將杯酒
比離情深似大明湖裏水多君思我思君那忍相逢
手又分歸到寧陽花正秾彩衣舞破東山雲

暑困在天趣軒題扇用遣聊魔

老狂愛此摺疊扇用時便覺眼晴眩舒開夏夜叉手
露出西窗菩薩面夜叉倒提血鬚髻上有幾行火雷篆
菩薩坐擁青蓮花火坑化作廣寒殿普天萬物尽清
涼南海赤龍尋不見回首西風捲地來颺聲叫落香雲片

和伍憲副南鄉子詞

幽樹鳥聲長陣風傳花氣香明日是秋今日夏
炎涼歸去來芳五柳莊靜坐細思量有酒何
妨醉幾場却恐得聞不得吟忙題遍芙蓉
葉上霜

余士英都憲西湖巡別

西湖上醉春風湖景分明在杯中一棹水雲浮
暖綠六橋花雨濕香紅當時忠義人何任此日英
雄思不窮撫劍謾勞悲武穆讀書直教繼蘇

詩

百四十

公身如有病憂民瘼名為無私達帝聰方

伯才長堪倚重憲臺故優崇籌邊耻學雕虫
枝破虜期收汗馬功每遇盤根知利器共驚高鳥
壁良弓青蠅隱豹南山氣奪潛龍北海空王事
行役苦親聞常遣夢魂通離愁把酒情難盡
勝境題詩語自工宰相未曾調玉燭鬼神先已著
紗籠芳聲定擬垂今古清節還應慎始終異地與君
俱是客同年嗟我漸成翁三間茅屋任山下兩荒田樹不
東歸却慚歸計晚摩挲老眼有真鴻

葡萄

靜觀造化太奇巧世有此菓無此花
乘槎老仙有西海歸歟漢朝天子家
香雲拖地濃如醉白露溥空洗寒翠
萬里秋聲不敢鳴蒼龍夜抱玄珠墀

金雀花

疾門愛金雀顏延之好化作枝上花
凌春獨開早冶遊亭館多芳客等閒
老一夕東風狂飄零有誰掃出然得
天趣不及澗邊草物理乃如斯人生
當自保

寓懷

詩

百四十一

我愛張晉侯功成學仙去本非慕長生
禍機已先著韓彭既屠戮唇亡齒當慮
妙在記上書沛公豈能御羅網徒高張
雲霄鳳孤翥俛懷百世師行當謝塵壑

白描羅漢渡海圖後跋

白描羅漢渡海圖一卷憑靈御怪狀入能品然無
題識可驗評者爲是卒伯時作伯時在宋熙寧間
登進士第書畫獨步當時畫非臨摹多不設色每
每用澄心堂紙爲之是即白描蓋畫莫難於白描猶
書莫難於小楷銀鈎鐵線圖家效亦猶銀鈎鐵畫元人
入謂伯時佛像可追吳道子豈多得於且伯時樂
東坡題四菩薩世稱二絕此畫不減四菩薩恨無
東坡筆力與之爭光願披圖三歎睿覽之餘珍藏什襲
裱錦以歸第恐海門潮湧六通神物凌風化去矣

詩

百四十二

王襄敏五言絕句輯畧

鮮珮亭

江亭已丘墟鮮珮人何在獨立悄無言吾儒不語怪

高僧塔

塔中白乳僧被亂兵害不誦普門經刀尋段段壞

三賢祠

步入三賢祠凜然有生氣我非拜楚臣特拜古忠義

團山

我愛團山團形如大石鼓滿腔都是雲無處著塵土

宋王井

此水通汨羅中涵千古恨離騷洗不清難洗高唐夢

界山

山南古郢城山北古隋國天限此封疆愚公移不得

楚漢故城

楚漢兩頽城荒烟迷宿草可憐此土中枯骨知多少

浩然亭

不必登其亭何勞問其像先生千古心盡在濔濔上

莫愁村

長望莫愁村風流盡消歇曾聽一曲歌唯有江頭月

虎

爾為毛虫長莫學董宣嚇狐兔正縱橫一呼肝膽碎

龍

爾為鱗虫長莫學孔明卧五色駕雲車聖明天子坐

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范公詩語因分次

為韵賦五言十絕奉新寧大總戎一笑

一片紙上風吹出雲霄外隻手救蒼生吾儒功最大
出門如掃湯把扇無語出彼青樓嬌笑歌不知暑
赤日沸黃塵世間無避處肝膽風雨聲欲挾飛去
畏日熱有餘仁風涼不足寒除理自然莫怨蒼天酷
湘君與楮君夙抱交雲氣兩袖拂天香玉皇案前吏
此翁有奇骨此風無惡聲夷齊清未了番與後人清
造化靈炎故人如坐甑中誰知歌扇底別有一天風
平生不怕熱吞海洗靈臺搖動手中月涼從天上來
天道自炎涼人情莫相妬嘗因故扇悲新扇又成故
煉石山疑爛揚湯海欲應願言經濟手扶出火中人

黎湯王襄敏五言律詩輯畧

五言律詩

次林負外新店驛壁間韵

諫書佛骨表滇海即潮州正氣三千丈斯文第一流
故交無客送公道有人留慨想逢迎輩聞風死亦羞

其二

漫上南去路隨處紀山川齊魯雲連樹秦淮水接天
鳥栖吳苑月人牧楚陵烟莫道交州遠姚安已近邊

其三

道經新店驛夢落楚山中王化雖無外鄉音自不同
石屏清入畫水鏡淨涵空回首老天遠三呼祝聖躬

其四

日斜羸馬倦暫向驛庭炊俯仰心無媿徘徊影自隨
孤忠天上跡絕妙壁間詞耳雨何時降恩波及我私

小亭雜詠

壓屋黑雲低催雨蒲畦傍墻綠土狗隔水叫田鷄
山近嵐光重門幽草色微東風吹不起香浸落花泥

其二

小窗遙望野趣沿無涯
黎杖分開紅日影
一聲兩聲鳥千片萬片花
坐久詩喉渴呼童旋煮茶

其三

結茅如斗大終日自徘徊
窗破蠅爭入門庭大撞開
雲牙松過去燕掠水飛來
此趣無人識長歌飲數杯

其四

心閒塵慮少耳靜市聲稀
連日雨初霽蒲天雲正飛
樹低行碍笠苔厚坐沾衣
徒倚無窮思斜陽倦鳥歸

春晚

詩選

百四十七

曉起思倦依問春春欲歸
酒醺杯底淺花柳已凋稀
見客大忽吹避人驚亂飛
醉呼童子去掩上小柴扉

竟陵故城

荒城遺跡在眺望歌詠巾
舊塚連新塚今人雜古人
斷碑多作礎枯木盡爲薪
回首東風路年年草自春

西樓

西樓多雅趣閒處有人忙
把酒待新月捲簾留夕陽
春風花氣暖秋雨竹聲涼
俯仰成遺跡公輸夢一場

次定襄來韻

錦袍園玉帶端笏侍楓宸
千載風雲會三朝社稷臣
敢爲天下事高出世間人
與國同休戚宰客把釣綸

其二

忠義郭汾陽豪華馬子良
有關唐氣逸無魏漢文章
錫馬承三接維人訓四方
醉鄉客不得翻笑獨醒狂

馬上口占送趙總戎西行

大將統三軍三行若有神
雲山生殺氣風雨洗征塵
克國聲名舊平原號令新
好看清朔漠圖像上麒麟

雲中除夕次高春官韻

詩選

百四十八

短燭寒生暈紅爐暖時春
一杯除夕酒十載異鄉人
坐久身仍似客多思轉新
幸逢堯舜世夷虜盡稱臣

其二

庭前燒爆竹又是一年春
客裏有歸夢眼前無故人
椒花誰勸酒盤菜自嘗新
聖主憂邊切還應念遠臣

試筆次前韻

故國三千里浮生四十春
正將詩漫興何用語驚人
有限光陰速無窮世態新
不知麟閣上幾得幾功臣

其二

康衢歌擊壤喜遇太平春萬歲今明主三皇古聖人
無爲民自化有本德維新邊境皆寧謐長城托虎臣

孔林別墅

高人營別墅野趣自悠然有地唯栽竹無池不種蓮
石橋平似掌茅屋小如舡此景堪圖畫王維在輞川

龍洞秋雲

靈物蟠深洞吹噓作曉陰九霄新捧日四海舊爲霖
流水閒來往空山自古今西風休太惡漠漠本無心

西亭雜詠

詩

百四十九

曉窓初睡起扶杖竹籬東鳥跡真如篆虫形曲似弓
草痕輸嫩綠花穠墮殘紅一幅天然畫吟翁指點中

祈雨有感

公私憂旱久脩尔沛霖平地盡流水滿田都是金
桑林千古思版築一生心樂極頻呼酒幽風入醉吟

胡指揮臘梅

臘梅可人意雪裏送春來一朵未曾放百花不敢開
暗香浮月色清氣逼塵埃對此歲寒交寧辭酒甯環

朱玉石

楚山一片石愛飲河如醉卧醒酒閑凭好看書

曉慚陪五客早喜識三閭零落今安在長吟恨有餘

自詠

今日是重九登高思眇然世無陶靖節誰賞傳延年
鴈落偏依水雲飛直上天欲歸未得詩酒重留連

次韓貫道垂簾寅廷寺韻

追思榮辱事渾似夢中過豈料僭神草化爲新女羅
一身爲客久兩眼闕人多徙倚無聊賴臨風發浩歌

其二

詩

百五十

禪關臨古道使節能經過僧洗溪頭竹樵板石上蘿
妙山原自好佳句不須多人境俱忘處披雲一笑歌

其三

老便挾竹杖閑喜星軺問事慵開口逢人懶拆腰
夜吟山月小春夢海天遙還有憂時病羨牆每見堯

其四

禪林多雅趣暫息使君軺日懷熏花氣雲低抱樹腰
四圍山路滑一點楚山遙喚醒鄉關夢唐風想帝堯

懶出

老去鬢如絲東風知不知新年多病酒元夜入題詩

昔本非智虎頭真是痴偶然開醉眼春意上花枝

遊太平湖

偶到太平湖清閑樂有餘飛來沙上鷗呷出水中魚
月小天心闊雲深地脉虛幾年不到此人換一新廬

送金主事

楚上好丰姿才華邁等夷那堪相見後又是送行時
渡揚子江水題金山寺詩秣陵雲樹杳從於不勝思

和龐復禮韻

詩

百五十一

行七重殿疆聲藉管傳揚高第陵馬府豪陰逼草堂
一心常向日兩鬢未成霜後夜想思處東風滿建章

黎陽王襄敏七言絕句輯畧

七言絕句

平胡奏凱

王師破虜奏成功歸路歌聲逐曉風塞下已無狐兔
穴劍光千丈拂長虹

其二

犬戎巢穴一時平手挽銀河洗甲兵回首狼烽無處
覓只留寒月照邊城

其三

詩

百五十二

凝笳疊鼓挾天風塞上回軍望漢宮
紫龍旂影剌雲紅

天河一洗虜塵清面縛機蘭獻
帝京欲識大夫功

遊城東

纔上有輿便有詩石城門外暮春時
東風似解余行

回山王母宮

樂留得殘紅一兩枝
回山寂寞翠華遙上有僊宮接絳霄
西池在何

許行人猶自說前朝

萬乘帝仙事不誣九光鸞馭降清都當時獨訝恢諧者挑實三偷有也無

扇面小景

放鶴庭前木葉稀脩琴人去幾時歸山中無處着塵土流水滿溪雲亂飛

馬憲副

襟懷遠比楚山高一路風霜屬憲曹樞下久知添驥足不知誰是九方皋

四時園茶

最楚強奈一局收不應末着又安劉就中諸呂真勦敵賴得傍觀有絳侯

王都閨扇面

晚歸披得一葉烟蛾上開雲鎖釣船却恐風吹去沙頭驚起白鷗眠

東風吹夢過江南小促飛觴擁笑談莫怪玉人了蒲庭花雨正春酣

青泥池

秋風煉草不勝愁千古英雄事已休今日青泥池過辨香端拜壽亭侯

吉祥寺

石罅烟消午漏遲閒情偏與靜相宜老僧斜枕松根臥雲去雲來惣不知

白雪樓

古郢城邊秋草深我來無處覓知音朱簾盡棟俱塵土千載誰傳宋玉心

西渡

挑花渡近莫愁村不似劉家妬婦津薄暮雨寒猶鼓棹隔江應有未歸人

梅

沉水烟銷白玉堂月華寒浸一庭霜老仙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

白秀才小扇景

水雲堆裏小樓臺石逕無塵長綠苔何處幽人遠相訪兩舟撐入柳陰來

古栢亭

銷宮城外碧森上幾度曾歌杜甫吟今日亭前見
色風霜不改歲寒心

躬耕田

春草離上鎖暮烟英雄人去已千年自從伊尹耕莘
後只有隆中一片田

老龍洞

海門風雨水聲寒天巧潛通石眼寬却恐臥龍原不
死至今還在此中蟠

小虹橋

橫跨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雲清有人覩物思玄
德曾向小虹橋上行

陳國官家園牡丹盛開邀余與駱太守賞飲

太守謂賞花不可無詩因以春真人爲韻余

賦七言絕句十首聊以遣一時之興云

看花曾醉上林春夢裏光陰記不真今日窮途頭似

雪好花都屬少年人

百寶欄中第一春貴將爭寫牡丹真西湖凍倒林和

靖解看梅花有幾人

花王別是一猷春費盡胭脂畫不直莫道醉鄉皆俗
眼知音還有獨醒人

姚黃魏紫洛陽春記得當時故事真忠孝相公猶貢
此也應慚媿讀書人

欲賦名園富貴春古詩中有一聯直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亦動人

花妖奪及海棠春國色天香似太真千古馬嵬坡下
路不知誰是看花人

玉瓶香浸幾枝春一捻猩紅指印真遙憶皇都舊知

已賞花應念未歸人

花開花盡一場春唯有先天數敢直明日化成塵土
去老夫高似世間人

嬌紅嫩紫不勝春萬綠叢中看得真黑色好花尋不
見東風吹送斷頭人

國賓邀賞牡丹春太守能詩句逼真老我濫從樽俎
未分明三箇畫中人

平遠亭

城上脩然結數椽登臨正值雨晴天不知老眼寬多

少一點青山小似拳

楚望樓

樓上山光發眼青樓前花雨正飄零
底有一枕離愁夢拍碎攔干喚不醒

吉祥寺慈恩閣出韻

竹聲清與鳥聲雜花影重
轉過簾更是隔溪山頂上白雲如笠半垂簷

薛侍御小像

誰畫西臺御史形激揚風度逼人清
平生一寸心如鐵費盡工夫畫不成

次韓貫道亞叅韻

熙熙舜日與辛天湖北荆南有酒仙
啼鳥滿園春意開不妨醉倒杏花前

霏雨烟雨楚江天夢裏分明見呂仙
黃鸝樓頭吹鐵笛一聲飛過晚風前

鄧水湘雲各一天相逢齊和小游仙
傍人莫作尋常看曾侍玉皇香案前

微茫春樹暮雲天杜甫常懷李謫仙
英惟

倒知交京在十年前

次吳儀賓韻

輕寒輕暖暮春天蒲路東風霽景鮮
詩思惱人禁不得落花如雨柳飛綿

醉裏吟鞭自倡酬不知何處有離愁
數聲啼鳥雨初霽雲影滿溪春水流

朱門

聞說朱門夜半開楚王時喚莫愁來
千金滿地皆荆棘野鳥不啼人自哀

梅仙臺

居攝金縢不可論先生名跡至今存
此臺不為神仙築要望南陽白水村

豐樂河

鄧北鄆南土脉肥人家老不識年飢
寒馭馭醉斜陽外知是秋成賽社歸

池河關

重門今日已成灰俯仰遺蹤重可哀
何使懷王知暴客張儀不放入關來

客自長沙回談屈賈故跡

君過寧鄉是便途一杯曾吊汨羅無江魚寬似懷王
量容得三閭楚大夫

年少當時笑洽安鋪張容易力行難區區痛哭知何
用正是才高量未寬

梅扇

富貴人爭賞牡丹醉扶春色上關干老梅寂寞江村
外雪裏誰來着眼看

周秀才扇

詩

百五十九

誰剪瑤臺月一彎五絃聲裏落人寰此中剩有圓天
力只在吾儒及掌間

中秋無月

年々遇着中秋節活計難貧強自慍不似今年貧得
甚倚欄無箇月明看

題禽果圖

春紅萬顆壓枝底勾引東風亂鳥啼誰料世間閑紙
上有人描畫有人題

題邢尚鍵粉壁

勾引東風入扶藜一壺到處醉如泥閑情掛在垂
上黃鳥來時不許啼

小畫二首

蒲屋閑雲一徑苔眼前無處著塵埃隔溪小犬驚休
吠應是漁翁送酒來

翠栢蒼松遶閭生無人同結歲寒盟何當着我茅簷
下成就山林一段清

題槎軒小景

雲外層雲山外山山中茅屋兩三間仙翁一卷參同

詩

百六十

契世上無人有此閑

賞牡丹

梨花零落杏花殘次第春風到牡丹珍重東君須愛
惜一枝留與子孫看

金瓶牡丹

萬歲山前春雨寒五侯亭館倚雕欄莫輕今日窮途
眼曾向金瓶賞牡丹

鸚鵡

花落梨園宿雨晴東風枝上夢初醒雲衣娘子調新

譜學得霓裳第幾聲

題唐李靖墓

六花兵法少人知公在陰山破虜時自請征遼非下策天教重立魏徵碑

賞牡丹

畫樓隱七綉屏遠春滿荆南富貴家飛盡促人蕭鼓開金瓶時賞牡丹花

袁安卧雪

卧雪丰標入畫清當時令尹亦多情於今縱有袁安在雪來誰來問死生

贈琴士

人言絃上是琴聲我道聲從指下生未識靜虛聲外趣不如酒聽彈箏

送駱太守赴簾外

廣寒風送桂花香漢口東南是武昌臨別贈君詩一句至公人謁至公堂

六角井

一跡深清起卧龍獨伶未後齊時功古今多少英雄

沈次在先生此井中

半月溪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沉水光依舊清如鏡照見武侯忠義心

楊亞泰

寒城對古樊城一路風霜讀頌書盡道使君才力大兩肩擔得峴山行

蘭臺

雄風原是太王風獻賦誰知宋玉工莫倚高基驚眼愁雲飛過武關東

飲商輿樓上次唐人韻

春雨霏上芳草生春寒惻惻上曉風鳴離人正倚欄杆立何處一聲長笛橫

衰顏被酒竟春生滿座笙歌耳鳴忽起推窓窮醉眼青山千里白雲橫

聞蟬

綠柳陰中不住聲平生知己是蜉蝣誰知一段清涼詩社于今無此清

葡萄

龍鬚寒浸露華涼
倒掛玄珠滿架香
我是孟他應不
爾釀成斗酒獻吾

皇

題舉人黃芸翁

敗筆枯荷及暮秋
好圖雲水載孤舟
丹青不識幽閒
趣只盡功名到白頭

圮上圖

圮上相逢黃老徒
一編兵教類孫吳
張良若是真儒

者只讀臯陶大禹謨

鹿湖

曾向廬山住幾年
宜春苑裏更堪憐
于今却恐風塵
汚跳入東湖作水仙

野雲菴

萬疊雲深掃不開
半星無處着塵埃
就中結箇茅菴
子只許清風明月來

傳說

圖像原從夢卜真
天教版築得賢臣
漢家元帝知何

事只解丹青畫美人

謝安圖

高卧東山歲月多
放情声妓欲如何
後來始為蒼生
起却聽桓伊席上歌

拍板

有聲無字耳通神
六片紅芽萬種春
可惜楊環差一
拍東風吹入馬嵬塵

龜鶴池

龜遊池底鶴樓封
為問梅公在何處
我不借龜只借

鶴明朝騎上青霄去

東園閑鷺

草色遙分一徑斜
竹籬茅舍是誰家
對頭聽得黃鸝
語恰似真人折杏花

徽宗人馬圖

不思王業守成難
却把金人作畫看
回首化成泥馬
去江南無處覓齊桓

倒馬關

四圍天險擁孤城
歲上邊情入鴈聲
胡海水渾三萬

里不知流到幾時清

題鴈過紅草

蘇武傳書托塞鴻上林一剪墮西風至今血染庭前
竹一度秋來一度紅

題十樣錦草

睢陽憤上雨濤千古徒憐百戰勞魂魄化為原上
草猶穿十樣錦征袍

題魏堊圖

流水孤山映夕輝白雲堆裏對依上蒸茶洗硯人何

在魚自悠上鶴自飛

一枕遊仙午夢回獨臨雲水小亭臺披圖最恠丹青
手不盡當時宰相來

席上次
胡愈齋韵

宦跡悠上各一天雲中烽火晉山川相逢明又相別
人有幾時能少年

題滄浪濯足圖

濯足君休濯上流上流清徹冷涵秋若教一點紅塵
泥巢父來時不飲牛

閒愛青山靜愛雲平生不識武陵春舡頭一掬滄浪
水洗盡人間萬斛塵

和徐士弘韵

萬歲山高擁翠嵐午門清曉候朝參而今宦轡天涯
外不道風光在濟南

十里香雲結晚陰滿園春色遂幽尋美人一別無消
息獨自看花獨自吟

尋春曾上太行山漸水淇園指顧間回首十年如一

夢白頭容易換朱顏

蜀中送趙伯頤還廣陽

濯錦江頭酒一觴孤舟烟雨渺茫上離情好似江頭
水一路隨君到廣陽

關中母誕日賦

花滿筵前酒滿觴不知誰舞綵衣裳此身安得生双
翼一夜飛上到故鄉

王舜耕畫

山下溪流溪上山溪頭結屋兩三間叮嚀說與門前

記得淇園看竹時
兩梢晴葉翠參差
于今一別無消息
惆悵空題舊裏詩

九月七日夜兀坐
誦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
因為韻賦七絕

百歲光陰春夢短
人心待滿何時滿
不如對酒且高歌
黃花自有西風管

滿城風雨閉孤城
卧對秋燈夢不成
忽被樓頭一聲角
等閒吹起故鄉情

天涯歸思浩無窮
夜已家山客夢中
何是今宵眠不

得一庭黃葉鬧秋風

梧桐葉上秋宵雨
驚覺離人夢魂苦
幽思滿懷空不

成起來坐數寒更鼓
坎止流行宜拂分
人情世故何須問
君門只尺即天涯

涯日比長安路猶近

十年宦跡等飛蓬
來往雲山幾萬重
昨日曉窓閒把

鏡秋風吹老舊形容

幾回客裏度重陽
今歲重陽又異鄉
不識明年更何處
人生消得許多忙

春寒

二月邊城雪尚飛
年上草色見春遲
不知上苑新花
李開到東風第幾枝

題畫

盡日舟橫野水濱
往來魚鳥自相親
不知四海風波
路多少斜陽待渡人

秋日曉行

月落邊城鼓角遲
一鞭秋色曉行時
馬前萬壑烟雲
起知是山靈愛我詩

一夜霜風百草枯
四郊蕭索晚林孤
此時不有雲山
景誰與乾坤作畫圖

補前次徐士弘韵一首

官來東魯兩年過
有事無能可奈何
忙裏不知春又
暮一庭風雨落花多

白髮年來愁便生
不知燕子最公平
小橋流水斜陽
外閒對東風說世情

黎陽王裴敏七言律詩緝畧

七言律詩

驪山懷古

曾孫王紹賢輯錄

寂上驪山鎖夕暉我來不覺淚沾衣幽王烽火娛褒姒
唐帝溫泉浴貴妃芳草有情空自老落花無語爲誰飛
春來繡嶺多啼鳥似對行人說是非

華清池六首

九虎天門昼不開諫章無路達銀臺蛟龍徒恃關中險
烏虜還從嶺北來綉嶺荒秋寂寞新豐樹老月
詩進 一百二十
非絢無情最恨溫泉水依舊消上澗底迴

其二

寵愛三千在一身太平天子罷時巡只知火井年上好
不鑒湯盤日上新羯鼓北來星犯斗龍旗西幸海
生塵馬嵬坡下棠梨樹猶占秦園禁草春

其三

禍胎不信是蛾眉共起漁陽國祚危幸蜀君臣輕社稷
守關將帥偃旌旗霓裳舞破山河固玉笛吹殘鼓
浴罷溫泉問遺事野烟綠樹轉黃鸝

其四

水源雲暖碧蘿上火井潛通地入秦一勺已消神女
唾千秋難洗羯奴塵山連太白空尋雪地到華清別
有春莫向此中談往事芙蓉揚柳亦傷神

其五

驪山依舊入青雲想見當年步錦綉鳳輦風清人似
玉蓮池脂滑水如春九華宝座芙蓉濕五月金盤荔
子新一曲霓裳歌未了長安宮闕已生塵

其六

造化融春幾許年人間留此一泓泉山人不納藏兵
室地脉應通浴日淵香霧籠晴含御氣凝脂流恨帶
胡蘆至今多少探湯手咲指當時種玉蓮

蜀中送項斯誠同年回京

白髮慈親七十餘不知消息近何如老來賴我供湯
藥別後憑誰奉板輿旅館夜長頻有夢故鄉路遠久
無音君歸正向門前過爲報平安莫倚閭

鶴軒

小結去居只數椽無邊風景屬胎仙窓涵赤壁磯頭

月門掩清溪洞裏天松露不寒隨意舞雲巢最大放心眠夜來說有麻姑到留與丹砂當酒錢

裕軒

青山只在屋西頭
盡日無人水自流
李愿不嫌盤谷小
杜陵偏愛草堂幽
半窗殘月古今夢
一榻清風天地秋
回首五侯歌舞地
年來花艸不勝愁

送薛公子赴揚州

踏遍東風燕子樓
曉來騎鶴上揚州
五湖烟月供清賞
萬里乾坤屬壯遊
酒海有靈流渴肺
詩山無計壓

窮愁憑君夜半休
彈劍恐有光芒射斗牛

輓林都憲父

五轉儒官四十年
耄耋歸隱向林泉
蓋間茅屋留雲住
掃片松陰借鶴眠
炒黍忽成身後夢
買山虛費杖頭錢
郎君鵲立青霄上
分得恩波及墓田

送芳景芳

故園莫厭酒盈觴
明日逢人是異鄉
世路不堪離別苦
人生都為利名忙
啼殘蕉屋雞啼月
踏破河橋馬足霜
回首秣陵雲樹杳
相思從此不勝長

登泰山六首

朝登泰嶽望蓬萊
晚帶斜陽尚未回
一路草香都是藥
滿林樹老盡生苔
浮雲似水流將去
怪石如人立起來
幾度叮嚀與童僕
等閑休上拾身堂

其二

日射金門紫氣浮
氤氳烟霧一時收
眼空海宇無窮處
身在雲霄最上頭
雨漲寒流清漱玉
風驚落葉亂吟秋
我來不負山灵約
勒石題詩紀勝遊

其三

萬重烟樹萬重雲
今古巍然勢自尊
四面好山朝日觀
一溪流水落天門
我慚佐記非王郭
人說題詩有許軍
回首忽驚踰路挽
滿身青影月黃昏

其四

行上顛崖第幾層
一峰擁出翠雲屏
氣吞平地東洋海
勢接遙天北斗星
願復明堂興孔樂
載歌磐石頌朝廷
山灵夢入蓬萊去
擊碎秦松喚不醒

其五

迴鴈峯頭望故鄉
上心遙逐暮雲長
十年宦跡難忘

定百歲人生空自忙痛飲海能消酒渴朗吟天不恠
詩狂英雄一去成千古留得殘碑卧夕陽

其六

神秀全鍾造化功青分齊魯勢凌空挾超北海原非
易登北東山大不同坐井莫嫌天有限出塵今見地
無窮何當一吐膏中氣散在人間萬丈虹

蹶突泉

一泓清氣湧波闊幾度曾於醉裏看玉杵亂春珠顆
碎水壺倒浸雪花寒龍火海潮聲急鬼剝山根石眼

詩

百七十四

寬誰為蒼生住霖雨天瓢撈取上雲端

題祖庵

終南万疊此中佳金碧樓臺絢紫霞阿母許傳青鳥
信仙人來自玉皇家雲間雞犬迎遊客雨後兒童掃
落花世事不干黃鶴夢酒醒猶未熟胡麻

鴈塔

慈恩古塔一開登瘞鶴銘亡問寺僧舊壁徧題唐進
士遠烟多見漢原陵感懷已寄無窮事縱目還須景
上層不省風鈴緣底語至今誰是佛前澄

長安懷古

八水三川古帝疆千燒萬戰幾興亡秦隋暴骨傾危
易周漢寃仁繼緒長落日綠蕪迷徹苑寒石焦土記
宮牆金城此日藩屏重依舊關河百二強

又

渭水橋邊獨倚闌望中原是古長安斬蛇赤帝留神
劍墮淚銅仙泣露盤宮錦為帆天外落霓裳成隊月
中看不堪回首風塵後北斗城荒鴈塔寒

次許先生草亭韻四首

詩

百七十五

綠深濃雲壓樹低金龜清入畫窗迷群蜂釀蜜爭輸
課一鶴將鷗恣啄泥劉向昔居天祿閣杜陵今住浣
花溪詩成幾度無人和閑就芙蓉葉上題

其二

幽亭掩映夕陽低夢落壺天路轉迷人對竹傾新醴
酒鴈啣花補舊巢泥一簾捲翠山排闥兩岸托藍水
拍溪何是閑請松上鶴也來啜我不留題

其三

風靜疎簾落絮低雨情香透綠陰迷虎鬚半露蒲牙

石龍角全舒筭透泥東面樹連西面樹南頭溪淮北
頭溪更憐野鳥香啼巧似把山童小字題

其四

日烘花氣鳥啼低春浦遙山翠色迷浮世百年愁似
海先生終日醉如泥歸辭堂僻通幽徑成趣軒深隔
小溪兩處我來都不愛有詩只向草堂題

賀胡愈憲母九月十三誕日

綺造香鬟綠衣輕庭院無風日正晴黃籙寫成多壽
頌玉簫翻出新機人從世德堂前拜酒向重陽節

詩

南七十六

後傾寒菊一花添一歲滿離秋色慶長生

清明感懷

先隴年來草樹荒清明時節倍堪傷半生為客頭將
白一夜思家夢欲狂暮雨忽驚成雪片春風便覺似
秋霜故人當道知多少誰念宣城是遠方

和顯章宋公馬嵬坡詩韻

坡下產貴妃粉

妖血流紅古道傍翠華西幸悔淪荒淒涼舊事空塵
夢冷落殘魂送夕陽自昔玉顏多賈禍至今堊土尚
餘香錦綉機休深咎廊廟非才更可傷

道過鬼門

商南鎮安樂

巨靈何日擘嶙峋險徑中穿號鬼門陰氣濕衣寒砭
骨酸風射日暗銷魂懸崖岌嶻天樞逼怒暴喧極地
軸翻妖鳥呼群深樹暗還疑精魅嘯黃昏

賀王憲使神駿詩韻

神駿生來渥水中房星精氣迥相通花生鳳臆團雲
紫電樂龍睛射日紅玉輅屢巡寧楚駕沙場百戰早
收功雄姿信與駕駘異一洗人間萬馬空

次全上人韻寄許先生二首

詩

南七十七

老來無奈白頭何獨對青山發浩歌浮世百年知己
少宦情兩眼閱人多卻金我亦如楊震泣玉誰能似
下和惆悵寧陽為別後天涯三度試春羅

又

歸隱東山歲月深山中雲水是知心閒身未老休扶
杖短髮無多不受簪酒熟昔常同我醉詩成今復共
誰吟功名獨有先生早五十年前入翰林

次希聞上人韻寄許節之

記得臨岐折抑枝人生難會易分離夜長牋有思君

多路遠都無寄我詩滿院落花春去早一簾斜日燕
歸遲區上功業成何用贏得閒愁上兩眉

次許先生見寄韻

休官深幸太平年家在東山汶水邊十里春陰多草
樹一庭秋色半雲烟閒携白鶴隨詩社儘把黃金買
義田遙憶歸來堂上酒不知二老讓誰先

寄閩京兆同年

秋來風物正愁人况復天涯遠憶君羸馬未能攀逸
駕孤鴻空自惜離群筆鋒醉掃千軍陣詩夢雄吞五
色雲何日客窗重聚首一樽相對說新聞

閩九月九日榆林寫懷

風烟漠上樹蒼上節序驚心倍感傷百歲幾回經閩
月一年兩度見重陽菊於秋後那堪折人到老來猶
自忙無限幽懷嗟不得胡天霜冷鴈聲長

榆林灯下獨酌寫懷

獨對寒灯酒一盃天涯誰與共徘徊將來世事應難
料已往年光竟不同老景漸成双鬢雪虛名已覺寸
心灰故園花發春無主惆悵東風幾度開

感寓

年來無日不思鄉聖主恩深未敢忘貧鬼也嫌原憲
病詩神應笑杜陵狂三邊烽火何時息千里關山到
處忙落魄書生成底用黃金留鑄郭汾陽

又

宦跡悠上兩鬢霜懶開醒眼看炎涼司徒子亦嫌銅
臭太尉人多慕足香世上有錢難買壽年來無藥可
醫狂藥根本是寒酸物咀嚙方知意味長

榆林七夕寫懷

碧天如水曉雲收涼月西風滿戍樓為客十年經七
夕思家一日抵三秋人須嘗膳方知苦事到聲牙便
覺愁環重榆林河下水不開與廢自東流

朔州道中大風

大塊茫茫意氣多不知消息故如何江東既與周郎
便沛上徒勞漢祖歌平地有山欲走石半室無海亦
翻波何當送我雲霄上試把青天一洗磨

新秋寫懷寄定襄

西風黃葉又
如何時得暫休萬里明天雙倦

其十年宦海一虛舟炎涼世態誰青眼辛苦人生自
白頭贏得兩肩燈骨瘦天教收拾杜陵愁

又

邊事七年無寸補鬢毛贏得雪霜侵歸思勝有不期
夢喜舞空勞箋箋心萬里西風回塞馬一庭明月動
秋砧滿懷憂思憑誰遣坐對寒燈獨自吟

過紅石山

冬來天氣正嚴凝紅石山高策馬登風向眼中吹出
淡霜於鬢上凍成冰平胡豈止如擒虎用將何須似

養鷹記得去年經此地鉄衣沉漢苦炎蒸

蒙頂石花茶

聞道蒙山風味嘉洞天深處飽烟霞水銷碎剪先春
集石髓香粘絕品花鱗眼不須煎活水酪奴何敢開
新芽若教陸羽持公論當是人間第一茶

次許先生韻

十里清風舞檜杉先生高卧白雲巖吾生石上嗔人
掃花落門前許燕啣自古養生心欲靜於今處世口
須緘老來會得閒滋味咀嚼方知蔗境甜

登大同角樓次劉章憲韻

彩雲飛過幾層樓上人呼酒再添半壁夕陽紅
瘦一鉤山色翠眉纖我非能登王摩詰誰是先
仲淹遙相勝王舊時關瀟上暮雨捲珠簾

又

漢上風烟及暮秋偶來城上一登樓青山不管古今
恨白日空懸天地愁誰有雄才能破虜我無奇骨可
封侯今將十五年前淚酒向羣龍水共流

西橋晴影

河上長橋影倒懸日上紅日正中天人於雲母屏前
看龍在水晶宮裡眠一氣靜虛涵道體兩儀神巧入
詩篇夜來偶爾無消息十里寒流鎖暮烟

東寺寒泉

一曲清泉遶寺流老懷應共此泉幽吟乘雨氣清詩
肯醉汲水花餘酒愁天巧鑿開雲窟冷地灵分出
門秋飲牛生耳聞事留與征人照白頭

水簾飛雪

軟下銀河一片秋石梁飛渡浪花浮水神掃雪風為

第上鬼掀簾月當鈎玉屑散將何處去鏡光拖到
時收莫言此景清如昼中有龍沙萬里愁

石洞酒雲

漢上梨花何處尋山前古洞昼陰上甘霖煖時盡天
小元氣虛涵陸海深半鶴歸來如有約從龍飛去也
無心幾時一掃胡塵靜醉臥神仙窟裏吟

白崖明沙

白崖上上一登臨崖下明沙入醉吟有日滿天星斗
落無風平地浪濤深飢腸催我難炒飯老眼知誰會

詩

煉金莫話當年事此中白骨易銷沉

紅山西照

紅山高占夕陽多此景寧邊有幾何天未補時曾煉
石日將沉處謾揮戈花從火樹光中落鳥向丹霞影
裡過好幅昼齒牛背上晚風一曲牧兒歌

遊吉祥寺

石城上外好風光小憩禪林酒一觴天地有情容我
醉江山無語笑人忙草舍南浦詩中意梅帶西湖春
京欲吟上不得晚風拖雨送斜陽

又

四顧山光接水光天開箇處送靈觴人生能得幾時
健世事可憐終日忙雨到樹頭雲氣濕風來花底鳥
聲香一春好景須行樂回首武陵空夕陽

欽城北樓上用唐人詩韻

白雪樓空草樹荒陽春臺古路蒼茫百年易過猶炊
黍万事難行類面牆未上雲霄窮望眼且吞江海洗
愁腸東風本是無情物也送笙歌入醉鄉

又

衰病登臨抵自憐強回双袖拂烟雲古今有限青山
在天地無私白日懸歸思謾勞千里外壯心猶憶十
年前爛遊幸遇知音客彈折枯桐第幾絃

贈海靜之令尹

偶來相見倍相親多謝音書慰問頻魯酒且拚今日
醉楚城又是一年春無情白髮偏欺我有眼青天下
負人誰挽銀河千尺水與君重洗舊風塵

襄陽懷古

襄陽斜陽古大堤秋風禾黍習家池小兒不唱欄街

由過客猶尋望淚碑左傳註成元凱癖唐書刻石浩
然詩興亡多少傷心事唯有衰山漢水知

下虎門灘

強呼樽酒破愁顏
險方知世路難
巴蜀舊經人鮪
寇襄陽今下虎門難
霜風怒挾天
聲急雪浪驚飛地
鼉寒却恐德公猶不死
摩挲老眼靜中看

感舊

榮辱休沉泰
一飲人情可喜亦堪悲
世間雖有陽光
遠天下豈無皇甫規
客夢夜嫌鷄唱早
鄉音秋恨鴈

詩

百八十四

歸遲五湖風月綸竿上不釣鱸魚只釣詩

又

衲被蒙頭睡得牢
起來把酒爵難驩
炎涼不獨悲純
弱俯仰何勞問
拈得一紙詩書誰與辯
三遭憂搭我曾挑
莫輕老眼渾無用
醉裏猶能眇二豪

高揮使宅夕觀灯

一盞花灯百巧收
賞心何必到揚州
剪成天上新方
勝砌作人間大綳毬
元氣素中春
鼉熱灵丹爐裏夜
光浮綵綬高掛都成夕
滿馬香風憶舊遊

同唐食憲遊吉祥寺

愁聽笙歌聒醉鄉
喜尋詩景到禪房
松聲疑是水聲
響雨氣恰如花氣香
一榻閑雲僧卧穩
半簾斜日燕飛忙
舊遊芳迹無行跡
新境滿林春草長

又

一灣水遠白雲鄉
萬疊雲籠紫翠房
石鼎漫煎茶味
苦竹爐閒煮菜根香
世間山靜寺亦靜
天下人忙僧不忙
微雨乍晴風日暖
綠陰深處鳥聲長

花落春歸閉門兀坐忽王良
好大參至急呼

詩

百八十五

斗酒聊叙故情酒酣賦此

齊上閒門鎖綠苔
落花飛絮送春回
愁人正似井中
坐好客忽從天上來
万事無憑休算竟
百年有限且啣盃
明朝君向襄陽去
我領沙鷗上釣臺

同良弼舟未發次前韻

漢江春煖水如苔
千里東風一棹回
遠樹兩添新綠
去夕陽天送淡紅
來休尋好景翻詩案
且把閒情付酒杯
潦倒不堪開醉眼
啼鳥飛上楚王臺

同良弼遊吉祥寺仍次前韻

兩餘半運半生苦屈指狂遊第幾回門外綠拖流水
去塙頭青送好山飛讀書何必五千卷有酒且傾三
百杯靜裏先陰陽慶樂更無飛夢到雲臺

又

衣沾草露履粘苔吟到黃昏尚未回幽鳥一聲穿竹
去閒雲幾片過松來紅搖大影花散燭綠瀉泉香酒
滿杯說與登師尚不得四圍山水擁樓臺

和鄒克清韻

閒臨流水靜看山樹底飛雲手可攀綠野舊開田二
頃黃茅新蓋屋三間春殘花運何曾掃月落款門尚

詩

百十六

未闌有酒便當呼一醉青銅無處覓朱顏

和鄒克清登山韻

春風總詠北山萊秋雨東籬菊又開往事可憐成
餅虛名何必上雲臺安排杖履尋詩去分付笙歌送
酒來幸遇知音共題品大任真是小天台

和遊衡水韻

管絃聲裡泛仙舟笑引壺觴倚舵樓拖碎白雲魚網
去掛殘紅日酒旗收閑鷗睡起沙頭立落葉飛來水

面浮不是不歸山未得許多詩影苦相留

和鄒克清登山韻

人道三槐是故家老饕何敢自矜誇曾將細柳營中
眼去看玄都觀裡花伯樂不逢千里馬牧教正遇兩
頭蛇歸來學稼忙成病那得工夫笑海沙

同前

富貴功名謾自誇品題都屬大方家孤忠可惜寇平
仲公論難容弭子瑕春老我嘗歌瓠葉歲寒誰復問
梅花悠上往事成虛擲收拾簑衣理釣草

詩

百八十七

同前

老來無復夢周公醉後衰頰借酒紅金縷且听新樂
府鉄衣休話舊軍功年上天上月長好歲上世間人
不同萬事窮通皆有命到頭誰拙與誰工

自詠

小園只隔市廛東六月涼風四面生地闊尽容芳草
綠墻底不磚夕陽紅鳥呼鳥喚声相似人醉人醒量
不同自是文章真率會憑誰寫入畫箇中

水月軒

居士愛參禪小結幽居只數椽門掩鏡光千里
碧窗寒秋影一轉圓分明太乙舟中坐紡紉廣寒宮
裏眠他日我來分半榻三生重姻緣

和重陽

自古千金重一壺于今蘭蕙不如蒲班超也是奇男
子犀首原非大丈夫詩向眼前吟太極酒從心上起
陰符世間閑趣無人識雲滿松巢鶴有雛

次尹同仁冢宰韻

世事真如天上雲白衣蒼狗轉頭新西施不笑東施

詩

百八十八

詩

配北阮都嫌南阮貧酒到醉時休勸客茶當勝處且
饒人落花滿院鶯聲巧又是開門一度春

又

老來夢不到周公贏得心閑氣自平莫向醉中尋李
白好於貧字看渊明三言足付新知詠九死猶驚舊
戰爭欲把綠竿淇水上怕人又說釣虛名

張中丞詠雪韻

公府纔聞散脫衙雪聲風力共誼譁家帳底宜料
酒陶穀爐中好煮茶冷浸鉄衣思湖海先生金闕

京華天孫巧剪銀河水要使人間看六花

送錢掌教

十五年前受業師天涯相見復相離宦情不盡樽中
酒客夢虛消話裏詩雲影遠拖秋雨散鴈聲低度暮
雲遙到官正遇梅花發逢着人來寄一枝

端午

角黍堆盤酒滿壺喜逢佳節泛菖蒲門高不碍蒼公
子江閣難尋楚大夫昔荷

聖恩頒彩扇今隨鄉俗佩灵符豪華爭剪寒皋舌誰

詩

百八十九

向丹山問鳳雛

次薛憲副見寄韻

自在湖南憶北隲長烟遙接楚雲飛悠上歲月双蓬
鬢落上乾坤一布衣自古交將知己少於今忠厚似
君稀無錢可買揚州鶴只借天風送我歸

用聽上人韻留別京中諸友

一別諸公今幾時相逢何事又分難
騷人已看梅花約游于空歌楊柳枝
白髮蕭蕭嗟我老丹心耿耿許誰知
馬蹄明日雲中道流水寒烟不尽思

次許先生草亭韻

草亭蕭蕭勝蓬壺天與人開小盞
齒懸壘每因高士下生羶多爲廣文
鋪庭前春雨一林竹溪上秋風兩岸
芳更喜集雲雙白鶴松陰閒把雪翎梳

許先生見寄韻

詩

百九十一

一別先生歲已三新詩雅興細研覃
平城遠在恒山北魯國遙隣汶水南
王燦懷席室有恨許衡絆老竟無慙
不知風景成何物容易摧人雪滿簷

又送許郎之歷亭別意

濁酒長亭話別難
宜情唯許壯心知
憐君典籍思文閣
塊塊提刑按察司
春恨雨寒花夢小
人酣風細鳥聲遲
從今無限思想意
多在空庭月上時

聞寧陽作二老易茶堂因漫賦此

白髮蕭蕭雪滿簷
易茶堂因漫賦此
聖恩深和幾執法王

京北海宇馳名許翰林酒熟每邀同席飲
詩成還許對床吟耆英會上私相賀一日
安閑直萬金

題梅父稅詩

夢落浮生六十
年夜來不見地
行仙春光寂寞
花空老秋色淒涼
月自圓墮淚楚狂
歌鳳後傷心魯史
獲麟前而今思冰
天河水一脈分派
到九泉

稅梅母詩

白雲深鎖北堂秋
刮地西風起暮愁
夢裏有烏能暖哺
云間無草可忘憂
賢郎早見泰藩府
貞女曾圓誓

詩

百九十二

相舟千古不銷情
吳淞悠上蒼海自東流

次陳翰林春園倡和詩韻

漏聲清斷與寒
一文章閱幾遭
取上方今科目盛
主司徒古翰林
高春生太乙書
藜杖墨戲仙人宮
錦袍明日杏園
恩似海東風花
底宴蠅苑

次王致文先生送張進士祖年詩韻

年少多君氣宇
高寒予奉典旧
同朝清如珠泪
彈蛟室和比春
声引鳳蕭駐郎
從看華表柱觀
光又上王河橋
臨岐未唱陽關
曲已竟難夷一
半銷

王大尹父壽詩

北華山高喜降神，蒲天涼雨絕輕塵。未臨重九無多日，已過中秋正一旬。慶壽客來期杖者，思親子去作臺臣。從今勝有推恩語，次第看封百歲人。

又

虛名空惹半生愁，今日歸來兩鬢秋。撫景吟成新社律，放歌彈折舊兵鉤。人如白鶴空勞擾，我與黃花且勸酬。扶上肩輿醉歸去，滿山明月重回頭。

元日試筆

詩

百九十二

硯池水煖筆生香，收拾東風入草堂。人比去年添一歲，節從今日到三陽。頻燒爆竹真堪笑，滿飲屠鮮也不妨。說與梅花好將息，天教老眼看春光。

又

閒倚東風坐柳衙，柳邊風煖鳥聲譁。消磨世慮三盃酒，洗滌詩腸七椀茶。考古有詩尋左傳，養生無處問南華。莫輕老朽林泉眼，曾看玄都觀裏花。

登大伾

北山南半草萊重，遊今喜酒筵開。一天和氣蟠龍

洞十里斜陽掛鹿臺，綠葉為誰都落盡。白雲於我忽飛來，夜深獨語看星斗，認得文昌接上台。

次馬執之韻

藜羹黍酒腹便便，老向丘園過幾年。笑買牛新學稼也，曾騎馬舊巡邊。一灣流水門前遶，兩岸閒雲樹底眠。更有晚來堪處處，白鷗飛上釣魚船。

又

地北天南久別離，老懷多少暮云思。錦衣喜得還鄉日，鐵甲毋忘破虜時。五斗飲情非飲酒，百篇吟興不吟詩。臨歧翻出閒公案，誤對魚鰕說水師。

詩

百九十三

僧房

尋幽偶到老僧房，清氣留人興味長。紅葉醉吟霜足酒，浮生又少去年人。年干一甲天開癸月，今三陽斗連寅。說與痴兒休在在，鍾魁不是門神。

贈蔣郎中

老來無處覓知音，賓館相逢酒漫斟。一席共談愛同話，十年不負讀書心。茫茫世事多蒼狗，薄薄人情半綠林。莫把春愁比雉思，滿庭紅雨落花深。

賀宋桂史父初度

綠衣舞破一八霜和氣先回慶壽觴已過八旬猶矍鑠
銀便登百歲也康強山林桂史無封事陸地神仙有
醉鄉歌賦短吟、不得好風吹入鳳毛香

贈別郭子声

憲府威聲鬼膽寒此中心事肯從寬人情豈止秋雲
薄世路真如蜀道難把酒我猶思旧事下車誰不看
新官桑乾河水深千尺好洗吾儒鉄肺肝

題范公馬營

慶曆年間旧馬營至今猶以范公名興亡捻是一場
夢憂國空懷千古情夜寒有霜供月色穷边無樹着
秋声運籌安得斯人在助我胸中十萬兵

進吉詳寺

石城七外好风光小憩禪林酒一觴天地有情容我
醉江山無語笑人忙草舍南浦詩中意梅帶西湖盛
裡香撫景歌吟上不得晚雲拖雨送斜陽

吉即即事

古邨邊影故老傳不堪登覽重凄然山頭白乳高僧

塔水底金花小姐紅楚皆有入招宋玉吳門無酒醉
梅仙方城只隔青林外幾縷殘霞接斷烟

謝王都閫

樓前山色靜無塵樓上微風裊篆薰我為題詩償旧
債客來把酒謝新聞滿林花片開紅雨拍岸水声翻
白雲回首共聞啼鳥散籃輿扛去醉薰薰

王都閫席上

畫堂在敞彩雲過滿座香風列綺羅老去不堪金穀
罰醉來還倩玉人歌一年夏景無多矣百歲先陰有
幾何莫恠放懷亡个汝五陵豪貴盡消磨

胡述慎毋受封

登花影裏拜恩光不負慈闈舊義方和出一丸熊膽
貴繡成五色鳳毛香女中亦有青英貴世上可無榮
壽堂好把斷機絲再續後人要補舜衣裳

薛至剛父壽號松隱

松隱年過八十年松雲松月共瀟然紫芝舊醖長生
酒黃籙新傳慶壽篇無事世間閑桂史有名林下老
詩仙興來放起青田鶴踏破烟霞海上天

挽薛至剛母

誰呼双雀吊泉臺，母生榮死可哀榮。
自新機系上得，衰髮大布被中來。
北堂有萱何在東海，无情水不回千古盤龍山下路。
春風依旧野棠開。

次周德章韻

詩思雄吞飯顆山筆鋒，王門闕一杯着意古今。
恨五斗飲餘天地闊，花雨撲簾春睡起。
香風搖響早朝還，莫言富貴渾無事。
憂難忘夢寐間。

又

藉才名重士林，天潢早沐聖恩深。
金人固已三緘口，玉食曾無一動心。
乘興字臨東晉帖，陶情詩和盛唐音。
當年我亦誇豪俊，把鏡今看雪滿簪。

過寺吟景用前韻

橋边流水屋頭山，楊柳陰陰昼掩關。
除却寺中無處

靜不知僧外有誰，閑軟紅香土雲遮斷新綠苔痕。
送还記得旧遊，径此地醉吟身在昼荷間。

過回中山

回中山下暫停鞭，俯仰遺言獨悵然。
王母若曾親見帝武皇，应是早登仙。
學問豈有長生菓，天下人無不死年。
寂寞茂陵，上土春風依旧草芊芊。

綱李密庵

滿樹鶯聲春日遲，辨香未謁二賢祠。
材良當道埋輪日，烏鳥思情上表時。
晉室人心知感化，漢家綱紀賴扶持。
琅琅忠孝昭千古，何用偕風讀斷碑。

送楊朝用大參

東風亭館送君時，曾約襄山漢水知。
水頭多為臨別酒，山應磨作去思碑。
鴈橫遠浦清如盞，人倚孤蓬瘦似詩。
指日喬遷拜入寵，功名端不負男兒。

感寓

少壯携書謁帝都，年來白髮滿頭顱。
當時只學魚書子，今日不如阿丈夫。
冷眼有人親破甑，枯腸無處哭平生。
未了吾儒事，空齋舉向大南樓。

黑山

東風吹上小金山天典遊人一破顏但覺眼空塵世
外不知身在登窗向落花牙攸水泥去倦鳥忽放雲
還白髮老僧在哭我狂歌醉舞到更闌

涼亭

仙翁新結小方亭說與王維昼不成一榻雲深涵雨
氣四時風細落松声未知天下有何熱但覺世間無
此清地位高明心似水古今樂善兩東平

題鶴亭

一箇茅亭只數椽無邊風月屬胎仙
至今赤壁磯頭月門掩清溪洞裏天
松意不寒隨意舞雲象最大秋
心眠昨朝聞得麻姑過留下丹砂當酒錢

夜坐

感昔懷今坐夜深
上身世任浮沉三載已銅金人
口百鍊難銷鉄漢心
春甕有天藏酒圣
草堂無地肯
書窗不知誰是鍾期耳
乘月時來一賞音

又

獨倚空庭謾自吟
碧天如水漏沉
上西風萬里秋声

賦北斗三更夜氣嚴
往事已成蕉鹿夢
旧盟不負海鷗心
誰云白髮惟公道
偏向愁人兩鬢侵

吉祥寺走筆送王方伯

曉風殘月送行旌
滿路茸棠萬頃声
正氣敢為公道事
雅懷不負故鄉情
少陵瘦府詩無恙
摩詰陽關酒有名
靜洗一双穷老眼
扶搖九万望鹏程

送孫志同主事赴南京

一曲驪駒便放舟
丈夫何用說離愁
愛親須學古來孝
食祿常懷天下憂
順水九程流漢口
好風十日過

新州金陵故旧如
相問道我思惻然已秋

送璇上人

棲迹雲山二十年蒲團坐破不曾眠
喚回圓棒三生夢透赤霄溪一指禪
遠上忽挑木鉢去明七好把祖
燈傳自懸樗散非韓愈也向臨岐送太顛

慶孫廷蘭祖母八十

堂上夫人雪滿頭喜逢初度列華筵
古來難得一百歲此後惟爭二十年
簫鼓沸天春似海蒲筍翻羹酒
如泉子能孝養孫榮顯不數蟠桃會裏仙

寄劉蕙夫

宦情離思兩紛紛倚遍闌干日又曛
巴蜀去年同是客荆湘今日獨思君
休沉不定風前鴈聚散無常雨
後雲惆悵幾時重會晤一樽相對說新聞

和王文璵詩韵

別後俄經兩度春每瞻雲樹即愁人
半生交誼誰知己一段情懷獨有君
燈火久標書案佳風雷專待禹
門鱗宵蟠五色凌雲氣吐出都成錦綉文

哭周文公

憐君壽與命相違幾度臨風把淚揮
裏裏已無新

不從中空有舊穿衣五更月冷損聲斷千里雲深鵲
點他日金陽城外過一盃下馬醉斜暉

送陳宗理

去年別我出神州此日君行我復留
客路有期空聚散宦遊無計自沉浮
江聲月色孤舟夜楓葉蘆花兩
岸秋別後五雲宮闕曉相思多在鳳池頭

次張文煥韻

凜凜風霜六月飛威聲遙震帝王畿
蒲梢天馬千金價合浦龍珠五色輝
貪吏正多應吏少秦人已瘠
越人肥許多不了公家事願祝轎車且莫歸

壽康御史母

寶婺流光隔瑞雲天涯夢史憶慈親
花朝未到惟三日啓蟄絲經正一句
或嘉有松竹獻壽北堂無草不
生春締筵醉擁笙歌沸便是蟠桃會上人

寄高進士

一從南北兩相違屈指俄經三授衣
孤枕夢隨流水遠遙天心逐暮雲
飛明鴈已散知交少征鴈不來
信猶獨有衛城南畔柳年已依舊送春暉

寄魏御史

倚闌獨立倦吟哦千里相思奈若何風雨愁中知己少雲山夢裏見君多金臺北望無書至潞水南征有鴈過最好丰姿共懷抱別來還似舊時麼

登任山

大任山上登高望景入新秋分外奇哺子燕啣水穗來補巢鵲折樹頭枝雨添野水連天遠風約間雲出岫遲醉眼模糊看不盡石屏高處為題詩

又

平生知己舊同年南北相思各一天路隔三十餘里遠月經二十四回圓碑刻行人頌手教都無過鴈傳最是不堪聽

訪蜀上人

杖藜扶過小橋西萬壑雲深路欲迷坡老偶來尋佛印太師應喜接昌黎掃開殘葉茶間坐坐就新詩石上題回首忽驚歸路晚一聲啼鳥易低

小金山

曉鍾孤寺背斜曛草徑閑隨曲逕分一水盡頭

月萬松深處鶴巢雲花心已謝春將老山影初圓日未曛馬首紫吹不斷蒲懷詩思亂紛紛

送王判簿

簿書才器獨超群治政声名遠近聞鸞鳳暫來棲枳棘鵬鵬終見逐風雲論交正喜心相得送別那堪又分從北天涯重回首一看春樹一思君

與王秀才馬上題

別來今日始相逢十七年如一夢中驚見容顏俱老大翻思髫髻時兒童舊燈話旧情偏冷把酒題詩與

更渡無家嚴程留不得臨岐分手又匆匆

送朱士傑之廣東

除書榮捧下寫坡尊酒殷勤意何若世路客從愁裏別浮生人似夢中過馬周老去心猶赤劉向書來鬢未皤喜得寧親經故里綠衣爭看舞婆娑

送鄧元哲

東風楊柳不勝攀聚散人生醉夢間千里君為孤客久百年誰得一身閒水光遠接天边樹雲影重遮雨後世路功名只如此且將杯酒破愁顏

送李世望

相逢何事復相違，尊酒長亭對夕暉。
北去憐客歸路，遠南來嗟我故人稀。
鳥離綠樹林無伴，雲護青山石有衣。
正值麥秋風景好，馬嘶西去看到京畿。

同趙伯頤遊山

遊遍南山與北山，酒杯不盡故人懽。
十年夜雨論心易，千里春風會面難。
遠路野花香將子，落隔林啼鳥欲聲乾。
浮丘更有無窮景，何日重來仔細看。

贈別

折桂曾看步廣寒，風流人物晉衣冠。
玉堂又秉中書筆，金殿先排近侍官。
千里南來欣駐節，五雲北望憶鳴銮。
自逢不忍臨岐別，客舍青衫柳北攀。

寄朱士傑

粵南燕北宦遊人，兩處愁懷各一春。
客故鄉俱有白頭親，馬知多病意長貧。
未是貧別後，交將落上不知誰。
是情當陳

和邢先生遊山詩

當年玉女降玄丘，此日重尋作勝遊。
同山共

朽虛名應與世相浮，鳥如有恨啼還歇。
雲水無心去復留，感古傷今多火事。
一時都付紫金甌。

又

閑上名山訪比丘，潭林清景足追遊。
水聲似和鍾聲響，雲影如隨樹影浮。
大候門前迎客至，鷗知蕭散代僧留。
滿懷懷是多風味，不用茶烹碧玉甌。

次韻

幾年常在宦途遊，喜向林園得暫休。
燕舞似迎賓客至，鶯歌如代主人留。
十分春色連朝雨，滿地私陰六月秋。
醉後不知天地闊，南風吹及滿懷愁。

次韻

小園風景浩無邊，都在斜陽柳影前。
搖火帶風紅滿地，草烟和雨碧連天。
鵲巢去鳩爭入蛛，曳絲來蝶倒懸。
只恐醉時情興淡，預先分付與蒼箋。

送邢先生代作

野岸平蕪接暮烟，離人初上衛河船。
沽來酒薄難成醉，釣得魚多不用錢。
雲破月移沙際樹，涼開風動水天。
吟餘斜日孤帆外，閒听漁歌自在眠。

又

歌徹易闌酒半醺臨風惆悵手難分百年浮世入皆
客一段交情我與君秋樹未霜猶帶葉曉山無雨亦
生雲燕南後日逢歸鴈定有詩筒寄廣文

九月二十二日夜贈邢先生

月滿西樓酒滿尊宦情離思兩驚新馬周終遇常何
驚鮑叔能知管仲貧詩到醉時塗得快燭當風處剪
來頗勸君莫負今宵會明日天涯少故人

送丘徐二公

千里孤舟渺上回秋江清景正幽我閒鷗引子眠沙
去飢驚斷魚出水來醫掛網如蛛結網荷擎露露似
酒傾杯風流人喜推蓬坐一路題詩到鳳臺

又

蒼葭蕭瑟鴈影寒扁舟北去又南還客中君念孤身
父世上誰能一日閒洋子江邊紅葉樹石頭城外白
雲山到家拜舞堂下笑引春風兩袖斑

送胡端公

鉄筆高標獅豕冠後來聲價重朝端故人話舊情

偏冷酷吏聞風膽亦寒千里鴈冲雲影乱半空山掩
夕易殘滿携尊酒臨岐別行色匆匆上不尽歡

次本然韻寄許節之

遠樹寒雲隔幾重夢迴長憶舊形容閑山尚自無歸
路萍水如何有定踪泪與野花相對落情和春酒一
般濃晚來更是愁人處風雨孤城起暮鍾

獨坐感懷

倚遍曲闌愁似海滿庭風雨畫冥冥呼有客
憐孤注競醉無人問獨醒雖恨春隨芳草綠歸
心暮入遠山青舊時李得幽蘭操彈與鍾期一
段聽

二百七

過乾陵

莫唱開元武媚娘李唐家法視文皇才人固不當
為后巢刺如何可繼王千古醜聲書亦臭西宮醉骨
酒猶香乾陵上中霄月羞照蓮花似六郎

李漢章東山書屋

山中結屋欲何如靜讀人間萬卷書
大宋昔嘗窮五始李方今又惜三
餘客來門外雲休掃春到窓前草
不除莫把青燈照歌舞五侯亭館半丘墟

榆林見雪

東雲低結朔風飄一氣寒凝萬里遙
天上不香花落樹世間無種玉生苗
當時棄此平淮蔡今日知誰詠
灞橋却恐入人發笑上百年應到幾時消

過常州

常州還是舊常州古往今來恨未休
有酒不澆元昊骨無詩可吊仲淹憂
秦川形勢通西夏河朔襟喉拱上
流借問螺山上下路幾人曾此覓封侯

送姜都憲

中丞未老即歸休真是吾儒第一流
共濟昔嘗驚管海獨醒今已謝糟丘
落花庭院宜教鶴芳草郊原好
飯牛莫道身閑無世累此心還有廟堂憂

贈張都堂

公府纔閑散晚衙風雲聲力共
誰家帳裏宜斟

酒陶較爐中可煮茶冷浸鐵衣思翰海先生
金闕憶京華天孫巧剪銀河水要使人間
看六花

人以爲茶台韻窮因再謾和一首

真隱難尋楚老萊閑情且放兩眉開
抱杖條竹尋詩社披箇蓑衣上釣臺
不語茶顏何處去無嫌白髮自家來
採薇千古清風在誰向西山吊墨台

贈詠

黃鶴臺論台鼻驢僊門休笑野人家
閑行便把慈為杖悶坐煩于酒當茶
注歲有官居憲府老來無夢到京華
漁樵知我登臨處不在山頭即水涯

又

是處雲山可卜居飄飄清氣滿襟裾
詩仙喚醒三生夢肉譜脩成百世書
才既有文韞錦補德應無玷比璫璵
天留碩果藏坤腹君子

今喜得興

樓前山色靜無塵
樓上微風裊篆熏
我為題詩償舊債
客來把酒說新聞
滿林花片開紅雨
拍岸水聲翻白雲
回首興闌啼鳥散
藍輿扛去醉醺醺

咸陽源上別蔣舍憲

咸陽源上駐行旌
擊鼓聲飛渭水驚
一醉不辭知己酒
千金難買故人情
春光有限花空老
造化無私草自生
幾度欲歸上未得
滿懷鄉思又清明

賀蘭山後平胡

兵事驅人老未閒
咄嗟夜度幾重關
地空虎穴藏勍敵
天運神機破大奸
殺氣並吞湖海水
威聲高壓賀蘭山
凱歌齊唱紅旗舞
報到元戎得勝還

吉祥寺次薛憲副韻二首

勝地名山屬大雄
故人遊賞我當從
鳥呼鳥喚有其趣
雲去雲來無定踪
談笑且傾桑落酒
功名休問景

遊紫金山

退休羸得老來閒
跳出吾儒覓覺關
鏡影地清三處水
痕天鑿兩重山
白雲為我供詩興
紅葉欺人上醉顏
自笑平生如倦鳥
隨風飛去又飛還

王都閭邀飲北樓

陽鍾醉歸不覺江天晚月上浮香第幾重

三十年来西復東故鄉常在夢魂中未經憂患頭先
白縱說奔趨面即紅世路烏啼泥滑上宦情人喜與
翁上莫輕一臂題詩老曾向都堂判至公

送吳侍御

陽春臺下送君行落葉園林雨聲一盞白頭孤客
酒十年青眼故人情向來便覺衡山重此去無慙漢
水清誰謂世間交道絕後凋還有歲寒盟

送陳廷憲

家近蘭亭事幽棲間茅屋枕溪流和雲吹笛招黃
鶴帶雨披蓑伴白鷗但覺世間無此樂不知林下有
何愁年來翻出新公案老老離騷說到頭

送朱惟遠赴兩浙

畫船蕭鼓開東風歌聲驪駒愧未工江浙老成新運
使方曹公道舊郎中一筆詩小試擎天手萬里齊牧養
海功暇日好携樽酒去西湖為我吊精忠

衛溪上送君行冠蓋如雲擁去旌三品頭銜金帶
重四知心印玉壺清雨添新綠水痕淺風掃落紅花

片輕珍重莫辭臨別酒此中多少故鄉情

弔定襄伯

我有兩行公道淚等閑不向眼中流于今始為英雄
哭從此深懷社稷憂詩繼國風周雅頌經傳正學魯
春秋可憐荒塚無人奠寂寞東風土一丘

濟尹許圖南瓊林醉歸圖

得意瓊林宴罷時載歌天保醉歸遲鞭拖喜氣敲
金鐙羅剪香風開彩旗濃綠洗清揚柳陌暖風
薰倒杏花枝玉橋噴水恩光闊華蓋凌雲瑞影歌

又

楚上冠唐制度堂上丰采漢威儀春官初上登科
錄太學新刊進士碑鴈落古無人作畫龍門今有我
題詩讀書到此身榮貴忠孝還當子細思

挽楊怡菴

貫之都憲父也

怡菴高節史官辭公道寧容一字私烈義義太身後
傳堂上孝子墓前碑今人已作古人去生者空為死
者悲佳水東流三萬里不如却憶永言思

安陸四月初四日寫懷

白高談何必論雌黃三千里外江頭月二十年來塞上霜老荷聖意深似海其心愛樂未能忘

贈河南王大參二首

三十年來夜氣箴光明誰識大參心基高自有饒人看翠古氣無俗世音願我一盃將進酒願君四海早為霖贈言不盡相知意其水深如汴水深

又

悠悠世事幾悲歡樽酒相逢話別難深喜令郎新吉士追思乃嶽舊天官西風拍岸江聲急明月滿船霜影寒從此定登廊廟去把書頻寄故人看

送楊亞參

窓外泉聲簾外山天教收拾此情間眼前有酒輕千乘宵次無塵隘九寰滿樹杏花都落去幾家燕又飛還醉來且閉衡門臥世路于今步也難

自詠

自嘆儒官拜將官談仁義易月六雅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更無遊地寒寒夜何如作夢心終烽火煉

成丹 朝廷公道明如日俯仰無慚處上安

又

愛飲村醪懶賦詩此中真趣有誰知教成白鶴如人舞買箇黃牛當馬騎池草間邊春意足柳雲洞口夕陽遲吟成獨坐空庭久正是紗窓月上時

漸河送別

野岸平蕪接暮煙行人初上漸河船沽來酒薄難成醉釣得魚多不用錢雲破月移沙際樹牽開風動水中天吟餘斜日孤帆外閑聽漁歌自在眠

同年徐憲副

簡齋憲副最公平老我同年好弟兄才思正如金穴富丰神還似玉山清丈夫慷慨生無愧王事勤勞死有名莫向荆南歌楚些滿江烟雨不勝情

寄王宗貫家宰

喜聞 聖主得賢臣是我同年老縉紳兩作商霖曾濟旱一吹燕谷便生春浩然氣可排山嶽公道心能服鬼神莫謂明時無棄物湖南還有宰中人

又

言鄧兩年多往事傷心可奈何正是賈生方已
強不知胃母已授梭闌年我值黃楊厄下里誰聽白
雲歌寄與通家老冢宰平生義氣泮消磨

席上次姜憲劉韻

三三雪霜侵去興何如酒興深醉後釣魚先食
餌任來莫便燒琴幾年笑我無知己一日逢君
賞音出胃中舊奇氣隔花吹破萬重陰

贈蔣郎中

老來無處覓知音賓館相逢酒設斟一席共談憂國
話十年不負讀書心幸上世事君公猶薄上人情半
綠林莫把春愁比離思滿庭風雨落花深

何都憲辭病

累陳抱病三南鼎誰似先生早見挽名節定應許吊
是非原不上衣裘

飛從此喚回詩會豪放懷沾酒莫相違

寄劉叔溫先生

二十餘年翰院中老成人物自謙冲秀鍾海岳英
氣文妙乾坤造化功聖主至今明四目先生從此
拜三公蹇予竊祿慙無補願借餘光立下風

寄王司馬公度

司馬朝廷第一官如何未老即歸山人能知止斯
無辱心若不憂除是閑酒聖醉御天地外詩仙月窟
水雲邊邇來身少貪名者聞此高風總汗顏

又

知止流行總付天功名何用苦憂煎樽中有酒且歡飲
世上無人常少年六國竟銷蘇子印萬金鑄鄧通錢
悠上世事俱成夢但得清閑即是公

次許先生韻

暮雲南望獨關情悶把東風酒數行千里不知何日
會乙春能得幾時晴山中宰相渾無事世上詩仙旧
有名我亦欲歸上未得故鄉煙景為誰清

謝定襄惠朱墨

春色平驅上笔端，腐儒莫作等閑看。幾回研出龍精血，三寸裁成鶴頂丹。風暖香凝黃閣靜，月高光射碧窓寒。絳侯他日論功業，當拜文翁第一官。

與汾州劉同知惟學

南浦東風草色春，天涯偏自憶君三千里。外人何往二十年來信杳聞，閑載小舟汾水月，慢騎羸馬故山雲。當時弟子方如雨，留得韓文與柳文。

又

流光撚指又初春，二十年來不見君。夫子至今能秀

詩

三百十一

聖人自昔貴丹青，王維畫裡陽關曲。杜甫詩中曰暮雲漸颯我懷無，所以蓮華遜及范希文。

口占次崔秀才

二十年來着豸冠，外須嚴勵內從寬。行邊每念三軍

戍國都無一日飲，綠水青山鄉夢遠黃沙。

雲寒天涯寒露知音少，吟得詩來獨自看。

燈下次前韻與黃芸鮮元

相逢還看舊儒冠，氣像雍和禮數寬。千里且拚今日醉，百年能得幾時歡。漫上遠塞風霜惡，落上孤燈夜月寒。明歲長安金榜上，姓名須使萬人看。

又

斯文家世舊衣冠，才思春融氣量寬。開口有詩真可畏，放懷無酒不成歡。風沙漠漠天涯遠，雲水重重客路寒。知憶歸田韓教諭，久無書寄故人看。

詩

二百一

世德堂為胡食車賦

通上安定家，遠餘韻流風。信有無唐宋以來，曾系譜高曾之上。已稱儒古，書舊積三千卷。喬木存幾百株，天與兩般長。久約吳江清，絕越山旅。

馮驩三豸史同楊地吉過詩

斯文氣味自相同，客裏相逢興不窮。青眼故人馮海粟，白眉柱史馮夷中。君君定擬詩窮老，我應當主下風。更覺滿懷清似水，賦才飄逸有揚雄。

蓮池清興 音

老來跳出利名關，此處清幽好看山。
地擁亭臺浮水上，天開圖畫入人間。
洗粧有雨紅蓮靜，攬曉無風白鳥閒。
况是太平村酒熟，不妨吟到醉時還。

柴門雖設不曾關，自掃蒼苔坐對山。
幾縷落霞流水外，一聲啼鳥夕陽間。
多憂多慮人空老，無是無非我寂閒。
更喜晚來堪處白雲飛去又飛還。

輓張都堂父母

姚江風咽楚聲愁，俯仰班荆幾度秋。
但覺哀從心上起，不知泪向眼中流。

三施化雨門生盛，四典文衡座主優。
贏得追封都憲誥，龍光千古照松楸。

望太白山 在武功

十年跋涉未從容，安得登臨一寄蹤。
絕頂夢依紅日近，多岐借取白雲封。
誰移巫峽哀猿樹，錯認衡陽回

鴈峰莫道琅玕斗，閭闔雲龍夙虎自相從。

丁亥中秋

瑟瑟西風吹雨晴，可憐佳節在邊城。
百年人有幾時健，一歲月無今夜明。
魯酒為誰澆戰骨，商歌空自怨和盟。
睢陽已死汾陽老，羞對兒童說用兵。

戊子中秋用韵

昨夜重陰今夜晴，海風吹月上孤城。
影涵萬里山河小，光奪一天星斗明。
流水光陰嗟我老，浮雲世事與誰盟。
塞垣不識中秋節，明日官山又進兵。

寄王文璣

二十餘年好弟兄，三槐家世舊宗盟。
天南地北人空老，秋去春來草自生。
合眼夢常歸故國，感懷書不盡離情。
東風吹送邊城角，知是梅花第幾聲。

送宋綉衣

北天雲散雪初晴，歷歷關山幾日程。
持斧絕無江路事，看山猶有客心驚。
谷乘駘又見出平城，風霜已落好人膽。
草木應知思舊恩，名獨有榮乾河下水與君心事一長清。

晚胡愈憲父

千金不惜買書錢誰識臨安處士賢
三世子孫儒業盛一家兄弟德星全
聞鶻善騎將來車化鶴難尋已
去仙惆悵鑑湖上水春風流恨自年

和陳學士送李天官韵

上林無樹借春暉到處青山可採薇
仕宦得閑方是貴世途雖好不如歸
未為霖雨雲先出絕脫樊籠鳳已飛
我亦年來思故國幾多時事與心違

與李布政彥碩馮愈憲景陽對酌

聖主恩多若海深非才年少亦腰金
孤雲空有為霖

詩

二百廿二

意寸草難忘報德心趙璧已完當自惜
楚弓既失不須尋醉來欲陽春白滿紙
東風燭影侵

次趙廣文韵

欲問黃花惜落英老從離下避虛名
可憐世態如雲變安得人心似水平
終日遺懷唯伏酒幾年絕口不

談兵溪山只在衡門外贏得清閑了此生

次韵蒼馬大理天祿

幾經破虜戰場中回有微勞總是空
樂水我常慙智者移山誰不笑愚公
閒來愛飲三杯酒老去羞談兩石弓
虛負聖恩無以報葛衣何敢怨淩風

次屠家宰韵

琅青清徹紫宸班金殿東頭第一官
大廈海涵秋水闊高標山立玉峰寒
廢歌既受朝廷托寢食當思社稷安
書不盡言還寄意知人二字故來難

詩

三百廿三

西庄春興

低上茅臺小柴門南畝生涯付子孫
山下夕陽芳艸路橋边流水落花村
挑詩旋買新梨杖盛酒猶存舊瓦盆
安享太平無一事不知何以報君恩

輓鍾御史同年

以諫死子獄

少年同榜復同官曾把風霜諫草看事到再思終不
悔分當一死有何難芳名還比西山重浩氣常依北
斗寒地下若逢劉內翰吉安忠義兩儒冠

和呂金憲

潛邑杭州近接疆高名鄉里盡傳揚呂端曾中黃
金榜裴度常思綠野堂偶尔相逢渾似夢可憐為別
幾經霜于今恬退如君少聞道歸休有素章

和王憲副

將子天涯思故鄉寒夜獨悲涼謀身生計鳩巢

詩

二百廿四

拙坐手功名鶴頸長詩思咲回千里夢角声吹落一

庭霜聖恩若海慙無補閒立東風涕泗滂

和余方伯

王事勤勞遠出疆宦情離思共悠揚人瞻方伯臨邊
塞我願同年入廟堂萬里凍雲將作雪四山陰霧忽
成霜捷報應念征夫苦早晚休兵有諫章

贈朱都憲巡撫甘州

天涯喜遇舊知音琴上無絃趣自深醉挹雲山供小
酌笑呼風月入豪吟十年不作還家夢一飯難忘報
國心聞道酒泉憂草久墨池春水是甘霖

病中惜馬

卧病边城久未痊舊騎駿馬亦堪憐掉頭不受黃金
勒願影猶驚白玉鞍累向戰場期死報遠從敵境得
生全于今番得皮毛在免受驅馳過幾年

詩

二百廿五

寄嚴憲副同年

強吟離思寄多君語不清新意却真二十年前同榜
客三千里外異鄉人歸心已逐雲山暮病眼空驚草
對春脫下戰袍無浣處幾時揮尽舊征塵

許總兵子黑哥

時年十一

通家十歲將門兒自是封侯骨相奇猿臂未長鵬可
射虎軀雖小馬能騎遠追乃祖通三畧近學而翁畏
四知他日燕然山上石平胡應勒戰功碑

喜雨次馬負圖韵

洗出秦山萬點青
乾坤如醉忽然醒
人歌又早逢
雨我愛餘酣漱晚汀
清入詩魂同洒落
遠隨歸思共飄零
老懷喜極渾無寐
坐倚寒窓獨自聽

倦遊

世間萬事總堪傷
獨有閒中意味長
安夢幾時曾得
鹿多岐何處不亡羊
西風白髮催人老
落日青山喚我忙
塵土滿襟揮不盡
浩歌歸去濯滄浪

次同年閻文振太守寄余都憲士英韵

調官南去幾經秋
一葉虛飄宦海舟
命有窮通那可

詩

二百廿六

然心無愧怍
竟何愁看書度月
山城僻載酒尋春水
寺幽風景滿前塋
不得暮雲千里思
悠々

送良賈陳時用還長淮

南歷淮楊北入燕
言歸又買路河船
閒呼風月常為客
老占江湖即是仙
勸酒醉歌青玉案
題詩香沁紫雲箋
陰功二字君須勉
中有兒孫萬倍錢

挽蒲田周先生

子御史

八斗文章竟陸沉
九原追贈聖恩深
誰知絳帳先生傳
便是烏臺御史箴
歌詩以來誰有匹
清節之後

鳳無音老成凋謝
流風在仰止高山
淚滿襟

贈高平王御史父

八十推封自古稀
高平草木也光輝
五花驄馬嬌
蘇軾一角神羊愛
布衣心上有天多
享福語中無宰
父忘機
聖恩深厚當圖報
孝子慈孫不可違

八十年過又二年
此心無愧彼蒼天
閒從客飲醉鄉
酒靜為人憂撲滿
錢松下掃雲教鶴
舞溪邊采月看
鷗眠
玉皇昨夜頒黃錄
賜與高平老地仙

送焦大人

詩

二百廿七

幾年不見大方家
獨倚蓬窓謾自嗟
把鏡蒲頭都是
雪看書兩眼及生花
論交我愧周公謹
知己誰如鮑叔牙
莫怪相逢村酒薄
故人聊當一盃茶

送劉大升

內翰兄弟舒元卷

君家兄弟好文章
學學淵上有義交
符節兩刊鄉試
錄凌雲雙立解
元坊大蘇氣節古
來少小宋才名
天
下香從此蜀川添
故事已山草木也
生光

春日感懷

天
雲沸歌臺蒲路香
雲掃不開寒被土
牛收

春從彩燕送將來樽中有酒須當醉筆底無詩且
讓催莫道人生容易老年光應到幾時回

送侯都堂汴梁

都憲方今最好官喜從巡撫見才難氣吞王屋西山
小手摘魁星北斗寒居敬一章臨政簡好生二字用
刑寬聖賢功業無多事做與中州百姓看

黎陽王襄敏公七言律詩終

書邊馬賀劉太守榮遷大參

劉公家辭喜新荷 君恩榮參方伯憶自刑曹喬廷
天選又見黃堂做出許多善政驚倒嵩山伊闕好太
平清如止水明如秋月 奇絕紅旗開春隨彩帳有
金馬當車輒感德諸生勸茶僚友安樂宮西拜別但
願早承宣召莫恨陽關三疊還 朝日看經天緯地
星象授契

滿庭芳送太守李公考績

一郡神明萬家父母早聞旌異循良陽春有脚到處
鵲甘宗報道三年考績歌謠沸爭勸離觴盃不盡奇
才善政聊贈滿庭芳 齊時霖雨降山川增氣象木
生光看古來豪傑豈尋常要做舉義事業把民情
先試龍黃這公案經天緯地雷與史官香

沁園春送駱太守簾外同

太守賢明諸公推薦戮力科場其簾外 浩繁糊名
補經易書刺讀多少則防未識顏標不道楊德元
不不故主承好卿舉出群人物經世文章

桂飄香回首也東籬菊正黃一蓬秋色滿懷歸思
江空闊對樹微茫彩帳新詞紅旗小隊笛鼓聲中泛
玉觴齊歌頌斯民有幸吾道增光

木蘭花慢送容也許牧宰三載考績

花封新報政金榜上第最英好語不逢親覲嚴厲心
最寬平更喜清廉似水秋月一舸明才識許多高處
便山川草木也須驚做出三年公道化成百里仁聲
又携六事謁銓衡冠蓋擁行旌看彩帳題詩銀瓶
泛酒玉瑄調笙簫卜西堂妙選沛隨車甘雨濟蒼生

豪氣高騰萬丈莫教壓倒離亭

春從天上來賀董侯治水功成

河決中州看捲地洪濤截斷張秋東南貢賦千里停
舟上勤宵旰之憂命廷臣擇患遲俊傑爭薦賢侯
真箇是鳳樓枳棘隱具鈞試展拿雲手段談笑
障飛流指日功收驚濤息春開彩帟酒香幕透貂
裘更黎陽父老領兒童齊擁驛船歌謳喚回衛水
驚倒浮丘

滿庭芳賀舉人李器之

巖澤鍾靈倉山孕秀天教產此英才少年學富鄉選
舉場開五色筆頭雲錦駕長風掃盡塵埃平步上廣
寒宮裡折得桂花來非看賓朋歡慶詞填彩帳酒
泛金杯願言黃榜早占文魁正是魚龍變化趁桃花
浪暖春回得意處萬人洗耳齊聽一聲雷

沁園春送趙宰教先生廣西主考

廣右開科遠勞使者來聘先生看燈下朱衣卷中白
雪寸心公道兩眼光明杜牧當魁劉蕡可黜山斗尊
崇在此行好男子擬登春榜乞協文衡故人莫問歸
程且倚銀瓶酒滿傾正水漲雲深日長天闊槐花雨
霽楊柳風清小隊紅旗新詞彩帳燕雀驚飛鼓聲
郵亭上殷勤把袂不為離情

木蘭花慢贈許先生九載榮滿

愛先生學行更瀟灑好襟懷似萬壑雷水九秋孤月
絕點塵埃坐擁皋比講易藹菁莪之化育英才泮水
久沉奎壁廣文今上蓬萊喬遷賢路正初開筆底起
風雷或粉澤黃堂絃歌花縣步武烏臺總是吾儒事
諒蒼天公道有安排離思征帆北去佳音歸鴈南來

詩餘

山市晴嵐

山市近山城微雨初晴曉來嵐氣撲天清道是似烟
烟又重似霧還輕莫恠不分明望眼花生碧紗籠
裏有人行說與王維難着筆空翠無聲

漁村落照

江上白雲寒流水潺湲漁翁家住蓼花灣到老不知
城府路無事相關落日半卸山倦鳥知還淡紅斜
影畫圖間收拾綸竿沽一醉真箇清閑

江天暮雪

雲暗楚天遙萬木瀟瀟胡風剪水六花飄盡角聲寒
吹不散一片瓊瑤壓損鴈梅稍凍倒漁樵月明無
影玉生苗却恐飛來雙鬢上白了難銷

烟寺曉鐘

烟鎖梵王宮隱隱疎鐘一聲遙在月明中悵殺啼鳥
留不住付與西風過耳總成空何事匆匆少年催
做白頭翁今古相催敲不盡此恨無窮

平沙落鴈

無地着烟霞漢上平沙幾行征雁晚風斜寫破一天
秋意思飛過漁家切莫近蘼蕪莫宿蘆花好來此
處樂生涯勝似夜寒邊塞上驚起胡笳

遠浦歸帆

遠水接天浮渺渺扁舟去時花雨送春愁今日歸來
黃葉鬧又是深秋聚散兩悠悠白了人頭片帆飛
影下中流載得古今多少恨都付沙鷗

瀟湘夜雨

落日大江橫水闊雲平誰知雲總無情暮地醺成秋

詩余

二百卅二

夜雨滴盡殘更點點打窓聲紙帳寒生芭蕉葉上

寂淒情多少離人眠不得坐到天明

洞庭秋月

霜落洞庭秋天闊雲收影搖孤月翠光流何處仙人
吹鐵笛黃鶴磯不洗古今愁只管清幽琉璃盤裏
水晶毬照見君山三萬丈便是瀛洲

三鷺圖

冰玉高標水雲閒趣相親惟許沙鷗短蒲殘葦風葉
晚颺上一箇夢迴漁浦一箇聲斷楚天秋一箇低橫

雪羽飛下滄州 此是三思微意要人賞鑑到識破
方休別有筆端造化不知多少清幽盡兩箇再斯可
矣雙影照寒流

題詩人騎驢四圖 清庵手

李太白

供奉才華謫仙風度騎驢何似騎鯨華陰縣令不識
是先生曾在沉香亭畔墨林渴驢清平君恩重脫靴
捧硯拭吐與調羹 俯仰少陵知己暮雲春樹多少
離情記百年酒聖千載詩名畢竟夜郎路遠絕勝蜀

詩

道難行傷心處屋梁月落死別亦生

杜少陵

蕭帽長簷布袍寬袖穩騎驢背如舡軟泥香泥行到
盡橋邊拍岸小溪春水暖溶溶上流過前好風景驚簾
鐙拍花柳共爭妍 九十光陰幾許典衣沽酒醉裏
吟鞭莫道先生落魄此中天趣悠然歸路晚草堂何
處一縷孤烟

孟浩然

淑氣催鶯商飈送鴈賞心節序相宜先生何苦偏向

盛衰時瘦骨兩山高聳不知負多少新詩此風緊凍
雲低結萬木吼悲 一任雪花如手蹙驢背上吟
思清奇料此中佳趣唯有梅知分付奚童休折未曾
開到南板黃昏後閒情餘興歸路尚遲遲

賈浪仙

洛下僧房并州客舍詩窮然後能工一生清苦應與
孟郊同十二街頭春雪夜空心寒愁殺吟翁誰知道
天教如此無地着飄零 驢背神遊象外推敲二字
引手形容適文章京兆次相逢數語遂成知己布
衣獨擅高風十年後丹青寫像滿酒畫圖中

看花風光好

飛花紅杏花紅消得東君一夜風樹頭空 春愁萬
點傷心處驚飛去上不知何日來等花開

翠屏八景

伐

紅葉担頭秋色老黃牛脚低春風早 木忽驚枝上
鳥魚翻沼柳池花圓如爭巧芳草馬嘶流水遠翠屏
疑是蓬萊島日上醉吟上不了清閑好眼空四海功
名小

黎陽王襄敏墓誌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
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贈太傅諡襄敏王公
墓誌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知制誥經筵國史官長沙李東陽撰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四
明著瀟書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知經筵

掌後軍都督府提督五軍十二營總兵官英國公

張懋象

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之訃至

自甘州

上為震悼輟朝一日贈太傅諡襄敏給駟歸其喪

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其子春奉壯介其姻交

光祿卿李公鏊請予銘辭至再弗獲乃叙而銘之

公諱越字世昌姓王氏世為大名潞縣人少時

學生景泰庚午舉京闈辛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

史有時名

英廟復位見公奏對明暢目厲之都御史寇公深性
嚴急獨喜公凡議道奏牘必令詳定天順庚辰超
擢山東按察使癸未大同有警當道舉可為巡撫
官者

上以其人貌寢意在公徵為右副都御史以行公力
脩廢政為攻守計邊人賴之成化改元以疾告至
京師

上命醫視疾遣中官慰問至再家居久之丁亥召署

院事庚寅奉命出巡綏至崖窩川擒賊四十余

人斬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於黃草梁擒賊五

十斬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壬辰以後往來東西

路及寧夏界前後斬獲奇倍之癸巳進左都御史

賜蟒龍衣一襲又出巡綏歸家塢斬首二百八十餘

甲午加太子少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

一品祿庚子出大同至威寧海驛虜營所在亟帥

兵擣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以大捷聞

勅封威寧伯歲祿一千二百石仍兼都御史辛丑出

寧夏擒賊十人斬首百餘 廷議文臣伯已上不
得進封加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兵
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未幾出佩將軍印充
總兵官鎮大同移鎮延綏尋罷居安陸弘治改元
公上疏自列詔許還鄉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
已兵部言陝西三邊宜得重臣專任其事僉舉二
人皆弗稱 旨以公對乃許之亟召至京引見勞
賚 恩禮殊特加太子太保總制甘肅寧夏延綏
軍務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公累辭不許事有
未盡便者請易置之乃行至則以虜別部居賀蘭
山後者數出抄掠帥兵擣之斬首百餘還所掠人
畜器械甚衆

上降勅獎諭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又言哈密為土
魯番所破又弗繼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
故王以守之疏上數月未報公慮世事機焦勞過
度遂成疾而卒戊午十二月一日也公姿表奇邁
慷慨有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雖以文頭久膺帥
寄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

真偽將士之強弱勞逸皆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
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亦莫測所嚮至于顛倒才
智中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動樂為之用效之者皆
自以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劓而志
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舉御史四人為今吏部
尚書署公瀟石都御史佾公鍾南京大理寺卿楊
公守隨故僉都御史王公濬皆大顯武臣邊將出
其門者不可勝計博學多聞精極吏事判案章奏
倉卒立就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為

歌詩確邁跌宕若不屑意多不存稿惟詩數十首
拔行于時至其睦族敦舊賙窮卹匱禮接卑幼如
恐不及皆其餘事也亦可謂奇偉不群者矣公曾
祖諸顯道被旌為義民祖諱紹醫學訓科考諸願
皆嘗贈太傅威寧伯後復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保左都御史三世妣皆夫人娶孫氏贈夫人繼
贈淑人再繼陳氏亦贈夫人子四長即春秋時皆
錦衣衛指揮僉事次吳次昕嘗以廢為錦衣衛百
戶早卒次三仲適河南都指揮梁瑋孫八煜烜炤

炳焯燁燭燭烜廕國子生女孫五一適國子子李
繼先一適府軍衛指揮李隆公生宣德丙午十一
月五日壽七十有三己未九月四日薨于大休之
西麓從先墓也

銘曰

大休降神鍾為儒人白簡廷執行臺外水握機馭
兵出禦戎虜設奇制勝孰敢于侮崇階累遷一品
而極分符錫疑封以大國孫君南陲言歸舊鄉王
事有程載趣裝

詩

三南

帝曰汝能紓我西顧老弗辭難驅彼長路靈夏近郊
誓壽胡穴玉關故鎮謀繼國絕勲未大成志則有
餘飲恨而沒天其監予文以致川武以樹績時其
卷舒胡我失得揮騰耀星耀冶之精欸風震霆擲
地之聲或棄弗試其氣勃鬱上干于霄中殷于室
茫茫大津旁接雲霧剗然一飛終及其故僖玆斯
人茲物是方未闕其藏地下之光

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傅諡襄毅
王公神道碑

襄毅公弘治戊午十一月一日卒於邊

上震悼為輟視朝一日已錫贈謚遣官治葬事西陲
李相公為志今嘉靖癸巳四月十有九日閱三十有六
年公次子錦衣時請銑文隧左之石銑少聞先君子
稱公有文武大畧後入翰林多以任術毀公者正德
初修

皇考實錄得見國史考公守邊甚偉夫忌功媚

碑文

二百四十一

才心慘於戈戟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何其不驗於今小人苟利其圖雖殺身罔畏奚有於
國已為公立傳勝諸石室茲撥其凡以告潛人云公諱
越字世昌潛邑人曾祖曰頭道祖曰恕考曰順皆
贈太傅威寧伯後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三世世皆贈夫人景泰庚午舉於京闈明年
辛未第進士授監察御史左都御史冠公性嚴臨
吏苛公能當其意起拜山東按察使天順癸未大
同有警英皇于百公為御史偉其貌及奏對暢朗

遂用爲右副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丁亥召
院事庚午奉命自巡綏出塞至崖窟川擒賊四十人斬
首百級進左又以斬虜功再進左都御史初虜居沙
漠以黃河限水東而入水欲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
夏以餘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者河之隈也廣
袤數千里草卉豐茂產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累砌城
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沒亡時邊坐茲大
困癸巳公謀知虜它掠遺老弱於盧塞精騎萬餘
自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
使休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萬騎齊蹕之從大且擊且
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二百四十二笑數紀盤穴焚如
亡遺比午虜自外趨歸聲登於天悉力追軍公結
陳餘行殺者與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
我有備大慟渡河而避自是邊亡患者二十年甲午
加公太子少保贈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功大
賞輕乞移已官賞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兼左都御史庚子同太監 出大同襲破威
寧海禽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封威寧伯

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又佩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
移鎮延綏計功加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內閣萬
學士忌公功名太盛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異狀作
詩怨望罷公爲民適居安陸弘治初公上疏懇免
詔許還濟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
擾 詔加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孝
皇禮賽綢渥又出塞襲斬賀蘭居虜百人還所掠
人畜器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我爲外
防向爲吐番番所破逐其王今吐蕃引罪獻所侵
地宜封故王以守未報而公卒後西夏不靖至許襄毅
克復哈密及定和公策云兩取孫氏終取陳氏封淑
人贈夫人子四長春秋時皆錦衣指揮僉事次吳次
昕女適都指揮梁珪孫男八人女五人公生宣德丙
午十一月五日壽七十有三公表偉奇遇事慷慨自
許聞解至決亡侯度謀之膺帥寄身自歷戰邊徼險
易虜情真僞將聖勢定諸胸臆談如示掌出奇
取捷慮成而發必中顛倒才知柔剛辯強皆樂爲
之用又精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吏曲當理情爲

詩跌宕快樂爽能道人意中事聞者解頤在院學
御史屠清伯鍾楊守隨王濬可大用後皆著名夫自
古君臣論治雖虞帝禹相皆憂三苗至末造夫子稱
恭已正南面然禹猶征夫子佐春秋惟予伯抑楚
何哉蓋英人面狼心虎猛熊突不可以德柔礼訓苟
肆之招數倫紀醞戾命矣所不至晉矢箚五胡亂之宋
內金幣積而成元之盛然自漢以來文儒矩臣不足與
議兵往往別求雄豪要之駕之才夫君相者天下之術
君明相忠軍天惟又則人咸用情劑量才受裁抑過
舉彼大虞明堂豈一揀之任邪銘曰 大明御天道遙
千古復我文明放彼醜虜 文皇至勤立馬陰願免
哉大漠雖却狼烟惟豐而解惟遇是事窟虎堂階
謂可馴只英上太傅天子才雄肅臺乘憲荒徽治戎
不大創虜侮不創我甲我冑往擣其穴虜曰邈已西域
底寧二十餘樓戍幾復兵嗟兵猶大焚自不戢奇事
生疑累功起煖滔江漢公宅其頻吉祥載酒句泣
鬼神邊再不寧勤公載託公老英遽翔真漢嗟驕
虜今熾如炎誰其示之不畏其快軍亦罷止官靡資

止疇扣天閭起公夷止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奉旨致
仕相臺崔銑撰

刻經公文集跋

曾大父襄敏公勲庸丕著懋乎國史故其風猷宏暢放之四表翰藹之際倚馬萬言其總制宣天則有雲山老懶集安置湖廣時有大傳詩文集若章奏亦皆往往成帙而郡齋石公獨刻賦詩百七十餘篇其餘詩隔為者擾之又皆放而不收紹思蓋不能無扼腕於斯矣又其淨賀蘭復哈密大功孝廟特勅獎諭彼時因大父就終

已不復

辭今其文若詩又皆淪沒若是紹思

能無哀首肅心乎哉壬子秋

二百四十六

憲副環峰宋公奏

命秉鉞節鎮大名移檄

清侯陸公刻其集明年公以績最擢禮部而

中山徐公博採大父

詩

全集極力壽之於梓得疏

議辭賦百餘篇古今詩四百首輯為三冊鑒校比

類每篇象象之訛載之

公府俾求其傳夫天下事物能呈露其所蘊而不

能必君子彙墨之光君子能化裁其所思而不

必後世不味其甄錄之弊是皆性也

命焉尔矣吾大父委思夙簡擢落於世者積六十年幸逢

諸公使其言昭昭不泯垂之萬禩者是皆命也其有不可知焉耳矣紹思不肖不能奉大父箕裘乃獨於斯刻流涕諷詠感荷之不已紹思其得沒齒哉

嘉靖癸丑夏六月吉不肖孫王紹思齋沐稽顙再拜書

跋

二百四十七

王襄敏集二卷續集一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明王越撰是編卽其曾孫紹思所輯第一卷爲疏議皆處置邊務及奏報提音第二卷爲雜文續集一卷爲詩及詩餘而以李東陽所作墓誌崔銑所作神道碑附錄於末越本魁傑之才其詩文有河朔激壯之音而往往傷於粗率

張方洲奉使錄二卷

〔明〕張寧撰

涵芬樓影印明天啓三年樊維城刻鹽邑志

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奉使錄二

卷》提要

張方洲奉使錄卷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乞定名次題本

禮科掌科事給事中_臣張寧謹題爲公務事_臣

蒙

欽差與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武忠前往朝鮮國

公幹所據辭 朝領

勅及到彼序坐回日覆 奏題本僉名稱_臣等項

鹽邑志林_{卷之二十}

欲遵奉原降

勅旨序列在前緣武忠係武職三品_臣係文職七

品於心未安伏乞

聖裁奉

聖旨朝鮮國習尚文物張寧正使武忠副使欽此

右題本天順四年二月進

奏後三日早 朝罷

駕幸文華殿太監牛玉傳宣給事中張寧引至內門

上方下輦立殿陛寧趨入叩首俯跪有

旨令近前者再問所進本事意寧叩首讀奏詞一過

上曰汝近待官豈論品級聞李璩讀書或有典故問答非武忠所能汝坐次在上寧復叩首仰見天顏悅霽因敢奏請所往事宜皆優賜裁決獎諭再三顧近侍中貴人有

勅諭朝鮮國王須得如此人去之語寧復頓首謝蒙賜酒飯於春坊明日降

旨繼有金織襲衣之賜

遼東復奏題本

鹽邑志林

卷之二

二

奉使錄上

三百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張寧等

謹題爲公務事

臣等先奉

勅旨往朝鮮國公幹天順四年二月十一日行至

遼東都司欽奉

勅今得遼東鎮守等官奏報毛憐衛都指揮尚董加等會合人馬往朝鮮國報警朕意夷性得頑或有此舉恐道路不便未可前去勅至爾即會同鎮守等官差人遠探消息以爲進止若有此事爾且於遼東暫住待寧靜無事然後起行欽此欽遵等仍還廣寧於高平驛會同

欽差鎮守遼東左少監覃璣總兵官海寧伯董興

巡撫左副都御史胡本惠計議得尚董加人馬

往朝鮮國報警原係傳報事情未委虛的欲便

使人前去緣出境地無人煙無從聽探若至彼

國地方詢問恐亦未得真情徒勞往復除撥精

銳馬隊官軍二千員名委都指揮李端管領於

本月十八日起程仍逐程於內差人前探護送

相機行事到彼交界無事官軍即便回還外具

本差舍人李雄親賁謹具題知

朝鮮義州遣還護送官兵榜

鹽邑志本

卷之二

二

奉使錄上

三百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掌科事給事中等官張

寧等爲約諭事欽承

帝命有事於朝鮮國照得本國素承禮教世輯藩

垣朝廷奄有萬方於茲特加撫恤待以不疑

顧以行使道遠多遣兵馬導送至境耳緣某奉

勅不敢稽行合於本境留示隨從官軍人等所據

該支糧草悉聽管領都指揮李端每隊摘撥的

當人員隨便支送不許多人過界紛擾有違

朝廷撫待至意敢有不遵約束私相取與因而

延滯日時不即回還者悉行聞奏各宜戒慎

毋或有愆故示

朝鮮國回還復 命題本

欽差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_臣張寧等_臣等先蒙差往朝鮮國

勅諭國王李瑑責問誘殺毛憐衛都督僉事郎卜兒哈等十六人緣由李瑑迎接禮儀一盡藩國之體開讀之際跪伏戰兢具言卜兒哈世居彼國會寧地面無異編氓自父莊憲王時來住都城娶妻從仕今父子通謀作亂罪不容已至今其子阿比車逃亡含怨擾境殺擄_臣以此但知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四

本邑

三

遵法處治本國耗亂之人實不知曾受朝廷官職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國所有土地人民皆爲朝廷看守豈敢過分干犯_臣等誠恐帶去通事序班語言訛舛當取紙筆與李瑑作字問答先後相同的是實情無所矯飾_臣等畢事回還李瑑已差陪臣戶曹參判金淳慶昌府尹梁誠之於三月初十日赴京謝

恩謹具題

知

晚發豐潤

蕭蕭車馬度重岡回首都城意渺茫斜日下時人望遠孤雲飛處客思鄉黃茅矮屋山居小白艸浮塵石路長星月滿天行未歇俯鞍還復候行裝

次永平發撫寧

縈迴石磴緩經行海氣山光欲滿城駐息暫憐官舍近依隨聊慰館人迎北來郡郭推名勝東去關門總治平却算歸期春正好也應無地不深耕

薊州

煙光迷遠岫曙色上征衣郡邑行將近山村望轉

鹽邑志林

卷之二

五

本邑

三

微豈應辭苦節何暇惜多違所愧經巡處勞人詭是非

灤河有張果老嘔驢石榆關有張果老鋪不知何由得名二首

曉曦白石薛痕滋斧鑿何緣偶見施聲迹由來俱是幻不須回首重興思
木柵標題跡已陳短牆衰柳未勝春停鞭欲問當年事翹首斜陽不見人

宿蘆峯驛

亭館高虛艸木殘碧峯煙露晚增寒隣翁社老紛

成巷野飯山散進滿盤千里驅馳懷國事一宵清
宴有餘歡明朝擬上遼陽道數問征夫夜未闌

至山海關二首

塵路臨關斷雲山際海多驅車登峻坂飲馬下長
河跋涉真吾事咨詢奈爾何旋歸知不遠隨處記
經過

望望逾高嶺遙遙知幾程野人清驛道疲馬歷空
城茅舍山炊熟松牕土炕平依棲聊復爾按轡又
東行

宿山海驛留別張用暉主事

鹽邑志林卷之二十

別來清夢每相尋客裏逢君坐夜深千里鄉關孤
鴈影十年樽酒故人心邊城寒氣春猶重海國潮
聲夜欲沉明月輕車何處是遼陽東去馬駸駸

過山海關

百二山河擁帝京鐵關金鎖接長城遼陽千里
無烽火薊北諸屯有重兵鼓角遙迎持節使關門
應訝棄繻生壯遊未盡登臨興一騎雲飛海浪橫
連遇大風宿前屯衛次日早趨沙河驛望寧

遠途中苦寒

鷄鳴戍鼓起城樓碧海風高馬上愁天地無心憐

遠客關山何處是營州壯懷慷慨看長鋏倦體支
離惜敝裘却憶邊軍寒正苦春陽幾日到遐陬

寧遠道中晚行

行行周道接山谿城堡連延斥候齊野燒過林枯
草盡暝煙生樹遠村迷人行落日多思睡馬渡春
冰半沒蹄翻憶故園行樂伴百花深處聽鶯啼

寧遠東南有山居海中去岸二十里名覺華

島中有大龍宮千佛院皆金人所建土僧

數十人自相耕鑿若與世隔者每歲海水

可通車徒時則一城薪炭皆仰給於此間

鹽邑志林卷之二十

其中甚幽絕可愛亦邊鄉一勝地惜行役
匆匆不能一到

古剎寥寥海島邊行人指點說當年山門未乞新
開額常住猶耕舊施田寒日每輪城邑炭漁舟時
送佛燈錢官程咫尺空經過悵望煙波思渺然

宿松山所遇孟玉千戶老而能言談開國

以來邊事歷歷可聽次日蚤趨凌河驛道

中述其語爲四絕

七歲爲官今七十直從洪武到新年同時將士皆
稀少贏得兒孫滿眼前

牢落關山百戰中此生無罪亦無功于今邊境安

如堵共說 君王似 太宗

當時倭寇入遼陽曾逐偏裨夜伏藏百舸成灰諸
賊盡傷心和淚說劉剛

雙鬢蒼蒼膂力微已教兒子代戎衣此身雖老猶
能射閑上雕弓去打圍

途中懷楊叔猷主事

春初爲別後春盡尚殊方明月心期在浮雲夢寐
長看花懷共賞折柳惜分芳想見同年者聯珂集
鷺行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廣寧諸屯衛騎士皆以獵犬自隨所至有獲

戲作畜犬詞

春米莫棄糠粃釜莫棄棄飼喂須教飽驅逐毋令
傷營中畜犬勝畜羊晨將犬出暮烹獐邊城無盜
不須吠明日燒荒出城去

樵源圖爲遼東李都閫端題

落花流水春將暮武陵漁郎述舊路山扃洞鎖氣
簫閒誤入樵源最深處里巷驚聞外客名領家出
見動歡聲不知歲月今何日却問阿房成未成語
畢相邀扣蓬堵瓦缶甕甌間賓主兒童將茗婦將

醪禮數空疎意清古坐中重述始來時黔首驚聞

族李斯強者弄兵弱者死惟我數家猶子遺老幼

攜持轉溝壑兔伏鳥投枯葉落披荆破楚履巉岩

絕境天荒隔寥廓墮山塞岫種桃花谷變陵遷幾

歲華前人老死後人壯來日無多今百家今年大

水添溪漲舟輕直渡桃花嶂佳期難再事難憑不

說人間說天上到處窮荒草滿蹊武陵深窈易相

迷何須更問神仙事險遠由來是五溪

爲遼東都司斷事陳公佐題畫并墨竹四首

西風吹雲江樹白黃葉寒潮弄秋色斜陽欲落屬

鹽邑志林 卷之三

九

來時露芷江蘿共蕭颯浩歌一曲下中流欲採美

蓉不自由清風明月若長在沙鶴野猿相對愁南

遊忽憶湖湘道千里心期夢中老岳陽樓上望君

山一點青螺隔雲小彭蠡風高浪接天行人欲渡

已茫然非熊事業來何晚回首空江生暮煙

樹杪青山嵌湖曲古牆陰處薜苔綠野梅零落菜

花開柴門半掩黃茅屋空林晝永寂無聲村塢寥

寥一犬鳴年華欲盡衆芳歇宛宛白日傷人情曉

岩峻坂連平越瘦寒凌競度還蹶人影東來知是

誰小橋流水黃昏月武陵年少日馳驅寶馬朱輪

橫路衢楊雄閉門頭雪白却笑年年空著書

墨竹二首

流雲滿空江月黑天漏無聲瀉虛碧梧桐露白鳳
毛垂湘妃劍珮鮫綃濕短蓬餘燼照殘更千里江
潭幽夢生隔江誰唱鷓鴣曲忽憶君山雙笛聲
蓐收鼓氣天行金紅塵委翳蒼煙沉潛蛟倒海鳳
翻穴十二瓊樓環珮音南州高士風流歇空谷佳
人苦離別憑誰截作紫鸞笙同上瑤臺弄明月

爲遼東巡按陸侍御平題畫四首

蕭蕭落木翳林垆野色催寒帶晚晴滿地秋風吹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十一

本傳註上

三六六

雨過亂山斜日照人行草荒別墅鷗盟遠雲護空
壇鶴夢清彷彿江南舊遊處小橋西舍讀書聲
榕葉成陰長綠苔薰風池館菱荷開鳥邊山色雲
中出戶外泉聲樹杪來一路鶯啼僧舍近隔溪人
語釣船迴若耶溪水山陰路何日扁舟重兩陪
巖壑蕭條雪滿庭凍雲連地晚冥冥春隨灞上騎
驢客人在孤山放鶴亭瓊島風霜千樹白蓬牕燈
火一燈青不知何處笙歌夜金帳羊羔酒未醒
雲山東去野橋西茅屋陰陰柳樹齊疎雨落花村
犬吠淡煙芳草水禽啼林泉杖履時相遇溪上壺

觴每自攜何日閑尋休沐地葛巾野服共幽棲

遊鳳凰山記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又一日至鳳凰山去
朝鮮境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爲開州其地蒼莽無
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
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
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闊空
隙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覽春三月二十有二日
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千五百騎行近
適日暮按營於此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三人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十一

本傳註上

三七六

連轡鼓吹而前皆疊石爲城隨山障塞巉岩崩毀
過半其缺處爲門石桌鐵樞沙土中猶隱約可見
門外稍東西向有水關架石作梁水聲幽幽然出
叢薄間若訴語者入門左折而西高崖絕巘上有
土臺隆隆意當時瞭遠處也右折而東盡豁谷涯
際有舍一楹覆地爲椽上無片瓦惟朽餘壁立不
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信宿草具也自
茲北行皆平曠幾二里許石級頽殘瓦礫零落若
官府廢治又二里許正北山坳處適與所入門相
對皆灰隔重石爲關兩旁積石方尺者千餘若將

下墜却敵者極北南立四顧平帖藏風蓄氣真天
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柏彌山荆棘被道
豺狼虎豹麋鹿狐兔之迹交羅其間不可復進徒
擁立流望惆悵興思而已或者以爲始全燕時郡
邑又以爲故高麗時城堡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
其地嘗頓兵於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不盡
然但其東北與女直海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
其衝故當時立城置守以控扼之經營締造可謂
得矣又孰知今日淒涼荒落而爲過客之悲也嗟
夫禹貢職方所載區域變遷更置不知其幾何而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始致今日之全盛合一遺踪故跡無處無之得失
興亡各由其道是皆不足吊者而暇爲夷狄悲哉
相與一笑還營書此爲記

張方洲奉使錄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一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皇華集 朝鮮刻本

士生天地間德業固大矣文章特餘事耳然自
古論世道升降者未嘗不以文章盛衰卜之是
何也蓋文者言之成章而德業之華也故和順
之積而英華之發弼中彪外自不可掩也而人
才之興則實關乎氣化夫豈偶然哉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天順四年春禮科給事中張公奉使而來咨詢
之暇遇景觸事輒形賦詠驪珠燦爛溢於錦囊
幾成卷矣竣事乃旋我殿下嘉公文雅命詞臣
編其所著詩文俾永厥傳實所以欽

帝命也遂命臣敘之臣竊惟文運隨世運消長而

以文鳴世者代各有人自漢魏而下可數也然
其文章雖足可觀而或不爲世用雖遇於世而
文章又不足發之每患兩全之難也欽惟

皇明御極大化流淳蔚啟文運光嶽完車書混登
賢崇良布列朝著士之抱道德負材藝者莫不

依乘感會翹英騁雋奮勵揄揚以黼黻文明之
盛惟公材學之瞻器度之豪蚤捷科第蜚英輝
赫遂荷 知遇給事左右以佐

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政乃今遠銜 使命惠來於
我我國雖僻在海表然秉禮惟舊世蒙 眷待
每 頒明詔必擇朝中之賢且才者遣之儒雅
之士前後相望今公之來也尤信其特膺

帝簡祇奉 睿猷使星離霄析木騰輝播 綸音
於萬里達輿情乎 九重上下交孚遠邇夾和
海隅出口永世安瀾益沐我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二

太僕錄

皇明沛濊之鴻恩於無疆也苟非以英傑之才膺
際遇之隆出入將相奔走賢勞迪 一人事四
方若卜筮是孚者疇克爾邪公之至是邦也念
王事有程每懷靡及然循重道統而訪箕子崇化
源而謁宣尼率禮罔僭式示周行東人之接見
者仰若山斗非但慕雅致清介而已德業之懿
因此可知獨其文章可尚乎哉觀其爲文遇興
振摘如崑玉狼藉取之左右見鵲亦抵信乎其
鳴世也豈非所謂關氣化而生遇於世而發之
者乎他日卜我 朝世道之升降者未必不自

公而得之則今茲珠唾之落海東者亦不可快
焉泯其傳也而我殿下翼翼畏

天之衷惓惓好善之誠欽

帝眷遂重其使重使率遂及其文之盛意因亦可
見矣吁豈非躋與是年夏四月下瀚正憲大夫
知中樞院事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世子
左賓客兼成均大司成 崔恒謹敘

渡大同江

平壤孤城發曉裝畫船簫鼓麗春陽鳥邊雲盡青
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 皇仁同大地不知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二

太僕錄

三

身世是他鄉清樽痛飲頻相勸四牡東風路渺茫
登黃州廣遠樓

層樓高出翠微間景物迢遙慰客顏芳草夕陽天
外路亂峯殘雪海中山煙凝野色村居小風送邊
聲獵騎還却憶 帝鄉春似海蓬萊宮闕五雲開
登鳳山樓畱題

鳳山樓館鬱嵒嶢千里經行漢使輶人語殊方應
漸解詩懷多病欲全消望窮曉影雲連鴈聽斷寒
聲海落潮不用咨詢重吊古四隣無事息征徭

二十八日午發劔水道中望龍泉

層巒高處露亭臺騎從如雲暮景催繞徑藤蘿芳
樹合滿山荆棘野花開林間春色鶯啼盡天際晴
光鳥帶回何事碧霄凝望久長安不見獨徘徊

登金郊驛樓

搖搖旌旆遠躋攀坐算遊程兩月間芳草無情隨
處綠好山如畫對人開一年風物春將老千里星
槎客未還昨夜分明夢歸國依然清禁立鵷班

渡臨津

三月韶華景最新棹歌聲裏渡臨津雪消野渚多
青草雨過芳洲長綠蘋滿舫清遊天上客碧雲疎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四

李使錄下

五

影水中人桃花浪暖魚龍起楊柳風和鳥雀頻歸
思欲迷南浦樹江流不到故園春九重霄漢雙
飛羽千里星河一縱鱗莫笑沿流同汎濫也應隨
處謾諮詢茲行總爲宣恩命非是乘槎漢使臣

三月三日寓太平館

曲水流觴盡醉歸風光雖是故鄉非桃花小雨迷
行館細草春香上客衣誰捲疎簾望新月自吹長
笛倚斜暉此情不爲傷離別王事驅馳惜重違

登太平館樓六十韻

飛樓縹緲入蒼宮西望長安意已通天地有恩同

覆載華夷無處不朝宗遠陽東下三千里華嶽西

連百二重金闕玉關嚴虎豹白旄黃鉞定熊羆

漠南遠道烽煙絕薊北諸屯保障雄寰宇總膺周

典則輿圖盡屬漢提封九成韶樂儀群鳳五色祥

雲駕六龍上苑韶華寬似海貴游羅綺爛如虹綸

帛千家門第動調鐘化行九服垣墉外人在三王

禮樂中億載不移高帝業兩京齊出至神工荒

言却笑莊家叟欲賦應須左太冲身使殊方思莫

及心懸天府睽難窮由來東土文風好自昔中朝

鹽邑志林卷之二十一

五

李使錄下

五

五

五

錫予隆藩屏皇家崇節度儀形聖範恤疲癯

內承畿甸民嘉靖外控邊荒地激衝八道分符循

俗美重門擊柝備時凶路窮水陸鄉音別春滿乾

坤景色同鷄犬人家延四野煙霞山郭亘千峯流

年又逐陽和換微物均爲造化客原隰條桑初展

綠池亭佳杏已迎紅空林土潤人參長遠島沙平

竹蛤豐芳草欲迷歸客思蒼苔不鎖舊遊踪溪流

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竹外涼陰晴鎖碎

梅邊香靄曉朦朧園明桃李蜂蒸蜜野曠草蒿鹿

養茸花落花開如剪綺人來人去類飛蓬興來倚

檻吹長笛坐久巡簷策短筇高絕欲窺徐市國清
虛渾想武夷宮扶桑析木疑相近方丈瀛洲信易
從擬跨龍驤超汗漫還期鶴算等崆峒圍香簾幙
流蘇繞環翠闌干錦綬叢入座有情看燕舞過牕
無語訝鶯慵光生殿閣畱宸翰喜溢街衢結綵
絨何處村田聞社鼓幾家庭院啟雕櫳清泉門巷
幽居雅白石岩扉古刹崇似有忽無嵐氣入輕寒
乍暖日華融層冰絕壑長宜夏高嶺孤松久耐冬
遊獵只應多雉兔樵蘇元不禁兒童川原繚繞遐
堪矚人物奇饒秀所鍾華履長衫袞役婦卉衣陡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入

三九十一

笠沒官傭府中戍鼓趨羣吏苑外鳴笳練小戎鄉
媼入城輸土布地爐燒火鑄山銅越裳重譯關津
便魯國多賢士類充天際樓船來海賈雨餘阡陌
勸耕農海門潮落騰天馬沙磧塵清見斷鴻馬邑
岡陵知遠近鳳山榛莽共漠濛臨屯舊接真番界
平壤遙連瀾水東箕子荒祠碑翠嶺高麗殘戍石
龍從古今不盡登臨恨形勝都歸磊隗胸問俗欲
尋吳季子不才深愧宰周公卿金縱闕登天祿伯
王藏書滿射洪論事自慙楊子吃通時翻慕仲車
聾沉淪每笑溝中水宜暢誰彈爨下桐勝覽直須

探蘊結高攀未許叩穹窿境當妙處巧相會情到
盡時偏是濃涼露寫詩銀管濕夕陽催酒玉瓶空
吟成轉覺孤懷爽醉後仍嫌兩鬢鬆莫怪憑軒重
眺遠喜因風物荷時雍

天順四年春余奉 上命使朝鮮登高望遠

之際絕懷 帝都流覽王國天時人事景

物山川幽顯雖殊心目俱至其間畱連悲

嚙之情蓋有出於吊古詢風之外者雖余

亦既知之然興發成章政自不能不爾也

棄華用實文獻之地宜有同余心者焉姑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入

三九十一

書之以記歲月云耳

登漢江樓十首

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

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牕風日好下榻重

淹畱

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斷雲依遠岫孤鴈沒長

汀異域傷靡盬 明時笑獨醒何因忽來此詩思

入蒼冥

路遠輪蹄少春深景物多煙開山似畫風淡水如

羅樂事酬佳節清樽發浩歌山來文物地隨處好

經過

杳渺飛流急迢遙石磴平山禽啼更歇江浦暗還晴
興與雲俱往情隨草共生雙親未能見聊復念神京

勝覽渾相似佳期不用招行疑鄉邑近坐覺客懷消
谷鳥聲交應溪花影遍搖春風如有意吹送木蘭橈

洲渚望不盡峯巒知幾層病思金匱藥渴飲玉壺冰
瑤海航堪渡丹丘羽未成倚闌凝睇久鄉思忽無憑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八

亦有白雲起只無黃鶴來地深同閭苑境勝憶蓬萊
趣比元龍逸詩慙太白才共拚金谷罰莫惜玉

山頽

時序有代謝江山無古今衣冠幾遊覽詩酒復登臨
對酒懷遺事觀風愜素心太平聲教遠隨處有知音

四牡息駢駢超然坐翠微酒香滄舞袂春氣入羅衣
石徑松花老疎簾燕子飛坐中皆勝集向夕未言歸

徒倚窮佳致盤桓極勝遊賢王好賓客諸相總風

流已醉仍須飲將還更欲留明朝太平館回首更悠悠

天順四年春三月五日登漢江樓時申權二
議政金朴二判書李府判尹李二承旨
座皆朝鮮名士也酒酣落筆偶成十章草
率鄙俚無足恠者共發一笑不妨以覆瓿
瓶云又成一首

春日登高霽景開漢江春水碧於苔煙雲萬里鷗
波濶花柳千峰鳥道回天上星槎何處達城中
冠蓋幾人來客邊剩有題詩興不用蕭蕭暮雨催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九

春澤詩下

三

題韓判書卿鷗亭詩卷

水雲深處草亭幽有客忘機對白鷗自許功名同
散逸莫將心事學沉浮綸巾羽扇閑堪語細雨斜
風晚更畱好是曲江樓隱地相親相近幾回秋

御製詩并應制詩共一帙前輩題讚詳矣夫

復何言况奎章宸翰照映古今轆轤宇

宙近之辭語亦婉順得體讀之可喜宜爲

國之所什襲也然洪武至今世次已入不

知朝鮮之詩果能皆如近否三百篇而下

詩莫盛於唐楊伯謙所述分爲三始音猶

豐腴盛唐則沉著而晚唐遺響則漸流麗
矣此非盡出於時治之所感召郡國鄉里
之好尚差殊遂失初意者不能無耳故雖
周盛之後鄭衛之音未能終變吳楚之詩
刪述無及今 天子以聖繼聖朝鮮之使
職貢相望耳濡目染與初意不惟不渝世
久道成疑必有益之者矣聲音之道與政
通非小損益也尊其始而美其終抑惟侯
度有光焉載拜莊誦復系以詩

雲漢垂日星煌煌麗穹昊河圖與洛書千載承至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道斥斥東國臣心聲契敷詔什襲矢弗謬邦土永
為好歷年亦已久風雅日臻妙焉知地尚殊初意
弗微眇古則貴散系中更多叫噪豈惟詞語間政
治實樞要我行日逾邁觀風知蘊奧忠貞世稱篤
文獻須繼紹歸當告 天子陳詩補聲教充然如
有得稽首三舞蹈

余初至朝鮮國王遣李府君陪從於太平館
禮意甚勤及余行之五日復遣趙黃州遠
餞酒半持是卷索詩詞意良篤即席書一
律以復之

瀟灑幽亭景趣長百年喬木儼成行一簾疎雨琴
書潤滿座清風枕簟涼門戶有光懷種德兒孫無
恙見流芳東坡舊記休重考蚤已掄材入棟梁
李觀察以樗軒手軸求余詩燈下書此以復

誠達意而已耳

多君國之彥匪為山澤臞心迹胡自異高軒乃名
樗此木夙擁腫置身惟櫟俱弗為青黃用弗為梁
棟輪脊滋溝壑志婆然無世虞伊人雖顯融所志
良足譽成功慎自保寵利難久居富貴眾所忌名
節須不渝謙者終受益齋始末乃餘莫謂此寓言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可以循聖謨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觀察使曹君求賦松

軒詩書此以復

高軒瀟灑傍岩丘松樹陰陰翠欲浮老去難同櫟
櫟朽時來已屬棟梁求半牕殘雪三冬夜一枕清
風六月秋不是閑居好奇勝太平王相雅風流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燕浮碧樓因即命名

之意效溫李體為短詞一章以紀興云爾
洪流綠淨春無底地核龍葱嵌春水輪齒蟹氣凝
不散十二雕櫳晃如洗空明倒浸蔚藍天暖香半

落靡蕪渚綠雲淺澹翠煙沉人在瑠璃鏡光裏青
城仙客還從東袖攜紫玉登蒼虹左招浮丘右關
尹酒酣擊鼓馮夷官馮夷醉臥呼弗醒滿屋蛟珠
靛衣冷明朝回望舊遊人一片江聲夢中景

和陳先生登萬景樓二首

押韻爲和非古也自明良賡歌以及唐人
皆無此制所和者倡成作者之意耳宋至
蘇黃諸公始廣是法後世多步武之余平
生最懶於此蓋不能如前人之巧妙故也
茲登萬景樓見內翰陳先生之作因步其
聲韻爲二律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觀
者將惠我一笑也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江上危樓離俗氛春初經過未相聞風雲丘壑高
低見草樹人家遠近分午甌茶煙蒼冉冉芳塘桃
漲綠云云咨詢已過歸期促一倚雕闌日又曛
九霄西去是 皇畿萬景樓中暫解衣天遠江流
何處盡春初詩興近來微歌聲隔浦眠鷗起松影
迎風舞鶴歸時物未闌清賞倦不禁回首白雲飛
朴判書爲成川都護府使辛孝思求謹齋詩
余以浮麗之詞不宜施於學者用功之地

作銘貽之

行必有常言必無僞動靜不忘隱顯一致始自幾
微爰及品類曰敬曰誠充之則是

孫壽山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

書以與之

從來久客惜人情況爾追隨本志誠鴨綠江頭分
別後只應含淚入山城

朴枝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

此以見意

千里相隨一月情別時深見此心誠只今重譯來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王日屈指行看入 帝城

醫官鄭次良再拜乞詩臨別書與

東來無處問岐黃共說君家肘後方明日別懷何
最是杏林春雨橘泉香

畫竹與知印黃致和

春雨一兩葉東風三四枝冰霜舊相守不寫竹枝

詞

畫蘭竹與察訪李扶

新竹初解籜幽蘭未著花風光雖淺薄生意亦無
涯

余來朝鮮國之諸臣無日不交相候問皆雅有禮度可道其間迎送陪從所與朝夕共處者惟刑曹判書朴君一人最久判書老成文雅中敏外嚴加以謙密不矯得藩佐體讀書能文章善辭令有古列國大夫之風自義州往復幾一月雖勞頓不息始終未嘗有惰容非恒不振者能之乎余初至判書遣二子安命安性謁拜館下進退肅雍不敢當交接禮家教之隆因大可見是皆人所難而判書具有之風塵空谷中跽然之喜何可多得也茲將遠違彼此之情不能不相爲動色因成近體一章旣以敘區區之懷且以塞判書之請斯文古意是又不能以名義相律也不識見者以余言爲何如

朝鮮賢臣朴判書老成文物非凡儒
巖山玉笙鳳凰侶弱流鐵網珊瑚株
鴨綠江頭一相見雅度清談便依戀
曲池春水曉同吟驛路東風夜供燕
太平孤館漢江樓行處追隨坐處留
怡然似我故鄉地恍若與子平生游
雍二子何瀟灑深夜燈前

莫爲臨岐生別愁

天順四年春予以使事至朝鮮道經平壤謁箕子廟瞻拜仰止退書所見於大同館

唐柳宗元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敘箕子廟碑大人之能事畢矣獨其所謂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與理之論竊不自揆未能無疑夫比干未死天下猶商先生以王室父師乃不肯正救於未然而欲僥倖於不測斯亦難言也借使果有是心卒之亂亡相襲機事無成此尤中智所不爲而謂大賢君子爲之乎矧

三仁告語之際賢腸心腹皎然相敷而先生之幾微曾不少見於此是其佯狂不諫之心固已審有定見矣及周之興武王訪之而卽言封之而亦就故都之民不忘殷武庚之心欲繼緒而亦未嘗一致意於其間惟條法教民聿興禮讓裕焉處此東土若固有之者且其初封之時朝鮮始克通道及成王之世傳稱西踐東服迺至東魯聖人亦有君子何陋之語苟非先生安土導民之力其化遽能如是哉卽其終之事可以知其始之心矣然則先生豈將果於忘殷而樂於從周耶是不然商之亡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宋使錄

三十九

天也周之興天也洪範之道幾絕而復傳幾塞而復通亦天也知其在天而且晦身以自辱不爲周臣者斯亦天也蓋天者理而已聖賢之言語動靜皆所不違況其大者乎全盡此理而處之必當用之無私施之卽準此聖人所謂仁也雖然頑民反側武庚之監不遠况乎材足以濟事德足以動人道足以立世如先生不惟不致意於其間而且終始遂其不臣之志歛大惠施於一方俾夷爲華彝倫禮樂之澤至于今不衰世受封錫享國長久而先生亦永有廟祀者皆中國周之賜也於虜周亦

仁矣哉

名說

義州判鄭六乙有子甫八歲穎悟善應對過於常兒真韓文公所謂可念者也余與副使武公客邊一見皆傾喜之撫弄殊不忍捨旦日其父爲之再拜求名且曰此子尚有弟一人今六莽矣如見念幸併賜之因感其言之勤也命長曰汝昌命次曰汝裕將期其能昌鄭氏之門而克裕其後也然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爲父者須加教誨之而昌裕他日知好學之益其以吾言而顧名思義哉毋棄毋忽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宋使錄

三十九

正月二十二日至通州驛會故人伍公矩出聽雪軒詩卷求予題詞因識數語如左
太極無聲形而後始有聲也故陰陽開闔而天地之聲出呼吸運動而人之聲出聖人通天地和民物而樂之聲出然則樂也者聲之至也是以律呂定而天下無餘聲古人謂大聲不入於里耳言君子能聽之也聲教既弛末樂繁興出於聖人者既不得聞而出於人者又不足聞禮樂之世欲矯世弊而歸諸古因假聽於天地之聲而適其真焉此

公矩聽雪之深意也嗟乎當元之時顓蒙之世既遠豈惟淫聲之足以害正哉目變於紅紫而天下之色亾口變於醇腴而天下之味亾心變於利祿而天下之性亾世之變曷其有極而聲奚足哉君子曰聲之入人也深耳之觸物也易無意而遭者惟耳有焉故君子尤謹之也雖然聲成於兩物之相遇也故陰陽擊而爲雷霆無擊則無聲也事物感而爲言語不感則無聲也然則聲者形器之餘耳雖天地之聲亦不能無變也彼以飄蕭撲簌爲可恒也哉必相與聽於無聲而後已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本傳錄下

二十二日早遇上清道士楊勝暹以山水小幅求詩勝暹余舊交前歲使江西嘗欲一造其地因盛暑而止至今怏怏茲相見途中爲之暫止情見於言

小山庾橫大山起延蕩雲霄千萬里大江東下勢中分衝嶽南來青未已嵯峨一道高薄天龍蟠虎踞千千年芙蓉城西白日莫三十六峯生紫煙岩回徑轉開幽間露彩霞光照隈壁滿地桃花太古春一片煙波五湖白竹窻幽戶佳期早門掩雙鳬天欲曉漁舟蕩入武陵溪行人忘却天台道去歲

南遊過上清殿車擬訪安期生風塵迷夢忽無處回首亂山孤月明

二十八日至山海關與夏官主事章用暉敘舊因談及豫讓事所見異同不一明日宿寧遠作豫讓論

嘗讀史至豫讓報仇事而歎曰惜哉讓所以爲智伯者似矣所以自爲者則未也夫所貴於君子者以其揮之不去招之不來人不得而易也若恩則德怨則讐此庸人孺子之輩豈大丈夫哉 范中行之於讓其恩禮厚薄固不足論然嘗叨濫其職矣吐哺其粟矣稱臣於墻下矣使有甚不合何不早去一旦事勢傾危乃曰以衆人待我我以衆人報之嗟乎若使爲人臣者皆懷此心皆藉此口君父之難誰將赴之耶雖然讓之衷不難識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若孔子不較季孟之待孟子不畱萬鍾之饋此其心宜何如也彼讓不過志於富貴者耳譬諸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執此以扣人之門戶其有與之者則感悅歆羨有不但已其不與之者則怨疾忿恨苦不見其亾敗也智伯適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一

九

本傳錄下

逢其飢而與之者中行氏不知其飢而弗與者也
感悅疾忿之不同豈非讓之處心乎曰讓之於中
行氏固未也其報智伯何莫而非義乎曰夫義者
自羞惡之心而克之也讓於讐不惡亡怨不羞豈
有無羞惡之人而可以爲義乎且其自言曰吾欲
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然則在智伯嘗爲
人臣而在中行氏非人臣乎在智伯不可懷二心
而中行氏獨可懷二心乎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
婦以其夫再醮於他人之門後雖有節不得爲貞
婦臣以其君而再仕爲他人之臣後雖盡死其得
鹽邑志林卷之二十一
二十
奉使錄下
爲義士哉昔人以讓之死爲無所爲而爲其事則
然矣而心則非也其先也爲其待我其後也爲欲
懸名古作史者榮讓於刺客之流不可爲無所見
故曰所以爲智伯者則似矣而自爲者則未也雖
然齊桓晉文假行仁義猶能尊周室於擾攘之日
況讓之一死慷慨激烈非充義至類之盡則其所
爲亦足以表率臣子後世有歷事五朝不失三公
之位若馮道者聞讓之風宜亦少有愧哉

奉使錄卷下

終

奉使錄二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明張寧撰寧有方洲集已著錄是集乃寧天順四
年出使朝鮮所作已編入方洲集內此其初出別
行之本也上卷首叙奉使召對及奏稿數篇餘皆
途中留題之作下卷則至朝鮮以後篇什題曰皇
華集註云朝鮮刻本前有崔恒序乃奉國王李瑈
命編次而序之者也朱彛尊靜志居詩話載寧兩
使朝鮮水館星郵留題殆遍館伴朴元亨詩篇唱
和殊不相下及偕登太平館樓寧成七律六十韻
元亨誦至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
句乃閣筆曰不敢屬和矣然其詩縱調騁情才思
雖捷而少沉思故王世貞謂寧詩如小權急流一
瞬而過無復雅觀也

彭文思公文集六卷附錄一

卷

〔明〕彭華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彭志

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彭文思集

六卷》提要

彭文思公文集目錄

第一卷

經筵講章六首

重譯來王頌

第二卷

詩

古風

金臺送別圖送朱茂才赴南監

又思公文集目錄

杭州見徐童子霖善書喜而賦此

猛虎圖爲萬尚書題

定西蔣侯貴輓歌

柳鷺爲尹嗣昭題

除夕會宴李先生宅分韻得未字

輓雲溪居士

題東坡山谷佛印圖

蘭竹圖



暮登小孤山

五言律詩

林學士七十

蘆下鴈

除夕有感二首

相攜坐篋坑溪口盤石上

八月十八日哭先母大宜人小祥

山中同友人夜坐

文忠公文集目錄

二

七言律

早朝

賜扇

天順改元正月二十二日頒詔侍班

送王學士延貴

送李亞卿致仕

送劉御史巡按江西

送劉仗和巡按遼陽

送河南某大叅

送林太守元美致仕

湯成

送彭行人使滿剌加國

封尚書兼學士李公壽詩

壽壽光劉閣老尊甫八十

壽紹和母孺人

追和胡給事喜雪詩

文忠公文集目錄

三

贈徐浪仙

思親

二月晦上武功山

三月朔登絕頂

和荅十兄

對雪和十二兄韻

送李進士元

五言絕句

自題扇

夜過胥江

七言絕句

題葡萄

題梅

四宜畫爲從兄參奇題四首

柳毅傳書圖

過沛縣偶成

文思公文集目錄

遣愁二首

題鳥集古

哭東軒伯父七首集古

詞

鷓鴣天

浣溪沙

玉蝴蝶

滿庭芳

風流子

蝶戀花

南鄉子

卜筮子

蘇幕遮

千秋歲引

意難忘

更漏子

文思公文集目錄

桂枝香

賣花聲

第三卷

序

會試錄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都憲鄒公奏議序

和歸川樂詩後序

贈江西按察副使方君啓東序

送同季劉彥琢主事拜官之南京序

送過侯九臯知安福縣事

送右都御史林季聰歸福州序

送伍進士仲孝知隨州序

記

玉堂白髮人記

永州府察院記

文忠公文集目錄

六

解池重修垣塹序

關中廣惠渠記

重修真定縣學記

如臯縣學題名記

程襄毅公祠記

篴墩記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第四卷

傳

郭烈婦傳

憲副林公小傳

雙峰劉公傳

劉益軒傳

題跋

書忠愍公傳後

恭題淳安商氏誥勅錄本後

文忠公文集目錄

七

題蘭亭卷後

書蘭亭觴咏圖後

書劉彥琢行狀墓誌後

跋大宗伯姚公書札後

書許氏瓢所記

書

上李冢宰原德書

與孫尚書原貞書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第五卷

碑銘

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羅公神道碑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碑銘

汀州龍山碑銘

墓誌銘

文思公文集目錄

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莊

敏林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彭公敷五墓誌銘

光祿少卿秦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廣西按察使范公墓誌銘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阮君墓誌銘

前安福縣訓導楊公墓誌銘

禮部右侍郎李公淑人曾氏墓誌銘

南京工部屯田郎中劉公墓表

化州同知楊公墓表

亡兄彭參洪墓誌銘

處士從父彭進階府君墓誌銘

故妻贈宜人劉氏墓碣銘

第六卷

文思公文集目錄

九

行狀

夫人李氏行狀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行狀

文林郎監察御史伍君行狀

哀辭

冢宰姚公哀辭

并序

封考功員外郎蕭君哀辭

有序

祭文

祭從兄少保贈太師謚文憲可齊先生文

祭學士岳公季方文

祭伯父封尚書敬訓府君文

祭孟守謙文

祭東鹿令劉君使時文

祭劉瑞人歐陽氏文

祭淮兒文

祭亡室封淑人李氏文

文忠公文集目錄

十

附錄

像贊 二首

行實

墓誌銘

文集原前序

文集原後序 二首

文集跋

彭文忠公文集第一卷

安成彭華彥實著

六世孫篤福編輯

七世孫志慎重梓

經筵講章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此商書太甲篇商賢臣伊尹告其君太甲也先王

昧爽丕顯先王謂指太甲之祖成湯昧晦暗也爽

光明也昧爽是欲明未明之時丕大也顯明也丕

文忠公文集卷十

講章

一

顯是太明其德伊尹說昔者成湯爲君兢兢業業

常恐德有未明而施於政者有未當故自天未明

時卽加警省大明其德不敢安於寢息坐以待旦

旦是天明日出之時成湯未明而起坐至天且汲

汲便行昨日要行未行之事伊尹言成湯急於爲

善有如此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猶言四邊也求

猶言訪求也旁求是多方訪求之意俊彥謂賢才

出衆之人啓是開也迪是導也啓迪是開發導引

後人謂子孫也伊尹又說成湯自己雖能修德又恐子孫不能常修其德故又多方訪求賢才以啓迪之意以天下有德有能之賢才無處無之吾能廣詢博訪多方以求其人則凡有德有能者皆出而効用使我子孫有所倚賴欲有作爲則有開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而後所爲無不成伊尹言成湯之爲子孫廣求賢才又如此臣嘗卽伊尹之言觀之先以勤勵言可見成湯雖聖而猶不敢以自逸像也次以啓迪言可見成湯非但求賢才以自輔而又以遺其子孫也此皆後王之所當體法伊尹拳拳舉之以訓太甲其忠愛至矣厥後太甲克終允德不忝厥祖爲有商之令主亦可謂無負於伊尹之訓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大業勵精圖治立賢無方有以啓迪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季暨英宗睿皇帝嗣承大統昧爽而起親決萬機而選擇立武大

臣以遺於後亦不爲不多矣列聖之心與成湯之心何異伏惟皇上法列聖圖治之勤體列聖選賢之意自疆不息如天之行健在賢勿貳如天之無私以安天下億萬季之生以綿宗社億萬季之祚則商之太甲豈得專美於前哉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

此商書說命篇史臣述高宗得傳說命爲相之意恭默是恭敬淵默思道是存思治天下之道帝是上帝高宗卽位免喪之後猶不肯發言因羣臣進諫卻說我所以不言者我恐德行不如前人常常恭敬淵默存思治天下之道這箇心思未嘗敢有頃刻忘了乃於睡夢中間忽然見得上帝賜與我一箇賢良好人著他輔佐我替我說話高宗說了

這箇夢乃詳審夢中所見之人畫它形像使人遍求於天下果然有一箇人喚作傅說在傅巖居住與夢中所見全然相似傳說平生於高宗面目不曾接姓名不曾聞緣何感於夢寐而得益高宗有思道之心傳說亦有行道之心高宗之心純一與天而無間傳說之心亦純一與天而不一念慮精神天人交感故其形於夢寐之間有如此決非偶然而然也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置是安頓納誨是進善言台我也高宗既得傳說以爲不處之於羣臣之上不足以盡其才而施諸天下於是遂立以爲宰相而任之極其專又謂若不置之左右近處則無以取其善而學諸已於是置諸左右而處之極其親然徒在左右而不聽其進善言也則亦無益故又命之曰我之君天下全在汝輔相我必常朝夕進納善言務要匡救我是我之所深望於汝也蓋置之左右

正所以爲朝夕納誨之地命之納誨正使其盡在左右之職不在左右雖欲朝夕納誨有不可得不可朝夕納誨則雖在左右亦徒然耳高宗之於傳說任之親之而又命之納誨可謂無負於天之所與矣大抵說命三篇其大綱正在納誨一語前面許多都是序命說納誨緣故後面許多都是記傳說納誨言語人臣之盡忠固在於納誨人君之進德亦未嘗不由於用誨言而成也苟誨言諄諄而不見諸行事亦何益之有聖如孔子賢如孟軻其誨齊魯諸君非不深切著明諸君亦嘗開導使言又或稱善稱美而卒不聞有能行其言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聖賢亦末如之何惟高宗命傳說以納誨而傳說所陳帝王之要道高宗皆深體而力行此所以爲有商中興之賢君歟恭惟皇上引大臣叅決政事行之而不疑進儒臣講求治道聞之而不厭此則皇德一如高宗之明驗也然

則繇宗社無疆之休副海宇太平之望正在今日
苟能始終此心始終此道則高宗豈得專美於有
商哉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周書洪範篇九疇之中第三疇箕子爲武王而
陳也三八政一句是提其綱下八句乃詳其目蓋
入政者人君所以施之天下而厚於民者也民以

食爲天一日不食則饑饉不得食則死人君必教
導百姓盡力耕種不奪其時然後人得足食食是
民之所取急故一曰食民既食又必須衣服器皿
百貨以爲之用天地之間土各有所產人各有所
業人君必教導百姓彼此勤力有無相通然後人
得貨以資川貨亦日用之不能缺者故二曰貨既
得食貨不可不思報本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父
母先王制爲祭祀之禮使民報本於天神地祇人

鬼凡有功德於民者皆祭祀之祀亦國之大事故

三曰祀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於是設司

空之官使之掌國空地以居萬民然後民得安居

故四曰司空逸居而無教則不知禮義於是設司

徒之官使之掌教衆民敬敷五典然後民知禮義

故五曰司徒教之而或不從不可不以刑罰致其

懲戒於是設司寇之官以詰民之姦慝然後民有

所畏而不敢爲惡故六曰司寇內治既舉而所以

懷諸侯柔遠人者亦不可以略於是又設爲賓禮
使朝覲會同往來交際必皆有禮以相接故七曰
賓賓之而或不庭則軍旅以威天下者亦不可以
廢於是又設爲軍旅之政以防姦禦侮除殘去暴
此乃不得已而後用故八曰師此八政者理天下
之大法皆所以厚民之生也人君之奉天以惠民
人臣之分職以施政孰有大於此八者哉臣嘗觀
之自古治化之盛稱虞周舜典一篇紀虞舜化理

之迹而其命九官十二牧於八者蓋拳拳焉周官一書周公致太平之具而六卿分職不過八政而已蓋未有舍八政而能爲天下者洪惟我國家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倣周官之分職法虞舜之命官所以澤潤生民者百餘季于今民康物阜化行俗美固其時也奈何比季以來水旱荒災流離盜賊數有四方之報屢厯九重之憂臣切見朝廷發太倉之粟出內帑之金修祀事以爲民禱疏水道以利民居學校之作興益盛獄囚之審錄益祥柔遠之禮未嘗以少忽脩邊之策未嘗以少忘於此八政可謂汲汲矣而治効尚未臻于周者何也孔子曰爲政在於得人豈今之所任尚有未得其人者與伏惟皇上謹立事以端取人之則選羣賢以清出政之源必使入政修舉無一之不盡其實萬民安樂無一之不遂其生則今日之荒災適足以見天心之仁愛也豈不可挽而爲虞周之盛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周書旅獒篇召公戒武王之言無益是遊觀宴樂一切無益於人之事有益是德義政令一切有益於人之事異物是異樣奇巧人所希有之物用物是尋常切用人不可無之物凡人君好作無益害有益必至於虧德廢政而治功不可成喜貴異物賤用物必至勞民傷財而民用有不足故人君能不爲遊觀宴樂無益之事妨誤修德行政有益之事則心志專一德政無有廢弛治功自然有成能不以奇巧異樣之物爲貴輕賤服食器皿切用之物則庶民惟正之供征歛無有暴橫百姓衣食自然充足所以謂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土性是本土所產各有其性珍禽奇獸是異樣罕有之鳥獸犬馬各有土性若

非本土所生而畜養之則南北風土不同寒暑異性亦異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珍禽奇獸世不常有若取以爲玩好而蓄育之則不但移其心志又必勞於人民其所害不少所以謂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寶是愛重遠物是遠方之物卽犬馬珍禽奇獸之類人君不以遠方希奇之物爲寶而強求之以勞遠人則遠人知吾所貴在德不在貨必感德慕義自然皆來歸向賢是有才

有德好人人若不寶他物所愛重只是有才德好人使之佐理國家修明政事則德澤廣被中國百姓自然安生樂業所以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謹按旅葵一篇周武王克商九夷八蠻莫不來王於是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鑒乃異常之犬非所當受因作書以告武王戒勉之有如此然此一章緊要只在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兩句所謂不作不貴不畜不育都是不寶之意所

謂功乃成民乃足遠人格邇人安都是推言其效蓋自古唐虞三代之聖君未有不戒於玩物而急於用賢者召公所以拳拳於武王也武王之後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宣王尊重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諸賢而周道爲之中興玩物用賢之效於周可徵也已繼周而理天下者守成之主莫如漢文帝中興之君莫如漢光武一則卻千里馬而詔不受獻一則賤千里馬而以駕駛車

二君者亦皆知任賢使能所以能成小康之治蓋玩物則必不知用賢重賢則必不肯玩物千古一律不可誣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之初卽詔內外不許貢馬及花木鳥獸其不寶遠物之意昭然示於天下又詔大臣薦才能出衆之下僚郡縣舉經明行修之隱逸其所寶惟賢之意藹然布在有司與召公之訓同符而合轍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莫不懽欣鼓舞以爲唐虞三代之聖君復見於

今日矣漢文光武不足數也然今之遠人尚未盡格邇人尚未盡安豈明詔之行尚有未臻其實者歟伏望聖明慎終如始益勤無怠賤遠方之物罷無益之貢簡已用之賢而任之不疑求未用之賢而擇之惟審則唐虞三代之盛安得專美於前哉臣等何幸身親見之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季

文忠公文集卷一

講章

七

此是周書無逸篇周公告成王以殷王中宗敬身勤民享國長久之意中宗是殷之賢王太戊也殷自成湯有天下後來子孫政教漸衰到得太戊又能中興成湯之業故廟號中宗周公恐成王幼冲但知逸樂故先述中宗之敬身勤民以告之中宗所以爲殷之賢王者以其能敬身嚴而莊重恭而謙卽寅而欽肅畏而戒慎惟以上天賦與我之正命檢律其身不使有一毫出於禮法之外如飲食

衣服皆有禮節宮室器用皆有法制凡一切縱欲敗度之事率不敢爲便是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中宗之敬身如此中宗不但能敬身又能勤民以一人而臨天下如何得不恐懼故慎之又慎不敢少有荒怠安寧此便是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中宗之勤民如此享國是居人君至尊之位享有天下國家也中宗既能敬身又能勤民始終不曾忘一敬字故其心志專一血氣不亂無有酒色遊畋伐性傷生之事所以壽數最高享有天下國家凡七十有五季中宗敬身勤民之效如此臣嘗論之敬身勤民是無逸也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周公於成王旣以無逸致壽者爲之勸下文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警慕則知無逸之可法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周公以此匡輔守成之君可謂切當矣夫逸樂人所好也然所好有甚

文忠公文集卷一

講章

七

於逸樂者壽也彼以無逸而得壽焉我奚爲而不
取法無逸人所畏也然所畏有甚於無逸者不壽
也彼以逸樂而不壽焉我奚爲而不致戒自古人
君得壽不得壽可法可戒者歷歷可數奈何三代
以下之君往往憚憂勤而怨逸樂伐性傷生靡所
不至乃徒慕神仙之術遵佛老之教以求長年則
亦異乎周公之說矣而卒亦未見其有效也洪惟
我太祖高皇帝撫有萬方益勤憂慮嘗曰一身

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病況
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儆戒此與周公無
逸之說同符而合轍也所以享國長久啓聖子神
孫莫大之業者端在於此恭惟皇上躬上聖之
資撫盈成之運嗣登大寶一紀于茲無遊畋聲色
之娛無土木珍奇之玩遇天災而知懼視民隱而
知卹可謂遠法中宗近述太祖者矣然而宴安之
懷易起於承平之日耽毒之害每藏於寧謐之時

伏乞聖明常存寅畏祇懼之心始終無間則享國
家萬萬年無疆之休者端可必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周書君奭篇周公說上天眷命有商賢才衆多
故天下信服也純是純一不雜實是不空虛百姓
是指百官之著姓者而言王人是指王臣之微者

而言屏侯旬王畿之外爲甸服甸服之外爲侯服
藩屏侯甸是指諸侯而言一人是指天子而言周
公因召公告老再三留之以爲國家不可無老成
人在昔商家盛時皆有一二大臣匡輔其君感格
上天上天自此眷佑有商之命純一而不雜使之
賢才衆多充滿內外而國不空虛若使天不佑商
則商何以得賢才之多而國之實如此蓋其內而
朝廷有百官著姓顯要者有王人職事微末者無

一人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卹國家之心是在朝之臣雖有微顯不同而憂國忠勤則不以微顯而有間也又況外而侯甸有小臣之爲百執事者有諸侯爲王藩屏者悉皆奔走先後以盡其職是在外之臣雖有大小不一而能宣力王朝則不以大小而有異也然內外遠近大小羣臣都盡心盡力忠於有商者惟此上天純佑命之故所以各舉其德同輔其君以爲治也內外之臣匡輔其君至於

君者良由其得羣賢布列於內外而羣賢所以布列內外者則由其得大臣匡輔於左右也周公牽拳以此告召公欲召公知吾二人進退繫於國體者其重如此宜相與勉圖匹休於商之大臣豈可畏盛滿難居而果於求退也臣嘗讀君奭一篇辭語艱澁多有不可曉處宋儒朱熹謂只是大綱得箇意脉下落不要字字去理會然此一段大意亦自分明其曰秉德曰惟德可見賢君之用人皆取其德行而不徒以聲音笑貌也其曰明恤曰奔走可見賢臣之事君皆竭其心力而不敢以尸素怠荒也其曰罔不是孚可見王者之民皆心悅誠服而不待以刑驅勢迫也其曰用乂厥辟而繼以故之一字可見天下之信服用於賢才之輔佐也以此觀之人君不可不用心於賢才也審矣然君子小人無代無之以舜之朝不能無四凶以紂之時而亦有三仁舜惟舉臯陶則雖有四凶不足以害

舜之化理紂惟寵飛廉則雖有三仁不足以救商
之敗亡人君之於百官安得人人而擇之在擇其
左右大臣而已若大臣是正大君子則引用必是
君子而一切小人自然畏縮不敢爲非若大臣是
邪佞小人則引用必是小人而一切正人自然退
避不官與爭天命之佑不佑人心之歸不歸端繫
於用大臣何如耳周公挽留召公意正如此厥後
成王得二公輔導之力天下太平刑措不用遂爲
守成之令主以綿周家八百季之休伏惟 陛下
深留聖意

頌

重譯來王頌

歲正月初吉

皇帝郊祀告成羣臣畢賀于時四夷之使咸集 闕
下稽首頓顙罔不震懾臣華幸得以史官叨侍從
目覩 國家之威靈振于絕域誠有前代所未及
者退而伏惟我 皇明有夏功德尊大若是非播
諸文辭其奚以昭之乃作頌九章揚鴻休傳無窮
而卒約之於道焉亦職然也其辭曰
於昭聖祖誕受多方爰披蕪穢正我冠裳輯寧中
夏綏服退荒爰及于今莫不來王

惟爾東鄙海濱島裔遵我正朔攝爾威儀率先職
貢罔有後時在廷從事進退委蛇
維爾南荒文身辨髮山川險阻載涉載跋西爾貝
金薦爾芬苾俯伏于廷允執臣節
嗟西方之人來之踴躍曷衣維毳曷飲維酪繡經

于貝琢玉于璞敬祝萬季焚歌港樂

嗟朔方之人置其疆平周伐獫狁漢征匈奴今其
戢止豪矢懸弧繫馬來獻拜舞懽呼

郊祀言還肆于大賚濟濟陪臣肅肅咸在化之累
洽無遠弗届日照月臨天覆地載思皇我祖上帝
克配

四裔至止萬邦嘉靖話言諄復申我明命爾厚爾
生爾彌爾性無然詭隨無然強橫環我中土世爲

文思公文集卷一

頌

三

藩屏

聖皇繼序乃文乃武正是四國咸貢庭實四國既
來明德緝熙武以威之文以綏之其永無違

皇臨下民朽索以馭矧君萬國其可逸豫夙夜敬
共罔愆于度永保無疆篤天之祜

彭文思公文集第一卷終

彭文思公文集第二卷

安成彭華彥寶著

六世孫篤福編輯

七世孫志積重梓

詩

古風

金臺送別圖送朱茂才赴南監

黃金臺燕昭昔日招賢才區區隗毅未足數荒臺千
古空崔嵬聖明以禮羅俊又貢禹還自四方至曉趨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一

聞闔披琅玕天子親臨殿前試子有抱負非凡庸
養德器歸南雍明當天衢快馳驟騏驎肯與駑駘同
故人在金馬送子金臺下畫圖不盡平生心臨岐纔
緒望子深

杭州見徐童子霖善書喜而賦此勉之

徐氏之子標格清瑗林玉樹自天成季未十五已有
聲學書學得書法精下筆往往如有助左盤右蹙手
不停不見雲烟起渾疑風雨驚銀鈎鐵畫勢雄雌虎

臥龍跳屹相向座上賓客皆嘆息鄰家稚子空惆悵
吾知自是鳳雛與驥子豈獨書法能如此竹石健韻
翔千仞有待霜蹄騁萬里男兒竹帛須垂名眼前碌
碌徒爲爾

猛虎圖爲萬尚書題

司空索我題新畫迂踈不解評高下但見猛虎白晝
蹲倉卒令我心驚訝露牙受尾如負隅目光威射百
步餘眈眈誰云市真有人不敢近豈敢驅憶昔先皇

文忠公文集卷二

詩

二

耀神武壯士苑中生縛虎須臾縱與馬相蹄血汗淋
漓仍率舞今上御極持盈成珍奇不畜苑囿清普天
率土皆安生寧論在野與在廷君不見黃東海又不
見裴北平仁涵義育兩無外撫圖擊節歌聖明

定西蔣侯貴輓歌

將軍奮跡起行伍身先士卒甘辛苦迅驅叱咤生風
雲血戰淋漓馘首虜胸中百萬蟠龍韜南征北伐意
氣豪揮旗所向咸披靡四朝赫赫旌勤勞妖氛蕩滌

四無外肘懸金印如斗大剖符丹書隆報功誓見河
山如礪帶吁嗟武勇誰匹休爲國盡瘁家貽謀請看
孫子能繩武干城之將宜公侯公侯奕葉傳無已九
原精爽竟何似聖明垂統億萬年英聲偉烈昭青史

柳鷺爲尹嗣昭題

柳絲不動江流緩雙鷺飛來秋日晚平沙漠漠點寒
烟亂石離離立蒼蘚靜隨玉頂聽湍瀨饒引銀鈎啄
清淺霜衣雪襟誰匹儔逸態閒情自幽遠君不見樊

文忠公文集卷二

詩

三

啣泥朝來暮太傍人接又不見鷺亂啼問關宛轉無
休時豈如此鳥獨凝寂不與衆禽喧呼上下相追隨
周公稱大聖振驚載頌詩君子歛德容雅與物色宜
尹侯家住大江西悠然自負冰霜姿潔白豈不與之
齊爲愛畫師林良者贈侯此畫真瀟灑堂上試令
拭看彷彿清風白露寒

除夕會宴李先生宅分韻得未字

今夕何夕歲云既學士高堂醴豪殺談笑軍志兩汝

形結交自重金蘭契尊傾倒半黃封鼎組訓和兼
典味且將鬱滌千古愁登暇客惜百金費流光拋人
不可留咄嗟在世忽如寄窮不能顏同學達不能伊
尹志痛飲真吾師碌碌將何爲酒酣耳熱起拂衣歌
聲浩浩斬天地出門一笑浮雲間明日春光到來未
曉雲溪居士

漠漠西山雲冷冷北澗流伊人卜其居欣愛清且幽
春耕足秋稅終歲獨行休儲書時還讀有酒且共酬
文忠公文集卷二 詩 四
知命放樂天逝將不復愛一朝隨造化萬事良悠悠
清溪爲我咽寒雲爲我愁不見當時跡但瞻墓與丘
咄嗟路傍子營營復何求

題東坡山谷佛印圖

東坡學士人中龍形神蕭散非踈慵文章錦繡天然
工山谷道人欣相從廣酬往往露詞鋒猶嘆黃九詩
能窮了無釋子喜談空尋常調笑如童蒙想當浩氣
填心驚滯浪六合真豪雄二子自視豈庸庸退然飲

跡歸陶鎔虎溪一笑將無同吁嗟奇士未易逢至今
圖畫傳芳踪令人千古懷高風

蘭竹圖爲賀司訓瀾題

君不見芄芃九畹蘭又不見森森三湘浦幽芬潔質
無人知勁節貞心常自許常爲君子交胡乃漁樵侶
當爲王者香胡與衆草伍居閒處獨終不逢夙性肯
移天賦予世人紛紛愛繁華吁嗟於爾誠難取賀廣
文愛奇古平生愛竹兼愛蘭對之似與精靈聚有時
發苦吟推敲相爾汝有時縱劇飲勸酬相賓主此君
此友不可一日無畫圖攜取隨行旅景竹詩倚蘭操
聖賢常在羹牆睹

暮登小孤山

扁舟泛湖口日暮泊彭澤欲尋淵明不可見江山形
勝渾如昔羣峰峭拔奔走江之南何時巨壑壁裂一
峰巉巖屹起江之北江波滾滾來日夜流不息豈不
壯洞庭濶無涯豈不見彭蠡深莫測千里拍天勢西

山束狹如溝洫誰云非尾閭下歸無終極傍與四海
相周流中藏鱗甲不知幾千百萬億我生碌碌三十
秋幾度往還倦登陟今來伯仲自相攜乘興躡足此
山側劃然憑空發長嘯山鳴谷應石欲裂須臾寒風
四起雲四塞四海八荒同一色林木陰森猿鶴吟驚
濤怒湧蛟龍泣只言目曠心神怡寧知興極憂思集
懷鄉戀闕兩悠悠征衫半掩啼痕溼功名百歲竟幾
許蹉跎一老嗟何及何當名成早賦歸太來挾此風
東恩公文集卷二 詩 六

五言律詩

林學士七十

幾季霄漢上退若不勝衣玉珮含清露文星照紫薇
北門方啓沃後學正歸依縱有林泉興何能與世違

蘆下鴈

颯颯秋風起蕭蕭蘆葉疎江禽宿江渚俛仰恒自如
夙性寡所營心閒貌亦舒如何路傍子哈爾食無魚
除夕有感二首

薄宦市朝隱懷鄉道路賒自應浮柏葉誰解頌椒花
坐守三更盡行看一歲加固窳君子節底用柳爲車
獨坐空堦上重驚此夕時樹留殘雪在山擁亂雲深
守歲初燒燭懷人欲盡日殊鄉若箇伴白首是知心
相攜坐篋坑溪口石上

孟夏日初永深山地取偏清風迴密樹白石澗寒泉
盡興人皆去偷閑我欲眠何時重過此不惜召羣仙
八月十八日哭母小祥

慈母終天訣悠悠又一周百季空兩淚萬里尚孤舟
每恨別時語還從夢裏求九原如可見不惜赴江流

山中同人夜坐

留客江村暮開尊對浦沙池心上孤月樹杪落殘霞
地僻惟宜竹秋高未有砒琴書堪晤語隨意宿山家

七言律

早朝

曉來高閣漏聲殘，衛士初嚴虎豹關。
風颭龍旂迴日色，雲移雉扇擁天顏。
衣冠趨拜金鑾殿，劍佩分聯玉笋班。
快覩九重春欲徧，願將春意到人間。

賜扇

朝罷從容馳道傍，中官頒扇到鵷行。
舊裁湘竹涵冰玉，新製齊紈映雪霜。
將出九門矜厚賜，動搖兩袖納文思。
公文集卷二 詩 八
微涼小臣無補，皇家治願借仁風布萬方。

天順改元正月廿一日頒詔侍班

侍臣鵠立殿中間，玉几出來咫尺天。
九奏簫韶頒漢詔，三呼嵩岳祝堯年。
不才多負風雲會，暫幸還看日月懸。
六合乾坤春欲徧，從容退寫石渠編。

送王學士廷貴分題得潞水仙舟

桃花輕漾潞河流，仙侶飄飄泛彩舟。
曉漏纔辭丹鳳闕，春風又下白鷗洲。
江東雲樹依微見，世外蓬瀛汗

漫遊日暮倚蓬吟，眺久宦情離思兩悠悠。

送李亞卿致仕分題得潛宮輔德

先生因病離天仗，尚憶春官輔導初。
鶴駕月陪延講處，龍樓晚侍問安餘。
輸誠不用千金鑑，養正常懷四聖書。
今日功成賦歸去，漢家疏傳竟何如。

送劉御史巡按江西

鐵騎拋鞍引樓船，繡斧皇皇下九天。
春蒲重湖恩雨霽，雲開五色法星懸。
威名久識蘭臺重，清譽今知幕屋傳。
何處烏啼霜月冷，夢魂還繞御爐烟。

送劉仗和巡按遼陽

海隅風高天雨霜，緇衣使者到遼陽。
貔貅遠近驕驍去，鵬鵠寧隨衆鳥翔。
一道澄清金作斧，九重獻納皂爲囊。
百季公論應常在，青史山來數范張。

送河南某大參

珮聲曉月下楓宸，選佐名藩帝命新。
故舊臨歧懷往歲，吏民夾道近來旬。
河山正據中原勝，崖谷應同太

地春異日并棠有遺愛追蹤千載讓何人

送林太守元美致仕

太守平明獨上書東風解組賦歸與海邊舊種三株
樹門外新懸五馬車竹簾藤床支枕後芒鞋布襪杖
藜初北辰回首高無極閒看浮雲自卷舒

漫成

尋常一笑出蓬蒿才薄名微媿所遭只今北牕閒掃
榻漫來東觀濫含毫愁邊鄉國鱗鴻杳望裏雲霄日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十

月高坐對壺觴聊共醉獨醒無用賦離騷

送彭行人使滿刺加國

離筵賓從酒初酣使者皇皇已駕驂五鳳樓前頒玉
節六龜山外啓金函賢勞不計烟波濶聖語遙傳雨
露覃後夜仙槎何處望使星光映海西南

封尚書兼學士南陽李公壽詩

薰風一曲太平謠紫詔重承雨露饒仙李深根盤大
地靈樞老幹薄層霄百季不川扶鳩杖千里還來聽

鳳韶朝退賜筵多異味也應商鼎有人調

壽壽光劉閣老尊人八十

數承恩詔再朝天二品官階八袞季強健總誇濟尚
父鈞陶親見漢章賢開心花外敲新局老眼燈前檢
舊編五福由來天所賦何須瓊島學羣仙

壽紹和母孺人

婺星光彩照名家七十慈聞鬢欲華織斷舊機留錦
字鸞迴新詒炫金花玉堂分祿餘三釜珠履稱觴醉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十一

九霞試看萊衣娛膝下翟冠鞞翠映烏紗

追和胡給事喜雪詩

三白殘冬兆有年喜來獨自步階前上林半夜開瓊
樹大地先春種玉田才薄梁園慙受簡典窮剡曲謾
回船華夷共樂昇平日海上何人更嚙毡

贈徐浪仙

生平蹤跡逐飄蓬瀟灑忘形世慮空吟嘯江山人不
去範圍天地數無窮卽盃醉舞三更月脫屣閑乘鶴

里風試問蓬瀛隔幾許可能舟楫往來通

思親

來書萬里別庭闈定省晨昏素願違祇恐三季忘神
簡難將寸草報春暉身依北斗瞻南斗夢解朝衣戲
綵衣消息近來無可報平安付與鴈南飛

二月晦上武功山

聯步躋攀弟與兄亂山深處露昏昏落花閒逐溪流
出芳草新遮野燒痕樹密微窺紅日影山高真躡白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十三

雲根遙知絕頂丹書在欲倩仙師細與論

三月朔登絕頂

攝衣飛步上山顛回首人間一惘然千里渺茫雲似
水諸峰羅列樹連天風鳴石洞飛寒雨火伏丹爐晝
篆烟何日歸休無一事閒身不惜訪羣仙

和答十兄

門巷深深柳數株不緣多事自清癯官閒詩酒尋常
有地禁青書咫尺無日月羲和差易邁文章班馬竟

難逾昨宵夢裏相逢話似笑今吾是故吾

對雪和十二兄韻

夜半西風陣陣催曉看六出舞徘徊瑤室瓊室參差
起梅蕊梨花次第開寒極只憑爐爇火陽和有待管
飛灰卻思太歲鑿坡上朝罷渾疑步月回

送李進士元

上苑看花意未闌又承恩詔賜歸還離筵巧對宮鶯
啼遠棹斜迎江燕開捧日心懸霄漢上望雲典入翠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十三

微聞到家應是無多暇又整朝衣謁聖顏

五言絕句

自題扇

江海渺無涯乾坤不知老仙郎盡日閒獨步蓬萊島

夜過胥江

淚滴胥江水東流不復還縱然潮水漲焉得過梅關

七言絕句

題葡萄

上苑秋高曉日涼
醍醐初熟露凝香
何人獨侍宮筵
樂乞得歸來獻北堂

題梅

冰肌奪得雪精神
東閣西湖自在春
未試調羹人不
識相知應是有松筠

四宜畫爲從兄參奇題

傳說

辛勤版築傳嚴阿
親見儀容夢裏過
喚起潛龍天上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古

太明朝霖雨遍山河

呂望

絲綸閒把付秋風
渭水蕭蕭一釣翁
卻笑商家賺結
網可憐留取兆非熊

嚴光

天書徵起到金門
鼎定功成底用論
歸去還垂江上
釣清風明月滿乾坤

諸葛亮

吟成抱膝待知音
帝胄相過感慨深
試使魏吳空顧
爾此生不改伯夷心

柳毅傳書圖

牧羝一自出涇陽
春草秋風盡可傷
爲報妾家憔悴
甚一封書寄淚千行

過沛縣偶成

隆準龍顏起沛豐
手提三尺定羣雄
從來帝業歸真
主笑殺蕭曹謬有功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五

遣愁

空階寂寞步蒼苔
深鎖重門畫不開
卻笑東風雙燕
子無情底事又飛來

新拂吳鉤帶笑看
閒來無奈倚危闌
黃金臺下輕風
起易水蕭蕭白晝寒

題鳥集古

江籬淫葉碧萋萋
花落春深晝夜啼
自恨身輕不如
燕季季飛入未央樓

哭東軒伯父七首 集古

幾月書郵始一來關山滿目笛聲哀晝號夜哭兼幽
顯懷抱何時得好開

八月悲風九月霜海天愁思正茫茫分明更想殘宵
夢空對檣榆一斷腸

河上仙翁去不回清猿聲入楚雲哀步蟾倚杖看牛
斗一寸相思一寸灰

蒼苔白石已成塵一望關山淚滿巾無路從容陪語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詩

十六

笑不知風月屬何人

一夜風霜凋玉芝百季世事不勝悲中宵能得幾時

睡夢裏招魂哭楚辭

他生未卜此生休萬里傷心水自流四尺孤墳何處

是望鄉孤客倚高樓

鵬鳥賦成人已去寒林空見日斜時世間甲子須臾

事惟有黃昏鳥雀悲

詞

鵲鵲天 和黃魯直二首

白鳥無心款款飛忘機久矣薄輕肥富春江上空馳
詔西塞山前自咏詩 弊澹飯著龕衣浮家泛宅不
知歸一聲欸乃江山綠暝蹋孤舟烟雨時

浣溪沙

落魄江湖未解愁簪衣箬笠幾經秋笑渠底事曲如

鉤 局促百季渾是夢崎嶇萬計不如休蓬窓雨打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詞

十七

五更頭

玉蝴蝶 愁怨和柳耆卿

一片湖山如舊湖吞山色山映湖光秋滿乾坤萬里

風露淒涼玉蕭爽 新翠金鎖碎菊弄殘黃獨自傷

故園阻隔烟樹微茫碌碌驅馳南北幾看夜月幾聞

秋霜恨逐征鴻等閒塞北又滿湘淚盈盈數行書信

魂黯黯一葉舟航回首望斷雲影裏鴉帶斜陽

滿庭芳 和東坡

世事如茶人生如夢看來都是空忙英雄多火畢竟
數誰強恰似蘆花飄去逐西風日夜顛狂紛紛地龍
爭虎鬪空戰億千場回首俱陳迹古今勘破閒散何
妨愛江山不老地久天長整頓竹籬茅舍邀嵇阮謝
絕蘇張一闌東坡仙去誰和滿庭芳

風流子 懷同寮諸君子

自別陽關引聲聲慢長路漫相思慨謁罷金門吟餘
玉案別來如夢渺隔天涯風淅淅滿庭芳草歇滿路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詞

六

落花飛南浦雲橫西江月朗瑣窓寒夜玉漏遲遲

想像天仙子醉春風風流還似舊時顏我青衫溼盡

幽恨誰知記鳳凰閣上難忘別意蝴蝶枕邊還盡交

期欲寄早梅芳信一剪梅枝

蝶戀花 曉起

睡覺五更天欲曉自起推蓬一帶寒山悄殘月朦朧
雲縹緲亞亞何處孤飛鳥 天地無情和我老昨夜
西風落葉知多少望斷高堂春信杳悠悠此恨何時

了

南鄉子 爲周必約題蘆鴈

秋色動微茫蘆葦蕭疎帶夕陽鴻鴈飛來因底事
涼寒影曾拖塞北霜 羽翮未摧藏依舊江南啄稻
梁睡覺沙頭聯翩起翱翔萬里天光接水光

卜算子 冬夜

明月出西山瓦冷霜華重暮鴉宿穩復驚飛風撼寒
枝動 獨自凭闌干有話無人共倦來誰爲掩重門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詞

九

關不住還家夢

蘇幕遮 和范希文

月滿天霜滿地兩岸蕭條山色傷心翠大江日夜東
流水洶湧波濤直接乾坤外 有限身無窮思慈鴉
驚起夜半何曾睡門間此際無人倚雨灑西風總是
愁人淚

千秋歲引 和王介甫

萬里關山五更鼓角夢魂渺渺飛寥廓江豚吹起雪

花翻林鳥曉，擺霜葉落水東流。日西墜，今又昨，局促可憐，韃鎖縛功名，誰上麒麟閣。謗把機心都棄卻。赤壁磯頭孤鶴，遶蓬萊頂上羣仙，約清風時明月夜，宵睡著。

意難忘 感懷

往事悠悠愛伊周，事業莊列風流。宦時真有術，做世舉無求。調鼎鼎放林丘，都萬古名留。想像來鸞鳳，鹿豕總是吾儔。而今寂寞孤舟，知誰拚莊列，誰任伊周。恨隨紅葉落，愁對白雲浮。驚昨夢，急回頭，把萬念都休。可奈何，倉皇野馬，飄泊沙鷗。

更漏子 春夜

夜沉沉，春寂寂，孤燈獨照四壁人。又悄月，又殘倚徧幾闌干。揭寒幃，欹半枕，欲寢怎堪就。寢一點點，一更更，春天不肖明。

桂枝香 送趙生昂

采餘芹藻，試登問前程，關山路杳。望斷雲，遮古樹烟

綿芳草，驅車獨向天涯去。有迷途，情人指告，想何時步鳳苑，層城瀛洲三島。昨夜夢，嬌娥報道天啓蟾宮，桂花開早。萬里風吹不斷，天香縹緲一枝，今日須攀折。恐流光蹉跎易老，立登要津，功名事業從吾所好。

賣花聲 過小孤山

風浪拍天浮，日夜東流。誰將砥柱障江州。彭蠡洞庭關鎖斷，萬古千秋。來往棹扁舟，幾度重遊。試問山靈識我不，欲爲洗除脂粉色。雨泣雲愁。

文思公文集卷二

詞

王

彭文思公文集第二卷 終

聖文思公文集第三卷

安成彭華彥實著

六世孫篤福編輯

七世孫志楨重梓

序

會試錄序

皇上圖治求賢恪遵 成憲益嘗五策士矣今季春
天下士萃于禮部者四千人 上復將親策焉 詔

臣華與臣吉往簡授之以進 臣等陛辭蒞事乃寤日

文思公文集卷三 序

夜精披閱公本取之僅拔三百五十人遵 聖斷也

故事登各有錄 臣華謹拜稽言曰昔三代以前諸侯

世國卿大夫世家士各仕于其朝其起而爲王朝卿

佐者幾希兩漢而下士乃有自微而陟顯者然不專

以經術取逮唐至宋始於科目加重焉而其輔理承

化赫然名一時者猶未必盡由斯出今天下一家士

以有司勸駕續食而來無問疎遠寒賤遐僻壤萬

里外一取之以經術而上之廟堂下之郡邑凡可以

行志者率於進士乎用之夫求之廣選之專而用之

重且周有士之盛未有踰于今日者士生斯世可謂

幸矣蓋亦思之夫天下之民有四其初固無以異也

彼三者皆勞力以給公上且自給而或不足焉而士

優游涵泳靡有勞乏一日出而受 天子明命坐享

祿位漸陟顯融則農以給其食工以給其器商以給

其貨而胥吏以給其使令均之人也彼以勞而給我

我以逸而臨彼夫豈徒哉彼固將有賴乎我也我其

文思公文集卷三 序

何以慰若望以副國家求賢圖治之意邪必推素所

蓄積隨所位任建立事功以康濟斯民弼成太平之

治使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則雖享乎千駟

萬鍾宜也非泰也如或碌碌焉無所爲營營焉有所

私舉平生而棄之無尺寸之功加於上下則雖竊斗

升之祿亦與夫傭而受直怠事者類矣嗚呼傭而怠

良民弗爲也而況豪傑之士乎哉華不佞僭書此于

末簡庸致丁寧之意云爾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成化四年秋八月順天府鄉試奏請考試官 上以
命臣泰而臣華亦濫與焉臣等祇奉 明詔即日陛
辭蒞事合諸士子凡三試之而牆棘門扁名糊書易
內外不通問者旬有六日乃太乃取一惟出於至公
雖不敢自謂如鑑之燭妍媸如衡之權輕重如繩墨
之定曲直而所以去取者要皆未嘗有分毫容心於
其間也仰惟我 皇明受天明命撫有六合薄海內
文思公文集卷三 序 三
外固不率俾列聖繼繼承承於百餘季咸以至公御
天下故治化之隆有光前古古者裂土分治不免於
私宗戚也任子世官不免於私貴近也我 國家專
重科目任天下之賢選天下之士以共理天下之事
其公天下有如此而京畿輦轂之下四方俊秀之所
輻輳蓋自國監郡庠邑校社學之士以及下官及吏
胥及兵校工藝之徒凡通經術能文者無問其門第
高下皆得以就試焉苟在選者無不取也嗚呼國家

以至公待士士司不敢不以至公取士諸士子自茲
而升將享有祿位以效國家之用可不以至公自處
邪尚其殫厥心力勸相我明如書所謂欽乃攸司以
公滅私可也如詩所謂夙夜匪懈爾在公可也如
傳所謂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可也毋圖其
身便私爲妻子計以負我國家所以待士與取士者
之公使後人得指爲科目玷小錄成敢以此爲諸士
子告嗚呼此豈一人之私言哉

文思公文集卷三 序 四

都憲鄒公奏議序

天地間陰陽二氣常相與屈信消長而錯雜紛擾有
不能齊者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夷狄兵戈水
旱荒歉不測之虞往往出於治安之後雖曰人事之
感亦氣數之所不能免也氣數之至雖天亦未如之
何也已然或者豫生豪傑奇偉之材及時而出用佐
人主而消彌之天之仁愛蓋若是其深也我國家自
聖祖勘定禍亂肇造人紀休養生息至於宣德正統

問乎八荒無虞而世底隆平矣奈何已已之禍變
生非意織是而後邊鄙多事內或連數郡不熟大豈
獨人事之不修也殆亦氣數然歟然遭此大變須臾
而定天下安然如泰山之固人心未嘗少有動搖者
蓋我列聖至仁大澤積累之久而上天眷佑之深
豫生豪傑奇偉之材以持之而一時悉心宣力左右
聖明獻納誅議奔走疏附者森列乎中外故遂有以
革強裔而安黎庶若副都御史麻城鄒公其一也公

文忠公文集卷三

序

五

自通政叅議進食都御史總督承平山海糧儲兼督
薊州遵化居庸紫荆諸邊關軍務方當百務叢脞之
際綜覈名實刻期樹功繕倉庾轉芻粟築城浚池立
屯堡精器械舉將練兵明賞罰革奸弊事事爲之所
京師賴屏蔽焉遂進副都御史而邊境亦寧矣乃東
南數郡大旱百姓騷然朝廷材公又移賑之於是獨
逋負免徭役發廩賑與水利督耕作詢察吏治勇往
行之譏謗不恤然竟以憂勞成疾及歸議事而道卒

矣公凡兩受重寄鞠躬盡瘁而其功在邊尤多蓋至
今民猶頌之不忘當其弛張小者立變大者驛聞其
奏牘文移具在得而讀之猶可以想見其心思措置
之宜嗚呼偉哉華幼侍先大夫在京師時公自進士
爲戶部屬嘗得瞻拜焉蓋恂恂章句儒者及臨事變
而設施乃如此可以閉武夫豪吏之口而奪之氣孰
謂建事功不在儒生邪公之子淪領鄉薦自太學生
爲光祿典簿其孫麒登進士拜給事中暇日相與輯
錄公奏議將鍍梓以行而屬華序之嗚呼公可謂有
後矣

文忠公文集卷三

序

六

和歸田樂詩後序

予仲兄儀制郎中在禮部二十季一旦得委致其事
太歸于鄉命旣下公卿大夫士或惜其太曰君所司
士出而赫然躋華要者不少矣計君季勞官績資序
富不日超擢奈何太或爲司人物者惜曰彭君有文
學取科名如寓物材識尤通敏典禮掌故甚明習臨

事立決鮮不當大宗伯倚之如左右手奈何不留兄
聞之笑曰夫人出處有命進退有時吾兄弟三人仕
於朝吾差長今幸得歸理先人丘墓優游田里咏
歌太平吾之樂也尚奚他惜哉於是賦詩以道歸田
之樂學士詩人聞而高之亦屬和焉華亦和數章既
而窮惟吾鄉之俗勤生儉用憂深慮遠頗與唐風類
其養老慈幼祭祀時而燕饗節又有豳風之厚者吾
家伯叔兄弟子姪不下數十百人賴前人之緒餘有
文思公文集卷三 序 七
可以給日吾兄進不竟其施退必有以宜其家而善
其鄉使儉者毋壞于奢厚者毋趨于薄而從容遊息
於其間信乎其有真樂者存夫誰得而奪之詩之所
云蓋不誣也雖然華獨不能無感焉華自幼侍大人
於浙憲兄自家來遂資以學已而同日入邑庠及登
第同在朝其後罹憂患居安樂未始不相同中間達
太寂久者不踰半歲先父母棄背所賴以慰藉者兄
弟耳前季不幸長兄沒矣今吾兄又當遠離其能無

介于懷邪典念至此不覺涕淚之縱橫也昔蘇子瞻
子由兄弟宦游東西鄭州之詩彭城之句至今念之
懷楚可掬然猶冀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也晚季歸
自嶺海乃或假居于常或終老于穎竟不獲一償夙
願今吾輩遭逢聖明仕未嘗太朝兄之歸不違故
鄉縱營別墅不出百里外華竊祿無補而視已茫茫
不日亦當爲退休計則其別無幾時而會晤端可期
矣及是時追攀上下寓情萬物之表酒酣耳熱起視
天壤發諸浩歌不知人間事何者可以易此樂邪
贈江西按察副使方君啓東序
監察御史臨湘方君啓東九載績最擢江西按察副
使諸寮衆謀以言贈推尹性之徵於予予惟古聖王
之治天下欲民相安於無事之天不使有擾之者而
已我皇明又安海內百有餘季今聖天子在上
端拱無爲化洽遠邇誠無事之時也西江素稱文獻
邦詩書絃誦之聲不絕其人雖負氣喜爭而識是非

利害之言中其宜禁則帖帖以服且不臨邊境寇盜
絕迹可謂無事之地也而方岳諸大臣皆上所簡任
啓東以賢御史往參焉直可以坐治矣夫治民如牧
羊然千萬成羣蕃息日盛寧保時無敗羣者乎而牧
民之吏駢列郡縣動以百數賢不肖異施又寧保其
無無狼暴貪殘如狼牧羊者乎故朝廷設風紀之官
正欲爲民去此而已啓東湖廣發解第一成化丙戌
進士在內臺時嘗出巡山東又嘗閱實四川錢糧又
嘗按兩浙所至翦奸剔蠹風紀振揚蓋其爲人議達
治體心公理明而又行其所無事故不汲汲於求名
而賢名自彰彰也烏有能於彼而不能於此者乎矧
啓東之先宋侍郎孟卿之裔世家饒之德興其太饒
而家於湘者纔三四世其於民情里俗宜不待於子
之潰告而予猶區區云然者勗其不惑焉耳夫公且
明焉而又行其所無事異日階而升平廟堂亦不出
乎斯道也豈但西江云乎哉

送同平劉彥琢主事拜官之南京序

安成劉君彥琢既拜南京刑部主事同邑大夫士謂
予同平也盡一言以贈予惟國家承平幾百季于茲
天下士莫不爭自奮拔以効用而近世冠纓相屬基
布百司者吾安成爲最盛安成之仕宦非一途而以
明經舉進士者十蓋七八焉進士前後固未嘗乏而
與予同季舉者十有二人焉當是時天下之以進士
舉一邑至十二人者惟安成爲然可謂盛矣既而聯
處京師甚密通暇日輒相往還不之東家之西家相
得甚謹也六七季來不幸致非命者一人以命盡者
二人矣而出宰百里者二人給事南京者一人在南
京爲御史一人御史而丁內艱家居者一人出巡方
岳郡縣者二人向之十二人者今惟吾與彥琢在京
耳方相與歎人之離合何常也且幸資彥琢以朝夕
焉彥琢學粹而才膽心端而行檢平居不見其有疾
言遽色與之處者溫溫然如挹春風和氣雖久而不

厭也乃今又公我而南離別之際獨能無介於懷邪
然吾聞君子之交也惟其心心苟異矣均處一室之
內而不能相合如昔人所謂閤於牆而骨肉不收者
有之而況於踈遠者邪心苟同矣相去百世之遠而
自附於始終之交如昔人所謂論其世而願爲之執
轡者有之而況於同出一時者邪繇此觀之交誼之
相孚也不必其合處也審矣予之交彥彥相知非一
日彥彥今始有職任之寄必能砥礪其德行而弘大
文忠公文集卷三 序

送過侯九臯知安福縣序

自封建廢而郡縣守若令幾與侯等縣尤近民令惠
民尤速故士負盛名大志者得一縣亦可小試矣前
史載循良吏率皆愛民如子夫民之望於令者如望
父母然未教其子而先意以不肖待之有慈愛之心

者不爲也比者吏部羣取進士奏請注爲令無錫過
九臯得吾安福旣拜命問過予問曰縉紳或謂安福
難治竊疑之予曰不然昔吳嘗於此置郡前元時猶
爲州至今稱大縣可以有爲也土俗貴世家尚詩書
安勤儉比屋絃誦不輟良子弟爭趨爲士農夫辛苦
力稼穡田野無弗闢地商賈負販徧天下工作堅緻
不爲奇技淫巧歌童舞女賭博遊食之徒絕影響且
士夫畏公議不以私意詆毀人予少從先大夫宦遊
及長入仕足跡不止半天下所與遊非一方上聞其
俗美踰於吾鄉者蓋亦未多也奈之何而誣其難爲
治邪吾聞九臯家於常常與吉皆在江以南俗不甚
相遠子又以明經負材識且居可爲之地吾未見其
難也孜孜愛民推誠心以待之有弗就繩墨者可教
則教可督則督至於不聽然後擇其甚者懲一二以
示警大禹曰民可近不可下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
歸之其道盡矣若夫以謫詠強橫逆料其民專役乎

智術過川乎威刑一切視民如土芥則民亦將從而
鬼讐之此豈獨吾鄉之民然耶九臯起謝曰聞命釋
然矣予遂書以爲贈云

送右都御史林公季聰歸福州序

都御史三山林公季聰自大同巡撫還感末疾在告
既數日具疏言臣病不能事事無以報 陛下乞賜
歸終餘季 上憫而從之方公初病時縉紳咸謂其
不久當愈而公遂決意去或相與竊嘆曰公起自書

文忠公文集卷三 序

三

生僅踰三十季而長臺憲階二品居紀綱崇重之地
遭際可謂盛矣公在景泰間給事黃門毅然以面折
廷爭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納而一二當道不勝其
忿且忌遂文致於罪幾不能免竟以左遷猶岌岌不
自安賴 英廟復位拔公下僚而授之重任今上嗣
統任遇益隆而公出入中外愈著勞勩乃超遷至今
職獨握院章歸然爲臺憲領神者久之嗟夫當公橫
被擠斥豈不測之淵卽安履坦以漸躋華要非遭際

聖明其克爾耶思其感激以圖報稱者宜無窮也奈
何遽引微疾去乎語聞於公公曰凡諸君之謂我者
皆是也而我豈得已哉我豈不知受國厚恩思策駑
鈍以自盡顧臣有狗馬疾而可久孤榮祿不知退哉
疏既入縉紳猶意其未必得請及命下又相與竊嘆
曰公歷事三朝其忠義在朝廷惠澤在生民儀範在
縉紳國之老成人也可多得耶是不宜遽聽其去位
疏聞于 上上曰若朕非不惜才顧林某病不可更

文忠公文集卷三 序

高

勞卽愈朕不能復用耶於是天下之士咸知公之去
非忘也決於義也聖天子之待公非率也厚於仁也
夫耻食焉而怠其事不肖虛一日留大臣進退之義
固如此而愛其才尤重愛其身君上天地之心抑何
至哉公戒行公卿大夫士相率贈言諸給事乃以屬
華華曰公季甫五十六今釋勞就逸優遊故鄉足以
養心怡神而平其氣病其將脫然乎則所以報國家
者曷有艾哉古之忠臣在獻祗不忘君或臥病中憂

天下事矧公勿藥之喜可卜且有 天子寵命在其
不能終忘之也必矣敢請以是祝公衆皆曰然遂書
爲贈公序

送伍進士仲孝知隨州事

伍氏吾邑鉅族世以貴雄鄉里獨希閔之宗折節讀
書爲士然皆喜議論負氣節不肖委瑣出入下其大
父樂清縣令予之姑之夫也其尊甫御史君于同季
也皆慷慨卓犖世德惟肖希閔固其父所奇愛稍長
文思公文集卷三 序 五

就學於予以乙未登進士明季冬拜隨州知州隨在
春秋時稱漢東大國今之守臣古諸侯也一介士一
旦有數百里地專制刑賞其負荷豈不爲重哉然稽
古循吏如龔黃石劉輩其所以策功垂名照耀簡策
者亦不過教民種藝畜侍勤儉孝弟不爲奸盜而已
并有絕俗離倫極高至遠不可爲之難事也往時予
與希閔言大丈夫出用於世不得佐明主平海內則
當得一州郡以自効豈能僕慙委隨旅進旅退徒爲

太倉之鼠而無益於生民哉希閔深以爲然予化衣
京塵於茲二紀徒窃職言語文字間落落無所合誠
所謂空言無施將有媿於平生多矣希閔行矣守朝
廷之法行仁民之政追蹤古之循良流光照乎乃祖
乃父其不自今日始邪希閔勉之希閔初名閏希閔
其字旣以字行乃更字仲孝云

記

玉堂白髮人記

有官於翰林季甫四十自號玉堂白髮人者或問之曰何謂也曰吾前此四季當盛夏晝櫛覺種種之髮已白者兩莖今多至十餘莖鬚亦白一莖矣因以自號客詰曰人生以百季爲期季五六十髮未白者有之子何白之早醫經謂愁多損心血故白早子何愁邪子歷仕來閱人不少與子同時或出于後取金紫沐寵榮者多矣而子尚棲棲卽官不得從下大夫之列子豈少此不自慍邪不然何爲其然也夫人皆好少而惡老子猶以老自號何邪日子何不知我哉嗟昇而歎老者非我之心也顧我於老有所不能辭凡人父母在恒言不稱老今士大夫長我數十季而親尚無恙比比而獨我不幸父母棄背抱終天之痛無窮此髮之所以早白也凡人食焉而忘其事不祥今士大夫率以才能稱職任自喜而我叨侍經筵自揣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七

德薄材蹇學術荒疎不足以格心每願請退未嘗不惶汗浹背此髮之所以益白也況夫國家承平百餘季富貴之家大馬飽菽粟妓妾餘錦綺梁棟被文繡侈然自肆以爲樂而我出愚昧乃獨以世爲憂幾如所謂杞國之人者且職在言語文字間虛糜廩祿未嘗有一毫之及民幾如所謂大倉之鼠者以此戰兢朝夕不寧此白髮之所以與日俱多也客笑曰在禮七十始稱老子遽以老成自居邪日子非以老自居也徒以髮白紀實耳昔韓文公在陽山季三十有八自謂髮之短者日益白歐陽文忠公在滁季四十自謂蒼顏白髮頽然如翁二公者皆一代偉人其精神心思發而爲文章事業有以及乎人而垂於後其早白也宜夫豈誣我蹇予所似徒乃憂戚早衰良可笑也雖然韓歐皆以言事被斥居外今我日以帝王之道切陳於上無所忌諱而賴天子聖明仁厚俾得以優游玉堂日食太官朝廷不加罪士大夫不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八

見責此其遭逢之幸過於三公遠甚故以此自號雖
以見其衰之早亦以見其幸之大也夫豈嗟卑而歎
老哉詰者唯唯而退乃自記其言庶朝夕省覽圖所
以報稱求無媿焉

永州府察院記

國家風憲之設內則都察院總十三道外則按察司
亦分列數道而又於方岳郡縣在在置察院歲遣御
史一人出巡至則居之夫風憲之職所以糾羣邪貞
文思公文集卷三 記 三
百度其爲任至重也且古者天子建萬國五季一巡
行行黜陟焉今之方岳郡縣古之方伯諸侯也聖朝
不欲以萬乘勞民供億故天子端居九重而寄耳
目於風憲其遣御史必延命歲易蓋欲使之任一方
之事代行巡狩黜陟之典其責任不其重矣乎察院
之制宜與官稱庶副朝廷委重意而比者在在多襲
敝仍陋甚至不爲之所永州府故有湖南道御史至
則寄治焉永雖僻遠郡而南控百越邊務倥傯非獨

御史與按察官數至兼有巡撫都御史有事則駢肩
累跡以至至無館舍以居因循苟簡殆百餘年成化
癸巳豐城楊侯崇來守郡慨然嘆曰此吾之責也暇
日相隙地得廢倉故址將經營焉適副都御史永新
劉公初來撫蒞下令禁有司煩擾甚嚴楊侯祇承唯
謹惴惴恐傷民乃節冗費收罪贖計爲役作掄材伐
石陶甓瓦次第爲之越明年三月始克興工工師擇
其良而親指畫焉日程其功稽其費俾無惰慢無漏
遺五越月告成爲屋凡四十五間而聽理有廳事燕
休有室藏案牘有次室廊廡門垣深靚嚴固百餘年
廢墜未興之典一旦巍然煥然而民不知其勞僉憲
陽曲張君士行按部至永見而躋之深加獎勞民因
相與譴言侯之惠我也寔多其爲士者人相與謀徵
文以彰之於是推其致仕何君永宣走書來請記于
聞昔人言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
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觀於楊侯之政可謂知

所務矣故樂爲書其事且書朝廷所以設察院重御史之故告來者

解池重修垣塹記

箕子陳洪範以食貨爲首政仲尼繫易亦以理財爲重聖人治天下固未嘗不思治賦以足國也而治之道莫先乎興山澤自然之利焉自管仲興鹽利富齊後世遂有權鹽之法鹽之品類非一而其較然資世用者有三海也井也池也出於海若井者曰末鹽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圭

必待煮而後成出於池者曰潁鹽決水灌之乘南風而成故天地自然之利可以坐致者莫踰於解池有宋盛時收利於解尤倍職此故也然池之垣塹不密或雜流浸淫以入則鹽不就或小人相羣以盜竊至爭鬪不可禁則爲害不淺不獨失利而已我朝設都轉運司以理鹽事募民入芻粟於邊予券給鹽然往往得利於兩淮而兩浙次之解反出其下豈亦事

事者之有未備歟同季保定孟侯淮自戶部卽中出

爲河東陝西運使慨鹽法之廢弛大懼弗稱任備陳

禁革疏通之策上方俞允而監察御史廬陵王君

臣特奉璽書往監蒞之下車之初與孟侯謀協卽揭

榜宣布朝廷法意而痛繩貪墨力去盜奸且時出納

平估直一切當興復者靡不舉行傍池地侵於人者

悉取歸之官而周池垣塹遂以築浚池廣袤百一十

里環池四面爲垣南北高十有三尺厚如之而殺其

上得厚三分之二東西高殺南北之三尺厚又殺二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圭

尺垣外爲塹深十尺濶如之塹外爲堰堰自中條山北麓來者俱完其舊垣下立二十四鋪鋪置邏卒五人經始於成化甲午春數越月而畢工夫用蒲解二州民若鹽丁凡二萬一千民統於平陽同知李鳳孫海鹽丁統於運司同知侯蓋而孟侯則總其成焉旣成王君夏池名曰天隄塹曰地沱垣曰惠民鋪曰警衆以昭示遠邇云初役之將興素爲奸利私不便者洶洶造飛語冀止之王君屹不動愼選監督之人獎

注之事皆心計口講惟其宜而饋廩及板幹舂錦篋石凡百物皆豫有脩又躬自勞來視其情勤而懲勸之故人爭於趨赴而樂有成鹽既大熟盜不得私竊巨商細賈爭聚池下遂以大售用增三邊之儲蓄省三蕃之運輸而山東之饑饉亦賴以濟於時解池之利漸出兩浙兩淮上矣王君與孟侯名由是藉藉動朝廷上都臺奏請君再晉一歲未幾而君不幸沒矣孟侯來朝屬予記其垣塹典作之由曰是惟王御史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圭

關中廣惠渠記

關中古稱形勝富饒甲天下形勝出於天造富饒則亦有人力焉曩自秦得韓人鄭國鑿引涇水爲渠溉田四萬餘頃關中遂爲沃野及漢白公復奏穿渠引

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餘頃百姓歌詠鄭白兩渠之饒至有宋時陳堯叟言今涇水溉田不及二千頃而鄭渠舊防已廢難爲興作請修復白渠既修復之民獲數倍歷金及元渠堰缺壞御史王承德請於涇陽洪口展修石渠率以成功載諸史可考也我 皇明撫有四海視關中爲重鎮每廷命大臣撫巡之往者數於王御史渠口修堰行水歲久漸圯壞弗治 今上紀元副都御史項公忠請自舊渠上並石山開鑿一里餘就谷口上流引入渠集醴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五縣民就役穿小龍山大龍山役者咸簞燈以入遇石剛頑輒以火焚水淬或泉滴漚下則戴笠披簑焉功未就項召還朝戊子項復西征過陳命有司促工責成及奏凱還亟以成功紀於石名其渠曰廣惠而渠實未通也丙申右都御史余公子俊又經略之於大龍山鑿五竅以取明疏其渠曲折淺狹者踰季余亦以兵部尚書召還又弗

克就訖其功者今副都御史阮公勤也公下車卽詢民所利病圖興革之唯恐弗及於是三司諸君牽連一口以渠爲言且曰曩日之費率徵於利及之民今民未獲利而復徵之恐不堪命阮公曰然盍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功成然後責償於民可也衆議僉同乃檄叅政鄧君山督其役而朝夕躬任程課勞來者西安府同知劉端也用匠幾四百人五縣之民更番供役後以辛丑二月興渠口有石臥水中鉅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圭

甚乃堰水以西鑿石四尺水得深入又竅小龍山架板槽閘泉溜且鑿且疏深者至五尺淺者二三尺廣可八尺六月大雨河溢壞堤湧沙石壅渠候少間卽築堤堰水疏渠鑿石工愈勤至十月水冰輟工明季正月復作始決太淤塞遂引涇入渠合渠中泉水深八尺餘下流入土渠汪洋如河又下流至古所謂三限渠曰中限南限北限者中限下至彭城關又分四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初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澮

澮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耳季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蓋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尤難而成功尤可嘉渠成遠近之民謠呼扶攜爭先快觀以爲前此所未見咸舉手加額曰上之人所賜也而方岳諸君咸歸功於都憲公請勒碑紀其成公曰賴聖明在上邊境無虞凡來蒞茲土者皆究心民事逾十七八年乃克成茲澤耳若備紀之俾後之人知其難勿墮廢焉庶其爲澤無窮期也因鄧君來京遂以請於華竊惟古先聖王用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若井田之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豈惟以經界乎哉其所以爲利民計至深遠也自井田壞水利浸隳先王之遺意缺矣凡歷二千季以至於今廢隳益甚國家仰給全在於東南中原之利益千不及古二三一遇旱澇往往填乎溝壑散而之四方者無恠乎其然也噫安得爲吏于茲者皆宅心仁愛汲汲興利澤以濟民如公等乎若然則不獨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圭

關中之富餘可漸復如古昔也已公字必成勤其名也予同季友歷官三十載所至皆有可紀云

重修真定縣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所以育人材正風化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咸重焉我 皇明建國之初卽詔天下興學兵燹之餘有司奉承有祇有怠真定縣學至洪武七季始克立前廟後學規模庠隘天順六季冬監察御史新淦盧君秩巡按至郡見而陋之俾改作焉廟左學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壬

右視舊加弘壯矣而功以速成弗能堅緻積十餘季漸敝以類太守麟遊田侯下車之初覽而嗟咨曰密邇京師首善之地而學如是乎卽欲新之顧惟頻年饑歉恐民不堪越三季政成人和歲以有秋乃謀興事新作明倫堂深五尋廣倍之後卽舊堂爲退寢前披以兩齋護以重門藏書有樓居生徒有舍處師有廬材良甍堅工善役勤不亟不徐具有次第翼翼嚴嚴倅麗完美前此所未有也昔先王經理天下制爲

五服其政教有詳略而人材風俗繫焉真定冀州之域在唐虞爲畿甸政教所先及者歷三代兩漢宅都不出冀雍豫三州故北方人材爲盛及司馬氏避五胡趙宋氏避金難都建康都杭而衣冠文物隨之而徙於是南土爲盛此豈獨天地之氣化有所移易哉亦人事之昭然可見者及大元一天下古今之大變也天厭周德祐啓我 皇明用夏變彝驅今復古南北人物彬彬乎肩相摩踵相接也於戲盛矣雖然與自唐虞來三千餘季而後復爲畿甸學宮自國初迄今百有餘季而後大脩諸士子幸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其思所以自振哉毋怠惰因循翫愒歲月務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居則修齊以化尊鄉間出則贊佐治平以惠澤天下使天下頌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誠有以爲天下先此則良有司之所深望也夫豈直爲觀美而已哉田侯名濟字汝霖初自縣令遷御史出守大名徙真定所至諸大體有政聲以予同季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壬

走書屬爲學記序修於成化某年成於明年某月記
作於又明年之五月云

如皋縣學題名記

吾鄉友王克葵爲泰州如皋縣令未期年蠹剔害弛
廢舉類興於學校尤悉心作明倫堂新大成殿廣兩
廡若生徒齋舍巍然炳然士以知勸民不告勞監察
御史天台陳君至周視之喜克葵能舉職也曰盍伐
石題鄉邑古今賢達人姓名以示激勵乎克葵曰然

文思公文集卷三

記

完

石以其謹惟命遂遣价馳書京師徵予記泰古吳陵
郡山川幽異俗尚儒雅自昔有聞人若胡安定璦王
龍圖觀實天下之望也安定教授蘇湖嚴條約以身
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文章皆傳經義敦尚行實
後爲大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公而爲名臣者不
可一二計龍圖立朝侃侃劾奏章章偉然有大節
其爲潤州以歲旱蠲租雖忤使者不恤知蘇州誅奸
吏有吏行冰上之誣在城都府鑿舊渠以便民所至

有惠愛夫胡之善教主之善政在天下皆可以爲師
法而況爲邑冷佐於斯爲學官於斯得有所感發
而興起乎宦遊者尚然而況生長於其鄉景仰先哲
獨不爲之惕然動心志乎且山川清淑之氣間巷儒
雅之習今猶昔也豈前賢芳躅不可踵襲乎觀其名
慕其賢而思齊焉如孟子所謂尚友古之人可也不
然則題名者直爲美觀云乎哉不爲觀美而隱然使
人有所感動以企賢而耻不肖無待乎號令刑法亦
文思公文集卷三

記

三

可謂善政善教已陳君名選字士賢奉璽書理學政
廉介詳慎有風裁克葵名倫克葵其字奇偉識達明
於治體於斯舉也可以槩知其爲人矣

程襄毅公祠記

自古家傑之材有大功烈於民者沒當廟食無窮否
則歆子孫祠祀于家四世而已後世乃有墓祠或寓
於浮屠老子之宮何居蓋君子欲隆其親不忍其以
親盡祧又慮夫家之盛衰不常或者反不若託於彼

之足以久遠也夫禮始乎質成乎文終乎隆降也者
仁人孝子之用心過厚也而獨可非邪故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程襄毅公以成化庚子賜塋于休寧縣
東南五里許南山之原其伯子諭德敏政作祠于旁
近南山菴之東恐其久而廢也請予記之公起家進
士不三十季致位六卿自初拜黃門卽毅然以天下
事爲己任當正統景泰間北人猖獗文武大臣蹙蹙
憂畏日不暇給而公與二三同志侃侃議論日獻籌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五

策雖未盡見用識者已知其大器及英廟復辟擢
僉都御史出撫遼東號令嚴明增邊防厲士氣破邊
鄙潛交繩宿將憑寵驕蹇者以法雖得罪左遷不悔
今上嗣統乃特起爲兵部適廣蜀襄陝盜蠹起報至
立爲區畫同列莫不嚴憚退聽親提兵討大壩賊率
先士卒冒不測之險俘馘數千人餘黨悉平平生慷
慨自負不肖碌碌隨時俗上下晚季參贊南京機務
一有齟齬竟以疾乞休致矣嗚呼方今所謂豪傑公

豈多讓哉公之祖自休寧徙河間公乃復歸旣歸五
季而卒贈太子少保賜諡遣祭詔有司營葬焉墓距
菴僅百步菴創自晉泰興間佛宇之左以祠漢關壽
亭右以祠唐張睢陽東偏隙地乃程氏所業捐之菴
者用以妥公之靈昔錢武肅墳在錢唐趙清獻上疏
使歿因院主之以時修其祠歐陽文忠瀧岡阡亦有
祠在西陽宮所從來遠矣然錢氏入仕于宋歐陽公
竟居穎子孫皆不克守其墳塋今襄毅公父子以不
太其鄉爲志雖在徙所猶營歸焉其後之人孰肯委
而遠太邪矧微之人念公之功烈英毅而幸出于其
邦其孰不歆慕敬仰豈當在壽亭睢陽下邪

篁墩記

篁墩新安鉅姓程氏所居也程之先出周伯休父世
爲中原望族晉南遷諱元譚者守新安有惠政當代
民請留賜第于郡之篁墩子姓家焉其十三世孫梁
將軍忠壯公靈洗起義兵禦侯景士人德其全郡之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五

功廟祀于篁墩朱號其廟曰世忠忠壯子二十二人
其流最盛凡新安之程皆祖郡守宗忠壯號篁墩程
氏今春坊左諭德克勤自新安遷河間三四世矣其
尊甫大司馬公既致政復歸新安克勤博求舊譜參
閱考訂乃知墩之所以名以地多篁故也黃巢之亂
所過無噍類獨於州里山川以黃名者輒歛兵不犯
當時懼禍者因改篁爲黃以冀免遂襲稱之至于今
不改克勤歎曰使我循吏忠臣賜第廟食之所而汗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重

僭亂之姓奈何其不爲一洗雪邪太歲乞假得馳驛
歸省間請贖于公公曰若不聞勝毋之里朝歌之邑
乎甚矣古人之砥礪名號也復之良是克勤因徧告
諸族人又皆曰然乃大書篁墩二字揭諸楹間未幾
還朝暇日語于請記之子曰篁植物也其本固其中
虛其幹直而節勁凌霄漢傲雪霜有不可變之操若
子益比德焉取以名里固宜若譜可信程之篁尤靈
矣哉當唐衰而匿跡遭 皇明之盛乃名所謂無

道則隱有道則見者非邪大司馬追躡伯休父名位
不忝克勤懇懇以二程夫子闡明先聖之道敷陳經
帷輔導東朝名藉藉動縉紳間將來事功未可涯涘
程氏之業其不益大振乎昔岷山以羊公著眉山以
蘇子顯地因人而勝在在皆然矧篁墩於程氏舊實
有開繼自今其焯焯于天地間無疑矣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貴州古蠻獠之域秦漢大抵羈縻而已或稍稍郡縣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重

之而士風俗習與中州殊絕終不能約之就法度我
皇明有天下武定文教無遠弗屆洪武初卽貴州立
都司統兵衛及諸酋長永樂癸巳遂建布政司悉州
郡共地間以宣慰宣撫主之越八季庚子乃設按察
司以司風紀置按察司副使僉事五員分貴寧安平
新鎮思仁四道於是三司相維以治部內悉與中州
大藩等葢純欲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嗟夫華變異風
教所從來者豈專限于山川哉相鄰染于商紂桓桓

襲于燕丹其不爲髮狄者幾希蜀之絃誦自文翁興
閩之文物因常袞盛遂與鄒魯相埒所謂風俗興化
移易自古然也方今誕敷教化變僻陋之俗朝廷固
付之有司而操黜陟之權任激揚之責使郡縣吏遵
循禮法以導民者不尤在風紀官邪得人以治其所
關繫重矣同李盧君崇績自湖廣按察司副使遷貴
州按察使剗奸除弊扶弱植良甫及期吏畏民懷聞
出巡山谷問里間喜其俗之日遷暇日與諸僚佐數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五

曰逆數初建官時已七十餘季矣慨想前人功業炳
炳在耳目凡今襲俗之丕變固本于聖明之化亦由
諸執事有以奉揚之也恐久遂湮滅曷錄其名氏勒
諸堅珉以昭示永久僚佐咸曰然乃走書徵予記予
曰凡前後官茲土者奚啻數十百人中間固多賢亦
未必盡賢賢者能以禮法持身率下書爲法式可也
不賢者放而不檢又烏足以勸吏而導民今盧君不
論其人之賢否崇善之固厚之道也無亦將使後之

人指數其名而爲之勉戒乎然則賢者師之不肖者
違之惕然戒懼油然而興起懼然交相飭勵以修正憲
度惠此遐邇仰稱 聖天子設官之意此其有儆于
在位者無窮也已請書此爲記庶觀者毋迂視焉

彭文忠公文集第三卷終

文忠公文集卷三

記

六

彭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六世孫篤福編輯

安成彭華彥實著

七世孫志植重梓

傳

郭烈婦傳

烈婦姓侯氏名體正惠陽人今監察御史郭君觀之妻也烈婦自幼讀書知大義既歸郭氏事舅姑夫子以孝敬聞郭君爲教官於海之平南烈婦與俱景泰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一

庚午徭賊胡藍反攻陷平南剽掠四出倉卒間烈婦度不免遂與君訣禍且迫矣吾夫妻子母萬無俱全理君可善自珍重異日當索我於白刃之下耳言未訖賊垂至郭君得脫身獨太烈婦抱一幼子率方期賊欲驅以太烈婦厲聲曰我爲士人妻豈從汝賊反邪時婦女同在執者不下百數十人獨烈婦義不受辱賊羣聚而觀之且撻刀加其頸曰從我則母子俱全可保富貴不從則俱死此刃下烈婦復罵曰反賊

奴汝烏合而狗偷恨官兵不早晚卽至速殺汝何富

貴之有我今日不幸至此惟有死耳欲殺卽殺又何

言邪因仰天慟哭遂與其子俱遇害年二十有六賊

既退有能臺臺道烈婦事者因爲郭君指示其死所

時死已七日面色如生郭君收而歛之歸葬於其鄉

里既而邑大夫以其事聞詔旌表其門閭大史公曰

人固有一死或重或輕士大夫平居談禮義昂昂稱

大丈夫而至於死生之際能審其輕重不爲偷生之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二

計者亦鮮矣而況於孱弱之婦女乎能以義自裁若

郭烈婦固自不可泯矣萬一人不知其死所不見聞

於人人則亦其不幸也乃今歸正首丘而傳頌於郡

邑旌異於朝廷垂林光於後世視彼一失其身卒與

草木同腐者何如也然則聞烈婦之風者亦可以興

矣

憲副林公小傳

憲副林公名錦字彥章福建連江人也景泰初領薦

主禮部會試中副榜授廉州令浦訓導或曰官冷而地僻奈何公笑曰仕宦可擇邪怡然就道比至孜孜教人恩義謙至久之葉都憲盛廉知其有治才薦知靈山縣事無微鉅詢察惟審民所欲言引至膝下煦煦與往復不得其情不已探知利病急弛張之唯恐後咸化初起試廉州知州其所以治郡一如治縣時越四季韓都憲雍薦之曰林某才不止治郡遂擢廣東按察僉事賜璽書督軍守廉已而賜詔褒嘉又進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三

副使廉山谷深險徭盜弄兵數剽劫公完城浚池或外築護城跡賊所出設立營堡屯士卒用以防禦躬督訓練信賞必罰士卒無敢不用命一日大會軍賊猝至公下馬據胡床射發一矢輒破的軍大譁呼賊聞氣奪嘗單騎往諭逆順利害賊爲卻不敢動凡所以脩賊衛民者無不周廉之人恃以爲命自廉之靈山之欽之橫道多阻關治平之江流深濶不可涉則維舟楫數十爲梁以渡於郵傳驛舍補敝節陋甚

者改作之無弗葺所在積穀數千斛歲歉發以賑饑尤篤意學校凡廉郡縣學舍煥然一新平居甘澹泊謙謹自持恂恂儒者不知其勇且能也及臨事乃確然不可拔雖權力弗能齟齬夫三代而降儒與吏岐而二文事武備尤判然漢循吏乃首稱文翁衛風蓋重其以儒飾吏也而韓琦范仲淹特以儒將稱於宋豈非以其爲世所希濶邪林憲副起自學官治郡縣有循吏風當一而有儒將名其視古人蓋不多讓世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四

好言古今人不相及何邪其事嶺南人率能詳于得之於國子生黃莘包義民氏此其大較也其視夫碌碌在位者何如哉

雙峰劉公傳

余少時讀中庸至大德者必得位得祿得名得壽意人之德有大小而位祿名壽隨之不易之理也及省事來乃知小人而位三公祿萬鍾至於老死者累累不絕君子既不得志又不得退齡以終者不可勝數

蓋自孔顏已然則夫所謂祿位壽者果可必邪然猶幸名之必傳庶幾爲善者得以藉齒頰夫名之所以不朽者非文字無所託君子或不幸而無文字之託則遂湮泯而無聞者不少也此其可悲也哉若雙峰劉公者其所樹立卓然而一譏於權幸竟流落遼海以歿于深悲之公諱玘字求素號雙林安福人漢長沙定王于安成思侯蒼之裔前學士忠愍公從弟也公幼學壯行所在見重於士君子而重公者或推其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五

文學或多其材能至其臨禍福利害能篤於仁義而不變則重公者未能盡知之也公初從忠愍受春秋傳文強記爲文章暢達補邑庠生遂領鄉薦登正統己未進士拜閩之莆田令首興學校禮賢俊正士習定民版圖平徭役興利除害力以身任其責上民翕然懷之沙尤寇發遠近相扇以變獨莆賴撫諭得所境內晏然官軍下寇乏饋餉三司檄委公公勸分民間得米千餘斛濟軍能益彰總戎過莆特加敬禮且

戒軍士勿爲暴在邑九載績滿當公民請三司乞留者以萬計不果留陞刑部山西司主事盡心折獄惟公恕尋陞署四川司員外郎事有降胡授指揮者因妻姦謀殺人公論其罪从其人素附貴幸得請改讞于錦衣衛以免因進譏下公于獄雜拷掠之坐以故入罪罪當贖詔特謫戍遼陽衆寃之莫敢白親戚故舊送至崇文門外十數里至有泣下者予在送中賦詩爲別公笑曰吾求無媿於已而已禍福固非所計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六

也於是翻然就道無甚戚戚狀逮至遼遼帥署公廣寧武學事在遼五季日以文章自舒寫題其集曰養晦忠義仁厚之意藹如也春秋五十有五以卒自總戎參將至於六衛武臣平生故人皆往賻之山東張憲副穆又爲經紀其喪事今上卽位覃恩賜環而公不及矣豈非命邪嗟夫士竊乃見節義平居侃侃自負視人莫我若及臨一禍害輒倉皇無所措若在陷穽中左顧右盼惘惘不可生甚至於吮砥有所不

避獨何心哉公平居才能固無愧於人及臨禍
利害乃如此真不媿古君子矣此其學問之力哉然
則公可使無傳哉昔歐陽永叔愛司馬遷善傳人事
使人讀而喜欲學其作吾意亦然奈何遷之才不多
見不知今之執筆能如遷者幾人公見知於其人與
否予知公者而文不足以取信後世顧乃撰次公傳
其亦公之不幸也與

劉益軒傳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七

益軒名理字永思姓劉氏益軒其別號也其先安福
城西次溪人元末徙居城北之葛溪父諱伯文號文
園贈儀制主事深有謀略爲鄉里所推重益軒兄弟
五人俱傑特不凡卓然欲拔於流俗維一心力以恢
振其家而家政一於伯兄求矩矱總之忠愍公仕于
朝所以佐伯兄理家者多益軒之力也忠愍嘗欲劾
浦江鄭氏義合之風益軒兄弟力贊成之合門于有
餘指旦暮共食歲均給衣以爲常如是者數十季而

不變蓋其家幾不析矣及忠愍以直言得罪沒或詆
以危語有權貴人銜忠愍薄之者將媒孽傾其家益
軒曰是不可以坐待也顧二兄筋力衰不可以行宜
行者莫如我卽日戒行李躬跋涉詣 闕白其情且
踵權貴門徑以事告其人亦慚以止當是時事勢洶
洶微益軒幾不免益軒之佐伯兄也凡家禮悉遵朱
文公而於奉先尤謹特置田以供祀事必以時粢盛
必豐且潔伯兄晚年以舊祠之隘也圖改作未及而

文忠公文集卷四 傳

八

卒益軒曰是不可終緩也乃闢地于正寢之北構堂
五楹宏壯嚴整遠踰舊規而主輅櫛龕卒無違禮制
鄉之篤於事亡者未能或之先也或曰益軒仁勇人
也予曰益軒扶持貧困援弱者以全活其生持長短
來質必以理割或至割田捐貲以取其平斯其所謂
仁與若其溫雅和厚與物無忤吾未見其勇也曰里
無賴肆劫掠出入喻川宜陽境上莫敢誰何益軒言
於縣取牒密投所司諷境上人具酒飲之酒且醉因

盡縛其父子五人以詣縣茲非其勇與益軒雖不得位而所在人知愛重有踰於得位者嘗省忠愍于京師京師士大夫若學士王公英諭德黎公恬暨一時名賢皆爲文章頌美之若慕焉而不可及其家居也郡邑大夫知其名歲鄉飲輒以賓請或咨問民隱恨其見之晚至於鄉黨親戚友朋莫不樂與之親比戚相與祝願其壽考多福今春秋七十矣有五丈夫子其仲仗時爲鄉貢士而從子仗德爲建寧太守仗和爲監察御史先大夫嘗從忠愍公受春秋大守君又從先大夫遊仗和仗時又與予爲同季友且兩家相太不踰二十里故予嘗數數得侍益軒盡知其爲人夫益軒能孝且弟而仁以勇爲人之所愛重如此而其家之昌大又如此然予竊觀其言動恂恂退處若無以異於人人有造其門者無問貧富賤貴戚疎輒款延之以禮閒居雖寡出入出至一鄉亦必委曲周至未嘗少有驕蹇態於戲此其所以爲老成人與後

生小子悻悻自好聞益軒之風者可以少媿矣予故爲之傳云

題跋

書忠愍傳後

忠愍公傳乃先子所著公仲子憲使鈇謂華重錄之初公下獄時中外洶洶謂允振奸順將起朋黨之禍以滅口先子以公門人縉紳尤爲危甚賴宗社之靈聖天子之明奸宄計卒不行然中舍君居喪人人懼禍莫敢與往還獨先子與二三厚善者哭弔慰之且與謀所以順變而從禮者君歸未幾先子出僉浙憲

文忠公文集卷四

題跋

上

踰六季君始起從仕明季鈇領薦于鄉而公之忠義於是亦彰彰白於天下矣先子每慨想公之英姿義氣譙論忠言凜凜然在函丈間不能忘暇日乃著此傳以述公大節而寓感激勸戒之意手錄二通一藏于家一遺中舍君且寓書曰昔賈誼於屈平益有異世而相感者矧吾親炙於公門而能已於言乎弟恐言不文不足以昭遠然以傳之兩家子弟其寧不可中舍君復書曰幸甚異口必有采而繫之國史者先

公爲不泯矣爾後君轉職方守建寧再遷廣東叅政蔚然爲大藩致政全歸而鈇亦自進士拜監察御史副浙憲遂擢憲使又赫然當一方激揚之重任今憲使之子續又取鄉薦駸駸乎嚮用先子所謂有後者何其盛哉天道不爽久而益驗嗚呼先子從公游地下亦必以此相慰藉也華拜錄公傳不勝追感謹并識其顛末于後

恭題商氏

誥勅錄本後

文忠公文集卷四

題跋

上

右閣老淳安商公暨其子編修良臣所受誥勅共十通編修別錄爲副屬華識一言華竊觀前代初命官輒降制辭或郊天祫廟進臣下職皆覃恩錫封贈而公卿家子弟往往以蔭補多者至十餘人我國家著令凡文臣誥敕非三載績愆不給子弟非舊自淬礪以進取無蔭敘與父兄偕仕者益聖朝重惜名器故如此然則居今之時而父子同朝享有榮命者難矣哉公初領鄉書卽裒然爲舉首及在胄監甚見

重于祭酒李忠文公已隱然負公輔之望既而會試
廷試俱第一遂入館閣參與機密不十季三轉而爲
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天下方頤頤然望治而公乃爲
權奸所擠以公及今上嗣位召起復舊職無何進
兵部尚書倚任日益隆於是良臣亦已擢進士爲編
修父子接武居禁密而公宏材碩望以身繫天下安
危編修飭行謹言又爲縉紳所愛敬昔有宋時父子
入翰林者李文正梁莊肅洪忠宣三數家而已當時
文忠公文集卷四 題跋 五
傳之以爲美談較其名位未有如公今曰者公凡一
受教再受誥編修亦一受教先後推恩悉如令典一
門四世荷被 天子之寵光而辭命赫燁所以顯揚
褒大者不一而足於乎盛哉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觀辭命之重則公父子之讎報于無窮可知也華
猷蒙公擢拔於人人之中爾來忽忽二十季常懼無
以副公之知所賴游公父子間覲下風而溉餘波者
久儻天下後世頌公門地勛名之盛而華得附稱于

門下士不辱焉豈非至幸哉謹拜稽首而識姓名于
左

題蘭亭卷後

紹興蘭亭一本半侍親于浙憲時所得也珍藏有日
矣今季春華幸弟進士官京師乃因使者馳歸泰奇
從兄蓋於此竊有意焉昔蘭亭之會四十二人而莫
盛于王氏王氏者十人而莫長且賢于羲之以今
觀之蘭亭無羲之安能傳於今邪吾從兄弟輩二十
文忠公文集卷四 題跋 五
其數倍于王而奇兄于吾世父志梅翁爲長子于吾
大父蒼山翁爲嫡孫使果有足以垂名後世者則安
知後之視今亦不猶今之視昔歟不然兄弟雖千百
亦不過蜂屯蟻聚耳其卒於泯泯無聞宜也幸相與
勉之哉

書蘭亭觴咏圖後

華兄弟免喪踰季將上京師伯父鍾秀翁餞以酒酒
闌出示蘭亭觴咏圖後有劉文介公暨學士兄題跋

曰此而父在刑曹時所寄我者也當是時而祖在堂而諸伯父且無恙日與佳賓雅士觴咏林下殆不減王氏蘭亭風致故而父以此寓意今纔二十餘年耳而祖沒而伯父沒者三人而父亦不我見矣感今懷昔不能不悲嘆也然每展是圖而父之情宛然在目汝兄弟今日一觴別不知何時復得歸其爲我重識其後使吾之子孫知珍藏之嗟夫蘭亭之會距今千有餘年讀其文可以想見其盛使人心曠而神怡若

文忠公文集卷四 題跋

十五

是卷傳之于若孫而不廢則先君兄弟怡愉之情獨不可想見與後之人想見前人之情獨不感激而泮礪思翁其兄弟求無愧於前人乎視彼怨一方而闕於牆者必相與談笑之矣

書劉彥琢行狀墓誌後

彥琢初升刑部主事之南京適分宜歲貢生郭恒秉智試畢赴南京大學與同升郭道病無它子弟在側彥琢以暮躬視湯藥時其起於調護之維謹舟過京

文忠公文集卷四 題跋

十六

林間失勢破陷郭行李漂蕩殆盡彥琢所挾賴一舟人悉力救得不敗乃以褰衣袒裨襪鞋凡日用所急者悉分給郭郭至槐源縣病劇竟不起彥琢曰宜於我乎殯遂買棺殯之且謀於其縣官擇地藁葬焉悉召其葬所傍近人具列姓名於官諭令蚤夜省視毋致盜發以干大戾既乃遣報其家使往取喪以歸彥琢之於朋友可謂盡矣昔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深取其欲以柳州讓劉禹錫一事夫子厚與禹錫素相善其臨利害宜然若彥琢之於郭秉智非有深交者而能扶持之不以顛危灰生易心其度越常情當爲大君子所取無疑也予與彥琢游邑庠同時登進士相知最深彥琢爲人寬洪謙謹予初聞其待秉智事意者天道之與善而將福而壽之也孰知其拜官無何竟不得壽以沒天之報施仁人其何如哉然則天難悅斯非惟昔日爲然矣彥琢既沒之三季其弟璨以秋官路斐章所爲行狀少宗伯廖公所爲墓誌銘

示子獨惜其皆不載厚秉智事撫卷慨然載識其後

跋大宗伯姚公大章書札後

大宗伯姚公大章與其從弟司訓君立民書凡三首皆忠厚仁義之言骨肉之至情也可重哉初正統七季華侍先大夫京師始就外傳聞公與其從弟令方伯公納言俱以春秋聯魁天下多士一日名動士夫間蓋亦頗知欣慕焉其後十三季華舉進士適公爲宗伯遂辱見知于門下又明年公遣子璧來從子授春秋又二季辱識司訓君君來教吾安福之明年季華兄弟丁先大夫先宜人憂制還辱君弔且祭其後二三季間往還益相知始出是卷見示惟公方爲朝廷倚畀大臣方伯公當一方面司訓君秩雖非要顯而職教化璧又捷春官將對大廷爲名進士矣凡今父子兄弟間如姚氏之盛者幾何哉而吾獲從游其間得其爲人之槩蓋知其非偶然也試觀公書中語雖未膺大位時隱然先天下之憂常恐負虛名乏實德

其自處也如此勉立民讀書孝親誦壁宜學做好人毋爲市俗兒至於謂八哥在河間用心勞矣八哥云者方伯也蓋皆出于一時率爾之作而其辭語藹然忠孝仁義之意不可掩世之享大名者果偶然哉拜觀之餘敬識數語將俾凡觀者無忽焉

題許氏瓢所記

臨川鉅室許氏金聲顏其別墅曰瓢所時游息其間有客至輒相與觴咏盤桓焉間來京師介鄉友侍講徐先生時庸過予求題予曰昔人有操瓢飲瓢藉以佯狂者子豈亦寓意於醉鄉耶曰否我非耽酒者昔人有索句投瓢因以夸多者子豈亦寓意於吟寫耶曰非也我非善詩者顏子淵簞瓢不改其樂子聞子家鉅萬嘗斥粟百千斛以濟困窮拯老弱子豈欲學顏子之學耶曰我何敢希顏子曰然則子之志我知之矣子豈不以爲箕穎之胄裔唐虞之遺逸邪出作入息鑿飲啡食習靜養高合純抱一俯仰無憂起居

惟適挹許山之清風慕堯舜之化日或陶然而飲或
翺然而歌不知吾之樂孰可得而易固將以寓宇爲
瓢天地爲室與萬物者相忘而無所溺焉者也於是
許子起而謝曰蓋有志于斯幸爲我一言識之庶使
夫人知吾之心不以迂癡誚讓也予諾之遂書爲瓢
所記

書

上李冢宰原德書

人有不得其平則仰而號呼于天者必其無可告愬
不得已而後呼天也使有可告愬以信其不平之心
則不必呼之天矣夫天生萬物不能以自理故必立
之君君主萬民不能以獨理故必資之相君也相也
所以共治天職者也有聖人爲之君而又有賢相在
其左右則凡抱不平者不告之于君若相而將告之

誰哉然在其身之有不平能隱忍而不言不失爲恬
退知命之人至于親有不得其平而爲之子者可以
言焉而不言則惡乎避乎不孝之責哉此區區鄙私
之懷所以不得不言者竊惟閣下孕中州之秀賦不
世之資究古今事變識政治大體而膺 聖天子委
任之專身伊尹周公之責謀謨不出乎殿陛之間而
惠澤可及乎八荒之表聖君賢相千載一時凡有不
平者皆將仰而告愬有望于閣下矣閣下之所以處

之使得其理者亦不爲少矣華雖能驚不以動大
君子之想聽然處于門牆日月不爲不多聆盛德不
爲不冒蒙惠教不爲不深而家父獨爲愧耻抑鬱不
平華安得不引頸伸喙以愬下懷與閣下之一動念
耶家父歷官內外幾二十季雖不敢謂有過人之才
然夙夜在公未嘗少懈思竭其心力以整勵末俗亦
將圖功名于萬一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當在浙之
時洪都憲考察輕聽細人之言泛加平常之語置家
父于不及之列蓋其人潦倒之餘惑亂聰明顛倒是
非持已不正處人不公公論洶洶譏笑百出隨即羅
計典罷太家父乃力以疾辭歸當是時考察大臣不
下十六七人而洪獨以罪太自方面以下遭黜降者
不下數百人而家父獨以疾歸由此觀之其是非曲
直大約可知矣然家父既歸自分永棄與世疎濶終
歲不一跡城郭暇日不過飲酒賦詩以爲樂蓋將以
是終身焉雖然此豈其本心哉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君子之用心固如此豈真於決去哉使
當時在位者有可告愬之人則必告之其人以與自
已之志矣奈之何無其人也非其人而告之者有矣
韓退之三上書是也竊嘗惟焉夫不知其人之不可
而妄告之與知其人之不可而強告之孰爲智乎此
饑寒亂其心而汲汲于富貴不暇擇其人雖言何補
適足以自玷耳家父所以默然退處也然既奉身而
退謂安之于命而已而世又不與能知命者比特以
爲志窮力屈不能自白爲明時所棄耳甚者鄉里小
兒輒謂可欺可侮既毀傷我先世之墳墓自懼無以
逃于大法反構亂焉謂稱病太官爲誣上奏之朝廷
此閣下所嘗聞者雖賴 聖天子日月之明天地之
恩不加之罪然恐懼戰栗朝夕是虞者亦數越月矣
夫進欲效用于明時則既爲說人所阻退欲甘老于
林下則又不爲鄉人所容出處進退何爲而可詩曰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誠此之謂矣昔者伊尹思匹夫

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愛人如此其切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其待士如此其勤皆以天下爲已責也方今以古賢相自期待而天下亦引領望之者非閣下與家父膏膺從士夫之後敷歷中外表表在朝家問而今如此在閣下之所宜動心者也倘萬一可以少白此耻使終不爲譏人所困沮不爲鄉里小兒所欺侮則雖稿於林下無憾也所以感佩仁人之賜者當何如耶情隘辭迫塵穢視聽伏惟矜其志不罪其狂而垂仁采納焉

文忠公文集卷四 贈

五

與孫尚書原貞書

華侍家父于浙每間與先生志向相同俱有立功名垂後世之心猥蒙不鄙數加引進以可否天下事故不但感恩而已實以稱於人曰知已也壬申歲朝廷命大臣考察天下官吏而先生奉命之八閩遂離浙太既而洪都憲至浙家父遭譏言亦輒離任自是不觀顏範者三閱歲於今矣家父渴思盛德數欲致書

問起居道慙慙而久不能者以鬱鬱抱疾謝絕世事不與人接故也今幸脫身林下益與世人絕矣華若不達一言恐左右不察下懷深取疎慢之罪也向離浙時或者傳云先生之闔抵玉山而洪鍾至諮詢人才之賢否先生歷歷陳之而家父亦在不取列華莫之信徐應之曰先生大人君子必不如此方其在方伯時予嘗以童子拜于前先生待之如成人然此固其長者之量而未嘗輕後生邪抑亦以爲故人子而加厚之邪謂故人子而加厚也則固不忍排斥故人矣謂長者之量也則固非譏人者矣先生必不然既以應客退而思之頗自疑焉夫今之矜有譚笑者滔滔皆是也家父平日性剛直遇事有是非輒面折人不能爲阿諛狀或者以此得罪於先生而不自覺歟殆先生容之於昔日而假手以發於今日歟自古之陰中人者未始不然其然與其不然歟徐又自謂曰范文正公杜祁公論契丹一事不合至變色然范將

文忠公文集卷四 書

五

罷杜力以爲不可遂亦罷豈容有纖毫怨恨意君子之交蓋如此也先生動以古人自期豈以論議之不合而宿怨邪宿怨而陰中人人之所不爲也而謂先生爲之乎必不然近又有傳者云先生會洪洪已先聽讒言猶豫未決特舉以問先生不之應洪遂決意焉當是時先生一舉口闢讒者之言則可止之華語之曰韓退之有云嘗試語於衆曰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若然先生不爲不厚矣況或洪之未舉以問與先生之或闢讒言亦未可知也茲者洪卒以考察不當得罪罷斥而家父亦決於乞歸不欲屑屑求自於人人也第以傳者屢言先生之薄於家父則必有言家父之怨先生者矣以華父子之拒其言知先生之亦必拒其言也但華之不信不知先生信華之不信歟故特拜書以釋左右之疑緩疎慢之罪惟高明諒之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諭破區區之愚誠懇懇勤勤非見愛深者其克爾邪朋友講論切磨之道缺久矣不復意見足下也然所論終與僕私指謬異請略陳固陋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於閭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澤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平特叶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平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

一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季欲其一
若自一一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
於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爲
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
爲驅羊無與丘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
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
蒲糜耳顏延季以龜叶施龜以狸得聲則龜初讀爲
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
文思公文集卷四 書 毛

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爲能自勝持也後
人乃訛轉爲苦者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
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文字韻
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
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
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
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
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

禮樂制度後世廢易始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
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
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
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
以意見而遂譏僕之張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
每觀足下默默自處誠以爲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
中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於高明夫豈好辯哉
誠惡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
文思公文集卷四 書 天

卻棄以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
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彭文思公文集第五卷

安成彭華彥實著

六世孫篤福

七世孫志楨重梓

碑銘

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公神道碑銘

成化十季五月二十四日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南昌羅公卒于家訃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營葬其

文思公文集卷五

碑銘

一

從子穆心京師踵予門以浙江右參政張君寰所述
事狀乞銘其墓隧之碑予與公同山江西同領鄉薦
而仕又同朝相知久義不容辭公諱篪字應韶一字
叔和其先泗州人有仕楊吳爲吉州錄事者留家于
吉十五世至蓮菴仕元爲江浙儒學提舉子後可葬
之南昌西山因徙居焉後可生文富文富生德厚德
厚生公器是爲公曾大父大父父也大父父皆贈如
公官大母母皆贈淑人公器甫屢居而士習好賢急

義喜與中紳游而公爲之子自少有所觀法十四入

郡庠祭酒胡公儼致政家居面試之甚奇愛其才每

出必召與偕公益自淬礪學日以進及領薦上春官

辭乙榜入國監又爲祭酒李忠文公所稱許乙丑登

進士拜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奉 命巡太平寧國

諸府清理案牘已巳出耳肅勞賞將士景泰辛未擢

浙江按察副使乙亥丁外艱歸又丁內艱辛巳服闋

陞湖廣按察使成化丙戌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文思公文集卷五

碑銘

二

撫湖廣庚寅召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明年奉 敕兼

督操江又明年乃以疾懇乞歸休公才氣俊偉居官

敢於任事所至有聲而用法平恕耻苛刻初爲御史

時閩中械爲亂者至無長少皆論厥公曰法十五以

下當沒入豈可繫殺邪白于都憲奏出之凡活三百

餘人北寇不庭上疏脩陳關塞險易邊將賢不肖及

防患備敵之策多見采納兩浙漕舟三載一新以爲

常而用工悉取于民奸吏往往肆侵剋所糜不貲公

激其事工稱費省斥其餘錢還之民有邏卒得真盜
利其賄縱之且誣執良民爲盜繫于獄陰察獄卒言
其有反獄狀冀真之氣以試口公察知之立捕卒正
其罪寃囚得釋湖廣西南境苗獠雜處言爭閭一
辰州苗因爭田相攻劫武欲平正誅之公曰此事小
可以微止撤之不從誅未晚也撤至皆伏罪兵得不
舉及爲都憲又揭榜諭苗獠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
福狀聞者悚息間有不率肆剝者公畫奇邀擊之竟

文忠公文集卷五

碑銘

三

破賊乘勝擄其巢窟焚寨柵八百餘所斬首二千級
俘二百人苗人自是鼠伏不敢出爲惡事間有文
寶鈔之賜武昌城距江僅數尋每風濤衝激壞民廬
舍且盜勢將鬻城公課令商船自荆襄漢沔載石順
流而下築長堤以捍江居者賴焉歲大饑公以便宜
省費禁冗食緩催徵且勸分富室及出官帑以糴
一二季間賑濟之餘積粟至六十萬石民困以甦軍
給用饒富公之築隄積粟士夫不悅者造爲謗語冀

以憾公公屹不爲動卒有成功其在南京校講謀畫
務持大體上疏規切時政乞親萬幾用正人遠邪佞
納諫諍慎刑罰節內庭之賜予省官船之餽運皆人
所難言者比歸杜門自適豁如也平生爲人簡重坦
夷與人交不事矯飾尤喜濟人急宗族親戚有不足
者輒分所有賜之居間好讀書爲文典雅詩清新和
平有知菴集藏于家公春秋五十有八無子以從兄
子復爲後墓在京家山之原銘曰

文忠公文集卷五

碑銘

四

維公之先仕吳家洲卒官于吉因寓其地涉宋暨元
再徙南昌世蓄其德公始奮揚登科躋仕豸冠繡服
出詢入告爲帝耳目遷長外憲進貳內臺蒞吳越楚
治咸克諧惟楚西南民雜苗獠公承明詔撫馭馴擾
彼或不率叫囂跳梁公仗鉞往俘弱馘強義勸風行
倉粟山峙巨隄虹偃江濤淵止民脫墊溺亦無窘饑
惠行江漢召伯之思聲績彰聞天子眷顧召歸南都
以貞百度激揚有道獻納有謀負任方重遽以疾休

壽之匪退名則不朽祠之不蕃祭則有後伐石墓道
勒此銘詩匪獨慰公來世是貽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碑銘

成化辛丑五月甲午左僉都御史海南邢公卒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賜祭于家其子頊不遠萬里走京師
詣予乞銘其墓上之碑公予同季友也予知之深其
平居溫溫然不爲靳絕崖岸及臨事則斷斷有不可
援者自爲御史時稱有執守雖於總憲者已不肖屈

文思公文集卷五

碑銘

五

就既而出流兩劇郡它人殫智畢力愈不治公未嘗
有意立奇惟省徭均賦節饋遺以理折獄不爲私撓
而已兩郡皆翕然信服名赫赫動朝廷乃起爲僉都
御史 賜璽書巡撫東吳公益以事自任有干謁者
一切置不問以是得謗遂乞致仕時年甫五十有五
夫士君子立志確然素定於胸中以之修己必不易
其操以之治人必不爽其政及稍見幾微必急流勇
退不溺乎其常若公者非有涵養之學通達之材卓

文思公文集卷五

碑銘

六

越之見不能然也而可使泯無傳邪予義不可辭遂
序其名字履歷行治之詳而銘之公諱宥字克寬正
統丁卯以禮記領鄉薦景泰甲戌登進士明季拜御
史漣四川道常熟民有誣匿太監王振家財者辭連
二十餘人公奉命與錦衣千戶往鞫之至則辨其誣
千戶恐得禍公曰豈可避禍而文致人罪邪竟辨之
明季巡按福建鎮守薛尚書希璉與許御史士達相
訐奏事下公公一以實覆不少避或疑鄧茂七餘黨
生亂欲以鎮東軍易延平軍公曰人情重遷海兵
冒徙之適恐致亂卒不徙民有坐盜从罪臨刑寬賊
不已公曰盍姑緩之踰月果得真盜樂永安四城奏
留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勞庚辰巡遼東瀋陽軍官
盜官儲者三十餘人公以瀋陽三面拒敵奏止黜爲
首者二人餘皆罰贖守城未幾賊至賴以無虞副將
焦禮有功主將曹義欲冒之寇都御史深黨焉公不
可遂成隙壬午乞歸省中還朝巡河南華省驛遞

復民地取之藩府錄罪囚可矜疑者民皆稱快三季
橫浦擢知台州府府吏舊皆僦屋以居而新參者輒
入公費金公卽府治東闢地免新參金令自治屋三
間甫三季吏盡有舍尋以巡按時事就逮父老有懷
金竊餽者公曰吾無用此謝絕之左遷晉江丞今
上嗣統復起爲蘇州府蘇田富甲天下攬納者滋爲
弊賦因以虧公痛繩治責償且得餘錢數千緡因以
開永豐倉築沙湖長隄甃運道橋梁爲永久利民俗
文忠公文集卷五 碑銘 七
喜奢公率以儉約諸遊宴亭館老佛殿閣一莫之顧
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公開倉廩且勸得米八十餘萬
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富家強取公卽日榜
諭許民持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
取者俱抵罪又得米八百萬斛猶不給會計軍餉足
一季尚餘二十萬斛亦舉貸之同官以專擅爲慮公
曰民命在須臾待報則無及矣吾當任其咎民賴全
活殆四十萬口事聞 上賜勅褒獎陞浙江右叅政

仍視府事是季秋遂擢僉都御史詢吏治察民隱獎
廉能黜貪暴開丹徒二河築奔牛閘革儀真淮安兌
運米重墾增其腳費清湖坡田賦城門攤商稅覈盡
賑濟散歛率有法理兩浙鹽罪僞造引私販渠魁數
十人官給煎鹽具俾濱海民兼主之山居者出米給
焉民兩利之鹽賦無虧已丑黜罷官百七十餘人帖
帖不敢有怨語庚寅秋議事至京乞致仕章再上乃
許焉旣歸別號涓丘道人作涓丘草亭記以自見間
文忠公文集卷五 傳錄 八
語及祭禱曰謂里無良醫市無善藥不忍坐視勤於
祭禱以紓災敬則可若謂鬼神能生成人則萬無此
理卒季六丁有六墓在銅斗山之陽與林孺人合塋
銘曰 維天降材昭我文明嶺表海隅亦以彙征焯
焯邢公起爲御史不激不隨之綱之紀兩臨劇郡人
皆憚難殫智畢力荒類愈繁公獨從容行無所事吏
飭民安翕然稱治歲遭饑饉賑貸惠鮮重保民命敢
任擅專帝曰休哉汝予良牧維茲東南全界撫育公

承明詔夙夜精思搜抉剔洗無微弗知勞瘁不卹違
卹譏毀既曰病矣哀懇乞身獲正首丘惟 上之仁
帝曰俞哉汝其少逸豈不汝懷不強筋力既曰歸矣
優游渭丘奄忽長逝盡不火留公其無媿始終大節
墓碑勒銘永示來哲

汀州龍山廟碑

龍山廟者故推官王侯廟也侯在汀有功德于民以
禦賊勞瘁于外而卒六邑之民咸咨嗟悼惜喪所過

文忠公文集卷五

碑銘

九

莫不奔走哭奠比至郡迎哭者以千萬數至擁柩不
能行而父老相與致祭且作佛事以相哀既返葬其
鄉其戀慕猶不能已率連一口曰于守臣請廟祀侯
前後凡六七請無異辭曰侯自宣德壬子來蒞是邦
爲經歷爲推官凡十有八年於一郡事無小大無不
問守以下有不可悉心贊畫膏奏乞減價糶官米
二十萬斛以濟歉饑者賴全活下令均徭役禁侵奪
勸分富室用招來流亡抗論規中貴人以法繩武夫

悍卒不敢更假聲勢漁取免連坐戍邊者十數家請
憲府出外罪囚數十人凡我等不便言於侯必爲弛
置惟宜其惠利我甚多鄧茂七作亂沙尤兵犯汀城
城中人乏食侯開倉給廩以身任其咎從城上呼賊
語以逆順禍福悟者潛遁左都指揮馬雄出城力戰
賊走伏兵道中邀遮獲生口五十以歸馬部下俘竄
伏男女四百人公力辨釋之賊復寇寧化之柳楊召
募得萬人以往營于蓋洋驛自引从士馳賊先鋒無
不一當百賊衆披靡斬首百餘級降者二千人用爲
鄉導掩擊賊賊走將樂之常坪又遣降卒誘執茂七
親黨三十人刻日將擒賊巢而不幸疾作矣疾亟猶
呼帳下授以滅賊計其保障我甚勞不廟祀侯曷其
以報天順間守臣始以聞事下禮部奏按祀法生能
禦大災捍大患死則血食今王推官事蹟彰彰如此
宜如所請以繫民思且以爲百司勸 制曰可廟作
於郡治東龍山下既成臨廂弗稱按察僉事周君謨

文忠公文集卷五

碑銘

十

檄同知程熙通判李祺增市地改作之規始宏麗又
買附郭田四十畝籍共入以供晨夕命道流掌之歲
以五月三日有司致祭侯生辰也于是太守徐君讚
謂不可無文以示後走書請紀其事于石并繫之以
詩用歌以祀侯侯諱得仁謝姓南昌新建人先世避
難匿王家因姓王其仲子一夔登進士第一以文學
爲天子近臣蒙恩累贈翰林修撰左春坊左諭德
顯融褒大未艾也天之報侯亦厚矣詩曰

文忠公文集卷五

題銘

十一

皇明受命臣制宇內列郡分藩文綏武衛繼承日久
民物日滋狎于太寧文恬武熙惟茲閩南極豐而熾
葉牙其間漸長以肆遠近襲狂叫囂跳梁曰惟有位
莫恤我傷烏合蟻鬬具寮縮朒驚擾黎庶倉皇竄伏
竭竭王侯克保全汀櫛垢爬癢植仆扶傾有崇斯城
賊來頓止諭以逆順氣奪力弛賊旣宵遁竄伏四歸
爲解倒懸撫摩瘡痍殘孽間出提兵血戰追北斬寇
功成匪衙紛紛脇從投甲趨降羣稚扶攜謹呼拜揚

昔也無虞隆侯德政今茲有警侯保性命侯以文治
亦有武功荷侯之休曷有終窮沒其如存請載祀典
帝肅有司歲事惟腆侯之歆格百千萬季朝廷匪私
惟以勸賢

文忠公文集卷五

碑銘

十一

墓誌銘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莊敏

林公墓誌銘

成化十八年八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公以疾在

告上遣醫視疾賜自祭嘉蔬羊酒且命少間卽起

視事閏月二十四日竟卒訃聞上甚悼惜遣中官

視喪事賜欵萬緡贈榮祿大夫少保謚莊敏命禮部

尚書周洪謨賜祭又命葬及祥禫皆遣祭勅兵部給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驛舟還其喪有司營葬又許仲子某終喪入國監待

用皆殊恩也於是公春秋六十有八入朝四十四年

歸然今之老成人負天下重望久矣故恩典駢蕃無

不以爲宜者公諱聰字季聰福之寧德人踰弱冠以

禮經領正統三年鄉薦明年登進士八年授刑科給

事中卽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日所不盡心以報國者

非夫也尋丁外艱歸十二年起復首言福建銀課繁

重宜省他賦役不然恐生變未幾寇果作十四年車

駕北狩内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

奈亨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楊洪孫

鏗不協狀時皆黜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善

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廷議

迎復英宗之禮或謂北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

往迎是矣公曰上皇北征爲宗社計也迎復禮宜

從厚胡忠安出一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

樸質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進如何王文端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于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

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某至衆以

質之王曰此投匿名文書類耳事幾寂公患之疏言

直濬皆服肱大臣不當私言阻滯大政侃侃力爭迎

復竟從厚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事下羣臣議公涕淚

不署名忠義由是耿耿在人耳目四年北庭遣

使致書自稱大元川盛大可汗公言□□弑其主而

自僭號宜與之絕廷議是之卒不與可汗號凡有所

見奮筆直言或伏陛下指摘爭論一時多所警疾遷
右春坊司直郎無幾內閣商學士輅言公不宜在散
地遂復都給事中補吏科仍食六品俸凡視選必出
至公吏部遷擢或不當意輒名斥論列有陳僉事永
者陞布政以公言竟落守舊職執政或畏惡之諷御
史劾公下吏薄責公姻戚爲教官用公言得近地下
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專擅選官當死罪胡忠安不
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 五

必生擒訊鞫毋得妄殺殺乃止欽所連坐多寃者盡
釋之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公撫之公奏借江
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是年有
秋三年陞右都御史七年巡撫大同號令明肅勸懲
有法八年以疾致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
且命兼提督巡江又三年召爲刑部尚書未幾加太
子少保其決獄不瑣屑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
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爲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 共

多所剖決嘗偕太監汪直往覈遼東失機事事皆得
其宜以報汪奴視縉紳獨禮敬公爲人恂恂和易身
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讜言確
然有不可拔者祖某考某俱累贈如公官祖妣某氏
某氏元配某氏俱累贈夫人子男四女六孫男一公
沒後趙夫人亦卒某將扶二喪還葬先塋之次介戶
部尚書翁公所狀行請銘銘曰

皇有顯臣於赫司寇歷事三朝丞弼左右敬共言職

維犯不欺暨秉憲度維正罔隨亦或將命勞瘁驅馳
戢奸彌盜照寒食饑民曰父母士曰師帥德與位隆
考終厥位有沒錫於數爲異紛紛具臣無是寵賁
揆公初終其可無媿勒銘納幽以詔來世

翰林侍讀彭公敷五墓誌銘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
文學志識行檢若彭敷五者於今何可多得乃僅四
十有三而沒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邪敷五病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七

寂慎醫藥吏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每力疾起坐卒
之日始不能出于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月九
月館閣自保傳以下咸弔祭痛惜之踰月其兄崇四
將以其柩歸葬來請銘嗚呼吾尚忍銘吾敷五也夫
顧義不得終辭乃序而銘之敷五自幼穎悟出羣未
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問焉卽能
屈指以復四五歲教之書捉筆書點畫不爽口占韻
語輒成章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季會試

第二又明年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承務卽修
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卽賜勅褒嘉
并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直卽賜白金文
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會試尋丁內艱
丙申起復丁酉考順天鄉試己亥始侍經筵於是已
沾疾矣敷五博學強記窮探力索必得乃已爲文章
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鉅句練典則森嚴評論古
今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於事無微鉅動欲方駕古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八

人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蔬食苦役非杖不
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倉皇遷避有頃一
百餘家俱灰燼獨殯室得無恙人以爲孝誠所致山
澤滿悍作舟以濟具規爲經久計其宅所欲爲者尚
多敷五莊重英毅崖岸斬絕言動不苟抱負遠大初
自書生不四五季間位侍從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
俯視功業可拾取有旣連遭喪起優游無所事乃杜
門刻勵自持無一躁戚語然竟不及一施以至於沒

樂五諱教吉龍江人其先徙自永豐沙溪曾祖與古
祖不同考汝弼雖寧教前封修撰母項配張俱封安
人一子彬先四季卒無子立兄之子爲後銘曰
與之材奪之壽蒿弗究于施將安歸

光祿少卿秦公墓誌銘

成化辛丑十一月四日光祿寺少卿秦公伯玉卒于
京師之官舍越數日其僚長艾卿天錫攜其孤中正
踵予門乞銘其葬嗚呼予同季三百五十人三十季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光

來仕于朝者僅餘十八耳而吾伯玉又遽溘然長逝
季僅止于斯官僅止于斯吾固有不忍銘者雖然不
銘懼無以傳諸後吾又安忍使吾同季友竟無傳邪
公諱玘伯玉其字薊州世家祖父定鴻臚寺序班父
諱遂昌馬步關巡檢贈戶部主事進光祿少卿母李
氏封安人贈宜人公正統丁卯領順天鄉薦景泰甲
戌登進士巡檢公以疾歸尋卒丁艱天順丁丑始授
戶部江西司主事辛巳丁李宜人憂甲申改光祿承

成化壬辰九載績取進少卿辛丑又九載加正四品
祿仍舊職蓋未幾而不起矣公爲人勤慎處官雖不
赫赫沾名而始終如一事無廢弛在戶部典錢穀出
納惟公在光祿幾二十季歷卿五六人未嘗有失色
數數與中貴接能不激不隨以克有濟吏部嘗兩擬
爲南京光祿卿名皆上聞而竟不得於是同季在朝
者官皆三品而公獨遲如此豈非命邪公生宣德某
季月日享年五十有六配張氏封安人進宜人于二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予

銘曰秦三世仕至公乃顯蓄久宜施施胡不遠噫嘻
命也其將咎誰我銘哀之以永厥垂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公墓誌銘

公諱浩字弘初姓汪氏其先蒲圻人大父某元季避
兵石首因家焉父某母周氏生七男子公其長也公
生而穎異魁正統鄉試第三人少保楊文定公愛重
之延置家塾遂卒業於其門下景泰辛未登進士拜
南京大理寺副日夜竊竟律意且平反成案卽得法

家要領有所駁正兩法司帖帖服三季績最推封及
父母妻天順庚辰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山川險絕
民雜夷多盜有司畏懦莫敢問且幸朝廷遠聲
息不朝夕聞相與欺謾冀盜飽且散則已前後踵襲
爲故常公奮曰吾輩受朝廷付託乃恬然坐視羣盜
爲民蠹賊不愧邪因選官募民壯躬擐甲胄與出
入險阻捕斬之天澗溝賊悟昇花溪賊陳貫章鍊鑛
垠賊田法勝連山河賊黃鷗子引類扇黨肆荼毒多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三
者至數千人悉以次就擒公自是名藉藉申申以事
至京師朝議四川多事非公巡撫不可 上從之擢
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璽書以往適什泉賊趙
鐸烏合五千餘人爲亂放兵四劫燒燬州縣殺都督
何洪及指揮楊英等聲勢張甚公至布國家恩威申
賞罰之令身先士卒冒死履險竟滅之未幾我縣大
垠苗蠻又相煽起朝廷謂不一大屠剪蜀賊終不畏
乃命襄城伯李公瑾兵部尚書程公信征之二公至

旁詢下訪咸謂賊據山寨路險峻不可到萬口并爲
一談已而問及公公慷慨言曰此賊恃險阻爲惡今
大將率天兵至若不破賊賊猖獗將何如請爲公以
身任之於是指畫路程散騎軍叩枚潛跡攀緣魚貫
而進約之賊寨所一時舉砲火向賊金鼓聲震山谷
賊不意官軍猝至相顧錯愕盡棄鎗重散走遂縱火
燒賊三百餘寨賊或死或就縛或逃匿絕蹤影不敢
出乃招徠流離饑寒者安輯之使得所公於是後功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三
居多成化戊子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公感激益奮勵
圖報稱銳意振紀綱鋤荒類越明季廉得鎮蜀都督
芮成貪懦狀具以聞成亦訐奏公命廷臣往驗成賊
以千百計於公絕無所得第坐因公掠殺人及擅伐
材木遂被逮廷鞫成謫戍開平在邊數季或言公功
足以贖過宜復用上亦察其寃士大夫方顛蹶望公
復起而公竟以病不起矣公胸次濶略不拘小節而
有風力敢任事事在己直前勇爲之一切身之利害

不恤其及於禍卒以此云公卒時其季弟淵經紀喪事以其樞南還泣謂其戚通政程君萬里曰吾兄不幸歟矣盍託文字以慰諸幽程君曰諾與俱來請銘爲之銘曰 政以柔廢物以剛折寧剛毋柔君子之德維蜀僻遠官務廢隙踵襲一轍文恬武嬉烈烈汪公往蒞西土匪直秉文亦既揚武蠹茲坻隸武敢倡姦地大物熾葉牙其間厥有憑依不畏斧鑕羣黨相繼剽劫四出公差縮胸仗鉞挺前身先士卒挫銳攻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堅隘吮擣巢百無不克鼠伏狐奔惴惴假息誅止渠魁弔其子遺墟枯植仆此寒哺饑皇褒顯庸錫之厚爵公氣益振公言愈誇廉貪律在罔避于疆維營維搆說口斯張逮繫簿責莫有左右戊子開平白艾泊咎祿之不永尚曰匪人壽不耄耄又將疇詢有美者玉溫潤而果宜珪璋乃毀于礫玉之礫毀誰其不傷我銘昭之百世永藏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異時同季友張來鳳自釋褐纔十數年卽爲臺憲大臣出鎮邊疆名赫赫動中外一旦坐微累罷歸成化甲午春聞其小有疾輒間旣數日其妹婿大理魏守副政詣予曰來鳳卒于二月二十九日矣顧言吾且歿銘必以屬彭內翰敢請嗚呼吾其遽忍銘來鳳哉與來鳳游者甚衆而獨請銘于予予其忍終不銘邪乃序其世系鄉里履歷事行而銘之公諱咬姓張氏來鳳字也其先山西徐溝人永樂中徙河間之興濟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家居居五季而卒公負氣懷材識胸次固爽明快遇事敢爲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與人交披肺腑耻作喉吻中語事上謹御下嚴待僚佐以禮然事有不可者斷斷見言而初在刑部郎中以新進士易之一日宿齋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語侵之公曰此豈強酒時耶以法律人而自違法若此其奈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及爲御史獻獄劾奸貪無所避其在浙也所至凜然郡守衛揮使以下順指氣懾莫或敢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十配褚氏先公卒子男二女四將以今季月日葬已東南先塋之次銘曰 維材之宏維名則榮胡施不究而季不贏吁其藏矣吾哀以銘

廣西按察使范公墓誌銘

成化壬寅月日廣西按察使豐城范公彥聲卒公之弟荊州太守銑狀其行請予銘公予同季友也相知久銘其容辭公諱鏞字彥聲唐宰相履冰之裔祖貴封壽昌知縣階文林郎父表汝州知州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母曾氏累封宜人公以景泰甲戌登進士乙亥除刑部貴州司主事天順戊寅陞廣西司員外郎已而丁內外艱戊子服闋仍舊職尋進郎中庚寅擢廣西按察司副使九載績滿陞按察使公爲刑部十七季朝夕兢兢弗懈門無私謁有干以私者厲聲色斥之雖權貴不宥少徇然遇有凝獄多所平反指揮鄧綬坐失機當求其生不得憐其無後爲請於司寇容其妻入侍寢食後果得子卒以襲職都御

史王竑巡陝西與監軍中官蒙泰總兵衛穎相許公奉命往訊之或嗾令抑王不聽卒直王其後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與都指揮林盛許公又往訊或欲陰庇汪公一巡至公無所蔽自大司寇以下莫不器重之其在廣西十二季威惠彰著爲喬僚所信服初韓都憲雍在鎮一見卽以潯梧鬱林賊爲言公毅然請行無難色遂挾數人徑抵賊巢召其酋長諭以禍福俾更相告諭賊感激相率歸服乃戶籍之蠲其徭役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毛

勸之耕種石流賊猝至親督官軍捕殺之軍聲大振韓及兩廣重臣交章以聞賜勅褒嘉大藤峽賊復起公以義激衆將夏鑑夏遲疑恐陷不測公輕舟詣賊賊驚駭公開誠心動以義皆鼓舞從化爭持牛酒勞軍士久之分巡桂林道以古蒙州爲賊淵藪親率官軍撫化之俾復爲良請于朝立永安州城池學校皆公親規畫一如內地朱都憲英移書頌之曰此地陸沉久矣今何幸得公復見天朝官儀之盛潯州帶林

賊復反朱檄公赴潯賊卽解公又赴鬱林鬱林賊亦解尋分巡左江道與安南接壤爭疆界久不決詔公往決之安南王遣賂遺公卻弗受按圖處分邊地遂定其爲按察使賊作朱都憲奏請合師征勦檄公督師先赴靈山戰大捷復往鬱林公先驅詣賊賊酋于餘人請降都憲暨總兵領兵繼至惡其反覆悉反縛之公對之流涕然竟斬之遂班師蓋賊性無常惟信服公公太撫之者失其道則又反公至則又服至是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天

服者乃成公念反賊雖不足惜然死于降我不幾于我殺之邪怏怏不樂一日書于案上曰吾盡吾職分所當爲耳豈敢萌一毫富貴之念哉卒時春秋六十有一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二女三嗟乎公容貌不過中人而沉毅有思致敢于任事無所畏難使其居廟廊當大任其施設必有可觀者銘曰

赫赫范宗出于豐城三世簪仕顯于彥聲內外剔歷終始榮名徃存隱伏摘扶維明勢弗敢撓貨弗能行

溪谷反側懷撫維仁太或狂詩來則撥翻維存維明
惟德之成皇有顯錫邦之老成俯仰無忤生順沒寧
紀德有弟衍慶有子嗟哉彥聲庶其不灰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阮君墓誌銘

成化十季五月十一日監察御史阮君自長蘆昇疾
歸暮抵京師明且予退朝亟往視之及門則君已瞑
目驚慟者久之乃與同鄉二三縉紳相與經紀其喪
事已而其妻魏使女奴來致語曰妻夫苦志植名節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不幸勞勩于外以灰妾重哀之嘗聞夙得託文字則
名不朽今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妾不他知亦恐其未
必知妾夫也惟先生賜之銘以慰灰者使不悼其不
幸於地下於是刑部郎中伍希淵以狀授予又爲之
請遂序次其族世名字事行終始而銘之君諱玘字
廷用其先自汴徙新淦再徙廬陵國初有諱浩者攜
其子仕瞻徙安成之下邳家焉仕瞻子朴朴子彰彰
子光昱娶劉忠愍公女生君君幼學于舅氏仗德藩

叅仗和憲使暨從舅仗時縣令葉春秋甚習以天順
壬午發解江西明年中會試又明年登進士第觀政
大理寺尋拜行人成化庚寅選試監察御史六閱月
都御史試居第一遂授浙江道其爲行人數奉命之
浙之閩之兩廣之河南之山東西所司有所饋遺悉
卻弗受或強之君曰吾乘有傳食有廩將安用此前
後凡七奉命秋毫無所取士論翕然稱之及爲御史
日夜考求律令格例惴惴恐負于其職是懼監光祿
寺出納痛繩其不法者凡職光祿及廩人庖人酒人
百胥史皆縮朒不敢肆爲僣漁東直門災上章言六
事規切時政爲當道所忌識者以爲有外祖父風平
生以禮法自守遇事無鉅細思之又思無一不慎重
其於人上承下御兢兢然亦必求中節脫有一不愜
輒怏怏悵悵數日初授行人物以恩不及親爲歉不
懌及御史績城封父母則喜不自勝蓋恩及門而君
卒矣距其生正統丙辰月日得年僅三十有九妻同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邑著姓行叔之子封孺人一男子沐冠一女子方觚
銘曰翼乎其心之小儼乎其色之莊皎皎乎其操之
潔漂漂乎其行之方維弗究于川吁其可傷

前安福縣學訓導楊公墓誌銘

成化己亥十一月四日前安福縣學訓導楊先生卒
于京師其子武選主事文卿之官舍華哭之慟追維
蚤歲親侍函丈承教愛者再踰季序以遠大相期華
既領薦入仕先生太歸其鄉忽忽垂三十季于今凡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當時受業者仕宦至鄞未嘗不相見先生歎洽而華
獨繫官于朝不及一往拜焉慄慄懼不副所望茲幸
一聆清誨而先生遽已矣奈何其不痛邪文卿將扶
輿歸鄞卜葬于桃源鄉之原啓夫人金氏附因相與
圖所以不朽者顧門下士獨華在華其敢辭乃序而
銘之序曰先生諱寔字誠之別號南里其先居台之
寧海唐兵部尚書廣五子仕吳越俱位通顯其後徙
慈谿在宋有諱適者以道學名徵辟皆不就適十二

世孫雲贊鄞葉氏遂爲鄞人雲生伯祥伯祥生孟輝
孟輝二千長曰瀨今季九十有五以高季賜冠帶寔
先生父也先生幼多病季父貢士頓口授之書弗能
記一日偶自索書讀隨所授應口成誦自是穎敏過
人正統辛酉領浙江鄉薦試官楊綸修壽夫甚愛其
文每舉以稱于人乙丑再會試中副榜拜安福訓導
安福弟子踰三百八先生與之咸有恩義或侍坐燕
居講論登臺不輟輒飲食焉旣而總攝學政三分弟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子月試之試之日九飛家僅治具供億其廩訓尤精
明禮遇賢士尤不逮者亦教導之不宜躐躐在安
福幾九季科目得人最盛鄉飲禮行有非其人者先
期白縣官卽不得與旣而巡撫使者入流言黜先生
諸生相率陳懇乞留不許竟坐落職歸家事親孝
父嚴極其敬畏辭色稍厲則感縮終日與人交輒傾
底衷遇人相好或有患難者有無盡費給之不吝于
家人生產消如也惟嗜書畫及諸器玩往往重其值

以購求其論文曰不必求其工學博理明意到處卽
言不求工而自工也所著有南里類藁享年六十有
六金夫人少師謚忠襄諱忠之孫女也性勤儉事祖
姑及姑咸得歡心內助稱賢生文卿僅四歲卒文卿
受先生風教有成發解浙江第一會試在第二廷試
亦前列遂拜武選主事方今仕朝克稱者 天子于
其父母皆有以褒封之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親者也
先生仕不遂夫人不壽而其子顯融將有朝廷之榮
命雖不及生被其必終有以享之也已銘曰
吁嗟先生今仕不時偶有美夫人今又弗得壽命之
不齊今將安歸咎福不昭集今慶貽厥後命書褒揚
今寵榮終有納銘識幽兮昭示永後

禮部右侍郎李公淑人曾氏墓誌銘

淑人曾氏廬陵世族禮部右侍郎前翰林學士吾安
成浮山李先先生請紹之配也當先生爲洗馬時卒于
京師之官舍於今十七季矣而先生以致政終于家

於是其子監察御史璠自巡兩浙還朝將歸旣求名
公爲先生墓銘復言于華請追銘淑人之墓曰先淑
人之葬未及勒銘納諸幽恐遂泯沒敢以請華憶正
統間先僉憲與先生官同朝居同巷朝夕往還相愛
如昆弟淑人於先宜人亦歲時慶弔相過款洽如姊
姒華方髫髻親侍左右親儀動聞謠言者數數及華
入官辱先生收爲門下士雖不復如往時數得親侍
淑人而於其家政之詳蓋亦飮知之矣淑人性溫厚
喜儉樸平生無疾言遽色事先生尤謹自家居以及
居官每節縮自奉供先生或至出奩中具不吝先生
早季性嚴峻家人有過懼得罪淑人每爲營解或可
諱則諱之唯恐先生之傷恩閒居食無重味衣率御
素一衣或至數十季尚完好至于出入亦有常服耻
藻飾以自炫人或謂其過儉曰吾喜其便吾體也與
人語不出閨門女婦事未嘗及朝廷官府正統末土
才之變朝士家多南歸淑人獨曰夫子在是太將安

適妻之于夫猶臣之于君也臣不可忝其君妻獨可
以忝其夫耶同其安榮而違其危難吾不忍也竟不
卒亦無虞久之伯子環被薦起爲休寧丞叔子瑒
自進士爲御史仲子玘及季璉皆入大學進用有期
而淑人不及見矣淑人幼失怙恃撫二弟甚有恩其
季唯登進士且館穀焉踰季病卒淑人方在牀驚憂
增劇無何亦卒實景泰乙亥月日春秋五十有一初
封孺人進封宜人已而贈爲淑人子男四爲丞爲御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雲

史爲大學生女七孫男八女八曾孫男一銘曰

嗟嗟女婦儒者或弗治于內強者或稍干於外不內
治者人皆知媿稍外干者人或弗戒牝鷄之晨不祥
尤大於惟淑人行淑性純勤成厥家儉以奉身政克
內舉語不外聞爰相君子以裕後昆慶澤綿永恩寵
聯蕃皇有顯報沒其如存誰疑不信考此銘文

南京工部屯田郎中劉公墓表

國朝百餘年間吾吉郡衣冠文物之盛甲天下所以

內佐朝廷外理方岳郡縣隨所任小大殫心力効勞
勤者肩摩踵接蓋吉族喜業儒故家大族往往父子
兄弟自相師友居家庭學校時已隱然以公輔相期
望故其出而用世率多名公鉅卿此天下士大夫所
共歆慕者也其或君子焉而名與位不及大顯天下
之人不能盡知而獨其鄉之後進知之奈何使其終
泯沒無傳哉華初筮仕永新有篤厚長者曰劉公諱
善字篤初爲工部都水司主事而其從子敷亦自進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表 吳

非公事未嘗一踰縣庭於是提學僉憲王公鉅陳公
銓號稱知人咸器重焉及入官卽以清慎自樹立於
事斷斷乎有執持一不爲權勢所撓奪其在南京持
已蒞政益勤益慎冰蘖之操終始如一與人接言自
中出無毫髮矯僞人咸樂與之親比汕汕然不忍舍
太卒之日家具蕭然凡所以殯殮歸葬之資一出於
大司空及諸僚佐與凡相知者此可以見其爲人矣
然公仕不及一紀官不踰正卽天下之人未必盡知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表 五

公知公者不過慨焉深惜而已公葬邑里清泉之原
久矣方伯念之不能忘恐公之德久而不彰謂予表
其墓于鄉後進不敢以不敏辭因爲撮其迹俾刻諸
石以永公之傳于無窮且使夫人知吾吉郡人物之
盛不獨名位之顯者焉

化州同知楊公墓表

成化癸巳正月二日化州同知致仕楊公卒于京師
其子進士一清之官舍是歲某月日葬鎮江府丹徒

縣西南大峴山支之原進士免喪拜中書舍人三載
被勅進公階儒林卽旣九載乞假展省謁予請表諸
墓中舍初舉奇童入翰林卽與予相知又于主順天
戊子鄉試所薦士義不容辭公諱景字時亨雲南安
寧人也少補州學生永樂癸卯領鄉薦入國監拜霸
州判官以父喪解任民請闕請奪情不得涕泣以去
已而改湖廣澧州續滿民請留于部使者至于六至
于七不倦擢廣東化州同知化之民曰何幸天賜楊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表 五

公以活我於戲公何以得此於民哉予嘗因是以稽
公之政矣其在霸也專領馬政馬逋負多官督責急
不能償公嘆曰馬養于民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爲
約縱遣就業期季悉如約無逋負者其治澧也有卒
失牛誣民吳某盜州捕得牛爲成獄公疑之陰使人
縱牛牛經率門不入奔民家徑入堇中詰率卒乃服
其爲化州也適徭獠爲賊將攻城城值久雨浸壞民
驚擾無人色欲走避守將夜縋城遁公下令安撫時

民兵不踰三百公以義感激之且諭以禍福因命撤
故倉木以蔽城缺縛藁人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賊
夜攻城有三人緣堞上公擒斬以徇賊知有脩遂引
去歐都督信在高州聞警以兵至而賊遁矣歐大賞
歎書守忠二大字遺公而真守將于法公益繕城練
兵賊屢至無所得竟不敢再犯公每得賊審其不誣
立誅之或疑其不待報公不應無何鄰郡有得賊不
誅者墮賊計中人益服公明決州俗尚鬼有廣西羅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表

堯

姓者客从民謠傳爲神祠事之公毀室斫其像妖遂
息其他善政尤多於戲朝廷設官以爲民也民之貴
有官者爲其能庇已也公政之及人如此其繫民之
心民不能忘宜哉公以天順庚辰致仕貧不克歸因
占籍巴陵旣從子上京念巴陵四壁立無親戚可憑
依惟子婿胡崇胤在丹徒顧欲卜居而未克遂旣卒
子竟遵遺意卜葬焉竊惟公自生而長及仕而休及
沒而葬皆殊失一方殆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墓不

可以不識且公古之廉吏也而況中舍文學行操名
天下思貽親令名于無窮者乎是故特爲書之墓上
解歷百千世不壞雖與天壤俱存可也

亡兄彭參洪墓誌銘

先生諱澹字參洪別號介軒安福智溪人贈刑部雲
南司主事蒼山翁諱同升之孫浙江按察僉事一齋
府君諱貫之家子禮部儀制郎中彥充翰林侍讀學
士華兵部職方主事禮之兄也養高山谷間不輕出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罕

入一日忽念其三弟思一相慰藉卽攜子清北來先
過南京從弟大理寺正善所盤桓數日別旣抵京師
傾倒五越月乃從從兄太師文憲公之喪南歸舟泊
龍江驛得末疾甫兩晝夜而卒計聞三人者率子姪
爲位哭奠旣圖所以慰其靈曰惟文字可不朽於是
買石俾清持歸誌其葬而書曰嗚呼惟彭氏世蓄德
垂休以有今日先生尤豪邁實綱維其家吾三人皆
繫官於朝內傾獨先生是賴吾自筮仕二十有三季

於茲未始退植一龍履一瓦意者與日歸休同先生起居飲食以終餘年無恙也孰謂天遽奪之使不得相處以老邪嗚呼痛矣以存而推往先生有知痛其有已邪先生侃侃負材氣卓然早成季十二母伍宜人赴官寓獨留家姑執筆簿出納無誤謬長老咸奇之十八受室耻隨俗私蓄財植產曰幹父之讐吾責也何以私爲越三季先府君歸省尋丁先大父憂左右承顏養志無違又三季丁己巳土木之變府君起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聖

復先生就舟晝夜行追及於南京遂侍以軾復抵浙乃歸又三季府君致政承順尤篤又七季家坐誣父子兄弟逮繫京獄先生極力周旋其間不少挫事既白而父母頗背平生思慮周密事無微鉅皆審盡堅決斷斷不少移尋常營構咩作蓄牧市易儲峙百端靡不一一綜核縷析毫計舉無漏遺閨門之內不專於恩動繩以禮法妻孥咸嚴憚之處兄弟則怡怡然終始無間言於伯叔羣從緩急調護之微有芥蒂必

諷勸分棄俾毋藏怨人以事質未嘗不爲悉心或加侵侮輒出智力與刃推堅破詐必使其駭伏縮胸乃已然人能愧謝即霽顏相洽家僮數十指器使各當其能至於傭工亦皆樂爲用酷好賓客有過從無間戚疎極其敬愛間以事出人爭邀致之唯恐其去或入邑中令丞以上率與抗禮凡四至京師公卿大夫士往往奉觴祝壽咸呼之爲先生前後贈以文詞多至百十餘篇蓋先生儀容魁岸襟懷倜儻兼素有孝友之行剛明之德故爲人所敬重如此然則先生其可以此少慰地下也邪先生生宣德某季月日卒成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聖

化某季月日元配某氏繼某氏側室某氏生二子長卽清次卽濟女五銘曰 矯矯君子克昌厥家材則多有奚壽之不遐嗟嗟天乎其奈何

處士從父彭進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遜字進階贈刑部主事蒼山翁第二子於先公憲爲仲兄於華爲從父彭氏世爲安福大族自梅

下出繼智溪之宗至刑曹十有一世華曩與兄儀制
君免先君喪北上府君時幾七十矣兩淚潛潛下曰
未知老眼尚得相見否惟望勉圖上不負 天子下
不負所學慰老懷耳華朝夕眷眷庶幾一歸展省復
聆謨言而公私牽制蹉跎久之嗚呼豈意竟永訣邪
府君之亡先君母兄弟無復在者矣華既與弟職方
禮從姪太學生恕爲位哭顧念諸父之葬皆得從兄
文憲公銘傳不朽今獨可使吾府君泯無傳邪因圖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聖

銘其墓華不敢讓然悲感之餘操筆欲書將下復止
而府君之孫勉悅來京師致乃父書亦以銘爲言華
乃勉而述其爲人之可法于家者而銘焉府君性剛
毅不苟嘻笑耻異莛詭隨蚤季遭橫逆輒怒形于色
切齒忿詈事無鉅微勇往力任以紓父兄憂未嘗少
有怯避雖冒寒暑涉險遠罹禍患弗計也曰吾直道
而行求無媿於心耳罪自外至雖聖賢不免吾獨能
免乎哉俛者脇肩祈哀乞貸則非丈夫事吾所不爲

也中歲弟兄俱有在人不取撼乃一意治生日常侵
晨率先之督僮僕耕佃樹藝畜牧以至營居室繕倉
廩修器用理服御靡不一一及時典事無或怠弛而
自奉儉薄尋常食不重味未常御綺紈人或諷之曰
此韋布職也晚歲杜門不輕出非賓請鄉飲不一至
縣城家居篤于教子特建溪西書館禮請鄉儒爲師
每語諸子曰百舌鳥耳教之尚能人言豈有人而不
如鳥乎平生敦孝友先祠火奔走奉土遷別室得無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聖

恙於兄弟終始無忤先君在刑曹嘗戒之曰刑重事
也徒以下尚可死若流脫有失可悔乎禍福之應如
響不可忽也雖不甚讀書而喜接士夫有所得翰墨
愛重如珪璧學士曾公鶴齡嘗爲作鍾秀樓記稱其
爲人有藏珠韜玉輝映林澗之度識者以爲信然娶
某氏繼某氏子男四孫男七府君以成化丁酉月日
卒之明年月日葬某山銘曰 先君三兄公維其仲
玉韞珠潛弗究于川剛毅儉勤歛施于家侮禦險夷

福履亨維伯與叔墓有銘辭曰誰爲之文憲太師
公最後亡壽踰八袞勒石納幽我敢序述雲山蒼蒼
鬱其相望委祉肅後百世其昌

故妻贈宜人劉氏墓碣銘

宜人劉氏諱改柔以宣德辛亥月日生十七季歸
予予得其內助者凡十季天順丁丑四月十八日以
疾卒又明年用子編修恩贈孺人至成化乙未予爲
侍讀學士三季蒙再錫誥加贈爲宜人於是宜人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卒已十有九季矣而予每一念之不能不淒然痛楚
蓋宜人爲子理內事具有條理不以一毫累于心既
其卒也予悵悵若失左右手者久之嗚呼其忍使之
竟泯沒耶宜人幼失怙恃賴祖父母鞠養成成人而容
止端重不妄言笑性明爽識事理自痛爲孤女恐後
於人蚤夜苦心勤力治女紅不自憚則悒悒者移日
必愜意乃已及歸予家執婦道甚謹上承旁接下使
令鮮有不當伍夫人治家嚴初得宜人喜曰是新婦

能類我者輩行中亦皆敬重之宗戚上下翁翁贊賀
明季予入邑庠凡出入飲食衣服必躬視之不宥一
委諸人及領鄉薦止春官不偶歸觀大人于浙憲是
歲取宜人至浙甫一周大人挈家歸鄉里明春當赴
京予隨侍以來時宜以初乳子且患疽痛不可忍乃
勉予以行無難色予登進士宜人兄萬載送至京官
居俸入薄宜人自奉甚儉如澹服舊恬然安之予不
在木嘗肉食私未嘗製一衣往往節縮以供子百需
文思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五

賓客至倉卒治具每出于急表或至費其粧奩無厭
倦一子雖愛之甚篤而教導嚴矧有不律卽呵叱禁
止之僮婢有過亦必繩以禮法子與客談論間自內
竊聽之客退能評其賢否得法或至使予失笑嘗謂
予曰女婦雖以柔順爲道亦須有剛烈心不然恐無
所不至三歲中連產一女一子皆輒歿遂得疾適予
奉使便因載與俱至縣從而復縣驚曰此非死所也
幸得歸見舅姑亦可矣遂昇以歸家之女奴爭嬖於

道扒家兒者人人致語意無一謬誤明且謂予曰吾
無以終事夫子命也幸毋娶再醮者言訖而絕劉氏
梅林舊族族太以蕃其先自谷口而遷代有聞人元
時有詩公瑾者明於經學者毛詩傳至今邑學祠之
宜人之族祖也祖某父某俱著德弗施母廬陵澹江
蕭氏子曰正宜人卒時甫六歲今娶同邑前溪劉愈
憲倫正女宜人之葬予未及銘乃令買石勒銘寓歸
以識其墓墓在予家智溪之西北半里銘曰

文忠公文集卷五

墓誌銘

墨

嗚呼宜人不我偕老豈不痛辭百世是考

彭文忠公文集第五卷終

彭文忠公文集第六卷

安成彭華珍實事

六世孫篤福編輯

七世孫志積重梓

行狀

夫人李氏行狀

夫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彭先生
純道之配也成化四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京城時雍
坊之官舍先生以夫良內助傷悼深至間謂其從弟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華曰夫人性行吾弟知其詳矣其爲我述以爲狀將
求大手筆著之銘表庶不沒其善於來世華曰諾乃
次第其族世行事曰夫人諱賢柔姓李氏李在安成
有二族一出西平居縣南嶺背一出金陵居縣西江
背皆爲鄉族望江背之裔有居城南者曰鼎翁元楚
國歐陽文公爲記臨溪亭稱其好賢而篤義者也鼎
翁生本初本初生思廸思廸生紹曾夫人之高曾祖
也父諱希憲質直坦厚鄉稱善人娶塘村彭氏東平

司訓諱守約之女有淑德實生夫人夫人幼而端莊
靖重讀書知大意言動有儀先生母夫人王氏居比
鄰見而異之輒解簪珥加其首謂彭孺人曰將求以
爲吾次子配是後媒妁成言姻盟以定踰季王夫人
卒又三季夫人季十有六歸先生未再月彭孺人亦
卒夫人哀疚之餘修女範執婦道惟謹事上撫下咸
得其宜友娣以和以誠待族姻惠而有禮當是時其
祖母嬰末疾不離床夫人數歸寧躬爲盥櫛進食飲
間日不至則其祖母泣以思朝夕事祖姑太夫人李
氏及繼姑余夫人尤盡孝敬二夫人悅焉其處隱約
也麤衣澹食無不足之色及從先生居京師自奉尚
儉薄日食止光祿饌餘或訝其無兼味則曰吾享此
足矣誠不欲爲口腹費財也至待賓客則雖煩費不
爲吝人有假貸者樂矜應與無難色鄉邑朝士多姻
戚夫人禮接諸內眷尤極款曲凡所得內賜珍品輒
隨其厚薄家致之下至鄰里姬靡不沾惠焉平生

敬待先生如賓日視寒暄饑飽然衣服飲食節節且
鷄初鳴則起從先生朝視衣冠畢乃復寢如是者十
數季無一日怠至於先生處事應物其所助益尤多
中間以子女多故爲先生置側室而撫教之如娣姪
愛其所出如已出閨門雍睦無間言其治家事無鉅
細悉有條理鮮不愜先生意以故先生得盡心於公
一不以內顧經心繁惟夫人是賴也蓋夫人性淑慧
達大體所行率近道知義利重輕臨事能決聞人語
言行事輒知其賢否之槩而自處有常不以貧富賤
貴動其心故能以順正相益夫子云夫人三受誥封
景泰中封宜人成化元年進淑人明季遂進夫人前
後七朝于中宮屢受綵綺之賜太歲七月入朝覺精
力稍衰數日幼聞術者言吾命當貴惜壽止五十二
今若此其言信矣乎先生曰何至是夫人曰生命已
定得終於君前幸矣吾無憾也已而病日劇竟至不
起春秋五十有二計聞朝廷遣官致祭且命工部給

栢柳營孀子男四類順順兒殤女貞靜塔歐陽紳
孫女二夫人和先生三十有七卒於京師者幾二十
季華兄弟仕于朝歲時得數數拜夫人親見其語言
動止無不中矩度每待賓客坐廳事未嘗一聞其語
笑聲而姊妹往還辱夫人所以教愛而化導之者尤
至至於鄉鄰女婦從而化服者不少蓋以夫人色莊
而氣仁雖有強悍輕佻者一見自知微慚而內愧悔
不暇也嗚呼夫人今已矣其可使無傳邪爰述其平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生爲狀付其子願將以傳示於無窮焉

大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行狀

先生諱節字與儉號竹坡唐史臣兢之裔吉之安福
人也生而有奇狀左額頂有紅痣十四失怙初從鄉
先輩謝復古暨其從子桃源知縣利真學得其詩法
兩公甚器重之期以遠大已而從鮑楚山學春秋特
忠愍劉公球博士王公原侍郎李公紹及楚山之子
參議公時皆同門一時號稱英俊而直諫多聞每推

讓先生宣德己酉領江西鄉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
人入對大廷賜進士出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賜御
製詩勉勵先生感激益大肆力問學探究羣書靡所
厭倦乙卯除編修正統戊午修宣廟實錄成增俸一
級錫宴禮部焚藁又錫宴內苑西湖上三載績覈得
如制封贈壬戌乞歸省館閣三楊以下及在京交遊
名公贈以詩文莫不歸重焉過南昌詣寧藩特賜書
硯以致期待之意還朝修五倫書成賜御製書及五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五

經四書九載績滿陞侍講食從五品俸已己之變條
奏經國時宜十餘事皆國家急務景泰庚午奉命祀
魯先王及泰山孔林是秋主考應天鄉試號稱得人
尋遷南京國子祭酒視廟堂門廡及諸生齋舍多敝
壞卽奏請修葺詔靖遠伯王驥督修之踰季落成大
學士陳公循奉勅紀其事三載績覈賜之誥有端慎
周詳已著育才之效公勤穎敏尤成興學之功之褒
進封贈父母妻旣九載陞從三品俸仍理國學事又

三載以老請致仕 英宗特詔留之曰國家師傅正
須老成卿宜斟酌毋容懇辭又踰季英廟上賓今上
嗣位召乘傳赴闕改大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時
修英廟實錄以先生爲副總裁兼侍經筵成化改元
考順天鄉試侍 上幸大學賜坐聽講丁亥實錄成
賜織金衣絲幣白金陞大常卿仍兼侍讀學士與內
閣諸總裁列燕于西湖上于是纂修者不得與矣尋
蒙特給誥贈封祖父母若父母若妻未幾丁王淑人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六

憂守制以歸遣官致祭且勅有司營葬服闋赴京謝
恩畢卽日乞致仕上察其誠許之命兵部給驛舟南
還先生天下才于書無所不讀爲文章援筆立就多
致數千言滔滔不竭無刻苦艱窘態雖老而不衰于
詩五七言古今體隨題命意開闔起伏不拘拘摹擬
而自合矩度最善啓迪後學初在翰林時從遊者甚
衆口請指畫日程而月試之因其資質高下誘掖獎
勵以勗其進故凡山門下者皆偉然有名望殆未以

一二計一時稱師道之盛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在國
學生徒多至三千雖不能屑屑人人指教如翰林時
弟子而凡有問者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莫不各滿其
欲其爲摠裁也以老成舊人爲十館所師法其家居
奉母極孝與人交心意坦坦不立崖岸無少長賤貴
咸樂與之親比待僮僕一以恩未嘗施鞭撻屨官四
十年以二僕自隨雖老不忍易置曰是知吾性者二
僕事之亦如子事父然晚季歸家謝累惟立祠以奉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七

先藏書以訓子姪崇恩愛以睦族屬勤宴會以和鄉
里白髮配顏娛情物外長篇短句詠歌太平而已如
是者十餘年而後奄然以壽終時成化辛丑七月某
日也享年八十有五吾邑仕宦顯而春秋高無與先
生比者訃聞上遣官致祭且命有司營葬先生娶易
氏贈淑人繼李氏以子遠貴贈奉人子男二長卽遠
天順丁丑進士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出爲夷陵州判
轉鄧州知州擢郎陽府知府所至有聲次高與兄同

領江西鄉薦拜安慶通判女一孫男八華念先大夫
自少與先生同學交莫逆及發解同季仕同朝華八
九歲時從授句讀執筆史館忝從考校之列先生日
端服臨之者幾一歲辱先生教愛良多知先生不敢
謂不詳謹述其平生以告于執事者

文林郎監察御史伍君行狀

君諱驥字禮馴安福忠孝里人景泰庚午領江西鄉
薦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天官時觀政者多休暇自逸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八

君日往焉不少懈天官卿愛重之尋授福建道監察
御史天順改元先帝初復位太賚于京師以鉅萬
計君監視之無錙銖弊故事竣必具冊以聞是歲
遂免毋明奉出巡浙江至則鋤豪強扶善類自囚徒
冤枉者數十人甚愜人心常是時先帝銳意天下事
謂御史風憲官所以糾劾百僚者稍不繩墨輒斥之
御史以罪去者相踵也君獨無纖毫過舉代歸名益
著丁繼母黃氏憂去起復授河南道未幾出巡福建

適上杭作亂君不之會府之汀州檄三司官赴汀遂
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女婦者械繫苦楚甚
君盡脫繫縱遣之一致仕教官耄且衰不能從賊獨
家居君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梓見君至拜且
泣曰吾家屬皆爲賊驅以太吾以老在此奈何君曰
若其召若親戚來吾諭之因留宿以待明日自寨來
者十數人君諭之曰汝曹安居田里朝廷薄爾租賦
輕爾徭役何負于爾縱官吏有刻削汝可言之上何
文忠公文集卷六

行狀

九

乃遽若此此必一二強梗無賴者首惡餘乃爲所惑
及脇從耳汝其爲我遍諭之今日能改圖自新者吾
能言于朝不之罪否則官軍必不爾貸獨不見鄧茂
七之徒今尚誰在邪語訖教官及其戚屬皆拜且泣
曰此天賜公以活吾族也於是賊中得其婦女又聞
戒諭自寨來降者日至幾半月得萬餘人乃攜其百
人以出立命有司以牛具種子給之其耄耄猶擁衆
不下君躬督將士逼賊巢以營賊逆賊指揮某欲

避其鋒君曰大將一渡不可收拾其如賊何今日以
軍法從事敢退者斬四拔佩刀欲斫之其人跪謝遂
進兵君督戰益急賊引卻君別遣丁指揮遶出賊寨
後潛登其寨焚之賊急伏道左丁下寨追賊遇伏起
力戰歿之然賊歿傷者已過半且退無所據君益進
兵賊勢蹙且降且潰既遂平而建寧府亦有寇君往
平之一如上杭鎮守臣欲上其功君曰此臣子職分
當爾何功爲竟不上君既平賊以瘴厲得疾代還幾
道歿者屢矣抵京師兩越月力疾復命當道交口言
其功將薦大用之以疾踰季竟不起實成化元年十
月某日也享年五十配彭氏繼劉氏子男二長希閔
中江西壬午鄉試卒業胄監次廉君爲人孝友忠信
豁達識時務人有以患難告者百計周恤扶持之惟
恐後或遭橫訟匿不敢出者十餘季力爲白于官有
病歿莫敢過其門則挾臂往治之閱旬日乃歸其有
爭者爲剖析之是是非非必得其情而當於理所在

無間賢不肖咸樂與之親比其仕而歸也不改其布
衣時過市過人人輒從之游其疾在告也問疾者無
虛日其沒也哭之咸盡哀焉此可見其爲人矣惟君
華之姑之子也臨訣不亂與華謀後事且曰子知我
者其爲我狀行以誦銘華泣領之每執筆淚下將書
復止然君之命也其可無述用述其大槩如右

哀辭

家宰姚公哀辭 并序

成化八年十二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公以疾在告更數醫弗效 上遣醫視之訖開功明季二月九日竟不祿季甫五十有九嗟乎魁岸磊落奇偉之材世固未嘗無然或老成嚴冗或沈鬱下寮而不少槩見者時之不遭命之不偶也及用矣在高位矣天下之縉紳皆在其權衡之下矣莫不矜足望其汲汲進文思公文集卷六 哀辭 七

賢才以輔理國家乃又召焉以沒者何哉世恒言材大者難爲用以人之忌材者衆也既在高位則夫人之忌者無如之何已而天又奪之則非夫人之所能爲也豈天亦有所忌邪或謂名者造物之所忌以公之材而得位焉以致其名之盛宜其見忌於造物邪不然何奪公之亟而不與之上壽也公自正統初以春秋發解浙江第一及壬戌會試又第一廷對亦不下數人由是名動四方其後自吏科給事中爲侍郎

爲尚書也成自禮部轉吏部其在禮部遇勅進封拜山陵宗廟祭祀饗亭學校賓興以及歲喪卹典及饗吏貢獻來往之儀凡朝廷禮度稍涉疑者衆環視公公一語立決衆唯唯無以易及主吏部自在廷卿佐具寮以至方岳郡縣百執事進退 天子咸委于公盡格諸司推薦之例一惟公是信故公之沒也上深悼惜之恩賚賻蓋不一而足而凡在位勲戚文武公卿大夫士走予且祭者無虛日莫不咨嗟歎息曰嗚呼公其已矣安得復起於九原哉蓋公之爲人智識開明器局宏遠高視闊步確然自信足以當大任其爲政識時大體見事所當爲卽爲不爲矣梯鼠伏狀而尤善應變隨機九轉無凝滯其論事率有綱領遇可言輒先人侃侃度言之無益則絕口不一談人莫能窺測其爲文章容容俊逸下筆數千言立就滔滔奔放如長江大河不可止極雖未嘗苦心刻削而高者自逼古人其與人接不拘勢位問誰何意相契

文思公文集卷六

哀辭

七

卽傾囊倒廩朝朝相示不可意則壁立萬仞屹然不可近其取人必先器識不瑣瑣於小康曲謹細碎矯激之行至於論薦無問近密疎遠苟知其賢則累進峻擢雖權有力者不悅不顧如不知雖權力所與不敢薦其於毀譽之來不屑意卽所爲得譽曰吾分所當然何足爲名卽得毀曰吾固知其然也不與校嗟乎若公者所謂魁岸磊落奇偉者非邪是宜其享祿位榮名于無疆而溘焉以止不得乎中壽豈果爲造

文忠公文集卷六

哀辭

上

物者忌邪惜哉公嘗從游於吾鄉劉忠愍公先僉憲亦忠愍門人於公爲同門友華少習舉子業每竊取公文以自淑及上春官適公知貢舉華幸竊第公一見屏以國士相待旣而遣其子壁來受經自是數數往還所以恢弘我者良多前季翰林正佐員缺公語及歎曰唐有十八學士今豈無其人欲上疏言之華輦其止之乃不果上觀其意拳拳於吾儕何如哉公之功烈當載國史其性行當具碑誌其文章當附古

作者以傳而華獨感知遇之私情魁岸磊落奇偉之材之難得而易失也故作哀辭以志予哀公諱襲字大章桐廬人辭曰有生宇內今紛其不齊予奪薄厚今疇其尸之旣豐公材兮大暢其施胡短其壽兮不期以頤乎嗟公今國之羽儀天子股肱兮百寮著龜省名日暮兮茫茫乎其何之豈功名遂今亟全以歸將世溷濁兮逸其駕而莫追抑貴賤修短兮皆莫之爲而爲揆于通家兮綢繆歲時邈不見兮其能不悲侃侃語言兮抑抑威儀宛其如昨今曷已於思

文忠公文集卷六

哀辭

上

封考功員外郎蕭公哀辭

有序

公世家安成之濠源爲邑望族公生而丁家運之衰甫四歲父坐累謫戍邊旣九歲而母沒家且蕩覆無餘產當是時家聲幾廢墜公少壯輒自振奮極力與其兄謀迎歸其父孝養無違禮漸恢復其故業中季篤意于教子拳拳戒以毋荒墜前人晚乃以子貴蒙

賜誥封考功員外郎春秋八十高矣公之所以光前
啓後而享遐福至矣哉其瞑目宜無少遺憾也雖然
公鄉之老成人今旣彫喪後生小子於何考德業而
取法式邪是可哀也公之行事之詳儀制兄旣爲之
狀而學士從兄又爲之銘諸墓矣而區區感傷之懷
不能已已於是作楚辭三章哀之辭曰昔故家之喬
木兮歷風霜而半摧嵬鬱邑以侘傺兮值乎家運之
中衰嗟嗟父兮成邊陲哀哀母兮棄重闈兒獨居兮

文思公文集卷六

哀辭

其

兒將何爲於者莫追兮祭祀孔時生者迎養兮辛勤
來歸中興家道兮拓復舊基嗟喬木之峻茂兮唯素
質其猶未虧慨斯人兮老成爲宗族兮儀刑繩墨
是遵兮軌轍是行仁義是守兮詩書是承旣光前而
振後兮紛獨有此修名騫五色之雛鳳兮來儀乎虞
之廷肅肅其羽兮雍雍其鳴帝命及於丹山兮衣
冠光榮唯鷺鷥之少留兮山增高兮水增靈濠源
之水兮湯湯濠源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溘

疎風其飄揚玄猿哭兮夜月白鶴橫兮秋霜路渺渺
今天一方我獨延佇兮南望中心喟憑兮豈伊人之
獨傷傷老成之凋喪兮情將儀乎鄉邦

文思公文集卷六

哀辭

十七

祭文

祭從兄少保贈太師謚文憲可齊先生文

古之人物享大名者前有歐陽文忠後乃有楊文貞
文章照耀功業恢宏踵芳襲祉其在先生先生於文
貞夢寐見之授以絲毫拜受不辭既昭而思得此奚
爲敢不勉旃遠大自期及登掄魁旋堂帝制潤色
綸音敷揚德意莊重續密典雅工緻制作但出於手
筆往往傳播乎海內其視二公真可以無愧矣矧維
文忠公文集卷六 祭文 六
朝夕在帝左右贊襄謀謨獻替可否誠以輸忠謙
以自守天下每陰被其賜而功不自有較之二公文
孰能先後哉二公蚤罹孤苦流離先生居家庭蹈履
坦夷未嘗少有一日之乖違二公晚遭播置指疵先
生在廊廟譽望崔嵬未嘗少有一語之嫁非蓋先生
承累世積慶之後當兩朝重熙之時而稟性之醇存
心之厚喜慍之不形橫逆之不校者人莫能窺其端
倪故其得於天得於人者有如茲哉嗚呼先生善始

令終莫或與齊而其等傷悲不能不垂涕洟者勸國
家之喪老成而天子失所倚毗尤勸宗族之喪儀刑
而吾儕無所箴規慨想平生話言諄切忽不我見中
心如結繫官于朝不及臨穴千古之慟一觴以訣嗚
呼哀哉

祭學士岳公季方文

嗚呼季方學足以竊古今志足以希聖賢豪邁之氣
奮謫之言跨往古而自信視舉世而莫前方在青瑩
文忠公文集卷六 祭文 九
已負公輔之望及登巍科遂爲館閣之賢密勿論思
以譏間而西斥優游史職因論薦而南遷趾跼跼于
人下勇退休以自全衆方期其復用胡膺疾而纏綿
吁嗟天平既弗與之高位又不畀之長季而又妖閑
其嗣續使世澤之弗延此實縉紳之所痛悼而矜憐
者也顧惟平生文翰四海流傳將來有識誦其製作
觀其揮灑寧不爲之悚然其不泯泯庶在茲焉華等
託交有素薄莫致虔惟英爽之不昧尚昭格於几筵

祭伯父封尚書敬訓府君文

嗚呼伯父行敦孝友志存經濟積善在躬坦然和易
生我文憲蔚爲國器帝錫隆恩始終脩至蓋伯父雖
未及博施而篤宗族之仁普鄉閭之惠者至老而不
替雖未及祿仕而膺鸞誥之封受爵命之寄者至老
而益貴壽考康寧九十有二孫曾在前溘然長逝計
聞于朝特賜葬祭仲孫乞假許暫太位嗚呼天下有
祿之家求如伯父百福之脩者殆千萬而一二華等

文忠公文集卷六

祭文

三

追仰平生每懷歸侍今不復我見矣雖伯父真可以
含笑入地而吾儕思親儀形聆教誨將徒形諸夢寐
而已其能不橫號涕淚邪官守所拘絀辭瞻望翹企
以致莫尚鑒格而不昧嗚呼哀哉

祭孟守謙文

嗟嗟守謙負卓犖之識抱俊偉之資方在內臺守法
不回勢不可得而移吾意其將紀綱朝廷進而大有
爲也孰知竟以此得罪而與時違邪及其出補外郡

順命不疑人不可得而窺吾意其將膏澤下民久而

盡厥施也又胡爲溘然長逝而莫予追邪嗚呼人懷

莫測天道無知從古已然其將咎誰在君子求無媿

怍而已奚必計夫季之短長位之榮辱邪且試觀之

向之排斥子者竟何如哉所謂天道好還天定亦能

勝人者又誠如斯吾子有靈雖歎曰其何悲願我與

子十八人者同入翰林朝夕聯起居道義相規箴曾

未十季太我者三初聞子計哀感不堪值我多事缺

文忠公文集卷六

祭文

三

燕莫祭風晨月夕徒爲翹跂今終親喪北上帝鄉道

經子里登子之堂聊効古人炙鷄絮酒之儀少旌平

日斷金如蘭之契用寫此辭薄寓我意蓋旣以爲吾

子慟而又以爲吾子慰

祭東鹿縣令劉君仗時文

嗚呼以君之才宜可以陟高位而官止於斯以君之
行宜可以享高年而壽止於斯君自童稚已有聲于
里閭及踰弱冠遂領薦於鄉闈三十七而入朝筮仕

四十四而與世永遠官之不遂歸譏於時壽之不老
其將咎誰數不偶也命不齊也自古聖賢其如此夫
豈獨於君乎可悲邪君之於我宿昔相知幼學壯行
每獲追隨通家世契義其敢虧往往相勗遠大之期
孰意君之遽止於斯邪執別幾時猶如昨日書問每
來宛然手跡殘歲之秋忽報疾亟急遣醫往而已無
及嗚呼哀哉單妻稚子乳乳守喪山川修阻故國茫
茫身後之事詎其可量君當臨訣寧不悲傷嗚呼哀
哉雖然有四男子可望其成立有羣兄弟可託以維
持而經紀喪事俾克南歸凡在縉紳可以致力者誰
其忍辭此君可以少自慰而毋庸深悲者也聞訃驚
慟遠致牢酒以辭慰君君其知否

祭劉孺人歐陽氏文

嗚呼孺人訃音忽至無復可見之期矣嗚呼懷昔不
自覺其涕淚之交揮也華自童孺猥蒙下鄙許以孫
女歸我締盟之後不幸而外父蚤世又不幸而外母

既違遠厥孫女零丁孤苦早夜疇依仰惟孺人提攜
教育是賴以至成人而女訓不敢廢墮既歸於我室
家惟宜曰吾無祖父母曷以臻茲及隨我官于京師
每遇事更歲改未嘗不歎息嗟咨念祖父母春秋高
矣而千萬里遠離不勝眷戀之思意者一二季後幸
我乞假覲省亦因得以歸寧乎重聞訃意前歲隨我
以歸而抱病奄奄抵家一晝夜而竟不醫嗚呼既無
以少報孺人鞠育罔極之恩反又夭折以慟傷老懷
天實爲之其將咎誰華以迫於王事尋復來京臨別
辱教躊躇不忍者久之既就遠道日夜引領跋躪冀
得故鄉來者一問起居以慰鄙私乃今猶未再期而
孺人瞑目長逝竟不獲躋壽期願矣嗚呼歟者有知
耶其無知邪如有知也孺人之見其子於地下爲言
其嗣之卓卓有立見其孫女於地下爲言其孤之駸
駸可則則雖歟矣而有不必者存其復何悲如無知
也則吾生者徒抱戚於無窮期也嗚呼哀哉山川修

阻天各一涯疾不視藥沒不瞻帷埃風鷺乘邈不可
追致誠薄莫遠寓郵詞聊侑一觴靈其格斯

祭淮兒文

嗚呼汝生三季矣雙瞳炯炯笑語嚶嚶舉止動靜能
解人意我固望汝以成人也何遽舍我而天殤邪我
自三四季來家口夙亡至汝已七人矣七人之中汝
最孩幼而我傷痛于汝尤甚彼奴僕與婢妾雖皆有
所不忍然以人合終不若父子天性慈愛至情之痛

文忠公文集卷六

原文

五

割也經兒之歟不爲不痛顧念其病淹延三載鍼灸
藥餌備嘗用力庶幾無餘憾者若汝之病甫踰旬日
而汝之歟實在頃刻病不及於早療歟乃出于不測
肝腸其能不痛裂邪汝日已暝我連呼汝汝目復張
汪然兩淚下至于顧嗚呼汝之幼孩宜無知也尚不
忍割捨父母如此爲父母者何以爲心嗚呼炯炯雙
瞳猶在吾目嚶嚶笑語猶在吾耳茫茫荒郊遽爾永
違恩愛痛割誰能不悲埋汝南城經兒墓側偕汝伯

父事與莫汝汝其有知知我哀否

祭室封淑人李氏文

嗚呼淑人胡遽舍我而逝邪凡人之生百季爲期吾
每竊計淑人之行之淑之體之甫當享遐齡胡僅踰
四十而止邪近者雖患痰嗽吾意是疾也人常有之
醫藥之良起居之慎行當復愈乃淹延羸弱展轉增
病竟至於斯嗚呼痛哉淑人及笄歸我官居瀟泊辛
苦拮据支持酬應甫踰三季遭父母大喪困挫荼毒

文忠公文集卷六

原文

五

何可云踰及再上京畿二十季中間數遭子女妾媵
僮僕之喪而淑人更歷練達德與季俱進其朝夕事
我有加無替視我之食飲必厚於已之食飲視我之
衣服必厚於已之衣服視我之疾患有甚於在其身
或至達旦不寐視我兄弟厚于其兄弟視我娣姒厚
於其娣姒視我長子厚於其所生至於事我賓祭必
躬必親雖疾病中猶知緩急不肯弛怠凡有所施及
細瑣之務無有不告而擅專者慈順儉勤闔門心服

吾居官三十季家無一瓦之覆方將乞歸展省爲休
老計正藉淑人之內助也而乃遽忍棄我邪淑人臨
終張目直視兩淚汪然竟無一語豈痛極而不忍言
邪抑病甚而不及言邪嗚呼哀哉雖然女子之願歸
得其良享榮貴有子女終始無虧則亦足矣淑人從
我敬和不渝亦未嘗相違最久者不踰三四月甫十
九而封孺人又十六季而進宜人及今季而受淑人
之命翟冠霞帔數覲宮闈三子一女漸就長成飲食
樂飢之扶持衣衾棺殮之具美縱壽百季其所得者
亦不踰斯而已回視人間如淑人者蓋千萬而一二
耳淑人其亦可以此自慰否顧獨吾之痛苦無有窮
期吾之服勤于官靡敢少懈心志隻勞而鬚髮早已
此淑人素所知者而今而後賓祭之需米鹽之務鞠
育顧復之勤又將盡勞其心其痛苦可勝言邪幼子
今方六歲哀至痛哭傍人猶不忍問我其何以爲心
淑人往時見我頗有輦蹇吁歎輒爲不懌或設辭以

文思公文集卷六

祭文

壬

寬譬我今而無知則亦已矣如其有知其悲我之痛
苦又當何如我羈于朝廟有纂輯未敢言私不得送
喪特遣子麟同姪勉濟扶柩南還將權厝于祖塋待
我明季乞歸另卜吉地遷葬淑人虛其左以俟我嗚
呼吾長淑人九季平生所遭禍患不少而日就衰頹
幾何其不從汝而俱藏也茲以菱屨當長行敬具
醴牢與汝爲訣哀哉痛哉

文思公文集卷六

祭文

壬

彭文思公文集第六卷終

彭文思公文集附錄

安成彭華彥實著

六世孫篤福編輯

七世孫志楨重梓

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季允矣君子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龍雲斯文在茲卓爾不羣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禋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隨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文思公文集附錄 像贊

瓊山丘濬贊

捐綺統之貴習而衣布帶韋歛湖海之豪氣而履規循矩知可以追曲逆猶闕不出一奇辨可以報田巴或默不止半語煥乎其學川河涉而浸虛維辭乎其文繪山龍而繡藻黼用能首衆俊於禮闈拔桃李於玉署進修之勤如日方午寧不高其望爲後學之泰山需其膏作當世之霖雨也邪

四明門人楊守陳贊

行實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先生行實

先生姓彭氏諱華字彥實別號素菴吉之安福人祖諱同升號蒼山翁贈刑部主事祖母郭氏贈安人父諱貫號一齋浙江按察司僉事母伍氏封宜人後以先生貴祖及父俱累贈如其官祖母母俱累贈至夫人彭在安福有二宗其一自番陽而來再遷居鐵冶

文思公文集附錄 行實

二

巷梅樹下稱梅下彭氏傳十餘世有曰芳遠者生二子伯古清生務威卽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公之祖叔復安甫實生蒼山翁其一自高安而來曰隱君因出遊擇勝遂留大志居焉隱君之裔曰伯樞甫與復安甫俱殯于龍雲劉氏初無子以復安季子爲嗣卽蒼山翁也先生在兒時遇翁坐堂上趨而過翁問爲誰具以名對翁奇之尋付一齋府君宦游或爲嬰孺能府君課以詩書讀過輒

應口成誦下筆如流府君益奇之正統十二季府君
歸省自浙尋丁外艱家居先生時季十五六已端然
如老成人一日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
產不已先生以齒坐獨下忽抗聲曰此贖本也傍問
先生曰若券果出革除季庚辰歲當以建文三季書
今稱洪武三十三季贖可知矣爭者色赧遂慫不復
敢言景泰政元庚午季十九以家學領江西鄉薦第
七名五季會試第一名主司所梓先生之文以程式

文忠公文集附錄 行實

三

天下者悉如墨卷不易一字及殿試第二甲二十一
名 景帝疑其名涉後使中貴下詢內閣諸老設舉
其策有膺 上皇付託之重及不負上皇付託之意
等語亦權詞對也 上聞取策御覽竟留中未出尋
選入翰林院爲庶吉士七季修寰宇通志成賜白金
文綺授本院編修天順政元丁丑奉命祭告靖江王
道便歸省還朝賜勅命進階文林郎五季丁內外艱
歸悉遵禮制擇居西廢廟吉壤合葬焉是季賜鈔五

百以與修大明一統志成故也八季服闋之官侍經
筵成化政元乙酉奉命往典應天試三季纂修校正
英廟實錄成陞侍讀賜白金文綺四季充經筵講官
尋奉命典順天試五季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蒙
面諭辛勤賜衣一襲暨冠帶襪履六季時節賜鮮果
品物及端午牙扇與大臣等自是歲以爲常七季賜
文綺一表裏以嘗表請早定國本故也八季殿試充
受卷官黃榜揭畢宴禮部是日文憲公以讀卷官仲

文忠公文集附錄 行實

四

兄彥充爲儀制郎中季弟禮第進士皆與宴士林榮
之先生以盛滿爲懼謙抑愈謹尋陞侍讀學士視詹
事府篆自後大祀看牲分獻歲以爲常九季賜羅衣
一襲暨冠帶襪履尋賜金帛玳瑁帶貞觀政要書皆
慰日講之勞故也十季賜新刻通鑑綱目十一季殿
試充讀卷官東駕立賜文綺一表裏是冬賜誥命進
階奉直大夫有操履端純才學宏遠秉筆盡紀述之
公積誠多啓沃之益之褒十三季纂修續資治通鑑

綱目成陞學士尋以災異上章乞罷歸田里不允十
四季戊戌奉命主考會試 皇太子出閣首進講大
學家賜欽慰勞尋視翰林院篆陞詹事府詹事以東
駕保傳久具設獨詹事缺員慎簡學行老成之人故
有是命十五季賜續通鑑綱目十七季殿試充讀卷
官是冬詹事三載秩滿面引復職畢上退朝顧左右
彭某何得無兼官亟宣吏部具履歷以聞次日特命
兼翰林院學士進階通議大夫贈封先代及妻室如
制是冬進書陞從二品侍二十季甲辰復奉命主考
會試有權貴子在耶列及拆號硃墨卷互異衆莫
能處先生徐曰此簾外防閑疎也竟黜之不顧二十
一季冬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機務上
章辭免不允感激力思所以救時獎追古治者日勤
于輒見施用被賜上尊珍果金幣器服視昔有加
時道家者流方進用南昌人李孜省尤得幸自小吏
超列九卿無耻小輩多蟻附之先生居常嘆曰聖明

在上奈何使此輩得汚班行此吾士大夫之辱也又
常私謂弟昆曰是如膏膩近之則汚不可濯況其人
又出大江之西吾鄉何不幸耶屏不與通是後晨入
暮歸多默默小齋無樂容先生嚴氣正性蓋如此二
十二季六月偶感風疾不能造朝者甫一日 上命
御醫來治次日又命中貴以羊酒米菜來視疾如是
者絡繹於道踰三月未痊上章辭祿乞歸上愕然曰
朕方嚮用胡遽有是固留之又三月進秩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兼職如故欲以慰其喪先生愈不安曰因
疾乞身敢益微寵上章力辭不允尋賜緡麒麟衣并
冠履二十三季三月再上章乞歸辭益懇切 上重
違其意賜璽書嘉勉俾乘傳歸就醫藥有司月給廩
四石歲給輿隸六人且諭令疾已卽來勿自便瀕行
又賜襲衣白金寶欽皆異數也四月上章辭謝輿疾
出長安過大明門匍匐望闕稽顙者八日 聖恩何
能報也因淚下交頤觀者亦歎息流涕五月在途茶

遇上 太皇太后徽號卑恩臣下蒙賜諡命進階資
善大夫是季九月抵家安心順氣慎節飲食勉進藥
餌一遵歸時所奉聖訓詞歲時惟先祠祭祀則力
疾供事餘日端居手不釋卷常諭諸子曰吾荷國恩
多矣汝輩其益自樹立能效涓埃之報亦足以補吾
之不逮吾夙無憾弘治九年十月六日疾加劇遂不
起距其生宣德壬子十一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五訃
聞朝廷特命有司諭祭且遣官治葬事贈資政大夫
文忠公文集附錄 行實 七

太子少傅謚文忠元室劉同邑梅林望族先先生四
十季卒于一勉政邑廩生繼室分宜李氏先十五季
卒子三勉敷國子生勉敦尚義授千戶職勉敬由國
學中京闈鄉薦側室宋河間興濟人子一勉肇邑庠
生孫男七女四諸孤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五日
葬于本里早源山之原蓋賜兆也嗚呼先生才識過
人而深沉莊重人莫窺其端倪事親孝處兄弟以誠
伯叅洪居家有義槩先生尊事之不懈仲卽儀制公

長先生二歲自同視席以至入官歸老友愛無間季
彥忝少失怙恃今官工部侍郎爲時名卿者多先生
造就之力也先生初入翰林文憲公時在館閣實奉
命司教導已而公當國先生亦官禁近相守雖益親
而動輔以正無少私昵之于人兩重之與人交不苟
同亦不輕語笑然或辯斷古書疑難時事成敗與夫
厚貌之人中之隱伏則臺臺若河決若燭照百發百
中的人故樂與之親亦有望而忌之者矣少業春秋

起家中歲深歎士習不根經傳率以己意附比牽合
以史視經大失聖人立言範世之意故其考兩京及
禮闈命題必主於傳傳求合於經文氣以得胡氏家
數者爲上第數十季來天下翕然從風先生倡率之
功也凡取士一本於理而騁浮辭者不錄用是每舉
輒稱得人誥詞累嘉其典文衡而公取當者以此子
姓姻鄰遠及四方之士受業者日衆承指畫者多以
科名顯爲文力追古作法度謹嚴數易稿而後成作

詩亦然有素菴集藏于家瀚自弱冠時執經於門下
荷先生教誨陶成至有今日嗚呼先生九原不可作
矣少司空公命瀚以狀先生之行固不忍狀亦不忍
不狀也謹按敘述如右以俟臺閣鉅公采焉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
事門人三山林瀚謹狀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文忠公文集附錄 墓誌銘

九

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墓誌銘

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今僅三十餘人其二人
出安福彭氏少保贈太師文憲先生以狀元自正統
末歷天順成化凡再入前後二十季其從弟文思公
以會元在成化末始入纔閱歲得告歸又十季而卒
顧其歸也朝廷賜勅給繹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
輿隸六人其卒也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賜謚賜祭
及葬凡卹典皆隆重其亦可謂盛哉公諱華字彥實

生負異質年十六有操故券爲爭田證者衆疑未決
公從旁遽曰券果出庚辰歲則當書未革季號今書
洪武三十三年必贗本也坐客奇之景泰庚午舉江
西鄉貢甲戌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實奉

詔蒞教事丙子與修寰宇通志成授編修天順丁丑
奉使靖江王府修大明一統志辛巳丁內外艱甲申

憲廟卽阼入侍經筵成化乙酉考南畿鄉試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遷侍讀戊子充講官考

文忠公文集附錄 墓誌銘

十

京闈鄉試己丑進日講壬辰充殿試受卷官禮部之
宴文憲方讀卷仲兄亥充爲儀制郎中季弟禮舉進
士士林榮焉未幾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賜金帶
乙未充讀卷官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學士
戊戌考禮部會試今上進講儲官公首講大學尋
掌院事用閣薦超擢詹事辛丑復讀卷仍兼學士癸
卯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儲官加從二品祿甲辰復
考會試有貴家子在選硃墨卷不合公黜之矢志者

欲其心焉怵于公論卒亦無所害乙巳勅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丙午驟得風疾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公上疏辭祿不許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三疏辭亦不許賜麒麟服丁未再辭辭益懇乃得俞旨俾歸就醫藥疾已卽來瀕行又賜金綺襲衣輿疾出都城過關門匍匐稽顙因淚下沾臆而太道遇 太皇太后徽號恩賜誥命加贈祖及考如其官祖妣及妣元室皆夫人

文忠公文集附錄

墓誌銘

十一

公卒于某月日壽六十有五明季某月日葬于某山公才識超邁而深沉嚴重人莫闕其際平居不妄語笑及辯論古書疑義事成敗人情信不信多奇中事無分繁簡從容應之一一刃解窮計極慮者顧弗能及少承春秋家學後病胃尚牽鑿校士命題多本胡氏傳而黜諸小說久之天下翕然成風從者甚衆如南京禮部尚書謝公綬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一清侍講學士王公

整其尤顯者也每撰講章意義懇到曰吾曹報國者

廢其在此爲文章嚴整峭厲力追古作者數易藁而

後成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皆出公

手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公手筆便以爲榮片言隻

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有素菴集行于世天下奉

爲聖書劉夫人出同邑望族子勉政李夫人出分宜

子勉敷勉敬側室宋子勉肇政肇皆縣學生敬

中京閭鄉薦敷國子生敷安福守禦千戶所千戶孫

文忠公文集附錄

墓誌銘

十二

七女孫四公夙敦孝睦事伯兄參洪及儀制甚謹季

弟禮藉公指授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以才譽世其家比馳書俾勉政奉林公狀請公銘追

而內壙予舊出文憲門下在翰林從公後義弗克辭

銘曰 公生安成文憲之邦公出彭氏詞章之宗儲

英振輝公在館閣講進敷對史家述作謀猷納誨絲

綸代言有學有業實紹實傳珠產合浦靡藏弗淵風

出丹穴有翬必天公身早達未可云簡公施弗究飲

志而沒持此缺陷以歸造物彼蒼孔遐有惑誰詰少
行老還式始克終揚名有稱賜葬有封刻不紀行有
銘幽宮百世之下庶其知公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國史官長沙李東陽撰

彭文思公文集前序

彭文思先生既卒七閱歲其弟都憲公輯其遺文殆
千篇歎曰是先生心神道術所寓不可泯無傳於後

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三

又追憶先生恒言以文不貴多乃屬吳門楊儀部君
謙擇其粹者梓行之得什一焉謂一清少從先生翰
林又主考京府鄉試時所取士宜爲之序先生始奮
奇挺靈發解西江爲南宮多士第一在翰林三十有
四季文章之名滿天下碑板流播無遠邇知慕求之
大夫士得其片言藉以爲重其詩若辭亦復溫厚平
易時出慨慷流麗如古騷人而卒未始不歸於正觀
乎是集可樂知已嗚呼自周之衰先王之遺文淪落

殆盡漢興豪傑之士各以其所學爲文專門名家言

人人殊雖不皆合道要之猶爲近古及其衰而弊焉

至唐久之得韓愈氏復古之功於是爲大及其衰而

弊益甚宋百餘季歐陽子出力起頽廢一時作者翕

然宗仰卒莫之與班至于今稱大家焉先生歐陽之

鄉人也生皇明熙洽之世丁文之盛其於書無所不

讀其文氣和而事核得之歐陽者爲多不必其似而

自無不似得其紆徐而不失之緩弱得其委備而不

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十四

失之觀縷蓋自東里楊公之後若是者不數數見也

其他名能學歐者淡而易厭晦而無光愈似而愈失

其真歐豈易言哉歐公在朝以論諫著在州郡以政

事顯先生不爲諫官而講進奏對率多規勸有犯顏

納說之風若政事先生固未嘗親民乃其所優爲者

至於知貢舉黜浮崇渾以變士習其功實同然則謂

先生爲今之歐公豈門人之私言哉歐公參大政矣

而以說去其不朽者雖與天壤俱存可也先生既入

內閣參與審勿未幾而以病去後之人因文以求其道則其所建明樹立有其具未究厥施者不猶賴是集之存也夫此都憲公之意也先生名華字彥實文思其賜謚世行爵里詳墓表志載附錄中茲不著都憲公名禮字彥恭能以詩書飾法比志存風教稱其爲弟云

弘治癸亥春二月朔旦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門人石淙楊一清拜書

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五

彭文思公文集後序

此彭文思公文集而其季都憲公奉公遺言遜之以傳者也公有得於伊川程子答朱長文之意其平生所作不欲多存故都憲公選之極嚴如此既梓行不鄙見示廉讀之終紙偶憶早歲聞人誦公二詩其一題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其一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湯湯曉來馬上寒如

許信是將軍出塞難今皆不在質之都憲公謂公原稿已自刪去之矣國朝吉郡居內閣稱文章大家者在公前有楊文貞公劉文安公二公文集皆出親選論者謂文安之文刪去過多今集中亦有不逮所刪者豈他人知之而顧自不知歟否則亦如韓退之謂下筆不稱意而人輒以爲好與要知公於其文其所取舍自有深意而都憲公之所選蓋得公之深意者也抑公是集首載經筵講章其所陳皆格心之論自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六

餘諸作視楊劉二公各擅所長然非後生末學所宜僭評也初服計偕上京師家君謂翰林二彭先生不可不一見蓋謂公與敷五殿元也由是皆得見之丁未釋褐辱公以始仕立 朝名言舉似其接引故人之子拳拳厚意今公不可作矣寧不撫卷而爲之慨然乎

弘治癸亥春二月初吉

奉議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柳晚生豐城楊廉拜書

彭文思公文集後序

自古以文章觀時化蓋一代之典必有人焉夫輔
聖主典制作秉筆鋪張則昭宣皇猷神翼史牒而以
風示天下此非宗工碩儒不能爲而其攸繫於國家
者亦豈小哉安成文思彭公初在景泰中登進士第
官詞垣三十季簡命先帝位居元僚其道未竟
薨今傳者有文集九卷第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之所編也都憲公奉勅撫巡南畿以弘博濟惠
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仰贊聖上愛惜元元之化故歲時屢豐民和境寧克
有餘力而及於斯焉既成以鑒爲公所取士命志其
後仰惟我聖朝有天下所與經綸大業而謀謨於
館閣者二三大臣而已然未始不以文學進者其重
如此而前代立國率有文章家傳此其不可忽如此
唐興至貞元韓始出宋興至慶厯歐始出其有所俟
又如此夫出而未必用用而未必顯則其傳不傳又
不能決知也惟公自幼篤學諸子六經之言抱負高

遠已隱然公輔風及策第登朝方正純直士大夫仰
之如泰山北斗經筵進講數萬忠愛一時鴻碑傑製
多歸其門其述作深厚嚴密非仁義道德之懿不陳
諸口蓋粹如也由我聖明言之則人文之盛宜在今
日有在其責而無媿者其非公乎公晚以遭際論道
綸閣尤負天下重望恩禮始終特罕倫比則有其言
兼其實又值其時雖欲不傳不可得已雖然所謂宗
工碩儒公其人也其出豈徒然哉則公之所繫抑可
知矣敢書末簡用質之覽者云
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弘治壬戌冬十二月穀旦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少詹兼侍講學士門生吳縣王

鑒謹書

先兄文思先生自釋褐入館閣三十四季詩文頗富
今梓行者僅九卷文百五十三篇詩詞餘百首蓋收
什一千千百豈敢輕有所擇哉禮部侍側承諭及東
里楊先生文集其四冊者經公手選最精可傳後增

至于數冊者殊不稱前作文貴多乎哉 禮謹識不忘
梓行之簡以此第恨先生以疾歸川者十餘歲文集
刪存未經其手可慨也夫先生爲文最縝嚴數脫藁
而後出以示人或已出而藁之存於家者時加檢閱
輒有刪正故今行者與昔少異遵存藁也嗚呼使此
集幸存不泯知言者試一觀焉亦可以得先生之心
矣弟 禮謹識

文思公文集附錄 序

九

彭文思公文集附錄終

二文先集恭跋

先伯祖文憲公先大祖文思公舊各有遺集一刻于
邑侯程松溪先生一刻于方伯何順菴公祖萬曆壬
子先伯念素刺史官信陽時荷憲使沈公捐俸彙梓
顏曰二文合集崇禎己卯 志 以特恩逐隊公車謬
思得當發揚前列乃未越五載黃壤倖起四方雲擾
槓 退栖山巔水涯間吾愛吾鼎恐貽兩先大夫羞而
鋒爨萬里一望蕭條先集藏板盡歸秦灰矣悲哉昔

二文先集恭跋

一

韓忠獻哀然首三傑高文典冊其詩文不盡傳于世
世亦不以爲憾先二文事載國史海內久有定論無
容更益一辭獨竊計所撰著大者格心論教私則歌
咏碑銘贈答之類更百餘季多有未寓目者陳大士
先生有言曰相臣之業不在文章也然相臣之業未
嘗不見于文章阿衡之訓姬公之誥武侯之表陸宣
公與李伯紀之奏議相乎繇是文乎繇是則後人論
世亦何能舍詩書而求之乃使先集與冷風斷烟漸

滅於喪亂之餘此實後人負荷不堪損滋懼焉用是
竭蹶齎進購費重命梨棗刻成而有感也昔李延古
當洛陽園宅無守時猶眷眷醒酒片石識者以爲癡
子讀史而嘆曰嗟乎片石誠微物哉蓋衛公精神之
所寄也未免有情耳兩先大夫以鼎元登揆席膺四
朝恩遇垂三十餘季襟神質素並以清白貽後其歸
也無美田宅無園林臺榭佳木怪石之供敢使後人
勤業思儉不復以護惜平泉樹石爲末流憂蓋其私

二文先集恭跋

二

幸同於鄭侯子孫矣志損雖困守青龜與言手澤誠
以精神所寄卽未敢媲美前詒而相業文章懸諸日
月似未可與文饒之後同季而語也丙午五月五日
智溪七世孫志損謹跋



合集後跋

董晉曰欲知宰相能否當視天下安危所
謀議者不足道愚竊以爲不然天下未有
舍謀議而治安者況奕世而下人隨世逝
荃宰經綸所藉耿耿千古獨是謀議具在
紀史冊而鐫家乘後之人撫遺編瞻往事
有所寄思于見美見牆不致感慨于若滅
若沒抑何重也故蘇子瞻欲以世觀人而
勸蘇陵且以文徵世合之其世其人其文
洵與俱降與俱升已我

昭代神聖繼起自

英宗復辟以逮

純皇

敬皇數十季間文明啓而大和洽蓋真純

美蒼姬成康不數漢文景宋天聖慶曆間
也當其時二三大臣仰明明在上莫不灑
濯日襄間以謀議見諸著作又皆淵沉澹
雅迄今睹清思挽猶必曰弘成則人以世
顯而世以文蔚也我祖文思公伯祖文憲
公生丁斯際簪筆石渠相繼與參密勿文
憲公首揆最久功勳旂常文思公僅基以

合集後跋

二

疾太惟侍 經筵輔

東宮多規切屢典文衡稱得人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嘗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人臣莫大于以人事君而惟訓志乃能建
事斯蓋文思公未究于用之用而並文憲
公爛焉於郅隆者也每披二文遺言私心
嚮往近簿書奔走日不暇給因彙其靖獻

之大及人與事足風與夫托旨微而寄興
遠者十存其一二以便朝夕省觀爰質之
憲使沈公遂弁其端命授之梓名曰彭氏
二文合集蓋文思公入庶常屬文憲公教
導淵源有自而謹按其大則一不附門達
一嫉李攷省其捺履同一屢疏指陳一每
講臣弼其忠愛同一願均愛廣嗣一請早

合集後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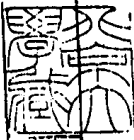
定國本其勤恤同茲集之合從先志也語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篤福惡固陋無能
爲兩文曜其餘輝幸際沈憲伯寸心千古
一剖分點綴而我兩先大夫當季神情遂
依稀如新視昔二集分傳蔓榛不翅轉無
上滋輪頓還梵鏡故相也百禩而下仰攬
祖烈洞見心曲則皆憲伯釐裁妙詰實嘉

賴之篤福從政也新日隕越祖訓是懼惟
得憲伯爲闡微開瞶因是讀諸疏如覩造
膝止輦之盛頌日講如炙愛蟻護柳之規
對其紀錄吟詠如遊當日僚友親朋之間
撫景會心庶幾因文悟一二乎若曰竊其
緒餘以飭吏治俾無過佚前光克副憲伯
至意也則又有志而未能矣

合集後跋

萬曆壬子正月中澣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河南汝寧府信陽
州知州不肖孫篤福謹識



ZW 21181888575169

彭文思集六卷

江西巡撫
標進本

明彭華撰華字彥實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
吏部侍郎入內閣踰年以風疾去卒謚文思事迹
附見明史萬安傳所著有素菴集九卷季東陽序
稱其文嚴整峭潔力追古作者今未見傳本此本
爲其六世孫篤福所編視原集僅十之三矣